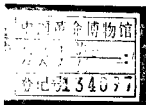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II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津)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张 玮

装帧设计：刘更新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II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26印张 5插页 65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

ISBN 7-80504-205-5

K·91 定价：35.45元



目 录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

- 一、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接受两广督篆日期折
正月初四日1
- 二、盛京将军耆英奏复遵旨飭查违禁货物并驱逐英船
片 正月十二日2
- 三、著将林则徐等降级留任不准抵销事上谕 正月
十四日3
- 四、伊犁将军奕山奏为遵旨体察新疆情形酌量变通稿
片章程折 正月十六日3
- 五、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倍整军威以肃海疆事上谕 正
月十八日7
- 六、著将缉获烟犯之陈道坦拴住开复顶带事上谕 正
月十八日8
- 七、兼署两江总督麟庆奏陈遵旨防范海口大概情形
折 正月十九日8
- 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山东添派员弁防堵英船情形
片 正月二十日10

- 九、著将庇护吸烟人犯之举人饶怀清革审事上谕
正月二十日11
- 一〇、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遵旨预筹浙省海口防英
情形片 正月二十二日11
- 一一、兼署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遵旨查明同安水师与
英船互击情形折 正月二十三日12
- 一二、兼署闽浙总督吴文熔奏为特飭泉州府属严防英
船窜入片 正月二十三日14
- 一三、闽浙总督桂良等奏报申明林和国贿送烟土案分
别定拟折 正月二十六日15
- 一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速议广东筹议洋务
章程缘由折 正月二十六日18
- 一五、著将截留烟土之候选州同王传心革职解审事上
谕 正月二十九日21
- 一六、著将呈缴烟土之喀什噶尔外商免罪并严密查拿
事上谕 正月二十九日22
- 一七、著将呈缴烟土之安集延民人免罪事上谕 正月
二十九日22
- 一八、著将呈交烟土之克什米尔商人免罪事上谕 正
月二十九日23
- 一九、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办闽省英船
寄泊停烟并讯明水师获盗折 二月初一日23
- 二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提督关天培应否叙期展甄
事折 二月初四日25
- 二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被逐英船仍逗留外洋及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 二月初四日26
- 二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片
二月初四日29

- 二三、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密举张成龙为南澳镇总兵
片 二月初四日30
 附件：访获之义律等与葡人往来密函 二月初四日31
- 二四、著将福建已革府经历顾培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二月初九日35
- 二五、著将彭凤池以知县遇缺即补马辰以都司归部即
选事上谕 二月初十日35
- 二六、著将广东督革副将韩肇庆革职毋庸交部议事上
谕 二月初十日36
- 二七、著将查拿鸦片出力之典史谭木以应升之缺即行
升用事上谕 二月初十日36
- 二八、著将广东查办洋务出力之知州余保纯等分别议
叙事上谕 二月初十日36
- 二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严议林牙美等叠次贩
烟并营弁受贿庇纵一案折 二月十四日37
- 三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防缉山东海口
鸦片章程折 二月十四日39
- 三一、江苏巡抚裕谦奏报遵旨预筹防堵英船情形片
二月十四日43
- 三二、闽浙总督邓廷楨奏陈杜绝烟患宜先整顿吏治片
二月十七日45
- 三三、著山西巡抚杨国楨督率所属查拿鸦片但不准军
民告发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46
- 三四、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拿获汉奸黄添福审明定
拟折 二月二十六日46
- 三五、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传闻英国添派兵船来粵已
飭水陆严防片 二月二十六日49
- 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设法购得洋炮运闽防守片

- 二月二十九日50
- 三七、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议令闽浙总督驻泉州数月督办海防折 三月初一日51
- 三八、著闽浙总督邓廷桢等水陆交严以期洋面肃清烟毒屏绝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53
- 三九、著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将接济英船之汉奸从严惩办等事上谕 三月初七日54
- 四〇、著粤海关监督豫堃据实具奏英人年贡所缺之物并不必多方购求事上谕 三月初七日55
- 四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粤东查办鸦片情形折 三月十一日55
- 四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将遣军流罪烟犯交通起解以清囹圄折 二月十一日56
- 四三、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为审拟通英代销鸦片烟人犯折 三月十三日58
- 四四、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将福建各处不法官吏按款确查惩办事上谕 三月十六日60
- 四五、福建巡抚吴文烺奏报迭次击退入侵福建洋面英船片 三月十八日61
- 四六、著闽浙总督邓廷桢确查英船为何侵入闽洋并著督弁防堵等事上谕 三月十八日62
- 四七、闽省海防紧要著邓廷桢暂驻泉州督办事上谕 三月十九日62
- 四八、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查办浙江台温等府吸烟种罂粟官民事上谕 三月二十日63
- 四九、著将曾经吸烟玩法之江南松白帮千总李廷槐等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三月二十三日63
- 五〇、著刑部议奏叶尔羌笔帖式福兴等吸烟兴贩一案

- 事上谕 三月二十五日64
- 五一、著将失察兴贩烟土之叶尔羌都司陆振鸿等革职
事上谕 三月二十五日64
- 五二、著吏部议叙承审烟案出力之叶尔羌章京尚安布
等员事上谕 三月二十五日65
- 五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旨议复曾望颜条陈封
关禁海事宜折 三月二十六日65
- 五四、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于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
折 三月二十六日69
- 五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请改大鹏营制而重海防
折 三月二十六日70
- 五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将烟犯财产充赏片 三月
二十六日74
- 五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照例给发协济靖远炮台
兵丁口粮银两片 三月二十六日76
- 五八、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闽省战船修造革率
并迟延积压各情折 三月二十七日77
- 五九、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在闽洋设炮墩控制
英船及奸民烟船片 三月二十七日79
- 六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议复严禁回疆鸦片
章程折 三月二十七日80
- 六一、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攻击英船情形折
三月二十七日86
- 六二、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查明闽省烟贩情形
及现办水陆巡防折 三月二十七日87
- 六三、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奏为查办汉奸船只章程片
三月二十七日92
- 六四、著将吸烟之江苏巴革巡检赵景棠发新疆充当苦

- 差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93
- 六五、著恩特亨额体察情形逐条妥议严禁回疆鸦片章程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93
- 六六、为鸦片限期将满著各省督抚飭催所属认真办理事上谕 三月二十八日94
- 六七、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复查广东合浦县因贩栽种鸦片事上谕 四月初二日94
- 六八、著将查拿鸦片不力之游击舒昌交部议处事上谕 四月初五日95
- 六九、工科给事中张秉德奏请查禁回疆烟土入关折 四月初十日95
- 七〇、著陕甘总督瑚松额等查办羌土夹带入嘉峪等关事上谕 四月初十日96
- 七一、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修造外海内河巡缉战船情形折 四月十三日97
- 七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将商行所用茶叶银两捐充防英经费折 四月十三日98
- 七三、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严查汉奸并围拿靠近英船之人船等事上谕 四月十五日100
- 七四、著将福建修造战船草率各员查明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五日101
- 七五、著将攻逐英船之提督程恩高余步云交部议叙事上谕 四月十五日102
- 七六、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为操练兵丁加紧防范片 四月二十一日102
- 七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料理船炮军器以备防英片 四月二十一日104
- 七八、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查明英船驶闽及哨船

- 呈逐情形折 四月二十三日105
- 七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访获护送鸦片之巡役及
出洋贩烟人犯折 四月二十五日107
- 八〇、著准林则徐所奏在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等事上
谕 四月二十五日112
- 八一、著林则徐等照复奏管望颜各陈一折所议办理事
上谕 四月二十五日112
- 八二、著将查办私种罂粟緝犯无获之州县官摘顶勒緝
事上谕 四月二十六日113
- 八三、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伊犁查禁鸦片
章程折 五月初一日114
- 八四、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各厂补造战船以资巡
緝折 五月初四日119
- 八五、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报闽省查办鸦片续获烟犯
情形折(附清单) 五月初四日121
- 八六、著邓廷桢等将吸食鸦片之武举叶有成等斥革等
事上谕 五月初五日123
- 八七、著赏还被参后实力緝拿鸦片之安徽试用知县刘
东书顶带事上谕 五月初九日124
- 八八、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准洋商捐缴银两藉供防堵经
费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124
- 八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哨船袭击贩烟英船并获
购土汉奸折 五月十三日125
- 九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核议林则徐等请将
烟犯财产充赏折 五月十三日127
- 九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焚剿英船擒获汉奸等情
折 五月128
- 九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大鹏右营兵丁买烟并在营

- 署吸烟请将该官革审折 五月十五日……………130
- 九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审明定拟出洋贩烟案犯
洪耀漳等折 五月十七日……………132
- 九四、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严查候补知县王澄有吸烟大
瘾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135
- 九五、著江苏巡抚裕谦确查盐员刘曙等吸烟及运司沈
拱辰延搁未办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136
- 九六、著两江总督伊里布查参常熟县知县常恩等吸食
鸦片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136
- 九七、著四川藩司刘韵珂将访得属吏吸烟情形自行据
实密奏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137
- 九八、著嗣后新疆呈缴烟土北路解伊犁南路解叶尔羌
验销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137
- 九九、著闽浙总督邓廷楨等议章程严密防堵在洋游奕
英船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138
- 一〇〇、著升用贵州拿烟之府经历梁汝舟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一日……………138
- 一〇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到英国兵船情形及
粤省设防事宜折 五月二十五日……………139
- 一〇二、粤海关监督豫望奏为列贡不必取资英人货物
折 五月二十五日……………140
- 一〇三、陈化夷奏报接收江南提督印信日期折 五月
二十七日……………141
- 一〇四、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遵旨查明保奏闽省抗击
英船出力人员折 五月二十七日……………142
- 一〇五、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福建文武员弁
吸食鸦片分别定拟一案折 六月初二日……………143
- 一〇六、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巡守海口情形片 六月

- 初二日……………144
- 〇七、著闽浙总督邓廷桢酌保抗击英船出力员弁事
上谕 六月初三日……………145
- 〇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英船在粤滋扰及驶出
外洋情形片 六月初五日……………146
- 附件,英国兵船所出汉字说帖……………147
- 〇九、著将查烟不力之湖北沔阳州知州李兆元等摘
顶并勒限缉拿事上谕 六月初五日……………148
- 一〇、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出海追击英船跌伤等
事致祁霁藻函 六月初七日……………148
- 一一、著安徽巡抚程楸采查明黄凤楼烟案前后巡抚
何以奏咨两歧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149
- 一二、浙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船窜入浙洋督办防堵
情形折 六月初八日……………149
- 一三、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奏为遵旨复查川省实无职
官吸烟而不行奏办情形折 六月初八日……………150
- 一四、江苏巡抚裕谦奏陈应令各省按月附片奏报查
获烟犯数目折 六月初八日……………151
- 一五、江苏巡抚裕谦奏报接任后江省查获烟犯数目
片 六月初八日……………152
- 一六、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军至定海递书并
围城已亲自赶往筹防折 六月初十日……………153
- 附件,英国水师将帅伯麦等为要侵占定海而致定海总兵的战
书 六月初十日……………154
- 一七、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前赴泉州督办防英事宜
折 六月十一日……………155
- 一八、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厦门堵击英船情形致
兵部尚书祁霁藻函 六月十二日……………156

- 附件：厦防同知蔡魏龙等为厦门抗击英船事禀文 六月 …… 157
- 一一九、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英船在浙碍扰即日前赴
吴淞筹防折 六月十三日 …… 158
- 一二〇、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报定海失守英船直逼
镇海折 六月十三日 …… 159
- 一二一、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为定海失守请将镇臣
张朝发革职定罪并自请议处片 六月十三日 …… 161
- 一二二、著奖叙缉获烟土最多之云南署蒙化同知李杰
等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 162
- 一二三、两江总督伊里布等奏报英船驶入浙洋及江苏
筹防情形折 六月十七日 …… 163
- 一二四、江苏巡抚裕谦奏为专心筹备防英请改派皖抚
监临乡试折 六月十七日 …… 164
- 一二五、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赴京口防堵英船折 六
月十八日 …… 165
- 一二六、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京厦英船被击退情形折
六月十八日 …… 166
- 一二七、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为差役代犯人买食鴉片
一案审明定拟折 六月十八日 …… 168
- 一二八、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厦门击走英船后沿海平
静仍仍严防片 六月十八日 …… 171
- 一二九、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等奏报英船侵入厦门港
业已被击退去片 六月十八日 …… 172
- 一三〇、著将曾吸鴉片并失察书差吸烟舞弊之福建署
惠安县令陈偕灿革职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 …… 172
- 一三一、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为筹备杭州守御事宜折
六月十九日 …… 173
- 一三二、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报已飭各属查拿勾引英

- 军入侵浙省之汉奸片 六月十九日 174
- 一三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等查明闽省烟匪入贖扰害
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175
- 一三四、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英船駛赴定海及浙省现
在防御情形折 六月二十日 175
- 一三五、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拟借养廉银宽筹防堵经
费片 六月二十日 177
- 一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将江南提督陈化成调回
闽省片 六月二十日 178
- 一三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获烟犯烟具情形折
六月二十一日 178
- 一三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严办烟案栽赃人犯片
六月二十一日 180
- 一三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英国兵船移泊枝椅沙
一带情形片 六月二十一日 181
- 一四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动项修造参战损坏师船
片 六月二十一日 182
- 四一、著福建提督余步云驰赴定海剿办英人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 183
- 一四二、著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派委将弁分路严防英人
窜入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 183
- 一四三、著将失察英人上岸滋事之乌尔恭额祝廷彪严
加议处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 184
- 一四四、著闽浙总督邓廷桢严飭各海口加意防范事上
谕 六月二十二日 184
- 一四五、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定海被围危急万一棘手
拟赴浙会同办理折 六月二十三日 185
- 一四六、英船西駛著沿海将军督抚分飭将弁加意防堵

- 事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 186
- 一四七、浙江乍浦副都统长喜奏报英船直逼乍浦激战情形折 六月二十五日 187
- 一四八、两江总督伊里布等奏报定海失陷江苏续调官兵分堵海口折 六月二十六日 188
- 一四九、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遵旨严议乌尔恭额等革职处分折 六月二十六日 190
- 一五〇、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报英船加增请调闽粤水师折 六月二十六日 190
- 一五一、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委员经理军需折 六月二十六日 192
- 一五二、著闽浙总督邓廷楨选派闽省舟师入浙会剿英人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 193
- 一五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数千名预备调遣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 193
- 一五四、著将乌尔恭额祝廷彪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 194
- 一五五、著将攻击英船出力之福建守备任经猷等升用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 195
- 一五六、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请筹议海防并拣选水师将领折 六月二十七日 195
- 一五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由闽赴浙会督防剿英兵船日期折 六月二十七日 197
- 一五八、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英人在定海开市图谋销售鸦片等情片 六月二十七日 198
- 一五九、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英船炮攻乍浦已带兵驰往查办折 六月二十七日 199
- 一六〇、杭州将军奇明保奏请派人会同防守乍浦片

- 六月二十七日200
- 六一、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回驻江宁防守折 六月二十八日201
- 一六二、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陈沿海各口岸应严防汉奸折 六月二十八日202
- 一六三、著沿海各将军督抚提镇严密查拿汉奸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202
- 一六四、安徽巡抚程楙采奏为筹办浙江借拨火药并飭调官兵赴江苏防剿折 六月二十九日203
- 一六五、江苏巡抚裕谦奏报江苏筹备防堵英船情形片 六月二十九日205
- 一六六、著各省仍照前严密查拿鸦片事上谕 六月三十日206
- 一六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定海失守后山东预备防堵情形片 六月207
- 一六八、英国领事懿律致陈化成咨会 七月初一日208
- 一六九、江西巡抚钱宝琛奏报拨借浙省火药铅丸分批解运片 七月初一日208
- 一七〇、礼科掌印给事中沈鏞奏陈沿海各省宜团练水勇以散汉奸折 七月初二日209
- 一七一、钦差兵部尚书祁藻等奏报筹议海防大局情形折 七月初二日210
- 一七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陈遵旨筹备海防情形折 七月初二日212
- 一七三、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为闽省舟师势难调浙现募勇前往协剿折 七月初二日213
- 一七四、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委令署臬司常大淳等查办漳泉各处海口片 七月初二日214

- 一七五、著沿海各将军督抚议覆给事中沈葆奏请仿团练水勇事上谕 七月初二日215
- 一七六、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为乍浦英船虽退防堵更宜严固折 七月初三日215
- 一七七、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报赴乍浦安抚赏恤伤亡兵勇片 七月初三日216
- 一七八、漕运总督朱树奏报筹防各口隘情形片 七月初三日217
- 一七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筹防英船情形片 七月初三日218
- 一八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两江总督协调皖省官兵起程日期等情折 七月初四日219
- 一八一、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遵旨选将派兵预备调遣折 七月初五日221
- 一八二、著杭州将军奇明保派兵赴乍浦海口接应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22
- 一八三、著杭州将军奇明保等于诱敌登陆一事必须计出万全等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23
- 一八四、著乍浦副都统长喜悉力防堵英船相机筹办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24
- 一八五、闽浙总督邓廷楨奏陈闽省舟师实在不能调浙协剿情形折 七月初六日224
- 一八六、闽浙总督邓廷楨奏陈敌我情势宜固守海口乘闽攻击片 七月初六日225
- 一八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提督余步云遵旨带兵赴浙剿办片 七月初六日226
- 一八八、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先后筹防乍浦情形片 七月227

- 一八九、著直隶总督琦善英船倘至天津求通贸易当告
以不能转奏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228
- 一九〇、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尤当加意防范粤省海口等
上谕 七月初六日228
- 一九一、著杭州将军奇明保回省并知会副都统恒兴驰
往乍浦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229
- 一九二、著奕叙厦门抗击英船出力之同知蔡觀龙等员
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230
- 一九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谢因定海失陷革职留
任处分折 七月初七日230
- 一九四、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江浙水师积弱请调闽粤
水师会剿折 七月初七日231
- 一九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楨即携印驰赴镇海筹办堵剿
等事上谕 七月初七日233
- 一九六、著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在邓廷楨到浙前不得
入洋穷追等事上谕 七月初七日234
- 一九七、著将乌尔恭额革职随营效力赎罪浙抚著刘韵
珂补授事上谕 七月初八日235
- 一九八、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奉天遵旨筹备防堵英船
北甯折 七月初八日235
- 一九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筹防各海口情形片
七月初九日237
- 二〇〇、御史贾臻奏请追究已革陈姓举人诱导张朝发
从逆缘由片 七月初九日238
- 二〇一、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提讯张朝发追究陈姓汉奸
导逆实情事上谕 七月初九日239
- 二〇二、著颁给伊里布钦差大臣关防赴浙查办事件事
上谕 七月初九日239

- 二〇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浙相度机宜
事上谕 七月初九日 239
- 二〇四、著宋其沅护理浙江巡抚事上谕 七月初九日 240
- 二〇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楨毋庸往浙并著查拿陈姓汉
奸事上谕 七月初九日 240
- 二〇六、著伊里布抵浙后再行讯究已拟斩监候之张朝
发接仗殿退实情事上谕 七月初九日 241
- 二〇七、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报遵旨带兵起程赴浙
日期折 七月初十日 242
- 二〇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筹备炮位调派弁兵防堵
英船窜扰片 七月初十日 243
- 二〇九、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英占定海系早有预谋宜
依靠定海军民诛灭敌军片 七月初十日 245
- 二一〇、著闽浙总督邓廷楨查办闽省兵丁与海盗勾串
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 246
- 二一一、著处分玩误公文之差官韩扬曾事上谕 七月
初十日 246
- 二一二、著杭州将军奇明保仍回杭州其副都统恒兴可
暂驻乍浦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 247
- 二一三、著署两江总督裕谦一体巡防漕标所辖之青口
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 247
- 二一四、著乍浦副都统长喜将堵御英船伤毙兵丁咨部
议恤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 248
- 二一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筹防海口并调官兵赴
浙起程片 七月十二日 248
- 二一六、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厦门反击英船事致祁
齐藻函 七月十二日 249
- 二一七、湖广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奏陈山东海防积弊请

- 愴认真整顿折 七月十二日 250
- 二一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分兵两路妥筹收复定海机
宜事上谕 七月十二日 252
- 二一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密查具奏英人启衅根由事
上谕 七月十二日 252
- 二二〇、著盛京将军耆英查奏盛京港汉洋面情形事上
谕 七月十二日 253
- 二二一、著直隶总督琦善对英船不必遽开枪炮并可
将英人所递稟帖进呈事上谕 七月十二日 253
- 二二二、著闽浙总督邓廷桢折回闽省严防各海口并
尤应在台湾备防事上谕 七月十二日 254
- 二二三、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北驶并亲驻登州督
防折 七月十三日 254
- 二二四、步军统领奕经等奏报拿获吸烟武举李建忠等
交部审办折 七月十三日 255
- 二二五、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参登州海口废弛积弊事
上谕 七月十三日 257
- 二二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英人投递字据遵旨进呈折
七月十四日 258
- 二二七、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请借拨江西省硝磺以
备军需折 七月十五日 259
- 二二八、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提督余步云统兵分路
赴浙会剿英军折 七月十五日 260
- 二二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船离津他往及防守情
形折 七月十五日 261
- 二三〇、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返杭妥筹防御并知会
恒兴驰赴乍浦折 七月十五日 262
- 二三一、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乍浦设防情形片 七月

- 十五日263
- 二三二、江苏巡抚裕谦奏报督臣仍驻吴淞巡察防守片
七月十五日264
- 二三三、闽浙总督邓廷楨奏陈英船炮坚利未可海上争
胜宜先固口岸片 七月十五日265
- 二三四、浙江巡抚革职留任乌尔恭额等奏报筹备浙江
各海口防守情形折 七月十六日266
- 二三五、浙江巡抚革职留任乌尔恭额奏报查铲台湾器
粟已尽并参劾不力职官折 七月十六日268
- 二三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起程赴浙日期折 七月
十六日270
- 二三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请调粤兵并请派金門总
兵襄振赴浙委用片 七月十六日271
- 二三八、著闽浙总督邓廷楨赴泉州督防并著吴文煊妥
办省城防守等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272
- 二三九、著直隶总督琦善查问接收英人别项公文一并
进呈等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272
- 二四〇、著各省督抚保举水师将领并随时查验修理船
炮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273
- 二四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起程前往吴淞口督办防
堵并请旨由邵甲名暂护抚策事宜折 七月十七日273
- 二四二、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为遵旨布防沿海要隘折
七月十八日275
- 二四三、青州副都统德珠布奏为英船在登州洋面游奕
拟带兵往堵折 七月十八日276
- 二四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派员防堵京口及省城并
可接收转呈英人字帖等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276
- 二四五、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察祝廷彪能否胜任浙江

- 提督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277
- 二四六、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如有英人投文即接收驰奏
不必遽开枪炮等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278
- 二四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陈英国兵船在粤寻衅现
续筹剿堵折 七月十九日278
- 二四八、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密探定海情形并拟袭取
计划片 七月十九日281
- 二四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
浙会剿片 七月十九日282
- 二五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副将陈朝良暂缓赴部引
见片 七月十九日283
- 二五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接奉廷寄俟抵浙后分别
妥筹确访复奏折 七月十九日283
- 二五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山东洋面平静弁兵足数
防堵片 七月十九日284
- 二五三、著闽浙总督邓廷楨仍赴泉州督防及自行拣员
代办福建提督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285
- 二五四、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报续获兴贩吸食鸦片并栽
种罌粟各犯折 七月二十日286
- 二五五、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进呈英人所递公文折
七月二十日289
- 二五六、直隶总督琦善奏陈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 七月
二十日290
- 二五七、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懿律称欲暂覓地避暑片
(附照会懿律文稿) 七月二十日291
- 二五八、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派千总白含章持文赴英船
情形片 七月二十日292
- 二五九、礼科掌印给事中沈鍊奏陈攻剿英兵船之策折

- 七月二十日 293
- 二六〇、安徽巡抚程楸采奏报遵旨查明黄风楼案奏咨
两歧缘由折 八月初一日 294
- 二六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抵浙日期及筹办攻防事
宜折 八月初二日 296
- 二六二、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击退来厦门滋扰英船情
形折 八月初二日 298
- 二六三、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将金门镇总兵龔振彪仍
留本任片 八月初二日 301
- 二六四、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英船驶至海门洋面已
被击退情形折 八月初四日 301
- 二六五、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为相机认真防堵缓撤前
调各兵折 八月初四日 302
- 二六六、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陈前调各兵未便遽行撤
退之实在情形片 八月初四日 303
- 二六七、盛京将军耆英奏报英船离复州洋面北驶折
八月初四日 305
- 二六八、著盛京将军耆英如英军有桀骜情形可诱之登
岸痛剿事上谕 八月初四日 306
- 二六九、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确查旱路与英人交
易始末事上谕 八月初四日 306
- 二七〇、掌贵州道监察御史万启心奏陈海疆事宜折
八月初五日 307
- 二七一、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为风闻闽广游民经过江
西公然开灯吸烟折 八月初五日 309
- 二七二、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严拿闽广游民在江西开
灯吸烟事上谕 八月初五日 310
- 二七三、荆州将军德楞额等奏请赴浙协剿英船折

- 八月初六日310
- 二七四、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为遵旨议复办理团练
水勇情形折 八月初六日311
- 二七五、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报入闽监临三场后即
赴镇海军营商办一切片 八月初六日312
- 二七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防堵英船用项援案核实造
报片 八月初六日313
- 二七七、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人在山海关等处测绘地
图片 八月初六日314
- 二七八、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天津海口设立粮台片
八月初六日314
- 二七九、著将查办私种罂粟不力之署宁海县候补知县
等议处事上谕 八月初六日315
- 二八〇、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浙江开化县知县梁士彦
革职事上谕 八月初六日315
- 二八一、著闽浙总督邓廷楨严密防范不必在洋接仗等
事上谕 八月初六日316
- 二八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悉心商酌余步云应否调拨
兵丁一折事上谕 八月初六日316
- 二八三、著直隶总督琦善悉心斟酌御史万启心所奏晓
谕英人六条事上谕 八月初六日317
- 二八四、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报带兵抵浙日期并查
看浙洋形势折 八月初七日317
- 二八五、直隶总督琦善奏为晓谕英人及英人登答情形
折 八月初七日318
- 二八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英人称烟价一项最为紧要
片 八月初七日321
- 二八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于英船再来时可诱之登陆

- 聚歼事上谕·八月初七日·····322
- 二八八、著直隶总督琦善晓谕英船还粤听候办理并不
许赔偿烟价事上谕 八月初九日·····322
- 二八九、著直隶总督琦善所调防堵海口兵丁可援案折
给口粮事上谕 八月初九日·····323
- 二九〇、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亲往老龙头防堵英船
折 八月初十日·····324
- 二九一、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派人侦探英船踪迹等事上
谕 八月初十日·····325
- 二九二、盛京将军耆英等奏为遵旨派兵分驻海口防堵
英船折 八月十一日·····325
- 二九三、盛京将军耆英奏报查明英船在复州停泊情形
片 八月十一日·····327
- 二九四、湖广总督周天爵奏陈扬长避短火攻英船谋复
定海并严备台湾片 八月十一日·····328
- 二九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烟贩丘阿长卢文秀等
审明定拟折 八月十二日·····329
- 二九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英人扬言伊国不通商各
国货船亦不容贸易他国不平片 八月十二日·····331
- 二九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严防英船密着攻剿折
八月十三日·····332
- 二九八、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乌尔恭额革职后随营感
奋片 八月十三日·····334
- 二九九、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加意巡防英船等事上谕
八月十三日·····335
- 三〇〇、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呈英人新闻纸 八月
十五日·····335
- 三〇一、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船离津他往及海口防守

- 情形折 八月十五日335
- 三〇二、著两江总督伊里布详晰具奏浙江所获汉奸供词及定海情形等事上谕 八月十五日337
- 三〇三、杭州将军奇明保奏陈乍浦所募乡勇拟准入伍补充水师折 八月十六日338
- 三〇四、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遵旨慎防海口及英船西驶折 八月十六日339
- 三〇五、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奉省沿海防守联络情形片 八月十六日340
- 三〇六、署两江总奏裕谦等奏报英船驶入川沙洋面通令商船呈递字帖折 八月十六日341
- 三〇七、署两江总督裕谦奏复张朝发败退情形须提讯罗建功方能得实片 八月十六日343
- 三〇八、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入狂悖要挟片 八月十六日343
- 三〇九、河南巡抚牛鉴奏请飭闽抚拿解烟犯供出之丁忧回籍官员林荣等折 八月十七日344
- 三一〇、著将吸食鸦片之两淮运判孙玉树等分别革休等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345
- 三一〇、著直隶总督琦善谨防英船复至并可痛刷敢于登岸英军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345
- 三一〇、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查台温两府栽种鸦片等情折 八月十八日346
- 三一三、福州将军保昌等奏陈闽省团练水勇壮勇情形折 八月十八日349
- 三一四、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澎湖招募练勇防堵英船折 八月十八日351
- 三一五、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委叶长春署理金门总兵

- 折 八月十八日352
- 三一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谨守口岸并堵截奸民片
八月十八日353
- 三一七、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赴浙协剿水勇改由陆路
前进片 八月十八日353
- 三一八、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前调江西官兵先行撤退
及吴淞安设大炮折 八月十八日354
- 三一九、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欲息兵端必诛义律及镇
静防堵英船片 八月十八日355
- 三二〇、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驶入东省洋面情形
片 八月十八日356
- 三二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在鼈矶岛取水北驶
天津片 八月十八日357
- 三二二、安徽巡抚程楙采奏为申明定拟武职买食鸦片
一案情形折 八月十九日357
- 三二三、著闽浙总督邓廷桢酌保福建击退英船尤为出
力人员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362
- 三二四、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对游奕英船当以逸待劳
不必追击等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363
- 三二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桢认真防范并准奕振彪仍留
本任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364
- 三二六、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禁汉奸勾串英船并晓谕
居民自固藩篱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364
- 三二七、德顺奏为周历海口并与琦善妥议搜缉商船片
八月二十日365
- 三二八、直隶总督琦善奏为晓谕懿律以及英船南旋折
八月二十一日365
- 附件一:复懿律照会一 八月二十一日367

-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二 八月二十一日 368
- 三二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招集定海逃散水师并招募
水勇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 370
- 三三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仍须预为防蒞烟犯勾结奸
匪窜入事上谕 八月二十二日 371
- 三三一、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等事
上谕 八月二十二日 372
- 三三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通盘筹议团练水勇等事上
谕 八月二十二日 372
- 三三三、著钦差大臣琦善即来京请训并仍飭将弁防范
事上谕 八月二十二日 373
- 三三四、著沿海督抚对过境之南返英船不必以枪炮攻
击事上谕 八月二十二日 373
- 三三五、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为筹备军需截留部拨
银两折 八月二十三日 374
- 三三六、东河总督文冲奏请将曾经吸食鸦片之千总何
永清斥革片 八月二十三日 376
- 三三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查明林则徐片内所奏定
海英军情形等事上谕 八月二十三日 377
- 三三八、著传旨严行申飭两广总督林则徐愤而出洋剿
办等事上谕 八月二十三日 378
- 三三九、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报审办姚嘉等大伙兴贩
鸦片案由折 八月二十四日 378
- 三四〇、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请续拨款款为防堵经费
折 八月二十四日 382
- 三四一、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借拨两广火药三万斤来
闽以资防堵片 八月二十四日 383
- 三四二、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请添设炮位并由闽广二

- 省转述折 八月二十四日……………383
- 三四三、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八月十八日大潮未至英
船驶去等情片 八月二十四日……………384
- 三四四、江西巡抚钱宝琛奏为遵旨查明闽广游民烟匪
等情折 八月二十四日……………385
- 三四五、塔城参赞大臣满多布等奏为遵旨拿获偷种罂
粟人犯折 八月二十四日……………387
- 三四六、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赴厦门密查厦门一
役实情事上谕 八月二十四日……………389
- 三四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约束镇海兵丁并酌量撤回
无用兵丁事上谕 八月二十四日……………389
- 三四八、著署理两江总督裕谦等仍当严加防堵并严束
兵丁扰民事上谕 八月二十四日……………390
- 三四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清理海口撤回防兵情形折
八月二十五日……………391
- 三五〇、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探询英人情形折
八月二十五日……………392
- 三五一、直隶总督琦善奏请拟带白含章赴粤任使片
八月二十五日……………394
- 三五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浙江现已招募水师毋庸
从闽广另行调拨折 八月二十六日……………395
- 三五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余姚击沉英船俘获英人
片 八月二十六日……………396
- 三五四、护理江苏巡抚邵甲名奏报营兵过苏赴浙协防
及收到弹药情形片 八月二十六日……………397
- 三五五、护理江苏巡抚邵甲名奏报江苏省续获烟犯情
形片 八月二十六日……………397
- 三五六、署京口副都统张仙保奏报办理京口防堵情形

- 折 八月二十七日 398
- 三五七、天津海口兵丁撤回事宜著照钦差大臣琦善所
奏办理等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 399
- 三五八、著钦差大臣琦善于海口要务料理清楚后即京
京请训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 400
- 三五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侦探英船经过山东洋面情
善形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 400
- 三六〇、著将直隶千总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用并由琦
善赴广东差委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 400
- 三六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南还并遵旨抚驭英
人并供给食物情形折 八月二十八日 401
- 三六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片
八月二十八日 402
- 附件：英国水师官伊耳士呈文 八月二十八日 403
- 三六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旨复议团练水勇情
形折 八月二十九日 403
- 三六四、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恭蒙批谕训饬自清治罪
折 八月二十九日 404
- 三六五、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禁烟洋务不能歇手并请
带罪赴浙省海营效力片 八月二十九日 405
- 三六六、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勘台温二府铲除罌粟何
以未净事上谕 八月二十九日 407
- 三六七、著将查拿烟犯不力之浙江台州守潘观藻等革
职参处事上谕 八月二十九日 408
- 三六八、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英船南去并撤退防守
官兵折 九月初一日 409
- 三六九、吏部奏为遵议黄凤楼销毁烟具奏咨两歧案缘
由折 九月初二日 410

- 三七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查浙江前获汉奸洋人
供多未确及安插定海难民折 九月初二日412
- 三七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获英国奸细曼士喇喇
打厘及汉奸片 九月初二日414
- 三七二、著安徽巡抚程楙采传知府查明知县黄凤楼如
何销燬烟具事上谕 九月初二日415
- 三七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英船直逼口岸兵勇击胜
俘获情形折 九月初三日415
- 三七四、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探明进兵定海路径及接
英人来书已给与回文折 九月初三日418
- 附件一:英国水师将帅伯麦咨文 九月初三日420
- 附件二:复伯麦照会底稿 九月初三日421
- 附件三:英国水师副将辛好上照会 九月初三日421
- 附件四:复辛好士照会底稿 九月初三日422
- 三七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呈被获英人姓名年籍脚色
清单折 九月初三日423
- 三七六、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人窃据定海皆系义律
所为折 九月初三日425
- 三七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复英船南还仍派兵防范折
九月初三日426
- 三七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在登州感谢恤赏情
形片 九月初三日427
- 三七九、著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其两广总督
著琦善署理事上谕 九月初三日428
- 三八〇、盛京将军耆英奏报查明英船偷测海口情形并
派兵防堵折 九月初四日428
- 三八一、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酌调官兵防守金州海口片
九月初四日431

- 三八二、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英船现已南旋前调防兵可酌量撤回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432
- 三八三、著福州将军保昌酌量撤回水勇等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432
- 三八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查明浙省英船是否退完并酌撤招募水师等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433
- 三八五、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433
- 三八六、著杭州将军奇明保不得将乡勇充补水师弁兵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434
- 三八七、钦差兵部尚书祁离藻等奏为查办提督陈阶平告病等事先将闻见情形入告折 九月初六日434
- 三八八、前任礼部尚书贵庆奏请酌复禁烟旧例平民吸食者不宜罪绞折 九月初六日436
- 三八九、著大学士等议复贵庆请酌复禁烟旧例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437
- 三九〇、著准钦差大臣琦善将直隶守备张殿元等带往广东差遣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437
- 三九一、署吏部尚书敬征等奏为遵旨严议林则徐邓廷楨应行革职折 九月初八日437
- 三九二、著将林则徐邓廷楨均照部议革职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438
- 三九三、江西巡抚钱宝琛奏报拿获闽广二省烟匪等情折 九月初八日439
- 三九四、江西巡抚钱宝琛奏请派九江镇总兵李铸赴福建一带扼要查拿烟匪情形片 九月初八日441
- 三九五、江西巡抚钱宝琛奏请及时发解贩烟从犯以免聚集生事片 九月初八日442

- 三九六、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为直隶海面肃清守御奏
皇鸟官兵撤退归伍折 九月初九日……………442
- 三九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接懿律来文及现在办
理情形折 九月初九日……………443
附件一:复懿律照会底稿 九月初九日……………446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九月初九日……………446
- 三九八、著山东巡抚托布将登州防兵酌量撤回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447
- 三九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抚恤定海难民收管英俘并
讯办汉奸等事上谕 九月初十日……………448
- 四〇〇、山西巡抚杨国楨奏报山西省查拿鸦片烟土及
人犯情形折 九月十一日……………449
- 四〇一、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遵旨查明闽省水师兵丁
实无雇盗代操情事折 九月十二日……………450
- 四〇二、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为遵旨保奖攻击英船出
力官兵折 九月十二日……………451
- 四〇三、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如能退兵交还定
海即可将所俘英人放还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3
- 四〇四、著钦差大臣琦善到粤后务将查办情形知照伊
里布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4
- 四〇五、著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严防天津海口并著如
实具奏英人之投帖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4
- 四〇六、著盛京将军耆英照旧严守金州海口并酌撤其
余各口防兵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5
- 四〇七、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试演所检出之炮位并宽
储火药等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5
- 四〇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将乌尔恭额拿交刑部讯明
治罪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456

- 四〇九、著江宁将军布勒亨等酌量撤回京口防兵并准
在苏州藩库给领口粮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 456
- 四一〇、著将山海关官兵动用口粮及接济银两作正开
销事上谕 九月十二日 457
- 四一一、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遵旨酌核分别撤回防守奉
天各海口官兵折 九月十三日 457
- 四一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粤督所奏收复定海之策
不能施行并撤兵勇折 九月十四日 459
- 四一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续接懿律来文并给回文
折 九月十四日 461
- 附件一：懿律照会 九月十四日 462
-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九月十四日 463
- 四一四、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奏为请仿各省加工制造
火药片 九月十四日 464
- 四一五、著各直省一体照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所制火
药如式制造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 465
- 四一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出洋剿英并遵旨防范片
九月 465
- 四一七、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查明苏州居民并无迁徙
及丹阳亦未创议加赋折 九月十六日 467
- 四一八、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为遵旨分别撤回前调防
守官兵折 九月 468
- 四一九、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驶入川沙洋面之英船
业已陆续离去及各海口防范情形片 九月 469
- 四二〇、著钦差大臣琦善抵粤后将广东确情及风闻英
王有给林则徐文书事查奏上谕 九月十七日 470
- 四二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驰赴天津督率
防堵片 九月十八日 471

- 四二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仰体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
畔之意妥办与英文涉事宜上谕 九月十八日……………472
- 四二三、著将伊里布奏折林则徐片奏及英人来书均给
琦善阅看并查奏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472
- 四二四、著盛京将军耆英毋庸团练水勇酌量裁撤乡勇
并严守海口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473
- 四二五、著署两江总督裕谦查惩议加地丁条银项下钱
数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474
- 四二六、著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拿办私自挖卖军需硝
磺之民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474
- 四二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接懿律来书及办理情
形折 九月十九日……………475
- 附件:照会懿律底稿 九月十九日……………476
- 四二八、署兵部尚书赛尚阿等奏为遵旨议得应准裕谦
添铸炮位折 九月二十日……………476
- 四二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查妥议裕谦等请铸大炮
一折事上谕 九月二十日……………477
- 四三〇、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英船驶至崇明登岸掠
抢经员弁抵御駁去折 九月二十一日……………478
- 四三一、著盛京将军耆英遴选员弁在台州海口常川瞭
望一事上谕 九月二十一日……………479
- 四三二、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添设炮位隔两年演放一
次事上谕 九月二十一日……………479
- 四三三、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赴粤途次缴还先后发下之
英方来书折 九月二十三日……………480
- 四三四、台湾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会同防守台湾折
九月二十三日……………481
- 四三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出洋烟犯陈亚福等审

- 明定拟折 九月二十三日483
- 四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报緝审积惯通英烟犯王
福豫等情形折 九月二十三日485
- 四三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复查拿为英主谋之人犯陈
元华片 九月二十三日488
- 四三八、著将伊里布所奏续接英书给与回文一折给琦
善阅看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489
- 四三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暂押英俘于查办更易得手
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490
- 四四〇、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奉天海疆安靖及回省视
事情形折 九月二十四日490
- 四四一、前任浙江提督王德禄奏报会商镇道协同防守
台湾折 九月二十四日492
- 四四二、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京口防堵官兵已撤回操
演仍令认真巡防折 九月二十五日493
- 四四三、著宗人府将宗室奕燮溥喜重责发往吉林交该
将军严管事上谕 九月二十六日494
- 四四四、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为邓廷楨遵旨前赴广
东听候查问差委折 九月二十七日494
- 四四五、福州将军保昌等奏为闽省遵旨酌裁水勇暂留
防兵折 九月二十七日495
- 四四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剴切开导英人退出定海并
仍妥为布防事上谕 九月二十七日496
- 四四七、著将伊里布原折及给英方照会抄给琦善阅看
事上谕 九月二十七日497
- 四四八、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陈对英操縱之策折
九月二十八日497
- 四四九、著九江鎮总兵李绩赴福建等处查拿烟匪事上

- 谕 九月二十八日499
 四五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将烟匪林福茂申明办理等
 事上谕 九月二十八日500
 四五一、著江西巡抚钱宝琛将闽广二省烟匪酌定省分
 发配事上谕 九月二十八日501
 四五二、著福建巡抚吴文熔斟酌筹画防堵经费并酌裁
 水勇事上谕 九月二十八日501
 四五三、著将给事中万启心及林则徐折片寄交琦善阅
 看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502
 四五四、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接获督篆日期折
 九月502
 四五五、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粤省军器陆续添制足
 敷备用情形折 九月503
 四五六、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广东防守各兵酌量留
 撤情形片 九月504
 四五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派专弁前往定海询悉英
 人情况并酌拟办理折 十月初六日505
 附件一：复懿律回文稿底 十月初六日506
 附件二：复懿律回文稿底 十月初六日507
 附件三：镇定海土民告示稿底 十月初六日508
 四五八、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酌量裁撤浙省乡勇
 水勇情形片 十月初六日509
 四五九、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浙省以前雇募水勇及现
 在酌量裁退情形片 十月初六日510
 四六〇、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于大沽海口添筑炮
 台添铸炮位等情折 十月初七日511
 四六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前调兵弁仍令分驻
 大沽海口片 十月初七日513

- 四六二、著照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请即于大沽海口
造台铸炮添兵等事上谕 十月初七日513
- 四六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懿律由定海择期赴粤折
十月十二日514
- 四六四、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明厦门官
兵反击英船情形折 十月十四日515
附件一：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亲供 十月十四日517
附件二：懿律致陈阶平咨文 十月十四日519
- 四六五、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奏报查勘厦门海口情形
片 十月十四日519
- 四六六、著江宁将军布勒亨撤回京口防御官兵并严守
粤山原设炮台事上谕 十月十四日520
- 四六七、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陈定海英船未撤
应量筹应付之策折 十月十五日520
- 四六八、著将伊里布折及御史曹履泰折等给琦善阅看
事上谕 十月十五日522
- 四六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询专弁目击定海情形并
退还英送各物等事上谕 十月十五日523
- 四七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遵旨查明黄冈楼在任内
销毁拿获烟具情形折 十月十六日524
- 四七一、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江苏前调防守官兵酌
量撤退情形折 十月十七日525
- 四七二、著钦差大臣琦善跟获由闽广窜入江西行销鴉
片之匪徒上谕 十月十七日527
- 四七三、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查明邓廷楨折片所
奏抗英等情形据实复奏事上谕 十月十七日527
- 四七四、著将率行奏请给京口旗营防兵口粮之张仙保
交部议处事上谕 十月十七日528

- 四七五、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为遵旨查明贩烟职员
荣霖等均已先期赴京折 十月十九日528
- 四七六、广西巡抚梁章巨奏请展限查拿鸦片折 十月
二十日530
- 四七七、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广西查获烟案人犯照广
东江西之例办理片 十月二十日531
- 四七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确探英船起碇日期及退船
数目等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532
- 四七九、著将伊里布奏英船已择期起碇赴粤一折给琦
眷阅看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533
- 四八〇、著准署两江总督裕谦动用明扣银两重制炮位
及赏收准商公捐银两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533
- 四八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讯明定海接仗总兵
张朝发等败退情形折 十月二十二日534
- 四八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英船已由定海驶粤及酌
裁防兵等情折 十月二十二日537
- 附件一:懿律照会 十月二十二日538
-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十月二十二日539
- 四八三、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撤防师船中途被英击
擄折 十月二十二日540
- 四八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贵庆奏改禁
烟例文折 十月二十三日542
- 四八五、著颍天府将奕奕溥喜即行锁押递解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544
- 四八六、杭州将军奇明保奏为乍浦赴援官兵可否撤回
杭州本营折 十月二十六日544
- 四八七、著山海关副都统塔瑞遵员购料换造鸟枪等事
上谕 十月二十六日545

- 四八八、著杭州将军奇明保撤回前调杭州官兵等事
上谕 十月二十六日 545
- 四八九、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查明定海情形并酌
议筹备缘由折 十月二十七日 545
- 四九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听任撤防水勇各谋生理毋
庸列名在官事上谕 十月二十七日 548
- 四九一、四川总督宝兴奏为审拟许洪颢等兴贩鸦片各
犯折 十月二十八日 548
- 四九二、鸿胪寺少卿张秉德奏参钱宝琛查奏烟犯前后
不符折 十月二十八日 551
- 四九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为传闻英人似有
不能久占定海之势请飭确探折 十月二十八日 552
附件：舟山英人信 十月二十八日 553
- 四九四、著钦差大臣琦善派员密探英人贸易私信所述
情况是否属实事上谕 十月二十八日 555
- 四九五、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为遵旨审拟守备林东荣
买食鸦片纵放烟犯折 十月二十九日 555
- 四九六、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为寻回被掳兵丁及探明
英船行踪片 十月二十九日 560
- 四九七、著吏部准林则徐所请广东南海县令以梁星源
调补事上谕 十月三十日 561
- 四九八、著将拿获通英烟犯之通判俞益游击郭仁布送
部引见事上谕 十月三十日 561
- 四九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于定海英人撤兵一半后仍
需加意防守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 561
- 五〇〇、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派员密探英人贸易私信所
述是否属实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 562
- 五〇一、著钦差大臣琦善到粤后向英人究诘定海何以

- 仍留半数兵船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562
- 五〇二、著从定海撤出之统兵各员应约束部属不得沿途滋扰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563
- 五〇三、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乌尔恭额及罗建功等罪名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564
- 附件,乌尔恭额亲供 十一月初一日564
- 五〇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探访定海英军情形折 十一月初二日565
- 五〇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揣度英兵延宕撤退奸谋及江苏监造炮位折 十一月初三日567
- 五〇六、著吏部传询安徽前任太平府知府胡元炜讯明黄凤楼销毁烟具事上谕 十一月初三日569
- 五〇七、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厦门接仗一案毋庸议并查闽洋有无英船事上谕 十一月初三日570
- 五〇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防堵经费由藩库先行划归以清款目折 十一月初四日570
- 五〇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查拿台州温州两府栽种罂粟折 十一月初四日571
- 五一〇、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访查厦门反击英船情形折 十一月初四日573
- 五一一、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查明厦门兵勇反击英船情形片 十一月初四日575
- 五一二、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粤省中路英船动静等情片 十一月初五日576
- 五一三、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前获英俘应解赴粤省核办片 十一月初六日576
- 五一四、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山海关加紧防守情形片 十一月初六日577

- 五一五、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递员铸造炮位等情事上谕
十一月初七日578
- 五一六、步军统领奕经等奏为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于
四等并请交部审办折 十一月初九日578
- 五一七、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拿获烟犯江八满等
情片 十一月十一日580
- 五一八、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何以攻击撤防兵船
并要回掳去兵丁船只事上谕 十一月十二日581
- 五一九、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船自浙回粤现在大概情
形折 十一月十四日581
- 五二〇、钦差大臣琦善奏呈义律咨复关天培原文及代
拟复稿片 十一月十四日583
- 附件一：琦善奏呈照会义律底稿 十一月十四日584
- 附件二：札饬澳门同知底稿 十一月十四日585
- 附件三：代水师提标中军参将所拟致义律咨文底稿 十一月
十四日585
- 附件四：代水师提标中军参将第二次所拟复义律咨文底稿
十一月十四日586
- 五二一、钦差大臣琦善奏陈广东水师情形及拟释放前
获洋人片 十一月十四日587
- 五二二、福建提督余步云奏请留浙随同防堵折 十一
月十五日588
- 五二三、著福建提督余步云俟收复定海后再回本任事
上谕 十一月十五日588
- 五二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仍密探留定海英人确情等
事上谕 十一月十五日589
- 五二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探悉定海英人情形
折 十一月十六日589

- 五二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对付英军办法及定海情形片 十一月十六日591
- 五二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已伤葛云飞等在镇海监铸炮位等情片 十一月十六日594
- 五二八、福建巡抚吴文烺奏请将拿获之鸦片人犯中罪拟军流者先行发配折 十一月十六日594
- 五二九、著沿海各将军督抚查参勒索侵蚀查办海口经费之州县事上谕 十一月十六日595
- 五三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筹办抚恤聚集宁波之定海难民情形折 十一月十八日596
- 五三一、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陈途中闻见定海失陷后情形折 十一月十八日597
- 附件一:定海被难绅士等公呈 十一月十八日599
- 附件二:镇海善民等公呈 十一月十八日600
- 附件三:镇海士民等公呈 十一月十八日601
- 附件四:镇邑众绅善告居民知单 十一月十八日602
- 附件五:英军在定海所布伪示 十一月十八日603
- 五三二、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明闽省洋面英船停泊情形折 十一月十八日604
- 五三三、著赏叙福建水师提标守备杨靖江等出力员弁事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606
- 五三四、湖南巡抚裕泰奏报湖南地方续获烟犯烟土情形片 十一月十九日606
- 五三五、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并著伊里布确查定海情形具奏事上谕 十一月十九日608
- 五三六、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武闈事竣赴镇海会同伊里布妥为筹办事上谕 十一月十九日608
- 五三七、钦差大臣琦善奏为遵旨查明林则徐办理禁烟

- 情形折 十一月二十一日609
- 五三八、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人侵迫日紧情形折
十一月二十一日612
- 附件：复义律照会底稿 十一月二十一日615
- 五三九、著将烟犯被劫未能追获之上杭县令张用禧摘
顶勒缉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616
- 五四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英船南旋前调皖兵撤回
归伍片 十一月二十二日617
- 五四一、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刑部奏请将乌尔恭额
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折 十一月二十二日618
- 五四二、著安徽巡抚程懋采传知府胡元炜确询黄凤楼
销毁烟具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二日620
- 五四三、著将乌尔恭额改为候监候罗建功等发往新疆
充当苦差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二日620
- 五四四、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陈安南轧船最利攻
击折 十一月二十三日621
- 五四五、著广西巡抚梁章巨查奏安南轧船事上谕 十一月
二十三日621
- 五四六、广西巡抚梁章巨奏请展限严惩烟犯事著断不
准行上谕 十一月二十三日622
- 五四七、著各省将军督抚烟禁限期将满应严飭查拿不
准稍存姑息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三日622
- 五四八、著广西巡抚梁章巨将回拟遣军流烟犯一面咨
部一面先行解配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三日623
- 五四九、江西巡抚钱宝琛奏为审明定拟闽粤贩烟各犯
折（附清单）十一月二十四日623
- 五五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明白回奏所查奏之烟犯前
后不符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628

- 五五一、著步军统领等衙门严拿烟犯职员林荣林丹事
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629
- 五五二、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兵部奏为遵旨酌议盛
京添设乌枪折 十一月二十五日629
- 五五三、署京口副都统海龄奏报察看沿江要隘情形折
十一月二十六日632
- 五五四、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
福州通商折 十一月二十六日632
附件一:义律照会 十一月二十六日635
附件二:义律照会(二) 十一月二十六日637
附件三:琦善奏呈照会义律底稿 十一月二十六日638
- 五五五、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情诡诈及虎门泊有英船
片 十一月二十六日640
- 五五六、钦差大臣琦善奏请于厦门福州征收英商税课
片 十一月二十六日641
- 五五七、监察御史蔡家珩奏陈粤省宜添兵严守折
十一月二十六日641
- 五五八、著署理京口副都统海龄严飭所属操演圆山炮
位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642
- 五五九、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何以英船仍在浙省
游奕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643
- 五六〇、英情叵测著署理闽浙总督吴文焄督飭将弁认
真巡防各海口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643
- 五六一、著内阁等款赈恤安插定海难民及其知县姚怀
祥等照部议赐恤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644
- 五六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加意筹防先事绸缪以备粤
事反复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644
- 五六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探悉近日懿律及英船活

- 动情形并相机筹办折 十一月三十日645
- 五六四、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英人在粤情词已较前强
横情形片 十一月三十日646
- 五六五、监察御史蔡家珩遵旨奏陈制英之策折
十一月二十日647
- 五六六、著钦差大臣琦善等将御史蔡家珩筹议各条暂
为存记奉上谕 十一月三十日649
- 五六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陈定海地方断难准英通商
折 十二月初二日650
- 五六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定海英船游奕严密防堵
及地方情形片 十二月初二日653
- 五六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已飭沿海道府添设炮台
及添铸炮位片 十二月初二日654
- 五七〇、著钦差大臣琦善一面善议裁兵一面整饬营伍
预为布置奉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655
- 五七一、英情有变著钦差大臣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严
密防范事上谕 十二月初三日656
- 五七二、钦差大臣琦善奏报照复英人及筹办防守等情折
十二月初四日657
- 五七三、著直隶山东督抚限期将入官地亩变价以资筹
备海防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660
- 五七四、著盛京吉林将军等将所属腴田查明垦种以资
海防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660
- 五七五、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提督陈阶平转呈之英申
仍交其查办片 十二月初五日661
- 五七六、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奉天海口拿获烟犯等情片
十二月初五日661
- 五七七、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仍当随时稽察有

- 无私贩通英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662
- 五七八、著准浙江巡抚刘韵珂动用截留军需银两以抚
恤定海准民事上谕 十二月初六日662
- 五七九、著江西道监察御史许汝恪奏请严拿通英贩烟
之广福会人众折 十二月初七日663
- 五八〇、英情迫切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严加防范准备痛
剿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4
- 五八一、著钦差大臣琦善一面与英人论说一面妥备攻
剿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5
- 五八二、英国增兵著沿海将军督抚严密布置加意操练
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5
- 五八三、著两湖四川云贵等省督抚挑选兵丁预备调遣
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6
- 五八四、著钦差大臣琦善查明安南有无轧船以便仿造
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7
- 五八五、著韩振先琦忠迅驰赴浙交伊里布差委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667
- 五八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探明黔律并未回浙及定
海近日英人情形折 十二月初八日667
- 五八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酌撤客兵乡勇水勇及筹
备防守事宜片 十二月初八日669
- 五八八、南河总督麟庆奏报查获私贩硝磺情形片
十二月初九日672
- 五八九、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奏请出兵驱逐占踞
定海之英军折 十二月初十日673
- 五九〇、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天津各海口添筑炮
台防守情形折 十二月初十日675
- 五九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筹防直隶各海

- 口情形片 十二月初十日677
- 五九二、钦差大臣琦善奏为义律以开战相要挟并约定
晤谈及给以复文等情折 十二月初十日679
- 附件一：义律照会(一) 十二月初十日680
- 附件二：义律照会(二) 十二月初十日681
- 附件三：复义律照会底稿 十二月初十日683
- 五九三、钦差大臣琦善奏报义律言语反复及恫喝等情
片 十二月初十日685
- 五九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照御史石景芬所奏预筹
布置事上谕 十二月初十日685
- 五九五、兵科给事中爱崇阿等奏报拿获烟犯焦金玉等
情折 十二月十一日686
- 五九六、著将烟犯焦金玉等交刑部审讯并著将查烟勤
奋官员声明请旨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688
- 五九七、著钦差侍郎麟魁赴江西查访结会贩烟暗通英
人情节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688
- 五九八、著湖广总督等严行查禁硝磺出境一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689
- 五九九、著准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添设满营炮车等
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689
- 六〇〇、著云贵总督桂良飭令云南都司施应贵等赴闽
听候差遣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690
- 六〇一、署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遵旨训练满营官兵严
防京口折 十二月十二日690
- 六〇二、刑科掌印给事中袁玉麟奏请飭禁浮冒摺节海
防经费折 十二月十二日691
- 六〇三、刑科掌印给事中袁玉麟奏陈防英之策八条折
十二月十二日692

- 六〇四、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添铸抬炮以重操防折
十二月十二日694
- 六〇五、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人诡诈现应妥筹海防
折 十二月十二日695
- 六〇六、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已飞咨闽省募匠来苏省
铸造大炮事宜片 十二月十二日696
- 六〇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于接到广东用兵知会或英
在浙动兵后即并力进剿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698
- 六〇八、著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事上谕 十二月十
二日698
- 六〇九、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为滇蜀交界烟
匪横行请飭严禁折 十二月十三日699
- 六一〇、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攻守制胜之策事宜折
十二月十三日700
- 六一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崇明宝山上海等处筹各
防务情形片 十二月十三日702
- 六一二、著准许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天津等处添台
铸炮事上谕 十二月十三日703
- 六一三、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预备海防事宜折 十二月
十四日704
- 六一四、盛京将军耆英奏请借支船规银两以应预备防
务之急需片 十二月十四日706
附件:盛京将军耆英奏报现在应办事宜条款清单
十二月十四日707
- 六一五、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请推广捐输以备
军需折 十二月十四日708
- 六一六、钦差大臣琦善奏为探询英人来事后猖獗缘由
片 十二月十四日709

- 六一七、著钦差大臣琦善立即断绝与英谈判并督同林
则徐等整飭兵威相机妥办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0
- 六一八、著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将候调之兵迅速分起
前赴广东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0
- 六一九、著赏给盛京等处海口防兵每人一月的银事上
谕 十二月十四日711
- 六二〇、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迅赴天津严加防堵事
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1
- 六二一、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先事预防准备攻剿并
不准为英人转递文书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2
- 六二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
剿办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2
- 六二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即行折回省城飭属严加防
守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3
- 六二四、著盛京将军耆英察看复州城守尉杨桑阿是否得
力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3
- 六二五、著吉林将军惟勤挑选熟精鸟枪者五百名预备
调遣事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4
- 六二六、著派裕诚等查验八旗炮位事上谕 十二月十
四日714
- 六二七、浙江杭嘉等府海口应用炮位即行赶办制造事
上谕 十二月十四日715
- 六二八、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楨专
办战守折 十二月十五日715
- 六二九、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为遵旨筹防老龙头
秦皇岛两海口折 十二月十五日716
- 六三〇、著祁俊等将八旗炮位运往天津安设事上谕
十二月十五日717

- 六三一、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情并接义律等来书以先
战后商相胁迫 十二月十六日717
- 六三二、钦差大臣琦善奏为义律不候回文即攻击炮台
情形折 十二月十六日719
- 六三三、钦差大臣琦善奏陈义律诡诈先存奸计办理棘
手片 十二月十六日720
- 六三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筹办山东防务情形
片 十二月十六日721
- 六三五、粤海关监督著改派怡良署理事上谕 十二月
十六日723
- 六三六、著准琦善所奏请广东香山县知县以徐瀛调补
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723
- 六三七、福州将军保昌等奏报铸炮演放并分拨海口安
置情形折 十二月十七日724
- 六三八、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闽省调兵练勇筹防
海口情形折 十二月十七日725
- 六三九、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旨选派兵丁预备调遣折
十二月十七日726
- 六四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请调官兵以备攻剿折
十二月十七日727
- 六四一、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参琦善已被白含
章鲍鹤所蒙蔽折 十二月十七日729
- 六四二、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请沿海各省将已
撤水勇仍旧团练片 十二月十七日730
- 六四三、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请令琦善仍回直隶原任
起用林则徐独当一面折 十二月十七日730
- 六四四、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运津之炮位酌量安
设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731

- 六四五、著将不胜本任之给事中周春祺回原衙门行走
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732
- 六四六、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遵旨由省赴津筹备
防务安设炮位情形片 十二月十八日732
- 六四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相机收复定海并团练乡勇
严拿汉奸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八日734
- 六四八、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先调防兵一半迅赴天
津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八日734
- 六四九、著武备院等即行预备毡片以备包裹运往天津
之炮位事上谕 十二月十八日735
- 六五〇、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战守机宜折 十二月
十九日735
- 六五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抚恤逃难之定海民人并
已获姚怀祥尸身片 十二月十九日738
- 六五二、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水师断不能改为陆路片
十二月十九日739
- 六五三、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为遵旨调兵增炮严
防老龙头秦皇岛等处折 十二月二十日740
- 六五四、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请借款发给官兵口
粮片 十二月二十日741
- 六五五、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奏陈琦善难为粤东主
将折 十二月二十日742
- 六五六、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奏陈一切机宜尤当密
而又密片 十二月二十日743
- 六五七、著钦差大臣琦善于各省之兵抵粤后即可乘机
痛剿切勿畏难苟安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743
- 六五八、著将福建所获鸦片军流人犯先行定地发配事
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744

- 六五九、钦差大臣琦善奏陈英占炮台欲攻虎门和省垣
 现拒守两难折 十二月二十一日744
- 六六〇、钦差大臣琦善奏为势难拒守拟照英方所请于
 广州开港片 十二月二十一日747
- 附件一：英水师总兵伯麦照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748
- 附件二：义律照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749
- 六六一、著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于临敌时枪炮必须
 有准不可虚糜火药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749
- 六六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驰赴镇海确查现在情形
 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750
- 六六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严密防范片 十二
 月二十二日751
- 六六四、著盛京将军普英照所奏预筹海防一折办理等
 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752
- 六六五、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派兵演炮并防海口
 情形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753
- 六六六、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协同山海关副都统分
 兵预为布置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751
- 六六七、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为遵旨筹防海口情
 形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755
- 六六八、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派总兵祥福带领湖
 南兵丁赴粤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756
- 六六九、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镇海等要口添筹防御
 工事折 十二月二十五日757
- 六七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浙省筹备进兵攻剿伺机
 规复定海折 十二月二十五日758
- 六七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铸造炮位情形片 十二
 月二十五日760

- 六七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体察裕谦所奏审度制胜之
 谋折内各条相机办理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1
- 六七三、著湖广总督裕泰等调湖北湖南兵赴浙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2
- 六七四、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调安徽兵赴浙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2
- 六七五、著署两江总督裕谦应严守江苏崇明上海宝山
 等紧要之处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3
- 六七六、山海关防兵口粮著准借项发给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4
- 六七七、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人愿还定海并求在香港
 定居等情折 十二月二十六日 ……764
- 六七八、钦差大臣琦善奏陈未经奉旨已允英所请自请
 治罪折 十二月二十六日 ……765
- 六七九、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筹备战守事宜片 十二
 月二十六日 ……766
- 六八〇、余步云奏谢调任浙江提督及报明遵旨接印任
 事日期折 十二月二十六日 ……767
- 六八一、著钦差大臣琦善即行相机进剿并悬赏招募水
 勇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768
- 六八二、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选江西南赣镇精兵各琦
 善檄调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768
- 六八三、著盛京将军耆英可相机飞调吉林之兵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769
- 六八四、著署吉林将军惟勤俟接到耆英咨照即派兵五
 百前赴盛京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769
- 六八五、钦差大臣琦善奏报沙角大角两炮台失陷及义
 律来文等情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 ……770

- 附件一:义律照会 十二月二十八日772
- 附件二:琦善为英方来文拟缴还定海等情咨伊里布
文 十二月二十八日773
- 附件三:琦善发给英国自粤赴定海沿途听购食物之人的照验
底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774
- 六八六、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人来书遵缴定海惟请于
尖沙嘴香港寄居并释放英俘等情片 十二月二十八日774
- 六八七、广西巡抚梁章巨奏报道旨查闻轧船有益海防
情形折 十二月二十九日775
- 六八八、著四川及云贵总督等严拿川滇交界烟匪事上
谕 十二月三十日776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

一、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 接受两广督篆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恭报微臣在粤接受督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先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内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林则徐现已简调两广总督，责无旁贷等因。钦此！”臣闻命之下，感悚难名。适在拜发由驿奏事之折，谨先附片恭谢天恩，声明俟接到调任部文，敬缮正折，专差递在案。嗣准调任督臣邓廷楨咨开，准吏部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邓廷楨著调补两江总督。两广总督著林则徐调补。钦此！”旋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一日准邓廷楨委员赍送两广总督关防、盐政印信，暨王命旗牌书籍等件前来。臣谨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只领任事。

伏念臣衔命来粤，已届一年，虽勉竭夫驽骀，冀永除夫鸩毒。外域犬羊之性犹未尽驯，而内奸狼狈相依，亦未尽戢。倘使遽离五岭，闻心何以能安？又思远隔两江，奉职岂宜久旷？正下怀之踴躍，每中夜以彷徨，乃蒙圣主曲赐转移，量加任使。杜蛮夷之揣测，

或教妄念之潜消；专暗陋之责成，惟矢初心之不负。所愧才同朽馱，迁其地仍弗能良；况当力挽颓波，观于海愈难为水。未覆命而特邀简调，非梦想所能期；思请训而不敢渎悚，实恋忧之弥切。此时夷务正在吃紧，海防不可稍疏，而吏治、营伍、饷政诸大端均当次第讲求，认真经理。臣惟有益殚心力，倍竭颛愚，以冀仰副高厚鸿慈于万一。

除将任事日期恭疏题报外，所有微臣感悚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一日奉朱批：“鸦片为当务之急，自不待言，其他皆须认真办理，勉益加勉，以副委任。朕有厚望于卿也。钦此。”

二、盛京将军耆英奏复遵旨飭 查违禁货物并驱逐英船片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二日(朱折)

再，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即严飭沿海各城旗、民，地方各官，督飭守汛员弁兵役，在于所属海口，散布各隘，认真稽查。倘见有前项船只，立即驱逐净尽，毋许偷窜入口。仍俟春融冰泮，商船云集之时，奴才再当遴派委员，专往各处梭织巡察，严密防范。凡有进口船只，一体严搜，认真查缉，务使绝其去路，令奸夷不得售其诡计，以杜来源，而清积弊。断不容稍涉疏懈，以期仰副委任。

所有奴才钦遵谕旨缘由，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朱批：万无疏懈。

三、著将林则徐等降级留任 不准抵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四日奉旨：

林则徐著降四级留任。伍长华著降二级留任。均不准抵销。钦此。

四、伊犁将军奕山奏为遵旨体察新疆情形 酌量变通鸦片章程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山关福跪奏，为新定鸦片烟章程，遵旨悉心体察，谨就边地情形，稍为变通，详细核议，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七月间接准部咨，严定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又续咨夷人携带烟土治罪一条，由陕甘督臣转移前来。当经奴才关福督飭文武员弁于所属九城及各爱曼、各卡伦，将新颁条例逐款张示，并于外夷贸易之地缮就回字，一体晓谕，严行查禁在案。嗣于九月间复准兵部咨开，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

复经奴才关福，一面转行各处都统大臣等妥为核议，一面率同本处领队大臣等细加体察，正在酌核间。奴才奕山亦经旋任，因与奴才关福及各领队大臣等，将新定科条逐层讲究。所有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一节，诚如圣鉴，实难保其必无。惟时正值贸易，夷人易货甫毕，将次出卡之际，除仍飭该管员弁等再三晓谕，示以天朝法律，并令该夷人各回本地方，传知夷众。嗣后，如有入卡贸易者，务须一律遵照，切勿携带烟土，致干例禁外。因思鸦片烟之为害，其

源来自外洋,其渐流入中国,始则相沿内地,久且传染遐荒。现当伊犁流毒未深,若不先断根株,芟除务尽,心(必)致势风日炽,难以挽回,关系于边务者非浅。为今之计,自应严刑峻法,杜绝来源,依律惩办,条款周密,何敢妄议变通?惟是定法贵准乎情,而制宜必因乎地。查伊犁与外夷接壤,所有夷人贸易货物,大半系牛马羊只,间有牛皮、毛毡、夷布等件,亦皆用牲畜驮载,私匿较难。即或夹带零星,谅亦为数无几。核与沿海用船装载,盈千累万,囤积销售者,大相悬殊。且易货地方,仍系日中为市,纵有夹带,亦不过私行偷卖,尤与开设窑口,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者迥异。若一律概置重辟,于抚绥外夷情形,殊觉窒碍。奴才等再四熟商,固未敢失之过轻,滋边疆废弛之渐;亦未便失之过激,启犬羊惊惧之心。况治外莫先治内,与其俟化外人有犯而绳以科条,不若使中原人无犯而自清。法律所谓吸食之弊,一口不断,则兴贩之来,一口不绝,训示精当,尤为新疆切要机宜。应请嗣后夷人入卡贸易,如有携带烟土售卖者,一经发觉,其接买之奸民,讯明实有勾通外夷,囤积发卖情事,首从各犯即照开设窑口例,分别办理。若系寄囤,自与寄囤夷船烟土者无别,亦照开设窑口从犯例定拟。其辗转售卖之犯,如能指出受寄之人,应照寻常兴贩烟土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例治罪;如不能指出,仍依首犯科断。至犯案之贸易夷人,讯系无知初犯,不过零星夹带,事发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应请于贸易处所枷号示众;令该管头目于贸易出卡时,将该犯带回本地方,传谕夷众,俾共闻知。经此传谕后,如尚有夹带烟土,事犯在限外者,若审系蠢愚不谙禁令,实属无心误犯,或因传谕未遍,偶尔夹带,并非积惯兴贩者,似当原其犯时不知之情,量予宽减,应照开设窑口例,减一等治罪。倘系明知故犯,公然合伙兴贩,则是该夷人以身试法,自外生成,即照开设窑口之例,分别斩绞,一例同科。其失察之官弁、兵役人等,俱照所犯各条,按定新例,严行参办。

复查伊犁贸易各夷人分西南北三路,其自西北来者,应责成守

卡各官及管理贸易之官弁等，认真搜查，不准携带。其自南路来者，应责成守台各官及检验货物之阿奇木伯克等，切实稽察，毋须（许）偷漏；仍令随时各出具并无夹带烟土甘结，附报申详存案。奴才等应于该官具报夷货入境时，严密酌派委员，向各该处前往检查，勿得隐讳贖徇，并立有贸易一定限期，不准借端匿遁，以便稽核。如此明定章程，则卡外之顽夷咸知感畏；境内之奸宄各有懍遵，庶几法周而弊自除矣。现因贸易夷人出境，照例搜查，已获有阿布都拉等携带烟土，未经出售一起，应俟命下之日，再行照例办理。

且奴才等更有推而广之者，查新颁条例内载，吸食兴贩各款，自职官下及平民、兵丁人等俱有专条，并未议及遣犯，如有前项情弊，应治以何等之罪？伊犁遣犯丛集，其由闽粤发来者尤多，实难保无吸食兴贩之事。现经抚民、理事两同知呈报自首者四十七起，拿获吸食者五起，购线缉获兴贩者两起，共计烟土三百五十六两六钱，烟具一百六十件。除飭令呈验，逐细查点，照例销毁外。复查现时犯案人内，已有遣犯三名，如系平常发遣人犯，在配犯该军流者，自可援照枷号三个月成例，加重惩办。惟伊犁遣犯多系免死减等盗犯，若犯该徒罪以上者，即应以斩监候问拟。推原例义，是初犯业经贷其一死，又犯实难以重宽，原就凶恶怙终者而言。若吸食鸦片烟瘾已结成，恐难望其一时戒改，是以谕旨予限一年六个月，实系圣主法外施仁，仍复宽其一钱。且此等遣犯体无完衣，腹无饱食，独于此瘾不能即除者，可见固结太深，于法实无可逃，于情殊觉可悯。况免死减等之犯，伊犁实居其大半，如有犯，即予骈首，转非所以仰体慈廑。应请嗣后如有免死减等遣犯，在一年六个月内犯吸食烟案者，比照军犯在配复犯军流量予调发之例，调发南路叶尔羌等处，坐给伯克为奴，到配仍加枷号三个月治罪。如限外犯案者，是该犯实系罔知悔改，甘心罹法，即不得概与军民人等拟以绞监候，仍照免死减等盗犯犯该徒罪以上者，拟斩监候定拟。倘在限内有兴贩烟土、开设烟馆、制造烟具及栽种罌粟花等

事,即是有意为非,自与吸食鸦片烟一时有瘾难除者不同,洵为地方之害,应即照徒罪以上斩监候例办理。至于禁卒及解役、看役人等私行传递,或代买给与吸食,新颁条例内已极谨慎。惟伊犁亦与内地情形不同,查伊犁监狱内,多系四夷杂处,倘有疏虞,所关甚钜。其递解看守之犯,凶恶要犯居多,亦非寻常遣犯可比,尤应加意防范,方保无虞。应请嗣后如有禁卒及解役、看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虽无受贿,实等包庇,应即与本犯一体科罪,有贓者仍计贓,以枉法从重论。其余各条内,凡有发遣新疆字样,如系本伊犁官员及旗民兵役人等有犯,俱定为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以昭核实。

以上酌议各条,实系就本地方情形详加体察,量为变通,是否有当,伏候圣裁。倘蒙俞行,其现经变通者,以此次奉旨之日为始,予限一年六个月。其无庸变通者,即以前次奉到部文之日为始。如有所犯,即照限内、限外定例,分别办理。

又查伊犁九城附近地方,皆系屯田环绕,四面并无杂地,向未闻有栽种罂粟花之事。至各爱曼,距城较远地方,亦极辽阔,丛林僻路,难保无逃遣潜踪,奸民匿迹,栽种罂粟花,希图牟利情弊。第此等花开放最艳,可以瞭望而知,若果实力查拿,未有不破案者。因面嘱各领队大臣等,转饬各爱曼官弁,到处严搜,勿相容隐。并令各爱曼,于四季出具并无栽种罂粟花甘结备案。其附城地面,亦不得因现无罂粟花有疏稽查,亦应饬令文武地方官按季具结,俾免疏漏。奴才等仍于夏秋间花开极盛将及收浆之时,专派委员分巡各处,明查暗访,以杜弊端。至于兴贩烟土,虽多由外夷贸易夹带而来,而奸商往来私携,諒亦事所必有,既可随货私人,亦可随货私出。查伊犁东路一带卡台,为商贾必由之路,应令该卡台兵弁严紧查验,照票兑明,登记号簿,注明并无私携烟土字样,按月造具清册申报。其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以及吸食之人,境内五方杂处,实皆在所不免,应令地方官及满汉各营互相稽查,并按新例编查保甲之

法，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如有犯者，令其随时举报。伊犁民户尚少，铺户最多，亦按保甲章程，令十家铺户出具连环切结。并设立铺长，以备访查而重责成。倘有隐饰等情，定当照例一体惩治。奴才等惟有率同文武各属，随时查禁，实力奉行，务期永杜弊端，以仰副我皇上除莠务尽、返朴还淳之至意。

谨将体察情形，酌量变通缘由，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五、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倍整军威 以肃海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谕：

据林则徐奏，暎咕喇国王另遣夷官叹吐噶吨来粤，系因义律所为不合，是以换人经理等语。该国距内地七万里，当该国王遣官来时，断不知内地断其贸易，自应一并坚拒，勿与通商，以绝其逗留之念，消其叵测之情，庶几大害永除，勿贻后患。该督于封港后，早经严饬洋夷各商，将各口货船核实查验，确切结报，自不至再滋弊混。其水陆险要之地，皆当倍整军威，严饬文武员弁巡查防范，毋稍疏懈，以肃海疆而副委任。

至钦差大臣关防，著该督暂行封贮，俟有该省大员进京之便带缴，毋庸另行委员赍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著将缉获烟犯之陈道坦

拴住开复顶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请将缉获烟犯各员开复顶带等语。广东署南雄直隶州事·候补直隶州陈道坦、署南雄协副将事·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拴住，前因过客马姓夹带烟土，未能立时捕获，当经降旨摘去顶带，勒限严拿。兹据该督等查明，该员等已于两月内，将本案各犯全数弋获，尚知愧奋。陈道坦、拴住均著准其开复顶带。

钦此。

七、兼署两江总督麟庆奏陈遵旨

防范海口大概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九日(朱折)

兼署两江总督臣麟庆跪奏，为遵旨防范海口，先陈大概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

伏查江南省沿海，设立水师庙湾一营，系臣本任所辖，东海、盐城二营，向隶漕标。提标则额设提右、福山、刘河、南汇四营，并统辖狼山、苏松二镇。狼山镇有狼右、掘港二营，苏松镇有中、左、右、奇、川沙、吴淞六营。此内漕标东海营，与山东登州镇标前营接汛，以海州莺游山为南北分界洋面。苏松镇驻扎崇明，四面环海，与浙江之定海镇标营分毗连，以外洋陈钱山为江浙分界洋面。其各处口

岸，惟刘河、吴淞二营有稽查商船出入之责，而吴淞一营，尤关紧要。盖苏镇四营为浙洋入江之门户，而吴淞营又为入口之要隘也。

臣仰蒙恩命，兼署督篆职司统辖，断不敢以暂时署事，稍有怠忽。查庙湾营所属海口有二，一曰潮河，一曰灌河，潮河即南北两尖为黄河出海之口。臣因查阅海安工程，亲至其地，只见有采捕小船，并无贸易大舶。曾详询营弁，知海清河浊，潮落沙沉，洋面结有五条沙，向东直出，又有大沙，自盐城境起，南北横亘千里，沙尖与莺游山相对，为淮海一带海防保障，以故南北往来闽、粤等省船只不敢驶行，必须开放大洋绕越而过。至松江地方，吴淞、川沙二口，濒临内洋，但遇东南风顺，海船即可由浙洋斜驶径入苏松镇所辖洋面。

卷查道光十二年间，曾有暎啗喇夷船驶至江南之羊山寄碇，当即严驱出境，檄据苏松镇查明所辖洋面相连浙省，自西至东以山为界，山之属江南洋界者，为老羊山、马迹山、陈钱山，其属浙江洋界者，有小羊山、黄龙山、尽山，诸山均相隔不远。此外则东望无际，全是深水外洋，凡极大商船，及夷船行涉深洋者，均以尽山为标准。议请两省派巡兵船，随时在山瞭望，如有夷船窜入，即押逐出境，交替护送，不容任其北窜。经前督臣陶澍咨准浙江抚臣，添议两省巡船，于每月朔望过界会哨一次各在案。

现在广东查办暎夷，既经严行驱逐出口。该夷反覆无常，诚如圣谕，难保不将违禁货物分寄销售。前此西北风当令之时，或可无虞窜越，现交春令，风转东南，或至乘风北窜，防范更应严密。臣遵即通飭沿海各地方官严密稽查，预防奸民勾引接济，并守口各员弁及巡洋舟师，认真巡查瞭望。如有夷船窜入各口，即会同驱逐尽净。随咨行抚臣裕谦、署提臣田松林，就近督防。并以海洋示威制胜，首重火攻，札飭镇道，查验炮台，整理器械，随时加意训练。一面咨会浙江抚臣乌尔恭额，飭令水师将弁遵照定章，依期会哨，均勿稍任懈弛。如有应办事件，容再会同抚臣裕谦筹商妥办，以期仰

副圣主慎重海防谆谆告诫之至意。

所有遵旨查办缘由，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认真妥办，随时有应奏者，核议奏闻。

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山东 添派员弁防堵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日(军录)

再，臣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

伏查东省海疆辽阔，港汊纷歧，臣自到任后，于海船堵缉禁烟，水师巡防盗匪各事宜，无时无地不殚精竭虑，严饬稽查，并将筹议防缉各章程两经恭折具奏在案。兹复蒙谕旨垂厪，嗾夷将违禁货物分寄各国夷商，阑入各口岸销售，谆谆训示，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尤宜钦遵加意防范。查东省水师分为南北东三汛，臣恐洋面较宽，水师弁兵不敷分防，于要隘处所添委济南府同知李遇亨、署武定府同知雍载庆、候补通判钟光裕、候补参将三星保、都司霍颀、武富谦，分赴各处，梭织严查。并移行该管镇道，督飭水师员弁，一体防堵，如有夷船窜入，立即驱逐，务使奸匪无从肆其鬼域之技。臣仍随时访察，如文武委员稍涉松懈，即当严行撤参，以示惩戒。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仰慰宸厪。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三十日奉朱批：加意防范，如有外夷船只，立即驱逐，断不准致有不肖文武贪利包容也。钦此。

九、著将庇护吸烟人犯之举人 饶怀清革审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请将庇护吸烟人犯之举人革审一折。贵州举人饶怀清于夏老满买食鸦片经差拿获，辄敢拦阻揪扭，致犯脱逃，实属目无法纪。饶怀清著革去举人，从严审办，该部知道。”

钦此。

十、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遵旨 预备浙省海口防英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上谕内容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

臣查浙江之温州、台州、宁波、嘉兴四府属，俱滨海疆，其洋面与闽、粤、江苏，一水相通，由闽南来，以温洋为门户，由浙北去，嘉兴之乍浦为要隘。其间分归温州、黄岩、定海三镇，按段管辖，舟师往来巡缉，不啻棋布星罗。其温州、台州各口，或系浅水，或有板沙，极大海舶，不能拢岸。乍浦虽有拦口沙涂，因离洋较近，时有海船停泊。惟宁波之镇海口，并无沙礁，可由外洋直抵郡城，故闽、粤商船，云集于此。就浙洋情形而论，海防以宁波为要，乍浦次之，台州、温州又次之。是以提督坐镇宁郡，兼有定海总兵分驻宁属之定海县，相为犄角。乍浦则有副都统驻扎温、台又有温州、黄岩两总兵镇守防备，边陲极为周密。

今者暎夷既经粤东驱令出口，其所带违禁货物难保其不另图

销售。诚如圣训,沿海各省,必应一体严密防范,绝其去路。伏思夷情虽属狡狴,然非内地奸民与之勾通交接,亦无所施其技俩。臣管见所及,备御外夷固当紧严,查缉内奸尤应着力。现已飞咨提臣暨各镇臣,飭令各水师整齐艇同大船,配足军械器具及勇干兵弁,由该管镇将统带出洋,梭织巡查,留心踪探。如有夷船游奕,无论何处洋面,立即迎头拦截,并力驱逐,不准近口停留。并咨乍浦副都统,先事防闲,以杜窜入。或该夷藉词延挨,即行厚集兵力,示以军威,俾知震慑。一面札司移行沿海各道府,督飭所属,会同守口各员弁,一遇夷船在洋,刻日封港,不准内外小船出入。如有奸民偷拔出口,或与夷船交易,或将薪米接济,立时严拿惩办。仍由臣专委温州府通判柳彬、台州府通判福成、署石浦同知卢琳、署乍浦同知王世履,分赴温州、台州、宁波、乍浦各要口,往来查察,遇有夷船来浙,飭即飞禀,听候查办。倘文武各官,稍有懈弛,致令外夷内奸交通买卖,一经查实,臣必当据实严参,以肃洋政。

除咨会督臣查照外,谨将预备防夷情形,先行附片以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所办尚妥,务当实力行之。

十一、兼署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遵旨查明 同安水师与英船互击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军录)

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正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的谕:“御史杜彥士奏,风闻福建同安县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只,停泊多日。该水师提督巡洋经过该处,演放船上大炮,该夷船一闻炮声,登时齐发大炮,兵丁受伤甚众。该提督舍舟上山

开炮，乘高击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开散。现闻该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语。夷情狡诈，胆敢抗拒，官兵轰击受伤，如果属实，岂可畏蕙养奸，致貽后患。著吴文熔查明据实具奏。查该夷船如尚泊海口，即飭水师员弁相机击逐，勿令逗留滋事，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伏查上年十月间，准金门镇总兵奕振彪咨称：十月初二日探有夷船一只，抛泊大坠洋面，当即督令舟师押逐，居然不理，即经整飭炮火钱占上风，环绕攻击。该夷船被击狼狈，即向外洋逃走。又于十月十八日探有夷船三只，泊在梅林洋面。该镇随会同水师提督陈化成，督带舟师驱逐，该夷船仍然抛泊，即令各船整备炮火，联踪驶进，连环轰击。该夷船一面挂帆，一面用炮抵敌，随拒随走，自辰至午，炮火络绎不绝。该夷船伤毙人口实有几何，虽未知悉，但见枉具风帆，实形狼狈，立向外洋逃驶。各兵船极力尾追，不及，始行收回。查点各船帆索杠具，均有微损。惟水师提标金安泰、新瑞泰二船，均有被炮子穿入船身者，幸未伤人。金门右营汤字五号船兵丁黄士达，被炮子打伤右膝，周文显被炮子打伤右腿，受伤较重。又海坛左营永字三号船兵丁杨得福，被铅子打伤左额角，丁华明被火药烧伤右手，受伤尚轻，并炸开四百斤铁炮一门等情。

臣与前督臣桂良，当以该夷船之潜来游奕，无非图销鸦片。迨经舟师巡查押逐，胆敢逞蛮抗拒，伤及兵丁，实属桀骜藐法，亟应严行剿逐，以示惩戒而资震慑。惟该镇所禀各情，有无未尽，受伤兵丁，果否仅止四名，伤痕轻重若何，现在各口门究竟有无夷船潜匿，即经会同密饬兴众水道列燧稽查，并委督署巡捕王江，前往确查核办。嗣据该道等先后禀覆情形，与该镇所禀相同。并据该镇续报：兵丁黄士达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因伤毙命，其周文显、杨得福、丁华明伤均平复。又据禀报：十二月初六、十六等日，探有夷船一只复来游奕。即时督率师船，轰击追逐，该船立即驾逃等情。查该兵黄士达，因公捐躯，情殊可悯，先经批饬优加恤赏，并当照例咨部请

恤,以昭激劝。

臣与前督臣桂良,正将办理情形,缮折奏报间,钦奉谕旨,飭查前因。臣查闽省洋面,向不准番舶往来,近年因奸夷图销鸦片,往往潜驶入境。现当粤省严行查办,闽省洋面毗连,尤须加意防范。节经臣与前督臣桂良,咨行水陆提镇诸臣,严密防堵,并将各兵船调集扼要处所,首尾相应,以壮军威。兹上年十月间,该夷船经舟师大加奋击,虽兵丁伤毙一名,而该夷船情形极为狼狈。嗣后虽屡冀潜来,而一经击逐,即畏惧远遁,其伎俩已可概见。惟当此吃紧之时,附近各海口,虽不敢公然停泊,而夷情狡诈,难保不由外洋倏忽闯入,断不容稍为松劲,以致养奸贻患。臣现仍严切咨行提镇道府厅县营汛严密防御,一经瞭有夷船,即行相机击逐,勿使逗留;一面侦拿通夷奸民,悉获究办,免致勾结覬覦。总期洋面肃清,烟毒屏绝,仰副圣主慎重海防,保卫民生之至意。

所有臣遵旨查明缘由,理合据实核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十二、兼署闽浙总督吴文溶奏为特飭

泉州府属严防英船窜入片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查夷船自节次轰逐之后,仍敢窜至游奕,其意总在勾结汉奸,销运鸦片。是欲杜夷踪,首在严察奸民私行出洋,勾通接济。

惟泉漳二府滨海之区,地势散漫,港汊纷歧,而泉州所属晋江、惠安二县为尤甚,无名小口,多至数十处,防范稍疏,即难保不乘间偷越。臣现特飭兴泉永道刘耀椿,于泉属各县扼要隘口设法防缉。并咨陆路提臣余步云,派兵二百名,酌遣明干备弁数员,暨遴委候补知县二员,檄交该道,相机布置,严立赏罚,无分昼夜,严密防堵侦拿。一面仍咨水师提臣,督率兵船,在洋巡察,遇有夷船

窜入，即行攻逐，毋许松动。总期水陆交严，互为声援，务收实效。所有现在办理情形，臣谨附片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十三、闽浙总督桂良等奏报申明林和国 贿送烟土案分别定拟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①(军录)

闽浙总督臣桂良、福建巡抚臣吴文焙跪奏，为拿获迭次通夷囤贩鸦片之奸民，并受贿庇纵之营弁，申明分别拟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前署督臣魏元烺于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会同臣吴文焙、水师提督臣陈化成，奏参运送鸦片之巡洋把总，请旨革职拿问，并请将延不禀报之尤知守备解任，严审一案。钦奉上谕：“此案福建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管驾哨船巡洋，代奸民林干等运送烟土，经该处民人见而喧嚷，被哨船兵丁开枪打伤，已据受伤民人朱及时等供指确凿。该奸民林干等系积惯贩烟，饬拿未获之犯，该把总不为截拿，转为代运，难保无伙同通夷情弊。分巡洋面之金门镇标左营署守备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延不禀报，该管右营游击施得高、署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总游硕坊不早揭参，又复具禀推诿，均难保无瞻徇放纵情事。当此查拿鸦片吃紧之际，断不可稍事姑容，林和国著革职拿问，黄挺秀、施得高、游硕坊均著解任，交该署督等提集应讯人证，彻底根究，从严惩办等因。钦此。”前署督臣魏元烺未及审办卸事，臣等钦遵转行，并严飭该管府厅县，会同委员，先后拿获奸民林牙美、林赤、林久三名，提同革弁林和国，同一干犯证押解来省，委员严审。

① 此为朱批日期。

兹据藩司吴荣光、臬司常恒昌，督同委员、福州府知府戴嘉毅等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亲提研鞫。缘林牙美、林赤、林久均籍隶晋江县，与在逃之林因、林干、林梨春即林丽春俱同族无服，林和国系金门镇标右营把总。道光四年间，林因起意囤贩鸦片，纠林牙美及林干、林梨春入伙，合出本银七千余元，赴广东澳门买得烟土十八箱，运回转买，以后每年贩运，不记次数。又道光八年，林因另雇能通番语在逃之蔡能等，先后赴澳门，勾引夷船来闽贩运鸦片，每年获利约计番银一万余元，作为三十股分派，该犯林牙美分得五分之一。十三年九月间，林因复令林牙美等携银前赴澳门，托已获办结之王略同赴噶喇吧夷船土议定烟价，先交定银，将夷船勾驶来闽，买得烟土三十箱，计价番银一万余元，散卖得利均分。十三年二月间，已获拟结之王费用价二百元向该犯等买土十块，其余买烟人姓名不能记忆，时经晋江县访闻查拿，林牙美随与林因等散伙逃逸。十九年正月间，林牙美独自起意囤烟贩卖，私置金益源商船一只，雇素识在逃之蔡跳等管驾，陆续收买烟土，囤积售卖。十九年二月初二日，雇不知情已获拟结之黄吉等为水手，船内暗藏烟土，希图赴台湾贩卖，驶至石湖海边，即经晋江县营兵役查拿，林牙美与蔡跳等各自凫水逃逸，当获黄吉等三名，起获烟土，讯明究诘。六月初间，林牙美稔知粤省鸦片价贱，起意勾引夷船运土来闽以便囤积，并诱人兴贩，从中抽利。因在逃素识之晋江县人林投能通番语，雇其赴粤省零丁外洋，勾引夷船一只，于七月初间同林投来闽，驶至惠安县辖接头外洋寄泊。林牙美恐营县堵拿，难以运土上岸，因林赤曾充钱民，可冀庇护，纠邀合伙兴贩，得利均分，林赤贪利允从，林牙美又邀林久与林投赴夷船搬运烟土。是月十三日，林牙美措备番银二千元，令林赤、林久、林投驾船赴夷船，买得烟土六千两，分装一、二箱，夷船另拨杉板小船二只，载运驾送。是日下午驶至后接破礁洋面。维时该官犯林和国经金门镇派令巡洋，雇募乡勇，林访、林寡并在逃之林厘、林都、蔡益、吴杉等扮作客商，分驾哨

船在洋巡緝，瞥見圍拿，搜出烟箱，搬過哨船。林赤因曾充林和國綫民，素日熟識，即至林和國船內懇其庇護，許送番銀七十元。林和國應允，即令杉板小夷船駛回，轉令鄉勇駛船護送，該鄉勇林訪等不敢違拗，駛船赴岸，適有蚶江船戶洪魚頭忽駕船駛至，并有民朱及時、林目、民婦林蔡氏等在河灘檢柴，瞥見喊嚷。林赤慮被追拿，即取哨船所帶鳥槍，裝點吓放，致砂子飛傷朱及時左胳膊、林目胸膛、林蔡氏左手腕。鄉勇林訪、林寡等畏懼，避入船內。經澳甲林士圓查知，就近稟知蚶江汛額外張捷高前往查拿。林和國已將烟土交與林赤、林久等搬回林牙美家內，告知前情，林牙美隨將番銀七十元交林赤轉送林和國收受。林牙美將烟土散賣，共得利銀五百元，給林久工資銀十二元，余與林赤等作為大小股俵分。張捷高查拿未獲，即經金門鎮總兵竇振彪風聞，飭傳林和國查詢，林和國捏以查拿鴉片被匪拒捕等情回復。當經臣吳文煊與前督臣魏元烺風聞，密行委員訪悉前情，由州差查受傷之林蔡氏傷已平復，飭傳具稟之澳甲林士圓并受傷民人朱及時、林目驗傷，訊供稟報，奏奉諭旨革審。茲經臣等親提嚴鞫，據各供認前情不諱。再三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此案林牙美前次听从逸犯林目勾引夷船，迭次伙販鴉片，迨經訪拿，不知悛改，復獨自起意勾結夷船，糾伙囤販鴉片至六千兩之多，自應即照新例問擬。林牙美一犯，合依沿海奸徒開設窩口，勾通外夷，潛買鴉片入口，囤積、發賣、圖利为首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臣等于審明后，即照例恭請王命，飭委臬司常恒昌、督標中軍副將副爾遜布，將該犯林牙美綁赴市曹，先行正法。仍傳首犯事海口懸竿示眾，以昭炯戒。林赤听从林牙美通夷，伙販烟土，賄囑革弁林和國庇護，復因民人朱及時等喊嚷，點放鳥槍，致傷朱及時等三人平復，殊屬藐法。林久听从林牙美，同赴夷船運土，即屬為從。林赤、林久均合依為從接引護送之犯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革弁林和國追獲通夷烟犯，不即解辦，復敢得賄護送，應照海口員弁收

受窳口财物，无论赃之多寡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林访、林寨俱充林和国船内乡勇，应听林和国约束，林和国获送烟土，势难违拗，迨林赤放枪之时，该犯等畏惧躲入船内，尚知畏法，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发落。林和国所受贿银及林牙美等所获贩运鸦片利息，及私置商船，分别查追入官。逸犯林因等防缉务获另结。至解任分巡洋面金门镇标、左营署守各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于该管洋面有奸民勾通夷船，贩运鸦片，营弁受贿护送，事前即毫无觉察，事后又延不禀报，虽讯无贖徇故纵情事，实属昏愆，应请旨即行革职。金门镇总兵窦振彪责任专阃，于所辖洋面有奸民勾结夷船，贩运鸦片，既毫无觉察，所属不肖劣弁，复不先行斥革，实非寻常失察可比。右营游击施得高、署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总游硕坊，于林和国受贿运送鸦片，虽在左营洋面并非所辖，惟林和国本系右营把总，该营员有考核之责，乃平时失于训饬，以致孰法婪赃，亦难辞咎。现当严查鸦片整饬水师之际，未便稍事姑容，均请旨交部严加议处。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拟办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十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速议

广东筹议洋务章程缘由折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①(上谕档)

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隆文跪奏，为广东筹议洋务章程遵旨速议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两广总督林则徐等议复御史骆秉章条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陈整饬洋务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速议具奏。钦此。”仰见皇上慎重海防，厘剔弊窦至意。

窃惟国家设立海关以来，外夷各商云集辐辏，原于准其贸易之中，默寓怀柔之意。近来夷情狡狴，与汉奸私相勾结，驯至鸦片入口，纹银出洋，百弊丛生，致烦查办。此非制之未备，法之不密也。盖招徕之道，得其情而后可以服其心，而制驭之方，峻其防而后可以祛其弊，未有内治不严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臣等谨将该督等议覆该御史原奏各条并立定章程之处逐款核议，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一、该督等议覆该御史原奏“慎选洋商，以专责成”一条，内称原折所指试办保充之弊，均在道光十七年以前，自奏改章程，仍复总散各商联保旧制等语。臣等查洋商与夷人交接，传宣言语，道达夷情，实为驭夷紧要关键，是以向例，必择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方准承充。但此辈人数众多，流品不无混杂。据该督等查明，现充各洋商尚无借资营运及纠伙明充诸弊，其作奸犯科者，均已陆续惩办。近来禁断夷人夹带烟土，新例愈严，所有各洋行轮流保办，尤须严切责成。倘有夹带分毫，不独该夷商照新例惩治，并保办之洋商亦干斥革治罪。嗟咭喇夷船不敢进口，职是之故。应请照该督等所议，随时留心访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负欠，不能诚笃殷实者，一经察出，轻则革退，重则治罪。务使咸知畏法奉公，而夷情亦可借以慑服矣。

一、该督等议覆该御史原奏“严禁孛毡，以防勾串”一条，内称夷语孛毡名目音同马占，即华言买卖人也。而汉奸即在其中，现经叠获通夷各匪犯，分别惩办等语。臣等查粤洋通商年久，内地民人与夷人相习，暗地勾串，在所不免。现在查办夷务，尤以缉拿汉奸为要，惟孛毡既无定名，汉奸亦无定数，总须严密访拿，俾各匪犯无容身之地，自然革面洗心，一归于正。应请如该督等所议，各洋行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册，送官查考。各夷馆所用工人看

门人等,均责成买办保雇。其买办责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责成洋商选择,仍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如查有营私舞弊,惟担保之人是问。此外私赴夷船代为经手买卖,或私称买办,接济食物各犯,并沿海渔民、蛋户贪利忘生之徒,均责成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拿究。至该御史原折所指之著名孖毡陈老春、无臭泳等二名,久已远扬,应由该督等悬赏购缉,务获究办。

一、该督等议覆该御史原奏“严禁夷人久住省馆,以绝弊源”一条,内称喳吨、嘍咭等夷,亦经尽数驱逐回国等语。臣等查定例:夷商于销货归本后,即随原船回国,立法至为严密。自喳吨、嘍咭等夷盘踞省馆,把持洋务,实为罪魁祸首。据该督等查明,喳吨已于十八年冬间被驱回国,其嘍咭及卖烟奸夷吡咭咭等十六名,亦于上年勒缴烟土后尽数驱逐回国。现在停止啖夷贸易,并不准该国夷人复行住省。至咪喇哩等国良夷,应请照该督等所议,各国夷人来粤贸易者,务令遵照定例,于销货归本后依限回国,即间有行欠未清,亦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厘。并于省馆周围地段安设栅栏,防闲出入,不准与内地民人私相交接。其进省出省,俱令委员按名点验,造册缴查,不得容其任意逗留,致滋流弊。

一、该督等议覆该御史原奏“禁止夷船湾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条,内称夷船到粤,停泊黄埔,向用西瓜扁艇剥货入省,其各项运货三板,均不许驶入省河等语。臣等查夹带走私等弊,全藉船只运送,本地瓜艇稽查尚易,若夷船停泊省河,防范尤难。据该督等查明,各夷商往来省埔所乘三板,或系有舱,或系无舱,船身本小,不能多载货物。先因三板往来,向无定额,易滋影射,于十八年十一月间设立编号顺字三板七只,载运夷人往来省澳。现因停止啖夷贸易,恐其冒混进省,现将顺字三板一并裁撤。所有咪喇哩等国需用船只,应请照该督等所议,由粤海关发给护照二张。凡各国夷人进省及寄信往来,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炮台隘口验明,方准内驶。其夷人三板概不准停泊省河,以昭限制。

一、该督等议复该御史原奏“内地洋银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一条，内称纹银出洋，经节次查办之后，较前大为敛迹。至各夷商置货余剩洋银，现拟不准带回等语。臣等查纹银出洋，大千例禁，而洋银则否，实则闽粤人之视洋银即与内地纹银无异。据该督等查明，此次夷船载运入口银洋，已经查验者二百七十三万二千九百余圆，其未验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是此时外来洋银实为旺盛，而粤东省城纹银价值亦渐见平减，似系禁止鸦片之成效。第夷情变幻不测，物力聚散无常，应请照该督等所议，责令洋商核明夷人带来洋银之数，务令以银准货，不使余剩带回。仍严督各洋商于夷船出口时切实查验，以杜弊混。

以上各条，臣等公同参酌，或变通旧例，或循守成规。通商所以裕民，贵兴利而除弊，抚近即以柔远，在因时而制宜，务当行之以实，持之以恒，则夷情无不悦服，而海防自就肃清矣。

所有臣等遵旨速议缘由，谨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十五、著将截留烟土之候选州同 王传心革职解审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惠吉奏访获贩烟人犯，讯有职官，请旨革审一折。此案荣信翔兴贩烟土，供系已故从九品王传书起意，王传书之兄王传心复经截留烟土一千两，显有知情合伙兴贩吸食情事，必应彻底根究。投效巴尔楚克屯田候选州同王传心，著即革职，解交该都统，提同全案人证研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

钦此。

十六、著将呈缴烟土之喀什噶尔外商 免罪并严密查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富兴阿奏查禁鸦片情形一折。喀什噶尔为极边扼要之区，近来外夷贩货，往往将鸦片烟土夹带进卡，必应严禁，以断根株。兹据该大臣查出夷商带来烟土二千二百六十余两，业已全行呈缴，姑念系属初犯，准其照限内全行呈缴之例，免其治罪。仍著严饬文武员弁并阿奇木伯克等，在于所属各处严密查拿。并著传知卡外各部落夷人，嗣后无许再有丝毫夹带鸦片进卡，倘有违犯，即从严惩办，以杜弊源而重边圉。

钦此。

十七、著将呈缴烟土之安集延民人 免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达明阿奏民夷人等首缴鸦片烟土烟具一折。和阗地处边隅，往来贸易民间如有夹带烟土，自应严行查禁。兹据该大臣奏称，安集延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外夷未及遽知禁令，一经阿奇木伯克晓谕，即陆续首缴烟土五百四十余两。准其照限内自首之例，免其治罪。仍著随时访察，净绝根株，不准稍有懈弛。

钦此。

十八、著将呈交烟土之克什米尔 商人免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传：

恩特亨额等奏，夷商呈缴烟土九万七千九百余两。据该大臣等奏称，该夷商等常年贸易，极为恭顺。此次远在各庄未能周知禁令，并非有心藏匿，途经伯克等严查，即随同携烟呈缴，尚属畏法。所有克什米尔夷商训里木爱里等一十三名、叶尔羌回子那斯尔等二名，均著加恩免其治罪。

钦此。

十九、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办闽省 英船寄泊售烟并讯明水师获盗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臣邓廷楨跪奏，为会同查办闽省事件大概情形，并讯明哨船获盗，弁兵受伤确情，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旨：“著派祁寯藻、黄爵滋驰驿前往福建，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楨查办事件。所有随带司员，著一并驰驿等因。钦此。”臣黄爵滋跪聆圣训后，率同司员刑部主事雷以诚、罗天池，于十二月廿八日由京起程，本年正月二十二日行抵江苏无锡县，与臣祁寯藻会齐前进，于二月十八日驰抵福建省城。臣邓廷楨先于十四日到任视事，当即将御史杜彦士原奏四件、片奏一件公同阅看。

如所奏夷船往来寄泊，销售鸦片一款，关系最重，自非杜绝来源，无以肃清流弊。臣邓廷楨先与抚臣吴文熔严定章程，咨会水师

提督,并礼委兴泉永道刘耀椿、汀漳龙道李昭美分投督办。臣祁嵩藻、臣黄爵滋复会同飭司详悉筹议,并将该御史原奏所指奸民勾通、弁兵包庇各情节,及贩运销售地面,逐一严密确查,以凭彻究在案。其战船敝坏一款,核与堵御夷船相与表里,稍有弊窦,贻误匪轻。当经密访藩臬两司严查,现在四厂战船堪用者若干只,敝坏者若干只,何员承修草率,何船应修不修,应拆造不拆造,及验收之武弁如何需索陋规,逐一确查,以凭惩办。

又所奏金门镇总兵窦振彪、汀州府同知齐承厚、海澄县知县石彦恬吸食鸦片一款。臣等一面密调来省,一面派委干员搜查各该员衙署,有无烟膏、烟具,解省审办。又所奏前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因索规不遂,始行查拿烟犯一款。现经调取案卷,查拿书差及案犯施姓家属来省,以便严究。又所奏同安县盗役王、高、刘、陈等被控舞弊一款,亦即委员拿解究办。其余所奏漳、泉二府械斗盗案及行使夷钱各款,有应调卷查核者,有应勒拿严办者,有应严议仿禁者,均已次第飭行。惟犯证卷宗多在漳、泉,提解有需时日,一俟查核到日,即行逐款究办。

又原奏内称,上年十月初五日,水师提督在东浞塔仔脚等处查知盗船四只,内有贼匪数百人,督兵往拿。该匪等率党拒捕,殴毙兵丁一名,受伤甚众,该提督亦被殴伤。直至格斗多时,营兵环集,始拿获盗船一只,贼匪数十名,其余三船均被逃逸等语。臣等查此案,业经前兼署督臣吴文焙提省审办,其盗匪人数多寡及盗船之有无逃逸,提督之是否受伤,自应就近提集现犯确究,方昭核实。当即督员提犯严鞫,据首盗杨春即林杭供,上年九月间,与伊戚林东商允下海行劫,置有钩艚船一只,携载枪炮火药。是月二十八及十月初二等日,伊与林东分邀得黄协等六十人入伙,并掳得吴得等五人在船服役,共计六十五人,先后上船,船旁随带白底小船一只,预备汲取淡水使用。初五日早驶至东浞塔仔脚洋面,遇见艚船商船一只,旁系脚船一只,伊等与林东等抢过商船,将事主关禁舱底,伙

盗黄协等在本船接赃。伊等见商船宽大，起意占据，即将枪炮火药搬过商船。维时有弁兵哨船四只赶至，开炮攻击，将钩艚船打沉，伊等在商船用磁器掷打，并开炮将弁兵打伤，伊等三十七人当被拿获，林东等十三人并不知姓名十一人落水身死。惟林琴等四人驾坐白底小船逃逸，此外并无伙盗船只脱逃之事，彼时亦未见提督坐船，无从将提督打伤等供。复提伙盗黄协等隔别严审，金供无异，质之事主萧祖等供俱相符。是首伙盗犯实止六十五人，当时拿获三十七犯，被打溺毙二十四犯，在逃四犯，提督并未受伤，似属可信。

又查原验案卷，计毙毙兵丁陈达元一名，受伤武弁许奕盛一员，受伤兵丁庄再兴等十三名，核与原奏所称，殴毙兵丁一名，受伤甚众之处，尚属符合。惟在逃盗船实止一只，逃盗亦止四名，与原奏稍有参差。此案盗犯应由该督抚照例奏明办理，并勒缉逸盗林琴等务获究办。

所有臣等查办大概情形，并讯明水师获盗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臣邓廷楨现委延建邵道徐继畲、署福州府知府胡兴仁、福宁府知府史致蕃，会同司员等襄理各件，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奉上谕：另有旨。钦此。

二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提督 关天培应否缓期展覲事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提臣展覲届期，应否缓俟夷务办竣再行奏请，恭折恳祈训示事。

窃准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咨称，该提督于道光十四年九月在江苏苏松镇总兵任内钦奉恩旨，简放广东水师提督，并蒙谕令驰

驿速赴新任。遵于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到粤任事。嗣于十六年十一月，距前次十三年陛辞出京，计已三年届满，当经恭折奏请陛见，钦奉朱批：“海疆重任，加意核实整顿，下届再行奏请陛见可也。钦此钦遵在案。”今扣至十九年十一月，又届三年期满，例应陛见。惟现在夷务尚未办竣，不敢率陈，应否具折奏请，备文咨商到臣。

臣查广东水师提督统辖全洋，且驻扎虎门最为紧要海口，夷船出入皆所必由。近因暎夷反覆靡常，钦遵谕旨，断其贸易，而该国船只于驱逐出口之后尚在外洋逗留，筹画剿防正值十分吃紧。关天培于夷情洋务极力讲求，在粤五年有余，并未携带家眷，其母亲年逾九十，亦不敢顾及乌私。前届应行请觐之期，恋阙固极心殷，而防海尤为责重，应否缓俟夷务全行就绪，海洋一律肃清，再行奏请陛见之处，未敢擅便。相应恳请训示，恭候命下，臣当咨复该提督敬谨遵行。

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朱批：必当先其所急，可奏请时再行奏来。钦此。

二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被逐英船仍逗留 外洋及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暎夷被逐出口之后，仍在外洋寄旋逗留，现将拢近夷船各匪船痛加烧毁，拿获接济汉奸严审惩办，使奸夷无所希冀，以免观望售私，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奉谕旨：“断绝暎咭喇贸易，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当经钦遵办理，并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复严禁他国夷商，不许私代暎夷带运货物，即他国货船出入盘查搜验，亦皆加倍从严，业经节次奏蒙圣鉴在案。查暎夷货船自驱出外洋之后，节据引水人

等查报，陆续起碇扬帆驶出老万山外夷洋者，约有十余只，而观望留连不肯舍去者，尚复不少。并有新从彼国来粤，已过老万山始知封港，因不准进口，只在外洋徘徊寄泊者。臣等既将该夷乞恩之稟严行批驳，坚与之绝，复令赉给批稟之通事引水等，严切传谕。以此次封港，系钦奉大皇帝特颁谕旨。因该夷抗违法度，不许在粤通商，断难希图影射。若不作速回帆，设遇风火不测，皆尔等自作之孽，虽悔何追。惟该夷贪狡性成，带私者固思乘间觅售，即载货者亦岂甘心弃地。而义律虚骄素著，未曾受此折磨，今断其贸易，布其罪状，伊既全无颜面，势必别蓄诡谋。于是海上传闻，谣言不一：有谓该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有谓来船一二只满载炮火，将逗留之货船尽扮兵船者；有谓该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将新烟载回夷埠，今贸易既断转无顾忌，奸夷载去别货，仍将鸦片换来，设计诱人玩法者。

臣等窃思前两说本系恫喝，固不足信。而自去年责令缴烟以后，各处海口早已戒备不虞，况此时既绝其通商，岂可不防其叵测。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吐噠、哗喻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舶特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朱批：所见甚是。）惟后一说，以为贸易既断，转无顾忌，传闻货去烟来，如果蓄此奸谋，倍当防其流毒。盖粤洋渔船蛋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者，无不远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徕，咱以倍蓰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利愈重则命愈轻，故夷船寄碇虽遥，而冒险犯法以趋之者，闻已渐相环集。此又断其贸易之后，更出一种私弊，不可不亟亟剿除者。

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天培密

商，将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蛋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用此等民人以为水勇，先赴各洋岛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各船俱睡熟，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将此等环护夷船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此臣等筹画之办法也。

兹接关天培函称，正月二十七日丑刻，原任游击马辰带水勇四十名，由东涌上下濠前进，加都司銜之守备卢大斌带水勇头目卢麟等，由屯门前进，以都司用之守备黄琮由后海、青山前进，把总杨雄超带水勇四十名，与千总王应凤、外委朱镇邦、余兴邦、黄文祥、区镇江，各由长沙湾前进。将近夷船寄碇之处，出其不意，一齐发火，复将喷筒火罐乘风抛掷，烧去屠牛换土之大海船一只，买运烟土之艚船一只，大买办艇一只，大扒艇一只，虾筍办艇三只，杂货料仔艇一只，卖果子糕饼之扁艇十五只。又将夷船高头三板前后延烧，该夷驾驶逃开，扑救渐息，未经沉没。又烧毁海中沙滩所搭篷寮六处。所有通夷各奸民，除在船烧毙及凫水脱逃淹毙不计其数外，生擒身穿夷裤、脚穿夷鞋之匪犯黄添福，及接济匪犯陈水生、乔亚先、林亚长、钟亚受、刘亚五、袁亚二、巫亚二、梁得胜、林亚得共十名，派委各弁管解来省审办等情。臣等查此次烧毁运土及济夷匪船大小共二十三只，篷寮六处，除烧毙淹毙各犯外，生擒十名，（朱批：甚好。）不惟足慑汉奸之心，亦可以寒夷之胆。现将解到各犯严审重办，以示儆戒。出力之弁兵水勇由臣等分别超拔奖赏，以昭激劝。并飭时加查探，如夷船尚未远扬，匪船旋又趋附，仍当相度潮信风势，再予会合焚烧。缘奸民贪利忘生，怨创不得不重，（朱批：极是。）而奸夷诱人玩法，拒绝亦不得不严。至别国出入夷船，均遵禁令，出具不敢夹带鸦片，并添具不敢暗代嗅夷运货切结。臣等仍多派妥千员弁，于各口加倍严查，总期杜弊清源，以仰副圣主训谕谆谆之至意。

所有现办情形，臣等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

豫堃，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朱批，所办好。另有旨。钦此。

二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责令

澳门葡人驱逐英人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再，澳门寄居西洋夷人历三百年之久，货物自行收税，盖屋转赁他夷，啖咕喇人早已垂涎其地。自嘉庆十三年间，啖夷突占澳门炮台，旋经天朝官兵驱逐，从此西夷始有戒心。而澳中夷众，良莠不齐，难保不被啖夷勾通煽诱，必使该夷官明于大义，上感天朝恩泽，下顾夷众身家，始可固藩篱而资捍卫。

上年啖夷义律于缴清鸦片以后，即有在澳门装货之请，经臣林则徐严切批驳，不许开端，伊之诡计不行，因而多方违抗。七月间将澳内五十七家啖众全行驱逐出澳，散住各船，而该夷每以三板驶近澳门，潜行窥探是其处心积虑，未尝一日忘也。嗣既不准通商，尤恐其铤而走险，故于澳门水陆加倍严防，既经前督臣邓廷楨奏请，将新升南澳镇总兵惠昌燿暂留香山协之任，复与臣等奏请，将高廉道易中孚驻澳弹压，均蒙圣慈俞允。其水陆官兵陆续调派分布澳内、澳外要隘者，各数百名，计已足资策应。

惟澳地三面皆临外海，啖夷货船，自经逐出之后，仍恃有吐噍、哗咆两兵船为之护符，不免乘间游奕。本年正月初间，义律等潜放三板，私行入澳，臣等接禀，即飭严拿。旋据该道易中孚等以西洋夷目禀称，澳内华夷杂处，若兵役围拿，恐致扰动，恳请稍缓，自必驱逐等语。臣等谕令限以日期，驱逐净尽，若过期尚有啖夷在澳，西洋贸易亦即暂停。盖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为把握。自责令西夷驱逐啖夷之后，义律已即出澳，而尚有啖夷哩喱、啞啞二名逾期未去。臣等当将西夷贸易

示谕暂停，一俟暎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缘西洋夷人在澳内者，有天朝声威可恃，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则畏暎夷之强，顾后瞻前，情所难免。臣等责其容留暎夷停其澳中贸易，则西夷有词可借，而暎夷遂无地可容。迨其逐去而贸易复开，仍无损西夷生计。但系驾馭权宜之术，不敢明宣，惟有据实密陈，仰乞圣明垂鉴。

至现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谕旨：“据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又另片奏，澳夷互市，定以限制，著悉心妥议具奏等因。钦此。”容臣等与水陆两提臣暨粤海关监督备细熟商，总期计出万全，始敢筹核定议，另行会折覆奏。

再，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兹臣等访获暎夷与西洋往来书信六封，密令谙晓夷字之人译出汉文，另录清折，恭呈御览。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朱批，从长计议，务出万全。钦此。

二三、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密举 张成龙为南澳镇总兵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再，闽粤之南澳镇兼辖两省海洋，实为扼要关键，必须镇臣得力，不避险难，始能截断夷船，不使此拿彼窜。上年该镇总兵沈镇邦因循不振，经臣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恭奏，奉旨降为都司。其时该总兵缺，轮应闽省督臣委署，当准咨会，以参将陈国荣护理。嗣奉简放总兵惠昌耀，因其由香山协升授，尚未卸任，而所辖之澳门正极紧要，是以又经邓廷桢奏请，将惠昌耀暂留香山协之任，以期防澳得人。

惟南澳为闽粤两省要区，以参将护理总兵，资望本浅呼应既恐不灵。闻陈国荣年已六旬，若欲吃紧防洋，似须择人接署。惟水师人才难得，臣昔在江南所见，自关天培而外，惟已升浙江黄岩镇总兵

之张成龙心端守洁，勇往直前，在水师中洵属不可多得。虽于粤洋情形未熟，然其志向才守，一经习练，即可有为。此时各省水师以广东为最要，而广东各镇以南澳为最要，圣主量才简用，自有权衡。

臣为海疆需人起见，不揣冒昧，谨附片密举所知，伏候钦定。不胜悚切。谨奏。

附件：访获之义律等与葡人往来密函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奏呈

谨将访获暎夷义律、吐喀与澳门西洋兵头近日往来密信六封，译出汉文，钞录清折，恭呈御览。

· 暎咭喇领事义律寄澳门西洋兵头信

义律寄信与西洋兵头敦阿特厘阿加西阿打西尔威拉宾多。

现在暎咭喇在中国贸易首领事，为钦差及省中官府所行强霸之事，我今以暎咭喇国家之名，恳请求准将暎人存下货物运至澳门，囤贮栈房，依澳门章程纳税。今我所求之事，并非立意欲破中国人所定之章程，将暎国货物在澳门出卖与中国人，不过立意欲将暎国之货物放于平安之地步，使各空船可以开身。我今不必多言，惟望尔贵人施仁厚之德与暎咭喇之人，我甚感激不浅。至我时常思想欲将澳门变为长久大利益之处，我等思想之事时候已至，欲将货物交澳门代理发卖，其权系在尔贵人手上，以我想来，此事亦并未破中国人所立之章程，今我求尔贵人熟思此事。

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初一日，在澳门洋面窝拉疑兵船上。首领事义律印此。（外夷本年正月初一日，乃是内地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理合声明。）

西洋兵头回信

西洋兵头回复管理暎咭喇在中国贸易首领事贵人义律之前

明鑒。

澳門兵头等接得正月初一付来之信，欲将啖咭喇船上之货物搬到澳门，不过欲将各货放于平安地步，使各空船可以回国。观此信中之事，我见得自己不能有如此大权回答此件大紧要之事，兼以须依管理澳门地方之法律，我亦无如此大权可能定夺此事，故我即将首领事之信知会此处之西拿底，大家商议。我等心中虽欲应承，惟因中国官府禁止我等不准与首领事有来往，我等虽欲将就首领事，惟因例禁，不能如我等所愿，故不得已推辞首领事所请。现在我等并不为所失不能在澳做中国与外国贸易之利益而忧愁，乃为不能遵首领事请带货物到澳囤积之事而忧愁。现在我亦不必多写书信，解明因何不依首领事所请带货到澳门囤积之事，盖首领事曾在澳门居住数年，谅已知道在澳西洋人与中国官府之交情。尚望忠厚之啖咭喇国王保护澳门，以免我等受从来所未受过之艰难危险。今我等已定夺，不能如首领事所请，故特写此回信与首领事，求首领事明鉴体察。

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六日，在澳门。敦阿特厘阿加西呵打西尔威拉宾多印此。（外夷本年正月十六日，乃是内地上年十二月十二日，理合声明。）

啖咭喇夷官吐噍致西洋兵头信

窝拉疑兵船船王吐噍寄信与西洋兵头敦阿特厘阿加西呵打西尔威拉宾多。

我现在实不隐瞒尔贵人，因为中国官府出如此严重之告示，粘在澳门墙上，其中言语啖咭喇住澳之人读之尽皆惊惶。尔贵人亦知道保护啖咭喇人之性命乃系我之专责，目下之事乃关于我之重任，欲遣一只兵船进至澳门港口，不独为保护居住之啖咭喇人，亦可以守着澳门，以为有事时退步之计。而兵船进澳门，并无打仗之意，我甚愿意尔贵人不必理我等与中国之事，如此我亦十分恭敬尔

贵人。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澳门洋面窝拉疑兵船上。吐噍印此。（外夷人二月初四日，乃是内地正月初二日，理合声明。）

西洋兵头回信

接尔贵人来信，云要遣兵船一只进澳门港口之事，似是与我等国中对敌。盖兵船进口乃历来禁止之事，即尔贵人之国家亦未必令尔攻敌我等之道理。当水师官特鲁里时，亦并未有带兵船进澳门港口之事。今尔贵人之非，我特讲明，如果欲遣兵船到澳门港口，乃是不公义之事。现在尔贵人所行之事，与尔贵人去年所见甚是不同，尔贵人若如此言行相违，我必将尔贵人之事声明与暎国及我等国家知道矣。伏圣上天保护于尔贵人。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澳门。敦阿特厘阿加西呵打西尔威拉宾多印此。

吐噍又寄西洋兵头信

我今对尔说知，尔于本日付来之信，我已经收到。今复有信与尔贵人，现在啖咭喇人要在西洋旗下居住，尔肯保护否？抑或尔竟任啖咭喇各人，如前六个月被人苦磨，不肯保护耶？如果实是不能保护啖咭喇人，须要啖咭喇人离去澳门，尔贵人据实说明，我亦立将兵船撤去，离此处澳门港口，并即将尔所说之话知会我本国之人。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窝拉疑兵船上。吐噍即此。

西洋兵头回信

本日内附来问我之信，缘我乃系我等国王命来代理此处事情之人，我今明回答与尔。此处地方与我等国王所管之别处地方不同，管别处地方可以给别国人居住，若此处给别国人居住，此处地方之居民即不得安静，及受惊吓之事，断断不能。难道现在啖咭喇

人到船居住,岂即有各样扰害乎?岂必须到此处居住以为保护乎?前时啖咕喇人在澳门居住,我亦曾一体保护,此乃实在事情,人所共知,管理在中国之啖咕喇贸易首领事曾赞扬于我,即尔自己亦曾称扬于我。惟现在此处之事情已比从前不同,中国人一封禁伙食,所有各样贸易事务皆已败坏矣。尔亦知道我等国家与中国相交之章程律例,除欲破坏船只到来修理之外,从未有何等船只进至澳门港口。我今以我等国家之名,请尔出令吩咐海阿新兵船离去此处港口,俾我可尽心保护我国家之人民在此地方得以平安。啖咕喇人不要想我留他们在此处居住,我亦必守与中国人所定之章程,定不肯违背之。只是中国与暎国两边之事,我皆不理,如在尔之第一封信内所说一样。在尔不过系为尔自己所受之重任,故行如此冒失之事,以违犯我等之法律,在此等行为,岂得谓之好道理?此封信乃我在议事亭与西拿底等会议时所写。

在尔只是指示啖咕喇人不在澳门居住之难处,并不愚及西洋五千人 为啖咕喇人朋友之情,亦受重累。自首领事回到此处之后,所有之贸易皆要停止,所有之税饷为西洋兵丁之费,以为保啖咕喇人平日之平安,尔亦当思念及之。尔若不念我对尔说之事,我即将近来九个月内所有之事宣布与通天下知道,求各国依公义判断。我又对尔说知,尔所行之事不独犯我国法律,乃亦有犯于啖咕喇国家之法律。伏望上天保佑于尔。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议事亭内。敦阿特厘阿加西呵打西尔威拉宾多印此。

朱批:览。

二四、著将福建已革府经历顾培 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桂良等奏请将原参已革代理知县发往军台效力一折。此案已革前代理晋江县事、泉州府经历顾培，于营弁拿获搭坐施金船只之吴勤娘交审，并不究出实情，迅速跟拿，以致要犯施金日久远扬，实属玩误。顾培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逸犯施金、蔡华等，仍著该督等飭属严缉务获。余依议。该部知道。

钦此。

二五、著将彭凤池以知县遇缺即补 马辰以都司归部即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差遣各员得力，恳请恩施等语。湖北汉阳县县丞彭凤池、已革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前经降旨交林则徐差遣委用。兹据该督等奏称该二员不辞劳瘁，随时差遣得力。彭凤池著发回原省以知县遇缺即补。马辰著准其以都司补用，归部即选，以示鼓励。该部知道。

钦此。

二六、著将广东暂革副将韩肇庆革职 毋庸交部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奏请开复暂革副将仍交部议处并令休致一折。广州协副将韩肇庆，于蒋大彪等两次得赃舞弊毫无觉察，虽据该督申明尚不知情故纵劣迹，究属有乖职守，且又精力就衰。韩肇庆著即革职，毋庸再交部议。该部知道。

钦此。

二七、著将查拿鸦片出力之典史谭木 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富呢杨阿奏请鼓励拿烟出力之典史等语。陕西咸宁县典史谭木，著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该部知道。

钦此。

二八、著将广东查办洋务出力之知州 余保纯等分别议叙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查明筹办夷务出力员弁遵旨保举并开单呈览一折。广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著遇有不论何项知府缺出，即行

奏补，仍交部从优议叙。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佛冈同知刘开城、临高县知县蒋立昂、南海县知县刘师陆、番禺县知县张锡蕃、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乐昌县知县吴思树，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通判李敦业，著免补本班，以同知升用。龚耿光著补缺后以知州升用，试用知县寿祺、方玉达、殷作梅、陈裕乖，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广州府经历彭邦晦，著以知县补用。候补县丞张起鹏，著以县丞即补。候补州判丁日生、候补府经历县丞罗江、候补府经历朱甸霖，均著于补缺后以应升之缺升用。五斗司巡检殷辅，著赏加州同衔。乐会县典史徐守和，著以县丞补用。候补从九品姚恭训，著补缺后以县丞补用。候补监知事陈峻，著补缺后以场大使补用。候补县丞李锡绶，候补从九品钮兆祺、王贻槐、明兆台，均著尽先补用。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著赏戴花翎，加参将衔。候补守备何芳，著赏戴花翎，遇缺即补。提标后营额外卫佐邦，著赏戴蓝翎，以千总升用。增城营参将陈连升，著以副将升用。肇庆水师参将张斌，著赏戴花翎。香山协都司洪名香，著以游击升用。新会营守备伍通标，著以都司升用。督标千总黄者华、把总张九经、抚标把总刘文凤，均著赏戴蓝翎。未入流关东著以外海水师把总改补书吏，李裕昌著以从九品归部尽先选用，何丙勋著扣满年限以从九品归部尽先选用。该部知道。单并发。

钦此。

二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严议林牙美等迭次贩烟并营弁受贿庇纵一案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朱折）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准刑部咨称，议复调任闽浙总督桂良等奏，福建晋江县奸民林牙美等迭次勾夷囤贩鸦片，并受贿庇纵之营弁申明分别拟办一案。

此案已革把总林和国追获通夷烟犯不即解办,复敢得贿护送,应照海口员弁收受窑口财物无论赃之多寡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解任分巡署金门镇标左营守备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于该管洋面有奸民勾通夷船贩运鸦片、营弁受贿护送事,前既无觉察,事后又延不禀报,虽讯无贖狗故纵情事,实属昏愎,应请革职。金门镇总兵窦振彪责任专闕,于所辖洋面有奸民勾结夷船贩运鸦片,既毫无觉察所屬不肖劣弁,复不先行斥革,实非寻常失察可比。右营游击施得高、署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总游硕坊,于营弁受贿护送鸦片,虽在左营洋面,并非所辖,惟林和国本系右营把总,该营员有考核之责,乃平时失于训飭,以致執法婪赃,亦难辞咎,均请交部严加议处。恭候命下,移咨兵部照例办理等因。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旨:“林和国著即处绞,林赤、林久俱依拟应绞,著监候,均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等因。移咨到部。”

查新定严禁鸦片烟章程内开:沿海员弁人等收受窑口财物,纵放烟土,犯该绞决者,失察之该管上司降三级调用,兼统官降三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又定例: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议,查照本例,酌量加等等语。此案据该督原奏内称:署福建金门镇标左营守备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于该管洋面有奸民勾通夷船贩运鸦片、营弁受贿护送,事前既无觉察,事后又延不禀报,虽讯无贖狗故纵情事,实属昏愎,应请革职。金门镇总兵窦振彪责任专闕,于所辖洋面有奸民勾结夷船囤贩鸦片烟土、属弁受贿护送,既毫无觉察,又不将不肖劣弁先行斥革,实非寻常失察可比。署守备事、千总游硕坊,游击施得高,于营弁受贿护送鸦片,虽在左营洋面并非所辖,惟林和国本系右营把总,该营员有考核之责,乃平时失于训飭,以致執法婪赃,应请交部严加议处。臣等查该管官黄挺秀既经该督照例加等奏请革职,应如所奏,将署守备事千总黄挺秀即行革职。所有失察之总兵窦振彪等经该督奏请交部严加议处,亦应照例加等核议。应请将福建署金门镇标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

总游硕坊，金门镇标右营游击施得高，均照沿海员弁人等收受窗口财物、纵放烟土，犯该绞决失察之兼统官降二级留任例上加等，各议以降四级留任。金门镇总兵宴振彪，照降一级留任处分上加等，议以降二级留任，系属公罪。可否准其抵销之处，恭候钦定。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俱不准抵销。

三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 防缉山东海口鸦片章程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①（上谕档）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会议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酌议防缉山东海口鸦片章程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查各省海口情形不同，要在因地制宜，稽查周密。山东省滨海各属江、浙、闽、广商船贸易往来，难保无夹带烟土，希图获利，自应各就口岸层层稽查，庶职有专归而功收实效。

据该抚所议章程六条，如所称东北两汛无定口岸，宜添委文武大员专司稽查。臣等查商船夹带鸦片，一经入口，即难保无奸商勾串售销。且东北两汛无定口岸，商船去往靡常，又各口距城穹远，地方官势难兼顾。东汛之荣成县偃、石二岛，惟石岛设有巡检一员，距偃岛百余里，鞭长莫及。东汛之蓬莱县庙岛，孤悬海外，无员驻守，向遇南船盛行，惟登州府委佐杂二员分赴该二岛巡查。此外北汛之文登、福山等县，虽设有分防巡检专管海口，而微员稽查难周。该抚请于每年五、六、七月商船较多之时，责成登州府同知，并由登州镇总兵遴委都司一员，会同该同知，督同分防各巡检及水师巡

^① 此为朱批日期。

哨武弁，在東北兩汛各口岸梭織巡查，盤驗收口商船。如有夾帶烟土，即行查拿，仍令將查驗商船字號、人名稟報該撫衙門備案。倘該船在別處搜獲鴉片，即將該同知等嚴行參處，應如該撫所議辦理。

又所稱南汛有定口岸，商船入口，應令印官親詣盤驗。查膠州之塔埠頭，即墨之金家口等處，雖設有巡檢千把總等官，惟該船入口交易為時較久，難免內地奸匪勾結、賄申兵役、囤販烟土等弊，非微末員弁所能彈壓，應如所議。嗣後海船入口，即令守口巡檢報明該州縣印官，親詣該船，照票盤驗，方准開船卸貨。至該印官如不親詣查驗，致有夾帶私販情事，別經發覺，該撫請將該管官照失察例加等議處等語。吏部查定例：拿獲烟販入犯，審明系由何處購買，何人經手包庇護送，何處上岸，經過何處。查有私販包庇情事，州縣官知情故縱者，革職。私罪。受賄故縱者革職治罪。私罪。如失于覺察，系吏役犯該斬絞立決者，該管官降二級調用，犯該斬絞監候者，降一級調用；犯該軍流者，降二級留任；系民人、犯該斬絞立決者，州縣降一級調用；犯該斬絞監候者，降二級留任；犯該軍流者，降一級留任。俱公罪等語。今據該撫奏稱，海船入口，即令守口巡檢報明印官，親詣該船照票盤驗，方准開船卸貨。如不親詣查驗致有夾帶私販情事，別經發覺，將該州縣官照失察例加等議處等因。應如該撫所議辦理。應請嗣後如有海船入口，該州縣官親詣該船盤驗，方准開船卸貨。如有夾帶私販情事，別經發覺，查系該州縣官並不親詣查驗者，將該州縣官照失察例加等議處。刑部查原奏所稱，并令各州縣沿海各住戶逐一清查，取具五家互保，一家有犯，四家不首，一體治罪等語。系慎重海洋起見，應如所奏。嗣後沿海各行戶，應令該管各州縣逐戶清查，取具五家聯保，一家有犯，四家不首，一體治罪。

又所稱沿海小口岸宜一體防范。查該省諸城縣之宋家口、董家口，利津縣之牡蠣嘴，海丰县之大沽河，日照縣之夾倉口、龍汪口，及掖縣境內各口岸，雖設有巡檢專司其事，亦恐微員查察難周。

应如该抚所议，责成青州、莱州、武定各府同知及沂州府水利通判，随时亲赴各口岸督饬稽查。如商渔各船偷运烟土，别经发觉，将该同知通判一并参处。

又所称杉板小船宜编号稽查。查海船卸货必用小船剥运，此等小船沿海甚多，出入口岸，易滋偷漏。应如所议，令各州县编列字号，仍令十船出具连环保结。如有奸商托运烟土，呈首者每烟一斤，地方官捐赏制钱一千文。本船隐匿，别船首告，亦准照此给赏。若别经发觉，除本船户照例治罪外，出结各船户照知情不首例究处，各船并迫入官，以示惩戒。

又所称岛屿港汊及旧有海口宜一并查察，以期密益加密。查该省岛屿向例，止于冬间派员编查一次，防范尚未周密。沿海港汊既恐奸商勾通附岛居民偷运烟土，其招远、莱阳、栖霞、潍县、昌邑、乐安、寿光、沾化等县，旧有海口处所虽经淤塞，亦恐有小舟乘潮潜入，皆宜一体巡查。应如该抚所议，令各州县督率佐贰，将各岛居民随时编查，仍令该管道府，择其紧要之处，派员帮同稽查。再令该管同知，于每年春秋二季亲往抽查一次。沿海港汊，并令该州县会同营汛，派拨兵役专驻巡防。如有奸商勾通附岛居民，偷运烟土，即将该兵役等分别治罪。其招远等各县淤塞旧口，亦令该管官拨派兵役查察，不得稍涉松懈。

又所称内外洋宜令文武各员分查，以专责成。查山东省海船多系过往停泊，有收口不收口之分。其收进口岸，与地方奸民勾串，偷运烟土，文员之责较重于武弁。若船在外洋并未收口，另雇小船起卸烟土，其责实在水师。该抚请比照海洋盗案，内洋失事，文武同参；外洋失事，专参武弁之例。内洋以文员为专查，武弁为协查，外洋专责水师，请旨飭部议立专条等语。吏部查例载：海洋盗案，外洋失事，文职免参。内洋失事，承缉之文职印捕官照例参处。又定例拿获烟贩人犯，申明系由何处购买，何人经手包庇护送，何处上岸，经过何处，查有贩卖包庇情事，照例议处。今据该抚

奏称,海船停在外洋并未收口,私雇小船起卸烟土,文员不涉外洋,无从查察,其责实在水师武弁。请比照海洋盗案,内洋失事文职为专查,武职为协查;外洋失事,专参武弁等因。查海船兴贩烟土,停在外洋并不收口,文员不涉外洋,无从查察。如私雇小船起卸,驶入内洋偷运进口上岸,即将该管文职各员照例分别议处。兵部查拿获烟贩人犯,申明由何处购买,何人经手包庇护送,何处上岸,经过何处,查有贩卖包庇情事,专汛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私罪。如失于觉察,系兵丁犯该斩绞立决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罚俸六个月。俱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系民人犯该斩绞立决者,专汛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专汛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专汛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九个月,统辖官罚俸六个月,提督总兵罚俸三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随即自行拿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获犯究办,俱各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若沿途经过并无包庇贩卖情事,专汛官失于查拿者罚俸一年。公罪。又定例洋面巡弁以千把为专巡,外委为协巡,都守为分巡,副参游击为总巡,总兵为统巡。随巡官有随统巡者,有随总巡者,有随分巡者,各按所随之人处分,一律议处各等语。应请嗣后内洋口岸有偷运鸦片等事,即将专汛该管武职各官照例分别议处。外洋商船有偷运鸦片等事,其专巡、协巡官即照专汛官例议处,分巡官照兼辖之例,总巡官照统辖之例,统巡官照提督总兵之例,分别议处。

其随巡官亦即各按所随之人处分，分别核议。庶几责有专归，不致互相推诿矣。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合词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

三一、江苏巡抚裕谦奏报遵旨 预筹防堵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朱折）

再，臣接准兼署督臣麟庆咨会，钦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

臣维堵御夷路之道，其要首在守门户固藩篱，使之无隙可乘。尤在肃清堂奥，备御紧严，则夷人虽譟，自无所施其伎俩。江省洋面，虽外无屏障，而内多沙礁，重大海舶，不敢深入内洋。惟苏松镇属与浙江定海镇交界，洋面水势稍深，若遇东南风顺，可由浙江之尽山洋面，斜驶径入该处附近宝山县之吴淞口，故议海防者，以吴淞口为江南第一紧要口岸。但口窄沙胶，仅能容经行内洋之内地商船，不能容涉历大洋之重大夷船。即如道光十二年，啖咭喇夷船驶至浙江交界之羊山洋面，不敢遽进，即行寄碇。十五年亦然。就此而论，江省洋面，当以尽山为门户，与浙江交界之东南一带为藩篱，吴淞口为堂奥。现经兼署督臣咨会，浙省责成苏松镇总兵会同浙江定海镇总兵，驾坐兵船，在于江浙交界之尽山等处洋面，联络声势，巡哨瞭望。其余各处洋面，亦经严飭该管将领分段巡查，互作声援，是门户已守，藩篱已固，似当无隙可乘。

第海舶往来，全凭风色，夷情又极狡狴，夷船复坚大便捷，非内地商渔等船可比。设竟乘风窜入，在洋舟师仅能占住上风，慑以兵威，势不能逆风拦截。该夷船一入内洋，又非西北风不能驱之使去，则肃清堂奥之法，实为目前第一要务。臣业已咨会督臣提臣，

转行水师镇将，如探有夷船闯入江境，先将口外商渔船只，无论大小，一并押归口内，刻日封港。由臣会同提臣，严飭苏松太道及守口营员，督率地方文武各员，将商渔等船排列口门，联以铁索，守以弁兵，不准一船出入。既可杜该商渔等船勾引偷漏，又可防夷人私放杉板小船，装运私货入口诱惑之弊。仍会督文武各官，于附近沿海塘岸派拨员弁兵役，昼夜巡逻，施放号炮，彼此接应。该夷船进口无路，销货无门，一得西北风，必将废然而返，断不敢妄行尝试。设竟铤而走险，则主客势殊，劳逸势异，且彼寡我众，兵威所加，不难慑服。

至崇明一县，虽属孤悬海外，而有铜板沙为之屏障，除本地沙船外，不独夷船不敢至，即各省商船亦不敢轻履其地。此外如刘河、漕河、灌河等口及各处小口，向不通商，惟采捕渔船，可以出入。各该口岸虽离吴淞口远近不等，而一水可通，诚恐外夷、内奸交通买卖，接济水米，尤应着力防堵。现经臣出示严禁，并责成文武守口员弁并力查拿。一经获犯即行解省，由臣督司亲讯，于申明后，照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例，将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传首海口，悬竿示众，俾沿海商民咸知警戒。文职员役疏懈放纵，由臣会同督臣，参拿究办。武职弁兵疏懈放纵，由督臣以军法从事。该营官及各上司知而不举，一体治罪。如果办理得宜，由督臣会臣核明，酌加优奖。如此设法防范，信赏必罚，庶几来源可杜，积弊可清，以仰副我皇上绥靖海疆之至意。

所有臣预筹防堵夷船情形，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严行稽查，妥为防备。

三二、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杜绝

烟患宜先整顿吏治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七日(军录)

再，臣由粤入闽经过漳、泉等属沿途留心察访夷船之乘间游奕，汉奸之接引购买，一切弊病，与广东大略相同。而水师之欺朦，陆营之散傲，州县之徘徊观望，畏难苟安，殆即甚焉。目见耳闻，实深忧愤。

臣愚，以为欲治外必兼治内，欲治民尤先治官。闽洋非夷船应到之区，来者专为售卖烟土起见，一经驶至，惟当决意轰击，不准以驱逐为词，任其从容销售。汉奸出海买土，即为乱民，近岸当悉力堵拿，在洋当一体轰击，不得以澳甲保结了事，任其出入自由。洋面责在水师，无论奸夷奸民，见船即须攻打，不用命者罪之，得规护送者杀无赦。买烟民船一经拢岸，囊箱运送，断难瞒人耳目，责成陆路员弁，随地截拿，不出力者罪之，受贿纵庇者杀无赦。至州县则责以编查出海之船只，搜捕邨镇之窝藏，访察勾引之奸民，缉拿吸食之匪类，严查包庇之书役。庸懦无能者立予撤参，若一味支吾粉饰，长恶纵奸，即重治其罪。为之上者，勿畏恫喝，勿避怨嫌，则臣当与抚臣暨司道等共勉之。总期人人以此为心，日日以此为事，庶几积重之势渐有可转之机，容俟钦差祁离藻、黄爵滋到省，会同悉心查办外。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七日奉朱批：所论甚是，竭力为之。钦此。

三三、著山西巡抚杨国桢督率所属查 拿鸦片但不准军民告发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杨国桢奏查拿鸦片情形一折。据奏，在官人役及官亲幕友长随人等托足公门，势必互相容隐，巧为弥缝，请变通新例，准军民人等告发等语。上年新定章程，止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原以杜挟嫌诬控之弊。凡在官人役及官亲幕友长随人等，自应责成本管官随时查察，遇有犯案，严究有无徇隐纵庇情弊，分别参办。若准军民告发，不但仍启挟嫌诬控诸弊，且恐在官人役勾串徇隐，或至化有为无，以实作虚，犯法者仍至漏网，首告者转罹反坐，种种弊端，在所不免。该抚惟当督率所属，破除积习，法行自近，有犯必惩，务令衙署肃清，以冀愚民观感。所请军民告发之处，格碍难行，著毋庸议。

钦此。

三四、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拿 获汉奸黄添福审明定拟折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烧毁外洋匪艇篷寮，拿获装扮夷人兑卖鸦片之汉奸，及接济各匪犯，审明按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先因停止暎夷贸易，该国夷船虽经窜出外洋，惟恐尚有匪艇潜越出洋，赴夷船贩运鸦片烟土及接济夷人食物情事，迭经严飭地方营县，督率兵役水勇，严密防拿并相机烧毁去后。嗣准提臣

关天培咨据派带兵勇之原任游击马辰、守备黄琮、卢大钺等，侦知长沙湾等处外洋泊有夷船，有内地匪艇多只往向贩烟接济。该处海滩，亦有搭寮卖物之人。即不动声色，会合各船，督率弁兵水勇及新安县役，分路前进，于正月二十七日丑刻驶近夷船寄碇之处。出其不意，一齐发火，烧去潜买烟土及接济食用各物之大小船艇共二十三只。其海中沙滩搭有篷寮六处，一概焚毁净尽。所有通夷各奸民，除在船烧毙及凫水脱逃淹毙不计外，生擒身穿夷衣、脚穿夷鞋之匪犯黄添幅，及陈水生、乔亚先、林亚长、钟亚受、刘亚五、袁亚二、巫亚二、梁得胜、林亚得等十名，押解来省，业经臣等于驱逐夷船情形折内缕晰奏闻在案。随即验明黄添幅所穿夷衣夷鞋，讯据供认装扮夷人属实，并将各犯讯取大概供词，仍行发司委员确审去后。兹据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督同番禺县知县张锡蕃，申明定拟，由广东按察使陈嘉树会同署广东布政使乔用迁，解勘前来。臣等督同司道提犯，逐加研鞫。

缘黄添幅、陈水生、巫亚二，均籍隶新安、归善等县，各驾大小船只，在洋面捕鱼载客及佣工度日。黄添幅与夷船熟识，谙晓夷语，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内，黄添幅闻得长沙湾外洋散泊夷船存有鸦片烟土，起意贩卖获利，随买黄牛二只，潜用海船载往，靠拢吧吧哈夷船，实与夷人咕喇，换得公班烟土二个，携回转卖与素识未获之沈积臣，得番银五十六元。黄添幅因欲常往夷船买取烟土，恐被巡洋舟师缉拿，随向夷人咕喇取得夷衣夷鞋，于出洋后扮作夷人，以图影射躲避。二十年正月初五日，黄添幅又买黄牛二只，卖与夷人咕喇，换得烟土二个。十五日又买黄牛四只，卖与夷人咕喇，换得烟土四个，随将烟土六个转卖与素识未获之郑富添、郑成昭，共得番银一百五十元。二十五日，有与黄添幅素好现获之陈水生，因贫难度，闻黄添幅与吧吧哈夷船熟识，起意商同现获之巫亚二合本购买食物，接济夷人，希图获利。随买茶果，于二十六日往邀黄添幅至艇，恳其引带前往吧吧哈夷船，将茶果卖与夷人，得铜钱四百文

分用。是夜大小船艇均被火船烧毁,黄添幅等凫水欲逃,被兵勇等追擒获解。又现获之乔亚先、林亚长、钟亚受、刘亚五、袁亚二、梁得胜、林亚得,籍隶归善、东莞、新安等县,均向在新安县地方小贩度日。道光十九年冬间,乔亚先因生意淡薄,闻得外洋有夷船散泊,起意买取食物,卖与夷人获利。随赴附近村墟,陆续买得麻糖,驾艇偷赴外洋,卖与各夷船,不记次数。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该犯复起意邀同现获之梁得胜合本,又载麻糖往卖,是夜艇只被烧,乔亚先、梁得胜逃避不及,俱被获解。又林亚长,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二日商同未获之陈亚复,各出铜钱三千文,买得鸡鸭青菜面粉糖果等物,搭坐长沙湾不知姓名渔艇,赴隔洋沙滩上摆卖,常有夷人驾坐三板往买,林亚长等随将卖得钱文陆续转运,并在该滩上搭盖篷寮居住。又钟亚受、刘亚五,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内各买青菜水果,载往隔洋沙滩上摆卖,有夷人驾坐三板先后向买。二十六日钟亚受等因天色已晚,即在该处不识姓名渔户草寮内住宿。又袁亚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内,起意商同现获之林亚得合本,往沙滩上搭盖篷寮,先后买备鸡鸭鱼菜摆卖,陆续有不识姓名夷人驾坐三板赴买。二十六日夜,该处各寮均被烧毁,该犯与林亚长等一同被获。以上人犯十名,黄添幅驾船卖牛,与夷人兑换烟土,人口发卖,并穿用夷人衣履,情节最重,已据供认不讳。陈水生等,或驾艇只,或搭蓬寮,均系接济夷船匪犯,恐亦有贩卖鸦片烟土情事,后经隔别严鞫。据陈水生等坚供,所卖零星食物,价值无多,不能如黄添幅之贩运牛只,足以兑换夷船烟土。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新例载: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又例载: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诓骗财物,向发边远充军,各等语。此案黄添幅自买牛只,亲向夷船易换烟土转卖,又听从引带陈水生等接济夷人食物,虽非自开窑口,而向夷人易换烟土转卖,已至三次之多,复敢向取夷人衣鞋,扮作夷装,希图掩人

耳目，实属通夷不法，应照新例问拟。黄添幅合依沿海奸徒勾引外夷，潜买鸦片入口，发卖图利，首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将该犯黄添幅先行正法，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陈水生等，或各自起意，或听从合本，均载运食物出赴外洋，接济夷人，虽与将米谷豆麦偷运外洋济匪者有间，惟现当严驱暎夷之际，该犯等胆敢驾艇搭寮，济夷图利，玩法难宽，未便仅照交结外国例分别定拟，致滋轻纵，自应加重问拟。陈水生、乔亚先、林亚长、钟亚受、刘亚五、袁亚二六犯，系各自起意，均合依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诓骗财物，问发边远充军例，从重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巫亚二、梁得胜、林亚得三犯，系听从合本，应于交结外国，互相买卖，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责安置。袁亚二、梁得胜，据供亲老丁单，惟系接济夷人，问拟遣流，情节较重，应不准其留养，毋庸取结查办。黄添幅等得受卖烟及接济夷人食物，银钱供己零星花用，请免著追，夷衣夷鞋，均已烧毁。逸犯沈积臣等勒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系该管地方文武访闻拿获，失察成名应请免开。各犯艇寮虽已全毁，仍恐复有潜驾艇只，重搭篷寮，尤须随时设法焚烧，认真查拿，以杜勾结而绝根株。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三五、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传闻英国 添派兵船来粤已飭水陆严防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此次英哈喇夷船逗留外洋常防火船潜往焚烧，夷情实形惊惧。近日复据澳门文武禀，据引水探报，暎夷吐咭一船、噶哩噶

一船,均因被逐,已出老万山回国,惟又有哞吐一船,哞喱耐一船,先经驶赴老万山出黄茅洋,本欲回国,乃寄碇一日,旋又折至九洲洋游奕。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

臣等思此等传闻,无论虚实,总当于粤洋各要口加意严防,该夷即有多船,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第各处添防之水陆兵弁,诚恐日久懈生,臣等惟有严切檄行,并密遣妥实员弁,分往稽查,如防兵有敢怠惰偷安,立即严惩示儆。至各口岸近日所获鸦片,得自渔船蛋艇者尤多,内有余阿盛等一起,烟土二千七百三十余两,曾亚八等一起,烟土七千六百八十余两,更为通夷售私之大伙,现在严行审究,尽法惩办。

合并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勉之。钦此。

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设法 购得洋炮运闽防守片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①(军录)

再,夷人长技,专恃炮火,是以制造较为加功。福建地处海疆,各营师船炮位,自必不少,而能否全行得力(朱批:未必得力。)未及深知。查各国来粤夷船,所载护货炮位,因不许多带入口,间有变卖之事。臣此次折回广州,即商之督臣林则徐,设法购得十四门,每门自一千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不等,装药演放,颇为灵利,亦能致远。若带赴闽省,以辅旧存炮位之不逮,似亦有益。现已咨会广东水师提臣关天培,拣派千弁,由海道运赴厦门,交兴泉道衙门存贮。俟臣到任后,察看情形,酌量分拨。

① 此为朱批日期。

谨附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好极。钦此。

三七、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议令闽浙总督 暂驻泉州数月督办海防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臣邓廷桢跪奏，为闽省海防紧要，议令总督每岁暂驻泉州督办，以资整顿而收实效，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查阅御史杜彥士原奏内称：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离省，或五六百里，或八九百里，较之广东澳门密迩省城，该省督抚得以常川察看者，情形迥别，呼应较难。近来夷船所以停泊毫无顾忌者，实由海口离省太远，地方官一味掩饰，该督抚受其欺蒙，苟且偷安，畏首畏尾，已为夷人所看破，故至于此。今欲断绝鸦片，查办夷船，必须实心任事大员，到处弹压，方足以穷弊竇而振声威。查通省政务，有总督在省综理一切，巡抚事务较简，可否飭下该抚，暂行驻扎泉州。漳、泉接壤，声势相通，各处海口情形，该抚得以时常察看。举凡驱逐夷船，巡防海口，查拿鸦片，严缉汉奸，惟该抚实力实心，相机办理，地方文武各员，不敢苟且因循，朦混讳饰，仍蹈从前故习。俟夷船驱逐净尽，沿海一带诸弊肃清，该抚即可仍回省署，以重职守等语。臣邓廷桢前准军机大臣字寄，恭奉上谕：“杜彥士奏，请将福建巡抚暂行驻扎泉州，以资弹压，并著该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即以该督暂行移驻之处，据实具奏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于海疆控制机宜，指示切要，臣等曷胜欣服。

伏查〔闽〕省海口现在情形，漳、泉一带，实为夷船出没之区。据近年各属禀报，有在五虎门、鸟嘴尾、塔仔脚等处外洋游奕者，有在大坠、梅林、深沪、衙门〔口〕、獾窟、布袋澳各洋面停泊者，自一二只至七八只不等，虽经随时驱逐，而换去换来，毫无顾忌。上年十月

及本年二月,大坠、梅林洋面,叠有开炮拒毙兵丁之案。其通夷及贩烟奸民,除漳州府拿获卢同得等一案,此外甚属寥寥。臣等访察其故,实因督抚均驻省垣,计距漳、泉儿及千里,文移往返,动辄经旬。声息既遥,奉行遂懈,水师弁兵之怯懦,地方营县之因循,或知而不报,或报而失实,弦箠规避,徇庇玩延,其弊悉由于此。今欲内外兼治,水陆交严,自非大吏亲临,认真督办,难收实效。该御史所奏巡抚暂驻泉州,系为督办得力起见。

惟查巡抚为通省钱粮刑名总汇,平时各属命盗各案死罪以上人犯,均须解院审勘,且春有秋讞,夏有奏销,政务较繁,势难兼顾。臣等公同酌议,总督有边防之责,泉州为扼要之区,现今严办烟贩,攻剿夷船,自应总督前往督办。但常川移驻,则亲标四营官兵必须带往,即略为变通,亦应将中军移驻,该营官兵九百员名,衙署兵房,均须建造,经费较繁,事多窒碍。似应仿照两江总督前往清江浦之例,请令闽浙总督每岁亲赴泉州,暂驻数月,不必拘定何时。如议办夷船,查拿各处汉奸,或须设法密擒,或须调兵示武,一切就近督办,地方文武各员,可期振刷精神,众志成城,不敢仍前推诿延玩。其汉奸夷匪闻风悚动,皆知法在必行,断难售其鬼蜮。而械斗盗贼各案,亦可以随地随时严飭迅办,似于海防地方均有裨益。如夷船果能绝迹,汉奸尽行剪除,该督再行察看情形,是否毋庸在彼督办,奏明请旨。至日行文案,可照巡阅公出之例,委藩司代拆代行,紧要事件,仍包封申送行次核办。其随带之人,除家丁数名外,酌带书吏数名,足供缮写。泉州有考棚一所,除学政接临外,可以通融驻扎,毋庸另置行署。至行次火食,员役薪水,悉由总督自给,亦毋庸府县过问。遇有恭请王命案件,应由巡抚主政者,仍在省城办理。如海口获有通夷汉奸,罪应斩梟恭请王命者,即由总督在泉就近请令正法,俾附近奸匪共见共闻,亦足示儆。此系闽省现在最要关键,臣等谨先会议,如蒙俞允,臣邓廷楨于会同查办事件完竣后,即可前往督办,以仰副圣主整饬海防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臣等会议总督暂驻泉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八、著闽浙总督邓廷楨等水陆交严 以期洋面肃清烟毒屏绝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福建巡抚吴。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

据吴文熔奏，遵旨查明洋面夷船轰击逃散一折，并另片奏现在办理情形等语。福建大坠、梅林等洋面，于上年十月间有夷船停泊。经该提督等带领水师驱逐，用炮火攻击，该夷船胆敢抵拒，致伤兵丁，不法已极。现虽据该署督查明，夷船自轰击之后，即已畏惧远遁。而夷情狡诈，难保不由外洋闯入，断不容稍为懈弛，以致养奸贻害。著邓廷楨、吴文熔即飭所属文武员弁，严密防御，一经瞭有夷船，迅速相机击逐，勿使逗留。

至欲杜夷踪，必先严察奸民勾结销运之弊。闽省漳、泉二府滨海地方，港汊纷歧，晋江、惠安二县尤多小口，防范更宜周密。著照吴文熔所奏，相机布置，严密防堵侦拿。仍著水师提督带领兵船，巡历洋面，遇有夷船窜入，即行攻逐。总期水陆交严，声势联络，俾洋面肃清，烟毒屏绝，勿负委任，是为至要。将此谕令邓廷楨、吴文熔，并谕祁寯藻、黄爵滋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三九、著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将接济英船之 汉奸从严惩办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广东巡抚怡。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暎夷被逐逗留，现将匪船烧燬，拿获汉奸惩办一折。所办甚好。暎夷诤张为幻，诡计百出，其虚疑恫喝，实不足信。若令师船整队远赴外洋，昌险冲波，转为不值，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该督等所见甚是。至贸易断绝，无所顾忌。奸夷载回别货，将夷埠所存烟土换来，设计诱人，玩法牟利，实难保其必无。现经该督等督饬武弁，装驾火船，由长沙湾前进，将近夷船寄碇之处，骤用火攻，烧毁匪船二十余只，并拿获汉奸等十名。经此次惩创，足以制暎夷而慑汉奸。著将所获各犯严讯，定拟具奏，并著于各犯口供内追究伙党，悉数破案，从严惩办，以儆其余。总之，该夷自外生成，既已断绝贸易，便应防其叵测之心，业经示以兵威，尤当处以严峻之法。嗣后如探有匪船在近口游奕，即著循照前办章程，尽力痛击，不留余孽。该夷等无险可据，又无人接济，智穷势蹙，害自祛矣。

又，该督另片奏，浙江黄岩镇总兵张成龙为水师出色之员，如果胜南澳总兵之任，即行奏请与惠昌耀对调。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著粤海关监督豫堃据实具奏英人年贡所缺之物并不必多方购求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

现在啖咭喇国贸易业经降旨停止，所有粤海关每年例进贡物三次，呢羽钟表等件如有不能齐全之处，著该监督即行据实具奏，不必多方购求，将此传谕知之。

钦此。军机大臣遵旨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堃。

四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粤东查办鸦片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粤东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确核实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林则徐自上年抵粤以来，叠经会同前督臣邓廷楨暨臣怡良，查拿鸦片，将所获人烟枪具确数，节次奏报在案。兹自上年十二月中旬至本年二月底止，据水师员弁先后报获烟案二十起，人犯四十九名，烟土一万五百四十二两，烟膏三十四两三钱五分，烟枪十一枝，烟锅三口。陆路各属文武报获烟案一百五十六起，人犯二百一十八名，烟土三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烟膏四百六十两零七钱九分，烟枪一百五十二枝，烟锅十二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首缴烟土四千二百二十一两七钱五分，烟膏三十二两四钱一分，烟枪六百三十枝，烟锅十七口。总计烟土、烟膏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两九钱，烟枪七百九十三枝，烟锅三十二口。近省所获各犯，臣等每于解到时，分提至署，先将膏土验明，如有假造，立即返究是否抽换图利，

抑希朦混邀功，从重惩办。兴贩吸食之犯，亦先讯取大概供情，仍随时发司审拟。其烟土来历，尤必详细讯明，因得究出囤贩熬膏处所，破获尤众。并经率同在省司道府县暨各营员，亲至城外东炮台海岸所砌石池，将去冬以来获存烟土、烟膏，于二月内统行化尽，悉照上年虎门毁化成法，不至稍有偷漏，其烟枪、烟斗亦已尽行劈烧，以后所获另存汇毁。又恐各处分贮，稽察难周，即于臣林则徐督署中修理僻静房屋，作为获烟收贮之所，每获一起，即眼同府县验收一起。其钥匙交广州府经管，俾得以时稽察。

臣等伏思暎夷散法营私，奉旨断其贸易，原可冀靖鸦片来源。惟该国距粤七万余里，陆续来舡，未得封港之信，难免仍前夹带，是以前在外洋逗留观望，无非潜结汉奸，希图私售烟土。即如昨经拿获奏办之黄添幅等犯，胆敢勾结夷人，冒穿夷服，载运各种食物，潜往兑换鸦片，可见外洋渔蛋各艇贪利售私者尚多。臣等仍密派得力备弁，率水勇于夷舡寄碇之处，设法探查，一遇内地匪艇驶拢为奸，即行奋迅追拿，（朱批：务要认真核实，不可稍形疏懈，致弃前功也。）艇则焚烧，人即解究，毋许稍涉纵漏。至村庄不少旧藏，愚氓亦多夙寇，是以现获之犯，仍复实繁有徒，惟有在在加严，不绝不已，（朱批：必须名实相副。）以期仰副圣主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续获人烟枪具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将遣军 流罪烟犯变通起解以清囹圄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粤东烟案查拿日严，狱囚渐众，请将遣军流罪烟犯变通起解，以清囹圄而免疏虞，恭

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莫甚于广东，自奉旨严办以来，群情始知警动，然流毒已久，一时未易尽除，而法在必行，片刻不容稍弛。计自上年臣林则徐到粤，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暨臣怡良分飭严拿，一年之内所获烟犯约有一千四百余名，本年正二月续获之犯，但就广州府一属计之，已及一百五十余名。窃以新例：一年六个月限期转瞬即将届满，极须提撕警觉，以醒愚顽。并谆谕文武各员，以限内多拿一人，实限外多活一人，不得以宽致玩。惟圜扉本难拓地，而縲绲渐等积薪。缘外省审拟罪名，例应听候部复，而广东距京七千余里，每案往返核定，动越半年。其中兴贩吸食之徒，大率外遣军流居十之九，旧犯未解，新犯续来。从前府县各监本无许多烟犯，而海疆蛮悍之习，自命盗、会匪掳抢打争以及一切杂案，每年拘系罪因约在二千名以上，较之他省已觉倍蓰，今因烟贩拿获之多，不啻又加一倍。非但省垣监狱未能多容，即发回各州县勾禁，亦皆以地狭人浮，恐疏防范为虑。倘因此而惮于缉拿，则弃前功而贻后患，所关更为匪细。兹据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等具禀情形，经臣等批飭署藩司乔用迁，署臬司陈嘉树会议变通章程，请奏前来。臣等公同体察，一时监狱拥挤，委系实情，即使管有狱官加意严防，均不至于疏脱，而粤省炎蒸潮湿，入夏以后痍毙必多，亦非所以仰体圣主钦恤惟刑之至意也。

伏思他案人犯情罪各不相同，毫厘之差恐成千里之谬，故即活罪之犯亦须准到部复，方许起解。惟鸦片颁行新例，纤悉必周，而例前犯者仍依旧例，例后犯者悉依新例，部行又极分明。除窟口通夷开设烟馆及兴贩多次数至五百两为首之犯罪干斩绞者，应归题奏办理外，其余咨部之案，率系遣军流罪，定例皆已昭然，引断不虞歧误。即上年冬间，部臣议准江苏巡抚裕谦奏请军流以下烟犯，免解司道勘转，亦称但虑其纵，不虑其耗。恐州县因循讳饰，畏难苟安，是以变通办理。今狱囚拥挤之患似更甚于州县招解之难，臣等

反覆筹商，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广东省查办鸦片案内兴贩吸食等犯，凡拟遣以下罪名，已由臬司详经督抚核明咨部者，即行令监禁之州县，将人犯先行请咨起解，俾其早赴配所，监狱即可疏通。将来到配日期，仍以准到部复咨至配所之日为断。即部覆或有更正，亦不准将犯改发，非死罪已决者之比。如此量为变通，徃犴既不至疏虞，彙囚亦可免瘐毙，似于杜绝鸦片不无裨益。至斩绞罪名，例应归于题奏者，仍宜听候部复遵办，以昭慎重。

臣等为因时制宜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朱批：刑部议奏。欽此。

四三、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为审 拟通英代销鸦片烟人犯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拿获通夷运销鸦片人犯，申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十九年五月间前督臣钟祥出省阅伍，亲赴经过各海口督查防逐夷船，拿获通夷粤奸卢月得等多名，提省讯办，当经附片奏闻。因各犯供情狡展，致未定讞，臣邓廷楨到任后，会同臣吴文熔，严催委员赶紧讯究。兹据兼署福建臬司常大淳会同署藩司常恒昌，督同署福州府知府胡兴仁，审拟详解前来。臣等亲提研鞫。

缘卢月得、杨阿幅、崔阿洪、何清石分隶广东顺德、香山、番禺等县，与已获监毙之香山县人谢阿伟素识，谢阿伟常携青果赴澳门夷船售卖，日久熟习，能通夷语。道光十八年八月间，有吕宋夷船停泊澳门外洋，将次回国。谢阿伟探知该夷船主吡哩、伙长吡啉啉欲私雇汉人帮管帐目，当向卢月得告知，一同潜往夷船作伙。该夷船

水手约共五十余人，并无汉人在内，该夷人叱哩即向谢阿伟商谋，下次带运鸦片来内地销售，可以加倍获利，央谢阿伟、卢月得代销，每年各送番银七十二元，该犯等允从。该夷船即于是年九月初六日由澳门放洋，十月初五日驶回吕宋，起卸货物，另装糖米檀香等货，不记担数。并在附近夷埠收得鸦片烟土一百二十箱，每箱四十个，装入船内，于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开船往沿海一带销售。该夷人又欲雇人烧饭，适该犯杨阿幅、崔阿洪、何清石在不识地名海边捕鱼，谢阿伟遇见闲谈，邀允同至夷船，代为烧饭。杨阿幅等因不通夷话，言明俟该夷船回国，即各回家，每月各得工资番银三元。随有不识姓名人驾驶小舟，陆续向夷船买取烟土，均经卢月得收银记账，谢阿伟发货。每土一个，该犯等另索谢钱数十文，杨阿幅等代为搬运，亦索得酒资十余文不等。是年二月十七日，该夷船驶至闽省治安县辖之社洲门外洋寄碇。时有在逃素贩鸦片之李日舵，途知该夷船带有烟土，即于二十二日封银三十两零，并开写字条，雇现获之渔船户郑山、郑日、郑园，代赴夷船买土四个。又给铜钱二百五十文，令郑山等转送夷船看银之人。郑山、郑日、郑园，向系在洋同船采捕，先于是年正月间，听从李日舵，向夹板夷船代买烟土二个，得受工钱二百文，是以彼此见信。随于是日驾船前往，将银钱字条赴交卢月得接收，卢月得秤估银水约短二两，因原封拆动，郑山等又无银垫付，当向问明买主姓名住址，商同谢阿伟携带烟土挑下渔船，欲令郑山等将伊等载往，自向李日舵补银付货。杨阿幅等各欲土岸买物，亦即一同过船，许俟载回夷船，另给工资。卢月得等又虑该船户到岸后不肯转回，即将其鱼网留在夷船为质，该夷人并给卢月得等双合刀二把防身。郑山等随将渔船解放，驶近五都山西澳口岸，适漳州府知府、现署福州府胡兴仁奉委巡查海口访知，会督营县兵役捕拿卢月得等，将烟土抛弃海内，当经兵役将该犯等拿获，并在卢月得身上搜出李日舵买土字条，及双合刀等物。该府县提讯，犯供狡展，经前督臣钟祥奏明，提省审办，兹经臣等亲提研

鞠，据供前情不讳，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旧例，内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案该犯卢月得与谢阿伟受雇夷船，代销鸦片，实属不法。查该犯等事犯到官，在未定新例以前，应照旧例问拟。第该犯等以內地民人，为夷人作伙，代销鸦片，贻害中华，甚为可恶。若仅照例拟军，殊觉情浮于法，除谢阿伟业经监毙，应毋庸议外，卢月得一犯，应请旨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仍先于海口用重枷枷号一个月，再行发配，以昭炯戒。杨阿幅、崔阿洪、何清石，在夷船烧饭，听从搬运烟土，得受酒钱，渔船户郑山、郑日、郑园，为逸犯李日舵代买烟土，均属为从。惟卢月得等已加等问遣，该犯杨阿幅等仍照为从，减等拟徒，亦觉轻纵。杨阿幅、崔阿洪、何清石、郑山、郑日、郑园六犯，应于满徒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贖安置。起获银钱货物，及郑山等渔船，分给人官充公，逸犯李日舵，严缉务获另结。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严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四四、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将福建各处 不法官吏按款确查惩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谕：

“有人奏，福建署淡水同知龙大惇为人庸劣，专信差役。署惠安县知县陈借灿吸食鸦片，信任门丁。已参罗溪县县丞许兆榕信听胥役，藉端诈索。并缕陈各该处差役衙蠹姓名及种种不法劣迹，如果实有其事，是官吏交通舞弊，作奸犯科，吏治废弛不堪之至，亟

应严加整顿，以挽浇风。祁寯藻、黄爵滋，经朕特派查办事件。邓廷桢甫经到任，俱无所用其回护。著按照折内所指各款逐一查访明确，按律惩办，毋得迁就消弭。原折片三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五、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迭次 击退入侵福建洋面英船片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①(朱折)

再，夷船屡来闽洋游奕，上年冬间经舟师叠次轰击，甚形狼狈，臣已将先后情形遵旨据实覆奏在案。

兹本年二月初十日续据金门镇甯振彪报称：正月初八、十三等日，有夷船一只在梅林、大坠洋面游奕，经哨船驱逐，即行开驶远去。二月初四日，有夷船一只复来梅林洋面，哨船拦截攻逐，该夷船胆敢开炮回拒，师船炮火联络，击断夷船帆索，旋驶向外洋逃逸。兵丁陈逢恩一名亦被击落海淹毙。臣当即严切咨行水师提臣暨该道府确切查明核办，尚未据查覆。

所有夷船复来游奕，经师船攻逐情形，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四六、著闽浙总督邓廷楨确查英船为何 侵入闽洋并著督弁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据吴文熔奏，本年正二月间，有夷船一只在梅林洋面游奕，经哨船拦截攻逐，胆敢开炮回拒，致毙兵丁一名，现已驶逸外洋等语。闽省海口向不准夷船驶进，此次该夷船屢在梅林等洋面游奕，是否因粤东查办严紧，改从闽海进口，希图销售鸦片，抑系闽省向来海禁废弛，常有此等夷船驶进？著邓廷楨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至该夷被兵驱逐，竟敢拒捕伤兵，现虽驶向外洋，难保不复萌覬覦。著邓廷楨督飭水师员弁慎密堵防，如查有汉奸接济弁兵纵放情事，著即从重惩办，无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闽省海防紧要著邓廷楨 暂驻泉州督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奉上谕：

前据御史杜彥士奏，请将福建巡抚驻扎泉州弹压，当降旨令察看情形，据实具奏。兹据该尚书等奏称，督抚均驻省垣，距漳、泉几及千里，声息既遥，奉行遂懈，自须大吏亲往督办，以收实效。惟巡抚为通省刑钱总汇，政务较繁，势难兼顾。请仿两江总督前往清江浦之例，令闽浙总督暂驻泉州等语。通省文武均归总督统辖，著邓廷楨于会办事件完竣后，亲赴泉州驻扎督办。嗣后每岁应行前往

驻扎，由该督自行酌量，不必拘定何时，亦不必限以月日，余著照所议办理。

又另折奏提督受伤一节，查无其事，应无庸议。此外应行查办各件，仍著该尚书等逐一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八、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查办浙江台温等府吸烟种罌粟官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谕：

据御史沈鹏奏，浙江台、温府属偏僻之地，栽种罌粟，熬煎烟土，并台州府知府潘观藻吸食鸦片，任听栽种等语。各省私种罌粟花，煎熬鸦片，屡经降旨严禁，而积习未能尽除，总由地方官视为具文，不肯实力查拿，并胥役等得受陋规，视同利藪所致。至知府为一郡表率，如果吸食鸦片，尤属有玷官方。著祁寯藻、黄爵滋于查办福建事竣后，顺道浙江，于台、温府属偏僻处所，严密访查。如有栽种、煎熬诸弊，即著据实严参惩办。

其潘观藻是否吸食，或沿途访察，或密调来省，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著将曾经吸烟玩法之江南松白帮千总李廷槐等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朱树奏审拟曾经吸烟卫弁一折。江南松白帮千总李廷槐、泗州前帮空运试用千总金亮,并曾经因病吸食鸦片,虽现均戒绝熬试无瘾,惟李廷槐藏匿烟枪,金亮存留烟渣,均属玩法。著一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永不叙用。该部知道。

钦此。

五〇、著刑部议奏叶尔羌笔帖式福兴 等吸烟兴贩一案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恩特亨颖等奏,审拟吸食兴贩鸦片人犯,并职官吸食兴贩一折,著刑部议奏。

钦此。

五一、著将失察兴贩烟土之叶尔羌 都司陆振鸿等革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恩特亨颖等奏,都司等失察官役兴贩鸦片烟土,请旨革职一折。所办甚是。署理叶尔羌城守营都司陆振鸿、台市千总朱光才,著即革职,以示惩戒。该部知道。

钦此。

五二、著吏部议叙承审烟案出力之叶尔羌 章京尚安布等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恩特亨额等奏请鼓励承审烟案出力各员等语。叶尔羌印房掌印章京尚安布、署理回务章京额勒锦岱，均著交部照例议叙。七品顶带委员董作模，著加恩印行释回。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之子五品顶带、六品伯克阿皮斯，四品顶带、五品伯克乌舒尔，均著赏加升衔，以示鼓励。该部知道。

钦此。

五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旨议 复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怡良、臣关天培、臣郭继昌、臣豫堃跪奏，为遵旨悉心筹议，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曾望颜奏，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折。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货物，亦请定以限制等语。著林则徐等悉心妥议具奏。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知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继昌并传谕豫堃知之。钦此。”臣林则徐、臣怡良谨将抄发原折，细加阅看，并传知臣豫堃，一体领阅。因关各国夷人事务，只宜慎密面商，未便遽事宜扬，后经函约臣阅天培、臣郭继昌，于查阅营伍之便至省面商。兹已询谋佥同，谨将察看筹议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伏其命。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应飭舟师将海盗剿捕尽绝。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复募善泅之人,使驾火船,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能擒夷船,即将货物全数给赏,该夷未有不畏惧求我者。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天恩,准其互市,仍将大黄、茶叶毋许逾额多运,以为箝制之法。所论甚切,所筹亦甚周。臣等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外服,普示怀柔,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暎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办理,绝无所用其瞻顾,即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亦并不难。惟是细察情形,有尚须从长计议者。

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暎咭喇国所辖地方,从前外禁宽时,原不止暎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暎咭喇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暎咭喇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稟问何辜,臣等碍难批示。且查暎咭喇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喇啞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啞国、嘴国、单鹰、双鹰、啞啞啞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暎夷鼻息。自暎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缺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天

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暎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日更不得不于海口倍加严拿，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暎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暎船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

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谓捕鱼者止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远近几难自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夜动，东拿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舟，逐一验查，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许随带出口，庶少接济购买之弊。

至大黄、茶叶二物，因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随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现在议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运，即为箝制之方。然第一要义，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漏。若中路封关，操之过蹙，而东西各路，得以偷贩出洋，则正税徒亏，而漏卮依然莫塞。

是以制驭之道，惟贵平允不偏，始不至转生他弊。若谓他国买回之后，难保不转卖暎夷，此即内地行铺互售，尚难家至日见，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暎夷平日广收厚积，本有长袖善舞之名，其分卖他夷，独牟余利，乃该夷之惯技。今断绝贸易之后，即使从他夷转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吃暗亏。譬如大贾殷商一旦仅开子店，寄人篱下，已觉难堪。惟操纵有方，备防无懈，则原奏所谓该夷当畏惧而求我者，将于是乎在矣。

至于备火船，练乡勇，募善泅之人等事，则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经筹商办理，惟待相机而动。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

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至无所忌惮，曷若熏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暎夷，则有如踏鹿，若因暎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惟在鸦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国夷人原难保其始终不带，若果查出夹带，应即治以新例，不但绝其经商，如其无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

又另片请将澳门西洋贸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则徐先已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暨臣豫堃，节次商议及之。嗣经核定章程，谕令澳门同知转飭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条列款，该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内容留暎夷，即暂停西洋贸易，迨其将暎夷驱出，仍即准令开关，亦与原奏请议章程，不谋而合。至所请责令澳夷代暎夷保结一节，现已不准暎夷贸易，自可毋庸置议。

臣等彼此商酌，意见相同，谨合词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林则徐主稿，内有密陈夷情之处，谨请毋庸发抄，

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四、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于 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筹议添建炮台两座，以资控制而重海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洋面，延袤四百余里，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其尖沙嘴一带，东北背负冈陵，西则有急水门、鸡蹄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宽深，曷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匪轻。上年因啖暗喇桀骜不驯，抗违禁令，经臣等与前督臣邓廷楨调集官兵，在尖沙嘴逸北之官涌等处山梁，扎营安炮，分为五路，痛加剿击。该夷兵船二只、货船数十只，始皆连夜遁去。但恐兵撤之后，仍复联檣聚泊，势若负嵎，必须扼要设防，方足以资控制。随飭候补知府余保纯、署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会同周历履勘。

旋据该员等禀称：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长，直对夷船向来聚泊之所。又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挑一段，天生磐固，正对夷船南洋来路。若两处各建炮台一座，声势既相联络，而控制亦极得宜等语。当经飭令将两台高宽丈尺及开築地平，并建造墙垛、炮洞、弁署兵房、神庙、望楼、药局、马路，一切工料价值，核实确估。据该员等呈送图说清折，臣等逐一核算，并委员详细稽查，凡有可撙节之处，复经酌量核减。计尖沙嘴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零。官涌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四千四十六两零，实系

省之又省,必不能少。

窃思此项工程,系属防夷要务,断不可缓。第国家经费有常,仍不敢请动帑项。臣等当与藩臬运司公同筹画,查有前山营生息一项,系由洋商捐银,发交当商生息,前于嘉庆十四年奏明作为添设前山营兵饷之用,按年核实支销,已历三十余年之久,因而存有积并盈余,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报部册开,实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余两。除大鹏营现议更改营制案内所需添造快船、建立衙署、及制备新兵器械,另折请在此款动支外,核其成数,尚足以敷动拨前项炮台工料之资。合无仰恳圣恩俯念炮台工费,为防夷所需,而捐款息银与库项有间,准予商捐前山营生息一项银内动支两座炮台经费,并请循照旧章,将动用银两总数,于册内开除造报,免造工料细册报销,感荷鸿慈,倍无既极。至此项工程,因夷务吃紧之际,先已购料兴工,赶紧建筑,务于夏令南风盛发以前,一律全完,以资防制。计两台应安大炮五十余门,亦已于腹地各营酌其缓急情形,先行运拨济用,一面筹货购补,期于普律森严,以仰副圣主绥靖海疆之至意。

所有筹议添建炮台缘由,据藩臬运司会详前来,臣等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请改 大鹏营制而重海防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察看广东水师情形,大鹏营现居紧要,筹议改设副将,并添拨移改官兵舡只等项,以资守御而重海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虎门海口,为中路扼要之区,于嘉庆十五年设立水师

提督，驻扎其地。西则香山，东则大鹏，形成两翼。查香山协向驻副将，管辖两营，额设弁兵一千七百零九员名，兵力较厚。大鹏原止一营，额设参将一员，管辖洋面四百余里，其中有孤悬之大屿山，广袤一百六十余里，是以道光十年已将大鹏分为两营，而所设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员名，较之香山营制，已有轩轻。且所辖尖沙嘴洋面，近年更为夷船聚泊之区，该处山高水深，风浪恬静，夷舡倚为负隅之固。上年调集官兵，痛加剿击，始行全数退出，恐兵撤之后，仍复联檣而来，占为巢穴。当又相度形势，在于尖沙嘴及官涌两处，添建炮台二座，现在工程将竣，已于另折缕析奏报在案。臣等伏查尖沙嘴、官涌两处，既经建设炮台，必须调兵防守。但大鹏左营额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三员，外委五员，额外外委二员，步守兵四百九十七名。右营额设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三员，外委五员，额外外委二员，步守兵四百七十五名。除分班出洋外，尚不足以敷巡守，据该营县会议请添，经臣等与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再四筹商，应将大鹏改营为协拨驻副将大员，统带督率，与香山协声势相埒，控制方为得力。但官兵俸饷，岁需支应，国家经费有常，未敢遽议增添。惟有就通省各营设法抽拨，并于水师各缺酌量改抵，以归简易，飭据司道核议会详，并咨催陆路提督臣郭继昌核复前来。

臣等查外海水师副将共有四缺，内除香山协应与大鹏分张两翼毋庸更议外。其龙门一协，地处边陲，与越南夷地紧联，崖州一协系烟瘴之区，且外临大海，内控黎人，均为边疆要地，未便改抵。惟澄海一协，虽与闽省接壤，而上接南澳，下联潮州，有水陆两镇为邻，尚属易资声援。应将澄海协副将改为大鹏协副将，移驻大鹏所辖扼要之九龙山地方，居中调度。其澄海协之都司改为大鹏协副将中军都司，兼管左营事务，驻扎大鹏所城。并于大鹏左营添设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外二员，步战守兵，连新添外委额外名粮，共二百九十一名。大鹏右营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额

外二员,步战守兵,连新添外委额外名粮,共二百零九名。以把总一员,兵七十五名,专防右营官涌炮台。以把总一员,驻防九龙炮台,将原驻九龙炮台之千总一员移防右营尖沙嘴炮台,并带新设额外外委一员,兵丁一百三十名。又以外委一员,兵丁十五名防守,前经裁撤,今应设回与尖沙嘴对峙之左营红香炉汛。又大鹏额设大小米艇六只,榜缙缸三只,分拨配巡,不敷派遣。应添大中米艇四只,左右营各半,以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兵丁二百零四名配驾。又添快缸二只,以额外二员,兵丁五十六名配驾。其余外委一员,额外一员,兵丁十二名,随防九龙,听候副将差遣。所添员弁缸只,先尽水师各营移拨。应请在阳江镇右营抽拨千总一员,海门营抽拨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龙门协左营抽拨外委一员,龙门协右营抽拨外委一员,阳江镇右营抽拨大米艇一只,海安营抽拨大米艇一只,龙门协左营抽拨中米艇一只,海门营抽拨中米艇一只,又在龙门协右营抽拨榜缙缸一只,归入海安营配缉。所需配缸弁兵,舵工口粮,随缸移拨支給。至议抽兵丁五百名,水陆匀拨,水师应抽兵丁二百五十名。现在外海内河,防堵巡缉,在在需人,若限于额设步守兵内抽拨,未免顾此失彼。应在水师提镇协营,酌量抽拨步兵三十七名,守兵九十四名,酌裁马兵,改补步兵一十名,连拨外委本身步粮三名,共得步兵五十名,守兵九十四名。尚需添补步兵二十五名,守兵八十一名,在水师各营马粮较多营分,将马粮三十三名改为守兵,步粮较多营分,将步粮一百六十四名改为守兵。均各归还原营兵额,同马兵所改步兵一十名递年节存马步粮料等项银两,拨补增添步守兵丁一百零六名岁需经费之用。此外仍需把总二员、外委一员、步兵连外委本身名粮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应于督标五营及永靖营酌抽把总二员,陆路提标五营酌抽外委一员,其原食马粮一分,毋庸随拨。并于陆路各营匀拨步兵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共兵二百五十名,均归大鹏入额。其外委仍食本身步粮,并在大鹏步兵数内添设额外外委四员,仍支本

身名粮，以资差遣。至澄海地方，应将澄海协改为澄海营，即将大鹏参将移驻，作为澄海营参将。澄海原有守备二员，分为左右二营，左营守备驻扎篷州所城，右营守备驻扎樟林所城，均未便移改。将大鹏左营守备改为澄海左营中军守备，驻扎县城，经管两营钱粮。其澄海左营守备改为左营左军分防守备，仍驻篷州，右营仍循其旧，以资防守。所有现改大鹏协副将、都司，及澄海营参将、左营中军守备、左营左军分防守备，俱照旧定为外海水师题补之缺。

其水陆各营抽拨兵丁所需粮饷公费红白等项，以及一切军装器械，俱由各营拨出随带，毋须另添。澄海协改驻参将守备，有原设副将，都司衙署，可以栖息办公，大鹏所城改设都司，亦有守备原署可住，其防守炮台弁兵，即住炮台，均毋须另建衙署。惟大鹏添设大快船二只，各营无可抽拨，应另行制造，计每只需用装造工料银四百三十二两，二缸共银八百六十四两，岁需弁兵口粮燂洗，以及修费等项，约需银一千四百余两。又九龙地方改驻副将，红香炉添设汛防，应建衙署兵房，以及大鹏新兵应制号衣器械等项所需经费，均须预筹。查有前山营生息一项，从前系由洋商捐出本银十万两，发交当商生息，以作添设前山营兵饷之用。除每年支用外，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止，实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余两。除另折奏请动支添建尖沙嘴、官涌两炮台工料，共银三万一千九百余两外，所有此次添造快缸，及建造衙署、制给新兵号衣器械等项用费，均请于此项息银内动支，毋庸请动帑项。如此改调添设，因地制宜，似于海疆控制大有裨益。如蒙俞允，所有添造快缸，应建衙署兵房，制给新添步守兵丁军械等项，臣等即飭令地方文武，会同确估办理。其改设副将等官，应行铸换关防，并一切营制抽拨细数及未尽事宜，统容另行咨部核办。

再，前山营生息本银，系由洋商捐出，与正杂钱粮不同，每年止将收支实存数目报部查核。今请动支此项息银，以作添造快缸衙署，制给军械经费，应俟动用后，将支用总数于册内开除造报，恳免

备造工料细册报销,合并陈明。

臣等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陆路提督臣郭继昌,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五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 将烟犯财产充赏片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粤东鸦片之多,本千百于他省。自上年查办至今,除收缴夷趸二万余箱外,共起获内地民人兴贩囤藏者,亦不下五十余万两,皆经陆续毁化,期于尽涤前污。

察看各属府县城廂,凡在耳目昭著之地,大都渐就肃清。而乡曲村庄,山重水复,往往恃其僻远,藏垢纳污,旧时既不少窝存,闻拿又转相寄顿,或深房密室,守以妇女而莫能窥,或祠庙山林,埋以坑窖而无由识,甚至装为棺柩,假作坟茔,隐秘万端,出人意表。间有访问破获者,全借眼线密为伺察,于其藏匿处所,探知真确,乃得搜起原贓。若眼线不真,搜查无获,则奸民有所借口,转恐酿成事端。故从前烟禁松时,患在得规包庇,迨禁严而情伪叠出,又患在托名慎重,瞻顾畏难。盖趋避者众人之常情,而因循者官场之积习,以为拿获不多,不过责以疏懈,若办理不善,既恐坐以愆尤。而且雇线先须给资,获案又须重赏。赏不重则作线之人不来,即来者亦必不确。其能为精确之眼线,必与烟犯素相亲密之人,所以不避怨嫌引官指拿者,无非图利耳。激于义愤,固无其人,挟仇邀功,亦不多见,惟利重则众人争趋,虽亲密者亦不相顾,此粤东风气一时难以转移,而不得不乘机以导之者也。官予以利,即为官用,否则走私护私,皆其惯技,未有不转为私用者矣。为私用,则私愈不得破,而官愈不得知,故官必须不惜重资,而后能用此辈。然近日州县,无论

其未必乐于捐资，即欲捐而无可捐之资，亦安得而责之。若营汛武弁，则洁己者已难其人，更何从语以出资雇线之事。虽臣等于报获案犯，叠经捐银给赏，而究不足为常，外此，则筹款劝捐，事皆窒碍。倘因无资购线，以致若辈转助贩私，则长恶滋奸，所关匪细。

查上年军机大臣议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奏立禁烟章程内称：嗣后守口兵弁能将商渔船只所带成箱烟土拿获者，将船及货一半赏给首获之人，余货分赏同查之人。又海船偷带烟土，无论舟人行户，能将藏匿处所指明首告，即将船货给予举发之人等语。是海船夹带鸦片，首报之人即时得邀重赏，而内地之窝贩，似亦可以例推。且新例窑口烟馆兴贩之本犯，与知情租雇之业主船户，其房屋船只，皆应一律入官。是破案之后，产业已为官物，然若必俟由官估变，始以价银充赏，则延缓需时，窃恐有名无实，仍不足以示劝。盖州县承领估变，例应会同委员勘造估册，上下衙门层层驳估，总须报部核定，方能作准。往往累月经年，十不变一，而空房封锁，已为乡邻作践，匪丐潜踪，又安得有人承受，有司惮于赔累，甘受迟延处分，故历来入官未变之产，案牍累累，皆其明验也。窃思信赏必罚，法既不可枉，膏亦不可屯，与其候变无期，何若即时充赏。且如米谷出洋被获，本有船货给赏之条，而卡隘缉拿私盐，亦有车畜并赏之例。今鸦片之害，较之私运米盐，奚啻霄壤？则报获之赏，似亦不可独虚。应请嗣后拿获贩卖鸦片之案，于申明定讞后，除烟土烟膏烟具悉数缴官毁化外，所有该犯船货产业，概准分别给赏，无论在洋在岸，一体照行。倘有栽烟诬赖希图冒赏，亦必确审实情，遵照新例，不分首从，按法严办。庶查拿首报之人，有所图而不相隐庇，亦有所惮而不敢诬妄。而囤贩为奸之辈，藏烟虽密，破案不难，于杜绝根株，似有神益。如蒙谕允，所有粤省已获各案，臣等均即飭属遵办，并请免其造册咨部，以省案牍。

是否有当，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

五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照例给发 协济靖远炮台兵丁口粮银两片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粤东虎门海口,先后建筑炮台八座,上年春间,因创造排链,又添设靖远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酌拨守台兵丁九十名,以资防护。所有排链及炮台岁需一切经费,共银八千三百余两,经前督臣邓廷楨同臣怡良分款筹备,并于每岁应支各项外,宽备银一百七十余两,留补不足之用,奏蒙谕旨允行在案。

兹准水师提臣关天培咨开,据署提标中军参将李贤禀称,查虎门各炮台,奉行奏准旧章,每年春秋二次演习炮准,每炮一尊,装药下子瞄准燃火,需兵四名。各台原防兵额,临操不敷派用,调拨存城兵丁协济。春秋二次,每次操演十日,协济兵所需口粮,即仿照台兵每名日给银四分,递年照办。今添设靖远新台,安炮六十位,届期操演,需兵二百四十名,在台额兵九十名,不敷一炮四兵之数,临操必须添兵一百五十名,赴台协济,已于存城汛兵内如数选定,勤加训练,上年秋参,业经拨赴一同操演。惟此项协济兵一百五十名,每名每日应给口粮四分,计每年春秋二操,共需口粮银一百二十两,前议经费内独未议及,系属遗漏,咨请查照各台旧章,一体发给,俾免向隅等情,飭据司道议详前来。

臣等伏查虎门所设威远、镇远、横档、大虎、永安、巩固、沙角、大角等各炮台,应给协济兵丁口粮,均经前督臣邓廷楨、前抚臣祁斌,于十六年间会折奏准有案。今新添靖远一台,情事相同,自宜画一办理。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将协济靖远炮台兵丁一百五十名,于操演大炮之时,每兵日给口粮银四分。春秋两次,每次操演十日,口粮银六十两,每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两。其银不必另筹,即于原定宽备经费项内,按次由营请领,照数散给,以示体恤而免偏枯。

是否有当，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闽省战船修造草率并迟延积压各情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臣邓廷桢跪奏，为查验闽省战船修造草率，及迟延积压各情形，据实参奏，并筹议赶紧修造，以济实用而重海防，仰祈圣鉴事。

窃照御史杜彥士奏称：沿海水师设立战船，原为巡哨洋面、捍御海疆之用。闽省战船大小二百六十六只，近来水师营务废弛，虽设战船，视为无用，风干日炙，敝坏居多，或舵折桅倾，或篷鲜缆断，间有稍加修理者，不过涂饰颜色，以彩画为工，其实皆损坏堪虞，难供驾驶。推原其故，盖由战船例归文员修理，工竣之日，即由武弁接收。近来武弁索取陋规，有加无已，文员所领修费，不足以供其需索，一切船工，不得不草率了事。又或该文员惮于赔累，往往当前后交代之际互相推诿，时日稽迟。即如兴泉永道，修船是其专责，竟有离任数年而战船尚未修竣者。闽省如此，他省恐不免亦蹈此弊。应飭下闽省该管文武各员，破除积习，及早认真修理，文员不得互相推诿，武弁不得多索陋规。总期船工一律修造完固，足资应用，并通飭沿海各省督抚将军提镇等，严行稽查，加意整顿，务须修理结实，毋任鹵莽从事。并请严谕各水师勤加演习，将战船随时驾操，技艺日就娴熟，于防御海疆之道不无裨益等语。

臣等查闽省向设战船二百六十六只，嗣经先后裁汰二十四只，应存二百四十二只。内最大者二十只，编列集成字号，其余中号小号船二百二十二只，编列增字等号，分归福、泉、漳、台四厂办

理。各项缸只，每三年小修一次，又三年大修一次，又三年察看情形，分别大小修理拆造。嗣因福、泉、漳三厂历年多有积压，奏准自道光二年为始，按月修缸一只，遇闰多修一只。其集成字号大缸，以一只抵修两只。至遭风击碎补造之缸，即著落奉到行知之员造补，不在额修之内，历经遵办在案。

臣等伏思沿海战缸，巡洋缉匪，关系甚重。各该厂遇有修造，届期自应认真督办，不得草率从事。当即就近驰赴南台地方，将福厂现在承修各缸逐一查看，内有届应小修之成字四号大缸一只，勘得大桅朽裂，旁加帮木，围以铁箍数十道，即经行查藩司，据详该营队目林得存曾经禀明该营移道查覆。据厂员周善感覆称，本系独木大桅，因匠役等多去标皮，加帮硬木铁箍，以期稳固。该营随派外委洪加爵领驾回营等语。查该缸系于道光十六年拆造，甫经三年，不应如此破坏。且既称加箍帮木，何得谓之稳固？其为从前修造草率，毫无疑义。查系已故盐法道王耀辰督修，自应着落该家属赔补。其承修草率之委员及滥行收领之营员，应请旨交部查取职名议处。

又据署藩司常恒昌详称，据提标右营及艍艍营禀，有泉厂万字一号、台厂济字十五号缸二只，缸身水底横具俱已损坏，核与成字四号大缸情形略同。臣邓廷桢现经委员查勘，倘系草率，另行参究。其该御史所称兴泉水道离任数年尚未修竣一节，查系已故之前署道黄绶诰应修之固字二号、六号、海字三号同安梭缸，共计三只。此外尚有前署汀漳龙道富信任内未修大小缸五只，盛安未修大小缸四只，均经叠次查催各该故员家属来闽补造在案。

臣等以闽省修造战缸向有积压情形，诚恐迟迟未修者不止此数，覆查司造清册。除在营驾驶者一百十八只，驾厂领价兴修未竣者三十八只，届期俟修尚未领价兴工者四十一只外，其遭风击碎未经造补者，除甫经具报之南字八号、济字十六号、万字四号三只尚非迟延，其余自道光六年起积压至今，竟有三十只之多。有院司应

行驳查营县延不申覆者，有情节无关紧要院司辄行驳查者，有院司本无驳查而任意延搁者，实属不成事体！应请旨交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惟查此项缸只积压已历多年，迟延更非一任，应由臣邓廷楨会同抚臣吴文燾逐案查明，系何员任内之事，分晰核办。并严查各厂承修领收文武各员，有无推诿需索，并各衙门书吏有无朦混捺搁情弊，一并彻底究办。

现当洋务吃紧之时，水师需缸孔极，必应赶紧修造，以济要需。所有富信、盛安等积压大小缸九只，业经奏准由闽垫修，续经筹款，奏请交部核议，一俟奉到部覆，即行赶办。其遭风击碎缸三十三只，内有原驳情节无关紧要，及本无驳查可以先行奏请补造者，共十三只，飭司移道赶紧办理，不得借口赔累稍事迁延，致滋贻误。其余驳查未复及驾厂俟修各缸，一并分别严催赶办，倘复任意迟延，即行指名参处。至水师配兵巡洋而外，在汛各缸例应随时操练。应请飭下水师提镇严加整顿，督令将弁按期操演，并更番煨洗，毋令停泊海墘，日炙风干，易滋朽坏，以仰副我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

所有臣等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九、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在闽洋 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烟船片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炮台。现在闽海洋面，夷船时来游奕，奸民贩烟之艇，出入无时，议者谓宜添建炮台，增兵防守，诚为要务。

臣邓廷楨自粤来闽，经过海口，见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

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夫以海面之汪洋,而临之以弹丸黑子,即建至数十座,恐亦不足以资震慑而备环攻。且闽洋无内港可守,炮台必须建于海边,海滩沙性浮松,炮台根脚不固,难以经久,置之坚实之地,则去海较远,炮火之力更不能及。是添建炮台,徒糜工费,无济实用。臣等筹议变通之法,莫如易炮台为炮墩。其法用麻布袋每个长四五尺,径尺余者,实以沙土,层层堆积,高低自五层以至十余层,厚薄自两层以至三四层,长短自十余丈以至百余丈,相地势之远近广狭,斟酌为之。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准施放,可以克敌,而全身藏于墩内,敌人炮子不能致伤。又船底久在海中,泥苔渍滑,弹小则掠过,惟炮弹大者可打通。而沙性最柔,非如砖石可以摧裂,弹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过,极为稳固。且炮墩设于滩上,可远可近,可高可低,沙土取之海滩,以兵五百名,肩沙囊五百,顷刻可成。堆成之后,以五人管一炮,兵五百名,可管炮百门,即抽出守墩瞭望一二百名,亦可放炮数十门,何处冲要,即移置何处,亦易为力。所需购者止布袋渔船,筹款亦大可节省。现已由臣邓廷楨函致陆路提督臣余步云,赶紧如法办理,以期防守得力。

再,臣邓廷楨前奏明在粤购得夷炮十四门,由海道运赴闽省,现已运到厦门飭交兴泉永道存贮备用,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六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 议复严禁回疆鸦片章程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隆文、臣何汝霖跪奏,为遵旨议

奏事。

正月二十九日，恩特亨額等奏籌議嚴禁回疆鴉片章程，并開單呈覽一折。奉朱批：軍機大臣議奏。單并发。欽此。竊惟鴉片烟來自外夷，流毒中國，凡屬近夷之地皆為透私之路。現在各省查禁海口章程已由各該督撫陸續奏定遵行，且經屢奉諭旨，飭下各省實力稽查，認真堵截，所以防范洋夷者，固已至嚴且密。回疆地處西陲，夷商夾帶烟土入卡，雖未嘗如閩粵之多，惟該處駐防弁兵星羅棋布，設令沾染惡習，于邊防大有關係。今閩、粵既已堵拿，新疆宜防偷漏，嚴于彼而疏于此，則是積弊終不可除也。所有回疆現在情形，一切查拿防守立法，自當與閩粵并嚴。臣等謹就該大臣等單開章程八條，詳加籌酌，分別准駁，條列于左：

一、原單稱外夷販貨進卡，向系官為抽稅，借可稽查。嗣于道光十二年奏請免稅，而于查驗夾帶私貨一層未經議及，以致各夷將烟土公然販入。今擬于各城通商要路之卡倫，責成坐卡官弁，遇有外夷販貨到卡，令其點明某部落夷商若干人，駝馱若干包，粘貼小票，派兵押送來城，報明本城大臣。由該大臣轉飭阿奇木伯克，傳集部落商頭，眼同夷商逐包查驗。如查出夾帶烟土，立即稟明核辦。如實無夾帶情事，驗明放行，不准絲毫攪累。并著商頭出具甘結，阿奇木伯克加具印結，呈報存案。倘該阿奇木有徇隱賄縱情弊，查明嚴參治罪。至卡倫弁兵，只准點明貨色呈報，不准開包驗貨。該夷商運貨到城，亦只責成阿奇木伯克稽查，不准官役人等从中干預等語。臣等查夷商販貨進卡，向免抽稅，原所以示體恤，而有無夾帶違禁之物，必應一律嚴查。該大臣等所議押送查驗之處，皆屬妥善，而弁兵官役人等均不准其開驗干預，亦不至有滋擾。應如所議辦理。

一、原單內稱各城民夷人等由此城販貨到彼城售賣者，向止分別民夷，回城守營、阿奇木兩處報明，該城大臣給予路票，并不稽查貨物。今擬定（各）城起票章程，如系漢民販賣，飭令鄉約；如系夷

人回予贩货，飭令该商头，均眼同装载，取具甘结，分别报明城守营、阿奇木等处，方准起票放行，亦不准乡约商头有意刁难。倘有徇隐遗漏情弊，经前路各城查出，将该乡约即商头一并治罪，并治城守营阿奇木以失察之咎等语。臣等查民夷贩货，往来既以路票为凭，而于装载货物之时，若无保结之人，实易起夹带之弊。该大臣等请飭令乡约、商头，眼同装载，出具甘结。庶起票时可无朦混，而放行后得有资成，亦应如所议办理。

一、原单称巴尔楚克系西四城之咽喉，该处浑河渡口为商旅经行要道，应由叶尔羌派笔帖式一员，带领兵弁在彼常川驻扎。嗣后遇有西四城民回人等，请领路票赴东路各城贸易者，应于经过巴尔楚克时，将路票呈送粮道衙门，由该粮道验明铃盖关防，再由该笔帖式查验货物。倘查出烟土，即解赴叶尔羌审办；如实无夹带情弊，立即放行，不准扰累。其各城之开齐小路，如阿克苏之浑巴什河渡口、通和闾草地捷径——库车之沙尔达朗地方、通喀喇河捷径，应由各该城大臣派笔帖式一员带兵驻守，随时稽查等语。臣等查各城贩货民夷，其起票时虽已飭令乡约、商头眼同装载，出具甘结，而于经过处所若不复加查验，则乡约等有无通同徇隐情弊无从考核。该大臣等请于各城要道，各派笔帖式一员驻守查验，仍不准其扰累，于稽查较为周密，亦应如所议办理。其笔帖式如有失察放纵情弊，应即会同该大臣等照例参处。

一、原单称回疆八大城之外，如阿克苏之赛里木拜城，喀喇沙尔之布古尔库勒，均系通衢大道。库车沙雅尔以及八大城之所属大小回庄，均有偏僻捷径，往往有内地民人贸易，难保无私向夷回潜买烟土、偷越贩卖情弊。该城庄仅有伯克驻守，稽查恐难得力，应由各该城大臣责成该管伯克随时查察。如有商民偷向夷回私买烟土之事，立即报明本城大臣，派员拿究，仍由各该城大臣飭令阿奇木，拣派妥靠伯克，按月赴该城庄密查一次，加结呈报等语。臣等查夷回将烟土囤积射利，必有内地商民潜向购买，断绝夷回之囤

积，尤当禁商民之勾通。该大臣等请于各处城庄，责成该管伯克随时查察，并令阿奇木拣派妥靠伯克，按月赴该庄密查，洵为防弊之要，应如所议办理。其该管伯克等如有视为具文，仅以一查了事，即令该大臣等查明参处。

一、原单称喀什噶尔、巴尔楚克、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等处均有屯田，以及各城庄荒僻处所亦有种地回子。倘查察不周，即不免有私种罂粟情事，应由各该城大臣责成该管文武员弁并各城庄伯克，随时实力巡查，送官究办等语。臣等查私种罂粟例与兴贩鸦片同罪，凡屯田以及各城庄荒僻处所，该管官自当遍历稽查。该大臣等语责成该管文武及各城伯克巡查之处，应如所议办理。

一、原单称新定章程内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如牌内之人有犯，即行举发。兹查回疆各城多系关内外流民，往来迁徙靡常，较之内地土著迥不相同。其在城商民，应由各该城大臣转饬文武员弁，责成乡约编查，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取具十家互保连环结，设立循环簿，交该管文武专司稽查。如有烟犯，由该牌长举发，稟请拿究。倘有知情徇隐情弊，一经犯案，与乡约邻佑一体惩办。其赴各回庄贸易商民，向由城守营发给小票，应责成该庄伯克，于商民到庄时验明票据，随时稽查有无吸烟贩烟情弊，呈报阿奇木衙门，由阿奇木转报本城大臣等语。臣等查诘奸之法莫善于保甲，而十家一牌，止可施之内地，若回疆流民居无常所，原应量为变通。该大臣等请将在城商民，即照现在新例编查保甲，其赴各回庄贸易商民，即责成该庄伯克验明票据，随时稽察，立法亦为妥善，应如所议办理。

一、原单称，新定章程内载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拟斩立决，为从同谋者拟绞立决。嗣后倘有卡外夷人再行夹带烟土进卡，囤积发卖，以及各城回子串通外夷、潜买烟土、囤积图利，俱系为数甚巨者。即照新定章程，由各该城大臣申明确系首犯，奏明请旨后即交地方官，督同该商头并阿奇木伯克等，将各犯分别

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等语。臣等查新例：沿海奸徒开设窑口、通夷贩卖鸦片烟者，为首斩决，为从绞候。其夷人将鸦片夹带入口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决，为从者从严绞决。是夷人与开设窑口，为首虽同问斩决，而为从则有绞决、绞候之分。今回疆卡外夷人如有夹带入卡等情，自应照夷人夹带入口之例，为首斩决，为从绞决。若卡内回子如有通夷图贩等弊，自应照奸徒开设窑口例，为首斩决，为从绞候。今该大臣等议请将卡外夷人以及卡内回子，如有囤积贩卖，一律问以斩、绞立决之处，核与新例未符。又所称刑部通行例载：南路回子有犯调发罪名者，即行刺面，酌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惟卡外部落夷人罪犯军流，向无发遣内地之案，未便照卡内回子例一律发遣。应请嗣后卡外诸部落夷人如系贩卖烟土进卡，为数无多、罪不至死者，均由各该城大臣随时责惩，即将该夷人交商头逐出卡外，不准再来贸易。其卡内各城回子，如系贩卖烟土为数无多，以及知情受寄外夷烟土之犯，即按调发罪名，照刑部通行例办理等语。臣等查卡内回子，例有调发四省之条，如有罪应调发者，自应照例办理。其卡外部落，碍难一律发遣内地，自应免其调发。但新例外夷夹带烟土进口，为首斩决，为从绞决，均系死罪，并不再计烟数多寡。惟内地兴贩数不及五百两者，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是外夷有外夷之例，内地有内地之条，办理断难牵混。今该大臣等所议卡外夷人偷带鸦片入卡，前既照夷人夹带专条定以斩绞，此又称为数无多罪不至死者，责成逐出卡外，是又比照内地兴贩得有免死之犯一条，而引二例，未免两歧。又新例沿海奸徒寄囤夷船鸦片烟土者，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例，应拟绞候。今卡内回子知情受寄卡外夷人烟土，即与沿海奸徒寄囤鸦片无异，亦应绞候。该大臣等以知情受寄外夷烟土之犯，拟以调发，亦与新例不符。以上三条罪名，该大臣等有由轻改重者，亦有由重改轻者，惟既与新例不符，臣等未便遽行议准。或回疆情形实有不能遵照新例办理者，应令该大臣等将所以

由轻改重、由重改轻之处，逐条详悉声明。其各城卡内回子徒杖以下罪名，应如所议，仍交阿奇木伯克自行惩办。至所称各夷回仍自奉到部文之日为始，予以一年零六个月限期，如在限内全行首缴者，准其免罪，系照新例办理，应如所议。但现在回疆奏办首缴鸦片之案，叠经钦奉谕旨，皆以该夷未及遽知禁令，念系初犯，准其照限内自首例免罪。现在卡外各部落，既经各该城大臣严飭商头传谕，并令各阿奇木伯克缮写回字告示，张贴晓谕，其罪各条款当已一体知悉，如有首后再犯者，应即照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之例，不准再首。

一、原单称，新定章程内载文武员弁议处议叙之条，系照鸦片烟案所罪名分别等差。但回疆各城，惟城守营有缉捕之责，然亦不能越境缉拿，其管理民事之章京又未设有差役，不过专司承审。嗣后各城烟案，如系缉捕不力，责在城守营；如系承审不实，在该管章京；如果查办出力，准其分别甄叙。其各城庄阿奇木以下各伯克遇有失察烟犯，轻则奏请交理藩院议处，重则严参治罪。如果查拿出力，亦准酌量保奏等语。臣等查文武各员查办烟案，自应分别功过，定为赏罚，方足以昭惩劝。回疆各城文武员弁以及伯克议处议叙之条，应如该大臣等所议。如有应行议处者，即由各该城大臣参处；其有应行议叙者，亦准其由各该城大臣酌量奏明请旨；若各该城大臣有参劾不公及徇情滥保者，即由参赞大臣查明恭奏。

以上各条，该大臣等所议，有因地制宜，业经周密，应令照议办理者；有与新例未符，尚应令该大臣等另议具奏者。臣等逐条详议，分别准驳。总期立法而知畏，令行而不扰，俾防边之道，一如防海，庶积弊可除，边圉永靖矣。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一、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 闽省攻击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闽省攻击夷船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洋定例，不准番舶往来，而奸夷囤销鸦片，每有潜驶入境。现当查办吃紧之际，断不容片刻停留，以致偷漏贻患。上年十二月钦奉谕旨飭查，业经抚臣吴文熔，将上年十月起至本年二月上旬，叠经水师官兵轰击情形，两次奏闻在案。臣于二月间自粤赴闽，途次接见署水师提督臣程恩高，告以夷船阑入闽洋，专为售卖烟土起见，必当并力攻击，使其不敢留恋，该夷船亦无可藉词。抵任后复咨行水陆提镇道府厅营，实力巡防，认真攻击去后。

旋于三月十七日准署水师提督程恩高咨呈，三月初九日酉刻，据探弁报称，有三桅夷船三只、两桅夷船一只，由东南外洋驶至梅林澳寄泊。当即督舟师，昼夜驰往，于初十日戌刻驶至梅林洋面。时因微雾，未便开炮攻击，遂率各兵船把住澳口，堵截窜逃之路。十一日黎明雾开，见有夷船三只，一字排列，随即策励将士围绕进攻，夷船回炮抗拒。该署提督与各将备放炮攻打，自卯至巳，各兵船炮火络绎不绝。其沿海各处炮台，亦经陆路提臣余步云预派游击郭仁布、向恩瓛，督领弁兵，接连开炮。该提督所驾战船，折戩灵便，逼近夷船，目击本船与各师船及炮台所放炮子，击中夷船甚多，打坏夷船帆索各项物件不少，该夷当即扯帆起碇，且拒且逃。其外洋尚有二桅夷船二只驶来接应，亦同该三桅夷船三只向东南外洋窜逸。各兵船跟踪追击，至石圳外洋，署提标右营守备林建猷、左营外委杨肇基、左营游击沈河清，驾船奋勇直前，逼近夷船。前营兵丁叶国能瞥见夷船上有夷人，正在手持本棍，洗炮春药。该兵即

用鸟枪仰击，该夷人当时仆倒，遗落木棍一枝下海，经沈河清兵船捞获，该兵叶国能亦被夷人回枪毙命。（朱批：可惜之至。）惟时海面见有夷船遗落物件，随浪漂流，当接伏之时，未及捞拾。该提督复同各兵船直追至晚，遥望不见夷船帆影，方始收回。查点各兵船帆索横具，间有微损，当将击毙兵丁叶国能赏银归埋，其余各弁兵均未受伤，拾获炮棍，一并解验等情。并据陆路提臣余步云及在事文武咨禀相同。

嗣于二十一日复据程恩高咨报：十四日，哨船探报，有夷船四只先后来至獾窟洋面，因北风猛烈，难以抛泊，被风压至大坠洋面。该提督闻信，逆风飏驶，于十六日行到该处。各夷船已于十五日申刻暨十六日黎明先后驶去。该提督仍复穷追，隐约望见夷船在黑水深洋，乘风南窜等语。

臣查此次夷船驶入闽洋，尚未进口，即经水陆提臣督率将领弁兵，两路夹攻，击毙夷匪，毁其篷索，穷追远遁，办理较为认真，将士亦尚用命。臣现仍咨行水陆提臣镇将道府厅营，督率炮台舟师将弁，严密巡防，一经探有夷船踪迹，即速奋勇袭击，不准稍有滞留。一面严拿勾结内奸，尽法惩办。

至兵丁叶国能击毙夷人，被伤殒命，情殊可悯，先经批饬优加恤赏，并当照例咨部请恤，以昭激劝。

所有攻击夷船情形，谨会同福建巡抚臣吴文煊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六二、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查明 闽省烟贩情形及现办水陆巡防折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朱折）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臣邓廷桢跪奏，为确查闽省海口烟贩情

形,首在严办汉奸,并现在筹办水陆巡防事宜,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查阅御史杜彥士原奏内称,鸦片之流毒,最甚广东,而次莫如福建。夷船停泊在广东则藉口通商,在福建则无辞可解。况广东夷船所贩卖者,尚有钟表呢羽等件,鸦片系其夹带之货。福建夷船所携带者,并无他货,只带鸦片一物,其情更为可恶。今当广东查办吃紧之日,若福建沿海地方,不能协力同心,一体办理,致夷船得任意寄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凡广东所不容者,将转趋于福建,福建之夷船日多,则鸦片仍不能断绝,纹银仍不能不出洋。且由福建而上,如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各处海口,皆夷船可到之处,防备尤恐其不周。而臣更不能无虑者,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习其教法,依其装饰。彼盖以为在商船则官得以稽查,在夷船则官不便严究,奸商与夷人合伙,更复何所顾忌。伏祈飭下该省督抚提镇,一面查拿各海口奸民从重惩办,一面向夷船严加盘诘,奸民逃匿船上者,交出治罪,所载鸦片烟土,准其自首呈缴,即日开船出洋。并令该夷出具甘结,嗣后不敢偷越闽省海口,倘有携带禁物,违例复来者,货尽入官,人即正法。其沿海地方,应如何添设弁兵,严密巡防之处,妥议章程,认真办理,总期夷船不得阑入,汉奸无从勾串等语。

臣等伏思察弊贵审其原,防奸当扼其要。查闽省各属具报夹板夷船在闽洋游奕飘泊者,自嘉庆十九年为始,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或全年竟无夷船游奕者。迨近年以来,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其游奕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今则多在铜山营辖之布袋澳、悬钟,及金门营辖之梅林、深沪、衙口、大坠、围头等处洋面。均经各该营舟师随时禀报驱逐。而该夷船此逐彼窜,去而复来,总不离梅林等处。夷船所以飘泊无忌者,盖由沿海奸民,其初系自用小船径赴澳门夷船,贩买烟土转运,隔省作

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属利害相牵，故尚不致十分充斥。迨后泉郡奸民，串同诏安奸民，勾结夹船夷船，专载烟土直入闽洋。奸民以夷船为狡窟，无盗贼抢劫之虞，夷船以奸民为地主，有水米接济之利，于是夷船日多，烟贩愈炽。自道光十二年后，通夷奸贩，拿获惩办者，仅止王略、施猴等数案。水师员弁，不能实力巡缉，又且为之包庇，如该御史所指收受夷船陋规，包送鸦片，现经正法之把总林和国，是其明证。其实林和国之银，非得之于夷船，乃得之于汉奸也。（朱批：极是，知之匪艰，必得不除不已。）汉奸一日不除，则夷船一日不绝，是严办汉奸，实为此时第一要着。

臣等查海口各处地面，除该御史所指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外，如晋江县之东坡、狮头、西岑、西边、溪边、水头、连埭、岑兜、永凝、高厝等乡，惠安县之獭窟、埕边、下坡、芸头、白崎等乡，均属大姓，多以通夷贩烟为生业。其奸首之最著者，除该御史所指逸犯施叔宝、施金外，臣邓廷楨昨自漳、泉一带来省，留心访闻，人数甚多。（朱批：有碍国家、贻患后任，历来大小文武，深堪愤恨也。）到省后与抚臣吴文燊，互相密证，或旧案逸犯，或现今访拿，多系晋江、惠安所属。施姓则衙口之施猫塘、施小番、施民、施仰、施潜、施树猴、施赤、施喜、施贵、施肯、施交、施晓，卢塘之施炮、施猫，五官柄之施寻、施宰，沙冈之施述良。陈姓则深沪之陈希、陈光营、陈小什、陈有意、陈妹。丁姓则陈埭之丁珠、丁和。此外则东坡之吴妈、吴秋香、吴柏、吴栽题、吴猫柏、吴宜、吴号，王乌猪狮头之蔡为、蔡华，西边之林水、林梨春、林福来、林投，水头之王盐、王酒豆、王炒来，莲埭之林干，永凝之高虎豹、高和、陈信女、董熨，高厝之高领兴、高打九、高渥、高回、高蔑，沙埕之龚驾、龚两、龚什、龚烧，青阳市之庄马元、庄烈，蚶江之纪营王投、王麟、王煊，新店之李麻春，埕边之骆胎、骆雷，下洋之骆来者、骆对、骆和司、骆皮，白崎之郭赛等。又南安监生黄砌、黄为美、武生黄大漠、差役黄敏、黄瞎等。又，诏安县沈田老、沈文雅、文生沈律、监生沈待生、武生陈六秀等。或坐

庄销售,或贩洋包运,现饬一体设法严拿,期于必获。即可从此根究水师员弁,如何收受陋规,如何代为交易,彻底惩办。

漳州诏安向有绿头尖船赴粤买货,夹带烟土,迳由大海扬帆,转运沿海各省售卖。其在本处内港陆路贩运者,则由广东饶平县之柘林、黄冈,及澄海县之汕头。此三处均系诏安接壤,为水陆马头,即鸦片囤聚之所。诏安奸民,辗转运贩,透入省城。惟龙溪之石码并海澄城乡各处,因离厦门较近,而与诏安较远,其烟土多系买自厦门,不在诏邑。泉州晋、惠二县,本有商渔船只,在沿海各省贸易,多系挂验出口后,自向夷船贩买,扬帆径去。其由本处入口运送各处销售者,如该御史所指,或由惠安、洛阳、陈三坝、晋江、河市等处,送至仙游地面发卖。或由南安、埔头、小罗溪等处,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由大船载至延、建地方销卖。建溪船户,多系南安人,搬运既便,兴贩尤多,系属实在情形。且查土游各府,如浦城之枫岭营,福鼎之分水关,寿宁之西溪、南洋、托溪、杨梅衢等处,直通浙江崇安之分水、岑阳两关。光泽之杉关,长汀之古城隘、王祝岭、观音岭、鸡笼隘、大乾隘,宁化之上寨等处,直通江西,为烟贩往来必由之路。水陆营弁,多由本地兵丁拨补,围户贩徒与之熟习,非亲即友,平时徇情庇护,得利分肥,种种弊端,皆由于此。加以地方书差勾结,天津丁役串通,以伙党营私之人,为发奸摘伏之举,无怪奸民有所恃而不恐,(朱批,可恨之至。)查拿破案者,百无一二。应由督抚提镇会同察看,查明千总把总外委各弁,有在本地当差者,量为调拨,仍随时严密察访,并严饬各属州县,查有营弁差役勾通情弊,立即稟究,不许徇隐。其天津丁役人等,系福州将军专管,应由该将军严密稽查,认真究办。仍由臬司定案时,查明案犯经过地方,天津有无贿纵,切实根究,以清弊端。

其该御史所称沿海一带地方,应如何添设弁兵之处,臣等查海防专汛,责在陆路,固应添拨弁兵以重巡防。其洋面机宜,责在水师,尤应添派兵船,以资剿捕。现据陆路提督臣余步云咨称:海口

紧要各处，业经拨派弁兵，分驻添防，查造花名清册，转送道府察办。如有怠惰偷安，及徇私故纵等弊，该文武委员，据实揭报。该管将备，每按十日前往各该汛，稽查一次，如有弊端，立将该汛弁兵，拿送道府，从严究办。该提督仍随时明查密访，倘该营工司，知情徇隐，一并参处治罪。又据署水师提督臣程恩高咨：请添派兵船，分作二帮，一由金门镇总兵管带，在北洋崇武、黉窟、大坠一带，梭巡堵御。一由该署提督管带，在南洋梅林、衙口、深沪等处拦截，往来巡探，或分或合，随时相机办理。所议尚周妥。

至夷船本不应来闽，与粤省例得通商者，情形正自不同。若如该御史所称，责令呈缴烟土，出具甘结，便是许其停泊。即令该夷船遵谕缴土具结，岂能听其载货，违例来闽。至向夷船盘诘奸民，令其交出治罪，奸民既习其教法，依其装饰，逃匿夷船，其姓名又何不可假捏。无论不能指名盘诘，即使访察明确，夷船赖其接济，岂肯容易交出。且转使夷匪借口迁延，是欲驱之而反招之也。（朱批：是。）为今之计，惟有一见夷船窜至，水师各兵船，则奋力攻击，陆路弁兵，则严谨把守口岸，禁绝奸民出海踪迹，水陆交严，坚持不懈。（朱批：果敢。正办！）臣邓廷桢现经会同抚臣吴文培，分别移咨各提镇，并飭该委办各道府，一经得信，即率舟师环击。如其逼近岸边，督令炮台协力夹攻，不许再以驱逐为辞，空言延宕。

总之夷船由汉奸勾引而来，夷船逸而汉奸未必甘心，汉奸除则夷船自应绝望，治人必先治己，内密然后外严。此臣等再四筹度，于查办夷船吃紧之时，思一永杜夷船来闽之策，必以严办汉奸为首务也。

除该御史所指各案，飭查未齐，容俟另行具奏外，所有臣等确查情形，及现在筹办事宜，谨缮折先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并闽省海口图一幅，恭呈御览。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三、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奏为查办 汉奸船只章程片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夷务清本)

再,查汉奸船只不外商渔两项,而清厘稽察最为难周。缘闽商载货出洋,不但盛京、天津、上海、宁波等处准其前往,即夷埠如毗甸、实力、暹罗诸国,亦无例禁,其船均由沿海地方官给照出口。奸徒往往以载货为名,驶出外洋,向夷船购买烟土,分往北洋售卖。其回至福建者,则又满载而归,州县给照之多者,每年可七八十船,但凭一纸呈请,即行用印发给,一经出口,则纵其所如。给照之官势不能随船稽察,又无行家保结,可以责成,此清厘商船之难也。

闽人耕三渔七,采捕乃生计所关,不能禁其出海。该船之自出资本,夹带些微烟土者,其弊尚小。惟大伙奸民重资购买,雇令出海接运,该船户即偶而被获,在亡命之徒了不为异,而财主安居村镇,无损丝毫,肆行如故,此则弊之大者。此等渔船虽有朝出暮归之令,而风潮顺逆颇可借词,且汉港支河一苇可达,偷越既易,奸宄逐多,此清厘渔船之难也。

今于至难清厘之中,求稍有把握之法,商船则责成厅州县,于给照之后、开行之前,亲诣该船,按照所开出海舵水人数年貌查点,一一相符,方准出口。出口之后,如有买烟及为盗等事,经官拿获,查对船名人数不符,除按照所犯治罪外,仍即将船货全行入官。如查系该厅州县未经亲自点验,即行参处。渔船则责成该管地方(官)指定埠头,编立字号,责成澳甲按日稽查。如有累日不归或停泊到埠者,即行报官将该船拆毁示惩。

至商渔各船出海,一经驶近夷船,即系买土奸民,毫无疑义。应责成水师官兵并力围拿,如能人船并获,即将烟土解官烧毁,其船只衣物银钱全行赏给。如业已驶泊岸边,所载烟土必须捆载分

携，应责成水陆文武侦探逮捕，不得纵漏。至于汉奸巢穴，现访得数十乡社，皆踪迹显著，确有主名，应责成陆路文武尽力查拿，或以智擒，或以力取。有拒捕者，准其开放枪炮，格杀勿论。庶奸民畏法改图，而夷船渐可绝迹。

六四、著将吸烟之江苏已革巡检赵景棠 发新疆充当苦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裕谦奏审拟职官吸食鸦片烟一折。江苏已革瓜洲司巡检赵景棠胆敢于一年六个月限内吸食鸦片烟，著发往新疆地方充当苦差，永不叙用。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六五、著恩特亨额体察情形逐条妥议严禁 回疆鸦片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恩特亨额筹议严禁回疆鸦片章程，当交军机大臣议奏。兹据穆彰阿等逐条筹议，分别准驳具奏。该大臣所议卡外夷人、卡内回子罪名，或由轻改重，或由重改轻，核与新例不符等语。严禁鸦片新例，业已颁发，惟新疆地方夷回杂处，与各省不同，著恩特亨额体察情形，逐条详悉声明，妥议具奏。余依议。

该部知道。钦此。

六六、为鸦片限期将满著各省督抚 飭催所属认真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给事中况澄奏，各省查拿鸦片，宽严不一，限期将满，请飭催办一折。据称：上年颁发新例，各处省城查拿严紧，而各府州、县办理仍属从宽，差役不免有包庇卖放讹诈等弊，暗中吸食者仍多等语。鸦片流毒，传染日深，经朕屡次降旨，飭令各地方官严行查拿，并颁发新定章程，晓谕中外，意在净绝根株，永除大害。若止省会严紧，而穷乡僻壤仍复藏垢纳污，将来限满，或大吏有愧心而不愿办，州县规避处分而不敢办，或因该犯等多系死罪，地方官姑息而不肯办种种弥缝，势所必至。是目前但图粉饰，限外愈滋弊端，锢习不除，实堪痛恨。

各该省大吏，经朕特简，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务当严飭所属，认真访拿。商贾辐辏之地，固应逐渐清查，即僻壤穷乡，亦宜除恶务尽。凡外府州县，皆系该大吏等所属，如果训谕谆谆，督催不遗余力，转瞬限满，自无触网罹法之人。倘经此诤诫，仍复玩延不办，或搜索数起，草率塞责，是该大吏等丧尽天良，朕亦不能轻恕也。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六七、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复查广东 合浦县囤贩栽种鸦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

御史贾臻奏，海船贩运烟土，潜入小口，地方官查拿不力一折。据奏广东廉州府属合浦县龙头沙地方，外面滨海，内地界连高州府属及广西郁林州属。海船专载烟土，停泊该处发售后，另用渔船，各执鸟枪，包送上岸。该县城外之週盛、长泰、英利各字号，皆积惯囤贩之家，有府书徐老官及该县门丁周六为之包庇。又该县湖廉洞地方，栽种罌粟，县丞王万春曾经履勘送县，该县韩凤翔并未查禁，反将稟稿延搁不发，意存消弥等语。

奸商贩运烟土，该书吏门丁胆敢勾通包庇，实属不法。至地方栽种罌粟，既经该县丞查勘送县，何以该县延搁不发。现当查拿鸦片吃紧之时，不可不严行惩办。著林则徐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许稍有瞻徇姑容。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著将查拿鸦片不力之游击 舒昌交部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奏请将撤任游击交议一折。福建撤任诏安营游击舒昌在任四载有余，奉飭查拿鸦片，仅据报获一起，缉捕实属不力。舒昌著先行交部议处，仍飭令回旗，交兵部带领引见。余依议。

钦此。

六九、工科给事中张秉德奏请 查禁回疆烟土入关折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十日（原折）

工科给事中臣张秉德跪奏，为请旨飭查严禁事。

窃惟鸦片烟流毒中华,蔓延滋甚。叠经严谕各直省大吏,遵奉钦定章程分起究办,各省大概情形,亦渐知敛迹。然警不畏死者偷贩吸食,犹未能净绝根株。京师稽察最严,而犯案者仍复不少,则外省可知矣。查外省所获之犯多寡不一,其由关口盘查而获者甚属寥寥。可见关口胥役只知借此勒索行旅,并不认真稽察烟贩。近来海口各关大队私贩或无偷漏,而山口各关竟有潜地私行者。

臣闻回疆近出一种烟土,名曰羌土。其形较小于广东所出之土,以之熬膏过瘾,亦与大土无异。臣籍隶山西,闻山西忻州人往回疆贸易,每每夹带羌土,由嘉峪、哈密等关潜入内地,并有贩至陕西、河南各省者,而山西一省为尤异。据此则是关口查禁烟土徒有搜剔之名,并无遵行之实。现当立法之始,犹有玩法之人,迁延日久,必至视为具文,何以挽颓风而肃功令。总之,商人私带烟土必由关口径行,若果实力查究,则兴贩者不能漏网,吸食者无从购求,来源既断,烟习自除。相应请旨飭下该省,于山口各关一律认真盘查,庶稽察益为周密,而偷漏之路亦可永杜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训示。谨奏。

七〇、著陕甘总督瑚松额等查办羌土

夹带入嘉峪等关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十日内阁奉土谕:

给事中张秉德奏请严禁关口潜带羌土一折。鸦片烟流毒,传布甚广,据称回疆贸易民人每夹带羌土,由嘉峪、哈密等关潜入内地,熬膏过瘾,与烟土无异,并有贩至各省者。著陕甘总督、回疆各城大臣严密访查,如有此种烟土名目,立即拿获惩办,并著该督等派委委员,于进关要隘地方常川巡察,仍严飭嘉峪、哈密等关文武员弁

认真稽查。倘有疏懈走漏及胥役卖放等弊，即著从严参办，以肃关口而祛细习。

钦此。

七一、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修造

外海内河巡缉战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修造外海内河巡缉战船，循例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各营外海内河战船，届当修造，动款银数在五百两以上者，例应奏办。又准部定章程，钦奉上谕：所需银两，应令于田房税羨银内动支办理。又准部咨：嗣后修造各缸旧料，飭令承办官员按成变价，即于各缸估销工料银两册内，照变价银数扣出，余银发给办理等因。

兹查道光十九年分届应修造外海内河战缸一百二十七只内，除外海大八桨缸四只，额设内河快桨船艚巡缸二十二只，入额内河快桨巡缸一十六只，验报缸身尚属坚好，停缓修造。又海门营门字第一号大八桨缸一只，在洋遭风击碎，另案办理外。实应大小修外海大八桨缸三只，共需工料并津贴银四百二十五两零。除旧料变价银四十两零凑用外，实需工料银二百四十四两零，津贴银一百四十两零。大小修拆造额设内河槽桨急跳快巡缸五十四只，共需工料银一千三百一十四两零，除旧料变价银一百八十四两零凑用外，实需工料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零。大小修拆造入额内河两槽浅水桨巡缸二十七只，共需工料银六百九两零，除旧料变价银一百一十一两零凑用外，实需工料银四百九十七两零。共缸八十四只，除旧料变价凑用外，总计实需工料津贴银二千一十二两零。经各镇道勘验，船身损坏，亟应及时修造，以资巡防，实系刻不容缓之工。由

署藩司乔用迁据监修各道府,造册详请具奏前来,臣覆核无异。

除将估需工料动支银款各册咨部外,谨循例恭折具奏,并缮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七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将商行 所用茶叶银两捐充防英经费折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三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怡良、臣豫堃跪奏,为粤东查办鸦片,先后防堵喫夷,需费繁重,现据洋商呈请,将茶叶一项向定行用银两,陆续捐缴三年,藉供经费,恭折奏恳天恩,准令捐输备用,仰祈圣鉴事。

窃自上年正月间,臣林则徐衔命至粤,与调任督臣邓廷楨暨臣怡良商办海口事件。年余以来,所有控制外服,查缉内奸,一切机宜,悉荷圣谟指授,俾臣等秉承有自,感刻难名。迨断绝喫啣贸易,尤赖干断严明,足使夷情震慑,虽该夷尚复强颜延喘,飘泊外洋,诡计涛张,虚疑恫喝,而臣等遵奉谕旨,既允其以逸待劳之议,更示以应防叵测之心,守险攻瑕,皆得随机应变。

查喫夷所传续到兵船之信,只于吐噠、哗仑两船而外,复来哪嚕噠兵船一只,其夷官名为嚕啞啞,虽据引水探报,该船有大炮四十余门,夷兵三百余名,而在外洋寄碇数旬,毫无动静,自系探闻我师布置严密之故。惟防堵固有把握,而守望并无定期,各口水陆官兵不能遽撤,即各处口粮兵费皆必预筹。

且自上年查办至今,所费本已不少。始则谕令夷人,将趸船烟土尽行呈缴,而喫国领事义律欲带嚕啞潜逃,当经官兵截回,于是水路排舟,陆路设卡,自省河至虎门,不使有空虚之处,然后该夷稟缴鸦片,悔罪乞诚。而所缴之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分载趸船二十二只,计每只趸船烟土,即需剥船五、六十只,始敷盘运。其堆贮之

处，统令庙宇民房，围筑外墙，搭盖高棚，以昭严密，并派文武员弁各带兵役，看守巡逻，常防偷漏。自二月底至四月初，甫经收毕，正在雇船装运起解进京。旋奉谕旨，即于粤省销毁，当又开砌石池挖沟安插，树栅设厂，毁化浹月，始经藏事。其间一切费用，力加撙节，在事者莫不共见共闻。厥后义律稟请在澳卸货不准，因而阻挡该国货船进口，并呈令奸夷空窳逗留。七月间逐出澳门，断其接济，凡各处紧要隘口，无不添派防兵。詎义律胆敢鸣张，公然抗敌，我军于九龙山、穿鼻洋叠次轰击之后，复于尖沙嘴俯攻六次，伤毙夷无数。自此，该国各船窜赴长沙湾一带外洋，不敢妄动。所需用度，尚无虚糜。

惟国家经费有常，何敢擅行渎请，而年余支应各项，非捐即垫，其有待于归补者，已觉繁多。且既奉旨不准通商，而该夷仍逗留观望，则所以制其反侧绝其窥伺者，更不可不加意图维。即如炮位一项，洋面师船所用，必须三四千斤以上，而制造又极精巧者，以之抵御夷炮，方可得力，若炮台所安之炮，竟须七八千斤至万斤以上，方能及远。经臣等节次筹办，颇有眉目，容俟详晰汇陈。其水师战船，工料例价，向来本有一定，欲其倍加坚实，亦须斟酌变通。凡有神益于海防者，臣等均不敢不悉心区画，而筹措经费，实为首务。

查粤东通省大小官员养廉，因奏明摊捐连州军需，及前次防夷等案外销之款，每年已扣三成，计至道光二十六年始能扣清归款，此时未便再有加摊。兹据洋商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梁承禧、谢有仁、潘文涛、马佐良、潘文海、吴天垣、易元昌呈称：商等服贾海隅，安生乐业，仰荷皇仁优渥，报称末由。上年夷人呈缴鸦片烟土，盘运销毁，其船脚等项，所费已多，嗣因夷桀骜不驯，驱逐防范，需用更复不少。伏思商等与夷人交易货物，向照估价每两应得行用三分，以资办公。今通行公议，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自具呈之日为始，相缴三年，按卯解缴关库，听候提用等情前来。臣等察其情词恳切，洵为踴跃急公，相应仰恳天恩，俯准捐缴，以遂其报

效之忱。如蒙俞允，俟该商等捐缴年限届满，再行核明总数，奏恳恩施，量加奖励。所有查办鸦片案内收烟防夷一切经费，即于此款撙节动支，其有不敷，仍由臣等酌量筹捐凑办。

再，此项捐缴银两系属商捐外款，而海口一切用费，类多繁杂琐屑，并恳天恩免其造册报部，仍由外核实支销，合并陈明。

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七三、著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严查汉奸并围拿靠近英船之人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闽浙总督邓、福州将军保、福建水师提督余、陆路提督陈。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奉上谕：

祁寯藻等奏确查闽省海口烟贩情形并筹办水陆巡防事宜一折。据称，闽省各属具报，夹板夷船多在铜山管辖之布袋澳，悬钟及金门营辖之梅林、深沪、衙口、大坠、围头等处洋面游奕，内地奸民勾结贩烟为之接济。经该督等访闻晋江、惠安等县所属之施姓等犯，或坐庄销售，或贩洋包运，现在设法严拿期于必获。至海防专汛，责在陆路，据提督余步云业经拨派弁兵，赴紧要海口分驻添防。洋面机宜，责在水师，亦据署提督程恩高添派兵船，分作二帮，一由金门镇管带，在此洋一带梭巡堵御，一由该署提督管带，在南洋梅林等处拦截巡探，相机办理。其关津丁役人等系福州将军专管，应由该将军严密稽查，认真究办，仍由该臬司定案时，查明案犯经过地方关津，有无贿纵，切实根究，以清弊源等语。海防之要首在严办汉奸，汉奸一日不除，则夷船一日不绝，务须一力严拿，不除不已。该督等即当严飭文武各员弁，一见夷船窜至，水师各兵船则奋力追拿，如敢拒捕，即行开炮轰击，毋得稍有疏纵。陆路则严谨把

守海岸，禁止奸民出海踪迹，水陆交严，坚持勿懈，总宜猛以济宽，禁绝根株为要。

又另片奏，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炮台。现在筹议变通，莫如易炮台为炮墩，极为稳妥。又出口商船，责成该厅州县于给照时亲诣稽查，渔船责成该管地方官指定埠头，编立字号，责令澳甲按日稽查。如有出海驶近夷船者，即著官兵并力围拿，果能人船并获，即将烟土解官烧毁，船只衣物等项全行赏给。至汉奸巢穴既经访得数十乡社，确有主名，尽力擒拿等语。俱著照所议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四、著将福建修造战船草率

各员查明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内阁奉 上谕：

祁离藻等奏，战船修造草率，及迟延积压各情，据实参奏一折。沿海战船巡洋缉匪，关系綦重，遇有修造届期，自不得草率从事。已故盐法道王耀辰承修福厂成字四号大船一只，甫经折造即致破坏，其为从前修造草率无疑。著即令该家属赔补。其承修草率之委员及滥行收领之营员，著查取职名，交部议处。

至该省修造战船，向有积压情形。现经该大臣等查明，自道光六年起至今，积压竟有三十只之多，实属不成事体，亦著该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并著该督等逐案查明，系何员任内之事，分析核办。其承修领收文武各员并各衙门书吏有无情弊，一并彻底严究。现当洋务吃紧之时，水师需船孔亟，所有从前积压及遭风击碎各船，除已经筹款及本无驳查并原驳情节无关紧要者，著该督等即飭令赶紧兴办。其余驳查未复及驾厂挨修各船，亦著一并严催赶办。

倘复任意迟延,即行指名严参。至水师配兵巡洋之外各船,例应随时操练,著该提镇督令将弁按期操练,并更番焯洗,毋任停泊海壖,日炙风干,致有朽坏,以利驾驶而肃洋政。该部知道。

钦此。

七五、著将攻逐英船之提督程恩高

余步云交部议叙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奏攻击夷船情形一折。此次夷船驶至闽洋梅林澳寄泊,经署水师提督程恩高及陆路提督余步云督率将领弁兵,两路夹攻,击毙夷匪,毁其篷索,穷追远遁,办理尚属认真。程恩高、余步云著交部议叙,所有在事出力各员,著该督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兵丁叶国能,著咨部议恤,以昭激劝。

钦此。

七六、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为

操练兵丁加紧防范片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渥荷天恩,调补福建陆路提督,于道光十九年七月底到闽。查悉提标营伍,经前任督臣钟祥巡阅案内奏列三等。窃思提标为陆路各营表率,极应认真整顿。奴才到任后察看弁兵,果系弓力柔软,枪箭准头均属平常。至于抬砲长矛等技,全未讲求,询以速战炮阵,弁兵中无一谙晓。奴才适带有贵州熟悉炮阵之千总李应庆数名来闽,即令暂留如法教练,挑取各营精壮兵丁,先行学习,以资倡率,业经恭折奏明在案。并查有提标前营游击武攀凤,弓马

优长，在闽年久，熟悉海疆营伍情形，当即咨商督臣，将该员委署提标中军参将。督飭各营多备劲弓，制造抬炮，责令弁兵实力操练，务期日有改观。如系弓力不长，放枪无准，以及人材软弱，不堪造就者，随时斥革，另行拨募。营弁中有曾经吸食鸦片烟者，俱经拿交文员，咨明督臣斥革，照例究办多名。其沿海各汛弁兵，飭令该管将备，轮往稽查，督同巡缉。本年二月内调任督臣邓廷桢到闽时，深知通省各标营之优劣，严飭官兵操练弓力准头，讲求鸟枪身步手眼，飭令千把总以下均习枪技。凡营中制作以及各项弊端，一一指明，预为查禁。此时提标营伍，比前渐有起色，弁兵弓力已有长进，速战炮阵，操练可观。各镇标亦派有弁兵前来取法，绘具图说，回营学习。

再，闽省洋面，时有夷船驶至，图销鸦片禁物，现经督臣抚臣札委漳泉道府会督查办，添派文武员弁，分赴各海口协力堵捕。并于沿海扼要处所，多设炮墩，运置数千斤之大炮。如遇夷船窜至，即令水陆官兵施炮攻击。经于本年三月十一日，预派员弁在晋江县辖之梅林澳，会同水师兵船，络绎施炮击退夷船三只，经督臣邓廷桢奏明在案。奴才现复严飭将弁，会同在事文员加紧防范，缉拿奸民，使夷船无所用其窥伺。

奴才受恩深重，职守海疆，督飭训练巡防，是其专责。惟有矢勤矢慎，力挽因循，督率属员，修明武备，实力堵捕，以期海疆安恬，稍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谨将操练提标营伍渐有起色情形，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奉朱批：一力认真训练，毋稍懈弛。钦此。

七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料理 船炮军器以备防英片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朱折)

再,臣前奉谕旨,飭令严防夷匪。当将预备镇将带兵出巡,暨委员分赴滨海各要口,往来查察,如有夷船,并力驱逐。一面封港缉拿内奸,悉办各情形,先行覆奏。钦奉朱批:“所办尚妥,务当实力行之。钦此。”即经恭录咨行遵办在案。辰下浙江洋面,虽无夷船消息,而沿海军械船只,不可不先为料简,以备不虞。

臣现与提臣祝廷彪往返札查,合计外海水师额船,共有二百六十余只。内除配缉钓杠及驾厂修造各船外,其至大之米艇同安等船,存营者尚及百号,彼此联络,足敷应用。防海利器,以炮为先,统计各营,红衣大炮共四百五十余位,西洋大炮共十八位,重自四五千斤至四五百斤不等。至重者移以防御海口,稍轻者用以配入兵船。即间有贮局年久身起铁锈之炮,已飭煨煨演洗。尚有劈山炮八百余位,均堪济用。此外军火器具,亦俱配足,是船械尚属整齐,可以有备无患。

至于海上零星土盗,见利忘身,苟遇夷船,有利可图,难保其不与勾结。本年沿海各属虽无盗行劫报案,第时届捕鱗,渔船云集,其中良莠不一,宵小最易潜藏。臣又经札司移行各道府,并咨会提镇诸臣及乍浦副都统,督飭文武,先将土盗悉数弋获,不使少留余孽,以期洋面肃清,仰副圣主慎重海防谆谆诤诫之至意。

除咨督臣查照外,臣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设若稍有疏失,朕惟汝是问。懍之,慎之。

七八、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查明英船 驶闽及哨船拦逐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夷务清本）

闽浙总督邓廷桢奏。

臣于本年四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据吴文煊奏，本年正二月间，有夷船一只在梅林洋面游奕，经哨船拦截攻逐，胆敢开炮回拒，致毙兵丁一名，现已驶逸外洋等语。闽省海口向不准夷船驶进，此次该夷船屡在梅林等洋面游奕，是否因粤东查办严密，改从闽海进口，希图销售鸦片，抑系闽省向来海禁废弛，常有此等夷船驶进。著邓廷桢等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至该夷被兵驱逐，竟敢拒捕伤兵，现虽驶向外洋，难保不复萌覬覦。著邓廷桢督飭水师员弁，慎密堵防。如查有汉奸接济，弁兵纵放情事，著即从重惩办，无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伏查闽省洋面，西南自南澳镇左营起，为粤海入闽门户，东北至烽火门营止，为闽海入浙门户。中间历铜山一营，水师提标各营，金门、海坛、福宁三镇，闽安一协，袤延二千五百余里，率皆汪洋一片，仅有滨海澳屿，并无设险口门，与粤东澳门、虎门等处有口可进者迥异，向来不准外夷贸易，是以亦无夷船停泊马头，此闽省海洋之情形也。

溯查嘉庆十九年以前从无夷船在洋游奕之事，迨后鸦片渐行，每年间有一二只来至闽洋，或一二、三四次不等。近年逐渐增多，每年或十余次，或二三十次。其船出没靡常，自一二只至三四只不等。其游奕处所，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洋，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洋。今则多在铜山营辖之布袋、悬钟及金门镇辖之梅林、深沪、衙口、大坠、埕头等处。或远在黑水夷洋，或近在沿海澳外，乘间抵隙，候去候来，既无定期，亦无定所，此夷船久已在

闽游奕之情形也。

至夷船来闽之由，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只前赴粤洋，向夷船购买鸦片，继则往来熟悉，遂勾串夷船来闽销售。夷人以汉奸为内线，汉奸以夷船为利源。当其初至之时，文武员弁不知底里，辄听夷人以在洋遭风及恳求通市诡词率行具禀。节经前任督抚批飭防范驱逐而迁延观望，待至数日后夷船开去，遂以一禀了事。嗣后踪迹渐著，寄泊渐多，共见共闻，不得不据实禀报。而庸懦者不敢攻击番舶，阳居持重之名，贪黠者甚且包庇汉奸，阴享分肥之实，以致势成积重，窺伺频仍，奸民固属罪魁，水师亦多泄视，此又夷船所以公然驶至之原委也。

迨上年严禁鸦片，皇上天威震叠，督抚董责加严，始有攻击夷船之举。上年十月初二、十八，十二月初六、十六，本年二月初四等日，节经调任水师提督陈化成、金门镇总兵龔振彪督率战哨各船，开炮轰击，该夷船先后逃逸，经抚臣吴文熔两次具奏。臣到任后，据署水师提督程恩高驰报，三月初九日，有夷船四只在于梅林寄泊，经该署提督于初十日围绕进攻，打坏夷船篷索杠具，并击仆夷人一名，捞获洗炮木棍一枝，该夷船向外洋窜逸等情。经臣于三月二十七日具奏在案，此又去冬今春水师攻击夷船之实在情形也。

总之，番舶之频来专为图销鸦片，而腹内之受病全在勾引奸民。臣到任后，即与抚臣吴文熔筹议章程，以外洋攻逐夷船，堵拿奸民船只，责之水师。岸上开炮夹攻，查缉囤贩匪徒，责之陆路，咨行水陆提臣督率办理。其文员则分派兴泉永道刘耀椿、汀漳龙道李昭美为督办，泉州府知府尚开模、署漳州府知府王衍庆为帮办，督率该管厅县协力稽查，并分拨文武委员听候两道调遣。

现在陆路提臣余步云专派署中军参将武攀凤，会同兴泉永道侦缉奸民，游击向思璜、郭仁布专驻梅林、下垵等处。并拨运四五千斤大炮数门，在于沿海筑墩安设，遇有夷船驶近岸，即与水师哨船两下夹击，兼缉出海贩烟民船，布置极为周密。至水师一路，

则新任提臣陈阶平业已到任，即日出洋督巡。适臣前在广东所购炮位亦由海船运到，经前署提督程恩高分配师船施放，可期得力。臣与抚臣惟有严行督饬在事文武同心协力，外攘内侦，夷船则不准停留，汉奸则不容疏纵。仍明察暗访，如有兵弁得规包庇，立即遵旨从重惩办。臣一俟会同钦差查办事竣，即驰赴泉州亲督料理，并查办漳属之南澳、铜山等洋面，以冀仰副圣主虔念海疆力除锢弊之至意。

七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访获护送鸦片之 巡役及出洋贩烟人犯折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访获护送鸦片之巡船人役，究出出洋买烟及煎熬贩卖之首从各犯，申明分别惩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杜绝鸦片必先重办汉奸，而杜绝汉奸尤必首严包庇，是以现颁新例，以窟口通夷买烟为第一条，即以海口受贿故纵为第二条。诚以沿海奸民载烟入口，大抵恃有包庇，以致惑不畏法。是各海口巡緝之船名为查拿烟匪，实难保不转为护送。臣等叠饬沿海营县，务须激发天良，约束兵役，无论外海舟师内河巡船，有能查出弊窦自行究办者，其失察处分既照例免议，并准量予记功，庶文武各员咸知愧奋，勉蹈徇庇恶习。旋据东莞县知县柏贵访闻，该县巡船内舵工尹施昧，有串同巡役胡遣，叠受匪徒梁亚苏等贿，屡护送鸦片，并因图抢他船烟土，致被枪伤。巡船水手梁亚有落水身死情事，自行禀请查办。随经臣等饬据该县会同文武委员，先后拿获首犯尹施昧、梁亚苏，伙犯尹亚行、尹亚元、尹遂添、尹潜川即监生尹达章、革生尹镜蓉、巡役胡遣、水手梁应、梁好、梁就、梁二、张欢、张得、陈女、陈有、陈右、陈池、陈始、尹法、尹喜、莫灶、刘发、李弟、李美、郭

合、袁连、苏美，及买烟转贩之张奕襄、尹宁凤，受寄之湛亚桂，雇工李亚金、黎亚复，共三十三名。内胡遗一犯，据报于取供后监毙。将现犯同起获湛亚桂、李亚金名下烟土五个、铜锅一口，尹宁凤名下烟管二枝，一并禀解至省，即经发司委员确审。尹宁凤、郭合二犯，先后在番禺县监病故。兹据委员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等申明，议拟由署广东按察使陈嘉树会同署布政使乔用迁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亲提研鞫。

缘尹施昧籍隶东莞县，操舟为业，道光十九年七月内受雇为该县巡船舵工。船内巡役水手人等听其指挥。是年十月间，尹施昧有素识现获之番禺县人梁亚苏，起意出洋贩卖烟土，稔知尹施昧在巡船掌舵，借其护送进出，可免查拿。是月初六日，邀同现获之尹亚行、尹亚元、尹遂添、尹潘川即监生尹达章，未获之尹咸水仔、林大卖、萧亚当，一共八人，各出本银一百二十五元，乘坐旧存虾笱艇一只，商嘱尹施昧转告胡遗，由僻港送至新安县属铜彭洋面，梁亚苏走上啖夷吧喇船内，买得烟土四十五个。仍嘱巡船护送而回，陆续将土卖与尹亚全及不识姓名人，得番银七百两，按本均分。巡船舵工尹施昧及巡役胡遗各得谢银五十元，水手梁应等俱不敢过问。该役胡遗于护送烟上回棹之时，洋次遇见不识姓名匪艇一只，胡遗料其贩有鸦片，上前追抢。该匪艇放枪抵拒，适巡船水手梁亚有站立船头，被伤落水身死，匪艇亦即逃逸。此巡船舵工尹施昧与巡役胡遗串同受贿，护送奸徒出洋买土入口，并胡遗囤抢鸦片，致水手被伤淹毙之情形也。

尹施昧未在巡船掌舵之前，梁亚苏先于六月二十七日起意邀同尹亚行等七人，各出本银一百元，雇请未获之梁亚苏为帮工，月给辛资四元，由僻港驾艇至新安县属尖沙嘴洋面，用银四百八十一两，托夷船经纪郭亚贱，向啖夷吧喇买上三十七个，运回屯贮尹咸水仔家中，陆续卖与现获之张奕襄及未获之尹亚毓、周亚容并不识姓名人，共得银五百七十两，按本均分。迨巡船既将梁亚苏等烟上

护送入口，尹施昧因见贩烟利厚，遂自起意出洋买贩。尹咸水仔亦起意自行挈本附给搭而行。十一月十四日，巡船驶至尖沙嘴洋面，该二犯同上嘍夷吧喇船内，尹施昧用银一百元买土一十个，尹咸水仔用银一百九十元买土二十个运回。沿途各即转卖与不识姓名人，得银分用。巡役胡遗得受谢银一十元，水手亦无分及。自是尹姓族人咸知其事，各萌利心。尹咸水仔与族众公议，每卖土一个抽银一钱，共抽得银八两二钱，统交尹咸水仔分居胞兄，现获之已革生员尹镜蓉，收充公祠祭费。此又究出梁亚苏、尹施昧、尹咸水仔三犯，各自起意出洋贩买转卖，及公然议抽烟价之情形也。其余各犯，如张奕囊系独自起意向梁亚苏等用银四十元买土三个，零星卖与未获之王亚盛及不识姓名人，得银不记确数。又，尹宁凤系从未获之周亚容，共出番银二十四两，向梁亚苏等买土二个，零星转卖，并各用竹管代枪，同在合置渡船上私行吸食，烟管二只已获。又，黎亚复系在周亚容渡船佣工，知情容隐。又，湛亚桂系因素识未获之尹亚毓，独自起意向梁亚苏等，用番银三十两买上二个，尚未转卖。湛亚桂得银二两，代为收藏。又，李亚金系代雇主未获之尹亚金、尹亚石父子，用银四十七两，向梁亚苏等买土三个零，熬卖未完，李亚金即被兵役连赃并获。以上现犯三十名，逐加严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诘无别项不法，及此外另有伙党隐匿避就情事，案无遁饰。

查新例，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均拟绞监候，房屋船只入官。又，海口兵丁受贿故纵，无论赃之多寡，拟绞立决。又，买土煎熬售卖，为首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若兴贩仅只一二次，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又，寻常兴贩烟土案内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又，收买鸦片烟土尚未售卖贖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又例载：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

者,存留一人养亲。仍照例奏闻,请旨定夺。又律载:枉法赃五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无禄人减一等。又,共犯罪以造意者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又,犯无引私盐,杖一百徒三年。受雇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又律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定拟。又,雇工人为家长隐者勿论。又,现获之犯称逃者为首,经旁人指证有据,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各等语。

此案首犯尹施味、梁亚苏,各自起意纠伙合本出赴外洋,勾通夷船,潜买鸦片入口,囤积贩卖。尹施味除受贿护送烟土轻罪不议外,应与梁亚苏均照新例斩决梟示。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陈嘉树、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将尹施味、梁亚苏二犯绑赴市曹,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胡遗藉充巡役,两次得贿护送烟土,实属玩法,除受贿计赃及囤抢未成各轻罪不议外,若仅照平人接引护送之例,罪止绞候,尚觉轻纵,应请援照海口兵丁受贿放纵,无论赃款多寡,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尹亚行、尹亚元、尹藩川即尹达章、尹遂添四犯,听从梁亚苏出洋贩卖鸦片,均应照为从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尹藩川即尹达章,应革去监生,追照缴销。尹遂添据供父故,有母陈氏现年七十六岁,该犯仅只兄弟二人。其弟尹施味因起意出洋贩烟,现已问拟斩梟。该犯亦因听从梁亚苏出洋贩烟,问拟绞候,系属兄弟俱拟正法,应行存留一人养亲,相应照例请旨定夺。张奕襄初次起意兴贩烟土转卖,合依兴贩烟土仅止一二次,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尹宁凤初次听从周亚容买土熬膏,吸食转卖,除吸食轻罪不议外,合依买土煎熬售卖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水手梁应、梁好、梁就、梁二、张欢、张得、陈女、陈有、陈右、陈池、陈始、尹发、尹喜、莫灶、刘发、李弟、李美、袁连、苏美、郭合、梁亚有二十一犯,虽未分受赃银,惟既听从帮驾即属为从,均应照为从减一等律,应于尹施味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郭合业已病故，梁亚有先经被伤溺毙，均毋庸议。张奕襄、梁应等据供亲老丁单，或孀妇独子，惟系兴贩鸦片及听从驾船护送烟匪出洋，问拟遣流，应不准其留养。已革生员尹镜蓉，于胞弟尹咸水仔贩卖鸦片，虽无同谋合伙及分贓入己，惟不能先事禁约，转袖卖烟银两，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际，未便稍涉轻纵。尹镜蓉应请即于伊弟尹咸水仔起意出洋贩烟斩罪上酌减一等，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湛亚桂将受尹亚毓银两，受寄烟土。查尹亚毓起意向梁亚苏等贩卖鸦片，尚未售卖，将来获案，应照收买鸦片烟土尚未售卖例拟军。湛亚桂合依寻常兴贩烟土案内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例，应于尹亚毓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李亚金为雇主尹亚全代买烟土，熬膏售卖，例内并无作何治罪明文。查犯无引私盐，本犯罪应满徒，受雇驮载之犯，律应杖八十徒二年，计减本犯二等，尹亚全熬卖烟膏，将来拿获，罪应拟遣。该犯李亚金应比照私盐驮载之犯减本犯罪二等，于尹亚全应得遣罪土减二等，拟以杖一百徒二年半。以土军流徒犯，俱到配折责安置。湛亚桂所藏烟土与李亚金代买熬膏，据供均系在逃之尹亚毓、尹亚全起意向梁亚苏等贩卖，业经梁亚苏等指证有据，将来拿获尹亚毓等到案，可无虑其狡展，应请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黎亚复仅于雇主周亚容买土熬膏，知情不首，合依雇工人为家长隐者勿论律勿论，起获烟土等物销毁，房屋船只一律查封，同得受实烟银两照追入官。尹宁凤分受烟价，胡遣得受贿银，已死免追。周亚容一犯，据尹宁凤供称，先经在家病故，是否属实，飭县确切查办。逸犯严饬踪拿，获日另结。本案人犯系地方文武自行访获，例得免议。贩烟船只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守口员弁应请避免开参。所有监毙绞犯胡遣一名，管狱官职名系东莞县典史方鉴源；监毙军犯尹宁凤一名、流犯郭合一名，管狱官职名均系署番禺县典史相君才，应开报附参。禁卒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获犯职名，飭县查明另行开报。至巡缉船只所用差役、舵水人等，现已严饬随时慎选稽

查，倘再有匪人混迹其中，察出立予惩办，以杜弊端。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八〇、著准林则徐所奏在尖沙嘴官 涌添建炮台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筹议添建炮台一折。广东尖沙嘴一带地方，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又系该省船只东赴惠潮、北往闽浙要道，该督等相度情形，请于尖沙嘴及官涌两处各建炮台一座，声势既相联络，控制亦极得宜。著照所议赶紧建筑，以资防制。其尖沙嘴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零，官涌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四千四十六两零，准其在于商捐前山营生息银内动支给办，免其造册报销。

又，另片奏新添靖远炮台兵丁一百五十名，操演大炮，及春秋两次操演，请照虎门所设各炮台一体发给口粮，每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两，即在原定宽备经费项内按次散给，以示体恤，亦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八一、著林则徐等照复奏曾望颜 条陈一折所议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广东巡抚怡、水师提督关、陆路提

督郭。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堃。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覆奏曾望颜条陈一折。览奏均悉，俱著照所议办理。夷情狡狴异常，总不外牟利之一途，惟在彼之伎俩百出不穷，而在我之控制总宜坚定，恭顺者自未便与抗逆者一同拒绝，以致良莠不分。现据该督等体察情形，相机妥办，断绝鸦片实为扼要首图。前此大经惩创，该夷等万不敢明目张胆运送入口，而私贩、潜藏、夹带、囤积种种弊窦，在所难免。该督等务当水陆交严，趁此可乘之机，永将来源杜绝。至汉奸接济淡水，或代为包庇运送烟土，尤应严密查办，毋得稍疏懈。每岁出口大黄茶叶，既据该督等奏称三年通融并计，示以酌中之道，仍当严查偷漏，毋令有名无实，将此谕知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继昌，并传谕豫堃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二、著将查办私种罂粟缉犯无获之 州县官摘顶勒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查办栽种罂粟，请将缉犯无获之府县摘顶勒缉一折。浙江温州、台州等府向有私种罂粟情事，屡经饬禁，如果地方官认真查办，自己断就肃清，该民人等何敢妄干功令。兹据奏称，因查拿天台县属村庄私种罂粟，竟被奸民聚众抗拒，历任大小文武官员养痍貽患，度弛已极。况该府县赴乡搜拿，竟无一名弋获，尤属疲懦无能，不成事体。台州府知府潘观藻、署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均著先行摘去顶带，勒限两个月，务将朱泳丁、杨士覆等犯按名弋获，根究首从各情，分别严惩。限满无获，即行严参。该抚仍飭该道等遍加确勘，如有查办不实之员，禀明分别纠参。其偏僻村乡私种罂粟，即著一律铲除，不留余毒，以示除恶务尽之意。

钦此。

八三、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 伊犁查禁鸦片章程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一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据伊犁将军奕等奏，请将新定鸦片烟章程，谨就边地情形稍为变通一折。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查鸦片烟流毒中国，前奉谕旨严行查禁，经臣等妥议章程，奏蒙俞允颁行，各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遵办。嗣奉谕旨以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各该将军都统大臣等悉心体察，妥议具奏。复经遵奉咨行去后。兹据伊犁将军等以夷人夹带烟土售卖各条，应将新定章程变通定罪，并筹议查办烟土章程，奏奉谕旨，“交臣等议奏。”臣等公同将所奏各条款逐一详议，务于整顿积弊之中，仍不失抚驭边陲之意。谨将酌议各条胪列于左，恭候钦定。

一、原奏伊犁与外夷接壤，所有贸易货物大半系牛马羊只，间有牛皮毛毡夷布等物，亦皆用牲畜驮载，私匿较难。即或夹带零星，谅亦为数无几，核与沿海用船装载盈千累万囤积销售者，大相悬殊。且易货地方仍系日中为市，纵有夹带，亦不过私行偷卖，尤与开设窑口、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者迥异。若一律概置重辟，于抚绥外夷情形，殊觉窒碍。拟请夷人入卡贸易，如有携带烟土售卖，讯系无知初犯，不过零星夹带，事发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于贸易处所枷号示众。令该管头目于出卡时，将该犯带回本地方，传谕夷众，俾共闻知。经此次传谕后，如尚有夹带烟土，事犯在限外者，若审系不谙禁令，实属无心误犯，或因传谕未遍，偶尔夹带，并非积惯兴贩者，似当原其犯时不知之情，量予宽减，应照开设窑口例减一

等治罪。倘系明知故犯，公然合伙兴贩，即照开设窑口之例科罪。其失察之官弁兵役人等，俱照所犯各条，按定新例严行参办等因。查新例载，夷人带有鸦片烟来内地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等语。此条例意原以鸦片烟流毒中国，皆由外夷嗜利潜带，入口售卖引诱所致，自非严定专条不足以遏绝弊端。顾除弊固须乎严刑而制宜尤贵于因地。伊犁等处接壤外夷，所有贸易夷人诚难保无携带烟土入卡之事。惟既据该将军等奏称，该处夷人夹带烟土情形，与沿海地方用船装运囤卖者，轻重悬殊，似未便概置重典，转失抚绥之道，自应量为变通，应如所奏。嗣后夷人入卡贸易，如系明知例禁，公然合伙兴贩烟土，入卡售卖渔利，是其情罪毫无可原，即照新例，分别首从，拟以斩绞立决。其仅止零星夹带，又讯系无知误犯，无论在一年六个月限内限外，均与明知故犯者情罪迥别，应由该将军等酌量枷号，以示惩戒。该将军等原奏，于事犯限外者，不照限内一体枷号，议于开设窑口例上减一等治罪，意固欲稍示区别。不知此项夷人若由死罪减等科断，势难于内地军流各犯一例实发办理，殊多窒碍，应毋庸议。至该管官弁兵役人等，如于该夷匪等所犯各条失于觉察，例应严行参办，应如所奏办理。

一、原奏内称奸民有勾通外夷，囤积发卖鸦片情事，首从各犯即照开设窑口例分别办理。若系寄囤，与寄囤夷船烟土无别，亦照开设窑口从犯例定拟。其辗转售卖之犯，如能指出受寄之人，应照寻常兴贩烟土，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例治罪。如不能指出，仍依首犯科断等因。查新例载，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发卖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之船户，均拟绞监候。又沿海奸徒贪利寄囤夷船鸦片，烟土流毒内地者，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其寻常兴贩烟土案内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各等语。是沿海地方，凡勾通外夷潜买鸦

片烟土，囤积发卖，以及知情囤寄夷船烟土之犯，新例已从严治罪。伊犁等处虽地非海疆，但既与外夷接壤，自应一律严办，以惩奸徒而除积弊，应如所奏。嗣后伊犁等处如有奸民向外来夷人接买鸦片烟土，囤积发卖，及知情寄囤夷人烟土，一经审实，均即照例分别办理。至新例寻常兴贩烟土案内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系指受寄本犯而言，与兴贩罪名毫不相涉。盖兴贩之罪重于受寄，即使到案指出受寄之人，衡情亦无可宽减。该将军等原奏，于辗转售卖之犯，欲以能否指出受寄之人，分别减等科罪。系属误会，例意应毋庸议。

一、原奏内称新颁条例，吸食兴贩各款，自职官以下及平民兵丁人等，俱有专条，并未议及遣犯，如有前项情弊，应治以何等之罪。伊犁遣犯丛集，其由闽、粤发来者尤多，难保无吸食兴贩之事。现经呈报，自首者四十七起，拿获吸食者五起，兴贩者两起。复查现时犯案人内，已有遣犯三名。如系平常发遣人犯在配，犯该军流者，自可援照枷号三个月例，加重惩办。惟伊犁遣犯多系免死减等盗犯，若犯该徒罪以上，即应斩候。推原例义，是初犯业经贷其一死，又犯实难以重宽。若吸食鸦片，烟瘾以结成，恐难望其一时戒改，是以谕旨予限一年六个月，实系圣主法外施仁，仍复宽其一线。况免死减等之犯，伊犁实居其大半，如有犯即予骈首，转非所以仰体慈履。应请嗣后如有免死减等遣犯，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吸食烟案者，比照军犯在配，复犯军流，量予调发之例，调发南路叶尔羌等处，坐给伯克为奴，到配仍枷号三个月。如限外犯案者，是该犯实系罔知悔改，甘心罹法，即不得概与军民人等拟以绞监候，仍照免死减等盗犯，犯该徒罪以上者，拟斩监候。倘在限内有兴贩烟土、开设烟馆、制造烟具及栽种罌粟花等事，则是有意为非，自与吸食鸦片烟，一时有瘾难除者不同，洵为地方之害，应即照徒罪以上斩监候例办理。至于禁卒及解役看役人等私行传递，或代买给与吸食，新例内已极审慎。伊犁亦与内地情形不同，伊犁监狱多系

回夷杂处，倘有疏虞，所关甚巨。其逆解看守之犯、凶恶要犯俱多，亦非寻常遣犯可比，应加意防范，方保无虞。应请嗣后如有禁卒及解役看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虽无受贿，实等包庇，应即与本犯一体科罪，有赃者仍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余各条内，凡有发遣新疆字样，如系本伊犁官员及旗民兵役人等，俱定为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等因。查例载：免死减等发遣新疆等处盗犯，如在配所杀人，及犯别项无关人命罪应斩绞监候者，查明原案，定拟斩决，分别题奏行文该将军，于众人前即行正法。犯该徒罪以上者，拟斩监候。犯该笞杖者，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又军犯在配复犯军罪，轻于原犯罪名或与原犯罪名相等者，即照原犯罪名加等调发；若复犯军罪重于原犯罪名者，即照复犯罪名加等调发，各加枷号一个月；罪至极边烟瘴者，仍发云南、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加枷号三个月。又鸦片烟新例载：平民吸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案者，照旧例加重，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贩卖之人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又内外问刑衙门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私行传递，或代买鸦片烟与犯人吸食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其奉官解递看守之犯、解役、看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各等语。详绎免死遣犯，犯徒罪以上，问拟斩候之例，系指所犯本在徒罪以上者而言，若吸食鸦片烟，旧例仅止枷杖。因上年严禁鸦片定例，平民如于一年六个月限内有犯吸食，加重拟流，于是吸食罪名，始在徒罪以上。但平民有犯，虽较旧例加重拟流，尚宽以戒限，不即加入于死。免死遣犯有犯，若按吸食新例科断，限内即应斩候，虽此等免死遣犯情罪较寻常案犯为重，惟同一吸食鸦片烟，独不能与各项吸食人犯一体获邀戒限，未免向隅，亦应量为变通，应如所奏。嗣后新疆等处免死遣犯，在一年六个月限内有犯吸食鸦片烟者，即比照军犯在配复犯军流调发之例，如在伊犁一带者调发乌什、叶尔羌等处，在乌什各城者调发伊犁等处，俱坐给伯克为奴，到配后仍加枷号三个月。若限外犯案在平民，已向拟绞

候免死,遣犯应即照在配罪犯绞候之例,拟以斩决。又开设烟馆、兴贩烟土、制造烟具及栽种罂粟花等案情,罪均较吸食为重,是以旧例已分别拟以绞候、军流、徒罪,新例更逐条加重。此等盗犯有犯,如查明新例罪应拟死者,即应照例拟以斩决,其罪不至死而所犯在徒罪以上,始应照例拟以斩候。该将军等议请一律问拟斩候之处,殊觉漫无区别,应毋庸议。至禁卒及解役看役人等私行传递,或代买鸦片烟与犯人吸食,新例已分别定拟军罪,受赃者仍以枉法从重论,立法不为不严,毋庸另议加重。该将军等请照本犯一体科罪之处,亦毋庸议。至黑龙江地方,从前原有发遣之例,嗣于嘉庆十七年刑部议覆御史条奏,以该处密迩盛京,将例内应行发往黑龙江各条,一概改发,奉谕旨颁行已久。此次伊犁等处如有犯鸦片烟案罪,应发遣新疆者,应仍照向例办理,未便复议发往。该将军等议请发往黑龙江之处,亦毋庸议。

一、原奏内称伊犁贸易夷人分西、南、北三路,其自西北来者,应责成守卡各官及管理贸易之官弁等认真搜查,不准携带;其自南路来者,应责成守台各官及检验货物之阿奇木伯克等切实稽查,毋致偷漏仍令出具并无夹带烟土甘结,附报申详存案。并于夷货入境时,严密派员前往检查,勿得隐讳瞻徇,并立有贸易一定限期,不准借端逗留,以便稽核等因。查贸易夷人所带烟土,自系于货物入卡之时乘机混入,若不认真盘查,终难杜偷漏之弊。该将军等议请责成守卡守台各官,于各路夷货认真查验,入境后复派员前往检查,并令该夷人按限贸易完竣,出卡逐层稽核,立法殊为周密,应如所奏办理。

一、原奏内称,伊犁九城附近地方皆系屯田环绕,四面并无杂地,向来闻有栽种罂粟花之事。至各处爱曼距城较远,地方亦极辽阔,丛林僻路,难保无逃逸潜踪奸民匿迹栽种罂粟花,希图牟利情弊。第此等花开放最艳,可以瞭望而知,若果实力查拿,未有不破案者。因而囑各领队大臣等,转知各爱曼官弁到处严搜,勿相容

隱，并令各愛曼于四季出具并无栽种罌粟花甘結备案。其附存地面，亦不得因现无罌粟花有疏稽查，亦应严飭文武地方按季具結，俾免疏漏。仍于夏秋间花开极盛将及收浆之时，专派委员分巡各处，明查暗访，以杜弊端。至于兴贩烟土，虽多由外夷贸易夹带而来，而奸商往来私携，諒亦事所必有，既可随货私人，亦可随货私出。查伊犁东路一带卡台为商贾必由之路，应令该卡台官兵严禁查驗，照票兌明，登记号簿，注明有无私携烟土字样，按月造具清册申报。其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以及吸食之人，境内五方杂处，皆在所不免。应令地方官及满汉各营互相稽查，并按新例编查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如有犯者，令其随时举报。伊犁民户尚少，铺户最多，亦按保甲章程，令于家铺户出具连环切結，并设立铺长，以备訪查而重責成。倘有隱飾等情，照例一体惩治等因。查所议查拿栽种罌粟，及盘驗商货出入以防携带烟土，事均可行。即所议编查保甲，亦系奉行新例，均应如所奏办理。以上五条，臣等悉心酌议，分别准駁，逐条指明，以期妥善而免窒碍。如蒙俞允，由刑部行知该将军等遵照办理。至此次所议变通夷人治罪等条约，系由重量予从轻，仍应以前次奉到部文之日为始，毋庸再予宽限。其现获各案，应令该将军作速依例妥拟具报，到口再行核办。

所有臣等会同核议缘由，理合繕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鑒。謹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一日奉旨：依议。欽此。

八四、閩浙總督鄧廷楨奏報閩省各廠 補造戰船以資巡緝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四日（軍錄）

閩浙總督臣鄧廷楨跪奏，為閩省各廠積壓戰哨船隻，趕緊補造，以資巡緝，恭折奏祈聖鑒事。

窃照閩省水師各營額設戰哨船隻，在洋遭風，向由失事地方官勘訊明確，如果實在外洋擊碎，繪具圖結，由本營將各造具冊結，匯案具題補造。如系營弁管駕不慎在內洋擊碎，應着令賠補。又于道光四年間，前督臣趙慎畛奏定章程，嗣後遭風船隻統以呈報到案之日起，勒限一年詳辦完結在案。

茲查閩省歷年遭風擊碎，未經造補戰哨船三十三隻，內有本無駁查，及原駁情節，無關緊要，可以先行補造者共十三隻。當此巡防夷船吃緊之際，水師需船孔殷，自應趕緊辦理，俾免延誤。業經欽差尚書祁寯藻，侍郎黃爵滋會同臣奏明，行司趕辦去後。

茲據署福建藩司常恒昌，將閩安右營瀾字五號、金門右營成字三號、水師提標左營成字六號、右營集字七號、后營清字八號、海坊左營勝字六號、南澳左營南字八號、艋舺營順字十四號、澎湖左營緩字六號、右營巩字一號、三號、六號、十三號，共計船十三隻。照例分案請題造補，並聲明內有營具圖結未到，移查台灣鎮道未覆，以及原報被漂無着，續經回營兵丁，尚未查訊者，均經分別飭取補送，查訊詳報等情前來。除分案核疏具題外，臣查造補遭風船隻，系在各該廠例定月修之外，本應奉文十日內趕緊興工。前因各廠造補船隻過多，一時擁擠，工料匠作不敷應用，經前督臣程祖洛奏明，各廠道按季造補一隻，每年應造四隻，分別先後，按次辦理。現在同時請造十三船，未免稍形擁擠。第當洋面需用孔急之時，若仍按年造船四隻，實屬緩不濟急。自應飭令各廠道員趕緊補造，交營配用，以資巡緝。其餘駁查未覆各船，飭司嚴催查復，次第趕辦，並查所遲延職名核參。

所有造補閩省各廠積壓戰哨船隻緣由，謹會同撫臣吳文燾，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奉朱批：依議，工部知道。欽此。

八五、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报闽省查办鸦片 续获烟犯情形折(附清单)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四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本年闽省查办鸦片，续获人犯、银、烟数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滨临外海，鸦片最易偷漏，查拿必应加严。前经臣等将筹办海防事宜、侦缉奸匪情形，先后附片奏闻在案。兹自本年正月起至四月底止，据水陆文武各官先后拿获烟案二百八十起，人犯五百四十三名口。内署厦防同知顾教忠会同营县，在于洋面拿获图向夷船购买烟土奸民张砚等四名，截回元宝、银二大锭、洋银一千元，同枪械、药、铅、船只等件。金门、铜山等营禀报，守备黄金络、千总郭长安、把总吴朝宗等在于洋面拿获通夷买土奸民蔡揀等十三名，起获烟土七百两零，并船一只。陆路提标左营游击郭仁布、委员候补未人流霍明高等，诏安县王震随同署云霄同知汪世清，先后在于滨海村庄拿获囤贩奸民郭董等三名，起获烟土四千一百两。前署晋江县保泰、陆路提标右营游击郭仁布、前署惠安县陈偕灿、委员都司凌志、诏安县王震等，先后在于滨海村庄拿获通夷贩烟奸民施大马等六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会同守备郭扬声，在于海口拿获夹带鸦片烟船户陈全顺一名，获烟土二千六百八十六两零并船一只。此外，各属拿获举人、贡监生员十三名，兵丁九名，幕友、长随、书役、伴作、地保、练总三十七名，得财安放差役、行户人犯四名口，栽赃诬陷兵丁人犯四名，搜抢烟土武生人犯七名，抢夺烟犯、拒捕人犯七名，均经臣等随案批司，分别行提，严审确情，追究伙党，悉数弋获，一并从重惩办，以昭炯戒。其起获船械留营配缉，银钱尽数赏给出力各兵役家丁，以示奖励。所有拿获烟土俱令随案解省，汇同监视验销，不致偷换滋弊。

伏查闽洋非番舶应到之区，近年叠有夷船潜来游奕，候去候来，忽隐忽现，无非勾结内地奸民囤销烟土，而奸民囤贩开馆者以泉、漳二属为尤甚。清源固所当急，截流亦不宜宽。臣等惟有谆飭水陆文武协力同心，加意巡缉，兜擒水面之贩运，堵截口岸之分销，节节加严，冀清来路。其内地囤积以沿海各厅县为多，而熬土成膏所携尤便，业已密派妥干员弁，改装易服，分投明查暗访，务期搜拿净尽，以绝根株。至于吸食之犯戒者固多，而癖等嗜痂舍生弗顾者，亦尚不免。臣等现又以新例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悔改，一概拟绞。福建省应以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奉文起限，光阴荏苒，转眼即是。刊刷告示，遍贴通衢，冀以危厉动其戒心，或可宛转开其觉路。并严飭各营厅县选差购线，有犯必拿，勿使疏漏，须知限内多拿一人，即限外多贷一命。如此惩劝兼施，勿存姑息之心，勿蹈苟安之习，期于积重锢弊渐就肃清，以仰副圣主廑念海疆保卫民生之至意。

所有现在拿办犯烟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并将拿获各项烟犯分晰缮具姓名、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奉朱批：所办是。钦此。

清单：

谨将闽省本年拿获各项鸦片烟犯分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出海图向夷船购买烟土奸民四名：张砚、陈赤、陈碗、林梯。

出海通夷买土奸民十三名：蔡栋、黄监、黄梦、蔡洗、蔡约、蔡强、林雹、柳古架、柳塘、柳安心、柳黉窗、柳听、柳万。

囤贩奸民三名：郭董、郭齐、林修。

通夷贩烟奸民六名：施大马、骆螺、骆和狮、郑松、沈设、林阿容。

夹带鸦片船户一名：陈全顺。

举贡生监十三名：林当春、沈采薰、范骏、余经邦、谢升吉、刘永观、刘衣绍、黄邦选、黄德略、沈平江、杨天宝、修铭钟、庄鹭。

兵丁九名：陈得意、林青龙、方壮猷、李连标、陈起高、林镇高、

黄得胜、陈潮得、谢得标。

幕友、长随、书役、仵作、地保、练总三十七名：钱以庚、王喜、陈陞、黄春、翁洲、谢显、郭昌、魏琳、陆文辉、郑芝、陈全、许牛、陈净、叶森、李赐、俞福、徐迎、陈田、郭升、廖勋、冯安、林捷、叶青、丁标、曾濂、李政、廖琪、邹林、卢金、王标、陈好、陈富、丁懋、陈顺、薛畅、姜以昭、冷文。

得财卖放差役、行户、民人、渔妇四名口：邹喜、蒋竹利、王思元、珠兴。

裁贓诬陷兵丁民人四名：杨禧、陈恭、林桃桃、王正义。

搜抢烟土武生、民人七名：许遇辉、张元开、丘林观、傅冬、傅祥、傅眉、傅嫣。

抢夺烟犯拒捕人犯七名：庄术、卢义、陈田、黄执、庄四、庄鑫、庄有。

其余零星卖烟及吸食匪犯共四百三十五名口。

朱批：览。

八六、著邓廷楨等将吸食鸦片之武举 叶有成等斥革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五日 内阁奉 上谕：

邓廷楨等奏，讯明职官吸食鸦片案内人犯，请分别省释革审一折。福建武举叶有成、叶春魁、叶庭魁，著一并斥革，勒令交出家人吴阿三，严审确情，按律办理。所有文举人简潜德、张大经、项濂洲三名，查明并未吸烟，著即省释。

钦此。

八七、著赏还被参后实力缉拿鸦片之安徽试用 知县刘东书顶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程霖采奏请开复知县顶带一折。安徽署黟县事试用知县刘东书，前因查办鸦片不力，降旨摘去顶带。兹据该抚查明，该员于被参后实力缉拿，先后报获鸦片烟多起，尚知愧奋，刘东书著赏还顶带。该部知道。

钦此。

八八、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准洋商捐缴 银两藉供防堵经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广东巡抚怡、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堃。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洋商捐缴银两藉供经费一折。广东查办鸦片，驱逐夷船，亟应筹措经费。现据洋商伍绍荣等呈请，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捐缴三年，按卯解库，听候提用等情。著即准其捐缴，俟年限届满，由该督等核明总数，奏请恩施。此项银两，著免其造册报销，该督等务须撙节动用，核实支销，将此谕知林则徐、怡良并传谕豫堃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哨船袭击 贩烟英船并获购土汉奸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三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焙跪奏，为各路哨船水勇袭击番舶，生擒黑夷，并在洋拿获购土汉奸，恭折汇奏，仰祈圣鉴事。

窃维夷船来至闽洋，囤销鸦片，奸民勾通贩运，如蚊附羶，事非一年，害几遍地。仰蒙宸衷独断，刻意清除。臣吴文焙自上年受任闽疆，会同各前督臣严加督饬。去冬今春，始经调任水师提督陈化成、金门镇总兵奕振彪，统率师船，开炮攻击。本年二月间，臣邓廷桢自粤移闽，道经漳、泉等属，接见水路提镇道府，告以夷人之无能，而我师之大可用。又沿途访察奸匪，得有主名，到省后面商臣吴文焙，酌定章程，派委兴泉永道刘燿椿、汀漳龙道李昭美，分投督办，并咨行水陆提镇，分别外洋内港，各专责成。适钦差尚书祁雋藻、侍郎黄爵滋奉命来闽，查办海口事件，开陈利病，宣布德威，在事文武各员，咸晓然于圣主意旨所向，如困蔓草，不尽不休，或密设巡防，或明陈师旅，群情震悚，渐觉奋兴。先于三月间经前署水师提督程恩高，在梅林洋面攻击夷船，致毙夷人，捞获洗炮木棍，由臣邓廷桢奏奉恩旨，特予甄叙在案。

兹于五月初一日，据兴泉永道刘燿椿禀称，该道因金门、铜山交界地方为夷船来泉要路，于此设伏攻打，该夷必不提防，随密饬厦门同知顾教忠，捐廉雇募水勇三百八十名，分配民船十二只，委令水师提标左营守备杨靖江，督带出洋，扮商缉捕。于四月二十一日，驶至穿山洋面，遇有夷船一只在彼寄碇。该备出其不意，挥令外委李茂松督饬水勇各船，一齐驶近，兵丁抛掷火罐，打入夷船，水勇等亦掷火开枪，连环并击，夷人受伤无算，落水死者三人。仓卒

之间，夷船不及开炮，惟乱掷铁弹打来。复经该备飭令水勇，将夷船后梢用钩搭住。水勇头目陈育手执藤牌，首先跃上夷船，随之而登者二十余人，抢得铜炮一门，炮盖一个。夷人执镖乱刺，我军开枪回击，又中八人，落水而死。透南风大作，夷人砍断船缆，乘风驶逃，兵勇恐其去远，亦即跳入海中，凫水回船。在海面钩起夷帽一顶，铁镖四枝，并于本船上拾得大小铁弹四十五个。维时署铜山营参将陈显生率师赶至，该备会合穷追，夷船且拒且逃，驶入深水大洋，我军始行收回。查点水勇，伤毙八人，业经该道与顾教忠按名恤赏等情，并据将夷帽铁镖铜炮弹子解送前来，经臣等亲验属实。

又于五月初四日，据署铜山营参将陈显生禀称，四月二十日驾带兵船在洋督捕，见有夷船一只窜至虎屿洋面，开放杉板小船，内坐夷人数名，似欲上岸。该将随令各船弁兵迎头施放枪炮，将夷杉板击沉，夷人全行落水。惟有黑夷二名，泅水近岸，经古雷汛额外委郭德长督兵拿获，搜出小刀一把。该将仍复督率舟师追击夷船，直至东南外洋始行收回等情。并据漳浦县禀报相同。经臣等飭司委员迎提来省。臣邓廷楨带有广东通事，督飭译讯。据供，一名爽果，一名暗麻纳。又据同供，系阿哩西国人，受雇在英夷拉士担治加洼治船上充当水手。船上黑白夷人共有四十余名，船内装有鸦片，不知箱数，本年四月初间由广东开船来至福建，一路见有小船驶近夷船，即被师船开炮攻打，因此船上鸦片无人来买。后来驶到崇武洋面，遇有师船二十余只，开炮攻打，夷船不敢湾泊，就驶回不知名洋面寄碇，小夷乘坐三板，欲行上岸洗衣，即被拿获等语。余与营禀大略相同。

又于五月初三日接据陆路提臣余步云来函，并兴泉永道刘耀椿禀称，委员福州协都司周光碧，雇募水勇二百余名，配驾民船，出洋诱捕。于四月二十六夜，在围头洋面截获通夷匪船一只，人犯十一名，起获烟土二十余两。现在发县讯供，已究出施郭、施掌二名，系属通夷匪犯等情。

查以上三事均在旬日之间，似水陆文武各员皆有轩翥鼓舞之意。盖夷人固恶将盈贯，汉奸亦罪不容诛，自当乘此机城，益加奋迅。臣等惟有申明赏罚，策励群材，化其畛域之私，勉以协恭之谊。庶几同心合力，外攘内侦，以冀稍副皇上拔木塞源，除恶保民之至意。

所有闽洋办理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所办认真，可嘉。另有旨。钦此。

九〇、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核议
林则徐等请将烟犯财产充赏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三日①(上谕档)

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隆文、臣何汝霖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本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将窝贩烟土人犯船货产业，分别给赏拿获之人等语。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臣等查新例：开设窑口烟馆兴贩之本犯与知情受雇之船户业主，其房屋船只一律入官。上年六月，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筹禁浙省洋烟章程折内，比照米谷出洋之例，请嗣后守口兵弁拿获商渔船只、成箱烟土，将船及货一半赏给首获之人，余货分赏同查之人。又称海船偷带烟土，舟人行户首告者，亦将船货统给举发之人。如货并不在船，系由水手中途偷带者，将货给还原主，仍将船只赏给首告等语。经臣等奉旨核议，以员弁兵役本有稽查之责，舟人行户亦应举发之人，虽新例所无，而推广例意，尚无窒碍，当如该抚所议办理。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今广东省守口兵弁如能拿获船舶成箱烟土，并舟人行户首告者，自应一律办理，将船货分别赏给。惟广东省海船多于浙省，且商资较巨，尤宜确审实情，严杜栽烟诬害之弊，是在该督等飭属认真稽察，俾臻妥善。至所称内地窝贩，亦可例推，请无论在洋在岸，一体照行等语。臣等伏思海口船只随处有员弁稽查，如有栽赃等弊，尚属易于觉察，仍须实力巡查，按律严办，方足以杜弊源。若在岸烟土，地方辽阔，穷乡僻壤，稽察难周，倘比照在洋之例，竟将房产分别赏给拿获之人，恐奸徒覬覦富民，栽烟诬害，案牍滋繁，不可不防其流弊。应请嗣后开设窑口烟馆兴贩之本犯，及知情租雇之业主，仍照新例将房屋一律入官。该督所请将该犯产业分别给赏之处，应毋庸议。

所有臣等遵旨核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三日奉旨：依议。欽此。

九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焚剿 英船擒获汉奸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钦遵批谕，严密防范暎夷，并经设法焚剿夷船办艇，擒获接济汉奸，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次附片具奏，暎夷逗留外洋，常惧火船猝往焚烧，并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至，加意严防各缘由。钦奉朱批：“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勉之。欽此。”仰见我皇上运筹决胜，洞烛夷情。臣等跪诵服膺，莫名钦感。

伏查暎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探系该国碇啊啦等处夷埠，闻知内地办烟严紧，销路日稀，而夷埠新旧烟土

存积累累，不肯轻弃，是以减跌价值，用三桅大船满载而来。而奸夷遂借以扬言恫喝，冀可准其贸易之求。迨见臣等拒之益坚，不为所动，其到粤之吐喀、啤哈、哪噜噎兵船三只，并现在续到之嗒吧吐兵船一只，亦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日则暗放三板，分运烟土，引诱奸民，零星贱卖；夜则抛锚寄碇，并招集办艇环护，支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实无能为力。惟思峻拒啖夷，原为断绝鸦片。乃奸夷仍私在外洋售卖，即奸民必贩至内地行销，积弊何日能清，前功尤虞尽弃。且该夷诡计百出，竟不惮亏本以诱愚民，查近日公班大土一个，仅卖洋银五六元，较之前年秋冬，价减十分之七。并讯据先后获到烟犯供称，有鹅鸭一只换得公班土一个者，并有买过一二次，即可向夷人赎烟者，在彼总欲愚弄沿海之汉奸，以阻挠当官之禁令，实属可恶之极。臣等于前次烧毁接济匪船二十三只之后，仍严飭水陆文武力拿通夷匪犯，并设法惩创奸夷，因其防备甚周，未易乘机下手。

先于四月间接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报，会同营弁在小濠海边续烧办艇四只、篷寮五间，又获夷船上厨工梁亚次等六名。除与所获潜买烟土各犯并案申办外，一面函商水师提臣关天培，以夷船最畏焚烧，仍惟以所畏者设法制之。随经关天培委令副将李贤、都司马辰、守备费琮、卢大钱、林大光，选带能事把总潘永蕙、杨雄超、廖振邦、关东及记委卢麟等，密受机宜，相度形势，分带兵勇四百余名，暗伏岛澳，并多雇素谙夷语线民，假装济夷办艇，作为内应，仍于各隘口分派弁兵防堵。五月初九日，乘夜半月□(明)时候，将□(大)队火船移近磨刀外洋夷船聚泊处所，占住上风，出其不意，火船闯进夹(焚)烧，各线民亦于假办艇内同时纵火。有吧喱夷船上身穿白衣啖夷持械跳出，经记委卢麟挥令水勇方亚早等，奋力杀毙四人，其余夷众连船全行烧毁。各将备督率把总潘永蕙、杨雄超等，乘夷船乱奔之际，将火箭、火罐、喷筒等物纷纷抛掷，又将载有烟箱之夷船烧毁一只。另有夷船一只，桅帆着火，弃碇驾逃，经夷

众将火扑救,先后延烧大小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撞碰,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我兵并无被害,惟于杀毙吧哩船上夷人时,有水勇二名被夷剑斫伤手膀,尚不甚重。该将备等于火发后分头截拿逸艇,适有罟舡一只慌忙奔窜,当将人舡并获,其舡内有烟盒烟枪及各种烟具一并起出。又有弃艇逃赴篷□(寮)及由篷寮复逃之犯,亦俱拿获,计先后获犯姜亚连等十三名,现在行提严审办理。此次该啖夷猝遭焚剿,伤毙已多,而哪噜噠船上带兵之夷官嘍啞哈哩,亦在该船病毙,并查悉夷兵吸水受毒患病者甚众。似此频经受创,当亦共知天朝重地,非妖魔异类所可玩法偷生。如再抗不回帆,抑别滋奸计,臣等仍惟恪遵批谕,不事张皇,明则以逸待劳,倍森严而镇静,暗则相机而动,期震聩其贪顽,一切机谋,密之又密,以仰副圣主训诲谆谆之至意。

至啖夷未销货物,恐其私行寄顿,影射进口,节经臣等会同粤海关监督臣豫堃,逐一严查。即他国货船中稍有形迹可疑者,如咪喇哩国之唛吐一船,吐嘎一船,吕宋国之吻吨一船,因查阅该国船牌货单,译出汉文,与现船所载货物未尽符合,立即逐出、不准进口。嗣后尤当时加厘剔,务使各国夷人咸知法度严明,不敢希图朦混,以肃海禁而绝诡谋。

所有现办情形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所办可嘉之至。钦此。

九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大鹏右营兵丁
买烟并在营署吸烟请将该官革审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拿获私买烟土之兵丁,究出营署吸

食各犯，该管守备供词狡展，谗不知情，恭折奏参，请旨革职严审，以成信谳事。

窃照粤省现当严办鸦片之际，民间私买吸食，尚须有犯必惩；在官书役兵丁，岂容明知故蹈！臣以沿海水师往来洋次，习知贩烟路径，更难保无包揽售私，当与提臣关天培随时倍加访察。兹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称，会同咨补三水县县丞张起鹏、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等，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小濠海口缉获大鹏右营逃兵汪超汉、刘洗桐二名，搜出烟土三个。讯据汪超汉供认在营误差，被责欲逃。有与该营守备林东荣交好曾在营署之林熊飞交银三十九元，托该兵之父现充该营字识汪庭槐购觅烟土，汪庭槐转令代寻。该兵邀同刘洗桐商嘱素识之渔户陈亚耀寻觅。陈亚耀带同水手罗亚金驾坐自置采捕鱼艇，驶赴磨刀外洋，遇见素识之唐亚有，谈及在红毛叭叭喇夷缸充当经纪，有烟土出卖，随用银三十六元，买得烟土三个，交与该兵等收领分携，即被连脏拿获等情。将兵丁汪超汉、刘洗桐同烟土及续获之汪庭槐、陈亚耀、罗亚金先后解省，经臣委员隔别讯问，供与县讯大略相同，并究出该营字识陈致中、莫亚盛即莫云青、徐复兴均有吸食鸦片情事。

当查兵丁汪超汉等所供，托买烟土上之林熊飞，系在营署之人，且究出字识中吸烟者已有三名，该营守备林东荣何以毫无觉察，一任做法营私？难保非该守备作俑在先，亦有吸食鸦片，或竟系假手林熊飞出名托买，并恐该营兵识吸食者不止此数人，私买烟土亦不止此一次，均应彻底根究。即经密委署广州协中军都司张利兴，押送该守备林东荣来省，并勒提字识陈致中、莫亚盛即莫云青、徐复兴到案。复经提问原获之兵丁汪超汉等质究，该字识陈致中等三犯俱各承认曾经吸食，或先已改悔戒绝，或余瘾尚未尽除。诘以该管本官有无吸食，供吐游移。查询该守备林东荣，坚称并无烟瘾，连日在臣署中熬验，形色尚属照常。其兵丁所指转托买烟之林熊飞，该守备以其人已于二月间出署他往，有无托买烟土，伊不知情。

显恃字识兵丁系其所管，不敢切实指证，益见林熊飞尚未拿获，狡展其词。若不严切究明，何以儆官邪而成信讞！兹准提臣关天培咨据署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揭请查办前来。

除员缺另委接署外，相应恭折参奏，请旨将广东大鹏右营水师守备林东荣革职，以便提同已获各犯，并勒集未到犯证严行审究。是否营官兵识通同买烟吸食，并有无别项劣迹，据实按拟办理外，臣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九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申明定拟 出洋贩烟案犯洪耀漳等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申明出洋潜买鸦片入口，囤积发卖各犯，分别拟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沿海一带贩卖鸦片匪徒，均经随时拿获审办，叠次奏蒙圣鉴在案。而嗜利之徒仍难免以身试法，且自封港后，暎夷各舡尚在外洋流连观望，以贱价诱令奸民潜向买烟，节经臣等严飭水陆文武实力查拿，不准稍有松懈。兹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会同营员，访获奸贩洪耀漳、洪颯漳、洪亚松三名，并起出烟土一百三十三斤八两。又获奸贩李复胜、姚亚林、陈亚受仔，并雇工李起胜、张亚灶五名，起获烟膏及番银舡只。以上两起共获入犯八名，先后押解来省，经臣等提讯取供发司委员审办。内李复胜、陈亚受仔、姚亚林三犯，均带病解到，于取供后在番禺县监病故，经该县先后验明详报。所有现犯，据委员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等申明定拟，由署广东按察使陈嘉树会同署布政使乔用迁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逐案提犯研鞫。

缘洪耀漳籍隶新安县，驾舡度日，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二日，洪耀漳之堂弟洪颯漳、堂姪洪亚松与未获之戴学言，走至洪耀漳舡内闲谈，各道生计艰难。该犯洪耀漳稔知新安县属长沙湾洋面停泊夷舡，有鸦片烟土减价发卖，起意合本出洋购买囤积，图获重利，洪颯漳等俱各应允。该犯洪耀漳与洪颯漳、洪亚松每人各出本银一百二十元，戴学言本银三百六十元，共银七百二十元，言明获利各按股本依分。洪颯漳、洪亚松因畏涉风涛，未经同往。洪耀漳与戴学言即于是日携带番银，乘坐不识姓名人虾苟艇，由僻港驶至长沙湾洋面。洪耀漳等走上啖咕喇国喇夷舡，适有素识未获之香山县人陈秀珍在该夷船充当经纪，随用银六百九十元，托陈秀珍转向夷人喇喇买得公班烟土四十个，计重一百二十斤，白烟土十包，计重三十斤，用布袱包裹分携过艇驶回。又于是月十六日，该犯洪耀漳复起意商同原伙洪颯漳、戴学言，携带番银，乘坐不识姓名人虾苟艇仍至原处，用银六百元，托陈秀珍向夷人喇喇买得公班烟土四十个，计重一百二十斤，用布袱包裹分携过艇驶回。两次所买烟土，均系起贮戴学言家内收藏，陆续卖与素识未获之吴颯辉、冯耀裁，得银一千零二十元分用。尚存烟土一百三十三斤零，洪耀漳即取放自己舡内，与戴学言等载往沿途售卖，驶至新安县属嘴头角洋面，即经该县营访问追捕。戴学言凫水逃逸，洪耀漳、洪颯漳、洪亚松同烟土舡只一并被获。

又，李复胜、陈亚受仔、姚亚林三犯，均籍隶新安县。李复胜与陈亚受仔各置小舡一只，捕鱼为业。李复胜向雇现获之无服族人李起胜在舡帮工，现获之张亚灶向亦受雇在陈亚受仔舡内服役，每月各得工钱四百文。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李复胜因采捕利微，闻知长沙湾洋面夷舡有鸦片烟土发卖，起意出洋购买转卖，告知李起胜，许以每月俱给工钱，嘱令容隐，李起胜应允。适有素识现获之姚亚林、未获之唐汗三即唐建萌走至，李复胜告知情由。唐汗三因谄晓夷语，亦起意商允姚亚林合本贩卖，搭坐李复胜舡。

只,各携番银由僻港驶至长沙湾洋面。李起胜与姚亚林在缸等候,李复胜与唐汗三走至啖咭喇国嘴哪夷缸,当托未获素识在该夷缸帮看银色之香山县人张建名,转向夷人嘴哪买得烟土三个,唐汗三亦买烟土二个,各用布包裹分携过缸驶回。二月十三日,唐汗三复邀姚亚林搭坐李复胜缸只,由僻港驶至原处,李复胜向夷人嘴哪买得烟土二个,唐汗三买得烟土一个。两次所买烟土,各先后卖与不识姓名人。李复胜卖得番银九十元,唐汗三卖得番银九十六元,与姚亚林均分。其陈亚受仔一犯,因闻李复胜贩烟获利,起意商同未获同姓不宗之陈亚毓,合本买贩,并许加给受雇之张亚灶工钱五百文,嘱令同往。陈亚受仔与陈亚毓共出番银五十二元,李复胜亦带银八十元,与陈亚受仔等,均于二月二十二日驾缸改由僻港驶至长沙湾洋面,走过嘴哪夷缸,李复胜向夷人买得烟土五个,并买烟膏三钱吸食。陈亚受仔等托在夷缸帮看银色素识未获之香山县人黄亚英,转向该夷人嘴哪买得烟土三个,各用布袱包裹分携回缸开行。李复胜驶至原蓆湾角洋面,陈亚受仔与陈亚毓驶至铜鼓土滩洋面,即经该县营访问追捕,陈亚毓拢岸携带烟土逃逸,李复胜将烟土丢弃落海,李复胜、姚亚林、陈亚受仔、李起胜、张亚灶五犯,均经拿获,起出李复胜烟膏及余剩番银五元,并陈亚受仔余剩番银七元,同小缸二只,一并解省。此又李复胜与陈亚受仔各自起意出洋潜买烟土之实情也。前与另获洪耀漳等一起汇提研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诘无另犯别项不法,及此外另有伙党隐匿避就情事,案无遁饰。

查新例载: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为从拟绞监候。房屋缸只入官。又例载:现获之犯称逃者为首,经旁人指证有据,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各等语。现值严办鸦片之际,该犯洪耀漳、李复胜、陈亚受仔,辄敢各自起意出洋潜买烟土,实属藐法,均应按照新例问拟,各以为首论

斩决枭示，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陈嘉树、署督抚中军副将祺寿，将洪耀漳一犯绑赴市曹，先行正法，并飭将监毙之李复胜、陈亚受仔二犯戮尸，一并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洪颯漳、洪亚松虽系洪耀漳有服弟姪，但听从洪耀漳合本，出洋贩烟流毒，应以凡人首从论，与听从唐汗三即唐建萌合本贩烟之姚亚林，均合依为从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姚亚林据供在逃之唐汗三起意为首，业经李复胜指证确凿，将来拿获唐汗三到案，毋虑狡展，应请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李起胜、张亚灶二犯，图加工资，随同雇主购买鸦片，例内并无作何治罪明文，应比照犯无引私盐本犯罪应满徒，受雇驮载之犯律，应杖八十徒二年，计减本犯罪二等，李起胜、张亚灶应各于首犯李复胜等斩罪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洪颯漳、李起胜据供亲老丁单，洪颯漳系听从各本贩买，拟绞应不准其留养，李起胜罪止拟徒，飭查分别办理。贩烟缸只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守口员弁请免开参。李复胜、陈亚受仔、姚亚林带病进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监毙职名照例免开，起获烟土烟膏，案结烧毁，番银缸只变价充偿，贮烟房屋查封，连各犯得受卖烟银两及加给工钱，照追一并入官。逸犯戴学官、唐汗三等，严缉务获另结。犯系该管县营访获究办，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于开报。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九四、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严查候补 知县王澄有吸烟大瘾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山东候补知县王澄闻系吸烟大瘾等语。著托浑布严密访查，据实具奏，不得稍事姑容，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五、著江苏巡抚裕谦确查盐员刘曙等吸烟 及运司沈拱辰延搁未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裕。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江苏巡抚裕谦于上年护抚时，访闻盐务吸烟官员刘曙等十余人，札交盐运使沈拱辰查办，延搁未行等语。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刘曙等是否吸食，及运司沈拱辰有无延搁情事，必应从严根究。著裕谦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任属员消弭纵庇，特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六、著两江总督伊里布查参常熟县 知县常恩等吸食鸦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江苏常熟县知县常恩、吴江县知县顾毓奇、奉贤县知县景昌，皆吸食鸦片，声名甚劣之员。该省仅将顾毓奇、景昌改简，常恩现任如故等语。州县身任民牧，如果自行吸食，岂能惩办匪徒，何以该省并不从严参办？伊里布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著即严密访查，据实参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七、著四川藩司刘韵珂将访得属吏吸烟情形
自行据实密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四川藩司刘韵珂访得该省属吏吸烟者七十余人，以员数太多，至今尚未奏办等语。官员吸食鸦片烟，大干例禁，该藩司既经访闻，何以不行奏办。著刘韵珂，将查访情形并访明员数及因何不行奏办之处，不必知会宝兴，即自行据实覆奏。倘有回护，别经查出，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军机大臣遵旨传谕四川布政使刘韵珂。

九八、著嗣后新疆呈缴烟土北路解伊犁
南路解叶尔羌验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达明阿奏夷人呈缴烟土等语。安集延回子热霍迈提、雅知普、巴拉特胡、达巴尔第等四名，夹带烟土进卡，一闻查禁，即全行呈缴，尚知畏法，著照例免其治罪。嗣后夷人呈缴烟土或拿获到官，北路各城均著解赴伊犁，交布彦泰、关福验明销毁，南路各城均著解赴叶尔羌，交恩特亨额、图明额验明销毁，以专责成而昭核实现。

钦此。

九九、著闽浙总督邓廷桢筹议章程严密防堵 在洋游奕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邓廷桢覆奏查办夷船在洋游奕一折。览奏均悉。此种夷船，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只赴粤洋购买鸦片，继则往来熟悉，勾串汉奸以为内线，牟利售私。总因该地方官庸懦养奸，贪黠包庇，以致鸦片充斥，积重难返。现经该督飭令水师提督等开炮轰击，先后逃逸，已足震慑奸夷之胆。

惟该夷等嗜利藐法，洋面行走熟悉，难保不复萌故智，多方勾引奸民，再图尝试。著邓廷桢即照筹议章程，水陆交严，无稍松懈。一面出示晓谕该夷，现在禁绝鸦片，洋面毗连内地，非该夷等船只游奕之所，自当遵慎王章，驶回本国，如抗拒不服，即开炮轰击。其由粤所运炮位，正可妥为安置，以壮声威。倘有汉奸，仍前勾串作弊，立即严拿惩办，并于粤闽交界地方多派文武员弁，梭织巡查，毋任走漏。俟派查各案完竣，该督即亲赴泉州一带，兼查明漳州所属洋面有无夷船踪迹，认真设法防堵驱逐，以期弊端永绝，洋面肃清，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〇、著升用贵州拿烟之府经历 梁汝舟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请鼓励查拿鸦片各员等语。贵州贵阳府经历梁汝

舟、贵筑县典史后期昌，著以应升之缺升用。镇远县四十八溪主簿陈毓书，著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该部知道。

钦此。

一〇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到英国兵船 情形及粤省设防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啖咕喇夷船逗留外洋，臣等叠飭各将弁带领兵勇火船，设法焚剿，于五月初九日乘夜纵火烧毁夷船三只，业经会折奏闻在案。

查该夷自贸易断后，每扬言兵船多只即到粤，臣等不为所动，而仍密为之防。除上年所到之吐噍、啖咕两船，与近时续到之啖咕、咯吧吐两船在外洋游奕情形，先已查明具奏外。兹据澳门文武禀据引水探报，五月二十二日望见九洲外洋来有兵船二只，一系大船，有炮三层，均七八十门，其一较小，有炮一层。二十三日陆续又来兵船七只，均不甚大，炮位亦只一层。又先后来有车轮船三只，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此项夷船前曾到过粤洋，专为巡风送信。兹与各兵船，或泊九洲，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东停西宿，皆未敢驶近口门。臣等查中路要口，以虎门为最，次即澳门，又次即尖沙嘴一带，其余外海内洋相通之处，虽不可胜数，然多系浅水暗礁，只足以行内地之船，该夷无(兵)船不能飞越。所有虎门各炮台，先已添建增修，与海面所设两层排链相为表里。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现在该处各炮台，计有大炮三百余位，其在船在岸兵勇，随时分拨，共有三千余名。至澳门地方，自奏委高廉道易中孚，与奏留升任之东山协惠昌耀会同防范，先后派驻兵勇，亦有一千三百余名。又尖沙嘴一带，新建炮

台两座,业已赶办完工,并设法购办大炮五十六位,分别安设。其附近山梁,驻兵共有八百余名,此外各小口及内河水陆要隘,亦皆添兵多名,协同防堵,声势已皆联络,布置并不张皇。现在该夷兵船亦只飘泊外洋,别无动静,即便此后渐图窥伺,而处处皆有准备,不致疎虞。

此时商旅居民极为安谧,即他国在澳夷人,亦皆各自贸易,安静如常。而臣等密察周防,总不容一刻稍懈,且随处侦拿接济,严断汉奸,务令尽绝勾通,俾其生(坐)困。第恐在粤无可乘之隙,该夷船趁此南风盛发,辄由深水外洋扬帆穿越,臣等现已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飭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以冀仰纾宸念。

谨合词缮片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奉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钦此。

一〇二、粤海关监督豫堃奏为例贡 不必取资英人货物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①(军录)

奴才豫堃跪奏,为粤海关每年例贡,并不必取资暎夷货物,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三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遵旨传谕,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现在暎咭喇国贸易业经降旨停止,所有粤海关每年例进贡物之须呢羽钟表等件,如有不能齐全之处,着该监督即行据实具奏,不必多方购求,将此传谕知之。钦此。”仰见皇上恩恤优加,无微不至。奴才跪读之下,钦感莫名。

伏查粤海关例进贡物,早荷圣慈俯体,屏黜浮华。本年难致之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殊珍，即无可居之奇货。况自上年断绝暎咭喇贸易之后，叠奉明谕；区区税银，何足计较！则不贵异物，不宝远物之至意，更昭然为中外所共钦，兹复特被温纶倍加曲体。奴才虽极愚陋，亦惟当认真杜弊，不敢分心。如果例进之件必须暎咭喇国所产，方为合用，自应恳请缓办。今查洋呢羽缎钟表等件，向来咪喇哩、噶吧晒、荷兰、哱国、囍国、吕宋均有制造，来广贸易者历载税簿，如噶吧晒钟表、荷兰羽缎素称精细，咪喇哩等处洋呢亦堪服用。上年暎咭喇夷人抗违法度，停其贸易，各国夷人企谓以后我们各国可以多制货物来广贸易。是暎咭喇虽奉封港，洋货尚不致于缺乏，而诸货市价亦未增昂，其不专赖于暎咭喇货物已可概见。

谨将奴才查明呢羽钟表尚无居奇，不必多方购求缘由，据实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现在虽能照旧呈办，设或日久有变动之处，仍应遵奉本年谕旨，不必设法购求，以副朕事务核实之意。此批折著入于交代，并著督署存记。钦此。

一〇三、陈化成奏报接收江南提督 印信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折）

江南提督奴才陈化成跪奏，为恭报奴才接印任事日期，并陈感悚下忱，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奉谕旨调补江南提督，当缮折谢恩，吁请陛见，于交卸后起程，迎折北上。旋蒙朱批：“著来见。钦此。”遵即驰诣阙廷，跪请圣安，叠蒙召见，仰天颜之温霁，聆训诲之周详，感沐鸿慈，沧肌浹髓。奴才陛辞后，于五月二十七日驰抵松江，准署理提督、苏松镇总兵田松林委贲印信前来。奴才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只领任事。

伏念江南地兼水陆，幅员辽阔，提督统辖全省营伍，责任甚重。现当粤省驱逐暎夷，严杜鸦片之际，诚恐该夷乘风北窜，内地奸民接引偷漏，防范稽查尤关紧要。奴才初蒞江南于江省洋面尚未深悉，现值协办大学士·两江督臣伊里布在吴淞海口查察，奴才接印后亦即驰赴该处，会同履勘，以期熟悉情形，随时设法整顿。至陆路营伍，亦当次第查办，不敢置为后图。奴才才识庸愚，仰承恩命，调任来江，惟有恪遵圣训，倍竭駑駘。严巡哨以肃海洋，勤操练以飭营伍，俾地方静谧，兵技优娴，仰副委任生成之至意。

所有奴才接印任事日期并感悚下忱，谨缮折奏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〇四、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查明 保奏闽省抗击英船出力人员折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查明保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奏报闽省攻击夷船情形一折，钦奉谕旨：“邓廷桢奏攻击夷船情形一折，此次夷船驶至闽洋梅林澳寄泊，经署水师提督程恩高及陆路提督余步云督率将领弁兵，两路夹攻，击毙夷匪，毁其篷索，穷追远遁，办理尚属认真。程恩高、余步云著交部议叙。所有在事出力各员，著该督查明保奏，俟朕施恩。兵丁叶国能著咨部议恤，以昭激劝。钦此。”仰见我皇上策励戎行，微劳必录之至意，曷胜钦感。

伏查此次夷船驶入闽洋梅林澳寄泊，经前署水师提督程恩高及陆路提督余步云督率将领弁兵，两路夹攻，击毙夷匪，毁其篷索，穷追远遁。在事员弁莫非仰仗天威，得以震慑夷众。乃蒙圣恩优渥，准予保奏，既褒嘉其已往，益鼓励于将来。除已故署水师提督

海坛镇总兵程恩高、陆路提督余步云业蒙谕旨交部议叙，兵丁叶国能另行咨部议恤，千把以下各弁由臣存记拔擢外。其余将领中，查核程恩高原咨，护水师提标前营游击事中营守备任猷、署右营守备事左营千总林建猷、金门镇左营游击沈河清三员，管驾师船，奋勇向前，逼近番舶，击毙夷匪，系属最为出力，应请旨以应升之缺升用。陆路提标右营游击郭仁布、后营游击向恩瓚、署晋江县知县前江场大使保泰三员，闻信驰往，督带弁兵役勇，在海口巡逻防堵，开炮夹攻，亦属出力，应请交部议叙，以昭激劝。

所有遵旨保奏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五、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福建文武员弁吸食鸦片分别定拟一案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朱折）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处具奏事。

准刑部咨称，议复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等奏，申明福建文武员弁及兵丁吸食鸦片，并总兵失察弁兵吸烟各情，分别定拟一案。此案金门镇标左营把总张进发身为武弁，辄敢买食鸦片烟，现当例禁禁严，仍复食如故，按例罪应拟遣。惟一经委员访查，即将烟具据实自行呈缴，系属闻拿投首，例应减一等科断。应如该尚书等所奏，张进发应革去把总，于职官买食鸦片烟发遣新疆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系现任武弁，请旨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兵丁王得意、卢得彩各自买烟吸食，例应发近边充军。惟一闻访查，各据实自行呈缴烟具，亦照闻拿投首例减一等科断。王得意、卢得彩均革去名粮，于兵丁买食鸦片烟发近边充军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兵丁许幅华、许逢得前曾吸烟，业已戒止，例得免罪。惟不将烟具销毁，应比照存有烟灰例，杖一百。现经据

实自行呈缴，应照闻拿投首例减一等，拟杖九十，均行革伍。该尚书等奏称，金门镇总兵窦振彪讯无吸食鸦片情事，惟于弁兵吸食鸦片漫无觉察，咎实难辞。应请交部议处，恭候命下，移咨兵部办理等因。道光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等因。移咨到部。”

除福建金门镇标左营把总张进发革职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之处注册外，查新定严禁鸦片烟章程内开：兵丁买食鸦片烟，失察之提督总兵罚俸一年等语。今福建金门镇总兵窦振彪于所属弁兵吸食鸦片毫无觉察，咎实难辞，经钦差尚书祁离藻等奏参，交部议处。应请将福建金门镇总兵窦振彪，照兵丁买食鸦片烟失察之总兵罚俸一年例，议以罚俸一年，系属公罪。可否准其抵销之处，恭候钦定。至该管暨兼统各官例有处分，应令该督查取职名，送部再行核议。

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不准抵销。

一〇六、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巡守 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朱折)

再，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奴才耆英、奴才祥厚具奏，查明海面并无匪船游奕，实属肃清。折内声明次年春融冰泮时，奴才祥厚体察情形，再行亲至旅顺口，督率官兵严加巡缉以靖海疆等因。奏蒙圣鉴在案。今奴才祥厚于四月二十二日亲至旅顺口，督率水师营官兵，驾驶战船，沿海巡逻，实属肃清。现在奴才祥厚仍驻扎旅顺口阅看水操。

再，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暎夷自封港后具稟乞恩，业经严行批驳驱逐出口等语。该夷计穷力竭，

难保不将违禁货物分寄各国夷商转为销售。著盛京将军等各飭所属，认真稽察，倘窄人各口，即实力驱逐净尽等因。钦此。”奴才跪读之下，当将遵旨督飭沿海旗民地方官认真稽察，及春融冰泮时，奴才仍遵员前往各海口梭织巡察之处，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二日附片奏奉朱批：“万无疏懈。钦此。”嗣经奴才拣派辽阳城守尉宗室伦恭、佐领张兴，分往各海口认真巡访。其洋面究竟有无夷船匪船漂泊沿海一带，究竟有无兴贩吸食鸦片人犯，谕令该委员等逐细体察，认真侦缉去后。

该委员等自奉札后已阅两月余，兹据禀称，奉札前往各海口，不遗余力，认真巡察。现在海面肃清，兴贩吸食人犯亦实属敛迹无踪，断不敢空言搪塞，自干参处。职等先将所查情形具禀，仍遵札在各海口巡访，一有前项情弊，即行驰禀等语。奴才仍严行批令该委员等，务当实心实力详细稽察，不得一往了事。倘稍耽安逸，定行严参不贷等因，批复去讫。是现在海面地方均属肃清，洵堪仰慰圣怀。

理合附片。谨奏。

朱批：仍当一力查缉，不可稍懈。

一〇七、著闽浙总督邓廷楨酌保抗击 英船出力员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哨船攻击番船，生擒黑夷，拿获汉奸一折。夷匪来至闽洋，囤销鸦片，奸民勾通贩运，随地蔓延。经邓廷楨等督飭员弁分路攻击，夷人受伤落水无算，生擒黑夷二名，并截获通夷匪船，人烟并获，所办认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员弁，著邓廷楨等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

钦此。

一〇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英船 在粤滋扰及驰出外洋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军录)

再, 啖唛喇来粤兵船, 除上年所到之吐噍、啐唛两船, 及本年续到之啞嚙噎、啞吧吐两船, 先经随时奏报, 嗣于五月二十二、三等日, 又到大小兵船九只, 车轮船三只, 游奕外洋东停西窜。臣等示以镇静, 不事张皇, 而仍严密周防。于水陆各要隘加炮添兵, 处处准备, 并严拿接济, 杜绝勾通。复将筹办情形于五月二十五日附片奏闻在案。

兹查近日该啖夷又先后到有大小兵船十只, 车轮船二只, 仍止散泊外洋, 别无动静。惟扬言不先寻衅, 谅欲懈我军心。旋于海滩上插一木牌, 写有汉字说帖, 妄称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粤省门口, 俟英国通商再行无阻。又称鱼艇日间出入, 不为拦截, 各邑乡里商船, 可赴英国泊船之处贸易等语。查啖夷中有鸣哩邈能书汉字。上年一切夷禀皆出伊手, 此次说帖, 谅即该夷人所写。揣其鬼蜮伎俩, 一则希图挟制通商, 一则招引奸徒兴贩。与其所称不先寻衅之言, 又大相刺谬。当经函嘱提臣关天培, 如果该啖夷胆敢拦阻行舟, 即当示以兵威, 不容滋扰。又查该夷说帖内, 有国王命伊前往中国海境, 据实奏明之语。而先来之啞吧吐一船, 及后到之啞唛唛等船八只、车轮船三只, 又据引水禀报, 于五月底及六月初间, 先后驶出老万山东向扬帆而去, 瞭望无踪。飭据洋商伍绍荣等转呈啞唛唛夷禀, 译出汉字, 内称听说啖夷兵船赴浙江、江苏。又有人说往天津等情。臣等复查夷情诡谲, 凡事矫饰虚张, 固难凭准。而现值南风盛发, 外洋茫无界限, 亦无从遏止前行。如其驶至浙江舟山, 或江苏上海等处, 该二省已叠接粤省咨文, 自皆有备, 不致疏虞, 若其径达天津, 求通贸易(朱批: 卿等所见不为无因, 然逆夷今番之举, 决

不为此也。)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暎国夷官啰叫啊嚏吐嚏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界，借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

事关指〔控〕制外夷，臣等管窥所及，谨合词附片，密陈。并将该夷说帖另录清折，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训示。

再，沿海闽粤，现俱照常静谧，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英国兵船所出汉字说帖

道光二十年

谨将暎夷兵船所出汉字说帖抄录清折，恭呈御览：

大英国特命水师将帅为通行晓谕事。

照得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适度，辄将住省英国领事、商人等诡譎强逼，捏词诬骗，表奏无忌。故此，大英国主钦命官宪著伊前往中国海境，俾得据实奏明御览，致使泰平永承 妥务正经贸易。且大英国主恭敬皇帝，怀柔内地安分良民，严命本国军士，设使民人不为抗拒，即当凛行保全各人身家产业。是则该民无庸惊惧，乃可带同货物接济，赴到英师之营汛，定要施惠保护，给尔公道价钱也。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之谕，以致中外千万良人吃亏甚重。缘此，大英国将帅现奉国主谕旨，钦遵。为此，告示所有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粤东省城门口，兼嗣后所指示各口岸，亦将不准出入也。迨俟英国通商，再行无阻，本将帅才给符官印，发檄晓示所应经商之港也。至鱼艇悉准日间出入粤省港口，不为拦截。又沿海各邑乡里商船，亦准往

来,可赴英国船只停泊之处贸易无妨。

特示。

朱批:甚属可恶!

一〇九、著将查烟不力之湖北沔阳州知州
李兆元等摘顶并勒限缉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奉旨:

该所参查拿鸦片烟不力之湖北沔阳州知州李兆元、署蕲水县事汉川县知县李恂、署江陵县事长乐县知县蔡聘珍、襄阳县知县毛鸿顺,均著摘去顶带,勒限两个月,责令缉拿。倘逾限无获,即著从严参办。

钦此。

一一〇、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出海追击英船
跌伤等事致祁寓藻函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敬肃者:

阶平渥邀特简,调补闽海,于四月初六日履任,十二日出洋督捕,迄今两月,历将追击夷船、筹备军火各事宜,随时呈报钧察在案。兹计自四月下旬以来,夷船不敢驶近内洋,即外洋数十里,或旬日或数日间,有一二踪迹,遥见师船,立即远窜,情形甚知畏惧。正宜乘此竭力堵御,以冀海宇肃清。乃阶平因五月初七日,追逐夷船,夜遇风暴,颠簸危险之际,跌伤左腿,医治月余未效,加以两腿发软,动辄需人扶掖。据医者云:年逾七十,气血已亏,海雾湿侵肤革,以致两腿酸软,若不静心调理,虑成瘫痪。幸阶平气体素充,惟

饮食减少，别无疾苦。亲标五营，加工制造火药，七月底可以督办完竣。但恐积日久远，腿疾增剧。水师责任甚重，万一貽误，有负圣明委任至意，抱疚益深。而甫经调任，又不敢遽自乞请，万不得已，沥情呈请制府代奏，录稿呈送电察。惟求大人垂怜衰朽，鼎言拂拭，俾得获加优考，早为入奏。则上可副圣主知人善任，下则保全阶平得以生还故土。仰荷恩施，俾于再造矣。

谨肃涕息，只请钧安。仰祈俯鉴。谨肃。

一一一、著安徽巡抚程楙采查明黄凤楼烟案 前后巡抚何以奏咨两歧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奉旨：

吏部奏，参员赴部具呈，并前后巡抚奏咨两歧，请旨飭查。此案安徽前署当涂县知县黄凤楼，先经前任巡抚色卜星额奏参，该员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业经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嗣据该抚程楙采又以该员实系禀府有案，并非捏饰，咨覆到部，核与原参不符。并据该参员黄凤楼赴部呈请查办。著程楙采即将黄凤楼应否参处，及前后巡抚何以奏咨两歧之处，查明据实具奏。折并发。

钦此。

一一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船 窜入浙洋督办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夷船窜入浙洋，臣即亲往督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浙洋四通八达,前奉谕旨饬防夷船窜入,经臣节次筹议防堵情形,奏蒙圣鉴,并札饬沿海各属随时瞭探禀报在案。兹于本年六月初七日酉刻,据宁波府鄞县知县舒恭受,以六月初五日辰刻访得进港渔船称,有夷船多只在于象山县爵溪洋面游奕。是日申刻闻得定海县南韭山洋面,有大夷船两只,小夷船两只,从深水洋驶入。业经提臣祝廷彪带领将弁出洋堵御。宁绍台道李绍昉亦即力疾会同水师,驰赴镇海口防堵。该县以及营汛委员刻日封港稽查等情,飞禀前来。

臣查夷船突来多只,难保该夷匪不希图窥探,售其奸计。事机之发,固不可不慎,内外之防,尤不可不严,事关重大,臣必当亲往察看,相机筹办。当于初八日由省起程,迅速前往宁波一带海口,会同提臣祝廷彪暨定海镇臣张朝发,督率水师实力堵逐各夷船南回。如该夷匪敢于抗拒,即行厚集兵力会合剿办,以慑夷情而伸国法。仍一面札司移行沿海各道府,督县小心巡防。并飞咨闽浙督臣邓廷楨暨温州、黄岩各镇,并乍浦副都统及江南、山东、直隶各督抚臣,一体飭属预防,以免窜逸。

合将臣出省督办夷船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览。

一一三、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奏为遵旨复查川省 实无职官吸烟而不行奏办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折)

四川布政使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据实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六日接奉军机大臣传谕,奉上谕:“有人奏,……”(上谕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伏查鸦片流毒民生屡奉谕旨严行查禁。臣自到任后,节次通饬各属认真查缉,并迭奉督臣宝兴严饬拿究。截至上年十二月止,

统计各属拿获贩种吸食鸦片烟犯共九十起，按法拟办，会同臬司汇详，经督臣宝兴两次奏报在案。本年数月以来，复获多起，亦俱照例办理。而职官为斯民瞻望，设有躬染恶习，尤为法所不容，更应随时参究，以肃官方。臣与宝兴于实缺候补正佐属员中无不严切访查，密加体察，前因试用直隶州州判万庆龄、试用从九品梁金照吸食鸦片烟，亦经奏参革职。此外各员，现无访有吸烟之人，且凡嗜食者，面颜神色终难自掩，如果内有染此污习，自必据实揭参。若犯者众多，其有关于吏治官常，更复匪细。臣责司察吏，又值此功令森严之际，尤当痛予惩创，以期力挽颓风，岂有转因人教太多不行奏办。况民间自此次严旨查禁以后，尚多畏法戒悔，而身列仕籍者，又何致一省之内多至七十余人。设若果有其事，此被参劾，彼予姑容，在臣既无以示服，于众即万庆龄等亦奚甘缄默不言。兹奉谕查臣委无访有吸烟属吏七十余人不行奏办之事，惟鸦片烟为害已深，形迹最秘，现仍严密察访，总期有犯必惩，断不敢稍涉迴护，自取重咎。

理合遵旨据实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另有旨。

一一四、江苏巡抚裕谦奏陈应令各省按月 附片奏报查获烟犯数目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折）

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传染流毒几遍天下，殆有积重难返之势。自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钦奉谕旨严飭查拿，内外大小臣工罔不仰体圣怀，一律拿办，现已著有成效。果能协力同心，始终不懈，何患不移风易俗，返朴还淳。但恐各州县日久玩生，稍事疏纵，且新例限期转瞬届满，更恐该州县因罪名加重，以认真为苛刻，以姑息为仁慈，讳饰

因循，或致前功尽弃，尤不可不预防其渐。

伏查晴雨粮价，因有关民瘼，各直省例应按月奏报一次。今查拿鸦片，事异而情同，合无仰恳天恩飭下各直省，查照捐监银数成案，每月将该省截至前月底共获烟犯若干名，兹本月分又获烟犯若干名，于雨水粮价折内附片奏报一次。如无亦将本月分并无拿获烟犯附片陈明。既属简而易行，亦免久而生懈。盖该州县知督抚臣每月必须奏报，自不敢始勤终怠，即各督抚臣亦必不任其始勤终怠。且按月考校，倘仍有始勤终怠者，更不难随时劾参，似于查拿烟犯不无裨益。俟数年后，鸦片净尽根株，再行停止。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一五、江苏巡抚裕谦奏报接任后江省 查获烟犯数目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折)

再，江苏省查拿鸦片，自道光十九年六月臣接任起，截至二十年四月底，共获烟犯一千二百三十余名，业经臣附片具奏在案。兹二十年五月分，又据各属报获各项烟犯一百一十二名，内生员一名，旗丁一名，军犯一名，差役兵丁十一名，妇女六口，余属平民。并起有烟土、烟膏、烟枪、烟具等件。

除仍飭慎密访拿，勿许疏懈，亦勿许株连牵累，并将已获各犯遵照新例分别问拟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一六、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军至定海递书 并围城已亲自赶往筹防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暎夷致书定海总兵，肆其狂悖，谨将途次筹办情形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初七日酉刻，据宁波府鄞县知县舒恭受，以六月初五日辰刻访有夷船多只在象山洋面游奕，申刻又闻有大夷船两只，小夷船两只，从深水洋驶入定海县洋面。经提臣祝廷彪带领将弁出洋堵御，并经宁绍台道李绍助力疾会同水师，驰赴镇海口防堵等情。臣以事关重大，必须亲往宁波一带海口督办，当于初八日由省起程，具折奏报在案。臣乘夜渡江，于萧山境内舟次即接提臣祝廷彪函称，定海洋面有大小夷船二十余只游奕。臣不胜焦急，星夜趲行。至初九日未刻，在会稽境内舟次，接准定海镇臣张朝发来咨，在洋见有大小夹板夷船二十六只，随即整顿炮械堵逐。无如该夷船行驶如飞，至旗头洋面，分作两帮，一帮窜入定港，一帮向西驶去。镇臣张朝发即驶回定港防堵，一面飭令署中军游击罗建功，会同署定海县姚怀祥带领兵役，在于城厢内外及口岸炮台整列队伍，严密防范。并函送夷人所递夷书一纸到臣。又接提臣祝廷彪先后咨函，闻初七日午刻，镇臣张朝发在船与该夷接战，未能取胜，夷人俱已上岸，约有三四千人，围攻城池，镇臣已进城保守。提臣祝廷彪以该夷势甚猖獗，必须大兵方资攻剿，先调署镇海营参将胡得耀、提标右营游击周士法，带领水师兵三百名前赴定海，随同镇臣防护，尚有提标兵五百名预备拨往。现又飞调内地之湖州、金华协兵各四百名，严州协兵三百名，绍兴协及处州镇标兵各八百名，速赴镇海，以资调拨。再闻夷船最畏火攻，有新任黄岩镇标中军游击林亮光，熟悉火攻之法，现留镇海口听候差遣，并飭鄞县各备火攻

船四十只候用等因。

臣阅看夷书，词甚狂悖，镇臣张朝发何以遽准递收。夷船在洋游奕，既经带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应严查奏办。惟定海县孤悬海外，被围甚急，亟须添拨水师驰往援救，方保无虞。而另帮西驶之夷船，难保其不窥伺直达宁波之镇海要口，所关甚巨，尤须加兵严行防守，方免窜入。臣已即日飞咨提臣祝廷彪妥为调度，刻速筹办。至于该夷匪多集丑类，猝至定海，其包藏恶心，殊堪发指，必当痛加剿办，以张国威。现今定海情形，日日不同，臣心急如焚。虽会稽相离镇海尚有二百数十里，连夜前往，不过两日，亦可到彼。臣与提臣祝廷彪见面，当将应救、应守以及应剿各机宜，按照到后情形，妥速再筹定议，随时奏报，以期仰慰宸廑。

除将夷书咨送军机处恭呈御览，一面札调粮饷军火解赴宁波，听候拨用，并飞咨督臣邓廷楨，暨温州、黄岩各镇及沿海各督抚臣一体防堵外。合先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浙江水陆营伍之废弛不问可知。区区小丑胆敢如此披猖，文武大吏即张皇失措，平日岂竟知养尊处优耶！另有旨。钦此。

**附件：英国水师将帅伯麦等为要侵占
定海而致定海总兵的战书**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奏呈

大英国特命水师将帅爵子伯麦、陆路统领总兵官布耳利，敬启定海城协镇大老爷知悉。

现奉大英国主之命，率领大有权势水陆军师，前往到此，特意登岸如友，占据定海并所属各海岛。至该岛居民，若不抗拒本国军师，大英国家亦不意欲加害其身家产业也。

夫粤东上宪林、邓等，于旧年行为无道，凌辱大英国主特命正领事义律暨英国别民人，故不得不然，占据办法，现今须要保护本

因船只弁兵，一均妥当，是以大老爷必须即便将定海并所属各海岛与其堡台一均投降，故此本将帅、统领招大老爷安然投降，致免杀戮。但不肯安降，本将帅、统领自应即用战法以夺据之。且递书委员，惟候半个时辰，俟致咨复。此时完了，而大老爷不肯投降，并不咨覆，本将帅、统领即行开炮，轰击岛地与其堡台，及率兵丁登岸。特此启定海城协镇大老爷阅鉴。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初四日，即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启。

一一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前赴

泉州督办防英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跪奏，为恭报出省前赴泉州驻扎，督办夷船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初九日接据兴泉永道刘耀椿六月初六日来禀，该道由泉州赴永凝地方，布置查拿汉奸。维时水师提督金门镇总兵督率师船，驻扎深沪洋面。初五日下午，闻有夷船一只于初四日驶至厦门，该道即驰至深沪与提镇会面。金门镇总兵奕振彪连夜乘潮开船，惟南风顶阻，约计初八九方可到厦。水师提督陈阶平于初六日早由陆路赶回厦门，该道亦星夜折回查办。途中接厦门同知顾教忠等禀报，该夷船停泊厦门港外，初五日午刻用杉板载夷人数名，手执白旗，口称求和。我兵阻挡，不令上岸，夷人叫喊，我兵开枪，夷人即将杉板驶回大船，改用红旗，连放大炮，逾时不绝等语。

查该道此禀系途次夜间所发，一切情形未能详尽。究竟该船系属何项船只，抑夷国战舰。现经天朝严禁鸦片，是以节次攻击驱逐，不许停留，该夷辄敢将船驶近厦门，口称求和，已属狂悖。迨经我兵阻挡放枪，犹敢放炮抗拒，尤为桀骜不法，亟应严加剿办，以示

震慑。臣前奉谕旨，飭令于会办事件完竣后，即亲赴泉州驻扎督办，兹查会同钦差尚书臣祁雋藻、侍郎臣黄爵滋查办，业经节次奏结。尚有署淡水同知龙大惇被参一案，亦经提到人证卷据，会同审有端倪。其续奉交办之案，有抚臣吴文焙在省会同审办。臣既接到此禀，自应先其所急，即赴泉州，庶一切攻守机宜得以就近商酌，妥协办理。所有省署日行公事，照例飭委署福建藩司常恒昌代拆代行，紧要事件仍包送臣行次核办。

臣拜折后，即于六月十一日由省起程前往，除俟驰抵该处查明实在情形，会督提镇道员妥为布置再行驰奏外，所有出省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一一八、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厦门堵击 英船情形致兵部尚书祁雋藻函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奏呈

敬肃者：

初五日，深沪洋次，曾将夷船驶至厦港，飞飭护中军陈胜元，会同地方，相机攻堵，一面会商刘道，即日起身回厦缘由，驰报钧鉴在案。嗣于初五日晚间，奕镇统率师船，由洋驶赴厦门防堵。又虑深沪洋面空虚疏防，派令哨船二只，管带水勇船只，往来缉捕。阶平于初六日辰刻，自洋登岸，兼程驰回厦门。先于初五日，该护中军，会同署厦防蔡丞等，已将夷船攻击逐去，联衔通禀。阶平于初七日午刻抵厦，将是日情形，查访确实。

夷船初到之际，曾派兵役，登船查询来由。其词语一味求和，似属恭顺。蔡丞等，逆料夷情闪烁，严加整备，添兵防守各口并募水勇，雇备商船，水陆一体戒严。乃初五日巳刻，夷匪竟欲驾杉板船登岸，力阻不退，因而攻击，允合机宜。在事文武尤为出力者，署

厦防同知蔡丞、石浚巡检金光耀、护提标中营参将陈胜元、署中营守备陈光福、护都司千总洪炳、中营千总谢焜等，竭力躬亲督率，身临矢石，备著勤劳。其余员弁兵役一体奋勇争先。前署厦防同知顾丞、同安县胡令、左营守备杨靖江，均各协同出力。护中军陈胜元等抢获夷灯一具，桐油一桶，油浸麻绳一大包等物据，呈验前来。初五日，经护中军差弁来署请令，并要阶平留署。家丁袁宝、刘升，持令前去，该丁等，手捧令箭耳箭在场，查看官兵勤惰。

查此次攻击夷船，用去新造加工火药五百余斤，甚为得力，虽未能通创，而枪箭炮火，歼毙夷匪多名，抢获物件，夷船丧胆远窜，办理尚属认真。但其炮火猛利，我兵毙伤九名。其情叵测，深恐去而复至，阶平即当就厦，周历要隘，会同刘道筹议定章，严密设备，一面飞咨闽镇，统率舟师，协力防堵。

所有初五日攻击夷船情形，合肃驰报。敬请钧安，统唯澄鉴。谨肃。

抄录蔡丞等禀附呈。

附件：厦防同知蔡颢龙等为厦门抗击英船事禀文

敬禀者：

窃本年六月初四日巳刻，有三桅夷船一只，由青屿门拦入屿仔尾海面。当将调集水陆船只弁兵丁壮情形，禀明宪鉴在案。

初五日早，各战哨及卑职等添雇船只，一字排列，以防进入厦港之路。该夷船于辰刻放下杉板船一只，夷众三十余人，望岸驾冲而来。经在事各文武员弁督饬队伍弁兵丁壮，向前截击。适署宪标中营守备陈光福施发战箭，中伤夷人一名倒扑，队兵枪毙白鬼二名。该夷又驾一杉板船，夷众三四十直来救援。复经卑职胜元手执长矛，飞身突前，击刺白鬼一名，被兵丁又枪毙夷鬼二名，始行逃回。该夷船登即扬帆起碇，始即开驶，继仍转近，回拒大炮联络。卑职等率同石浚巡检金光耀、五营备弁陈光福、林建猷、鲁思仁、何有

时及千把外委谢焜、陈腾飞、陈团春、甘文标、孙朝阳、许国升、陈朝宗、蓝雄威、林雁飞、陈联威等各员弁，施放大炮轰击。并挥令各战哨兵船拢倚水陆，并力齐攻。维时金门镇委令前署右营游击洪丙带领兵船，来协同攻击，遥见夷人伤毙甚多。该夷船见有兵船二只，驾由上风，即驾驶杉板冲击。而兵船水兵亦放下杉板，互相攻打。抢夺夷船杉板内，明角提灯一只，打马油一桶，油麻绒一油布袋。又卑职魏龙役勇，抢夺铁西瓜炮一个，并砍毙夷鬼二名。该夷船见势不敌，随即逃窜。各战哨尾追莫及，瞭至远遁而回。水陆夹攻，炮火甚烈。自巳刻打至未刻，该夷船始行驾逃出洋。各战哨查点弁兵，受伤十四名，被夷炮击毙兵丁九名，尸身多有不全。卑职胜元两腿亦被炮子刮伤数处。复查夷船炮子，每个计重二十余斤不等，现有检拾数粒。炮台房屋，亦有被炮子击坏数处。当经卑职等赶紧修理，以备应用。一面验明伤毙兵丁，分别赏给银元，令该家属收埋。附近居民先已谕令暂行躲避，现查民人并无受伤。惟民房瓦片间有震损，尚无毁坏。第夷情狡诈，去来难测，并会商派拨战哨弁兵及雇募水勇，把守要口，以防复来之路。卑职等仍督同巡检金光耀，派拨役勇水哨人等分段协防，断不敢因夷船已驶出洋，稍有懈怠。

合将攻击夷船情形，同抢获夷人明角提灯一只，铁西瓜炮一个，打马油二桶，油麻绒一油布袋禀缴，仰乞宪台鉴察。

至夷炮子粗重之物，请免附呈，暂贮局库，理合声明。专肃具禀。

一一九、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英船在浙肆扰即日前赴吴淞筹防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跪奏，为探闻夷船在浙江洋面

游奕，言语狂悖，臣现前赴吴淞海口相机预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经奏明前赴吴淞上海一带查勘海口情形，顺阅松江水陆官兵，复回苏州，甫经阅完抚标等营官兵。兹于六月十一日接准浙江抚臣咨会，有夷船在浙洋游奕。又于十二日抚臣裕谦接据浙江藩臬司禀报，六月初三日定海洋面有夹板夷船二十余只，在南韭山一带游奕。初九日又有夷船三只驶至三山洋面，言词狂悖，浙江抚臣乌尔恭额业已驰往督办等语。臣查该夷船胆敢联踪跟驶至二十余只之多，言词狂悖，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闯入浙洋，居心叵测。今浙江抚臣现已亲往督办，江省洋面与定海相去不远，诚恐该夷船乘风北上，急应预筹堵御，绝其希冀。臣即于六月十三日仍由苏州前赴吴淞海口，会同提臣陈化成，督饬水陆营将、口岸文员，相机筹办。倘该夷竟敢闯入江省洋面，即当先行封港，杜绝勾串，（朱批：先见甚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务使夷匪无计可施，奸民无从接引，以仰副圣主安海寓之至意。（朱批：为国为公，可嘉至之。）

除飞咨沿海，各督抚臣、盛京将军、一体防备外，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已有旨谕矣。钦此。

一二〇、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报 定海失守英船直逼镇海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浙江提督臣祝廷彪跪奏，为定海县城失守，夷船直逼镇海要口，臣等现在力筹堵御，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乌尔恭额前因嗅夷致书定海总兵，肆其狂悖，先将途次筹办情形，于本年六月初十日由驿具奏，一面昼夜趲行，于十一日酉

刻行抵镇海口，与臣祝廷彪会晤。惊悉先于初七日定海镇臣张朝发与倭逆接战，被倭逆炮伤官兵甚多，船亦击沉。初八日定海县城已被倭攻破，署定海县姚怀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惟镇臣张朝发、护定标左营游击钱炳煥受伤，及署定标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定标右营游击王万年、署定标中营守备龚配道俱回镇。又有沈岙巡检徐桂馥先受姚怀祥之命回郡请救，其余文武官兵尚无下落。臣乌尔恭额闻信之下，不胜发指。

伏查定海、镇海相距仅止百有余里，一帆可到。镇海口直通内地，其要隘全在笠山外障，与招宝山及金鸡山对峙，作为铃口。先经臣祝廷彪分布提标五营兵八百余名，并调回署镇海营参将胡得耀、提标右营游击周士法，派配镇海兵九百余名，在于要口县城及沿海一带驻扎防守。臣乌尔恭额又调抚标兵四百名飞速来镇，听候拨用。并面谕宁波府知府邓廷彰置办船只，沈于通内要口，再用木排以铁链系住，上竖木城以为保护，使夷船阻塞，不能驶入。正在筹备，诂于十三日寅刻据报，瞭见夷船多只在于笠山以外往来游奕，相距镇海不过十有余里。臣等现在亲驻要口调度，并严兵紧守，以防不虞。惟闻倭逆夷船又来五只，连前共有三十一只，四面装炮，大者三层，次者二层，小者一层，内有两只船旁装有轮盘，旋驶如风，往来甚速，以为前导。其兵约有五六千人，若与之战，必须兵数相敌，方可接仗。臣祝廷彪前调之湖州等协兵三千五百名，止到绍兴协兵三百名，此外及臣乌尔恭额所调抚标各兵，到镇尚需时日，合计在镇各兵止有二千余名，与夷兵多寡悬殊。此时利于固守而不宜于速战，先当定计，以老其师，使之进退维谷。一俟大兵云集，再行合谋攻击，以期一鼓成擒。

辰下滨海大小各岸口均须设兵防堵，温州、黄岩两镇水师亦应各守各汛，以防窜入，即抽拨来镇，亦不能多。现在镇海兵力未免单薄，相应请旨飭下闽浙总督臣邓廷楨，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来浙，无论夷船在于何处，即行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并请

旨敕下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亦飭水师在于江浙交界洋面堵御，以防夷船北逸，并为浙洋应援。

除咨行浙省沿海各文武严行巡防，并各省督抚臣，一体飭属防堵外，谨合词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二一、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为定海失守请 将镇臣张朝发革职定罪并自请议处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朱折)

再，此次倭逆突拥大众入寇，官军猝遇交锋，以致定海失守。臣祝廷彪于初八日申刻始接镇臣张朝发来咨，该镇系于初七日自卯至午在船与倭逆互相轰击，被伤左腿甚重落水，扶板登岸，不得已带伤人城。而臣等提讯罗建功等，据称该游击等自夷船二十六只入港以后，会同文武商酌，夷逆仗其炮火，止利于水不利于陆，拟将水陆各兵一半撤至离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地方堵住，一半撤至城中防守，众谋皆同。随同该镇训切禀明，即该县姚怀祥及各绅士等，亦皆求请该镇进城督率保护，乃该镇传调防城各官，总要在乎港面攻击，致被夷逆轰毙官兵无数。迨至该镇进城后，该游击等势难抵敌，尚冀招集残兵，进城保护。嗣至城濠，姚怀祥已将四门紧闭，不能缘城而上。夷逆彻夜攻城，将东门攻破，纷纷而入。该官兵既失其所，该游击等法无可施，冒死到镇等语。臣等亲往看验该镇张朝发及提验该护游击钱炳煥，受伤属实。

伏查官军猝遇寇贼，彼众我寡，必当出奇制胜，谋定而后动。今夷逆豕突定海，罗建功等拟请分兵，或战或守，众谋金同，收合尚有一千余兵可以坚守，何致猝然城陷？乃该镇张朝发复率撤守，以致丧师失城，其情罪实属重大。该游击罗建功等于事起仓猝，亦属罪有应得。惟该镇等有碍发落，例准奏请处置。



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署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营守备龚配道，一并革职，交部分别定罪。由臣乌尔恭额将张朝发等委员先发宁波府城，交与宁绍台道严行看守，候旨遵行。臣祝廷彪于仓猝之际未及救援，臣乌尔恭额得报较迟，筹办不及，均属咎无可辞。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

其定海镇印务先由臣祝廷彪兼署，左营游击印信已经钱炳煥失水，同中营游击等官篆务亦由臣祝廷彪先行委员代办，一面咨明督臣，同镇篆分别委员接署，以专责成。署镇海营参将胡得耀未能得力，臣祝廷彪即行撤回，仍委在镇差遣之新任黄岩镇标中军游击林亮光署理。臣乌尔恭额查得镇海县知县黄维同，办事未能周到，亦即撤任，委员先行代理。一面札司飞调精能之金华县知县叶堃赴镇接署，仍飭胡得耀、黄维同听候差遣，不得擅离。沈鼎巡检徐桂馥请救已迟，亦请斥革示惩。署定海县姚怀祥同该典史全福一并死节，均属可嘉，容臣乌尔恭额查其家属下落，另行照例请恤。其现无著落之定海文武官兵如有投回，亦即查究，分别办理。

臣等谨会同闽浙总督臣邓廷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二二、著奖叙缉获烟土最多之云南 署蒙化同知李杰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颜伯焘奏，滇省缉获鸦片烟土等项，查明获数较多，各员恳恩奖叙一折。云南署蒙化同知·调补云州知州李杰，缉获烟土为数最多，该员现经告病，著加恩于病痊坐补原缺后，准其不论俸满，遇缺酌量升用。景东直隶同知曾毓璜，前因堵缉烟匪不力，经该获督等

奏参后，即将烟土拿获多起，功过尚足相抵，所有该员前得分，著加恩准其抵销。提标游击马济美、顺宁县知县李秉钧、楚雄县知县汪之旭、署永北同知事宝宁县知县熊守谦、署师宗县事威信州判高饒，均著交部从优议叙。至请将永北厅属蒞藁七舍阿为柱、永昌府属之镇康湾甸土知州景庆久量加鼓励。并另片奏请将上舍阿为柱照旧承袭土知州原衔之处，均著该部议奏。单并发。

钦此。

一二三、两江总督伊里布等奏报英船 驶入浙洋及江苏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朱折）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江苏巡抚臣裕谦、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夷船驶入浙江洋面，扰及定海县境，据咨调兵抵御等情，江南海面与浙省在在毗连，亟宜厚集兵力，严加防杜，倘有夷船窜入江境洋面，痛加剿逐，以固海疆，而壮声威，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伊里布于本年六月十一二日在苏州省城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并臣裕谦接据浙江藩臬两司禀报，共有夷船二十余只驶入定海洋面。江省吴淞海口，与定海相去不远，恐其乘风北驶。臣伊里布于六月十三日自苏启行，仍赴吴淞会同臣陈化成相机筹办，当经恭折具奏。六月十五日，臣伊里布行抵吴淞，臣陈化成已带提标兵一千名先经到口。当率镇道各员，调集提标吴淞营兵，分授机宜，排舟设卡，多安枪炮，遣探浙省情形，预备截堵。一面通飭地方文武，严禁渔船刁贩勾结外奸。正在办理间，十六日复接浙省来咨，大小夹板夷船二十六只分作两帮，一帮窜入定港，约有三四千人，围攻定海，势甚猖獗。一帮向西驶去，难保其不窥伺宁波府之镇海县境，已经由驿奏闻，调拨兵饷，前往剿办，咨照江省一体防

堵各等因。臣等自应加调官兵,以备剿堵兼施。

伏查崇明镇县,一面临江,三面临海,虽有拦沙,夷船难以驶入,究属跨入海内,亦应加意防守。现有四营将弁,统兵三千,足资保护外,惟宝山、上海两县逼近吴淞海口,必须水师船只严为堵守。吴淞上下南北两岸多安枪炮兵丁,方资保障。夷船敢入,水陆交轰,始能大加惩创。臣等公同商酌,在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宝山安兵三千六百六十一名。内除吴淞营兵一千零六十一名调往吴淞提标兵一千名,上海营兵七百三十二名外,现又札调徐州、寿春两镇兵各四百名,扬州营兵五百名,狼山、福山、京口左右奇兵等营兵各三百五十名,镇江、常州、太湖、高资四营兵各三百名。飭令镇将参游速带前来,在于两县海岸上层层密布,与水师声援联络,各备军火,以待水陆夹攻。臣伊里布往来宝山、上海两县,协同提臣督率镇将,统领水陆舟军严加巡防,倘夷船阑入江境,即时亲督攻剿。

其余近海各地方要口,业与臣裕谦通飭严防。并提漕运库银四万两以供支放盐粮,兼札藩司赶办火药军资,务期不致缺用。仍飭臬司整飭驿递,无或迟误文报。

除俟续接浙信,夷逆就歼,另当撤防驰奏外,所有现准浙信调兵加守以备剿洗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

一二四、江苏巡抚裕谦奏为专心筹备 防英请改派院抚监临乡试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请旨改派乡试监临、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南乡试，例应江苏、安徽巡抚轮科入闈监临。本年庚子恩科乡试，轮值江苏监临，届期臣应照例入闈。惟查前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现有啖咭喇夷匪船只驶入定海洋面，肆其狂悖，登岸攻城。乌尔恭额业已调兵剿捕，仰仗天威，兵力所加，指日定可扫灭。但江浙二省，本系唇齿相依，定海洋面又属切近之区，该夷匪一经浙省击败，难保其不乘风北上，窜入江省洋面。督臣伊里布业已驰赴吴淞海口，会督提镇各臣互作声援，严行防堵。其余沿海沿江口岸林立，诚恐督臣驻扎吴淞，得信较迟，鞭长莫及。且苏州省城为江浙咽喉，一切弹压策应，不得不预为筹画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就现在情形而论，臣似未便离苏。查安徽地居腹里，现无紧要公事，合无仰恳皇上天恩，敕下安徽巡抚臣程懋采入闈监临，俾臣得专心筹备，以仰副圣主慎重海防之至意。

是否有当，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二五、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赴京口 防堵英船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军报）

奴才布勒亨跪奏，为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于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接准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江苏巡抚臣裕谦咨文内开：六月十二日据浙江藩臬两司禀称，本月初三、初六、初七等日，浙省有夷船二十余只闯入定海洋面，督臣伊里布因在苏阅伍，接报后即驰赴吴淞海口，会同提督调集兵船，预为防堵。惟江苏洋面与浙省毗连，所有沿海各口岸，急应联络声势，协力防堵等因。奴才伏查京口为江海要区，又系奴才兼辖，是以与江宁副都统张仙保会商，飭令江宁八旗官兵，将枪炮火药铅子弓箭器械等项妥为预备，好生防守。奴才于六月十八日拜折后，即行驰赴

京口驻扎,会同副都统于兆祥,督率京口官兵用心防守。

理合将起程前往京口防堵缘由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二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来厦 英船被击退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厦门文武攻击夷船,即日窜逸,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臣于六月初九日接据兴泉永道刘耀椿禀报,初四日有夷船一只驶至厦门,于初五日开放杉板,口称求和。我兵不令上岸,开枪向击。夷人即将杉板驶回,开炮抗拒,该道与水师提镇赶回厦门等情。臣闻报后,即定于十一日出省亲往督办,当经具奏在案。臣于拜折后即日起身,兼程前进,途次先据厦门文武驰报。该夷船于初五日驶近厦港,维时提镇道员尚未赶到,经该文武等并力攻拒,夷船即口逃窜,我兵亦有伤亡等语。臣以事关夷务,诚恐该员等饰词夸张,当即飞飭该道刘耀椿确切查明具禀去后。

臣一面仍行前进,于十三日行抵兴化府,接据刘耀椿禀称,该道与水师提镇于初七初八等日先后驰回厦门。查得六月初四日有夷兵船一只,由青屿洋闯入屿仔尾海面,经署厦门同知蔡颢龙、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事守备陈胜元,同往查看。该船悬挂白旗,并无动静。该员等一面禀请提督暨该道回厦,一面安设兵勇炮械预备攻击,该管同安县胡国荣亦闻赶到。初五日辰刻,夷船开放杉板一只,内载三十余人,冲过对岸,船头一人口操官音,称欲求和,语多狂悖。该文武等并力斥阻,不许上岸。该兵船换挂红旗,声言开炮。当有署水师中营守备陈光福施放一箭,射中能作官音夷人,仰

跌船内，兵丁连放鸟枪击中夷人二名落海。该兵船复放杉板一只，内载十余人前来帮护，直扑炮台。经护参将陈胜元手执长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枪炮联络，中伤夷人多寡不能籍记。各该杉板始行驶傍大船，转帆窜逸。经兵勇等抢获夷灯一具，打马油一桶，油浸麻绒一袋。当接仗时夷船亦炮火不绝，其势甚猛，自辰至未，相持已逾三时。查点弁兵，被炮击毙九名，受有微伤者十四名，滨海居民无多，先已避匿。惟民妇陈黄氏一口被飞弹中伤身死，据尸亲黄魁结求免验，自行掩埋。炮台兵房击破数处，滨海民房，亦间有震损。此初五日攻击夷船之实在情形也。

该道正在查勘间，适据署水师提标守备鲁思仁，在于曾厝垵海面捞获夷尸一具。当飭同安县验得该尸白面鬅发，身穿白小呢单衫、白洋布单裤，左颧角咽喉、右腋肌，共有枪子伤六处，俱焦黑色深透内。该道当飭将尸身剖碎，抛掷海中，割取首级，解候亲验。除将伤毙兵民分别赏恤炮台房屋赶紧修整，并酌议防守事宜以备不虞外，理合切实具禀等情，并据将夷人首级解送前来。适臣于十五日驰抵泉州，即经亲验无异。

伏思卖烟夷船多在晋江县属之永凝、深沪、惠安县属之下垵、獭窟等洋游奕，向不前至厦门。此次忽有夷船驶近厦港，盖因水师提镇大帮师船及陆路文武各员，全力注射永凝等处。是以乘机驶往，借以牵制我师，使其来往奔驰，不能兼顾。此等奸计瞭然易明，必有狡讷汉奸为之区画。至于求和之说，尤属荒唐。闽洋非夷人通市之区，既无可和，封港乃粤东奉旨之事，更不许和。乃该夷人夷服华言，船头鹤立，先之以甘语，继之以嫖词，非久习夷教之汉奸，即常住中华之番鬼，教猱升木，实为渠魁。兹披署守备陈光福发矢中伤，洞胸毕命，实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至海面所获夷尸，观其衣着形模，亦系体面夷人，非黑奴水手流亚。经该道当场剖割，悬首炮台，海滨共见共闻，亦足稍资警动。惟念厦门一岛久不言兵，忽有番舶驶来，兼之提督道员俱已因公在外，两军骤接，电掣

雷轰，一时风鹤之惊，情状可想。此又臣痛定思痛，亟应绸缪绪治，以弭后患者也。

现在提督陈阶平业已回厦，经臣咨会该提督，将所带师船分为两帮，以十只留守厦门，督率将备在于港口堵御，并经兴泉永道刘耀椿，飭令厦门同知添雇民船五只，交营配驾，协力巡防。其岸上亦就近檄调同安营参将魏廷寅，带兵二百名前赴厦门，会同水师弁兵，建筑炮墩，加意防守。其余师船十只，仍交金门镇总兵奕振彪管带，驶赴永凝，深沪洋面，照旧驻扎，以备攻击夷舰，查缉汉奸。庶厦门不至空虚，而于查办鸦片吃紧之时，亦不至为所牵制。臣即暂驻泉郡，相度机宜，督飭办理。

至初五日在事之员，文员则署厦门同知蔡观龙、卸署厦门同知顾教忠、署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石浚巡检金光耀，武员则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海坛镇标右营守备陈胜元、署水师提标中营守备·右营千总陈光福，会督各营备弁林建猷、鲁思仁、何有时、闽海关委员兴贵等，谨臚列以闻。

除飭查伤亡兵丁咨部照例议恤外，所有厦门攻击夷船，即日窜逸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次奏折，因关系夷务，远在泉州，恐虞圣怀，是以由驿驰递，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所办好。另有旨。

一二七、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为差役代

犯人买食鸦片一案审明定拟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焙跪奏，为审明差役代看管人犯购买鸦片，一同吸食，照例议拟，并请将失察之县令交部议处，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吴文煊前因浦城县知县杨承泽于差役代看管人犯购买鸦片之案，详报含糊，恐有庇纵情事。且查该县地方为由浙至闽入境首站，五方杂处，兴贩鸦片之徒难保必无，该县不能认真查拿，当经会同前督臣桂良奏请，将该县杨承泽先行撤任查办。钦奉朱批：“依议。严行审讯。钦此。”行据建宁府提集人证，讯供通详，将吸食鸦片之已革监生吴朝棠、代买鸦片之县役王林、店伙黄狗止，及应讯县差余旺、铺户张小弟，同府县卷宗批解至省。并据撤任知县杨承泽赴省禀到发司确审。王林一名带病至省，医治无效，在押身故，据署闽县知县褚登验填通报。兹据兼署臬司常大淳会同署藩司常恒昌，督同署福州府知府胡兴仁、候补知府王广业、署闽县知县褚登，审明议拟，详解前来。臣等随亲提犯证，逐一研讯。

缘吴朝棠籍隶浦城县，于道光十四年报捐监生，先于八年十一月间向昔存今故之叶守素买食鸦片烟一次，嗣因县民李贵茂之幼子李连妹在吴朝棠附近山上拾柴，失足跌伤身死。李连妹之胞伯李贵笼怀疑，误控吴朝棠等毆毙，当据李贵茂赴县呈明，并经前署浦城县知县吴履墀提讯议拟，详经延建邵道以情罪未协驳飭。建宁府亲提确讯，行据接任浦城县知县杨承泽，勒差于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将吴朝棠拘提到案，因人证未齐，飭发典史衙门暂行收管，并派县役王林、余旺二人轮流看守。是月十三日，余旺赴街买物，吴朝棠因一时腹痛，取钱四十八文，央令王林代买鸦片烟膏，并另送王林钱三十文，恳其代借烟枪，携回吸食，王林应允。先是四月初间有在逃之江西丰城县客民卢慳贩布至浦城售卖，住歇张小弟饭店，卢慳吸食鸦片，张小弟同其店伙黄狗止均各知情。嗣张小弟赴乡收账，卢慳因所带鸦片烟膏较多，起意转卖获利，托黄狗止代为销卖，许俟得钱分用。黄狗止贪利允从，因与王林素好，曾向王林告知。是日，王林即赴张小弟店内，托黄狗止转向卢慳买得鸦片烟膏二分，并借取烟枪烟扒带回，与吴朝棠一同吸食。适余旺走回，瞥见正欲禀究，即经该典史邱光裕查知，搜获烟枪等件，解县提讯。

吴朝棠供认托王林代买吸食，质之王林，仅称代向饭铺买给，并不将铺户店伙姓名及向何人转买逐一供吐。时值臣吴文熔由京赴任，道经浦城，闻知其事，当向该县查询鸦片来历。该县曾将差役代向饭铺买给缘由当面禀明，嗣因该县详报文内并不将差役代买之处据实声叙，转以买自何人究明拟办等语，含糊具详，恐有庇纵情事。且又不能认真查拿烟贩，当经臣吴文熔会同前督臣桂良，恭折奏请将该县杨承泽撤任，行提犯卷至省，飭司申办。兹据藩臬两司督同福州府等审明拟解，并据查明，该县杨承泽前次详报含糊，委因差役王林先未将卖烟之店伙黄狗止等姓名供吐，是以先将大概情由具详，请将该监生吴朝棠衣顶斥革，解府查审被控命案。嗣于未奉撤参之先，即已拿获店伙黄狗止等，提同县差王林解府并究，并无庇纵情事。至该县查办鸦片，曾于上年五月间据禀收缴烟土、烟膏二百余两，烟枪三百余枝，解省验销。现又据遣派家丁随同接署，知县龙载恬拿获贩烟人犯黄佑悌及吸食之叶小第、蔡喜悌、魏紫招讯办，尚知愧奋等情具详前来。臣等亲提研讯，据供前情不讳。

查旧例内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鸦片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在官人役买食者加一等治罪各等语。此案各犯吸食暨代卖鸦片，俱在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闽省未经接奉新定鸦片章程以前，均应仍照旧例问拟。黄狗止代逸犯卢悌销卖鸦片，即属兴贩为从，应依旧例兴贩鸦片烟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先经王林在建宁府指证确凿并无避就情弊，应照例发配折责充徒，毋庸监候待质。县役王林代吴朝棠购买鸦片，复一同吸食，殊属玩法。旧例并无差役代看管人犯买给鸦片作何治罪专条，惟该犯以在官人役随同吸食，其罪已应拟徒，自应酌量加等问拟。王林应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在官人役买食者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罪上加一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已于解省

后在押病故，应毋庸议。吴朝棠吸食鸦片，应革去监生，依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例，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枷满折责发落，仍飭县追取监照咨销。铺户张小弟于店伙黄狗止听从卢惺转卖鸦片，讯不知情，惟明知卢惺吸食鸦片容留在店，亦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县役余旺先因赴街买物，不知王林等买烟吸食各情，应免置议。撤任浦城县知县杨承泽，查无庇纵情事，其缉拿鸦片一事，亦于被参之后遣派家丁，随同后任拿获兴贩吸食等犯解办，尚知愧奋。惟失察差役代看守人犯买烟同食，咎实难辞，相应请旨交部议处。该县典史邱光裕当吴朝棠等在署吸食鸦片之时，即行查知禀究，应请免议。王林带病至省，在押身故，看役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起获烟枪等件，案结烧毁，逸犯卢惺飭缉务获另结。李贵龙怀疑误控吴朝棠等殴毙人命，已据建宁府讯明，另行归案拟办。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议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一二八、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厦门击走 英船后沿海平静仍飭严防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军录）

再，督臣邓廷楨会同臣将现奏各案核定后，因闻本月初四日厦门港有夷舡驶入之事，即于十一日启程，驰赴泉州查办，当经奏报在案。并以该奸夷诡谲性成，难保不彼击此窜，辰下南风当令，海坛闽安洋面为省港门户，尤关紧要。即经臣等飞速移行沿海各文武一体严防，遇有夷舡驶至，即开炮轰击，毋许片刻逗留。嗣于十五日接据兴泉永道刘耀椿禀称，厦港夷舡自初五日被击受创，旋经驾驶远遁。昨又接督臣邓廷楨由泉州寄来函称，夷舡业经窜去，泉厦

地方民情晏然等因。其一切攻击情形，应由督臣邓廷楨查实后专折具奏。

至现在沿海各口岸及海坛、閩安一带洋面，均未据报有夷船闯入。臣仍随时督饬各文武加意巡防，毋稍疏懈。

理合附片奏慰圣廑。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二九、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英船侵入 厦门港业已被击毙去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朱折)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

此案经臣等会同查办，讯有端倪。正在定讞间，督臣邓廷楨因闻本月初四日厦门港有夷船驶入之信，即于十一日启行前赴泉州查办，当经奏报在案。旋据兴泉永道刘耀椿禀报：该夷船已于初五日被击毙去，昨于十七日抚臣吴文熔接到督臣抵泉后来信，据称夷船业经远遁，厦门一带民情安堵，其如何攻击情形，俟查勘确实，即行具奏等因。

所有臣等钦奉谕旨续交晋江、永春、惠安各案，现在会同委提人证卷宗陆续解到，与抚臣吴文熔先行逐案严讯究办。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三〇、著将曾吸鸦片并失察书差吸烟舞弊之 福建署惠安县令陈偕灿革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祁离藻等奏，申明门丁借案诈赃，并知县被参款迹，分别定拟一折。福建署惠安县知县陈借灿曾经吸食鸦片，并失察书差吸烟舞弊各情。其于门丁陈四焚烧民房，虽非主令故纵，惟明知杨典等系属无干，辄索取洋银，开发差费，始准免究，实属荒谬。陈借灿著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昭炯戒。情节较重，不准完赃免罪。余著刑部议奏。

钦此。

一三一、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为 筹备杭州守御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杭州将军奇明保、副都统恒兴跪奏，为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唎咭喇夷船窜入浙洋，抚臣乌尔恭额于六月初八日由省驰赴宁波查办。伏思杭州驻防满营虽非水师，不能不预筹，以期有备。遂即会同奴才恒兴密派满营精壮官兵五百余员名，飭令协领等官备齐军装器械，听候调用。并经奴才奇明保飞咨乍浦副都统长喜，督率水师参将暨该处文装地方官整理船械，加添官兵防守，仍须远为瞭探，一有夷船到口，务即实力截逐出境，并一面飞报奴才查存立案。十一日接准抚臣移知文内先后接据提臣祝廷彪咨函，以定海洋面大小夷船二十余只，并有夷书，情词悖逆，镇臣张朝发接战未能取胜，夷匪上岸，围攻县城等因。十七日又准抚臣移知定海城已失陷，现在严守镇海口门，抚臣业经调拨附近镇协水师兵各数百名。兵力一经厚集，抚臣提臣等自必会合熟筹胜算，即可痛加剿逐，壮国威而肃洋面。

奴才受恩深重，今遇海疆不靖，虽不敢轻举妄动，而捍御之方自应筹备，何敢稍懈。因知杭州省城东面清泰等门，近临钱塘江岸，江水南来，北流至艮山门之东北，转而向东，由凤凰山、鳖子门

下注于海。两岸涨沙,时坍时长,平日止通小船,遇有潮汛微大,船只亦可乘潮而入。该夷匪既有大小船只攻破定海,其鳌子门通江水路,尤属紧要。业经奴才等商同藩臬两司,出派文武委员往查,得水面较窄枪炮易施之潮神庙地方及咽喉要路,可以屯兵数百名。公同议定,安设满兵二百名,绿营兵二百名,专派协佐千把等官,分拨管带,应用枪炮一切利器,各令多为妥备,日夜防堵。一面飞札潮神庙以东之海宁州知州,远为瞭探,得有夷船之信,星夜飞禀,仍加派满营千兵一体远探,以便准备。该州属境并有巡道拨添防汛弁兵三百余名,于凤凰山暨州城一带扼要处所协同本汛防守。奴才等仍于城上添设帐房堆拨,派兵各带器械昼夜巡防。其十城门亦一律增加官兵军械,均令严加稽查。奴才等不时督率协领等官,分头查察,仍另拨鸟枪前锋兵三百名,齐集公所听候,倘有夷船确信,即便带往潮神庙一带策应。抚臣剿贼公出,在城藩臬两司,均知情重,率领府县并副参等官,业已分拨营兵差役一体防范,遇事相商,和衷襄事。城中固属调遣纷繁,奴才等仍皆处之镇静,民情亦甚安帖。

除再飞咨乍浦副都统督率水师加紧防堵外,所有奴才等设法筹备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一三二、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报已饬各属查拿 勾引英军入侵浙省之汉奸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再,奴才等伏思该夷匪胆敢窜入浙江洋面,既在宁波游奕,又到定海攻陷城池,显有汉奸勾串。是查拿汉奸、盘诘奸细最关紧要,已经奴才等严饬各城门值班官兵,并面嘱杭州署知府多派府差县役,分头稽察,遇有形迹可疑语音各别之人,即行盘获。抚臣乌

尔恭额亦于行次飞札沿海各府州县一体查拿，一经就获研讯得实，即行重治其罪，并可得知贼情，预为准备。

合将查拿奸细汉奸情形，谨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三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等查明 闽省烟匪入赣扰害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江西巡抚钱，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福建漳、泉等府贩烟奸商，因该省查办严紧，勾结会匪盗匪，闯入江西地方，执持器械冲突关津，由汀州、邵武等处入江西之宁都州，及建昌府新城、南丰等县，经过抚州府金鸡县之许湾，宜黄县之棠阴各地方。自棠阴分路，或走临川县直抵省城，或走临江府樟树镇并袁州、吉安等府分投售卖，经棠阴司巡检申报有案。又该县仙一都、陈坊桥地方，有匪党百余人，将叶姓庄房放火烧毁，打枪伤人，亦经报验有案等语。现当查办烟匪吃紧之时，如果所奏属实，必当严行惩办。著伊里布、钱宝琛确切查明，果有匪徒闯入扰害情事，即著认真堵拿，毋任讳饰从庇，以除民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四、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英船驶赴 定海及浙省现在防御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跪奏，为奏夷兵船联踪驶赴浙江定海洋面，现在分别咨调浙江提镇，并力防御，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先于六月十五日接据诏安营游击李飞锦禀称，五月二十九日有暎夷火轮船一只，由南澳外洋驶向东北而去。并抄录广东澳门文武禀稿，内称五月十七日，据西洋夷目遣番通向该处文武禀称，暎夷有兵船四十只，于四月十九日自新奇坡开行来粤，约一二日可到，大兵头所驾兵船约迟数日始为开行等语。臣当以暎夷兵船如果有四十只之多，其意甚为桀骜，虽据称来至粤东，而现当南风司令之时，窃恐其分赴闽、浙各洋滋扰，且厦门已有夷兵船一只前来窥伺，是西洋夷目所禀，信而有征。当即严飭闽省各镇协营加意防范，并飞咨浙江提镇一体巡防去后。

兹于六月二十日辰刻连接浙江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禀报，六月初二日有暎夷火轮船二只，大小兵船二十四只，在丁镇辖之南韭山东西柱外洋行驶，经该镇统带兵船，配足炮火，出洋防堵。初三日南风盛发，该夷船驾驶如飞，至旗头洋面，分作两帮，一帮窜入定港，一帮由猫港横水洋向西行驶，恐其窜入镇关。该镇因定海孤悬海外，恐有疏虞，只得驶回定港，严守炮台港口。至西行一帮，势难兼顾，就近函商提督派兵防范镇海，并请飞调黄岩、温州两镇，督带兵船飞驶前来，会同堵逐等情。同日并接据浙江提臣祝廷彪函致前来。

伏查定海一镇孤悬海外，距镇海口门二百余里，此时突有兵船驶至，自应厚集兵力，以资声援。其分去一帮，非近赴宁波即远窥乍浦，当即飞咨提臣亲赴镇海，相机调度。一面飞调黄岩、温州两镇统率本辖舟师，前赴定海协面张朝发防守堵逐。惟浙江离闽窅远，兹距发禀之日几及两旬，局势迁移，殊难逆睹。臣现又飞咨浙江抚臣就近调遣，以期迅速。

伏念暎夷生计专恃懋迁，如果安分经营，我朝覆帔同仁，原许其照常通市。而该夷售卖鸦片，流毒民生，是以天威震怒，严飭疆臣驱其船艘，断其贸易。该夷计穷情急，辄敢逞其犬羊之性，分派战舰，犯我瀛壖，此次越赴浙洋，其心尤为叵测。且来船四十只，除

浙洋二十四只外，尚有十余只，未知下落。是否停泊粤洋，抑系分赴沿海各省，应请旨飭下奉天、直隶、山东、江南、广东等省督抚一体防范。至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羨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臣前闻粤中探报，即已飞飭台湾镇道及澎湖等协营，准备周防，严守口岸，勿使稍有疏虞。其厦门一岛，连日会同水陆提臣并兴泉永道，督饬厅营添备炮火，加意周防，以杜其复来滋扰。

所有喫夷兵船联踪越赴浙江定海缘由，敬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三五、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拟借 养廉银宽筹防堵经费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军录）

再，臣查办海口事宜，需用孔亟，闽省藩库无款可筹。自二月间到任以来，会同抚臣札飭兴泉永道刘耀椿、汀漳龙道李昭美，专办海口事件。查有泉州库存贮备公银一万两，漳州府库存贮备公银五千两，交与该道等作为添设防兵、招募水勇一切口粮赏恤之费，迄今数月，陆续支用，虽多方节省，而支絀时形，现已将次告匱。

六月初四五等日，有喫夷兵船闯入厦港，经在事文武等攻击远遁，而夷情狡诈，难保不去而复来。兹又有夷船联踪驶入浙洋之事，议攻议守，为日方长。所有各项经费，若不宽为筹备，窃虑临事周章，致滋掣肘。国家经费有常，又不敢冒昧陈请。臣此次由省起程，即与抚臣再四热商，迄无良策。兹复据抚臣函商前来，臣不揣冒昧，据实直陈，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在于臣等暨闽省司道以下，州县以上额支养廉内，赏借银十万两，先由藩库存贮报拨款内动用。事竣分年扣还归款。感戴鸿慈，实无纪极。

谨会同福建巡抚臣吴文璐，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楨奏请将江南提督 陈化成调回闽省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军录）

再，暎夷兵舡行驶迅速，此时虽在浙洋游奕，转盼即可驶回闽洋。水师提臣陈阶平因左腿跌伤，经臣代为奏请，开缺调理，虽尚力疾从公，而精力久难周到，设遇烽火之警，实有丛脞之虞。

查江南提督陈化成久任水师，闽洋尤为熟习，当此夷务吃紧之际，不得不舍短用长，可否吁恳天恩，将陈化成调回闽省，以资熟手。至江南仅吴淞一口较为扼要，闽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素称能事，自可照料周到，无虑乏人。

臣不揣冒昧，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三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 续获烟犯烟具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续获鸦片人犯烟具，确核实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节次拿获鸦片，截至本年二月以前，叠经臣等会核具奏在案。惟暎夷贸易虽断，而其船未尽回帆，总因带土图销，不肯甘心轻弃，又见稽查严紧，转思减价招徕。奸民见利而趋，靡不畏死。其出洋向买者，每于夜深时，从偏僻小港乘潮往返，或舱底用双层夹板，或桅上添半截假篷，遮掩混藏，变幻百出。其在岸售

卖者，或以牛喉串贮，裹在腰间，或以皮袋捆缠，夹于胯下，屡经侦查搜获，始破其奸。而吸食之藏于密室深房者，亦复不胜枚举。广东流毒之久，陷溺之深，实不啻什佰于他省，言之倍堪愤恨。计惟乘此尚未满限之时，并力严拿，有犯必获，有获必办，庶几辟以止辟，渐绝根株。

兹自本年三月起至五月止，据水陆文武员弁先后报获烟案一百八十五起，人犯四百零八名，烟土二万五百六十六两二钱三分，烟膏一千三百三十九两六钱六分，烟枪一百一十八枝，烟锅十四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首缴烟土二千零一十五两二钱三分，烟膏三十四两，烟枪四百六十五枝，烟锅二口。总计烟土烟膏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五两一钱二分，烟枪五百八十三枝，烟锅十六口。所有膏土枪具俱已验非假造，仍封贮臣林则徐署内，汇同烧毁。解到各犯均经臣等分提至署，讯取大概供情，发司审拟。其烟土来历，同伙姓名，必先究明，立即拏拿，以杜漏逸。并剴切示谕民间，以新例一年六个月即届满限，念及转瞬求生而不得，岂尚忍心怙恶而不悛。无时不吃紧提撕，无处不巡防查拿，此日多一断瘾之人，即日后少一缙首之人。以期销路全除，来源永断，仰副圣主保卫民生之至意。

所有续获人烟枪具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土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返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钦此。

一三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

严办烟案栽赃人犯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臣等严拿鸦片,尤必重办栽赃。缘差役眼线皆非正人,在密查暗访之时断不能不用,而假公济私之弊实不可不防。是以谆飭各属,凡带差役线人查拿烟案,必先将其人搜检一过,无夹带者方许上前。又获到烟犯一名,即令获犯之人,将如何查拿情形,当堂详细供指,使烟犯闻知无可置喙,然后再向该犯追究鸦片来历,以成信讞而杜侵欺。第烟犯情节各不相同,有不必栽赃者,亦有不能栽赃者。如平日本系著名窑口及积惯兴贩,早为人所共知,或闻拿先逃久而始获,则虽弃赃灭迹,亦不能末减其事;其或首伙先后到案,供证金同;或查获账簿,发其罪名,所谓不必栽赃者此也。又如盈箱累篋掺入别货之中,地窖夹墙藏于密室之内,一经破获,为数孔多,非外人所得预埋,即挟仇亦难诬陷,则犯供虽或狡展,而众证即是确凭,所谓不能栽赃者此也。

所最宜防者,惟零星之小土与熬熟之烟膏,价贱物微,人心因而叵测。每获此种烟犯,臣等无不加倍留神。如本年三月间,有清远县人邓亚带假造烟膏,装贮一小锡盒,预藏英亚三柴船内,商骗谭亚得、张安等,引同差役往拿图作,当经访获,讯认不讳。又据番禺县获到罗定州人李亚有,纠同林亚士,陈超等携带烟膏至番禺县桑周氏家,借搜查鸦片为名,抢得番银及首饰衣服等件。又据归善县营会获兵丁何连升等,将乡民首缴之烟土二块,向王大受、罗亚三等栽害,借称搜查,抢取番银四元、八元不等。又据新会县访获从九品职銜周如龄即周超宇,因素知同县之张亚信有钱怕事,商同族弟周导澄等,携带烟枪一枝,烟盒一个,指为张亚信之物,将其掳捉,图诈银三百两未成,经该县访获,周如龄质认属实。此外,未经

裁赃平空讹诈之何伯达等，及甫造假土即被访缉之周亚荣等，亦经逐一拿获，随时发审，飭属按例严办。总期法无枉纵，罪当情真，庶足折服人心，即以蒯除积习。

谨将历办情形合词附片奏闻，伏祈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 欽此。

一三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英国 兵船移泊校椅沙一带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暎夷兵船先后到粤，内有数船复出老万山，俱经臣等将来去情形，随时奏报。并因该夷写有汉字说帖，妄称欲阻内地行舟，及该国王遣令前往中国海境奏明等语，又经照录夷帖，恭呈御览在案。

兹查六月初十前后，该夷兵船内有七只及车轮船二只，又陆续开出老万山，扬帆远去。而日内据报，复到有兵船三只，难保非即前开之船，去而复至。统计现在共有夷船十只，虽仍散泊外洋，而间有一二船乘潮驶至相距虎门五十余里之校椅沙一带，遇见内地出入之盐船商船，即潜遣三板拢近，探询官兵消息，迨内地各船驶近口门，则又不敢追问。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而彼亦揣摩已久，深悉情形，不敢冒死轻入，每日东飘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奕不停，深恐我兵复用火船，潜往烧毁。揣其狡狴伎俩，无非挟制通商，势不得不示以兵威，难容久滞。

此时水陆各要隘，悉已周防，一切制胜机宜，均与水师提臣关天培密为商定。因现值南风盛发，师船出口系向南行，尚须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即当整队放出外洋，大张挾伐。臣等相机筹办，总求计出万全，不许将备弁兵借口迂延，亦不敢任其孟浪。至民间

习见夷情虚矫，仍俱静谧如常，堪以仰纾宸注。

所有近日夷务情形，谨合词缮片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四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动 项修造参战损坏师船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上年九月二十八日，水师提臣关天培督率舟师，在穿鼻外洋轰击暎夷吐喀等舡，断其舡头舵尾，披靡奔逃。因师舡亦有损坏，未克穷追，经臣等会折奏明在案。

兹据藩臬两司查明损坏师舡共有四只，内水师提标左营第二号大米艇一只，阳江镇左营第一号大米艇一只，均系被炮伤损过甚，难以修复，必须另行拆造。又阳江镇右营第六号中米艇一只，碙洲营第三号中米艇一只，皆有损坏，应行大修。时当吃紧，防夷需舡驾用，经飭广州府按照例价购料赶紧修造竣工，委员确验，实系坚固，并无减率浮冒等弊，业已交营配用。详请奏明动项，以便造册报销等情前来。臣查广东水师额设各舡，前准部咨，如未届满修造年限，或有被风等项，随时专案奏办等因。所有历年被风师舡，均经照办有案。此次轰击暎夷损坏舡只，事属因公，自宜援照办理。相应奏恳天恩准将修造前领米艇四只，用过工料银两，按向例在于关盐盈余项内动支，造册报销以符原额而重巡防。

除飭司另行造册详送咨部外，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工部议奏。钦此。

一四一、著福建提督余步云驰赴
定海剿办英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福建提督余。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本日据乌尔恭额由驿驰奏，啖咭利夷船驶至浙江定海县洋面，
登岸滋事。著余步云即酌带弁兵，星夜驰赴该处剿办夷匪。将此
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二、著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派委将
弁分路严防英人窜入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乌。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啖夷因查办烟土，绝其牟利之念，朕早料其必有窜入海口滋扰
之举，屡经训诫有海口各省督抚提镇，严密防范，不许该夷驶入。本
日据乌尔恭额奏，啖夷致书定海镇总兵，肆其狂悖，并知夷人俱已
上岸，围攻城池。览奏之余，实深痛恨。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
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该巡抚提督果能认真防堵，
水陆交严，何至纵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
吏即张皇失措，浙江营伍废弛不问可知。已另有谕旨，将乌尔恭
额、祝廷彪交部严加议处。

至定海县孤悬海外，被围甚急，该抚自应浮拨水师，驰往援救。
而西驶夷船难保不窥伺宁波、镇海等处要口，妄希占据。著即派委

将弁分路严防,无许夷匪窜入。本日已降旨由四百里飭令余步云,酌带弁兵前往剿办,计日可到。该抚等务当悉心筹画,稍贻前愆。倘再有疏虞,必当从重治罪,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三、著将失察英人上岸滋事之乌尔恭额 祝廷彪严加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暎夷船只驶入浙江定海县登岸滋事情形一折。前因查禁鸦片烟,广东省已断绝该夷贸易,叠经降旨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何竟毫无准备,形同木偶,致令登岸滋事!乌尔恭额、祝廷彪,均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一四四、著闽浙总督邓廷楨严飭 各海口加意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查禁鸦片烟,早经降旨,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本日据乌尔恭额奏,暎哈利夷匪在浙江定海县滋事,已有旨由四百里谕令余步云,酌带弁兵,星夜驰往剿办。著邓廷楨严飭各海口加意防范,毋得疏懈。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五、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定海被围危急 万一棘手拟赴浙会同办理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跪奏，为浙洋夷匪滋事，定海被围危急，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日连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禀报，倭夷兵船二十四只随带火轮船二只，于初三日分帮，一半驶入定港，一帮由猫港西行，恐其窜入镇关，该镇驶回定海，严守港口等情。当经臣将调拨黄岩、温州两镇舟师前往协防缘由，恭折由驿具奏在案。查泉州距浙之定海几三千里，水陆交冲，向来公文并无马站，俱系驿夫驰递，行走较迟，连日心急如焚，不能得有确信。兹于六月二十三日接准浙江抚臣咨称，初九日在于会稽舟次，接准提臣祝廷彪先后咨函，闻初七日午刻镇臣张朝发在船接战，未能取胜，夷人俱已上岸，约有三四千人围攻城池，镇臣已进城保守，该抚已由驿奏报等语。同日并接提臣咨同前由。臣查抚臣提臣来咨，均系叙述初七日之事，以后情形尚未知悉。且距今业已半月之久，定海城池能否保守，逼近镇海之蛟门曾否接仗，均不可知，实深焦灼。现在抚臣早已行抵镇海，与提臣会同商办，所调水陆官兵，统计不下四千三百名，其提标水陆兵丁尚可就近续调，已不为少。惟带兵必须久惯行阵之员，方能克敌制胜。查衢州镇总兵郭宏升，久历戎行，打仗奋勇，臣现已由八百里檄调该镇，前赴镇海，随同提臣相机进剿。

臣职任两省，自应星飞驰往督办。惟闽洋界在广东、浙江之间，粤洋现有夷人兵船停泊，既可乘风北来，浙洋夷船二十余只，除定港一帮外，尚有向西一帮未知下落，又恐其转帆南下，是闽实为往来要道，腹背受敌之区。且前次厦门惊扰已露端倪，虽经攻击而去，难保其不复再来。而晋江之永凝、深沪外洋，现尚间有夷船游

奕窺探，巡邏防守尤不敢不格外戒嚴。臣若遽行前赴浙江，道途辽远，万一臣行未抵浙境，而夷船又至闽洋，转恐首尾不能相应。臣与提臣余步云再四熟商，实无两全之策，中心牵挂，搔若悬旌。现将漳、泉议攻议守事宜，日与提臣暨道府州县通盘筹画，百计防维。容俟随时察看，如浙省办理得手，臣即专办福建，若浙省稍有棘手，完结不能迅速，闽洋亦无夷船消息，臣即将闽洋事务交与抚臣吴文熔暨水陆提臣，督率文武，照常筹办，一面星夜驰往浙江，会同办理。

所有浙江洋定港危急情形，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四六、英船西驶著沿海将军督抚 分饬将弁加意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威京将军耆、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江苏巡抚裕、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奉上谕：

昨据乌尔恭额奏，暎夷致书定海镇总兵，肆其狂悖，并登岸滋事一折。暎夷售烟图利，经广东省奏明断其贸易，早料其分窜各路，肆行扰害，是以叠降谕旨，饬令有海口各省督抚严密防维，有备无患。乃该夷于本月初间，带领船只在浙江象山洋面游奕，复有大小夷船从深水洋驶入定海县洋面，致书总兵，语言狂悖。若使该省巡抚提督先事预防，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虚疑恫喝，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乃乌尔恭额等事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以致该夷船驶至定海县，纵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扰。似此武备废弛，深堪痛恨，已将该抚等先行严议，并调福建提督余

步云驰往会剿。

惟现在该处情形不能遽度，该夷等或已击退，或仍与官兵抗拒，俱未可定。现据乌尔恭额奏称，尚有船只西驶，恐该夷等另有勾结分窜他省情事，特用再行申谕，该将军督抚分飭将弁，认真操练巡察，加意防堵。总当先事豫筹，毋得临时掣肘。倘稍有疏懈，致令该夷等窜入内洋，蹂躏扰害，朕惟该将军督抚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懍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七、浙江乍浦副都统长喜奏报
英船直逼乍浦激战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浙江乍浦副都统奴才长喜跪奏，为防堵夷逆，并有夷船一只直逼乍浦海口，肆其猖獗各情形，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倭逆窜入浙洋，历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来咨，该夷致书悖逆，并攻陷定海县城，直逼镇海要口各等情。伏思乍浦滨临大海，接近外洋，为浙省之门户，势与镇海并重。随迭经檄飭署乍浦营参将王国渠整备船械，带领舟师在洋严密瞭探，一有夷船踪影即行飞禀，一面仍行堵逐。并飭传旗营协佐领等官，拣选精壮兵八百名，妥备枪炮器械，分驻西山嘴炮台、天后宫二处堵禦。遽于六月二十四日午刻，据防海官兵禀报，见有夷船一只在乍浦洋面游奕。奴才随即亲赴海口西山嘴、天后宫一带，率兵堵禦。不意该夷匪竟敢肆其猖獗，直逼天后宫海口汛，奴才即令施放枪炮堵逐。乃该夷匪毫不畏惧，竟敢抵敌，自未至酉，互相轰击，满绿各兵内被炮击毙带伤者十余名。迨至戌刻，该夷船稍停轰击，将船略为驶远，奴才仍驻扎西山嘴炮台，督飭满绿官兵堵禦驱逐。其被炮击毙受伤各兵，容俟奴才查明，再行奏报。但夷船现今虽到一只，难保不无陆续联踪而至，

惟乍浦兵力单少，奴才急飞咨杭州将军、闽浙总督、浙江巡抚、提督藩臬两司并两江总督查夺，飞速拨兵赴援，暨江南浙江沿海各县，加意防范，严行堵逐外。

所有夷船直逼乍浦要口并接战兵丁受伤各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四八、两江总督伊里布等奏报定海失陷

江苏续调官兵分堵海口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江苏巡抚臣裕谦、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浙江定海县失守，江省现在续调镇将官兵，分布各海口堵御，并将前调近海各营弁兵，分别停止，飭令防守本境，以备不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伊里布前因夷船在浙江定海县洋面滋事，当即奏明于六月十三日自苏州省城起程，至吴淞海口，会同臣裕谦、臣陈化成，飭调徐州、寿春、狼山三镇，及福山、京口、高资、镇江、扬州、常州、太湖、奇兵等营官兵四千二百五十名，连臣陈化成所带之提标兵一千名，分驻吴淞、上海两处。又令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率领该镇兵三千名，前往崇明县防守，以扼险要，使通海之扬子江一带咸资保卫，业将办理原由恭折具奏在案。

兹于六月十九日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失陷，夷船现逼镇海要口等因。臣等查该夷胆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内地，实属罪不容诛，必应痛加剿办，以申国宪而振天威。惟该夷诡谲异常，一经被剿，虽免不四处窜逸，以为牵制之计。江省各州县率多滨海之区，口岸纷歧，道里纆远，而吴淞、上海两处近接定海，为江南全省门户，亟应分驻重兵，遏其北窜。其余

金山、南汇、奉贤、华亭、常熟、通州、海门、镇江等府厅州县，或紧接浙洋，或近通海口，亦应节节防守，不容一处稍疏。臣等前调各兵尚属不敷分布，且所调之狼山、福山、京口、高资、镇江、扬州、常州等镇营官兵，其所辖汛地，即在常熟、通州等处，自应留守本境，未便飭调，现飞檄停止。并因江宁将军臣布勒亨，已往京口防堵，即移咨该将军，并飭该镇将在各要隘处所，加意严防，以期有备无患。一面添调督标兵二百名，漕标兵四百五十名，河标兵九百名，苏州抚标兵二百名，徐州镇兵七百名，寿春镇兵八百名，淮安营兵三百名，连前次调派之提标等营兵共六千名，飭令徐州镇总兵鲍方灼、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太湖协副将汪士达、苏州抚标参将冯万青等管带，分布吴淞、上海两处，与水师互为犄角。并为海岸建筑土墙，添设炮位，以备攻击。其金山、南汇、奉贤、华亭、常熟海门等处，地处海疆，额兵又均单弱，复飭调提标兵六百名、安徽抚标兵四百名、安庆营兵三百名，督标暨江宁城守游兵等三营兵各二百名，浦口、宁国、芜采、泗州等四营兵各一百名，共二千三百名，分赴各该处，协同防守。又另调江西九江镇总兵李箠，带领该镇兵一千名，至苏州、镇江分驻，为往来策应之用。并咨安徽抚臣程霖采，借拨火药铅丸各五万斤，解苏存贮，以便随时动拨。臣裕谦现仍督同两司，在省添置军火，筹备粮饷，分运各处支应。臣伊里布仍往来宝山、上海两处，与臣陈化成督率镇将，严密防堵。并令水师将弁，多带兵船火器，出洋巡哨，遥为浙省声援。倘该夷窜入江境，即与陆路各兵，合力夹击，务期摧除夷逆，保护地方，仰纾宸廑。

所有臣等现在办理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奉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钦此。

一四九、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遵旨严议 乌尔恭额等革职处分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原折)

吏部尚书臣宗室奕经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乌尔恭额奏暎夷船只驶入浙江定海县登岸滋事情形一折。前因查禁鸦片烟,广东省已断绝该夷贸易,叠经降旨,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何竟毫无准备,形同木偶,致令登岸滋事。乌尔恭额、祝廷彪,均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查此案暎夷船只驶入浙江定海县登岸滋事,该抚等毫无准备,形同木偶,钦奉谕旨,均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应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江提督祝廷彪,均照溺职例革职。所有臣等遵旨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此折系吏部主稿,会同兵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一五〇、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报 英船加增请调闽粤水师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浙江提督臣祝廷彪跪奏,为探明夷船日益加增,应行添兵攻守,谨将筹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暎逆攻陷定海直逼镇海要口,当将力筹堵御缘由于六月十三日会折驰奏在案。臣等连日筹备,已将沉船口门各事宜次第办竣。前调各兵约到一半,派在招宝山及县城内外紧要各处,严列队伍,军容甚壮。暎逆船只畏威退走,潜往象山、石浦,以及镇海内外洋面游奕,旋生诡计,在洋忽将鄞县商船扣住,勒令商人投递其国伪相书函,欲求转达廷臣,吁请通商。臣等知其居心叵

測，即將原書擲還，加意防范。此近日鎮口堅固，噶夷旋退之實在情形也。

伏思要口既固，必當議戰，然須探其底裏，計出萬全乃能一鼓剷除，立時克復。臣等素知前升定海鎮丁忱總兵葛云飞，籍隸山陰，由浙江水師將領洊升，在洋最久，無不熟悉，當即專函邀其赴鎮，與議攻守之策。該鎮臣葛云飞，精明曉暢，所論悉合機宜，實可相助為理。一面疊遣兵目，暗赴定海，到處探視，據報噶逆續添兵船七只，連前共有三十八只，其兵計有七八千人，船在洋面及近城處所，或散或聚，其人或在縣城，或在要隘，羅列炮位，防備極為緊密。細度情形，逆噶之兵勢已分，我兵亦須水陸夾攻，始能得手。臣等悉心籌畫，噶逆依城為穴，已用重兵把守，我兵由海登陸，攻城殺賊，克復後即當駐城防堵，作為內應，此一路必得勁兵五千，方敷調遣。又恐在城噶逆逃走入船，連幫豕突，擾及沿海地方，不可不防。現在最要之鎮口兵威雖重，其瀕海一帶以及逼近定海之穿山、象山、石浦，并近省之乍浦兵力尚單，必須配兵四千名，添入城汛隘口，嚴行防守。此外海濱各州縣口岸甚多，應飭令地方文武選帶兵役，雇募鄉勇，協力守望。統計陸路戰守各兵需用九千，臣等前已奏調提標撫標及各營兵丁，共計四千七百名，尚缺四千三百名，即在撫標、衢州、處州鎮標，嘉興、湖州、紹興、台州、金華、嚴州協標，并溫標鎮海、寧海、太湖、楓嶺各營內，隨時調撥，酌量分派。

至于水路，尤關緊要。噶逆生長海島，素習水戰，其船隻之高寬靈朽，炮火之遠大猛烈，迥非內地可比。張朝發一戰而北，固失機宜，實由輕敵。此番進攻全仗水師沖鋒破陣，寡援必怯，小挫尤撓，斷須力敵勢均，大隊搏戰，方使匪胆破落，士氣奮揚。現查提標水師額定無幾，即黃岩、溫州兩鎮所轄多屬海疆，均應巡防，亦難盡撥，此中精銳，約可挑選三千，實已無可再調，竊恐群寡不敵，難以決勝，伏查各省水師，廣東最強，福建亦勇，且閩屢與噶逆接戰，狹有勝仗，為噶逆所震懾。若得閩、廣水軍會剿，既壯我軍，又奪其

气,即可制彼死命。在闽、浙连圻,尚属同舟共济,是以臣等前次请调闽师以为策应。惟广东为中外洋面门户,又未知近事若何,本非臣等所敢妄参,但辗转思维,此举实关国家大局,不敢不郑重详慎,故不得不冒昧陈请。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勅下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总督臣邓廷桢,各发舟师两千,选派大员统带,星飞来浙,会同浙省各镇并力痛剿,俾知天威严重,不敢妄生覬覦。臣等临时亦当往来督率,以期将士争先效命,迅就荡平,不胜急切待命之至。

谨合词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定海镇篆经臣祝廷彪奏明兼署,兹准督臣来咨,飭委提标右营游击周士法护理,正值军务需人之际,应即飭交任事,以专责成。臣祝廷彪已于六月二十二日交卸镇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一、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 委员经理军需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委员经理军需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剿办逆匪所需粮饷军火并战守应用器械物件,均须预为筹备,专委干员经理,方无贻误。臣察核情形,设局应分三处,在于杭州省城及宁波府城各设军需局一处,镇海城内设立粮台一处。飭委道、府、同、通、知县、佐杂等员,分司收支粮饷军火,及置办器械物件各事宜,以专责成。现调衢州府知府汤俊前赴宁波办理局务。所遣府篆,因一时乏员委署,已飭金衢严道德兴暂行兼摄。

臣又先后飭司提解藩库银十万五千两,拨造火药十万斤,同枪炮弹子解局应用。并飭慈溪等县碾动仓谷,就近解米五千石赴镇,

以供兵糈。如有不敷，另筹接济。一面飭司查明，现调各标、各协官军，例有应借银两，作速按数给发，催令起程，不得延缓。

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邓廷桢，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二、著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省 舟师入浙会剿英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副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乌尔恭额等由驿驰奏，定海县城被倭夷攻破，该抚等现驻镇海县防堵，瞭见夷船多只在笠山以外往来游奕，距镇海不过十有余里。现在镇海官兵止有二千余名，应俟大兵云集，合谋攻击等语。著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夷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以期一鼓成擒。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 数千名预备调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副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乌尔恭额等由驿驰奏，定海县城被倭夷攻破，该抚等现驻镇海县防堵，瞭见夷船多只，在笠山以外往来游奕。镇海官兵止有二千余名，应俟兵集攻击等语。著伊里布遵派带兵大员，拣选水

师数千预备调遣。江浙相距较近，浙省倘有警报，该督一面奏闻，一面派兵迅速驰往应援，毋稍延误。至江浙交界洋面，督飭水师认真防堵，毋令窜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四、著将乌尔恭额祝廷彪革职 留任戴罪图功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乌尔恭额等由驿驰奏，定海县城失守，现筹堵御一折。此次倭逆船只拥众滋事，官兵猝遇寇贼，自应出奇制胜，谋定后动。乃该总兵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游击罗建功等于败后遽即回镇，亦属罪有应得。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署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营守备龚配道，均著革职拿问，交部分别定罪。乌尔恭额、祝廷彪筹备不力，前降旨交部严议。兹据该部奏请革职，尚不足以蔽辜。惟现当防堵之时，若竟予罢斥治罪，转得置身事外。乌尔恭额、祝廷彪，著先行革职，暂留本任，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署镇海营参将胡得耀、镇海县知县黄维同，均著撤回，仍留该处听候差遣。沈寿巡检徐桂馥请救已迟著即斥革。署定海县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实属可悯，著该部加等议恤。余均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一五五、著将攻击英船出力之福建 守备任经猷等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奏遵旨保奏攻击夷船出力各员一折。福建护水师提标前营游击事 中营守备任经猷、署右营守备事左营千总林建猷、金门镇左营游击沈河清，管驾师船，奋击夷匪，均属最为出力，任经猷、林建猷、沈河清，俱著以应升之缺升用。陆路提标右营游击郭仁布、后营游击向思璜、署晋江县知县·前江场大使保泰在海口巡逻防堵，开炮夹攻，亦属出力，郭仁布、向思璜、保泰，俱著交部议叙，以示鼓励。该部知道。

钦此。

一五六、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请 筹议海防并拣选水师将领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夷务清本)

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闽浙总督邓廷楨、福建巡抚吴文熔奏：

窃维喫夷僻处远洋，蒙我朝覆载之恩，百余年来通市粤海。中国不惜大黄茶叶丝斤生养该夷，而该夷乃以鸦片膏土毒害中国，伤生耗财，至此已极。我皇上好生为怀，中外一体，特命大臣会同疆臣檄谕禁止，严法以救民命，宽政以及远人。该夷苟有人心，当何如感激愧悔，报答天朝，乃抗不具遵，且敢向广东之九龙山、虎门寻衅，是以遵旨封港，断其贸易。该逆夷仍与汉奸相为勾引，恃其船多炮猛，乘风出没，前此在闽在粤滋扰，已露端倪。此次突赴浙

洋,攻陷定海,是其狡焉思逞,不问可知。现在浙洋共泊夷船三十余只,闽粤洋可亦尚有八九只,兼之近日海上传闻该夷勒令所辖夷埠,代备兵船,意图大举。语虽无据,而犬羊之性,稍胜则骄,亦未可尽指为恫喝之词,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以刻下情形而论,定海亟须攻剿,而南北各省沿海防御之策宜通筹熟计,俾无貽患。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沿海要口甚多,语守固以炮台为要,而近口洋面有炮力不能及之处,必用大船大炮相机轰击,扼其中流,然后炮台得力。语战则全资船炮,济以兵勇,尤须声势壮威,众寡相敌,始出万全。即令定海可以设计克攻,然以小船击大船,难保不无伤损,究非长策。且夷逆奸诡贪婪,欺弱畏强,是其本性,若不到处被创,岂肯曳尾远逃?此造船铸炮二者费币需时,计似迂缓,实海防长久最要之策也。

臣等现就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计之,亟须添造大船六十只,每船可载大小炮位三四十门,其炮位只广东尚属敷用,闽、浙除现存外,应添铸大炮八千斤至四千斤者,约须二百门,分配应用。至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应添船炮之处,亦应一律筹议。船质既大,桅舵尤为难购,每船约须费五万两方能工坚料固,断不容稍为刻减,以致有名无实。其炮大小牵算,每门约须银三四五百两不等,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臣等亦熟知国家经费有常,岂敢轻言添置。惟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弥患之方,诃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糜费。且以逆夷每年售卖鸦片,所取中国之财不下数千万两,今若用以筹办战备,所费不啻十分之一,彼则内耗外侵,此则上损下益,权衡轻重,利害昭然。可否仰恳皇上天恩,飭下廷臣集议,筹款施行。

抑臣等犹有请者,各省水师人材甚难,非专门之技不足以收功,非破格之施不足以励众。向例总兵由副将保举堪胜者,叠经奉

旨筒用，其参游都守等官，例有豫保而无特保。嗣后如有实在熟习洋面情形勇敢有为者，可否一律专折具保堪胜，并于折内注明该员出力实迹，以备查核。

又臣邓廷楨、臣吴文熔现在招募水勇，泉、漳一带缉拿烟匪颇有小效，兹拟加募多人用资防御。闽省同安、马巷等处，其人习水好斗，与其散而与盗，何如聚而为兵。且此辈蹏驰之才，馭之得宜，即可储水师人材之用。闽省如此，他省是否相同，应请敕下沿海各该督抚酌量办理，亦储材备用之一端也。

朱批：即有旨。

一五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由闽赴浙 会督防剿英兵船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跪奏，为恭报由闽赴浙会督剿办夷匪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兵船驶入浙洋滋事，定海被围危急，业经臣将先后接准浙江抚臣提臣咨会，调拨黄岩、温州两镇舟师，并调衢州镇总兵郭宏升前往协防剿办情形，两次由驿奏报在案。兹于六月二十七日接浙江提臣祝廷彪咨，六月初八日准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咨称，初七日卯刻，该夷船先后开炮轰击，该镇挥令兵船齐放枪炮，并力堵御。至午后，该镇被夷船弹子击断腿骨，兵船均被击沉。该镇带伤同各官兵攀扶板片，陆续凫水上岸，伤毙官兵，一时不能查点。该镇已退入城内，督率文武官弁保固城池。但夷船势大，恐难抵御，恳请统带大兵速来救援等语。张朝发旋即带伤来至镇海，并闻定海城池已失等情飞咨前来。臣闻之不胜忿激。查张朝发既因临阵受伤，退入城内，何以旋至镇海？其城池如何失陷？此外知县暨文武员弁现在何处？均未逐细指明，五中更深焦灼。

查闽洋各口门，经臣会同水陆提臣，督饬道府连日赶紧布置，添兵防守，修筑炮台炮墩，安设炮位，均已稍有头绪。刻下闽洋亦并无夷船消息，臣自应先其所急，驰往浙江，会督剿办，以冀迅歼凶逆。查由泉赴浙必须道出福州，臣拜折后即日折回省城，将闽洋防堵事宜交抚臣吴文镛来泉接办。省垣重地有两司随同将军副都统弹压。臣衙门寻常案牒仍交署藩司常恒昌代拆代行，紧要事件，仍包送行次核办。至定海城池如何失陷，该镇张朝发如何带伤前赴镇海，伤毙官兵实有若干，俟臣到浙后，确切查明，据实参办。

所有臣由闽赴浙会剿夷匪日期，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一五八、闽浙总督邓廷楨奏报英人在定海 开市图谋销售鸦片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朱折)

再，正在缮折拜发间，接到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宁绍台道李绍昉咨禀，定海县城于六月初八日失陷，知县姚怀祥赴水身死，典史全福不屈被害等情。查倭夷以犬羊之众胆敢逞其桀骜，陷城戕官，实属神人共愤，覆载难容，必须迅速歼除，以彰国宪。

适有泉州人之商于宁波、镇海等处者，接到彼中行伙私信称，该夷入定海城后即张榜招徕客商，定于六月十六日开市，近地民商不敢前往等语。是该夷明因广东断其贸易，欲于浙江占一马头，以为销售鸦片地步。诡谋奸计，如见肺肝。现在正经商民断不敢与之交易。惟若任日久占踞，即难保无奸商潜往勾结，尤不可不及早剪除。

查夷人舍舟登陆，如兽之失其巢穴，原不难率师一旅，悉数扫除。惟定海本名舟山，四面环海，逆夷虽已登岸，而夷船二十余只

聚泊港口，势类负隅。内地师船恐难骤近，必须改造坚实大船数只，多配兵丁炮火，间道而进，一拥登山，庶可制胜。而尤须统以久历行阵谋勇素著之大员，指授机宜，方有把握。窃计抚臣到镇已及半月，自必与提臣极力图谋，以期迅扫奸夷，收复定海。

惟臣管蠡所及，不敢不据实直陈。谨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一五九、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英船炮攻乍浦已带兵驰往查办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奴才奇明保跪奏，为乍浦海口亦来有逆夷船一只，现经奴才带兵驰往查办，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浙江宁波府洋面，既有大小夷船在彼游奕，定海县又被夷匪攻破城池，奴才先后接准抚臣乌尔恭额行知。当经商同副都统恒兴选派精壮官兵五百余员名，整齐一切军装器械，以备调用。并以杭州省城东面近临钱塘江岸，其东北之蟹子门海口有通江水路，夷匪既有大小船只，难保不乘风窜入。复经奴才就近商同藩臬两司，于入口要路潮神庙地方安设满营官兵二百余员名，绿营官兵二百余员名，多备枪炮利器，日夜防堵。仍于城上加添帐房堆垛，于各城门一律多派官兵，各带器械，加意防守。并节次飞咨副都统长喜倍加官兵捍御各情形，曾于六月十九日会同副都统恒兴合词奏报。后于二十六日子刻忽接副都统长喜飞移，望见夷船一只在于该处洋面游奕。经奴才飞覆严加堵御，一面派委协领等驰往查看。本日申刻又接长喜飞报，因令放炮堵逐，乃被夷匪用炮击伤满营绿营兵丁。情〔现〕因乍浦兵力单少，行文奴才暨邻境各督抚拨兵赴援，业已由驿驰奏等因前来。查奴才前同恒兴所派官兵五百余员名，内除屯扎潮神庙堵截官兵二百余员名，并城内选备策应官兵三百

余员名。城上原设堆拨，加添帐房堆拨，十城门加增值班官兵及满城各门看守一切仓库，共占用官兵已不下一千一百余员名。是内而守城外而堵匪，在在均关紧要。今万不得已，选派官兵二百余员名，奴才委令协领等管带，随同奴才分拨前往，会同长喜设法剿办。奴才伏思该夷匪既敢功陷定海城池，复敢窜入乍浦，用炮攻击，情堪发指，现虽贼船仅来一只，难保不仍有踵至者。若非厚集官兵火炮战船痛加剿除，将何以振天威而快人心！可否就近调拨闽省克敌之水师官兵炮船，以备内外夹攻之处，恭候圣裁。

奴才有统辖乍浦之责，遇此兵警，不能不先往查办，暂留副都统恒兴在城防守。奴才拜折后即行起程，理合据实恭折奏闻，伏祈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六〇、杭州将军奇明保奏请派人 会同防守乍浦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奴才伏查杭州城为全省之保障，最关紧要。鳌子门海口入江水路，虽经屯扎官兵防堵，城上堆拨与各城门值班，并经加添官兵守护，而在城尤须大员督率地方文武弹压，方足以昭慎重而安民心。抚臣乌尔恭额今已剿贼公出，城中只有奴才奇明保并副都统恒兴二人。奴才此次前抵乍浦，会同副都统长喜查办一切之后。

应否奴才奇明保在彼防守，抑或即令副都统驰往会同长喜守御之处，伏候命下钦遵施行。谨此附片奏闻请旨。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六一、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 回驻江宁防守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朱折)

奴才布勒亨跪奏，为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布勒亨于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接准两江总督臣伊里布咨文，内开：暎逆夷船在于浙洋滋事。江苏洋面与浙省毗连，所有沿海各口岸急应联络声势，协力防堵等因。奴才伏查京口为江海要区，京口驻防、京口水师绿营，俱系奴才兼辖，是以与江宁副都统张仙保会商，飭令江宁八旗官兵，将枪炮火药器械妥为预备，随同副都统张仙保加意防守。奴才即于六月十八日自江宁起程，驰赴京口防堵缘由，恭折奏闻在案。

奴才布勒亨于二十日行抵京口，会同京口副都统干兆祥，查看京口江面一带地势，于零山、象山、焦山等处安设枪炮，出派京口官兵严密防堵。并飭京口水师副将，于所辖各口岸加意巡防。兹于六月二十五日接准两江总督臣伊里布咨开：暎逆改用小船，在乍浦一带游奕，所有福山、海门南汇、奉贤各处，俱皆添兵固守。惟江宁系省会重地，近接大江，咨会奴才，会同江宁副都统张仙保，率领江宁满洲绿营官兵加意巡防等因。

奴才除飭京口驻防官兵，及京口水师绿营官兵加意防堵外，随自京口起程，回驻江宁，会同副都统张仙保督率巡防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六二、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陈 沿海各口岸应严防汉奸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原折)

户科掌印给事中臣朱成烈跪奏，为严拿汉奸以绝逆夷来路，请旨飭下各海口同心努力，以壮国威事。

臣闻宁波府于逆夷来到定海之先，已有该夷招降揭帖。查该夷衣服面貌与中国迥殊，若果该夷潜来贴帖，已被地方识破擒获，其为汉奸代贴无疑。且该夷与中国文字不通，若以夷言作帖，中国亦无从知其揭帖之意，其为汉奸代撰之帖无疑。又夷船八九只，断不能顷刻飞到定海，此必水师巡洋已回，汉奸乘此空虚，密约逆夷齐来，以攻不备，更无疑意。臣思汉奸出入接引逆夷，岂能不由海口，即路头甚多，各路岂能竟不设卡，则海口之疏于稽察，或竟兵弁与之串通一气，不问可知。夫逆夷既不得志于广东、福建，又思得志于浙江，而汉奸多方为之接引，为之侦探。若不将汉奸出入断绝，一有违犯立正典刑，何以快人心而破夷胆。应请旨飭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奉天、天津各海口，一律严拿汉奸出入，以去逆夷耳目，庶逆夷冒昧前来，我兵可以痛剿。否则处处各有汉奸为之主谋，为之向导，我兵必须昼夜分轮，终月终年严阵以待，一有松劲即为所知矣，此岂可以为常？

臣实愚昧，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陈奏。谨奏。

一六三、著沿海各将军督抚提镇 严密查拿汉奸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翻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諭：

此次啖咭喇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因思该夷先经投递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国，必有汉奸为之代撰。且夷船多只闯入内洋，若无汉奸接引，逆夷岂识路途？以食毛践土之民敢于自外生成，为夷匪主谋向导，实属罪不容诛。至沿海弁兵疏于防范，已非寻常失察可比，若竟勾通接引，尤堪痛恨。著咸京、直隶、山东、江苏、广东、福建各将军督抚提镇等，分飭各属，严密查拿。如有内地奸民潜踪出入，一经获案，严究有无通夷导逆情事，从重惩办。其疏防纵奸弁兵，亦著一体严拿，加等治罪，务令奸宄净尽，毋任一名漏网。经此次谆谕之后，如各省海口仍有汉奸出入，别经获案，不特该管员弁从严究治，定将该将军督抚提镇等一并严惩，决不宽贷。凛之，慎之。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一六四、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筹办浙江借拨 火药并飭调官兵赴江苏防剿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浙江省借拨火药铅丸，剿办啖咭喇夷匪，现在尽力筹解，并准督臣飭调安庆等营官兵，赴江苏海口剿堵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准浙抚臣乌尔恭额咨称，六月初八日有啖咭喇匪船驶至浙江定海县，扰陷城池。该抚臣现与提督臣统兵在镇海口门守御，相机剿办。借拨火药铅丸各五万斤，委员解浙备用等因。臣接阅之下，不胜愤恨。伏查该逆匪以海州游魂，报驾夷船二十余只潜入定海洋面，戕官据城，实属罪不容诛，仰赖皇上天威，不难迅速扑灭。查皖省北路，寿中、右，六安、庐州、颍州、亳州、泗州、宿州，等八营，俱系重镇，距浙较远。且寿春镇臣王锡朋已准督臣檄调，带兵四百名赴江苏防堵海口，火药铅丸

应行随带备用,余营未便再行借拨。其南路臣标左右两营,及安庆池州、潜山游兵,芜采徽州、宁国、广德等十营,额贮火药五万余斤,尚敷拨解。惟额贮铅丸仅止一万六千余斤,不敷运送。当与藩臬两司面同将备商酌,赶紧购铅倾熔以济急需。金称皖省向无鼓铸,非若江、浙商贾辐辏,且有钱局存铅,易于制办。皖省额贮铅丸,俱系各营领价随时制备,若仓率购买数万斤,一时恐难凑手,惟有赶赴隣省市镇分途购办等语。臣以军需要件待造需时,若俟购齐回省倾熔,实属缓不济急。正在差赴湖北汉口等处采买铅斤,并将现贮火药铅丸先打行酌拨,委员起解间,于六月廿七日续准督臣咨会,以探得倭夷现在改用杉板小船,在浙江乍浦洋面游奕,江南海口在在须防,飭调臣标左右两营,及安庆游兵,芜采、宁国、泗州等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前赴江苏南汇县各海口协防等因。并据中军参将蔡邦庆禀称,奉调官兵,除本应随带火药、铅丸之外,又蒙督臣飭令,每营酌拨火药三五百斤,交领兵官带赴协防地方备用等语。臣查江、浙两省,需用均关紧要,而皖省滨临大江,各营火器亦不可以无备,自未便将现贮火药、铅丸全行解浙。兹臣尽力筹拨火药三万斤,铅丸一万斤,遣委文武员弁驰赴各营,领兑足数,制备木桶装贮,分起趲行解浙,交军需局验收配用。该委员等已于本月廿九日自皖起程,计期自当赶到。其采买铅斤员弁亦已领价起程,一俟购齐回皖,即当飭匠漏夜倾熔,预备借拨。并飭各营将拨缺火药赶紧制造足额,以期有备无患。

除飭催安庆等营奉调官兵迅速起程另行具奏外,所有委员起解浙省,借拨火药铅丸,并差委员弁前赴隣省采买铅斤,并准督臣飭调安庆等营官兵赴江苏海口剿堵夷匪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六五、江苏巡抚裕谦奏报江苏 筹备防堵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折)

再，浙江定海洋面夷匪不靖，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坚守镇海，调兵剿捕，现尚相持未下。六月二十六日，探闻浙江乍浦洋面于二十四日有夷匪船只被官兵击逐拒敌情事。江苏洋面屡次查探，并无夷船踪迹。

惟查乍浦与江苏之金山县接壤，离吴淞口亦不甚远，督臣伊里布现在驻扎吴淞口，会同提臣陈化成调集水陆官兵，节节防堵，既固我圉，又为浙江成犄角之势。苏松镇总兵田松林镇守崇明，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把截江口，其余各小口亦皆添兵设守，严查奸细，声势极为联络雄壮。一切商渔船只尽行押归口内，以杜奸匪接引。该夷匪如敢窜入江省洋面，即三路围合，痛加剿捕。常镇道伊克精额会同京口协副将林明瑞，在于镇江圉山关一带水陆交巡。江宁将军臣布勒亨会同京口副都统臣于兆祥，在于焦山一带派拨官兵，安设炮位，轮流弹压，遥作声援。其与山东交界之赣榆县海口，河臣麟庆已就近饬令淮海道赵廷熙驰赴，会同海州营参将，督率地方文武严行防堵。

所需火药铅子，除在本省各营调拨外，业已飞咨安徽等省暂行借拨，并据苏藩司邵甲名委员前赴产地，采买硝磺，赶紧添造。沿海一带及崇明县素不产米，适当霖雨水发，商贩稀少米价腾贵，亦经邵甲名先行采买米三千石，委员运往，仍陆续采买，源源接济。沿途驿路被水淹没，桥梁冲塌，经臬司张晋熙督饬有驿州县设法疏消，随塌随修，并先多备快船驰递文报，预备兵差。省城各门，原设大将军、神威、红衣各炮位，亦经臣委令张晋熙，会同城守营参将易腾霄运赴太湖空阔湖面，叠次演放。存城弁兵，臣逐日亲督操演，以

壮军威而安人心。地方民情均尚安贴。所有一切未尽事宜，臣惟有与督臣伊里布详加商榷，随机妥办，务期有备无患，以仰副圣主肃清海疆之至意。

所有江苏省筹备防堵情形，谨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六六、著各省仍照前严密 查拿鸦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御史贺熙龄奏，四川藩司刘韵珂访得该省官员吸烟者七十余人，以员数太多，未经奏办，当降旨令刘韵珂严查密奏。兹据该藩司奏称，禁烟以后尚多畏法悔戒，前曾参办州判万庆龄等员，若果现在尚有多人吸烟，不加惩办，则此被参劾，彼予姑容，即万庆龄等奚甘缄默等语。刘韵珂遵旨密查，谅不敢掩饰取咎，所奏尚属可信。该御史原奏应毋庸议。

惟鸦片烟自申禁以来渐次肃清，各直省将军督抚等果能始终不懈，认真查拿，有犯必惩，则多年恶习一旦痛除，深惬朕怀。但恐该上司等意存姑息，转因人数过多，幸逃法网，殊失朕除恶务尽之意。特此再行申谕各将军督抚等，仍照前严密查拿，审讯得实，即行惩治。除军民人等照例核办外，即有官员犯案者，无论人数多寡，总当一律奏办，俾就肃清，切勿消弥掩饰，自蹈愆尤。倘因循懈惰，别经发觉，必将该上司从重惩处，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一六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定海失守后 山东预筹防堵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六月(军录)

再，臣于六月二十二、三等日先后准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来咨，倭夷匪船驶入浙洋，定海县城失守，咨行沿海各属，一体协力防守等因。伏查前奉谕旨防堵，即经臣钦遵，遴委文武于员，分布各海口要隘处所，会同地方水陆文武，梭织巡防在案。兹该夷匪胆敢驶入浙洋，扰及该省滨海县城，东省虽距浙尚远，其势非经由江省不能直入东洋。窃虑海道纷歧，潮汐靡定，该夷既越闽、广而径入浙洋，即难保不越江南而乘风北至。登镇水师兵额较少，恐不足以资防御，及宜先事预筹，俾免临时贻误。惟遽调省两陆营兵将，亦恐事涉张皇。

查东省沿海各口岸直达外洋者，惟登州府属之荣成县尤为紧要，臣现已札飭登莱青道王镇驰赴登州府，会同护理登州镇臣梁胜灏，督同府县营汛，相度机宜择要分防。并密札陆营附近海口之署文登营副将瑞福，酌带本营弁兵，以查海口为名，专驻荣成县防守口岸。一面飭令藩司，先于司库筹拨关款银六千两，并于就近之青、莱两营存贮火药，酌拨数千斤解赴荣成等处，以备急需者外，省西各营臣亦密函知会兖、曹两镇，挑选骁健兵将，整备制胜军械各需协防。一札飭调刻期滥发，庶不致临事仓皇，亦不致先形惊扰。

臣仍确探江、浙两省情形，如果事机稍紧，即酌带臣标弁兵亲赴登郡驻扎督防。惟是东省兵力虽称强健，而将弁自总兵以下均无经历阵之员，现护登州镇臣梁胜灏虽办事奋勉，究未身亲戎行。查登州镇缺，已于本年四月间钦奉谕旨，以贵州古州镇臣玉明调补该镇。未知现在情形，按站来东，尚需时日，可否仰乞圣恩，敕

下新任登州镇总兵玉明星夜兼程前来，俾臣藉资赞助。

所有现准浙省咨会、预筹防堵情形，理合附片奏闻，仰慰宸廑。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所办是。另有旨。欽此。

一六八、英国领事懿律致陈化成咨会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原折)

大英国公使大臣、水师统帅懿律为咨会事。

本统帅现已递进本国宰相照会公文，因欲听候朝廷如何批覆，是以不愿相攻。兹时贵提督如不先行攻击，又不命人搅扰惊动定海民人，则本统帅亦不想攻击。炮台城邑，乃定海属地之内，如遇线人窥探，当必依照相战之例办行，相应咨会贵提督查照。

右咨福建水师提督军门陈。

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即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一六九、江西巡抚钱宝琛奏报拨借 浙省火药铅丸分批解运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再，臣于六月二十四日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定海地方夷匪滋事，现在统兵剿办，因浙省所存火药铅丸不敷拨用，暂行拨借火药五万斤，铅丸五万斤，解浙应用等因。准此，臣查军营火药等项最关紧要。道光十二年，台湾匪徒滋事，曾经闽浙督臣程祖洛奉谕旨，由江省借拨解闽接济有案。

兹浙省既有夷匪滋扰，自应迅速拨解以济军需。现在江西各营存贮火药铅丸，惟省标及九江、南赣两镇尚敷拨用。臣已酌拨省标三营、火药二万斤、铅丸一万斤作为第一批，即于本月二十七日

先行派委员弁押运起程赴浙。第二批拨九江镇标三营、火药一万五千斤、铅丸一万五千斤。第三批拨南赣镇标四营、火药一万五千斤、铅丸一万五千斤。飭令分别赶紧运解。此外，铅丸一万斤再行陆续凑拨驰解，俾资接济，不任稍有迟误。

除移行遵照并咨复浙省外，所有臣办理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七〇、礼科掌印给事中沈葆奏陈沿海 各省宜团练水勇以散汉奸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原折）

礼科掌印给事中臣沈葆奏，为沿海各省宜团练水勇，以散汉奸而靖夷寇，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读六月二十八日谕旨，以此次倭夷滋事，攻陷定海，必有汉奸为之主谋向导，特飭下沿海各将军督抚提镇，一体严拿。仰见皇上圣明洞烛，欲除外寇先靖内奸，诚正本清源之要。臣以为治汉奸之法，其已为奸者，固属杀无可赦，而其未为奸者，在今日正当使其为我用，而不可以为寇用。盖自闽、粤严禁烟贩，其沿海奸民聚而为盗者，闻已渐阑入江西等省。今浙江定海忽有逆夷陷城之事，以该夷不通文字、不谙途径，其为汉奸勾引，更可概见。是此等汉奸，小则为盗，大且为寇，若不亟思所以散之，即其未为奸者，恐又将去而从寇，此则大可虑者也。

臣闻闽、粤两省屡与该夷接仗，或焚烧其艇，或轰掣其船，多得力于水勇。而所谓水勇者，亦不过无赖游徒，幸未为奸者耳。惟得之以为我用，彼遂肯致其死力，设为寇有，则亦为寇用矣。今各省沿海之地，渔人蛋户及亡命之輩正复不少，值此夷氛不靖，必当使其身有所归。应请命下沿海各督抚等，飭令所属，一如团练乡勇之

法,各于所辖之境设法团练,而浙省则尤当早为收集。非谓藉此即足以资捍御,要使海边无业之游民不为煽惑,则该夷之狡计无可施,而汉奸之党羽亦可以渐散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裁。谨奏。

一七一、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 筹议海防大局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朱折)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臣邓廷桢、臣吴文熔跪奏,为筹议海防大局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倭夷僻处远洋,蒙我朝覆载之恩,百余年来通市粤海,中国不惜大黄茶叶丝斤生养该夷,而该夷乃以鸦片膏土毒害中国,伤生耗财,至此已极。我皇上好生为怀,中外一体,特命大臣会同疆臣,檄谕禁止,严法以救民命,宽政以及远人。该夷苟有人心,当何如感激愧悔,报答天朝,乃犹抗不具遵,且敢向广东之九龙山、虎门寻衅,是以遵旨封港,断其贸易。该逆夷仍与汉奸相为勾引,恃其船多炮猛,乘风出没,前此在闽在粤滋扰,已露端倪。此次突赴浙洋,攻陷定海,是其狡焉思逞,不向可知。现在浙洋共泊夷船三十余只,闽粤洋亦尚有八九只,兼之近日海上传闻该夷勒令所辖夷埠代备兵船,意图大举。语虽无据,而犬羊之性,稍胜则骄,亦未可尽指为桐喝之词,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以刻下情形而论,定海亟须攻剿,而南北各省沿海防御之策,宜通筹熟计,俾无贻患。

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沿海要口甚多,语守固以炮台为要,而近口洋面,有炮力不能及之处,必用大船大炮,相机轰击,扼其中流,然后炮台得力。语战则全资船炮,济

以兵勇，尤须声势壮盛，众寡相敌，始出万全。即令定海可以设计克复，然以小船击大船，难保不无伤损，究非长策。且夷逆奸诡贪狠，欺弱畏强，是其本性，若不到处被创，岂肯曳尾远逃？此造船铸炮二者，费币需时，计似迂缓，实海防长久最要之策也。

臣等现就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计之，亟须添造大船六十只，每船可载大小炮位三四十门。其炮位只广东尚属敷用，闽、浙除现存外，应添铸大炮八千斤至四千斤者，约须二百门分配应用。至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应添船炮之处，亦应一律筹议。船质既大，桅舵尤为难购，约值每只须五万两，方能工坚料固，断不容稍为刻减，以致有名无实。其炮大小牵算，每门约须银三、四、五百两不等。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臣等亦极知国家经费有常，岂敢轻言添置。惟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詎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糜费。且以逆夷每年售卖鸦片，所取中国之财，不下数千万两，今若用以筹办战备，所费不敌十分之一。彼则内耗外侵，此则上损下益，权衡轻重，利害昭然。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敕下廷臣集议筹款施行。

抑臣等犹有请者，各省水师人材甚难，非专门之技不足以收功，非破格之施不足以励众。向例总兵由副将保举堪胜者，叠经奉旨简用，其参游都守等官，例有豫保而无特保。嗣后如有实在熟习洋面情形勇敢有为者，可否一律专折具保堪胜，并于折内注明该员出力实迹，以备查核。

又臣邓廷楨、臣吴文熔现在招募水勇，泉、漳一带缉拿烟匪颇有小效，兹拟加募多名，用资防御。闽省同安、马巷等处，其人习水好斗，与其敌而为盗，何如聚而为兵？且此辈厮驰之才，驭之得宜，即可储水师人材之用。闽省如此，他省是否相同，应请敕下沿海各该督抚酌量办理，亦储材备用之一端也。

臣等目击情形，同深愤激，不揣冒昧，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一七二、山東巡撫托渾布奏陳 遵旨籌備海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軍錄)

山東巡撫托渾布跪奏，為遵旨籌備海防情形，恭折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六月二十七日酉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暎夷致書浙江定海鎮總兵，肆其狂悖，登岸滋事，并有船隻西駛，恐該夷等另有勾結分窺他省情事。申諭該將軍督撫分飭將弁，認真巡察，加意防堵。總當先事豫籌，毋得臨時掣肘。倘令該夷窺入內洋，蹂躪擾害，惟該將軍督撫是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伏查東省沿海口岸，先經臣欽遵聖諭，分派文武千員梭織巡防。嗣於六月二十二、三等日接准浙省咨會，復飭登萊青道王鎮馳赴登州府，會同護理登州鎮臣梁勝灝，督同府縣營汛擇要分防。并以榮成縣為沿海最要口岸，密札署文登營副將瑞福，酌帶本營兵丁，駐扎該處防堵。一面籌撥銀兩軍火，以備急需。當將籌備情形，於二十七日辰刻先行附片陳奏在案。茲仰蒙聖明垂注殷拳，淳淳訓誨，臣身任封圻，敢不殫精竭慮，先事熟籌。

查山東省沿海各屬，閩、廣商船進口甚少，內地居民从无與暎夷交涉之事，似无虑漢奸為之勾結。（朱批，山東沿海情形，雖然若是，但逆夷譎詐異常，仍當不時查緝漢奸一節，不可置之度外也。）惟登屬各口岸雖距浙較遠，而現值南風司令，難保該夷船不乘風駛入。且又准兩江督臣轉准浙江撫臣咨會，據縣探報，六月十二、三、四等日，先后有白布風帆夷船由外洋北駛。是該夷詭譎情形不可測度，亟宜南北各省無分畛域，厚集兵力，聯絡聲援。設遇該夷船窺入，凜之以天威，震之以軍勢，通力會剿，大加懲創，庶使夷匪咸

知畏惧，不敢窺我边陲。臣现恐登镇水师兵力单薄，就近于省东陆营拨兵五百名，并于附近东省之武定、泰安、兗中、兗右等营，共拨兵五百名，挑选骁健将备，分起带领，飭赴登州、荣成等处分布防守。一面飭司再行筹拨闲款银三千两，并添拨火药数千斤解赴登郡，以备急需。总期沿海紧要各口岸布置周密，军容严肃，以仰副我皇上廑念海防，务令有备无患之至意。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一七三、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闽省舟师 势难调浙现募勇前往协剿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陈明闽省舟师只敷自卫口岸，势难派调赴浙，现在由闽酌带官兵，雇募水勇前往协剿，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倭逆兵船攻陷定海县城，现复直迫镇海口岸，业经臣邓廷桢将由闽驰往会办日期，恭折奏报在案。嗣途次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镇海兵力单薄，请旨敕下闽浙总督，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合兵会剿等情。伏查闽、浙两省俱由臣邓廷桢统辖，自应斟酌兵力盈虚，调拨剿办。兹抵省垣，与臣吴文熔商榷。闽省水师额设提督一员、总兵四员。其提督驻扎之厦门系滨海最要口岸，前次夷匪曾来覬覦，即经攻击遁去。所辖兵丁，除戍台巡洋差遣外，在标者不数千名，亦因兵力较单，雇募水勇防堵。南澳一镇界连闽、粤，福宁一镇界连闽、浙，金门、海坛二镇俱孤悬海岛。地方在在紧要，额设兵丁仅能各固疆圉，现仍飭令多募水勇协防，其势断难派调。且闽、浙洋面相距甚迩，夷匪橈帆灵捷，瞬息可以往还。兹浙洋备御谨严，难保不转扰闽省，是以臣等严飭各营认真防范，更未

便稍撤藩篱，以致顾彼失此。

惟浙省现在事急之时，必须多方协济。臣邓廷桢在泉州时，复饬马巷通判俞益，雇募水勇一千名。倘雇不足数，即八百名，由金門镇派弁，径从闽洋雇坐渔船，分起管带赴浙调遣，约计臣抵浙时，亦即可到。复调建宁镇兵五百名，随带前往。

其应如何攻守机宜，容臣邓廷桢抵浙后，会同抚臣体察情形，设法妥办，随时奏报外。所有闽省舟师，势难派调赴浙，及现在雇募水勇，随带陆路官兵前往协剿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一七四、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委令署臬司 常大淳等查办漳泉各处海口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奏务清本)

邓廷桢又奏：

臣前往泉州，奏报起程赴浙会办夷匪折内，陈明闽洋防守事宜，面交臣吴文熔，赴泉接替。兹驰抵省垣与臣吴文熔商榷，省城系根本重地，稽查弹压尤关紧要，督抚同时并出既不相宜，且闽安福清各海口距省甚迩，省北福宁镇紧接浙洋，均应督饬防守。又秋闹在即，更须监临，事务繁巨，其势实难远出。所有漳、泉各处海口防守事宜，查有署臬司常大淳、延建邵道徐继畲堪以委令前往，会同查办。除檄饬赶紧驰往，并由臣等发给令箭二枝，文职知府以下，武职参游以下，听其调遣。

事关军务，不得不稍破常格，谨合词附片陈明。

朱批：即有旨。

一七五、著沿海各将军督抚议复给事中
沈葆奏请饬团练水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给事中沈葆奏请饬沿海各省团练水勇一折。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酌量地方情形，妥议具奏。折并发。

钦此。

一七六、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为乍浦
英船虽退防堵更宜严固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朱折)

奴才奇明保、长喜跪奏，为乍浦海口窜入悞逆夷船一只，今已退出海洋无踪，防堵更宜严固，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乍浦洋面，因来夷船一只，于六月二十六日子刻申刻先后接准奴才长喜飞报，以夷船逼近炮台，互相开炮，致伤我兵，乍浦兵力单少。行文奴才奇明保暨邻境督抚，拨兵赴援等因。伏查奴才有统辖乍浦之责，遇此逆夷胆敢如此猖獗，尤恐仍有接踵而至者，奴才不能不驰往查办。是以由杭州备防兵内选拔二百名，责令协领等官管带前往。奴才于二十七日拜折由驿驰奏后，随亦星夜登舟，行抵嘉兴府地方，得有该夷船于二十五日已经驶回之信。窃思开炮攻击之时，止见我兵受伤，其贼匪船上岂无伤毙者？否则何以忽然退回，只缘无可查察，有难悬定。三十日赶至乍浦，齐集官兵，次日黎明上岸，接晤奴才长喜暨杭嘉湖道宋国经，问悉一切情形。始知是日贼船渐近，我炮亦甚得力，将贼击退出洋，差探无踪。核与奴才奇明保揆度贼匪亦必有受伤之见，大略相同。

奴才等随即会同先至西山嘴炮台，次至天后宫海汛一带冲要处所逐加履勘后，亟应筹议或战或守，以期预有成算，免致临时周章。因知匪船之进退均赖风潮，断不敢片刻停留，恐致阻浅。所恃者贼船便捷，炮能至远，其能事止毕于此。惟是乍浦海面辽阔，采岐门东南一望汪洋，现今兵力虽一时不能厚集，总宜设法加紧堵御，固结人心为要。看得炮台并天后宫一带海汛扼要地方，现经该巡道宋国经，已设有加杂棉絮泥土麻袋，宛如城头垛墙。奴才等合其形势，令其加高培厚，既可以抵搪贼炮，墙堆左右并可以安设炮位，而鸟枪兵丁又可借以藏身。待其船只较近，听号令枪炮齐发，虽不能立时全行剿灭，亦使贼夷破胆。此时炮台暨各海汛要地，已经奴才长喜分设随炮携枪，共满营官兵八百余员名，绿营水师官兵四百七十余员名，奴才奇明保带来杭州满营官兵二百余员名，均派令协领佐领守备千把等官，分头管带。其嘉兴协署副将费宗葵，今亦奉调在乍，率领防汛官兵二百四十余员名。以土堵御并防汛，通共实有满汉官兵一千七百余员名。外有该巡道督饬署嘉兴府知府，并海防同知、平湖县知县、团练乡勇，共计一千五百名，责成佐杂等带领。惟事在洋面，固不能甚得其力，亦可以稍壮军威。即使贼夷胆敢复来匪船多只，以现在之兵势而论，虽接战不足，而防堵有余，且于防堵之中，并可有乘机击贼之利。

所有匪船已退，防堵更宜严固各缘由，谨合词由驿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七七、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报赴
乍浦安抚赏恤伤亡兵勇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军录)

再，现经奴才长喜查明，满兵被炮伤者九名，内立时毙命者四

名，伤重者一名，伤轻者四名。又水师营兵受伤者十名，内满水手、汉水手身毙者各一名，其余八名受伤轻重不等。以上共故满汉兵名六，应否照依阵亡之例，一体仰邀恤典之处，应由奴才长喜造册咨部办理。奴才奇明保于舟次即闻贼炮可恶，诚恐此地人情因而惶恐不相安堵，即于嘉兴赶办告示多张，盖以贼夷伎俩止赖船炮一端，断不敢上岸。今已带兵前来，必以抵搪贼炮为首计等词，先行明白晓谕。奴才奇明保一到乍浦，即祭亡者名牌，其受伤者，奴才等先后分别赏恤，并经该道宋国经捐资厚加安抚。

近日，民情安帖，士气鼓舞，洵足仰慰圣怀，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七八、漕运总督朱树奏报 筹防各口隘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朱折）

再，臣于七月初一日接准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咨开：浙江定海县有夷船驶入滋扰之事，所有沿海口隘，应一体防堵等因。臣查漕标所辖之盐城、东海二营，系内河水师营分，均管有海口。上年十二月接奉部文，因查禁鸦片烟，恐由海口潜入，通飭一体查缉。臣当即委城守营参将景兴，亲往会同地方官，周历查看各口隘，或有拦门大沙，或水浅淤积，夷船均不能驶入。其有捕鱼小船，皆由地方官验明年貌箕斗，登载簿册，始准出入，稽查甚为严密。内惟青口一处，坐落赣榆县地方，人烟辐辏，为商贾出入要区。向系海州营守备带兵三十八名驻扎，稽查出入。

现在浙省洋面不静，不特滨江大口应行防堵，即小口之处亦应巡缉，以防奸宄潜通。臣即飞札飭委臣标右营游击王永祥，驰往各口隘，查看防兵是否足数，军器巡船之不齐者，分别飭办。正在缮折具奏间，又接督臣来咨，已调臣标兵丁前往吴淞协防等语。伏思

军务事权应归画一，臣督运已入直隶境，远距淮安千数百里，实有鞭长莫及之势，此后征调防堵等事，自应归督臣一手办理。如臣有意料所及，仍随时咨商，以期妥善。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七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 筹防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①(军录)

再，臣钦奉廷寄，以现有暎咕喇夷人在浙江定海县地方上岸滋扰，飭令先事预筹等因。伏查直隶洋面，上年曾有福建海盗远来肆劫之案，故臣先于本年春间行令天津镇道，劝谕海船户，将其运货之船仿照兵船式样改造六只，轮流由官雇用。而陆路弁兵多系不习风涛，入船即晕。惟查有古北口城守营都司林策勋，由台湾乡勇出身，惯乘海船。令其选带尚堪出海之兵丁，已于五月初三日放洋巡缉。近今沿海地方并无据报失事，而此时暎咕喇夷人既敢在浙江省上岸滋扰，该夷诡诈百出，海道一水可通，一切筹防事宜，必较海盗尤宜严密。惟御侮必先安民，窃恐稍事张皇，民情易滋摇惑。况现在不过为备预不虞之计，只可各就本境素有之兵丁民壮与村民联为一气，由官授以器械，示以赏罚，使之暗相护卫。未敢显集兵力，致令老师糜饷，惊虑人心。

随查得直隶各海口，天津而外，尚有顺天府属之宁河，永平府属之昌黎等数州县。虽系小口，而各该处文武仅有州县千把等微末员弁，身际成平盛世，不知战阵机谋。故臣假以差委为由，札调曾经行阵之张家口协副将石生玉，俟其到来，飭赴宁河密授防御之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策。永平则本系提标山永协所属，现在提标中军参将向荣奉旨准升开州协副将，尚未交卸，该员亦曾经出师，臣已饬其就近前往永平，会同山永协副将兴泰暗自分段，密为教授防维。并以清河道朱壬林，前曾久任永平府，于该处情形熟悉，经臣面授机宜，令其驰往，与向荣等督同该地方官妥为筹办，亦系借端为名，不任稍露声色。一俟该地方官习知防守之法，即饬该员等各回本任。

至天津一处，除已飞札密嘱该镇道等遵照外，查现值闽、广商船云集之时，正须严密搜查，连年均臣亲行督办，借此前往，人情亦无顾虑。臣现将省中要件赶紧清理，即于初三日亲赴天津，督同该镇道等，仍以查拿烟贩为词，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绝其去路。一面暗备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来游奕，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劳。直隶未有水师，不值远出迎剿，惟俟其船只胆敢接近口岸，立时枪炮齐发，并积薪纵火焚烧，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穷蹙。臣断不敢漫无防范，亦不敢稍涉惊张，以期仰纾宸廑。

所有现在办理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所办好。钦此。

一八〇、安徽巡抚程榛采奏报两江总督 饬调皖省官兵起程日期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四日（朱折）

安徽巡抚臣程榛采跪奏，为恭报两江督臣饬调安庆等营官兵起程日期，并因驿路被淹，雇备船只，由大江行走，以资迅速，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接准两江督臣伊里布咨，以噶咭喇夷匪改用杉板小船，在浙省乍浦一带游奕，檄调安庆营兵三百名、宁国营兵一百名，共四百名，均交宁国营参将乌勒欣泰带领，前赴狼石营海门厅地方，会营协防。又调皖省抚标左营兵二百名、

右营兵二百名,共四百名,均交池州营都司庆泰带领,前赴福山营常熟县地方,会营协防。又调芜采营兵一百名、泗州营兵一百名均交芜采营游击闻元带领,前赴青村营奉贤县地方,会营协防。又调游兵营兵二百名,交游击郭兴阿带领,前赴南汇县地方,会营协防等因。当经飞飭遵照,赶紧调集起程。并因皖省六月初、中两旬,阴雨过多,江淮并涨,驿路被淹,节节阻隔。虽经随时飭属疏消修垫,并拨船济渡,以速文报而利行人。诚恐官兵人数较多,行走不能迅速,自应宽备船只,改由大江顺流行走,以资迅捷。据藩司管通祥、臬司文麟筹议具详,并移营知照,一面飭属预备船只等情前来。

臣查安庆营及臣标左右两营,俱滨临大江,应令池州营都司庆泰管带臣标左右二营兵四百名为一起,由省城备船开行。宁国营距省四百三十里,距芜湖江口一百四十里,该参将乌勒欣泰应带本营兵一百名、安庆营兵三百名,共四百名为一起。若令管带本营兵赴省,带同安庆营兵同行,既觉迂折,且驿路间有积水,转恐欲速反迟。臣已札飭该参将,先带本营兵一百名,就近径赴芜湖。其应带安庆营兵三百名,由臣派员协同领队官,自省备船,送至芜湖,交该参将一并管带前进。芜采营游击闻元管带本营兵一百名,泗州营兵一百,名为一起,该游击驻扎芜湖,游兵营游击郭兴阿管带本营兵二百名为一起,该游击驻扎和州,亦俱滨临大江,应即由各该营调齐兵丁,就近乘船开行。

兹据报臣标左右二营兵四百名、安庆营兵三百名,于七月初三初六等日由省起行。臣先期亲赴教场,点验军装,鼓其奋勇之气,并面飭领兵将弁,妥速遵行,申明纪律,毋许沿途稍滋事端。其芜采游兵二营,亦飭赶紧星飞前进,不准稽延。

除俟具报起程日期,另行奏报,并飞咨江苏抚臣,速飭经由地方州县妥速支应外,所有安庆等营官兵起程日期,并因驿路被淹改由大江行走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督臣飭调江西九江镇臣，带领官兵一千名，前赴江苏协防，应由皖省经行，臣已飞咨该镇，一体由大江顺流行走，并飭司委员驰赴入境首站，广备船只伺应，以期兵行迅速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八一、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遵旨 选将派兵预备调遣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朱折）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跪奏，为遵旨选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预备调遣，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暎夷带领船只，驶至定海县，登岸滋扰，已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会剿。恐该夷等另有勾结分窜他省情事，申谕分飭将弁，认真操练巡察，加意防堵，总当先事预备，毋得临时掣肘。”同日又准字寄，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定海县城被暎夷攻破，著伊里布选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预备调遣浙省。倘有警报，该督一面奏闻，一面派兵迅速驰往应援，毋稍延误各等因。钦此。”

伏查暎夷于上年经粤省绝其贸易，钦奉谕旨，飭令各海口严密防维。节经臣详飭提镇暨沿海文武，修明武备，加意防范。嗣又奏明至吴淞、上海等处亲加阅视。迨六月十一日，在苏州途次闻该夷驶至浙洋滋事，复即驰抵海口，飭调各营官兵分头堵御，业经先后陈明在案。至该夷自攻陷定海以后，已在县城及各要隘竭力守御，船只又日渐增添，其势殊为猖獗，自应厚集兵力，严加攻剿。江、浙地属连疆，尤当先为筹画，以备调用。兹奉皇上飭令选派，仰见庙算周详，曷胜钦佩。

臣查提臣陈化成统辖全省水陆军务，当此防堵吃紧之际，责任綦重，未便轻动。其余各镇又非素习海洋，亦未便遽行委任。惟查

有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系水师出身，游膺专阃，晓畅军务，熟悉洋情，可资委寄。至江省水师，有外海内河之别，若遣至浙省应援，必须外海水师，方能驾驭海船，冲锋克敌。查江省额设外海水师，除防汛之外，共止二千九百余名。臣现于苏松镇标选备一千二百名，狼山镇标右营选备三百名，吴淞、川沙两营各选备二百五十名，共两千名，均交田松林统领，听候调遣。如浙省续有警报，臣即一面具奏，一面飭令该镇率兵往援，与浙师合力夹击，共歼夷逆。

至水战全凭船只，现闻该夷船极高，我兵亦必须乘坐大船方可制胜。江省额设兵艘，有舢船、哨船等名目，制度均属卑小，难以适用。臣前次一闻夷匪在浙滋扰，即飭属雇备闽、广商舟，将来田松林如果赴浙，臣即将所雇商舟给与驾坐，仍酌配舢船，以备追剿之用。惟田松林前经臣飭令统领该标官兵，在崇明防堵。查崇明孤悬海外，切近浙洋，最关紧要。现在既令该镇预备赴浙，并于该标挑备兵一千二百名，则该处戍守，未免单薄。臣现又飭调狼山镇标中左二营兵七百名，前往协防，仍俟田松林起程之时，选委明干镇将一员代理该镇印务，俾有督率。其狼山地方，另调京口营兵五百名。京口地方，亦调扬州营兵三百名，分往哨巡，用资保卫。

所有遵旨选将派兵，预备调遣缘由，除移咨钦派赴浙会剿之福建提臣余步云暨浙省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八二、著杭州将军奇明保派兵 赴乍浦海口接应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据长喜驰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该副都统率兵堵御，互

相袭击，满洲绿营各兵伤毙十余名，逆船略为驶远等语。现在夷船虽只一只，难保不陆续而至，乍浦兵力单少，亟须拨兵赴援。惟现在杭州城不可无大员弹压，著奇明保遴委将弁，选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应，相机堵逐，毋稍延误。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三、著杭州将军奇明保等于诱敌登陆 一事必须计出万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奇、副都统恒，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奇明保等奏预筹防堵情形一折。据奏杭州鳖子门为通江水路，尤属紧要，该将军等于水面较窄，枪炮易施之潮神庙地方屯兵防守等语。览奏已悉。倭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兵水战骤难制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旃，但非确有成算，断不可轻举妄动。著该将军等悉心商酌，妥密调度，总须计出万全，谋定后动。一有夷船消息，审机度势，妥为筹办。

又，另片奏搜查汉奸等语。前已有旨通谕沿海将军督抚等严拿究办，著该将军等恪遵前旨，密速查拿。

本日又据长喜驰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该副都统率兵堵御，互相袭击，伤毙兵丁十余名等语。该处夷船现在虽只一只，难保不陆续而至，乍浦兵力较单，亟须拨兵赴援。该将军现在省城防守，不可轻动，著即遴委将弁，选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应，相机堵逐，毋稍延误。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四、著乍浦副都统长喜悉力防堵 英船相机筹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乍浦副都统长，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长喜由驿驰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此次夷船虽只一只，难保不陆续而至，现已谕知奇明保遵派弁兵，星速策应。仍著该副都统督饬满洲绿营官兵，在海口悉力防堵，相机筹办。所有此次伤毙各兵，著即查明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五、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闽省舟师 实在不能调浙协剿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再陈闽省舟师实在不能调拨赴浙协剿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咨会，奏请调拨闽省舟师前赴镇海协剿逆夷。业经臣会同福建抚臣吴文焙，查明闽省滨海口岸处处吃重，额设兵丁自卫藩篱尚形单薄，现经雇募水勇协同防守，势难撤调赴浙，以致顾彼失此。并经臣委员雇募水勇千名，由闽洋雇坐渔船赴浙调遣，并酌带陆路官兵五百名前往协剿，具折奏闻在案。兹复准浙江抚臣提臣咨会，奏请敕下两广、闽浙督臣，各发舟师二千，选派大员统带赴浙，会同浙省各镇，并力痛剿等因。

伏查国家设立水师，原应互相策应，臣职兼两省，更无畛域可

分，惟必须权衡轻重缓急，以期计出万全。粤省现在情形，臣虽未得确信，然亦闻有夷船十余只，在于铜鼓等洋停泊。闽洋则曾有夷船至厦门滋事，正在百计防闲，此时自应保固疆圉，有备无患，断难稍涉疏虞，予逆夷以可乘之隙。

臣现在赶紧遣行，除俟抵浙后，会同抚臣提臣察核情形，商议筹办另行具奏外，所有闽省舟师实难调拨赴浙协剿缘由，理合由驿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接准浙江将军、乍浦副都统先后咨称，乍浦洋面于六月二十四日有夷船一只游奕，我兵开炮轰击，逆夷亦开炮抗拒，伤毙兵勇十余名等情。业经臣飞调湖州协兵丁三百名，前往防守，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八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敌我情势 宜固守海口乘间攻击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再，查浙江抚臣提臣原奏内称，全仗水师冲锋破阵，断须力敌势均，大队转战，方使匪胆破落等语。固属堂堂正正之论，然力实有不能敌，势实有不能均者，请为皇上密陈之。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柁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受亏。此系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实不相

敌也。

至闽省师船，姑无论断不可调，即使勉强调用，而兵至二千，须用战船十只，联艘北驶。夷船停泊定海，哨探必严，万一被其瞭见，迎头截击，仓卒之际更无把握。内地舟师岂可于洪波骇浪之中轻于一掷，致令再有挫恤。臣愚昧之见，此时逆焰方张，断不值与之决胜于海上，计惟先固口岸，务保无虞。再行察看形胜，如有间道可达舟山，则合水陆大兵，乘北风正旺之时直趋定海，乘其不备，收复县城，得其山上所有之炮，我兵据险为固，然后徐图攻击夷船之策。此外凡有可以智取之处，尽力图维，以期千虑一得。臣现已抵延平，计二十〔日〕内外可至镇海，容与抚臣提臣密计熟筹，不敢侥幸万一。

臣未娴军旅，而管蠡所及，正折内未敢声叙，谨附片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八七、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提督余步云 遵旨带兵赴浙剿办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行抵福建延平途次，正在缮折拜发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前因查禁鸦片烟，早经降旨，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本日据乌尔恭额奏，嘎咭喇夷匪在浙江定海县滋事，已有旨由四百里谕令余步云，酌带弁兵，星夜驰往该处剿办。著邓廷桢严飭各海口，加意防范，毋得疏懈。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臣查余步云久历戎行，熟谙军务，兹奉圣明简任，谅此么魔夷孽，不难迅就蕩平。惟该提督驻扎泉州，近接厦门，系闽省最要口岸，前次夷匪曾来滋扰，正在设法防闲。今余步云奉命前往浙江，水师提督陈阶平又经告病，尚未简放有人，是漳、泉一带，及全省海

防，仅有抚臣一人照料，当此洋面有事之时，关系至为重大。臣再四思维，不敢稍事拘泥，仍即飞速折回防守。至提标弁兵无多，防堵本省口岸尚形单薄，实难调拨赴浙。臣已飞咨提臣余步云，即将臣现带之建宁镇标官兵五百名，并雇募之水勇带往剿办，所有泉、漳弁兵无须携带。

至余步云前往浙江，闽省海防紧要，战守机宜，不可一日乏员提调，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于就近提镇中敕调一员，前来代办，以重海防。

理合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八八、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

先后筹防乍浦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军录）

再，查浙省滨海各口，镇海而外，近省之乍浦亦关紧要，必须预筹防堵。臣等以乍浦营额设水师四百九十名，又防汛陆路兵一百三十六名，恐不敷用，先经札飭文武，拨兵练勇，协力堵御。旋据该管道府厅县雇募乡勇一千五百名，筹拨塘兵一百名，嘉兴协添拨兵丁三百五十名，前赴乍浦一带防守，经臣乌尔恭额筹给粮饷应用，并飭力巡防。詎于六月二十八日据署嘉兴府于尚龄等禀报：二十四日未刻，见有夷船一只直逼乍浦海口。该文武督率兵勇堵逐，经乍浦副都统长喜令放枪炮，该夷匪亦放炮抵敌，打及满汉兵丁并义勇十余人，或伤或死。乍浦同知周召棠、乍浦巡检王熙淳，俱被砂子擦伤右面，幸不甚重。该夷船于戌初扬帆驶去等情。并于二十九日接准乍浦副都统长喜咨请添兵，杭州将军奇明保咨明带兵赴乍浦剿办等因前来。

臣等伏查该夷匪窜入乍浦海口，胆敢肆其猖獗，伤我兵民，实

堪发指。惟查该处口岸多系板沙浅水，我兵据要守御，该夷匪即难拢近登陆。（朱批：既如此，何惧之有，前此滥放枪炮受亏，系自取也。）臣等现又添派潮州协副将陈述祖带兵一百五十名，太湖营游击洪应途带兵三百五十名，驰赴乍浦协防。统计绿营兵丁以及乡勇已有三千余名，加以乍浦驻防重兵，兼有将军副都统并副将等官在彼调度统带，即或夷匪再至，有此兵勇严加防范，似可不致疏虞。

合将臣等先后筹防乍浦情形附片以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欽此。

一八九、著直隶总督琦善英船倘至天津求通 贸易当告以不能转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粤洋瑛夷兵船传言有往天津之说，如系恳求贸易，恳恩优礼等语。天津通海各口，前据该督具奏严密防范，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惟夷情叵测，诡计多端，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将此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〇、著两广总督林则徐尤当加意防范 粤省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广东巡抚怡，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

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夷夷船只散泊外洋，于海滩插立木牌，写有汉字说帖，并查有船只扬帆东向，传系驶赴浙江、江苏及天津等语。该夷现在浙洋滋扰，定海失守，业已调兵剿办。江苏等省，亦经妥为防范。其天津海口，另有旨谕令琦善相机妥办矣。粤省海口最关紧要，该夷诡诈百出，尤当加意防范。著林则徐等严密周防，于水陆各要隘处处准备，并严拿汉奸，毋使勾通接济。该督等仍当示以镇静，不事张皇，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一、著杭州将军奇明保回省并知会 副都统恒兴驰往乍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副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奇、副都统恒。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

本日奇明保由驿驰奏，乍浦海口有夷匪船只，现经带兵驰往查办一折。据称选派官兵二百余员名，令协领等管带，随同前往乍浦，会同长喜设法剿办等语。昨已有旨，令该将军在省城防守，遵委弁兵，驰赴乍浦海口接应堵逐。此次防守乍浦，即派恒兴带兵，会同长喜妥办。该将军仍遵前旨，一面知会恒兴前赴乍浦，一面回至省城妥为防御。

其所称就近调拨闽省官兵，以备夹攻之处，前已降旨谕令福建提督余步云，酌带弁兵，驰赴浙省会剿，并谕令邓廷楨派兵前往矣。

至乌尔恭额、祝廷彪防御镇海，自六月十三日发报以后，迄今并未续奏，著奇明保探听镇海现在情形，据实由驿驰奏，以慰廑注。此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二、著奖叙厦门抗击英船出力 之同知蔡觀龙等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奏厦门攻击夷船一折。此次倭夷兵船驶近厦港，称欲求和，经该文武阻斥，不许上岸，该逆夷胆敢换旗开炮，直扑炮台。船头一人，夷服华言，甘语嫚词，经署水师中营守备陈光福放箭，射中洞胸毙命。兵丁连放鸟枪，击中夷人二名落海。护参将陈胜元执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枪炮联络，中伤夷人甚多。所办甚好。所有在事出力各员：署厦门同知蔡觀龙、卸署厦门同知顾教忠、署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石浚巡檢金光耀，俱著交部从优议叙。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海坛镇标右营守备陈胜元，著以都司尽先升用，先换顶带。署水师提标中营守备右营千总陈光福，著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带，俱著加恩赏戴花翎。会同攻击之备弁林建猷、鲁思仁、何有时、闽海关委员兴贵，俱著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伤亡兵丁照例咨部议恤。该部知道。余依议。

钦此。

一九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谢因 定海失陷革职留任处分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乌尔恭额跪奏，为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倭逆攻陷定海，奏请交部严加议处。于本年七月初六日奉到谕旨：“乌尔恭额、祝廷彪筹备不力，降旨交部严议。兹据该部奏请革职，尚不足以蔽辜。惟现当防堵之时，若竟予罢斥

治罪，转得置身事外。乌尔恭额、祝廷彪著先行革职，暂留本任，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因。钦此。”窃维奴才乌尔恭额职司疆吏，奴才祝廷彪身列戎行，尺土一兵，不容稍有疏失。今悞逆突来定海，占据城池，诚如圣训，皆由奴才等筹备不力所致。职既不称，罪无可辞。迺荷皇上逾格恩施，仅予革留，犹观后效。此实设想所不到，益觉无地以自容。感激涕零，何可言喻。

伏思我朝定鼎而后，从无外夷入寇内地之事。詎料悞逆恃其坚舟烈炮，猝拥大众，扰我边陲，度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此番筹备，全在仰仗天威，厚集兵力，痛加剿洗，使之片甲不回，方足破其成谋，绝其后患。辰下夷虹虽在象山、镇海、定海洋面游奕停泊，惟要口业已坚固，军威甚为壮盛，该逆夷有所震慑，亦未敢轻进干犯。前奉钦派福建提督余步云来浙剿办，计日可到，一俟舟师云集，即可酌会定计，相机进攻。在奴才等负罪引匿之身，久不敢据为已有，睹此逆匪猖獗，恨不能早食其肉而寝处其皮。计惟有于运筹时竭尽心力，于临敌时效命疆场，以冀稍赎前愆，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等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九四、两江总督伊里布奏为江浙水师 积弱请调闽粤水师会剿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跪奏，为密陈江浙水师情形，吁恳俯允浙省所请，敕令闽、广各督臣遣兵会剿，以殄夷逆，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谕旨，“飭令遣派带兵大员，并选水师数千，预备调遣

等因。钦此。”遵经臣选兵二千名，派令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统领，听候协调，恭折覆奏在案。

伏查倭逆以海外小夷逞凶内犯，率其丑类，据我城池，凡在臣民，无不同深愤嫉。臣仰蒙恩遇，昇任两江。当此逆寇近在邻疆，分应亲督援军，驰赴攻剿，庶几稍酬高厚，借尽驽骀。无如江省久享承平，人不习战，在陆路各营已不免于颓靡。至于水师，则额数既少，兵技尤疏，更不如陆路之犹可将就选用。臣前任浙江藩臬，即知该省水师已欠精练。今至江南细加体察，觉其寡弱更甚于浙江。故自到任以来，频以训练巡防，向各镇将谆谆告诫，及催漕竣事，即亲至各营陈师校阅，一则期水陆各将士共知震慑，不敢仍事怠荒；一则欲亲阅情形，逐一从严整顿。乃行至苏州，即闻夷船在浙游奕，其时尚不知定海失陷之事。臣因恐该夷窜入江境，水师不能抵御，被其骚扰，遂即驰至海口，集兵防堵。现在兵数较多，非臣之敢涉张皇，实缘江省积弱已久，非此不能激扬士气，绥辑众心故也。

该夷现将定海县城据为巢穴，其余各隘口亦皆分守甚严，且夷兵日益增添，数至七八千人。盖其意明知天讨即加，罪难稍逭，故益兵守险，怀抵死抗拒之心。查该夷在粤贸易，向本桀骜不驯。今因见铍于粤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创巨痛深，不足以彰挾伐。且恐其不知儆畏，此后一乘风便，时入鸱张，震惊我人民，劳费我军饷，亦非绥靖海疆之道。惟是该夷罪知必死，人众一心，其势殊非小弱，且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之尤非易易，非厚集劲兵，亦恐难以制胜。

臣昨准浙江抚臣咨会，知已奏恳钦派闽、广水师赴浙会剿，盖以该二省水师素称精锐，远胜江浙，故有此请。现已仰荷天恩，特命福建提臣余步云酌带弁兵，前往剿办。未识该提督带往若干，是否水师？且粤省水师较闽省尤为勇敢，又为倭逆素所畏惧，用之更为得力。该夷现正屯聚一隅，若以闽广之师攻其前，江浙之师继其后，使强者为弱者之倡，弱者为强者之援，四面云集，克期进剿，自

不难殄灭么魔，克复城邑。臣受恩深重，用敢不揣冒昧，据实密陈，仰恳皇上俯允浙省所请，敕下两广督臣林则徐速派大员、多带水师赴浙会剿。福建提臣余步云如带兵较少，并恳教令闽浙督臣邓廷桢续派水师，与粤省合力协攻。臣俟接有该二省遣兵之信，亦将选备之兵，飭令田松林统领驰往，以备应援。至闽广现在有无夷匪肆扰，臣无从遥揣，但该二省额设水师为数甚多，即使有夷匪，亦可分兵往浙。总之，浙省情形甚为紧要，非合数省之劲旅，不能迅奏肤功，与其徒延时日，糜饷劳兵，曷若多发师徒，攘夷靖内。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臣不胜悚惕待命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浙江情形虽然若是，而闽、粤又不关紧要乎？且征调非旦夕可至，若耽延既久，逆夷返擢，是徒劳兵力。或逆夷探知，舍浙而闽而粤，该省事同一律，又必请援，岂非终无一成，罢于奔命，成何体制？另有旨谕。钦此。

一九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桢即携印驰赴镇海 筹办堵剿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

前因浙江定海县被逆夷滋扰，当降旨著余步云酌带弁兵，星驰会剿。又著邓廷桢选派大员，带领舟师赴浙，以期一鼓歼擒。该督等接奉后，自己遵旨办理矣。兹据奏夷船联踪赴浙，并防守厦门、台湾情形一折。览奏均悉。现在逆夷占据定海，依城固守，乌尔恭额虽调兵防御，恐不足以胜重任。著邓廷桢奉此旨，即携带印信，驰赴镇海筹办堵剿事宜，浙江巡抚印务即著邓廷桢兼署。并著该督于到浙后，即行宣旨将乌尔恭额革职，仍令随营效力赎罪。至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厦门一岛，据奏已会同该提督并

兴泉永道，督饬厅营添备炮火，加意周防，自可无虞疏失。其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著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

至另片奏筹备经费银十万两，著准其在藩库动支，将来作正开销。

现在江苏海口紧要，所请将陈化成调回闽省之处，著毋庸议。乌尔恭额原奏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六、著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在邓廷楨到浙前不得入洋穷追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乌、提督祝，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谕：

乌尔恭额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并经理军需各一折。览奏均悉。该抚自六月十三日奏报之后，朕心方深廑念，乃相距已及半月，军务紧要，不得消息。且此次折件仍照常由驿驰递，实属不晓事体，糊涂已极。所称该夷依城为穴，重兵把守，自应俟其势穷力竭，再出奇兵制胜，切不可轻举妄动，致有疏虞。惟当相度机宜，分飭本省将弁各守要隘，毋令窜入。前经飭令余步云带兵赴浙，本日复降旨令邓廷楨前来剿办，计该督等先后可到。该抚等此时惟有严密防范，该夷倘有近岸相逼之事，即著并力击退，不可入洋穷追，误中诡计。所请檄调闽广水师，著毋庸议。丁忧总兵葛云飞熟悉洋面情形，即著协同出力。一切军火器械，迅即飭员赶紧筹备，俟邓廷楨等到浙后，即须应用。其粮餉火药最关紧要，必应加意慎重，著即囤积宁波府城，由彼陆续转运，以资接济，毋得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七、著将乌尔恭额革职随营效力赎罪 浙抚著刘韵珂补授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以封疆大吏，遇有喫夷滋扰，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且自该抚奏报后，朕心方深廑注，乃相距已及半月，折件仍照常由驿驰递，实属督率无能糊涂，不晓事体。著即革职，仍令随营效力赎罪。浙江巡抚著刘韵珂补授。刘韵珂接奉此旨，即著驰驿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其未到任以前，著邓廷桢兼署。

钦此。

一九八、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奉天 遵旨筹备防堵英船北窜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八日(朱折)

奴才耆英、惟勤、呈麟谨奏，为遵旨筹备防堵夷匪缘由，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昨据乌尔恭额奏，喫夷致书定海镇总兵，肆其狂悖，并登岸滋事一折。喫夷售烟图利，经广东省奏明，断其贸易，早料其分窜各路，肆行扰害。是以叠降谕旨，飭令有海口各省督抚，严密防维，有备无患。乃该夷于本月初间带领船只，在浙江象山洋面游奕，复有大小夷船从深水洋驶入定海县洋面，致书总兵，语言狂悖。若使该省巡抚提督先事预防，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虚疑恫喝，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乃乌尔恭额等事

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以致该夷船驶至定海县,纵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扰。似此武备废弛,深堪痛恨。已将该抚等先行严议,并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会剿。惟现在该处情形不能遥度,该夷等或已击退,或仍与官兵抗拒,俱未可定。现据乌尔恭额奏称,尚有船只西驶,恐该夷等另有勾结,分窜他省情事。特用再行申谕该将军督抚,分饬将弁,认真操练巡察,加意防堵。总当先事预备,毋得临时掣肘。倘稍有疏懈,致令该夷等窜入内洋,蹂躏扰害,朕惟该将军督抚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懍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耆英当即移咨奉天府尹一体遵照。查该夷逆匪胆敢在浙省登岸滋扰,诚如圣谕,难保不另有勾结,分窜他省情事,不可不先事预防。仰见我皇上指示周详,无微不烛,奴才等曷胜钦服。

伏思奉天各海口,惟旅顺口地当水路冲衢,为洋船往来扼要之所,最关紧要。现在熊岳副都统祥厚驻扎该处,奴才耆英奉到谕旨,即行飞咨该副都统钦遵办理。并严飭水师营协领德持贺,酌派船只,在于各海口实力巡哨外,仍令驾驶战船二只,遴委委员,带领官兵,在毗连山东之隍城岛洋面实力防堵,详细哨探,如见匪船,立即飞禀。复由省城遴委旗民官员,分路前往各海口守探,一有匪夷信息,令其星飞驰报。奴才等以便相度机宜,迅速筹办,不敢纵令登岸,自于愆咎。并预饬旗民地方官,于沿海陆路要隘处所拣派明干官兵,认真巡察,加意防范。务令该夷匪等闻风远窜,不敢偷入内洋,蹂躏扰害,以期无负委任。

所有奴才等会同筹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九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 筹防各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朱折）

再，前因噶咭喇逆夷在浙江占据定海县城，奉旨敕令先事预筹，当经臣将防情情形附片奏明在案。一面复分檄文武委员，将渔船逐一编号，以便纠稽，断其勾引。并饬将各海口，除天津、宁河二处较大外，其余小口，凡有可堵塞者，签钉暗桩堵塞。即实系向有商渔小船在本境往来通市未便遽断其贸易者，亦令其迂回钉桩，只留一船出入之路，俾易防闲。又因鸟枪一项，火攻尚近，其余各械更不及火器之威猛得力。天津虽曾遗有从前水师营炮位，惟系存贮多年，不堪应用，当即专弁前赴宣化镇标札调大炮，运送天津存备。然此皆不过为备预不虞之计。

昨于本月初七日续准廷寄，钦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噶夷兵船传言有往天津之说，如系恳求贸易，恳恩优礼”等语。伏查噶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省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是其显怀异志，明有汉奸引导，不可不严兵戒备。臣现已行抵天津，距海口尚有一百余里，即日驰赴海口，亲督筹备。惟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兵力较单。况现值空重漕艘往来络绎，其水手人等率多不法之徒，闽、广商船又复云集海河，奸良莫辨，防范搜查在在需人，既未便将各兵拨赴海口，且海帆风信靡定，夷踪迟速殊难逆料。臣故不揣冒昧，已预调督标兵一千名，正定镇标兵八百名，河间协兵二百名。俟到齐后，均令驻集海口，于堵绝该夷上岸较为得力，且免临时调拨迟缓之虑。所需兵丁盘费银两，现在先

飭藩司筹款垫发,容臣另行核办。

至该夷如果前来,自必径至天津。然此外尚有附近天津之宁河县北塘海口。臣前此奏称礼调之张家口协副将石生玉业已到来,并又添设派务关路参将郝永泰,文员东路同知何耿绳等,前往驻扎会办,令其督飭兵丁民壮,与村民之勇敢者一体操演防堵。并飭将应用器械锅帐等项,先行密速运赴北塘海口存贮,其兵丁亦先行拨定,俾得一呼即至。且使各该兵只须单身前往,行走便捷,可期迅速。至永平府并丰润县等处海口,臣已谆飭委员清河道朱壬林、开州协副将向荣、山永协副将兴泰,亦照宁河筹备之法,一体妥办。

所有现在办理情形,合再附片奏闻。如果有夷船到来,臣必先行驰奏,一面察看该夷果否恭顺,恳求贸易,抑另有诡谲别情,相机筹办,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所办尚属周妥,严密防范,切不可令其逞欲。另有旨。

二〇〇、御史贾臻奏请追究已革陈姓 举人诱导张朝发从逆缘由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①(原折)

再,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人甚狡黠,早经逆夷重资聘往,为之主谋,一切文字皆出其手。与总兵张朝发同乡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现在张朝发奉旨拿问,正可追究陈姓导逆之由,其有无家属仍在福建,均应确查严办。

理合附片。谨奏。

^① 此系收文日期。

二〇一、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提讯张朝发
追究陈姓汉奸导逆实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朕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早经逆夷聘往为之主谋，总兵张朝发与彼同乡素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现已著邓廷楨派员查拿务获，解至浙江讯究。著伊里布于提讯张朝发时，一并严讯确供，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二、著颁给伊里布钦差大臣关防
赴浙查办事件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两江总督及盐政印务，著裕谦兼署。

钦此。

二〇三、著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
大臣驰浙相度机宜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

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浙江定海县逆夷滋事，乌尔恭额办理不善已降旨革职，令随营效力。复因闽省亦当吃紧，邓廷楨未便远离，本日明降谕旨颁给伊里布钦差大臣关防，著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矣。该督接奉此旨，即将总督、盐政关防交裕谦兼署，该督即行驰赴宁波察看情形，再定进剿。江苏省水陆将备如有得力者，准其带往差遣。现在乌尔恭额所调本省兵諒已齐集，并节次降旨令余步云带兵赴浙，暨邓廷楨酌派水师会剿，諒亦先后可到。伊里布厚集兵力，相度机宜，务须好谋而成，以副朕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四、著宋其沅护理浙江巡抚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已放浙江巡抚，未到任以前，著改派宋其沅护理。

钦此。

二〇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楨毋庸往浙 并著查拿陈姓汉好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昨经降旨飭令邓廷楨、余步云先后驰赴浙江剿办逆夷。本日据邓廷楨奏定海被困情形，并福建厦门尚须严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该督此时諒已得信，接奉谕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闽省海口歧出，处处均关紧要，余步云接奉前旨，諒已带兵赴浙，陈阶平又复赏假医治，若邓廷楨再离闽省，恐不足以资弹压。本日已降旨颁发

钦差大臣关防，令伊里布赴浙剿办，浙江巡抚派宋其沅护理，邓廷楨毋庸前往。如已起身，仍即折回，务当督率将弁认真防堵，毋令逆夷窜入闽境。

朕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早经逆夷聘往为之主谋，与总兵张朝发同乡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如果属实，深堪痛恨。著邓廷楨迅即派员查拿务获，解交浙江讯究，毋稍疏纵。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六、著伊里布抵浙后再行讯究已拟斩监候之张朝发接仗败退实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嗣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旨：

前据乌尔恭额奏，倭夷船只驶至浙江定海洋面滋事，定海镇总兵张朝发惶悚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署中军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军守备龚配道，于败后遽即回营，亦罪有应得。当降旨将该总兵等革职拿问，交部分别定罪。兹据刑部将张朝发拟斩监候，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龚配道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均系按律问拟。

惟该总兵等当时接仗退败情形究竟若何该抚所奏未能详悉，著伊里布于抵浙后，提同该革员等严行讯究，务得确情，伸国法而儆将来，毋稍徇隐，据实具奏。

钦此。

二〇七、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报 遵旨带兵起程赴浙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军录)

福建陆路提督奴才余步云跪奏，奴才遵旨酌带弁兵驰赴浙江剿办夷匪，谨将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廿年七月初八日戌刻承准兵部火票，由驿四百里递到廷寄，道光廿年六月廿二日奉上谕：“本日据乌尔恭额由驿驰奏，唉咕喇夷船驶至浙江定海县洋面，登岸滋事。著余步云即酌带弁兵，星夜驰赴该处剿办夷匪，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等因。”奴才闻命自天，感奋无既。伏念奴才受恩深重，未报涓埃。前闻浙洋夷匪猖獗，实深愤恨，即拟恭折奏请，前去攻剿，稍效犬马之劳。因奴才驻扎泉州，海口紧要，兼督臣邓廷楨已经起程赴浙，奴才是以未敢陈请。兹蒙圣恩，著令前往剿办，奴才曷胜感激之至。

正在酌派弁兵间，于初九日接准督臣咨会，以奴才奉旨派往浙江剿办逆夷，漳、泉一带海口紧要，泉州弁兵无多，仅敷自卫口岸，未便调赴浙省。应将督臣现带之建宁镇标兵五百名，并雇募水勇一千名，交奴才带往调遣。奴才当即札行泉州府，速催厅县将水勇一千名雇募齐全，配足器械枪炮药铅，遵照督臣檄行，点交安平协标兵中营守备陈景岚管带，由海道星驰赴浙听用。并将督臣前调建宁兵五百名飭赴前途，听候带领。奴才仍就提标六营，酌派备弁字识兵丁数十员名，遵于七月初十日自泉州起程，星夜赴浙，会同浙江带兵大员相机剿办，并力攻击，以期迅速藏事。仰副我皇上震懾、顽夷，廓清海宇之至意。

至闽省沿海地方防堵事宜，先经督臣于前月起程，经省商同抚臣，即奏委署臬司常大淳、延建邵道徐继畲来泉会办。今督臣又经

奏明，仍回泉州亲验督办。一切攻守之备自必更加整齐。现惟陆路提督事务，甫经督臣臣奏恳圣恩，钦派提镇一员前来代办，到闽尚需时日，奴才仍应带印起程。其日行寻常事件，暂委提标中军参将代拆代行。俟奴才驰赴前途，遇见督臣即与面商，可否奏委总兵一员，先赴泉州代办。

合将奴才遵旨酌带弁兵驰赴浙江剿办夷匪起程日期，恭折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〇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筹备炮位 调派弁兵防堵英船窜扰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自接准浙省咨会，并钦奉谕旨防堵倭夷，即经密委干练道员副将驻扎要隘，相机督防。并筹备军饷火药，酌拨附近陆营弁兵分守内洋口岸，以壮声势。先后将办理情形，恭折奏闻在案。

伏思制胜之方在于兵利其器；而御戎之要在于将得其人。倭夷之所恃者，其人则惯习波涛；其船则堪禁风浪。今拟攻剿，非同陆路交锋，可以短兵接仗。臣于未接浙信以前，即经深思熟虑，非筹备火攻，不能克敌。而飭查各营所贮炮位，皆陆路御贼之具，甚至重者，仅止三四百斤，施放不远。因与所属将弁，先事购求预拟添制。旋经查出临清州等处尚有前明遗存红衣大炮十余位，重者二千斤，轻者亦有一千七八百斤，配足火药，约放二三十里之外。恐年久铁缩，当飭预为烧洗修整，现在委员查验，均堪施用。并查旧案，省城涑源书院系前明卫都司衙署，嘉庆年间曾掘出旧埋炮位。臣以既有埋炮，必有铁丸，复飭于该处附近废地搜掘，得前明遗存铁丸大小数千个，（朱批：甚好。）其重者均有五六斤，一并委员解交登镇分拨备用。设遇夷船，开放威远大炮，（朱批：有准方好。）足以

儼賊胆而壯軍威。其余战船,应用火箭火球等具,凡可以远攻贼船者,亦俱先期防备,足资临敌施用。

其调防弁兵,前已责成镇道择要分布。除最要之荣成县外,其次则登州府属之宁海、福山、海阳,及莱州府属之胶州等州县,或滨临海疆,或为著名要口,亦饬一体拨兵分防。惟各兵散处各州县,无经历行阵之人统驭则师无纪律,易致临事仓皇。又于所属武弁内,挑选曾在军营之都司李明祥、守备哈兴隆、李功、千总武殿魁,及文员内办事奋勇素有胆识之潍县招子庸等,分赴各处管领策应并委署臣标右营游击、候补参将三星保面授机宜,驰往弹压。以现在情形而论,各兵既有制胜之具,又得统驭之人,沿海口岸,官弁兵役星罗棋布。设有夷船窜入,似不致仓猝无备。

臣犹有虑者,陆营弁兵,拨防海口,究恐难资全力。查沿海居民生长海滨,久惯风涛,且多骁健亡命之徒。臣于上年议奏海防案内,即令该地方官雇觅沿海壮勇,帮同兵丁巡缉洋面。惟因防缉海盗,所用无多,此辈壮勇平日皆以泛海为生,今各处海口均已封港,衣食无资,难保不在内地滋事。臣现饬地方官不惜重资,将沿海所有壮勇尽数招募,使与兵民一同协守。(朱批:此条最好。然要在得其力而不受其患,方为至善,慎重办理。)用其力则较官兵为胜;收其人则无腹地之患。设有夷匪,亦无内地奸徒与之勾结,易于剿捕,似亦目前筹备要策。

此外如有未尽事宜,容臣随时悉心筹议,另行据实陈奏外。所有现在办理情形,理合附片奏闻,仰慰宸廑,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奉朱批,加意防守。钦此。

二〇九、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英占定海系早有 预谋宜依靠定海军民诛灭敌军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军录)

再，暎夷先后来粤之船，上年秋间有吐噍、啤唎两只，本年春间有哪噜啞船一只。自五月至六月中旬，又有喀吧吐等船二十三只，除陆续据报驶出老万山外，在粤洋者尚有十只。又送信之车轮船，自五月以后共来五只，旋于六月初旬全出老万山外，均经臣等于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初五、二十一等日节次奏闻在案。嗣于六月下旬，又报驶去兵船五只，续到二只，现在共存七只。其上年九月在穿鼻洋与官兵接仗之吐噍一船，亦在驶去之内。臣等以暎夷兵船既经来粤，即因防范严密，不敢进口滋事，亦未必遽肯回国，何以其中有二十一只先后驶出老万山，恐系越窜各洋，乘虚滋扰。不特本省水陆文武刻须谆饬严防，并沿海各省亦叠经飞咨防备去后。

兹于七月初六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来咨，以六月初间暎夷有兵船三十一只窜至浙洋，肆其猖獗，致定海县失守，闻之不胜发指。因查六月初间粤洋开去之暎夷兵船仅止七只，而浙洋彼时已到三十一只之多，大抵径从该国黑水洋乘风北驶，乃敢聚于定海，妄逞鸱张，明因该处孤悬海中，希图踞为巢穴，是必预相约，早蓄逆谋。臣等六月初五日奏片内所陈，闻有欲赴浙江舟山之语，竟非虚传，实属罪恶滔天，亟宜痛加剿办。

惟思闽、粤等省，四面环海之地，与定海形势相似者不一而足，逆夷既谋窥伺，难免各处垂涎。此时粤省各岛澳随在设防，更宜密益加密。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

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但恐啸聚日久，彼即结汉奸为护符，築炮台为障卫，剿办不免费手。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踞，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踞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其人既以尽诛，则其船炮皆为我有，是破格给赏，所费不为虚靡，似亦敌忾同仇之一道。

除飞咨浙江抚臣外，是否有当，臣等谨合词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〇、著闽浙总督邓廷楨查办闽省兵丁 与海盗勾串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谕：御史贾臻奏，风闻闽省兵丁多与海盗勾串，请飭认真查办一折。著邓廷楨即照折内所陈各情节严密查办，以杜奸萌。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一、著处分玩误公文之差官 韩扬曾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奉旨：

现在军务紧要，一切公文必须迅速按期递送。本日据兵部奏参，差官韩扬曾于本月初七日领送闽、浙两省夹板公文，至次日方

送到良乡县，接送属为玩误。韩扬曾著即革退差官，仍交兵部议处。嗣后如遇此等紧要公文，倘有稍误期限者，著将该差官从严参办，以重邮政。

钦此。

二一二、著杭州将军奇明保仍回杭州其副都统恒兴可暂驻乍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奇、副都统恒、乍浦副都统长。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奇明保等驰奏，夷船退出乍浦海洋一折。览奏均悉。据奏该处炮台海汛现已加高培厚，安设枪炮，共计官兵一千七百余员名，乡勇一千五百名，即有匪船续至，足资防堵等语。所办尚属周妥。前有旨令奇明保回省防御，一面知会恒兴前赴乍浦，计此时均已接奉遵旨办理矣。现在匪船虽退，守御仍宜严固。奇明保著仍遵前旨折回杭州省城。恒兴著暂驻乍浦，会同长喜妥为防守。倘有夷船续至，我兵备御已严，只须协力堵御，俟其舍舟登陆，方可奋击痛剿。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奇明保并恒兴长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三、著署两江总督裕谦一体巡防漕标所辖之青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兼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据朱树奏，漕标所辖之青口一处，坐落赣榆县地方，为商贾出

入要区，现在浙省洋面不靖，应行一体巡防等语。朱树现在督运来通，该处征调防堵各事宜，著责成裕谦一手经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四、著乍浦副都统长喜将堵御英船 伤毙兵丁咨部议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长喜奏，夷船驶至乍浦海口，该副都统率兵堵御，当降旨令查明具奏。兹据奇明保等奏称，夷船被击后退窜外洋，现已哨探无踪。并查明满汉兵丁伤毙六名请恤等语。所有前次堵御夷船伤毙兵丁，著咨部照例议恤。

钦此。

二一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筹防海口 并调官兵赴浙起程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朱折)

再，浙江定海洋面夷匪不靖，江省洋面在在毗连，督臣伊里布亲驻上海筹堵，所有沿海各口均应防备。查臣标庙湾营所辖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三处，虽外有拦沙，大船不能驶进，但夷情诡譎，恐其或用小船乘间窜入，更虑沿海奸民偷载接引，防范倍宜严密。臣随飭庙湾营游击王瑞，亲督弁兵，在各海口往来巡防。并札淮扬道朱襄、淮海道赵廷熙，驰赴沿海一带，会率该管地方官，添拨民壮，团练水勇，以资守望。其海州赣榆县青口及鹰游山一带，尤其紧要，系漕标东海营所辖。现在漕臣押运北上，臣亦飭该管淮海

道，亲往督同该管文武各官，加意防御。

嗣于六月二十六日准督臣咨调河标官兵。当经选派中营官弁十三员，兵二百五十名，右营官弁十一员，兵三百名，佃湖、洪湖二营官弁四员，兵各五十名，共官二十八员，兵六百五十名。配足火药铅丸军装器械，委中营都司黄永清、右营守备张嘉桐等带领，于二十七、三十及七月初一分日起程，星夜前赴吴淞听用。又徐州镇总兵官鲍方灼，亦奉调选派本标官三十员，兵一千一百名，分为三起，于六月二十八七月初三初七等日过浦。该镇系臣节制，臣已谆嘱带兵各员弁，管辖安静，迅速行走，以期早奏肤功。臣仍当督率所属，随时严防，不容稍涉疏懈。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二一六、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为厦门 反击英船事致祁寓藻函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敬肃者：

月前接奉赐盒钧函，猥荷股肱垂注，下挹谦光，维诵之余，感恚交集。就稔锦旆遥旋，只以相隔数程，未克躬亲叩送，益增歉悚。敬维大人露冕宜猷，星轺载福，清猷特承于心简，神明溥颂于口碑。当此瑞呈蟾阙，适当节驻虎林，畅浥金风，浓沾玉露，下尘骧首，上颂股心。

阶平因逆夷扰动厦门，自洋驰返，竭尽愚诚，严行设备。并咨商制府，调集本标及各标官兵四千名，戒严防守。乃七月廿四日复有夷船闯入。阶平亲督水陆官兵连环轰击。廿五六两日连接二仗，击毙逆夷甚伙。至廿九日方始窜去。计厦门二次攻夷，全赖炮火得力。倘能处处制造加工火药，再添铸万斤大炮，不难击沉逆舶。

阶平前此开缺之请，渥荷圣恩，赏假调理。现当防夷紧要，何敢自便，且贱体素壮，所患亦渐平复，惟膝筋拘挛，行走不甚便利，谨专折谢恩销假，并附进火药清单，录稿呈求钧政。轻才负重，深切悚惶，惟冀慈辉远被，训迪频施，俾有持循，无任翘跼。

敬肃寸丹，恭贺秋禧，只请茆安，伏祈霁鉴。谨肃。

二一七、湖广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奏陈山东 海防积弊请飭认真整顿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原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焦友麟跪奏，为山东海防积弊亟宜认真整顿，请旨严飭查办，仰祈圣鉴事。

臣窃惟思患必预防，积重则难返。现在倭逆跳梁，凡在海疆，已奉谕旨及时整顿，固已有备无虞。惟各省情形不同，而臣籍隶山东，闻登州海口废弛已极。其地界在东陲，三面距海，北指旅顺，扼辽左之咽喉，南出成山控江淮之门户，实为往来津要。若不从严查办，究恐有名无实，于防御之策所系匪轻。谨就臣平日所知，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兵丁并不足额也。向例登州额设水师五百四十四名，现合老幼残疾计之，不足三分之二，每遇抚臣查阅营伍，皆雇觅无赖闲民充数。所有空名粮饷悉饱营员私橐，山东武弁皆称水师营为通省美缺。似此情形，其器械之不修，训练之不讲，大概可知，何足以资捍卫。此弊之一也。

一、战船并不敷用也。臣闻该处战船仅有二只，余皆朽，并不随时修治。即寻常巡洋捕盗，皆勒扣民间二陶船，狭小不堪适用。刁绅劣弁又从中勾串包庇，借以渔利，相沿成风。此弊之二也。

一、巡哨虚应故事也。向例巡洋兵弁，必各抵交界对换官文，

以为符合。自三月至九月，均在洋面往来梭织，每月二次详报，名为会哨。乃近日登州兵弁逡巡畏葸，每遇哨期，就近在黑山岛珍珠门地方停泊藏匿，遣人由陆路潜换文书，销差塞责。是以近来登州海面劫盗公行，如蓬莱县卢姓、张姓，黄县源昌号及王姓，福山县安永茂，及江苏胡姓等，商船四十余起，皆在该处失事，呈报不究。尤可异者，上年七月间，贼船至之罘山后，约二三百人，而官军傍岸观望不前，经广东艇船商人合击一昼夜，贼始退去，官军乃敢前进，施放炮铳，虚张声势，岸上居民无不唾骂。似此畏缩情形，殊为天良丧尽，廉耻全无，海洋何由绥靖。此弊之三也。

一、炮台亦宜修整也。登州沿海炮台不下百余处，日久残圯，并不认真修筑，不过外加涂饰，适观而已。更有镇海炮位旧台，掘水城之北，正当海口要害，土人呼曰“望海楼”，近已渐就湮灭，移炮于府城北门，竟置无用之地，亦不思修筑，以镇岩疆。此弊之四也。

以上种种积弊，无非因循怠玩，逸豫太平，百事俱废。臣闻十六年倭逆私入登州海口，布散夷书，煽惑愚民，当时并未认真查办。该夷性若犬羊，焉知不复萌故智。尤恐海洋盗贼乘机啸聚联络勾通，更宜防微杜渐。惟是外省积习，一经查办，多方掩饰，只图避目前吏议，绝不审日后机宜，逮至情见事露，即予以重惩，业已无补。臣虽至愚，窃为憾焉。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况我圣主善善从长，微劳必录，偶有小效，无不立沛恩施。现值海防吃紧之时，专阃者宜何如振刷精神，力湔锢习。相应请旨飭下山东巡抚，严行查办，务使及时招募，训练有方，器械船只修补如式，毋任员弁欺饰弥缝。嗣后如有前项畏避偷安情事，立予参办，按照定律置之重典，以儆委靡而收实效。

臣为整顿海疆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二一八、著欽差大臣伊里布分兵兩路 妥籌收復定海機宜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諭，本日據鄧廷楨馳奏由閩赴浙，已另降諭旨，令其折回閩省矣。又另片奏，定海失守之後，探聞該夷于城內張榜招商，銷售鴉片等語。逆夷明目張胆，抗違禁令，深堪痛恨。惟既占據城池，正可兜撿痛剿。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余只聚泊港口，勢類負隅，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踞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毀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殄旃，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惟夷情詭詐百出，海洋風汛靡常，著伊里布于到浙後，相機申勢，妥為籌辦，務須計出萬全，確有把握。一切剿辦機宜，隨地隨時，謀定後動，朕亦不為遙制也。鄧廷楨折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二一九、著欽差大臣伊里布密查具奏 英人啟衅根由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諭：此次嘍咭喇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翦除。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有云絕其貿易，有云燒其鴉片，究竟啟衅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布于到浙後密行查訪，或拿獲夷匪訊取生供，或偵探賊情得其實據。該大臣由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調任

两江，今复授以钦差大臣关防，专办浙江军务，受恩深重，且于从前办理夷务，并未涉手，无所用其回护。著悉心访察，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〇、著盛京将军普英查奏盛 京港汊洋面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普。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浙江有倭夷滋扰，降旨令沿海将军督抚等，先事预筹巡察防堵。已据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将备防事宜陆续奏到，盛京为根本重地，朕心尤为廑注。该处港汊何处可进大船，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著普英确切查明，先行奏闻。至现在作何筹办，固不可先事张皇，亦不得不预为准备，以致临事周章。如果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即督属堵御，相机办理，毋令逞志。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一、著直隶总督琦善对英船不必遽开枪炮 并可将英人所递禀帖进呈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据琦善奏，驰赴天津海口亲督筹备，并预调兵丁驻集防堵，其宁河等处海口亦一体防御等语。所办尚属周妥。著该督督飭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

进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二、著闽浙总督邓廷楨折回闽省严防各海口并尤应在台湾备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驰奏，倭夷兵船驶入浙洋滋事，定海城池失陷，请由闽赴浙会督剿办等语。前因闽省海口紧要，已有旨令邓廷楨毋庸前往，现派伊里布驰往浙江督办，提督余步云想早领兵前往。该督接奉前旨，谅已折回闽省，务当督率将弁，于闽省近海口岸认真防堵，以期有备无患。

至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著该督飞飭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三、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北驶并亲驻登州督防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据报夷船在外洋游奕，乘风北驶，臣带兵亲赴登州府督防，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自闻倭夷在浙洋肆扰，深恐海道纷岐，一帆可达，即经咨行镇道，遵委文武干员，调拨附近弁兵，防守口岸，巡探洋面，并将筹办情形节次具奏在案。兹于七月十二日戌刻接据护登镇梁胜灏、登莱青道王镇报称：派委水师北汛守备颀青源，驾驶战船，在洋巡

防，该守备于初九日酉刻遥望东北大洋外，有白布桅篷大夷船四只，小夷船一只，在外洋游奕，相距百余里之外。正欲迎前侦探，詎东南风甚紧，该夷船乘风向西北驶去，瞬息不见。该镇道等恐有续来船只，现在严兵防堵等情。

臣查该夷匪越过江省径行北驶，东省巡洋员弁甫经望见该夷船踪迹，旋又乘风往西北疾驶而去，其势非近窥天津，即远趋奉天。且该夷匪既敢北来，恐其船断不止此数只，现虽不在东洋停泊，窃恐防范稍疏，即乘虚而入。臣现拟亲带省城三营兵五百名，并调东昌、临清、海州、高唐等营官兵五百名，即日星夜兼程驰赴登州府督防，务使沿海要隘口岸处处有备，使该夷匪不敢窥我边陲。至此次调防官兵较多，一切军需必须宽为预备，并飭藩司杨庆琛动支司库银二万两，委员解往，以济急需。

除先由五百里飞咨直隶、奉天等省一体防堵，并俟臣抵登州后，将办理情形随时据实奏闻外。所有据报夷船乘风北驶，臣亲往督防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并祈敕下直隶总督暨盛京将军，分飭沿海各属，一体防堵。

再，臣出省后，省署日行事件照例委司代拆代行，解审案件亦飭该司代勘，紧要事件仍送臣行离核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二四、步军统领奕经等奏报拿获吸烟 武举李建忠等交部审办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原折）

奴才奕经、奴才桂纶、奴才文蔚谨奏，为拿获吸食鸦片烟并售卖烟土之武举，请旨交部审办事。

据南营参将安寿清等带同弁兵在西河沿地方拿获吸食鸦片烟并售卖烟土之武举李建忠、邓三阳、李建忠之家人王二即王明，及

蓝翎侍卫陈定邦、武举邹炯、王德彰，店户杨三容留居住之喇嘛贾锦巴，起获鸦片烟土烟膏一百余两，连烟具小刀等物一并解送前来。奴才等督飭司员详加审讯。

缘李建忠系四川邛州武举，本年三月带家人王明来京会试，随在成都府交王明京钱一百五十吊，向陈二买得烟土七十二两，藏带来京售卖。到京后在德胜门外黑寺庙内租赁贾喇嘛房间居住，令王明煎熬烟膏，预备售卖，并自己吸食。七月初五日，王明告说有人要买烟土，伊随交给王明烟土四十八两，拿到打磨厂饭铺瞧看。伊又将武举邓三阳托卖之烟土四十两，商同邓三阳各分带烟土一包，到西河沿连升店同乡蓝翎侍卫陈定邦屋内等候王明。适陈定邦外出，邓三阳将烟土包藏在陈定邦屋内，旋被官人将王明访获，将伊与邓三阳在店内拿获，由伊身上搜出烟具，并将邓三阳所藏烟土二包一并起获。又带同王明到黑寺，由伊屋内搜获烟土、烟膏、烟灰等物。讯之王明，共称伊主人李建忠给伊钱文，令买鸦片烟土，伊在成都府水滑街，向贩卖鸦片烟土之温江县人陈二，买得鸦片烟土七十二两，藏带来京煎熬烟膏，预备伊主人吸食售卖，伊亦乘便吸食。七月初五日，伊主人要卖烟土，伊找向素识李二告知，随将伊主人交给烟土四十八两带至打磨厂饭铺内黄姓、陆姓瞧看，因嫌烟土不好，伊藏在怀内，欲到连升店见伊主人。走至西河沿，见有官人跟随甚紧，恐被拿获，拔出身带小刀欲行吓戮，即被官人抱住，将刀夺过，连烟土搜获。邓三阳供称：伊系四川璧山县武举，本年四月来京会试，伊所卖烟土，系在四川重庆府素识行医之陈应宪托伊带至京中售卖，伊并不吸食鸦片烟。陈定邦供称：伊系蓝翎侍卫，与李建忠同乡。李建忠同不认识武举邓三阳到伊店内时，伊并未在店，其如何将烟土藏在伊屋内，伊实不知情。杨三供称：陈定邦租伊店内房间居住，李建忠、邓三阳到店时，陈定邦实未在店，系伊开门让进屋内，陈定邦素日并不吸食鸦片烟。邹炯、王德彰供称：伊等均系四川武举，同邓三阳来京会试，租赁黑寺庙内房间同

屋居住，并不知李建忠、邓三阳售卖烟土之事。贾锦巴供称：李建忠与家人王二租伊庙内房间居住，如何贩卖鸦片烟土，伊不知情各等供。

查李建忠身系武举，胆敢同伊家人王明在四川买得烟土七十余两来京售卖，并煎熬吸食，实属目无法纪。武举邓三阳由四川代陈应宪携带鸦片烟土四十余两来京售卖。王明代伊主贩卖烟土，并曾吸食，及见官人跟踪查拿，复敢拔刀欲行吓截，均属不法。杨三于陈定邦并未在店，辄留李建忠等进店，供不知藏匿烟土；喇嘛贾锦巴容留李建忠等居住，于李建忠等贩卖烟土，供不知情，均难凭信。相应请旨，将李建忠、邓三阳、王二、即王明、杨三、贾锦巴，连起获鸦片烟土烟膏一百余两、烟具、小刀等物交刑部申明办理。侍卫陈定邦、武举邹炯、王德彰全称不知李建忠、邓三阳藏匿烟土及售卖吸食之事，质之李建忠、邓三阳等，供亦无异，应行取保，听部传质。未获之李二、黄姓、陆姓仍飭查拿，获日补送刑部。再，据王明供称：卖烟之陈二系在成都府水滑街茶馆内佣工，约年二十余岁，素日贩卖鸦片烟土。邓三阳供称：托伊卖烟之陈应宪，在四川璧山县福里六甲太和场地方居住。应请敕下四川总督，飭属严密查拿究办。

为此谨奏。请旨。

二二五、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参登州海口 废弛积弊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谕：

有人奏山东海防积弊一折。据称登州额设水师并不足额，战船不敷应用，巡哨之期虚应故事，炮台残圯并不认真修筑等语。现当海防吃紧之时，岂容任意因循，不加整顿。著托浑布严行查明，如有

前项弊端，立即严参惩办，毋任所属员弁欺饰弥缝，以副委任。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英人 投递字据遵旨进呈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朱折)

大学士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接有唛咭喇夷人投递字据，遵旨进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十三日承准廷寄，奉上谕：“如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稟帖情事，即将原禀进呈等因。钦此。”伏查臣自驰抵海口后，逐日派人在于拦江沙外随时察探，兹于十四日据报望见外洋共有夷船七只，内一只船身不大，意欲驶近口岸，迹似觅人。臣当即派委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鼐驰往。该夷尚无桀骜情形，据称伊系该国守备马他伦，经其长官派伊前来投文。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而其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并执有致臣字据。又乞准其购买食物等情。据该游击将其字据并另据该夷付给该游击刊刻夷书一本，一并取回，呈送前来。

臣查字据内，有请派官员即来船上接受转递照会公文等语，其词意不甚明晰，似其大船内尚有别项文书，今所呈字据，似系先行通信，囑为派员往取之意。然臣未知其另件内所书何词，未敢冒昧遽行委员前往查问接收，姑约以本月二十日内听候回信，俟奏奉谕旨后，再行遵办。相应遵旨将其所呈字据，暨给予游击罗应鼐夷书一本，一并进呈御览，伏候训示遵行。

至其所称购买食物之处，即据声称诉屈而来，若先断其日用，转恐其藉词滋衅，故由臣派员买给，既以示天朝之厚恩，俾知钦

感,并以杜其勾结之渐。现仍飭其只准在拦江沙外停泊,不得妄越进口。

理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二二七、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请借 拨江西省硝磺以备军需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借拨江西省硝磺,以备要需,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各营操演火药需用硝斤,向系委员前赴山东省采办,运回配用,长途跋涉,往返需时。前因各营硝磺不敷三年备贮,经前督臣钟祥奏明,在十山东、山西、广东、河南等省分别派买。仅据赴山东采买委员,运回硝十六万斤。此外各省,因初次往办,辗转咨商,至今广东、河南二省,甫经委弁赴买,难以克期回闽。现当夷匪在浙洋滋扰,闽省内地、沿海各口暨孤悬海外之台湾、澎湖等处,必须处处整备炮火,以资攻守。

兹查理事厅库存硝十余万斤,不敷接济,设有缺误,所关匪细。查道光十二年台匪张丙滋事案内,经前督臣程祖洛奏准,在于浙江、江西两省各借拨火药五万斤,解闽备用在案。今浙江正在剿办夷匪,自应专在江西省借拨硝十五万斤、磺二万斤,飞速解闽备用。如运闽后无须动拨,即抵作各营应领年额,仍将硝磺价银照数扣收报拨。据署藩司常恒昌详情具奏前来。

除飞咨江西抚臣钱宝琛,赶紧筹拨委员星驰解闽济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二八、闽浙总督邓廷楨奏为提督余步云 统兵分路赴浙会剿英军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军录)

邓廷楨跪奏，为福建陆路提臣奉命赴浙剿办逆夷，统带水陆兵勇，分路出境，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差上谕：“本日据乌尔恭额等由驿驰奏，定海县城被倭夷攻破，该抚等现驻镇海县防堵，瞭见夷舡多只，在笠山以外往来游奕，距镇海不过十有余里。现在镇海官兵止有二千余名，应俟大兵云集，合谋攻击等语。著邓廷楨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夷舡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以期一鼓成擒。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伏查闽省水师各镇俱孤悬海岛，额设兵丁，仅敷自卫藩篱。业经臣节次奏明圣鉴。惟浙省兵丁单弱，必须设法协济。臣前经委募水勇一千名，或八百名，并调闽省陆路官兵五百名，赴浙调遣，亦经奏闻在案。兹据马巷通判俞益稟报，已募得水勇八百名，由晋江县罗铺雇备渔舡，交臣派委之安平守备陈景岚管带，经由闽洋赴浙，以后尚当续雇拨往等情。至臣所调建宁镇兵丁五百名，亦檄令由建宁直达衢州，前赴镇海。兹提臣余步云于七月十四日由泉州兼程至省，即日取道福宁，由浙之温州入境，路途较捷。计余步云抵浙之时，闽省两路兵勇均可先后到齐，听候调遣。臣仍当飭催委员，再行招募水勇，接续拨往，以资接济。

所有福建陆路提臣奉命赴浙剿办逆夷，统带兵勇，分路出境情形，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泉州地方紧要，提臣余步云赴浙剿办逆夷，往返有需时日。兹臣与余步云面商，查有建宁镇总兵曾大观，历练老成，前经署理

提督篆务，堪以飭委代办。臣于拜折后，即赴泉州督防海口，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二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船 离津他往及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夷务情本）

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奏：

窃臣前将遵旨晓谕夷暨该夷登答情形具奏后，派委千总白含章前往察探，该夷懿律并未在船，只见义律，复向开导。该夷仍前坚执，据称如不遵所请，将欲肆其滋扰。嗣于初十日续奉谕旨，著再向该夷明白晓谕，随后差弁往探，则各船全行起碇。旋据永平府委员禀报，临榆县属于初九日曾见有该夷火焰船踪迹，现在该夷兵船已顺潮折回数只，而懿律大船迄未回棹，不知何往，已严飭永平府一带委员加谨防维。俟该夷船至天津，即遵旨再行明白晓谕。

至该夷此次之来，虽据以乞恩为词，而其情诡诈，忽往忽回，究不知其意在另觅码头，抑图各处滋扰。而天津拦江沙内，海河径直长流，一帆直达，郡城东门即为南北运河交接之区，本可无庸上岸。且该夷利在水战，早自见机，即诱令登陆，亦断不肯先蹈涸辙。而海河两岸半属盐池，且尚有居民房屋，仅余一线行路，前无可以抄截之所，旁无可以埋伏之处，仅能相对迎敌。现在所添炮台，又以仓猝取办，不及加用整砖灌浆，非若平时从容造筑者之坚固。其旧存炮台二座，本久经废弃，间多皴裂，现已设法保护。并于无可埋伏之中勉强择高阜之区，于天津城外风神庙、葛沽、新城南北两岸各设埋伏之处，然相距海口水路百有余里，仅能防其冲逸，不能互相应援，弁兵一经分拨，即不敷用。

而天津之池北即为宁河县属之北塘海口，直达县城，其海河情形与此间大略相似。相距天津海口，水程一百余里，若就渡河陆路计算，约止四十余里。该处前拨兵丁不足六百名，尚嫌单薄。臣现复添调督标兵五百名、正定镇标兵三百名，以便再为分拨防守。查天津原设炮台处所，距口门二十余里，此次俟该夷船折回后，如不敢擅入口门，臣亦不欲先行箠衅。倘或兵船进口，直攻炮台，肆行强横，不能不开炮轰击。

朱批：所奏详悉。另有旨谕。

二三〇、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返杭妥筹 防御并知会恒兴驰赴乍浦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军录)

奴才奇明保跪奏，为钦遵谕旨驰回省城，妥为防御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随折接奉军机大臣字寄，本月初六日奉上谕：“本日奇明保由驿驰奏，乍浦海口有夷匪船只，现经带兵驰往查办一折。据称选派官兵二百余员名，令协领等官管带，随同前往乍浦，会同长喜设法剿办等语。昨已有旨令该将军在省城防守，遵委弁兵，驰赴乍浦海口接应堵逐。此次防守乍浦，即派恒兴带兵会同长喜妥办，该将军仍遵前旨，一面知会恒兴前赴乍浦，一面回省城妥为防御。其所称就近调拨闽省官兵以备夹攻之处，前已降旨，谕令福建提督余步云，酌带弁兵驰赴浙省会剿，并谕令邓廷楨派兵前往矣。至乌尔恭额、祝廷彪防御镇海，自六月十三日发报以后，迄今并未续奏，著奇明保探听镇海现在情形，据实由驿驰奏，以慰廑注。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奴才伏查前于六月二十六日连接副都统长喜飞报，以乍浦忽来夷船一只，两相攻击，炮伤我兵，须速拨兵赴援。奴才一时激切，

随带官兵前来乍浦查办。昨于本月十三日接奉前奏预筹防堵省城一折，钦奉上谕，令奴才防守省城，不可轻动。奴才捧读之下，正深悚惶。今复奉圣谕，著奴才仍遵前旨，驰回省城，妥为防御。奴才当即一面飞行知会恒兴，一面于十五日由乍浦急回省城，督率在城文武，凡可以设法堵击之处是必妥为备御，断不敢轻举妄动，有乖大局。

至于镇海现在情形，自抚臣乌尔恭额、提臣祝廷彪于六月十三日续奏县城失陷后，曾闻该抚等飞调各镇协暨抚标营兵，齐理军火利器，一面沉船排木，以塞绝镇海要口，阻其来路，且加固守。自系以待调拨水陆弁兵厚集，得有利胜之机，方能议战。奴才素知抚臣处事谨慎，断不肯轻举妄动。嗣因探知该逆夷又有续添船只，已经该抚臣提臣筹计，必须与贼势均力敌，方能一鼓扫灭。因镇海水师较单，拟请调拨闽、粤水师来浙，并力痛剿。于六月二十六日会折由驿具奏，此际度蒙圣鉴矣。今又闻得闽、浙督臣邓廷桢、福建提臣余步云业已由闽省起程，不日即可驰抵镇海，会师剿办。

知履宸怀，谨将探听镇海情形，一并遵旨由驿奏闻，伏祈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一、杭州将军奇明保奏报

乍浦设防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军录）

再，奴才前于七月初一日赶抵乍浦，会同长喜，督率杭嘉湖道宋国经，亲诣天后宫西山炮台，以及西行汛一带冲要海塘涯岸，遍加履勘。凡所应审度机宜，严密设备待势轰击之处，于初三日会折由驿奏报后，即据该道督饬委员，会同水师弁兵，多加人夫，已将堆就泥土麻袋垛墙，应加高培厚宽展者，逐一如令堆妥。曾经查验，

一律整齐,足可使枪炮各兵藉以藏身,并壮其胆,乘便击贼。初七等日,抚臣乌尔恭额等续拨协防之湖州太湖营兵五百名,先后亦皆到齐。奴才与副都统长喜当令带兵之副游都守等官,择其地势扼要,于炮台迤东之唐家湾、天后宫迤西之西行汛,扎设营盘。所有满汉弁兵并现募乡勇,均在附近地方分头埋伏。倘天夺其魄,逆夷有敢上岸者,诚如圣谕,足可聚而歼旃。现在设备之形,宛如长蛇之式,自东至西约有六里余,设夷船胆敢复来,遥望我之军威,可使逆匪夺气,畏而远遁,亦未可知。

合将乍浦近日设备严防各情形,谨附片以闻,伏祈皇上圣鉴。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二、江苏巡抚裕谦奏报督臣 仍驻吴淞巡察防守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据乌尔恭额奏,倭夷肆其狂悖,登岸滋事,尚有船只西驶。恐该夷等另有勾结,分窜他省,申谕该将军督抚,分飭将弁认真操练巡察加意防堵,总当先事豫筹,毋得临时制肘。倘稍有疏懈,致令该夷等窜入内洋,蹂躏扰害,朕惟该将军督抚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凜之等因。钦此。”查江苏省防堵情形,业经臣会同督臣伊里布先后恭折具奏在案。

督臣现仍驻扎吴淞海口,督飭将备勤加操练教以接仗之法,声势联络,军令严肃。其余各小口亦均加意防堵。探闻该夷逆坚守定海,并在附近洋面四出游奕,尚不敢阑入江苏。第浙省大兵云集,指日进剿,一经击败,难保其不乘风北窜。臣惟有会同督臣,钦遵训谕加意巡察。一有逆踪,即督飭镇将水陆互相策应,痛加剿洗,歼厥丑类,断不敢稍有疏懈,以仰副我皇上告诫谆谆又安海寓

之至意。

臣谨附片伏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二三三、闽浙总督邓廷楨奏陈英船炮坚利

未可海上争胜宜先固口岸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朱折）

再，查浙江抚臣提臣原奏内称，全仗水师冲锋破阵，断须力敌势均，大队转战，方使匪胆破落等语。固属堂堂正正之论，然力实有不能敌，势实有不能均者，请为皇上密陈之。

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柁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受亏，此系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

至闽省师船，姑无论断不可调，即使勉强调用，而兵至二千，须用战船十只，联艘北驶。夷船停泊定海，哨探必严，万一被其瞭见，迎头截击，仓卒之际，更无把握。内地舟师，岂可于洪波骇浪之中轻于一掷，致令再有挫衄。臣愚昧之见，此时逆焰方张，断不值与之决胜于海上，计惟先固口岸，务保无虞。再行察看形胜，如有间道可达舟山，则合水陆大兵，乘北风正旺之时，直趋定海，乘其不备，收复县城，得其山上所有之炮。我兵据险为固，然后徐图攻击夷船之策。此外凡有可以智取之处，尽力图维，以期千虑一得。

臣现已行抵延平,计二十内外可至镇海,容与抚臣提臣密计熟筹,不敢侥幸万一。

臣未娴军旅,而管籥所及,正折内未敢声叙,谨附片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三四、浙江巡抚革职留任乌尔恭额等奏报 筹备浙江各海口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革职留任臣乌尔恭额、浙江提督革职留任臣祝廷彪跪奏,为遵旨剿办逆夷,谨将筹备防守各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戌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乌尔恭额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并经理军需各一折。览奏均悉。该抚自六月十三日奏报之后,朕心方深属念,乃相距已及半月,军务紧要,不得消息。且此时折件仍照常由驿驰递,实属不晓事体,糊涂已极。所称该夷依城为穴,重兵把守,自应俟其势穷力竭,再出奇兵制胜,切不可轻举妄动,致有疏虞。惟当相度机宜,分飭本省将弁各守要隘,毋令窜入。前曾飭令余步云带兵赴浙,本日复降旨令邓廷楨前来剿办,计该督等先后可到,该抚等此时惟有严密防范。该夷倘有近岸相逼之事,即著并力击退,不可入洋穷追,误中诡计。所请檄调闽、广水师,著毋庸议。丁忧总兵葛云飞熟悉洋面情形,即著协同出力。一切军火器械,迅即飭员赶紧筹备,俟邓廷楨等到浙后,即须应用。其粮饷火药最关紧要,必应加意慎重,著即囤积宁波府城,由彼陆续转运,以资接济,毋得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臣乌尔恭额跪诵之下,深愧前奏已迟,上烦宸廑,诚如圣训,糊涂已极,曷胜惶悚。

臣等伏查浙江省之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兴等府属俱滨海洋，自南至北延袤二千一百余里，口岸甚多，而惟宁波府属之镇海口最关紧要。缘此口水深且远，紧接内河，由宁波府城直抵绍兴府属之萧山，西渡钱江即属省城。其间五百余里，一带平衍，毫无关隘，全仗镇海口门之招宝、金鸡两山，对峙铃锁，直同天险。臣等相度形势，当在两山各屯重兵把守。臣祝廷彪即往招宝山顶昼夜巡察，进口则塞以沉船阻以木桩，岸上又联络扎营，外筑土垒，内竖木城，安设大炮十九位。其提标镇海舟师即在口内拦江渡排列，有衢州镇臣郭宏升领兵到镇，同前升定海镇丁忧总兵葛云飞分段驻扎，以防不测。而镇海县城之东近附招宝山不过一里，城北有塘，紧临内洋，该夷三板小舟可以偷泊。城中设有粮台，藏有军火，尤宜慎重。臣等于城上满布兵丁，同绅士团练乡勇瞭望防守。臣乌尔恭额与升任处州镇臣高明德日夜巡城，不使稍懈。其次则为嘉兴府属之乍浦。前后调兵练勇及本汛兵丁，计有三千余名，加以乍浦驻防重兵，兼有将军都统并副将等官在彼调度统带，业经附片奏明，可无他虑。温州惟玉环孤悬海外，该同知朱煜颇能振作，共募乡勇三千五百五十余名，分布各口。臣等又拨兵二百名前往玉环协防，并改拨兵三百五十名留守府城。台州以海门为通洋隘口，已钉木桩，并改拨兵二百名协同防堵。宁波府属之象山、穿山石浦等处与定海逼近，共拨兵一千二百名分防守御。绍兴府属各县通海者多，港口丛杂，各练乡勇，与兵固守。惟萧山之龙虎二山斜对海宁之尖山，海口外为来船渡（口）巨舟可到，已设兵安炮，并练勇保卫。杭州省城近临钱江，以海宁州之凤凰山为通洋门户，现已安设大炮六位，拨兵三百余名瞭望堵御。以上各处，俱有将弁统率。此外濒海次要各属，亦俱添兵募勇，声势极为联络。其出入口岸，处处封禁，以杜接济。此近日饬属各守要隘预防夷匪窜入之实在情形也。

至于药铅军器，臣乌尔恭额业已咨借江西、安徽两省，并饬军

需局拨银制造添补。又于碾动仓谷之外采买米石，以济兵糈，仍提藩库银两酌给各处兵饷。其镇海之粮饷军火，先饬收贮宁波府城，俟有应用，随时提取，不致盈绌。此又近日筹办军需之实在情形也。

他如定海夷情，臣连日遣人往探，其船仍在衢头一带蚁聚，城内城外到处防闲，较前更密。其大头目名为伯麦，次则义律、布耳利两人。近有一头目已遭冥诛，甚属秘密，尚未探有确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其意恐我兵往剿，故作游兵分头潜探，未敢近岸。即驶至镇海洋面，旋停旋去，相离较远，亦不敢近逼。倘此后或来窥伺，臣等自当凛遵训示，于击退后不令入洋穷追，使之无隙可乘。总俟督臣邓廷楨、提臣余步云到镇后，再行会商痛剿，以伸国宪。

合将遵旨筹备防守各情形，先行恭折驰驿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五、浙江巡抚革职留任乌尔恭额奏报查铲 台湾罌粟已尽并参劾不力职官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革职留任臣乌尔恭额跪奏，为查明台属罌粟现已铲除净尽，应将查办不力之知县及未能督率之知府，请旨分别议处，以示儆惕，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查办台州府属罌粟，于具奏天台县潘奥庄民人抗拒折内声明，饬委候补道桂葛会同宁绍台道李绍昉速赴太平等县遍勘，如有查办不实之员，另行纠参等情。钦奉谕旨：“该抚仍飭该道等遍加确勘，如有查办不实之员，禀明分别纠参。其偏僻乡村私种罌粟，即著一律铲除，不留余毒，以示除恶务尽之意等因。钦此。”

遵即札飭该道等实力查办去后。

旋据候补道桂葛、宁绍台道李绍昉，以周历台州府属各县并分飭委员四路搜查，凡通衢大道以及偏僻村庄，叠经府县认真查勘，实无罌粟种植。惟台属幅员辽阔，跣步皆山，涉险登高，遍为查看，间有私种山凹，杂于麦内，段落零星，均未收浆，现已铲除净尽，从无存留余孽。并经各该县按址获犯，督讯各供俱属私自栽种，并无同伙在逃等情。会同稟覆，臣以该府县查勘既有未尽，即经批司揭参去后。兹据藩司宋其沅会同臬司周开颜以内惟宁海县查办不力，同未能督率之该管知府，详请并参前来。

臣查台属奸民私种罌粟，最为可恶，节飭铲除拿办。先据稟报查铲，并获犯七名，分别审拟咨部。此次委查严拿，又据太平县获犯五名，临海县获犯八名，黄岩县获犯十名，仙居县获犯六名，有案必破，犯又多获，功过尚堪相抵。其天台县民人抗拒案内，已据报获首从要犯十有余名，业经臣提省严究，应归另案奏办。惟宁海县查出私种人犯四名，仅获一名，尚有罪应拟军之犯在逃未获，实属查办不力，该管知府未能督率查拿，亦属不合。相应请旨，将署宁海县候补知县史复善、台州府知府潘观藻一并交部，照例分别议处，以示儆惕。其在逃各犯，仍令该府督县，按名严缉务获究报，并飭该道府县按时认真稽查。如再有奸民私种罌粟，立即铲除严拿惩办。总期净绝根株，仰副圣主除恶务尽之至意。

臣谨会同闽浙督臣邓廷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三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

起程赴浙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恭报奴才遵旨起程赴浙日期，专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伊里布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两江总督及盐政印务，著裕谦兼署。”同日又奉上谕：“浙江定海县夷滋事，乌尔恭额办理不善，已降旨革职，令随营效力。复因闽省亦当吃紧，邓廷桢未便远离，本日明降谕旨，颁给伊里布钦差大臣关防，著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矣。该督接奉此旨，即将总督盐政关防交裕谦兼署，该督即行驰赴宁波，察看情形，再定进剿。江苏省水陆将备如有得力者，准其带往差遣。现在乌尔恭额所调本省兵凉已齐集，并节次降旨，令余步云带兵赴浙，暨邓廷桢酌派水师会剿，凉亦先后可到。伊里布厚集兵力，相度机宜，务须好谋而成，以副朕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各等因。钦此。”伏念奴才材识庸愚，未娴韬略，仰蒙皇上委兹重寄，并荷谆谆诤诫，指示先几，闻命之余，莫名感悚。

查该夷自攻陷定海以后，船只日增，人数日众，分据险要，以抗我师。诚如圣谕，必须厚集兵力，好谋而成，方克制胜。奴才于奉旨之日，即自宝山县起程，十六日将两江总督关防及盐政印信，委员赍交抚臣裕谦接收兼署。奴才即驰驿前往浙省，俟到浙之后，体察情形，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熟筹良策，督师进剿。总期摧除丑虏，克复城池，仰酬简任。

至江省水陆将备，现多派赴各海口防守，一时难以撤动，且带往之员尤须才具明干，方足以资任使。查有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京

口协副将林明瑞，曾经出师，熟悉行阵。平望营都司曾得胜，人亦勇敢，委用可期得力。现已札飭该镇等径行赴浙，其所遗各缺，分别委员代理，俾有贵成。另又派带备弁数员，并带署镇江府知府黄冕、卸署金匱县知县、试用通判孙逢尧，及佐杂三员，随往差委，以收指臂之助。至江省前调防堵各兵，或已到境，或已起程，不日即可齐集。奴才已将守御事宜告知兼署督臣裕谦相机酌办，以靖海疆。

除俟到浙后查看情形另折奏报外，所有奴才遵旨起程赴浙缘由，理合由驿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奉谕旨，飭讯已革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等与暎逆接仗退败情形，及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经逆夷聘为主谋，投帖导令张朝发从逆一节。抵浙后即当提集人证，并向张朝发彻底根究，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即有旨。

二三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请调粤兵并请派 金门总兵窦振彪赴浙委用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奏务清本）

再，奴才前经遵旨拣选水师二千名，飭令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统领候调遣，恭折奏明在案。今奴才奉命赴浙查办，所有前备之江省水师，或竟调往协剿，或令遥为应援，俟奴才到浙后查看情形，再行分别办理。

惟江、浙水师不如闽、广之精练，奴才前曾密陈请旨敕下闽广各督臣，派员带兵赴浙会剿，现已仰蒙圣主飭令闽、浙督臣邓廷楨派师前往。惟粤师更强于闽，可否仰乞天恩，再敕两广督臣林则徐速即多派水师，航海至浙，会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于歼除。至战胜克敌全在将领得人，奴才闻得福建金门镇总兵窦振彪熟悉洋情，

谙习行阵，为水师中出色之员。当此用武之际，合无并恳敕令闽、浙督臣，速飭该镇驰赴浙省，交奴才差遣委用，以期得力。

朱批：即有旨。

二三八、著闽浙总督邓廷楨赴泉州督防并 著吴文熔妥办省城防守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福建巡抚吴。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邓廷楨等奏，酌带官兵，雇募水勇，赴浙协剿一折。前因闽省紧要，已叠经降旨，令邓廷楨毋庸前往浙江，此时余步云谅已领兵赴浙协剿。该督著遵前旨毋庸亲往，仍著驰赴泉州，督率将弁，于各该处近海口岸加意巡防，毋任夷船偶有窜入。所有省城防守事宜及乡试监临事务，均著吴文熔妥为办理。

另片所称委令署臬司等前往漳、泉查办海口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九、著直隶总督琦善查问接收英人 别项公文一并进呈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由驿驰奏，啖咭喇夷人投递字据，声称诉屈，尚无桀骜情形，现仍飭令在拦江沙外停泊，听候奏奉谕旨遵行等语。办理甚为妥协。所有该夷呈递该督字据，并给游击罗应鼐刊刻夷书一

本，览奏均悉。惟既据称尚有别项公文应须呈递，著琦善委员查问接收，一并进呈。仍飭该夷船不得妄越进口，俟奏奉谕旨，再行遵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〇、著各省督抚保举水师将领并 随时查验修理船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鞠浦档）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祁寯藻、黄爵滋、邓廷桢、吴文熔等连衔奏请，筹议海防，拣选水师将领一折。著照所请。嗣后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有实在熟习洋面情形，勇敢有为者，著各直省督抚专折保举，并于折内注明该员出力实迹，候旨简用。

至战船以资利涉，火炮以备攻坚，必应平日修造妥协，临时方可得力。该督抚等有统辖水师之责，谅已先事预备，办理悉臻坚固。更应督率将弁加意修理，以备不虞。况战船每岁报销修费，而炮位分置各海口，现据陆续奏报位置咸宜，全在各该督抚认真查察，随时分别验勘。战船则驾驶轻灵，火炮则施放有准，稍有敝坏之处，即著赶紧修理，毋稍懈弛，朕不在纷纷添造也。余依议。

钦此。

二四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起程前往吴淞口督办 防堵并请旨由邵甲名督护抚篆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朱折）

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恭报微臣起程前往吴淞口督办防堵事宜日期，沿途迎接总督印务，恳恩委员递署抚篆，以专责成，仰祈

圣鉴事。

窃照两江督臣伊里布钦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前往浙江查办事件，专函知会，已委员赉送两江总督关防前来，嘱臣驰赴前途，兼署督篆，办理吴淞海口防堵事宜等情。臣查吴淞大兵云集，督臣业已起程赴浙，臣自应迅速驰往督办，即于七月十八日带印起程。惟两江总督印务是否奉命令臣兼署，臣尚未奉到谕旨。

伏念两江总督统辖三省，兼管盐务，协理河工，当此海防吃紧之际，责任綦重。巡抚有策应后路之责，况值地方水灾未定，查办抚恤事务纷繁，苏城为江、浙咽喉，五方杂处。现在又有浙江杭州、宁波等属民人陆续迁移前来，调防官兵亦未过竣，弹压巡查，必得随时相机办理。臣远驻吴淞，既恐兼顾为难，又虑两司呼应不灵，致有制肘。查苏州布政使邵甲名老成廉谨，稳练勤明。臣拟俟奉到谕旨后，即将巡抚关防送交邵甲名暂行护理。所遗苏藩司员缺，查有江苏按察使张晋熙才具明敏，办事精细，前曾署理藩篆，办理裕如，堪以递署。其臬司员缺，查有江宁盐巡道李璋煜才具优长，熟谙规例，堪以署理。一切紧要事件，臣仍随时公同札商，和衷办理，庶事有专责，不致贻误。

臣为慎重地方起见，不揣冒昧，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起程后未经交卸巡抚印务以前，署中日行事件，即行令邵甲名代拆代行，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四二、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为

遵旨布防沿海要隘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裕瑞跪奏，为密遣官兵，分布沿海要隘防堵缘由，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接准盛京将军耆英知会，钦奉谕旨“噶哈喇夷人在于浙江省洋面游奕，复登岸滋扰，恐该逆夷另有勾结分窜他省情事，谕令加意防堵等因。钦此。”咨行到关。伏查山海关，畿东要地，滨临海洋，向有各省商船停泊，历系副都统拣派官兵，验明水手年貌籍贯，核与印票相符并无夹带违禁货物军械者，始准登岸销售货物。今噶哈喇夷人既在浙江省登岸滋事，逆夷狡诈野性，恐有奸民勾引，海道一水相济，亟须慎密防御。惟查山海关相距海口停船之老龙头仅止八里，秦王岛亦止三十余里，辰下各省商船云集之时，难免有奸民潜踪出入勾通接引之事。奴才遴选明干有为之佐领防校八员，精壮兵八十名，每五日派出官二员、兵二十名，改妆(装)易服，不露声色，分布沿海一带昼夜梭织巡防，密堵沿海勾引之奸民，绝其先路之覬覦，一见逆夷船只拢近口岸，星速飞禀。奴才亲率官兵，会同地方官相机并力迎剿。至于关门长边以及商船内详细搜括，查有潜踪可疑之人，立即获案，送交地方官，严究有无通夷导逆情事，从重惩办。第派出官兵有巡防不力之虞，奴才不时借巡长边为词，亲自驰赴沿海各口稽查，断不敢不预为防范，亦不敢稍事张荒，以期仰慰圣怀。

所有密遣官兵防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二四三、青州副都统德珠布奏为英船在 登州洋面游奕拟带兵往堵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折)

青州副都统奴才德珠布跪奏，为夷船在登州外洋游奕，奴才现拟亲带官兵往堵，恭折奏闻请旨事。

窃奴才仰蒙圣恩，补放青州副都统，自到任以来，即将青州抬炮暨枪，箭马队兵丁逐日教演，以期有备无虞。今于道光二十年六月间，节准山东巡抚臣托浑布移咨，浙省洋面，现有倭夷滋事，飭属一体防堵在案。嗣于七月十六日复接抚臣移知，有夷船在登州外洋游奕，带兵亲往督防等因前来。

查青州相距登州仅止五百九十里，沿海口岸非止一处，该夷匪既经窜入东境，难保不乘隙登岸。奴才现拣派协领等官十七员、兵五百名、抬炮八尊、炮兵四十名。奴才带赴登州府，会同山东巡抚臣托浑布相机防堵。如蒙俞允，所有满洲营官兵一切军需，移知山东巡抚照例办理。奴才起程后，青州满洲营日行事件，委协领喜庆代拆代行。至紧要事件，仍送奴才行寓核办。

奴才现拟带兵亲往防堵缘由，未敢擅便，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朱批：仍遵前旨，无庸前往。

二四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派员 防堵京口及省城并可接收 转呈英人字帖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兼署两江

总督·江苏巡抚裕、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昨已降旨颁发钦差大臣关防，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剿办逆夷，并派裕谦兼署两江总督，所有征调防堵各事宜，责成裕谦一手经理。该大臣等接奉谕旨，谅已分别遵办矣。

本日据伊里布等奏调兵分布堵御情形一折。览奏均悉。现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镇海，余步云计日可到，合师会剿，兵力甚厚。但恐该夷分窜各海口滋扰，著裕谦严飭将弁，认真防堵，毋稍疏虞。昨据奇明保等奏称，该夷逼近乍浦，业经击退。本日又据伊里布等奏称，分布各兵遥为浙省声援。所有京口堵御，著派张仙保前往，勒亨仍镇守省垣，似此布置，内地要隘尚称严密。前经征调各兵如有应行归伍之处，即著撤退，以免征调之烦。

又裕谦片奏，江苏省金山县与乍浦接壤离吴淞口亦不甚远，屡次查探，并无夷船踪迹，其余各小口亦皆添兵设守等语。所有采买硝磺、备办快船并预筹米石等事，俱著照所议办理。惟夷船游奕，必须探明船只多寡，并密派干员察其来意，果系寻衅滋事，抑有呈递字帖。如该夷只驾小舟求递字帖，务须飭令委员就近接收，由驿驰奏呈览。倘巨舰连樯，来势甚猛，即著督飭将弁并力攻击，以壮声威。该署督等务当相机妥办，勿涉轻躁。将此各谕令知。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五、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察祝廷彪 能否胜任浙江提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据裕谦奏，浙江提督祝廷彪年力近衰，不甚得力等语。前因该提督筹备海防不力，降旨先行革职，暂留本任，戴罪图功。现当防

堵夷船吃紧之时，该提督统辖全省弁兵，职任甚重，断不可迁就姑容，致有贻误。著伊里布详加察看，如果精力就衰，不能胜任，即著一面奏闻，一面于江苏、浙江两省内遴选老成干练熟悉行阵之员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六、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如有英人投文 即接收驰奏不必遽开枪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浑布，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托浑布奏，夷船乘风北驶，带兵亲赴登州府督防等语。现在该夷船已到天津，据琦善由驿驰奏，尚无桀骜情形。惟夷性叵测，不可不加意防范。该抚既带省营兵丁，并调东昌等营官兵，昼夜兼程，驰赴督防，务使沿海口岸处处有备，无少疏忽。倘该夷船驶至登郡，情词恭顺，即不必先开枪炮。如有呈递文书，该抚即派员接收，由驿进呈，一面妥加抚驭，密设巡防。俟奏闻后，遵旨办理。

至此次筹备军需，准其于藩库动拨银二万两，以济支放。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陈英国 兵船在粤寻衅现续筹剿堵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悞逆在粤兵船虽未敢滋事，而渐有擄船寻衅情形，现又续添兵勇，酌筹水陆剿堵，以

期早靖夷氛，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暎唭喇兵船陆续到粤，去住靡常，截至本年六月下旬尚存七只，业将往来船数并周密防堵情形随时奏闻在案。该暎夷自上年断其贸易以来，日播浮言，或称即有多船踵至，或称拦截内地行船，无非挟制通商，图销鸦片。臣等恪遵叠奉批谕，不事张皇，而各口防兵，倍加严整。彼见拒之甚力，无隙可乘，故来者既随到随开，即存者亦旋停旋驶。是先前犹未寻衅，尚可使之自困，不值海上交锋，今则已在浙洋妄肆鸱张，罪大恶极，自知上干天朝震怒，难望仍准通商，在粤夷船逃亦渐形猖獗，竟将海运盐船先后掳去十四只，甚至枪毙民船舵工盛全幅一名，并伤水手杜亚发一名，华民愤切同仇，指引弁兵在洋拿获白夷吐咄吨一名、黑夷唎喇及吃吐两名，解官究办。该暎夷又信托在澳西夷代求释放，并称如不允准，即欲进澳滋扰，借端恫喝，情实难容。虽现在暎夷兵船七只内，又向老万山外驶去一船，其火轮船去而复回者，亦止一只。惟该国尚有载货带烟各船约二十余只同泊在洋，其船亦有炮械，难保不串谋生事，亟应痛予剔除。前经陆续调集各营大号米艇二十只，并雇募红单船二十只，拖风船二十六只，于选配兵丁之外，复募挑壮勇千余名，制配炮火器械，遴委将备管带，先于内洋逐日督操，以备战攻之用。又前后购备火船二十余只，均交水师提臣关天培分派各将备随带应用。臣林则徐拟于本月二十日带印登舟，赴离省八十里之狮子洋，将所练各兵勇亲加校阅，如技艺均已精熟，即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臣林则徐亦赴虎门驻扎，与提臣就近筹商，随时调度。臣怡良现值文闈期近，仍驻省城，支应一切。署广州将军臣奕湘、副都统臣英隆，先于五月间闻有暎夷兵船来粤，即经预选满营水陆精兵一千名，咨会臣等随时调遣，当因省垣重地，防守尤为紧要，仍令按段稽察，以备策应而壮声威。惟查师船在大洋接仗，全恃占住上风，仍须相度机宜，于风潮顺利之时，始令进发，不敢轻率债事，亦不敢置延失时。如能迅获胜仗，拟即由驿奏闻，仰

纾圣廑。

至澳门地方，久为暎夷所覬觐，而西洋中奸良不一，亦难保无暗与勾结之人。即如此次所获暎夷与西夷本无干涉，乃代为禀求释放，并以进澳滋扰之言，虚张挟制，虽所获暎夷无足轻重，然此时若徇所请，则损威示弱，转无以戢叵测之心，臣等不得不严行批驳。惟西夷既称兵单力薄，各有戒心，自应振我军威，于代为保护之中，即寓矜制防维之道。查澳门先调兵勇千余名在关闸一带巡防，兵力尚未甚厚。臣等现又添调督抚两标官兵连前共合二千名，派委督标参将波启善、署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署抚标守备程步韩等带入澳内，与升任香山协副将惠昌燿等会合防堵。仍责成奏委驻澳之高廉道易中孚悉心筹策，务协机宜，不得稍涉优柔，致貽后患。先晓谕西洋夷众，以澳门系天朝疆土，伊等累世受廕，渥荷深恩豢养，今恐暎夷进澳滋扰，该西夷力不能敌，是以特遣重兵来澳，与为保护，不使他族得以占居。如西洋中竟有昧良之人，潜与暎夷勾结，即须献出惩治。倘竟被其愚弄，转而阻挠官兵，是大昧于顺逆存亡之理，必至玉石俱焚，后悔何及。且澳门一无出产，日食所需悉资内地，即使暎夷占澳，一经断其接济彼亦无以自存，第不忍使西夷并受其害，惟专心内向，则外侮自不敢欺凌。如此明白开导，谅西夷亦不至为暎夷所愚，而澳门得此重兵，当亦可期静谧。总使恩威并济，操纵咸宜，以冀仰副圣主绥靖华夷之至意。

所有续筹剿堵情形，臣等谨会同署广将军臣宗室公奕湘、副都统臣宗室英隆、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陆路提督臣郭继昌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八、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密探定海情形并拟袭取计划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等因粤洋现有暎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屡经设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觅得夷信，译出汉文，知此次领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哞啉嘛。其统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咖啞叹啞，系东印度水师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麦尔威厘，有炮七十四门。该船进定海港口时，碰于大焦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几于沉没，又有带兵夷官职分颇大之呵咭咭被我师打死。现在暎逆甚望定海居民回至该处，与之同住，而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系随带鸦片，售作资粮，今已火食无多，转瞬风色将转，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俩之穷，已可概见。

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镞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力。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赴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洩露。现闻该逆中有咕吐啦一名，伪作定海县官，其人能为华言，更须防其诡计。臣等已具密函飞致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斟酌办理。

第系遥揣情形，未知当否，谨再附片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九、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广东 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等正在缮折间,接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来咨,知经奏请
飭调广东舟师二千赴浙会剿,虽尚未接奉谕旨,而浙省现须协济,
即调遣不可稍迟。惟查粤省海洋,向分中东西三路,袤长三千数百
余里,大小港汊不可胜数。其孤悬海中各岛屿,更无一处可以空
虚。当此防夷吃紧之时,调备战攻,以及分派巡洋、堵御隘口,在在
均关切要。虽通省外海水师额兵向有二万,而分之则见少,实尚不
敷遣用,叠飭各营县分雇丁勇,以资协防,独恐不能周密,是一时实
无可以抽拨之兵。即额设师船,如中小米艇以及捞缦八桨,只能在
于本港巡防,而每营少者仅一只,至多亦不过五六只,不敷分巡,现
尚添雇渔蛋等艇凑用。其大号米艇可赴远洋者,通省额设只有五
十一只,又除届限修造及遭风损坏驾厂外,现在堪用者止有三分之
二。若以二千兵赴浙,即须大号米艇二十余只方敷配载,是一时亦
无可以抽拨之船。

又查米艇成造例价,至大者仅银四千三百两,以视夷船每只价
至七八万十余万两不等,船式之高低大小,木料之坚脆厚薄,皆属
悬殊。臣等正以海疆战舰关系匪轻,屡思设法成造坚固大船,以壮
水师声势,而苦于经费之难。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
铜包,篷如洋式,虽能结实,而船身嫌小,尚须另筹办理。是以此次
剿夷仍添雇红单、拖风等船,期以只数之多,合成全力。如蒙圣主
鸿福,得以迅获胜仗,使倭夷绝迹于粤洋,或可乘势穷追,俾舟师会
攻于浙海。日下间不容发,臣等细察情形,再三筹画,实有骤难分
遣之势,不敢不据实陈明。

除密覆浙江抚臣查明外,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二五〇、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副将 陈朝良暂缓赴部引见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再，升署广东龙门协副将、续调崖州协副将陈朝良前准部咨，行令给咨赴部引见。当经前督臣邓廷楨咨明兵部，俟接署有人，再行咨送在案。

兹陈朝良交卸龙门协篆进省，正在给咨北上间。适值中路剿办暎夷，业经添雇多船，加酌兵勇，管带之水师将领恐尚不敷。该副将陈朝良向在闽洋，熟谙水战，现当需人之际，臣已飭委该副将分带弁兵壮勇，驾船出洋。合无仰恳圣恩，俯准陈朝良暂缓北上，一俟夷务事竣，即行给咨进京。

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依议。兵部知道。钦此。

二五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接奉廷寄 俟抵浙后分别妥筹确访复奏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剿办夷逆机宜及该夷人入寇根由，奴才抵浙后即遵旨分别妥筹确访，先行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七月十八日在江苏昆山途次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十二日奉上谕：“本日据邓廷楨驰奏由闽赴浙云云。”同日又奉上谕：“此次暎咭喇沿海内犯，攻陷定海云云。等因。钦此。”聆圣训之周详，仰庙谟之广远，钦佩诚服，莫可名言。

伏查夷逆占据定海情形，奴才前曾专弁至浙访查，并据各属先后探报，定海城内虽有夷匪占住，而其船只大半聚于港口，余则分泊各要隘，据险拒守。又另遣数船在各洋面往来游奕窥探，并于我师进剿必应经由之岛屿安设炮位，守以夷兵，以为拦截之计。是其所以抗拒我师者，已无一不备。我师果能分为两路，一焚其在港之舟，一歼其在城之众，诚为胜算，然须有间可入，方能分路进兵。奴才抵浙后，即当相度机宜，熟筹良策，或多设疑兵以分其众；或阴遣间谍以败其谋；或先攻其分据之区以孤其声势；或直捣其屯聚之处以溃其腹心。务求计出万全，不敢稍从轻率，以仰副圣主谆谆训诫之至意。

惟是海中决战，全恃船只，奴才素知该夷船极坚大，故一闻警信，即在苏省飭属封备商舟数十只，以俟临时雇用。现闻浙省亦雇商舟，奴才至浙，详加察看，如商舟堪以应敌，自不必另行造船，以致有稽时日，倘或尚难合用，亦不得不赶紧添造数只，俾资攻击。

至该夷内犯之由，传言不一果否因烧其鸦片挟忿而至，抑因绝其贸易情急而来，必须访察明确。不但当此用兵之际，一切发谋决策贵乎知己知彼，且将来何以弥边衅，何以靖海疆，尤贵深悉夷情，相机酌办。奴才当遵旨密访根由，据实具奏，此乃国家至计。奴才受恩深重，断不敢稍涉徇隐，有辜委寄。

所有奴才接奉廷寄，容俟到浙后分别查办缘由，合先由驿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山东 洋面平静弁兵足敷防堵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出省后，十五日在途次又接据护登镇梁胜灏、登莱青道

王镇报称：本月初十日申刻，水师北汛守备顾清源在蓬莱县大竹山洋面巡防，遥望东北大洋外，有白布桅篷夷船二只，蓝布桅篷夷船一只，先后乘风向西北疾驶而去，并未在东省洋面停泊。该镇道等现于紧要口岸，督兵昼夜防守等情。十六及十七八等日连接该道等来禀，均称并无夷船续至。现在洋面平静，臣兼程遄进，现已行抵莱州府，指日即可驰抵登州。臣以此次防堵，重在严守要隘口岸，利于步兵，不利于马队，利于火攻，不利于短刺，故多调步兵，宽备火药，以便相机防御。统计前后调拨各营兵二千名陆续前进，计日即可到齐，足资防守。

除俟抵登州后察看情形，择要布置，另行据实陈奏外，知蒙圣明垂注，谨将现在洋面平静、官兵陆续到齐、足敷防堵情形，先行附片奏闻，仰慰宸廑。

再，臣道经青州府与副都统德珠布会晤，该副都统拟带满营马队兵五百名、协领等官十七员，同赴登州府协防，业经自行具奏，知会臣照军需例支应，恭候命下，钦遵办理。

又，臣沿途经过各属，虽秋雨较多，道路积水甚深，察看秋禾，尚无损伤，民情安谧，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五三、著闽浙总督邓廷楨仍赴泉州督防 及自行拣员代办福建提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由驿驰奏，闽省水师不能调拨情形一折。又另片奏剿办机宜，及折回防守等语。前因闽省海口紧要，降旨令该督仍回福建。兹据奏称，接到余步云赴浙协剿之旨，飞即折回防守。览奏已悉。所有建宁镇标兵五百名雇募水勇，即交余步云带往剿

办。现在该督已折回闽省，仍著驰赴泉州，督率将弁，认真巡防。

所请调员代办福建提督之处，现当军务吃紧之际，就近提镇皆有防守之责，未便更调，著该督自行酌量拣员代办。所奏剿办情形，前已有旨谕知伊里布相机筹办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五四、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报续获兴贩 吸食鸦片并栽种罌粟各犯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军录)

贵州巡抚臣贺长龄跪奏，为续获贩吸鸦片、栽种罌粟各犯，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黔省查办鸦片罌粟，前已节次开单奏报在案。臣恐距省较远之州县，或始勤而终怠，又或仅于商贾辐辏之地极力拿办，而穷乡僻壤未能周遍，终难净绝根株。且恐差保恃其僻远，仍敢私行庇纵，当督同司道再三戒飭，复于月报文内严切批示，并不时加以密查，各属尚不敢松劲。数月以来，据各府厅州县先后具报，除吸食已成及自首均例准免罪不计外，共获贩烟吸烟暨纵放贩吸人六十五名，种罌粟人十三名，起获烟膏烟土一百九十四两零，烟枪、烟具一百一十三件。内有吸烟之武生王嵩林一名，业已斥革。又堂差兵丁张锡之等六名，贿纵收买吸食鸦片烟人之差役金玉等三名，戒烟尚存烟灰器具之差役长随、刘绍春等三名，均照平民加等治罪，烟膏土灰器具解省验销，罌粟铲除，地土入官。当此功令森严，其稍知畏法者，多半痛自改悔，或因断烟病毙。而以身试法者，亦经有犯即惩，无所逃罪，实已渐拿渐少。惟思查办日紧一日，藏匿亦日巧一日，愈拿愈觉其难。而裕国保民，此为紧要关键，臣断不敢稍任各属藉口难办，(朱批，极是)致弃前功。惟有谨遵朱谕，一力查缉，以期尽数清除，仰副我圣主训诫谆谆不留余毒之至意。

所有续获鸦片罌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缮呈清单，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拿获兴贩、吸食鸦片并栽种罌粟及烟膏、烟土、烟枪、烟具清单。

计开：

永宁州拿获吸烟已革武生王嵩林、民人陈富、陈永盛，受賄纵放差役金玉，起获烟土十两零二钱，烟枪二杆，烟具四件。

思南府拿获贩烟人王之得，吸烟户书张锡之，起获烟枪一杆，烟具二件。

威宁州拿获卖烟孀妇符李氏，吸烟差役朱应溃、蔡得春、陈喜，革兵沈少全，民人陈玉受、侯小七，起获烟膏七钱七分、烟枪二杆，烟具四件。

贵阳府拿获买烟尚未转卖民妇戴平氏，吸烟人夏礼庭、杜耀庭，吸烟已戒尚存烟灰器具差役刘绍春、长随杜升，受賄故纵差役张幅、李老二，起获烟膏二钱、烟土八两、烟灰一包、烟枪二杆、烟具五件。

普安厅拿获熬烟售卖人范正高，吸烟人李滢受，起获烟枪二杆、烟具三件。

贵定县拿获熬烟售卖人刘老三，吸烟人包洪春，起获烟膏三分、烟土三两七钱、烟枪一杆、烟具三件。

安化县拿获售卖烟土人杨培沅，吸烟人刘苗四、何二，起获烟土二钱、烟枪二杆、烟具二件。

仁怀县拿获贩烟人王世鉴，吸烟人莫老芪、王恩佑、何成芳，起获烟膏五钱、烟土六十九两五钱、烟枪二杆、烟具二件。

贵筑县拿获贩烟人滕潮添、唐桐相，吸烟人何常生、田满萧大勋、僧得奇，起获烟土二十七两八钱、烟枪四杆、烟具七件。

遵义县拿获贩烟尚未转卖人雷有桐，吸烟人廖满、杨七、杨三、

严汶受、失六,起获烟土四十六两、烟枪五杆、烟具五件。

镇远县拿获吸烟人汪老二、杨老六、洪其林、李培芳、聂士昌,起获烟枪五杆、烟具二十二件,闻拿投首人周泳春、熊老敢、聂捷才呈缴烟膏六钱、烟灰一包、烟枪三杆、烟具八件。

永从县拿获吸烟人朱连升、刘士清,起获烟枪一杆、烟具一件。

清镇县拿获吸烟人袁庚戌,起获烟具一件。

大定府拿获吸烟人吕富溃,起获烟枪一杆。

黔西州拿获吸烟人胡麻二、雷花狗、刘老六,起获烟膏六钱、烟土八钱、烟枪二杆、烟具六件。

穗安县拿获吸烟已戒、尚存烟灰差役刘溃,起获烟灰一包。

都江厅闻拿投首贩烟人蒋明学。

松桃厅闻拿投首、收买烟土人邱淙玉,查获烟土私行分受人王启义、毛老七,呈缴烟土二十六两。

贞丰州闻拿投首吸烟人张云菴,呈缴烟枪一杆。

都匀县闻拿投首吸烟人陇涂高,起获烟膏一钱、烟枪一杆、烟具二件。

大定府拿获种罌粟人直路把、何长富、冷性、善至黑,计地四块。

铜仁府拿获种罌粟人罗兴裕、戴名祥,闻拿投首人夏定山,计地三块。

遵义县拿获种罌粟人施六十、钟正先,计地二块。

绥阳县拿获种罌粟人贾大兴,计地一块。

龙泉县闻拿投首种烟人刘蒋保、杨秀春,计地二块。

大塘州判拿获种罌粟人王振嗣,计地二块。

以上拿获熬烟售卖人二名,卖烟嫖妇一口,售卖烟土人一名,贩烟人四名,贩烟尚未转卖人一名。又民妇一口,吸烟人三十五名,受贿故纵差役三名,吸烟书役四名,兵丁一名,吸烟已戒、尚存烟灰器具差役二名,长随一名,闻拿投首贩烟人一名,收买烟土人

一名，吸烟人五名，查获烟土私分人二名，拿获种罌粟人十名，闻拿投首种烟人三名。起缴烟膏二两八钱，烟灰三包，烟土一百九十二两二钱，烟枪三十七杆，烟具七十六件。

朱批：览。

二五五、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进呈 英人所递公文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朱折）

大学士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遵旨取到啖咭喇夷字、汉字公文，进呈御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十四日接收啖咭喇夷人致臣字据，遵旨进呈后，虽时有夷船窥探，均经臣翼言斥止。通计先后共到夷船九只，均在拦江沙外，分起停泊。嗣于十九日奉到批折，并钦奉谕旨，著臣将其公文委员接收，一并进呈等因。臣随撰具札覆文书，飭派千总白含章前往夷船，于本日将其公文取回。查系该国相呈递内廷相臣字帖，理合将其原文，并臣札覆懿律文稿，暨续据懿律复臣字据，一并进呈御览，伏候训示遵行。

至夷船现在虽无滋扰，而夷情叵测，臣仍不敢稍弛防闲。缘自本月初旬以来，大雨连绵，途中所在积水，以是原调省标河间各兵，甫据报到。又就近添调天津镇标兵三百名，复于该镇所属附近四党口、静海、霸州、砖河、旧州等小营分内，抽调兵丁数百名，酌留天津都城防守。而海口地方，亦因半月以来，风潮过大，潮至则汪洋一片，潮退则泥深数尺，所幸现已日霁风平，臣即雇觅人夫，挑挖濠沟，俾兵丁得以栖止。

所有遵旨取回啖咭喇夷字汉字公文暨现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白含章系臣标左营千总，缘恐该夷视其职分较微，故于札

复文内缮写守备字样,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五六、直隶总督琦善奏陈查看 现到英船式样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朱折)

再,现到啖咭喇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亦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人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

其次则中分二层,吃水较浅,炮亦不少。

又其次据称名为火焰船,即前日驶进海口者是也。中设桅杆三根,并无风篷,船身外饰洋漆,内包铁片,舱中皆铺设漆板,其平坦一如房屋之中,而光亮过之,两旁皆系铁栅栏。经千总白含章揭起漆板查看,初层系其睡宿之所,又其下笼罩铁网存贮火药等项。其睡舱两房各去水尺余处,各设有枪炮眼,止须在舱内施放。舟中所载均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撤去风斗,轮即停止,系引导兵船投递文书所用。

所有察看啖夷船只情形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朱批:览。

二五七、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懿律称欲暂觅地避暑片(附照会懿律文稿)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军录)

再,千总白含章,前往夷船接收公文时,甫抵拦江沙口,即见懿律乘坐火焰船,并带同划子船,在彼打(探)水深浅。该千总即以约候六日听信,何以复行前来,斥其失信。据该夷以戏谑推脱,随偕同白含章旋回大船停泊处所,接取公文。复据懿律声称,此处天气过热,伊欲觅地暂避,约五六日再回。该千总晓以海洋寒燥相同,何处可以觅凉,且现以该夷情形恭顺代奏,何得辄欲他往,倘水手人等在他处滋事,岂非与奏案不符。据称不过觅地纳凉,必不滋事。询其前往何处,该夷未肯明言。臣恐其意非欲诱臣撤防,即图另觅马头,不可不益加防范。

除飞咨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山东抚臣,并飭沿海文武一体密防外,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附:照会懿律文稿

为照会事。

照得前经接据贵统帅呈递贵国相公文,业经代为陈奏。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

至如烟价一节,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烧毁。如所称凌辱抑勒各情,均系钦差大臣林等所为,现在既须查明该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当缘由,重治其罪,则前项烟价,又将著落何人赔缴。

譬如贵国率领多兵前赴定海，占据城池，戕伤职官兵丁。其被害之人，贵统帅又岂能起死者于九原，而各偿其本身生命乎！

又，割让海岛以为贵国贸易之地一节。查天朝与各国通商，本系格外施恩，但能恭顺，概不拒绝。前因严禁鸦片，贵国不肯具结，是以不与通商。今既欲照常贸易，自有向来互市地方，其余本非商贾云集之处，不但天朝体制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且既无人购买货物，则即为贵国贸易计，亦属无益。

又，昨经本爵阁督部堂与贵领事面谈，据贵领事出示条款，内有文檄往还一节。查贸易本系商人之事，既出两相情愿，官长可不过问。即使以后贵国由官员经理，亦只须与商人交涉，本无所用官员文檄。

总之，天朝大公至正，现据贵国声称，受有冤抑，必当代为昭雪。而事贵持平，必彼此均无窒碍难行之处，方可以图久远。昨贵领事所言，尚只就贵国一面计算，特此再行照会，如贵统帅有何万全之论，即速具复商议，以便代为陈奏。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暎咭喇国统帅懿。

朱批：览。

二五八、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派千总白含章 持文赴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朱折)

再，臣于初四日派千总白含章持文前赴夷船，除据该夷具文登覆外。又据私向白含章声称，该夷所请各条内，惟烟价一项最为紧要，实难覆其国王。白含章答以烟已烧毁，又安知银数若干，据称自有原数即不准全还，或酌还若干，或分期给还均无不可。且称现在南北夷船俱未举动，原系静候消息，只须奉有谕旨，该夷即知会定海各路率带兵船回粤，听候办理各等语。

伏查夷情诡诈，臣自一月以来，虽经多方驾驭，终莫测其是何意见。是关重大，不敢不据实密陈。谨奏。

朱批：即有旨。

二五九、礼科掌印给事中沈镛奏陈

攻剿英兵船之策折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原折）

礼科掌印给事中臣沈镛跪奏，为剿办悖逆有不可径攻者，有无庸急攻者，有不能即攻，当徐定其攻之之策而合致其攻之之力者，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近日家乡来信，言浙洋现到夷船共有四十余只。该夷自攻陷定海后，于四门安有炮位，设兵把守，抚臣拟俟大兵到齐之后，即往攻城。臣以为此甚不可。缘定海四面距海，我兵往攻，必由镇海出口。而该夷现在口外游奕，见我兵出剿，必以船前来拦截。我兵虽强，而船炮究非陆地可比，窃恐未能取胜。设彼将船退去不来截战，直待我兵近岸，再行将船围裹。此时，我兵前后受敌，而该夷城上及船中两面炮火一齐举发，又将何以御之？即或以水师牵制其船，以陆路前往攻城。而该夷船多人众，亦必分两路前来，以一路敌住我之水师，以一路蹶我攻城之兵，恐我兵仍不免受夹击之虞。现在抚臣乌尔恭额业经革职，已蒙特派钦差大臣伊里布前往办理，自必相机调度。臣犹恐大兵既集之后，该大臣等不能不商议进剿。若止在洋接仗，尚属无妨，若欲登岸攻城，实非持重之道。臣所谓不可径攻者，此也。

又，臣家乡来信，言该夷并未伤害百姓，现于城中张贴告示，招商买烟，每番银一元易烟土一斤。若果如此，该夷此次来船尚非该国王所遣。想缘粤省断其贸易，该夷商等计无可施，乃思另辟马头。而定海城在舟山之前，本系海中一岛；又其中生殖饶裕，该夷

恃其船炮，据此足以为巢。且地在内洋，更无可封之港，即不许其通商，势难将全海悉行封禁，此正该夷所据第一好马头也。臣揣该夷亦志在定海而已。定海既得，即其镇海游奕之船，亦不过为保护定海起见，意或不在镇海也。现在伊里布到浙，臣请饬下该大臣，确探定海城中情形。该夷如果开设烟市，则其无掠地攻城之意可知；如果不伤百姓，则其无攘怨雷忿之心亦可知；且如果出榜招商，则其不为海贼之上岸掳掠又可知。臣所谓无庸急攻者此也。

特是蠢尔小夷，胆敢如此披猖，此实神人共愤，而求所以攻之之策，要不外水陆二路。使该夷意在上岸攻掠，自应诱其登陆，或以隙地而设伏以击之，或为空营而纵火以焚之，出奇制胜，转不患于无策。若止在海中作市，则除却水攻，更无他计。臣请饬下伊里布，一面团练水勇，多备小艇油薪，候夜深潮顺时，于该夷聚泊处所，乘风纵火，虽不能即制其命，若屡次烧得一两船，该夷亦将惊扰不安，计思窜逸。仍一面酌量所需船炮，所用兵将，或应修制，或应拨调，务须度我之力，足以胜彼，然后再行进兵。盖此次该夷来船似为闽、粤所驱，大半已全在浙，我亦当以全力胜之。若能聚而歼旃，海氛永靖，绥疆服远，在此一举，信可彰天讨而示国威。惟此恐为费较大，为期稍缓。臣所谓不能即攻，当徐定其攻之之策，而合致其攻之之力者此也。

总之，该夷已得舟山，若无登陆之心，虽制伏较难，而事机尚缓，臣恐该大臣等急求收复，或堕奸谋，因不揣冒昧，谨再渎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裁。谨奏。

二六〇、安徽巡抚程椿采奏报遵旨查明

黄凤楼案奏咨两歧缘由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椿采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奉旨：“吏部奏，参员赴部具呈，并前后巡抚奏咨两歧，请旨飭查。此案安徽前署当涂县知县黄凤楼，先经前任巡抚色卜星额奏参，该员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业经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嗣据该抚程霖采又以该员实系禀府有案，并非捏饰，咨复到部，核与原参不符。并据该参员黄凤楼赴部呈请查办，著程霖采即将黄凤楼应否参处，及前后巡抚何以奏咨两歧之处查明，据实具奏。折并发钦此。”遵查黄凤楼前委署理当涂县事，于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十八年五月奉文查拿鸦片烟犯。该员于十一月初八日稟报，十月十五日访获吸食鸦片烟犯陈容桂、傅加原、郭荣、李三、陈桂等五名，并起获烟枪四支，烟土三十五两零。又据民人首缴烟枪、烟斗、烟盘，共一百七十余件。该员将缴到烟具当堂烧毁。于是月二十二日稟报，续获吸烟之王诚、陶源、洪标、李麻仔、贩卖之迟瞎孜等五名，起获烟枪四支，烟土十一两零。并据民人首缴烟枪烟具七十余件，验明分别贮库各等情。前抚臣色卜星额，因该员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批司飭府暨接任当涂县知县确查禀办。一面将黄凤楼奏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该部钦遵，将黄凤楼照不应重私罪律土加等，议以降四级调用，毋庸查级议抵等因。咨行到皖，经前抚臣转行遵照去后。嗣据兼署布政使、按察使徐宝森，以黄凤楼销毁烟枪烟具前，据太平府复查，实系禀府有案，并非捏饰，尚无不实不尽。然当功令初行之际，不得不从严参办。现奉部议降调，应俟其交代清楚，飭令赴部投供候选等情具详前来。时臣仰蒙恩命擢任巡抚，复加详查无异，据情咨复。兹准部臣，以前后任巡抚奏咨两歧，应否将黄凤楼参处之处，奏奉谕旨交臣查明，据实具奏。

臣伏查黄凤楼前署当涂县任内，拿获烟犯十名，业据申明详咨，起获烟上等件俱系解府验销。惟于民人初次首缴烟具一百七十余件，并不解验，自行销毁。前抚臣恐有不实不尽，奏请严议，

系为因时惩创起见。该管之署太平府知府丁运东，转据接任当涂县知县季以晋查禀，该员收缴烟枪烟具，实系随时对众销毁，禀府有案，并非事后捏饰。臣面询丁运东，亦称委系实在情形。据藩司管通群、臬司文麟查卷会详前来。

所有前后奏咨两枝缘由，臣谨据实覆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办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吏部议奏。钦此。

二六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抵浙日期 及筹办攻防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恭报奴才抵浙日期，及现在筹办情形，专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钦蒙恩命赴浙江查办夷务，遵于七月十五日在江苏宝山县起程，业经恭折奏明在案。兹于二十六日行抵宁波府城，稍作部署，并饬该府县等雇募商船，添造炮位，以备进剿。旋即驰至镇海县逐加察看，该县之招宝山、金鸡两山左右对峙，口门不宽，实为天险。现在浙江前调各兵，均已齐集于该两山及镇海县城并附近之石浦、象山等海口，分营驻守，声势联络，军容亦壮。夷夷船只大都多聚于定海，其余如镇海之蛟门等洋面，亦皆分船游奕，虽未尝逼近口岸，而官兵出剿之路皆为所阻，居心实属叵测。此时浙兵虽已到齐，然可以遣调之水师，不过三千，陆兵则除分守各隘之外，可备攻剿者，亦不过二千余名，是水陆两路兵数，均属无多，自未便冒昧进攻，轻为尝试。必须厚集劲兵，然后伺隙之际，分兵数路，水陆并进，虚实兼施，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方可操胜算而殄逆夷。

奴才前在江省，曾调寿春镇兵一千二百名，令该镇王锡朋统

领在吴淞防堵，又令江西九江镇总兵李铸带兵一千名分驻镇江等处，以备往来策应。查寿春兵素精锐，王锡朋又久历戎行，晓畅军务，深堪倚赖。现在吴淞防守严密，夷船不敢闯入，且有九江镇兵可以移驻，寿春镇兵自可调至浙省应用。奴才现已札飭王锡朋带兵来浙，协力堵御，将来陆路进兵之际，即将此路兵派为前敌以收冲锋陷阵之效。

至应用水师、虽有奴才前次遵旨选备之苏松等标兵二千名可以调。然合江、浙两省而计，数止五千，势实单薄。原任浙江抚臣乌尔恭额，会请敕令闽、广各督臣遣兵会剿，奴才亦经具折密陈，今尚未奉批回。奴才前奉廷寄，虽有降旨令余步云带兵赴浙，暨邓廷楨酌派水师会剿，谅亦先后可到之谕。惟现在闽省仅调建宁兵五百名，暨雇募水勇一千名来浙，并未调水师。且乌尔恭额前折所请未蒙俞允，奴才又何敢再事渎陈？惟细察浙省情形，非该二省之兵合力攻击，难以得手。奴才受兹重寄，若缄默不言，勉强支持，万一稍有贻误，何以上酬高厚。惟有仰乞皇上格外天恩，准敕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督臣邓廷楨，各派水师二千，统以大员，多带炮位，坐驾坚厚大船，在该二者适中之处，彼此会合，再行联踪赴浙。奴才亦飭江省水师赶紧前来，相机会剿庶可迅奏荡平，收复城邑。在该二省额设水师数倍江、浙，量为抽拨，不致即形支绌，而浙省即可大收其益。若谓洋面现有夷舟游奕，恐在途被其截击，未便前进。查该夷在洋游奕之船至多不过三四只，若该二省合兵北驶，尽堪抵御，不虞失事，似可无须过虑。奴才管蠡所及，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至闽浙督臣前请制造大船，奴才已奏明俟到浙后再行察看。兹查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无从购制。闽省产有巨木，应请飭下该督，赶紧制造，并添铸四五千斤大炮数位。如能克期竣事，自可由间道运送来浙，以资配用。倘骤难告成，亦可留为将来巡缉备御之需。现在福建提臣余步云将次可到，奴才俟该提督及各路

兵丁到日，即当往来宁波、镇海两处，相度机宜，会筹良策，伺便出击，不敢因等候新炮新船，致稽月日。

所有奴才到浙后查办情形，谨缮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

二六二、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击退 来厦门滋扰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倭夷兵船连日来至厦门滋扰，官兵并力攻退，现已驶去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六月初五日有倭夷兵船一只窥伺厦门，当经官兵击退，即日驶去，经臣邓廷桢奏奉恩旨。自是四十余日，厦门并无夷船往来，提臣陈阶平先于六月初五日在永甯洋次得闻厦门警报，即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先后驰回，时值夷船已去，即赶紧会同相度形势，布置攻守事宜。缘厦门滨临大洋，无险可扼，虽有青屿、大担、小担等门名目，率皆孤悬海上，路阔水深，番舶乘潮即可直达厦岸。其岸上惟中半有山，山后石寨一座，为提督驻扎之地，所有道员同知衙署皆在寨外，别无城池。经提臣暨道员刘耀椿，查照臣与钦差尚书祁嵩藻等奏准，堆积沙囊，筑作炮墩之法，于沿海一带及对岸之屿仔尾、鼓浪屿等处安设大炮二百六十八门，并经臣檄调陆路之漳州、同安、兴化、延平各镇协营兵丁来厦，协同防守、布置粗有规模。

兹于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有三桅夷船一只、二桅夷船一只在青屿门外游奕。该道刘耀椿以厦门商民五方杂处，游手亦多，窃恐匪徒乘机滋事，不可不预为之防。适厦门绅士候选员外郎加道銜林国华、中书科中书吴廷材、举人吕世宜、武举李应瑞、监生

林书、黄元音所招乡勇五百余名，同安绅士四川试用知县陈荣试所招乡勇三百名，均于是日点验齐全，当经分致飭各绅士带领乡勇，在于各保加意防守去后，随即驰赴海口，飭探夷船，尚未入口。水操台一带，先经提臣督飭署中军参将孙云鸿等派拨水师兵八百五十名，大炮台之东至头巾礁，分派同安、漳州、兴化兵六百名，大炮台之西至风神庙，派拨延平兵二百名，各带鸟枪抬炮，以防奸夷上岸滋扰。又自风神庙起至文汛口一带，有卸署厦防同知蔡觀龙招募乡勇三百七名，分布周妥。自文汛口而西，即厦门商旅辐辏之地，街巷纷罗，专责各绅士按段保守。提臣统率将备兵弁驻水操台，飭调统带客兵之建宁镇副将灵德，督带同安等营兵丁，及委赴澎湖公干守风未渡之副将叶长春，同驻大炮台。该道督同厦防同知顾教忠、卸署厦防同知蔡觀龙、候补知县卸署罗源县事史密，驻文汛口，复亲往来于水操台、大炮台之间，一夜戒严，尚属安静。二十五日卯辰之间，该夷船悬挂红旗驶进青屿，直趋水操台，守口师船并力拦阻，该夷船即行开炮。经题补南澳左营游击，署水师前营游击任经猷、闽安左营都司张然等督令舟师开炮，白石头汛亦开炮夹击，该夷船且拒且进，安海汛守备鲁思仁督兵开放二炮，连中夷船，内有一炮打入该夷船内，突起火烟，料系适中火药所致。任经猷见我军得势，备不顾身，挥令坐船猛力逼近，用炮打中该夷船头鼻。詎夷船还放一炮，适伤任经猷左胁，维时各师船亦皆连环攻击。该处距水操台约在二十里内外，提臣存有亲自监造加工火药，其力极猛，即亲督署中军参将孙云鸿等相度远近，传令开炮，叠中夷船舳尾，并击碎其杉板一只。该夷船力不能支，始行退出厦港，仍泊青屿以内。二十六日巳刻，该夷又驶向水操台开炮，我师当即回击，叠中其船，夷船且拒且进，其势甚锐。副将灵德在于大炮台，遥见夷船与三千余斤之铜炮台口适相对，即会同叶长春飭令开炮，正中夷船，连放四出，打中二次，鼓浪屿亦开炮应接。该船见各处炮发，旋即退

出，计时仅逾二刻。先是同安县知县胡国荣、同安在籍知县陈荣试、生员陈荣植捐资制造划龙船四只，招募水勇二百余名，预备协力攻剿。至二十七日巳时，该夷船放下杉板三只，驶至曾厝垵一带尾追一进口商船从南太武山边进驶。该道即商令胡国荣、陈荣试、陈荣植等，飭所募新到水勇，乘驾划龙船四只，加桨追赶。该三桅夷船远远开炮，向屿仔尾打来，经提臣派令专守该处之游击谢国标飭令开放三炮，划龙船适将杉板追及，逼进屿仔尾山后小港。该杉板开放一炮，中伤水勇二名，划龙船亦即开炮，击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逸出，被追商船，因而得脱。事后在于海面捞获红哔叽夷甲一件，此连日夷船在厦滋扰，兵勇并力攻拒之情形也。

查游击任经猷受伤扶回，旋即殒命，又二十五日师船内伤毙兵丁林河海、洪才明、陈晚老、陈玉龙、陈为臻等五名，二十六日伤毙水操台兵丁郭振德一名，其余岸上官兵均无损伤。惟该夷船逗遛未去，官兵昼夜巡防，直至二十九日申刻始起碇驶出青屿。遣兵追探，据称向东外洋行驶，实已远去无踪等语，

臣于七月二十一日奉命留闽督办海防，即于二十四日自省启行，二十七日驰抵泉州。适闻厦门之警，当飭奏委查办海口之署臬司，督粮道常大淳连夜驰赴厦门，帮同刘耀椿照料，臣即于二十八日由泉兼程赴厦。至二十九夜正在渡海之际，接据提臣暨刘耀椿咨禀，知该夷船业已开行，臣仍于八月初一日前至厦门。现在会同提臣，率同司道将领周历海口，复加查勘。如有应行堵设兵丁，移安炮位之处，悉心筹议，务臻周密。并训飭将领弁兵，鼓励绅士义勇，以期同心合力，共保岩疆。惟嘆夷素称桀骜，此番举动更异寻常，浙洋逆匪既未歼除，粤海兵船且闻增益，闽洋则夷船游奕，稟报频闻，海岸周防，实非易易。该船现虽驶去，更难保其不连踪复来，一岛孤悬，实为可虑。臣惟有会同提臣暨司道等极力设防，以守为战，用副圣主保固海疆之至意。

除阵亡官兵分别题咨照例议恤外，所有夷船连次在厦门滋扰，现已驶去缘由，谨会同福建水师提督臣陈阶平，福建巡抚臣吴文熔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俟布置稍定，即仍回至泉州，居中调度，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三、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将金门镇总兵奕振彪仍留本任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奏务清本）

再，臣接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开：闻福建金门镇总兵奕振彪熟悉洋情，谙习行阵，已奏请敕臣速飭该镇，驰赴浙省差遣等因。臣查金门一镇孤悬海表，内障厦岛，外控台、澎，最为紧要。该总兵奕振彪素得民心，前因统领舟师，在洋缉拿奸匪，经该镇绅士联名吁恳，请飭该总兵回镇保护要隘。经臣飭令迅速回镇，以顺与情。该总兵回署后布置防堵事宜，旬日之间团练乡勇千名，足资保障。是该镇绅耆方恃为长城之固，一经奉调他出，则人心涣散，势将不支。闽洋亦在多事之秋，该镇势难他调，臣非敢视同秦、越，而事机实处两难。

谨沥情附片陈明，伏祈圣鉴。

朱批：另有旨。

二六四、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英船驶至海门洋面已被击退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护理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臣鄂

甲名、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夷船驶至海门厅糖鲈沙洋面，业经击退，并探有夷船不时在洋游奕，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裕谦于驰抵宝山后，查明洋面情形，恭折具奏在案。兹据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署崇明县知县张庆璠禀报，七月二十七日忽有夷船两只从廖甬嘴直东外洋驶至糖鲈沙洋面，遥放枪炮，轰及海滨民间堆积柴草，延烧草棚五间，兵丁李新元、乡勇范茂春均被火药轰有微伤。经防堵把总毛正和、外委王国才督饬兵勇，开放枪炮，击伤夷匪数名，即向大洋驶去。又据各营县探报，自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初二日，该夷船或一二只或三四只，在浙江之黄盘、羊山，江苏之澳缺、铜沙、余山、吕四五条沙等处极东外洋，上下数百里间，或去或来，忽隐忽现，游奕不定等情。臣等查糖鲈沙系海门厅属之外海沙洲，该夷逆胆敢突然驶至，遥放枪炮，若非探我虚实，诱我追逐，即系欲图抢掠。虽经该把总等登时击退，究未痛加剿洗，难保其不复来尝试。其在外洋游奕之船，必系恐有兵船赴浙援剿，作此狡狴伎俩，以图牵制邀截，更恐定海连南，亦有窥伺闽、广舟师之事。此等游奕夷船，若令舟师追击，不过东逐西奔，无益于事，且恐中其奸计。臣等惟有督饬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员留心瞭探，严加守御，以逸待劳。倘敢驶入内洋，察其来意，相机攻击，务期灭此朝食。

除飞咨沿海各将军督抚查照防堵外，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五、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为相机 认真防堵缓撤前调各兵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江南提督陈化成跪奏，为遵

旨相机认真防堵，并请将前经檄调各兵暂缓撤退，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昨已降旨，颁发钦差大臣关防□□□□。钦此。”皇上指示周详，臣等敢不钦遵恪守，除恭录转行遵照外，伏查江苏沿海地方绵长一千数百里，处处均关紧要，而崇明一县，孤悬海外，宝山城池，滨临海口，上海则海船聚集，尤为吃重。督臣伊里布先后檄调各兵，总计虽有一万九百名，与前此钦奉谕旨预备水师兵二千名赴浙应援，应行拨抵。现在又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将前调寿春镇标兵一千二百名，即令该镇王锡朋统带驰赴浙江差遣，实调防兵七千七百名分防各处口岸，似不可少。即如七月二十七日夷船突至海门厅之糖鲈沙洋面，若非先事预防，恐难即时击退。且该逆占据定海已及两月，粮米必将匮乏，难保其不四出抢掠，更恐合师会剿之后穷促狼奔，以图一逞。就目前情形而论，江苏之防守，更应加严，所有前调各兵自应暂缓撤退，庶臣等得以相机妥办。至该夷船如再来游奕，臣等自当钦遵谕旨，察其来意，分别办理，断不敢稍涉轻躁，亦不敢稍任疏虞，致堕奸计，以仰副圣主畀任海疆之至意。臣等谨合词恭折覆奏，伏乞圣鉴。

再，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已于八月初二日带领该标兵一千二百名，由宝山起程，前赴浙江，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六、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陈前调各兵未便遽行撤退之实在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军录)

再，御夷之法，全恃炮击火攻，原无需浮集兵力，惟江苏营伍废弛已久，臣在苏数年，从未闻有讲求训练操防一语。各营将备

相率因循，水师尤甚。是以上年十二月，臣甫蒙恩命补授巡抚，即有整顿营伍之请。浙江近在邻省，大抵相同，即如定海县城六月初八日被围，旋即失陷，并非夷人太强，实由我兵太弱也。且我兵即弱，若果战而不胜，尚属可恕。乃竟不战不守，哄然溃散，各顾身家，城池既失，而将备弁兵无一伤亡之人，实从来未有之事，负恩昧良，莫此为甚，深堪发指。江苏与浙江接壤，一闻警报，讹言四起，兵民无不惊惶。且海口甚多，头头是道，亦属可虑。臣与督臣伊里布持以静镇，遣派文武，调拨弁兵，分布各口，协同防堵，人心稍定，因上海、宝山尤为扼要之地，驻兵较多，然非此不足以壮民之胆，且非此不足以壮兵之胆也。

况上海为海舶聚集之所，其大小东门外所有行棧及一切生理，闽广之漳、泉、惠、潮、嘉应五府州人，十居六七，而停泊商船，接纜连踪。又在黄浦一带，凡船中舵水与岸上游民，无不痛痒相关，联为一气。又有杉板小船往来浦口，名则借称摆渡，其实偷运烟土，讹索客商，出没无常，无恶不作。此等舵水游匪，约计不下数千，悉皆凶悍性成，亡命嗜利之辈，与本地商民各分气类。近年以来，因搜拿烟土严紧，失其利藪，更不免心存怨望。设一旦吴淞口外果有夷船闯入，该匪等难保不乘机而动，蹂躏地方。若将该匪等全行收充乡勇，不特聚此数千乌合匪类，约束不易，如无重兵以制之，仍不足以资弹压。若一概驱逐出境，该匪等无家可归，必将为逆夷所用，更无异资寇以兵。是以止有慑以兵威，明则防夷，暗则防匪，攘外即所以安内，因时因地，不得不然也。

臣连日按营查看，寿春、徐州两镇标弁兵尚称勇健，吴淞营炮兵亦尚可用，现在寿春镇兵已调往浙江，徐州镇兵即派令该镇炮方灼统带，驻扎上海。其余各营大半庸懦，难期得力，提臣陈化成甫经到任，一时亦无可如何。且值此有事之秋，即臣亦只可以弱为强，激励劝勉，以鼓其勇敢之气。又将逆夷如何无能，如何犯兵家之忌，明白开导，以解其畏葸之心。逐日亲加教演，勗以报国图功，

似觉渐有起色。近日地方虽尚安靖，而定海未复，夷船忽隐忽现，尤须加意严防。所有前调各兵，似未便遽行撤退，亦勿庸再行征调。

臣谨将实在情形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七、盛京將軍耆英奏報英船離復 州洋面北馳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軍錄）

耆英謹奏，為夷船由復州洋面起錨北駛，先行恭折具奏，仰乞聖鑒事。

竊照七月二十八日據報，夷船二隻駛至復州洋面停泊，一面具奏、一面帶領頭起官兵馳往籌辦。因連日陰雨，沿途泥淖，奴才先行帶領馬隊百名邁行。于八月初二日海城县途次，接據復州城守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觀堂等報稱，七月二十九日該處又續到夷船一隻，與前到之夷船二隻，一處停泊。奴才接閱來稟，隨嚴飭帶兵協領等，督兵連夜兼程前進。又於是日酉刻接據該城守尉知州稟報，七月二十九日所到夷船一隻，即於是日午後起錨開行，其先在八岔溝停泊之夷船二隻，亦于未申之間開行，均經北駛等情飛稟前來。

奴才查奉天所屬，海疆遼闊，沿海緊要口岸甚多。今該夷船形踪鬼域，出沒無常，雖大船不能找岸，但各有隨帶腳船，是防堵事宜，萬不可稍形疏懈。今調撥省城官兵千名，不敢遽行全撤，除將二起三起官兵飭令暫行回省，听候調撥外。奴才仍帶頭起官兵四百名，馳趕復州一帶海口，悉心體察。如有兵單不敷防堵之處，將所帶之兵分撥酌留，以期防守。至夷船由復州北駛情形，奴才當即由驛飛咨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山海關、錦州副都統，一體嚴加防堵。

所有奴才据报夷船北驶缘由,理合先行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奉朱批:览奏俱悉。加意慎重防之。如不能操必胜之权,万不可与之接仗。钦此。

二六八、著盛京将军耆英如英军有桀骜情形可诱之登岸痛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夷船潜入奉天洋面游奕,带兵督防一折。据奏暎夷来船二只在八岔沟外洋游奕,该将军带兵督防等语。览奏均悉。此次夷船驶至奉天,如情词恭顺,另派小船投递稟揭等件,该将军不必遽开枪炮,仍遵前旨派员接收,将原件由驿驰奏。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该将军务当谨慎持重,相机妥办。余著照所请行。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九、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确查旱路与英人交易焰硝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叶尔羌参赞大臣恩。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

御史焦友麟奏,风闻叶尔羌地方有旱路与暎咭喇夷人交易之处,当设法严防等语。奸民私贩焰硝,本干例禁,况与外夷交易,情

罪更重。著恩特享額确查叶尔羌地方，如果旱路可通，尤宜妥为模范，毋稍疏纵。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七〇、掌贵州道监察御史万启心 奏陈海疆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原折）

掌贵州道监察御史臣万启心跪奏，为敬陈海疆事宜事。

窃臣查暎咭喇夷人惟以贸易为事，自前明中叶即尝乘舰载炮，挟求通市。近因多带违禁货物，特旨封港，绝其贸易，遂肆狂悖，滋扰海疆，实为罪大恶极。臣闻其在各处屡投夷书，并刊该汉字传播，皆以求和通市为说，盖夷人本性嗜利，汉奸亦皆海滨无赖趋利之徒，此言是其实情。至其措词不顺，又借兵势要求，盖由顽悍无知，自谓所执理直。臣伏思帝王之师，声罪致讨，彼自知其罪，则不斗自屈，若夫兵势利害，尤宜破敌所长，显敌所短，使敌知所恃者不足恃，以挫其气，胜于争强锋镝也。况暎夷挟有汉奸，颇通文字，应请皇上飭令诸臣，撰拟移檄，词义明显，晓以情势，外则答彼来书，内则夺其奸计，似系要著，并非迂谋。谨开具拟议如左：

一、粤省封港，宜晓谕令其知系奉旨也。臣夙闻夷人皆谓封港之事，并非大皇帝谕旨，故欲用书自达求和，不知国家抚驭外藩，从无轻信偏词，更张成法。上年夷人不肯遵令出结，奏明奉旨封港，此系因夷人不奉钦差大臣告示，特降谕旨办理，并非该大臣欺诱尔等，朦蔽朝廷。

一、夷人嗜利，宜晓谕以失利得利，令其自行熟计也。臣夙闻夷人缴烟，洋商私许给价，后来钦差大臣不许，固谓我失信，兼不甘亏本，借此为词开衅，不知数万烟箱，架火烧毁，众见众闻，安有用价买来烧毁之理。洋商欺哄该夷，不妨令夷人指名陈诉，且夷人贸

易倍蓰获利,行之已数十年,此次不给价值,未为亏本。试令夷人自思,若既失买卖,复用兵不已,又将何处得利乎?彼国用兵岂无废时失业乎?夷人路险,且远中国,以逸待劳,形势谁易谁难?费用谁多谁少?中国坚壁清野,令该夷不能上岸,纵有利器,于何用之?不出二年将自困敝。彼国素善算计,必知求息。

一、鸦片新例,宜晓谕令其知不能开禁也。向来鸦片禁例,皆系具文,此次虽极严密,奸徒意存希冀犹谓二三年后其禁必缓,且有借夷挟制情形。臣风闻浙省夷匪上岸抢夺茶叶,以烟对换,又出招帖人买烟。此系汉奸诱党之计,宜严切晓谕,令中外皆知,此事已经严禁,务在革绝,无可希图,海边违禁偷入,立置重典。

一、夷人所恃者汉奸,宜晓谕令其知不足恃也。臣风闻夷人久通中国,汉人入彼国者甚多,然皆远游失利,不能谋食及盗贼之辈,卖中国虚实,夷人倚为耳目。宜谕以此等奸徒生长中国,不顾父母坟墓,惟利是图,有何可信!将来汝国多留汉奸,习汝器械即能夺汝土地,教汝欺诈即能坏汝风俗,天下忘本之人,譬如毒药蛇蝎,岂能有益!如此晓谕谆切,汉奸自不为彼所信矣。

一、缴烟一节,宜奖其既往以劝将来也。臣风闻此次夷人滋事,上年广东所奏义律者亦在其内,现在蹂躏海疆,断无许和之理。惟上年具呈缴烟一事,尚属听命可嘉。当时措置未善,以致伊得借口,宜因此网开一面,为天朝赦宥之端,仍责以悔罪输费自投。广东避禁出结,恳求原该大臣奏明办理。

一、茶叶大黄,夷命所系,宜晓谕令知贸易既绝。此物不能出洋,自当畏惧也。现在浙省夷匪土岸抢夺茶叶,则伊国存贮本非有余,已可概见。臣请中国茶商至粤者,谕令该省平照市价,全行收买封贮,俟夷人屈服,照价赏赐该夷,以为操纵之具。

右臣拟议各条,若移檄该夷,可资采择,并望皇上飭下妥议施用。

臣又伏思,中国太平日久,诸务弛玩,一旦整饬纲纪,严除

蠢害，外夷内奸遂致蜂起，在无识之徒不免意存畏葸，谓不如安静省事之善。不知皇上天锡勇智，臣下小心奉法，区区夷匪，原不足虑。况该夷所最习者粤省洋面，所深恨者钦差大臣，然夷船在粤游奕，经年竟不能进内洋停泊，可见备御有方，该夷即无能为役。现在各海疆申严防守边备，借此修明人才，借此振刷奸宄，借此搜剔法令，借此整顿，实为国家承平日久紧要关键，办理得法，所益滋多。臣愿皇上坚断持重，不令浮议得摇，天下幸甚。

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二七一、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为风闻闽广 游民经过江西公然开灯吸烟折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原折）

吏科给事中·稽察户部银库臣周春祺跪奏，为风闻外省地方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七月中，闻得臣原籍江西之建昌、抚州等府属地方。有闽广两省民人衣扣腰带间各以小红呢、小青呢为记。自五月初至六月中，每日每起，或数十人，或数百人，结队成群，络绎而过。其人俱短装劲服，身藏利刃，各有头目。初以为闽、广两省游民，且恐传闻未确，不足为据。兹复闻得该民人等于经过地方，公然开灯吸烟，且每队中俱有数人扛抬巨簾，询以所载何物，即明言系贩卖之烟，其为烟匪无疑。

现当查办鸦片吃系之际，该匪等胆敢肆行无忌，千里游行，实属愆不畏法。且恐有与暎夷勾结情事，即非其党与，难保其不闻知浙洋滋事，往投逆夷缸中，不可不预为防范。伏祈饬下江西督抚，遴派明干员弁，因其所从来，究其所从往，认真查拿，毋令其阑入沿海地方，致滋后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二七二、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严拿闽广 游民在江西开灯吸烟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刻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江西巡抚钱。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

前因有人奏，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成群结党，每起皆有头目，诘其去向，语涉支离。当经降旨，令该署督等密派干员查拿究办矣。兹又有人奏，风闻该民人等于经过地方公然开灯吸烟，且每队中俱有数人扛抬巨簾，询以所载何物，即明言系贩卖之烟等情。现在查办鸦片烟正当吃紧之际，该匪等竟敢明目张胆，结队游行，吸食贩卖，实为愍不畏法，必应从严惩办，以戢刁俗。著裕谦、钱宝琛仍遵前旨，派员严密访拿。如果有吸烟兴贩情事，即著按律究治，不准稍有疏纵。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七三、荆州将军德楞额等奏请 赴浙协剿英船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朱折)

奴才德楞额、忠灵、穆精阿谨跪奏，为夷匪滋事，恳请带兵协剿，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等据署江陵县知县蔡聘珍禀称，接准省信内开，浙江定海县有夷船三十余只，在该地方滋事，用炮击伤官兵，占据县城，现在调取各处官兵，前往剿办等语。奴才等听闻之下，不胜骇异。伏思夷人性多桀骜，今兹蠢动，胆敢伤兵据城，实堪痛恨，自应迅速歼除，方足以靖地方而彰天威。奴才等闻信后，当即于荆州四千兵

丁内，挑选精壮者二千名，督饬协领等加紧操练，所有器械一切，均已预备妥协，以备征剿。伏思奴才德楞额、忠灵、穆精阿仰蒙鸿慈，擢以将军副都统之任，受恩深重，莫效犬马。查荆州由水路赴浙，系属顺流，较之他省，尤为近便。合无仰恳天恩，可否准令奴才德楞额，将所派二千精壮兵丁内，先行带领一千名前赴浙省，会同协剿，以期迅速藏事。其余一千名，仍交副都统忠灵、穆精阿不时操练，以备续调。

所有奴才等恳请协剿夷匪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朱批：甚属无谓，著不准行。

二七四、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为遵旨议复 办理团练水勇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朱折）

护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使臣宋其沅跪奏，为遵旨议覆团练水勇，以散汉奸，恭折奏祈鉴事

臣于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准部咨，七月初二日奉上谕：“给事中沈葆奏请飭沿海咨省团练水勇一折，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酌量地方情形，妥为具奏。钦此钦遵。抄折行知到浙。”臣查制敌必得其情，馭众当收其用，倏夷恃其船坚炮利，敢于猖獗，而其由敌洋直趋定海，则非汉奸熟习沙水情形者为之向导，断然不敢深入，亦断不能如此迅速。是欲歼夷逆，必除汉奸，灼然无疑。又自封港之后，商渔船只颇多失业，其中舵水半属无赖，若不收为我用，诚恐转借盗资。浙省海口以镇海为最大，系商船聚集之所，乍浦次之，其他小口数十处，亦多有渔船往来停泊。自逆夷滋事，照例封港，臣等即经饬行沿海各属，雇募渔商船只收集舵水人等，以备应用。旋据鄞县、镇海等处禀报：各就地方情形，每县雇募数百名数十

名不等。乍浦雇有一千余名，足敷应用，尚有雇募较少者，仍飭陆续雇觅，以助舟师。是该给事中所奏团练水勇之处，浙省早已先为办理。应请再行严飭沿海各属，广为收集，庶多一为我所用之人，即少一从贼为逆之人矣。

抑臣更有进者，不特未为汉奸之人，可以收为我用，即已为汉奸之人，尚可招之使来。拟多为出示，以伊等本系中国食毛践土之人，当时或因贫穷，或遇患难，不得已而从夷，故土可怀，先世宜念。若能杀一白夷，持首来归者，免其前罪，仍准给赏。若能烧一夷船来归者，立予重赏，仍给顶戴。若能通款中国，助成大捷者，并当加以职官。如此则人思自奋，必有悔罪返正之人，即或不能尽效，而逆夷亦必自生猜忌，有不敢轻信汉奸之心，于情事不无裨益。其现在定海民人未从逆者，若能照前立功来归，更当从厚加赏，以示鼓励。散汉奸而殄夷寇，臣愚以为莫切于此。

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七五、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报 入闱监临三场后即赴镇海 军营商办一切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前于接护抚篆恭谢天恩折内，声明省中公事部署稍为就绪，即驰赴镇海军营，督率所属，筹办一应军需事务，并随同钦差大臣伊里布，商议防堵攻剿之策。

嗣因学政季芝昌于八月初一日猝丁母忧，乡试监临，事关大典。臣现护抚篆，自应接手办理，遵例于八月初六日入闱。惟军务方殷，臣系守土之官，不能目睹情形，实属心悬两地。谨拟士子三场完竣之后，臣即先行出闱，驰赴军营，察看一切，所有场中

事务均有成例可循，臣即交提调道员陶士霖、监试知府凌泰封敬谨办理，不至贻误。

谨附片奏闻，仰祈圣鉴。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七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防堵英船用项援案核实造报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军录）

再，此次调拨督标暨正定、河间、天津、静海、四党口、霸州等协营兵丁，防堵天津海口。又酌调务关路、宝坻、武清等营兵，防堵宁河海口。时值大雨连绵，风涛骤急，各该兵丁率皆涉水而来，日处积潦泥淖之中，而地属海隅，行户稀少，米面柴薪均系购自远处，所需口粮，若照定例折银支給，实属不敷食用。查嘉庆十八年间，开州等处防堵滑县逆匪，兵丁日需口粮，奏明折给银一钱五分。此次事同一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援照成案，每兵每日折给银一钱五分，俾资鼓腹，自必益知感奋，踊跃争先。其文武员弁盐菜口粮等项，暨转运军火器械水陆运脚，并僱觅人夫挑挖壕沟、修添炮台各费，查嘉庆十八年之案，系属陆路城乡，今系沿海地面，情形微有不同，凡有成案者应请援案办理，无成案者另行核实报销。

至前奏原调正定镇标兵内固关、龙泉、倒马等三营，相距稍远，又，天津镇标砖河、旧州两营营分本小，兵额无多，臣均先行分别撤止。其沿海之丰润、玉田、临榆、昌黎、乐亭、滦州、抚宁等处，臣已奏委清河道米廷林、副将向荣、兴泰等前往会办。兹据该委员等禀报，大小口岸八处，已调拨提标所属各协营兵丁一千四百余名，借资防守。其丰润县所属之涧河玉田县所属之黑洋河等处，距岸数十里外，自天津夷船他往，亦据报望有夷船在彼游奕。该处营分本小，兵势亦单，又添调遵化营兵二百名，分拨两处防御。仍分饬

钦遵前奉谕旨，如该夷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

所有各该处用项，并请一体援案核实造报，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七七、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人在 山海关等处测绘地图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军录)

再，此次啖咭喇夷船起碇他往，所有望见该夷船踪迹者，虽止丰润、玉田之涧河、黑洋河两处。而据委员私相探询，据称山海关等处亦曾去过，带备工绘画之人，随处绘图。即天津炮台一带情形，亦经绘有图说，并给委员阅看。是其诡诈之情形，已可概见。

所有探知啖咭喇夷人各处绘图缘由，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七八、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天津 海口设立粮台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军录)

再，现因防堵啖夷，大兵云集海口，虽未经设立粮台，而事属兵精，亦必须有文职大员，妥为经理。查天津道陆建瀛，人甚精细，臣已飭调前来海口，总司其事。虽该道尚有催趲漕粮之责，而此时重运各帮，均已挽过天津关，只缘近日道路泥滑，通坝车辆转运，未能迅速，以是官剥船只，不无稍形积压，欲行添雇民剥，而时值装运军火器械亦须用船之际，雇备难期速集。惟计相距霜降前十日回空例限，时日尚宽，只须途次就干，车行便捷，可期渐次流通。现当军需吃紧之时，该天津道既在海口专司支放，相距杨村较远，势难兼

顾，所有剥运事宜，臣已酌委通永道觉罗存兴，暂行代办。

除咨漕运督臣外，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是。钦此。

二七九、著将查办私种罌粟不力之署宁海县 候补知县等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请将查办私种罌粟不力之知县等分别议处一折。署浙江宁海县候补知县史复善，查出私种人犯多未报获，实属查办不力。台州府知府潘观藻督率无方，亦属不合，均著交部分别议处。仍著该府督同该县，按名严缉，务获究办。如再查有奸民私种罌粟，务即铲除净尽，严拿惩办，以期尽绝根株。该部知道。

钦此。

二八〇、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浙江开化县 知县梁士彦革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请将查办烟犯意存讳饰之知县革职一折。浙江开化县知县梁士彦，于吸烟、兴贩人犯并不实心访捕，遽行具结。逾经委员访获，又不实力查拿，实属不知振作。梁士彦著即革职，并查明该县经手仓库有无未完，另行照例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二八一、著闽浙总督邓廷楨严密防范 不必在洋接仗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由驿驰奏，留兵防堵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该夷船往来游奕，桅挂红旗，踪迹诡秘，难保无奸民暗为勾引。著邓廷楨仍遵前旨，严密防范，不必在洋与之接仗。我兵外示镇静，以逸待劳。如果登岸，再行剿除，毋庸汲汲图功，恐有挫失，是为至要。

已革举人陈姓，务须访查明确，设法拿获，以凭究办。

又，保昌等另片奏，添铸炮位等语。著准其赶紧添铸，以资捍卫，免其报销。铸成之后，其施放果否有准？致远能及若干里？均著遇便详细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悉心商酌余步云 应否调拨兵丁一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余步云奏请调拨兵丁一折。现在余步云计应到浙，著伊里布详察情形，悉心商酌，应否调拨之处，具奏请旨。余步云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三、著直隶总督琦善悉心斟酌御史万启心 所奏晓谕英人六条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奉
上谕：

御史万启心奏晓谕英人六条，著琦善体察情形，如有可采择之处，斟酌施行。该夷船只起碇他去，现在有无著落，果否仍回津门，著将实在情形先行具奏。万启心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四、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奏报带兵 抵浙日期并查看浙洋形势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军录)

福建陆路提督奴才余步云跪奏，为恭报奴才酌带弁兵抵浙日期，专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钦奉恩命，酌带弁兵驰赴浙江剿办逆夷，于七月初十日自福建泉州府起程，业经恭折奏报。续在浙、闽交界之福鼎县途次，咨访大略情形，似应调旧添新，请调粤、闽水师以资剿办缘由，恭折奏明请旨存案。兹于八月初三日驰抵浙江宁波府城，适钦差大臣伊里布先行到郡筹度机宜。奴才进见后，即星夜驰赴镇海县城附近之招宝山，会同提臣祝廷彪等查看形势。

窃见该处口门虽不甚宽阔，而水势甚深，巨舟易入，现在已于深水处载石坠缸，浅处遍插木桩，陆路扼要支搭帐房，安兵防守。提臣祝廷彪在彼驻防，前任浙江抚臣乌尔恭额亦往来巡查，可期周

密。惟定海一縣孤懸海外，瞭望不及，據稱喫夷紅只多聚于定海，其餘分布蛟門等處洋面，以阻我兵進剿之路。

細查浙省現在調到水陸兵不過八千餘名，其中水師僅有三千餘名。督臣鄧廷楨所調之建寧兵五百名，現雖陸續到浙，惟系陸路兵丁難以出洋。其泉州文員所募之水勇一千名，合由海道乘舟前來，未據報到。奴才業已飛查沿海州縣，嚴行飭催，諒即日可以到浙。然水勇究與兵丁不同，恐難得力，是浙省現在水師實形單薄。此外雖有欽差大臣選備之江南蘇松等標水師二千名可以飭調，然此時尚未前來。又所請敕下兩廣、閩浙各水師二千，統以大員多帶炮位，駕坐堅厚大紅來浙，相機進剿，亦尚未接奉批回。奴才惟有惓思竭慮，商同在事文武，查探逆夷作何狙詐情形。一俟各兵到齊，如有一隙可乘，必當與欽差大臣密商良策，慎加剿辦。固不敢稍涉冒昧，亦斷不敢觀望迂延。

所有奴才酌帶弁兵到浙日期，理合恭折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二八五、直隸總督琦善奏為曉諭 英人及英人登答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朱折）

大學士·直隸總督臣琦善跪奏，為遵旨將曉諭喫咭喇夷人情形暨該夷登答緣由，恭折由驛速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自喫咭喇夷船起碇他往後，隨飭各處探訪，旋于七月二十九日，據派往防堵寧河、北塘海口副將石生玉等差弁探得，分隸丰潤、玉田等縣所屬之潤河、黑洋河兩處，各有夷船在彼游奕。并據查得，相距黑河海面二十餘里之黑沿子庄地方并无口門，近岸向皆淤泥，从无船只駛入。現因大雨連綿，存有漫水深一二尺，該夷干

七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两次浮驶杉板，持械上岸，进村购备牛羊鸡豕等食物，偿以番钱，并散给夷书数本，与前次进呈者无异。其村民中有畏怯躲避者，该夷即将其牲畜自行攫取各等情。

臣以该夷在彼惊扰，当派千总白含章乘坐海船迎往，告知业经奉到谕旨，促令速回听宣。随于本月初二日，据各该夷船仍复回至天津拦江沙外。臣以行文宣示，未能详尽，而体制攸关，臣又断不能前赴彼船，随约令该领事义律前来听候面谕，并令其不必随带兵船。乃始则懿律亦愿同来，旋仍托病不行，仅据义律十初四日随带十余人，乘坐杉板进口。该夷性质粗豪强悍，兼以言语不通，专赖通事传述，与言殊不易易。随经臣多方驾馭，钦遵谕旨，谕以大皇帝统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钦差大臣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现已仰蒙恩准，钦派大臣驰至广东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等因。而该夷坚执前递公文所呈各条，惟求遂其所请。并据呈阅该夷所谓全权，其式圆，而上有璽文，近似印篆。此外复投递字据二纸，内称欲臣于该夷所请各条下，为其批允否，则似欲请与开仗。又据将该国王示谕该夷等，先将各处海口插立木牌，阻止商船出入之条，送臣阅看。臣默思天威所在，且现已准备，固不难于用武，而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餉，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惟此时适值海口内外尚有闽、广商船，臣随谕以此等船只所载皆苏木沙糖，本不愿其出入，现因该夷等前来，是以海口有船来往，寻常尽有陆路可行，何必航海冒险，该夷遂不复提插立木牌阻止商船之言。臣又谕以伊等此来，据称雪冤乞恩两大端，今所诉之冤，已奉旨准为昭雪。至于乞恩之处，试问：一经接

仗，岂尚能仰邀旷典？准与贸易，利将安在？

该夷复求割让海岛，其始意欲占据定海。臣随遵旨，谕以天朝与各国通商，本系格外施恩，但能恭顺，概不拒绝。前因严禁鸦片，该国不肯具结，是以不与通市。该夷既欲照常贸易，自宜倍加恭顺，何得转思占据。姑无论理不应让，该夷亦势不能占。且如奉谕饬禁各处海道商贾，概行停止，无人前往购觅，又将从何消售？该夷似以为然。随又恳于广东澳门西洋人现住处所，分与一席之地，俾其携眷寄居，仍归天朝统辖，不敢割据。臣复以向未到过粤省。询其从前贸易时如何存身，据称前此系赁西洋人房屋居住，因西洋人时与该夷争斗，是以今有此请。臣答以西洋夷人住居已久，历年恭顺，不能抽分。该夷又称：粤省沿海地方，无人之地居多，不拘何处，请假一隅，俾资栖止。臣询其所称无人之处，是否属隶州县，据称均有州县管辖。并据带到该国条款，送臣阅看，内称该国官员来粤，均须尊敬，文移俱用平行。臣谕以从前贸易多年，自有旧章，况通商者，亦不止该国一处。据称该夷前往粤省贸易，所来本止夷商，与各国无异，是以呈递公文，均用禀帖。凡发给夷商者，均系谕帖。嗣缘该国商人四散，该国王即派令官员前来，而公文体制，尚循其旧，且向由洋行商人接递，故往往被其把持。据请此后文檄，俱用平行，并径自往还，不由洋行经手。臣先谕以官员亦有大小，岂能无分差等。复据该夷声称，官职差等系就我朝而言，今既来自该国，同为客官等语。臣又谕以彼此通市，原系商与商通，该国既系派员前来，然既为贸易而设，亦只须与商人交涉，天朝官员可不过问，本无所用其文檄。该夷因闻臣有官员可不过问之说，是以于其前呈公文内，所称洋行倒歇、拖欠银两之处，并未言及。惟于烟价一层，狡执最甚。经臣遵旨，谕以当日呈缴之烟，本系违禁之件，早经烧毁。至如该夷所称凌辱逼勒呈缴之处，皆钦差大臣等所为，譬之该夷经该国王使令前来，办事错误，又岂有著落该国王赔偿之理，并又将定海时事为之反复取譬，如该处被害之官员兵丁，该夷

又岂能起死者而使之复生。而该义律坚持不回，据称前缴之烟并非由商呈缴，实缘义律等被断淡水食物，困饿无以自存，遂动用该国王银两买烟呈案，今义律等须缴还原动银两等语。

臣以此皆尚止义律之言，随又将以上各情，发给懿律文书，俾该夷等或再自行详商。系即于初四日派员持往，兹于初七日甫据该夷具文登覆，交去员带回。拟合将取到该夷回文，暨所呈字据，并臣原发底稿，照录一并恭呈御览，伏候皇上训示遵行。

所有现在晓谕啖咭喇夷人情形，及该夷登答缘由，理合遵旨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义律面呈字据内所称可立盟约为定一节，臣已谕知。天朝凡遇公务，只以印文为凭。又，所称再将各条逐一陈明送阅之处，系该国王发给该夷之单。即前日进呈字据内所请求之各条，据义律面行呈阅后，该夷仍收回，此外并无字条，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所办俱好，可恶在烟价一条甚费周章也。即有旨谕。

二八六、直隶总督琦善奏为英人 称烟价一项最为紧要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朱折）

再，臣于初四日派千总白含章持文前赴夷船，除据该夷具文登复外，又据私向白含章声称，该夷所请各条内，惟烟价一项最为紧要，实难复其国王。白含章答以烟已烧毁，又安知银数若干。据称自有原数，即不准全还，或酌还若干，或分期给还，均无不可。且称现在南北夷船俱未举动，原系静候消息，只须奉有谕旨，该夷即知会定海各路，率带兵船回粤，听候办理各等语。

伏查夷情诡诈，臣自一月以来，虽经多方驾驭，终莫测其是何意见，事关重大，不敢不据实密陈。谨奏。

朱批：即有旨。

二八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于英船再来 时可诱之登陆聚歼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奉上谕：据托浑布奏现抵登州府防堵情形一折。又另片奏，夷船一只在鼈矶岛外洋游奕，并驾小船向岛民乞买淡水牛只等情。览奏均悉。现在该夷船既向西北大洋驶去，难保其不折回，且恐复有南来船只。山东省各口岸内无涨沙拦阻，外无险要可守，处处可以闯入，该抚已会督该镇道分兵择要防守，布置尚为周密。设或夷船再至，竟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所持者船炮，若舍舟登陆，则其技立穷，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陆，督率兵勇，聚而歼旃。该抚务当相度机宜，待以谨慎，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八、著直隶总督琦善晓谕英船还粤听候 办理并不许赔偿烟价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琦善奏遵旨晓谕夷暨该夷登答情形一折。该夷船只来至天津，以诉冤乞恩两大端为词。现在该督遵奉前旨，向该夷领事义律反复开导，所办尚好。惟该夷具文登答，则始终以赔偿烟价等情晓晓置辩。鸦片烟本系违禁之物，业经烧毁，岂有赔伊原价之理？该督惟当随机应变，谕以天朝与各国通商，本系大皇帝格外施

恩，凡外藩之来贸易者，稍有冤抑，无不查明惩办。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之意，以致办理不善，现已恩准查办，定当重治其罪，冤抑无难立伸。至烟土业经烧毁，断无赔偿之理。且该国往来贸易所重，原在图利，试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来，该国所得利息，不可以数计。如能照常恭顺安静，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后，或汝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汝等从长计较，所得孰多？

该督接奉此旨，即照此向该夷人明白晓谕，令其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倘该夷始终坚执，该督总当相度机宜，妥为措置。至此时坚欲索价，并请减价分年之说，不过该夷借此寻隙，志在通商。该督到粤后，惟当细加访察，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或即作为该督之意，密谕各洋商，以将来如许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该商人等亦可照常贸易，获益良多。总宜从长计议，毋令该夷有所借口，方为妥善。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九、著直隶总督琦善所调防堵海口

兵丁可援案折给口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奉上谕：

琦善奏，援案折给兵丁口粮等语。览奏均悉。此次调拨防堵天津海口等处兵丁所需口粮，准照成案，每兵每日折给银一钱五分。其文武员弁盐菜口粮等项，暨转运军火器械，并雇觅人夫挑挖濠沟，修添炮台各费，有成案者，准其援案办理。无成案者，该督另行核实报销。至沿海之丰润等处调拨兵丁等用项，并著一体援案核实造报。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九〇、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 亲往老龙头防堵英船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裕瑞跪奏，为夷船驶至老龙头海面游奕情形，先行奏祈圣鉴事。

窃查奴才前经奏明密派官兵二百余员名，分驻秦王岛老龙头海口要隘，昼夜防堵。奴才一俟报有夷船驶至，亲往相机督办，两经奏蒙圣主洞鉴在案。兹于本年八月初九日申初刻，接据老龙头防御顺龄等禀报，未刻瞭见无篷夷船一只，自西如风驶至相距海面二里之遥，往来游奕等语。奴才当即携印亲率备选鸟枪弓箭兵一百名，于申正刻驰抵老龙头海口。亲自瞭见夷船一只，相距海口约有五里，不但桅杆高大，抑且船身烟气上冲，停泊海面。忽于酉正刻又向南驶洋内游奕，难免烟气上冲为记，该夷船接踵驶至，乘间窥伺滋扰。随将先后派带官兵二百余员名分布沿海，昼夜梭织紧防。倘有夷船投递字据之事，奴才亲加验看，如无桀骜形状，刻即派委委员接收，山驿驰奏，万不敢稍为荒唐〔唐〕。

再，山海关镇城关门九门长边一带各要隘，尤恐有内地奸匪勾通接引之虞，稽察盘詰最关紧要，拣派右司协领阿龄阿驻守环查，无使稍有漏网。奴才现驻老龙头海口，亲率官兵，相机督办。其秦王岛防堵官兵一百余员名，相距老龙头水路仅止二十余里，该夷船既在老龙头洋内游奕，难免乘风一帆西驶，加派备选鸟枪弓箭兵五十名，遴委左司协领塔清安带往秦王岛，督率先后派带官兵一百五十余员名，相机妥办。

其沿海地方，奴才一面具奏，一面飞咨盛京将军、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一体加紧防堵外，所有奴才亲驻老龙头海口，督率官兵紧防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九一、著欽差大臣伊里布派人 偵探英船踪跡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剿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伊里布，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諭，

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折。覽奏俱悉。嘆夷占據定海洋面，分船游奕，踪跡詭秘。該大臣務須加意防堵，仍時密派得力之人分投偵探。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窮，該大臣總當鎮靜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剿。倘探得該夷船隻駛出外洋，即可不必窮追。

所有定海縣民應行撫恤及文武員弁應派委署理之處，著該大臣妥為辦理。

至所奏調派壽春鎮兵來浙協力堵御，並請調閩粵水師會到之處，著候旨施行。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二九二、盛京將軍耆英等奏為遵旨 派兵分駐海口防堵英船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軍錄)

奴才耆英、祥厚謹奏，為遵旨妥為防堵夷船並審度海口情形，酌撥官兵，分駐防守，恭折具奏，仰乞聖鑒事。

本年八月初四日酉刻，熊岳途次，奴才折弁賁到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諭“耆英等奏籌備防堵夷船一折。據奏旅順口當水路衝衝，為洋船往來扼要之所，業已飛咨祥厚遵旨辦理，並飭屬巡哨，防堵守探。又另片奏，預領明年春秋二季

火药铅子备用等情。览奏均悉。倘有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等务当相机防堵，不得于海洋与之接仗，如其入口登岸，即应竭力剿除或来船声称投递稟揭，并无桀骜情形，即行派员接收，由驿驰奏进呈，听候谕旨。将此谕令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前来。”奴才等惟有恪遵谕旨，不敢孟浪轻率接仗，自应相机筹办，妥为防堵，以期不负委任。

至复州洋面，于七月二十四日有夷船二只停泊，又于是月二十九日续到夷船一只，旋即全行拔锚开行北驶，经奴才耆英于八月初四日盖州途次由驿恭折奏闻在案。奴才耆英仍带领头起官兵遵程前进，于八月初五日驰抵复州，奴才祥厚已由旅顺口先于八月初一日驰抵复州，随会同悉心商酌。所有前在八岔沟二三十里外洋停泊之夷船，虽经驶往，惟夷性诡譎，难保不去而复返，是复州海口，必须严兵防守，以昭慎重。奴才等拟将由省带来官兵四百名内酌留三百名，飭交领兵之协领乌尔滚珍驻扎堵缉。复查旅顺口有水师营官兵六百名，水手百名，战船十只，足资巡哨守卫。惟金州大小海口十七处，兵额七百零八名，分拨瞭望守卡及堵御差使，不敷拨派。奴才公同酌拟，就近将熊岳兵调拨二百名，令其前赴金州，交该城城守尉酌拨分防。又查盖州属之连云岛海口，据中路委员协领阿尔琿铤稟称，该口水深宽广，南来大船均可进口，虽现已设法筹画堵御，但兵额仅止三百八十五名，不足以资防堵。奴才等公同商酌，拟将由省带来前锋马队兵百名内先行酌拨六十名，飭令前往盖州防守。奴才等伏思盖州为奉天南路适中之地，今既据该委员稟称，连云岛最为紧要，奴才等随将省城备调之二起官兵三百名飞飭提调，令其驻扎盖州，既可以壮军威，而又可以备援。再奴才等连日率同协领恒升、绰勒豁伦、乌尔滚珍审度复州娘娘宫海口以北地势，将酌留官兵三百名，协领等官六员，妥为分布安设，并择高阜山巅六处分置官兵，协同民壮昼夜轮流瞭望。一经望有夷船在洋游奕，飭其遵照号令迅速驰报，俾知夷人趋向。至复州所属海洋

内常与岛，已札飭复州知州鲍颢堂，酌派民壮三百名，在岛内常川巡查，以严防守。惟思便于水者必不利于陆，（朱批：是。）如该夷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断不容其肆意滋扰。

所有奴才等遵旨不敢轻率接仗及分拨酌留官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二九三、盛京将军善英奏报查明 英船在复州停泊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朱折）

再，奴才等驰抵复州后，于八月初八日率同协领等渡海查勘得七月二十四日夷船停泊处所，系在复州所属海洋之常兴岛塔山以南外洋抛锚。去八岔沟二三十里，去复州娘娘宫海口七八十里，该岛长六七十里，宽三四十里，四面环海。其间八岔沟、桶子沟、蚊子嘴十余处，皆常兴岛村名。岛内塔山、台子山、大孤山、高脑子山，均极高耸，村落零星，地多沙甸。询据岛内村民，前次先到夷船二只，及续到夷船一只，均在塔山南外洋停泊。夷船各随有脚艇，曾在常兴岛之八岔沟汲取泉水，并向居民以洋钱易换牛只鸡鸭，实无滋扰等语。当将洋钱呈验属实，是该夷人尚无桀骜形状。如该夷船再行潜来，奴才等自应查看情形，仰体皇仁，妥为抚御。惟该民人等金称，夷人内有执铅笔书写汉字，令伊等认识，因伊等不识汉字，不知所写是何言语。查夷人不通文艺，今书写汉字，此中显有汉奸为之勾串。且在岛屿山泉汲取淡水，转能甘言善价，诱买愚民食物，尤恐汉奸暗中谋画，其居心殊属叵测，更不可不加以防维。奴才等愚昧之见，欲使海疆靖谧，必须严緝汉奸，汉奸敛迹，则夷人定必远遁矣。今奴才等惟有严密设法购觅眼线，于沿海陆路广为探访，倘能緝获汉奸，自应即行奏请谕旨遵办。

再，奴才等正在缮折具奏间，于八月初九日亥刻，据瞭望官兵民壮驰报，是日申刻又驶到夷船一只，仍在塔山以南外洋抛锚，奴才等当遣委千员前往查探，相机抚御，不敢轻率接仗，如有桀骜情形，即应率兵痛剿。

除飞飭所属沿海旗民地方官并飞咨邻省督抚一体防堵，以昭缜密外，所有奴才等查明夷船停泊处所并履勘常兴岛实在情形，理合附片。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九四、湖广总督周天爵奏陈扬长避短火攻 英船谋复定海并严备台湾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朱折)

再，曠逆据我定海，臣日夜筹思，宜料该逆情形，避其所长而击其所短。夷人所长在其船大炮猛，然船大无风必不能动，且必有中次之船在内洋游奕。若于无风之日招集渔舟，装载芦苇，上列火箭喷筒，前则障以布幔，列如堵城。乘贼惊疑之时，我舟用车轮激水，一鼓四集，后备走舸。彼之枪炮入柴则无力，不能透过，且为我引火之具矣。先其小舟，次及大舟，可以一炬而尽。曠逆大创，则汉奸破胆，亦必悉捕正法，方快人心。所虑者，逆夷见我师大集，北风正劲，或扬帆而去。若此，则复定海之后，更当设计严备台湾，盖必痛惩翦除，然后一劳永逸。不然逆夷处处窥伺，使我备多力分，非致人而不致于人之道也。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

二九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烟贩 邱阿长卢文秀等审明定拟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申明出洋潜买鸦片入口，囤积发卖各犯，分别拟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贩卖鸦片匪徒，节经严拿审办，叠次奏闻在案。而嗜利之徒仍难免以身试法，臣等叠飭水陆文武，无分畛域，实力查拿，不准稍有松懈。旋据碣石镇右营守备黄庆元率同弁兵，并碣石同知，归善、陆丰、新安各县差役，拿获烟贩邱阿长及舵水林义复、林阿四、吴阿二，火工郑阿三七名，并获船只、烟膏、刀械、船照及收发鸦片帐单等件。又据南海、东莞各县营访获烟贩卢文秀一名，并起出烟土二百八十三两七钱、烟膏三十两以上两起，共获人犯八名，先后解经臣等提讯，取供发司，委员审办。内吴阿二一犯带病解到，于取供后在南海县监病故，经该县验明详报。所有现犯，据委员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等审明定拟，由署广东按察使王笃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逐案研鞠。

缘邱阿长等均籍隶归善县，与未获之蔡阿先素识。蔡阿先置有红头船一只，承领归善县船照，船名：蔡发顺。平日出洋载送客货，并贩卖盐鱼，船内置有防夜刀械，雇现获之林义复、林阿四、吴阿松、余阿来、吴阿二，未获之蔡阿福、蔡阿晚，充当舵水，每月各给工银二元。又雇现获之郑阿三充当火工，月给工银一元。蔡阿晚素吸鸦片，携有烟膏在船。道光二十年五月初六日，船泊碣石洋面，邱阿长听闻夷船所带鸦片减价发卖，向蔡阿先称欲出洋买贩图利，商雇蔡阿先船只载运，许给雇价番银二十元。蔡阿先贪利应允，囑令舵水林义复、林阿四、吴阿松、余阿来、吴阿二、蔡阿福、蔡阿晚帮同驾驶，每人许加工银一元。郑阿三曾经在旁听闻，因系火

工,不谙驾船,并未许给银两。邱阿长于五月初七日即坐蔡阿先船只,驶至新安县属长河湾洋面,邱阿长携银二百四十元,另雇未获之陈亚带虾笱艇,驶拢红毛啖啰咭夷船。陈亚带引同邱阿长俱上夷船,买得烟土四十个,共重一千二百余两。邱阿长携回蔡阿先原船,将烟土逐个称准,写出帐单,以便随时转卖。因闻查拿更紧,由僻港开行,即于沿途陆续卖与不识姓名人烟土二十六个,每个价银七八元不等,共卖番银一百九十八元。五月十四日驶至陆丰县碣石港,将卖剩烟土十四个,每个估银八元,尽数卖与素识未获之李亚州转销。邱阿长将先后所收价银,即付给蔡阿先船价番银二十元,转分舵水林义复等工银各一元。邱阿长与蔡阿先各将银两,先令水手蔡阿福由旱路携带回家,邱阿长适患足疮,不能行走,仍坐原船转回。五月十五日船至乌涂洋面,即经各该文武访闻追捕,蔡阿先、蔡阿晚凫水潜逃,将邱阿长、林义夏、林阿四、吴阿松、余阿来、吴阿二、郑阿三等七犯,连船只、烟膏、刀械、船照、帐单一并拿获。

又卢文秀一犯,籍隶东莞县,小贩营生,素晓夷语,起意商同未获之梁介熙各出本银三十元,出洋贩烟转卖。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九日,一同雇坐不识姓名虾笱艇,由僻港驶至大澳洋面,卢文秀走过啖咭喇国夷船,用银五十四元买得烟土二个、零土四包,共重二百八十余两,运回卢文秀家内收藏。五月二十六日,卢文秀又商同梁介熙向未获之李华富,用银十一两买得烟膏三十两,连前买藏烟土并贮木箱,充作货物,与梁介熙搭坐渡船驶往佛山,欲往僻处转卖。行至中途,即经该县营访闻查拿,梁介熙闻风逃逸,将卢文秀连烟土烟膏一并获解。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新例: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知情受雇之船户拟绞监候,船只入官等语。此案邱阿长、卢文秀各自起意出洋,向夷船买取烟土入口转卖,实属藐法。

卢文秀除另向李华富收买烟膏尚未售卖轻罪不议外，应与邱阿长均照新例斩决梟示，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王笃、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将邱阿长、卢文秀二犯绑赴市曹，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船户蔡阿先受雇出洋，载运鸦片烟土，例应拟绞。其舵水林义复、林阿四、吴阿松、余阿来、吴阿二，图得添给工银，帮同驾驶，均应于知情受雇之船户蔡阿先应得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吴阿二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林阿四、余阿来据供亲老丁单，惟系鸦片案内拟流，应不准其留养。火工郑阿三讯未分受银两，惟既在旁听闻，并不阻止，又不辞退，当此烟禁紧严之际，未便免议致有轻纵。郑阿三应请于得受添给工银帮同驾驶之舵水林义复等满流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据供亲老丁单，是否属实，飭县查明取结，照例办理。贩烟船只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守口弁兵无从查察，请免开参。吴阿二带病进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监毙职名照例免开。起获船只变价入官，烟土烟膏刀械船照帐单案结烧毁。逸犯蔡阿先等飭缉，获日另结。卢文秀等搭坐渡船，据供船户并不知情，应免缉拿。获犯职名飭行查明另咨。两案烟犯均经该管营县访问拿获究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二九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英人扬言伊国不通商各国货船亦不容贸易他国不平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夷务清本）

再，臣现准粤海关监督臣豫堃咨会，覆奏每年例贡呢羽钟表等件，并不取资喫夷货物一折。钦奉朱批：“现在虽能照旧呈办，设或

日久有变动之处，仍应遵奉本年谕旨，不必多方购求，以副朕事务核实之意。此批折著入于交代，并著督署存记。钦此。”仰见我皇上俯恤下情，不宝远物，跪诵之下，钦服难名。伏思盛世。四夷咸宾，方物毕献，任土作贡，原无难致之奇。乃蒙圣主格外优容，犹恐日久情形或有不同，谕令不必设法购办。盖示慈即以训俭，而务实乃可黜华，彝训诤谏，允足垂型奕禩。况通商本以怀柔外服，并非利其征输，即如上冬奉旨断绝暎咭利贸易，叠蒙明谕下颁，以区区税银何足计较？大哉纶綍，中外同钦。

再，乙巳林则徐又奏，此次暎逆兵船在粤洋往来寻衅，扬言伊国不通贸易，各国货船亦不得进口，故自六月以后，他国亦未报有来船，闻他夷在澳门者，因暎夷阻其贸易，均各愤愤不平，如咪喇坚，佛咭晒等国，其力皆足颀颀。金谓暎船若不早回，伊国亦必遣船前来与之讲理。而臣与监督臣豫堃密相计议，仍惟以镇静处之，绝不过问。一面恪遵训示，严密周防。总期，下足以慑夷情，上足以崇国体。

朱批：另有旨。

二九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 严防英船密筹攻剿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敬陈奴才遵旨筹办夷务情形，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抵浙以后，业将查勘情形暨酌拟办理缘由，于本月初二日恭折具奏在案。旋于初三、初六、初七、初八等日四次接奉廷寄，仰蒙皇上洞烛几先，再三申谕，授以机要，勗以好谋，不责其克日以奏功，惟期于万全而无害。圣恩优渥，庸算精详，循泽之余，莫名钦感。

伏查喫夷船坚炮利，我师若专在洋面决战，原非知己知彼之算。奴才前在江省筹办防堵，所调各兵多系陆路，迨一经来浙，又即飭调寿春镇兵丁，均系预为陆战之备，固不专以海中接战为克复之谋。特以水师亦须先壮声势，使该夷备我于水，而不备我于陆，我却以陆路之强兵，直捣其虚，袭取城邑，然后相机收抚，为一劳永逸之策。此奴才所以斤斤以闽、广会剿为请，而叠次上陈者也。今蒙谕旨，以该二省海口紧要，诚恐顾此失彼，仰见皇上思深虑远，旁照无垠。惟闽广既难协助，自应另行筹画。奴才查定海镇额兵二千六百余名，均属水师，当时张朝发虽为喫夷所败，闻伤毙之兵丁，尚无实数。查张朝发之所以挫衄，由于众寡不敌及该革员统率之无方，并非兵丁之咎。且此外守汛弁兵，彼时并不随同出洋，更属无过。乃各怀疑畏，迄今俱犹潜避，自应全数招回，统以明干之镇将，用备驱策，业已移咨浙江提臣祝廷彪，委员密往招集。又据宁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师之用。

至喫夷据城为穴，又于各处分布夷船，以为阻截应援之计。诚如明谕，我师非确有把握，不宜急图收复，致误事机。况现在该夷已至天津稟诉，奉旨飭令直隶督臣琦善妥为办理，浙省更不宜冒昧轻进，以致彼此相左。奴才现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等详细熟筹，此时浙省惟有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一面将攻剿事宜密为部署。俟直隶如何办理，奉有谕旨，再行分别酌办，用副圣主谆谆训诫之至意。奴才抵浙以后，曾与浙江提臣祝廷彪、原任抚臣乌尔恭额商定，若夷人呈递字帖，如其来意只系恳求通商，原拟代为呈进，以期有征无战，永靖海疆。迨福建提臣余步云到浙，奴才亦向告知，迄今未据该夷递有字件，自系因已往天津投递之故。倘此后该夷或在浙另有所呈，奴才即当委员接收，由驿恭呈御览。

再，定海前无下落之文武各员，现在教谕曹应毅、训导诸葛璋均已避入郡城，岑港巡检赵廷诏仍在该处防守。此外备弁人等，有仍各守汛境者，亦有尚无踪迹者，将来各兵招集之时，不难得其实

在。其县城居民，当城陷之际，被夷人戕害，不过数名，余皆散至各舛避匿，城内亦尚有遗民，该夷并未加以戮辱。又已遭冥诛之夷目，据侦探之弁兵回禀，该处民人或称系属伯麦，或称系属义律，究不知果属何人，其致死根由，亦属传闻不一，因该夷于此事甚为秘密，以致无从得实。缘奉垂询，用特缕晰附陈。

至夷舟屯聚游奕情形，与奴才初到之时大略相同，并未逼近口岸，堪慰宸怀。

所有奴才现在查办缘由，谨会同福建提督臣余步云，由五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九八、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乌尔恭额 革职后随营感奋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军录)

再，据随营效力原任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呈称，本年七月二十日在镇海军营接奉行知，七月初九日奉上谕：“浙江定海县逆夷滋事，乌尔恭额办理不善，已降旨革职，令随营效力。”又，奉上谕：“刘韵珂已放浙江巡抚，未到任以前，著改派宋其沅护理各等因。钦此。”乌尔恭额跪读之下，当于七月二十一日委员将浙江巡抚关防、两浙盐政印信赍送省城，交藩司宋其沅护理。乌尔恭额即于是日卸事。正在呈报间，复准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承准吏部咨，七月初八日奉上谕：“乌尔恭额以封疆大吏，遇有倭夷滋扰，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且该抚奏报后，朕心方深厪注，乃相距已及半月，折件仍照常由驿驰递，实属督率无能，糊涂不晓事体，著即革职，仍令随营效力赎罪等因。钦此。”

伏思乌尔恭额职任封圻，既未能先事预防，致使倭夷阑入，占据县城。临事又未能通达事理，以致办理未合机宜，实属糊涂

无能。仰蒙皇上逾格天恩，不即加以重谴，仅予罢斥，仍令随营，效力赎罪，悚惶感激，至于涕零。乌尔恭颖于交卸后，仍在镇海要口会同提镇昼夜严防，不敢稍懈，以冀稍赎前愆，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感奋下忱，理合呈请代奏等情前来。奴才不敢壅于上闻，谨附片代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九九、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加意 巡防英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海关副都统裕。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奉 上谕：

裕瑞奏，夷船驶至老龙头海面，带兵防堵情形一折。据称瞭见夷船一只，相距海口五里，桅杆高大，烟气上冲。此等夷船系该夷探信所用，并非兵船。现在既经南驶，仍当加意巡防。该副都统先后派带官兵，相机守御，毋少疏懈。

又另片奏，请于该监督衙门库存代征银两内借拨银两。著准其拨用银二千两，以为兵丁口粮之需，事竣核实报销。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〇〇、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呈英人新闻纸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咳夷在粤洋五月二十八日新闻纸（系从夷字译出）：

我等看来，大抵舟山岛乃系现在兵丁驻扎之处，即在众人亦以

为系如此。即在我等之国家,亦已先行想定,并又曾与有能干智识之人商议过,因见此岛乃系在中国之中,邻近之处皆系富厚省分,又与产茶叶、丝发(即湖丝)之省分相近。即在其内地之港口亦系甚好,可为外国贸易之大市镇。我等若由中国人手内夺得此岛,即定必令此岛比广东省城更为紧要。其路程虽系略远,而经过台湾之港口,大半年虽系有暴风之险,惟舟山之天气甚好,地土肥美,而居民亦甚稠密。在此岛上有定海城,即在于今亦系大贸易之处。此岛之样子正与新奇坡相同,大抵比新奇坡更宽大。若系好南风,此处到舟山不过四五日间而已,若系北风,即稍为迟慢。我等若有时刻地方,即必详细讲明此岛与读新闻纸之人知道。

朱批: 览。

三〇一、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英船离津 他往及海口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军录)

臣琦善跪奏,为钦奉谕旨后,噢夷船只又复他往,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遵旨晓谕噢夷,暨该夷登答情形具奏后,派委千总白含章前往察探,该夷懿律并未在船,只见义律,复向开导,该夷仍前坚执。据称如不遵所请,将欲肆其滋扰。嗣于初十日续奉谕旨,著再向该夷明白晓谕,随复差弁往探,则各船全行起碇。旋据永平府委员禀报,临榆县属于初九日曾见有该夷火焰船踪迹。现在该夷兵船已顺潮折回数只,而懿律大船迄未回棹,不知何往?已严飭永平府一带委员加谨防维,一俟该夷船至天津,即遵旨再行明白晓谕。

至该夷此次之来,虽据以乞恩为词,而其情诡诈,忽往忽回,究不知其意在另觅马头,抑图各处滋扰。而天津拦江河内海河径直长流,一帆直达郡城东门,即与南北运河交接之区,本可无庸上岸。

且该夷利在水战，早自见几，即或诱令登陆，亦断不肯先蹈涸辙。而海河两岸半属盐池，且尚有居民房屋，仅余一线行路，前无可以抄截之所，旁无可以埋伏之处，仅能相对迎敌。现在所添炮台，又以仓猝取办不及，如用整砖灌浆，非若平时从容造筑者之坚固。其旧存炮台二座，本久经废弃，间多膨裂，现已设法保护。并于无可埋伏之中，勉强高阜之区，于天津城外风神庙、葛沽、新城南北西岸，各设埋伏之处。然相距海口水路百有余里，仅能防其冲逸，不能互相应援，弁兵一经分拨，即不敷用。而天津之迤北，即为宁河县属之北塘海口直达县城，其海河情形，与此间大略相似，相距天津海口水程一百余里。若就渡河陆路计算，约止四十余里。该处前拨兵丁不足六百名，尚嫌单薄，臣现复添调督标兵五百名，正定镇标兵三百名，以便再为分拨防守。

查天津原设炮台处所，距口门二十余里。此次俟该夷船折回后，必不敢擅入口门，臣亦不欲先行肇衅。倘或兵船进口直攻炮台，肆行强横，恐不能不开炮轰击。

兹谨就天津、宁河海口情形绘图贴说，敬呈御览。并将该夷大船现在他往缘由，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〇二、著两江总督伊里布详晰具奏浙江所获 汉奸供词及定海情形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宋其沅奏，乌尔恭额移交拿获汉奸闻吉祥、布定邦及黑夷等，并安插难民等语。汉奸黑夷系何人？何处盘获？其被获之时系何情形？该犯等深入内地，营谋何事，何以束手待缚？其所吐

供词，大致若何？俱未据该护抚详晰奏明，著伊里布查明，据实具奏。

至该夷占据定海之后虽未妄行诛戮，现在逃入内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内外仍有若干户口？既据该护抚奏称，被难民人纷纷逃入内地，是定海城内情景，逃民必能一一详述。著伊里布一面与该护抚筹商安插，清查户口，酌给抚恤口粮，俾无失所。一面即向该逃民探询定海城内民人著落，详晰奏闻。

现在该夷船有驶至天津海口者，呈词恭顺，并无桀骜情形，已派令琦善妥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〇三、杭州将军奇明保奏陈乍浦所募乡勇拟准入伍补充水师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奇明保跪奏，为乍浦海口前经招募乡勇，核与团练水勇，名异事同，恭折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奴才接准兵部咨到，本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谕：“给事中沈葆楨奏请飭沿海各省团练水勇一折。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酌量地方情形，妥议具奏。钦此。”伏查逆夷船只，胆敢窜入浙洋滋扰，奴才限于职守，虽不能奋力疆场，折冲御侮，每于接见司道大员，必询之以通省海口防御情事，得悉团练乡勇之梗概。其是否即系水勇之处，地方事件，应由该护抚臣酌量情形，遵旨议奏。惟奴才兼辖之乍浦海口，前因驰往会同剿办，曾将在彼审度地势设备防御一切情形，并该处共招募乡勇一千五百名，一并恭折奏蒙圣鉴。查前项乡勇内，土著平民不至千分之一二，其余闽、粤两省人居多，无非渔户水手暨倚商船装卸货物无赖之徒。现值各海口戒严封港，所有商渔大小船只尽行收入口内。此辈无计谋生，恐其相聚为匪，当据杭

嘉湖道督率府厅知县，已经招雇，作为乡勇。虽不似闽、粤二省之水勇能于大洋潜伏，而亦驾船熟习，不畏风波。今收养为我用，不致被诱以从贼，核与该给事中所奏，实相符合。

奴才愚昧之见，各海口团练之水勇，务令勤加演习，水性日益精熟，与其作为水勇，莫若准其入伍，充补水师弁兵。仍令能者督其不能，共相劝勉。庶水中技艺咸各优长，于海防似可得其实效，不日扫净妖氛，肤功告集。应请归入善后事宜案内，一并妥议请旨办理。

合将乍浦乡勇大半可为水勇并遵旨酌量情形，敬陈管见缘由，恭折奏闻，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为此速奏。

三〇四、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遵旨慎 防海口及英船西驶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朱折）

奴才耆英、祥厚谨奏，为遵旨谨慎持重，相机妥办，并夷船西驶，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夷船潜入奉天洋面游奕，带兵督防一折。据奏英夷来船二只，在八岔沟外洋游奕，该将军带兵督防等语。览奏均悉。此次夷船驶至奉天，如情词恭顺，另派小船投递禀揭等件，该将军不必遽开枪炮，仍遵前旨，派员接收，将原件由驿驰奏。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该将军务当谨慎持重，相机妥办，余著照所请行。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蒙我皇上指授机宜，无微不至，奴才等曷胜钦服。

伏查八月初九日,夷船一只在常兴岛塔山以南外洋停泊后,即潜赴八岔沟汲取泉水,因值秋令,泉水渐涸,未能汲取,乃在外洋停泊四日,即于八月十三日拔锚西驶。当夷船未拔锚以前,奴才等伏兵岛内,密遣村民,以售卖牛羊为名,设法诱引。该夷鬼诈异常,来者不过三五名,其余不肯弃舟登陆,该夷所持者不过船炮,迨经登陆,易于成擒。但此次夷船业经张篷西驶,如再有潜来者,奴才等仍当设法诱引,若能得有数百名登陆入岛,奴才等率领官兵奋击痛剿以振军威而彰国法。复查常兴岛南面滨临外洋,大船可以停泊,北面逼近娘娘宫海口,东西两面滩薄水浅,大船不能寄碇,该夷船除在南面外洋停泊,北面不能深入。今奴才等驻扎海口,每日操练官兵,讲求水师,惟期剿除逆夷,以靖海疆。

再,奴才等仍随时体查情形,如复州海洋安靖,夷船不行前来,奴才祥厚现在该处驻扎,奴才耆英即可就近前赴金州、旅顺口一带履勘筹办。一俟查勘毕,奴才耆英仍驰回复州驻扎,相机办理,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等遵旨妥办并夷船西驶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览奏俱悉。

三〇五、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奉省 沿海防守联络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再,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到谕旨:“耆英等奏筹备防堵夷船一折。据奏旅顺口当水路冲衢,为洋船往来扼要之所,业已飞咨祥厚遵旨办理,并飭属巡哨防堵守探。又另片奏,预领明年春秋二季火药铅子备用等情,览奏均悉。倘有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等务当相机防堵,不得于海洋与之接仗。如其入口登岸,即应竭力剿除。

或米船声称投递禀揭，并无桀骜情形，即行派员接收，由驿驰奏进呈，听候谕旨，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奴才遵即飞咨熊岳锦州副都统，并扎飭中路委员协领阿尔琿铠及沿海防堵官员，一体遵照在案。

兹据西路锦州副都统宗室道庆先后咨报，该副都统已于七月二十日，带领锦州官兵二百一十余名驻扎天桥厂海口，并调拨义州枪兵二百名，宁远四路官兵二百名，拨往天桥厂、钓鱼台等处海口，严行防堵。该副都统仍于所属海口地方，随时梭织巡查。并经锦县知县依克唐阿、宁远州知州陈瀛、团练乡勇民壮数百名，分拨各海口，随同官兵一体防御。运到炮位于各海口要隘处所，妥为安设，可期无虞。复将已入保甲闽人各给腰牌，不准外出等因，咨报前来。奴才着英查锦州副都统道庆办理防堵事宜，尚属周密。又中路委员协领阿尔琿铠来禀内称：牛庄、盖州、岫岩等处海口，均各安设炮位，酌拨官兵民壮，严加防守，足资捍卫。至南路复州、金州、旅顺口、熊岳等处海口，现在奴才着英、祥厚在复州驻扎，所有沿海声气联络，即可运筹妥办，断不敢辜负天恩，自干愆尤。

再，奉天各城旗民安堵，沿海秋成丰稔，海洋现在亦属安靖，洵堪仰慰圣怀。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〇六、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英船驶入 川沙洋面逼令商船呈递守帖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朱折）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夷船驶进内洋，逼令商船呈递字帖，遵旨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钦奉上谕：“夷船游奕，必须探明船只多寡，并密派干员，察其来意。如该夷只驾小舟，求递字帖，务须飭令委员就近接

收，由驛馳奏呈覽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于八月十四日，有大夷船五只駛至川沙厅之三尖角洋面寄碇。夜间突有小船二只駛近吴淞海口，经把守汛地之川沙营外委顾振龙带同兵勇拦截盘诘，一船即行驶去，追获一船，内有九人，并搜出夷书一封，面有江南提督开拆字样。臣等公同拆阅，系央愚提督转呈宰相大臣字帖二封。一系楷书，文理不通，一系夷书，不成字体。又刻板书二本，告示二纸。随督同苏松太道王玥，讯据投递字帖之人，名黄茂正、郑三合、林财、郑朴、李源祥、朱古、黄锥、张熊、吴明暉，俱系广东澄海县人，从广东贩运糖货前来上海投行发卖。于六月二十九日在广东开船，由外洋行驶，并未经过舟山，亦未遇见夷船。八月十四日晚駛至三尖角洋面，始见夷船，将其船只牵住，逼令驾坐自己舢板小船，夷船上亦放舢板船一只，带令进口。因见防守严密，兵勇拦截盘诘，即将夷书等件掷在伊船，转帆东去，现在船货截留，要等回信，方得放回等语。究诘不移，似无遁饰。

臣等查该夷船，既系呈递字帖，自应遵旨接收，当将郑三合等七名，飭令宝山县小心收管。黄茂正、吴明暉等二名，令其仍坐原船，传谕该夷业将字帖进呈，听候大皇帝谕旨遵行。但夷情诡譎，现当秋潮旺涨之时，难保其不再行逼令该商船，指引钱沙，随潮闯入。臣等惟有督飭防堵文武各官小心防守，相机办理，断不敢稍有懈怠。

除将字帖封皮共十件咨送军机处外，臣等谨由四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〇七、署两江总督裕谦奏复张朝发敢退情形须提讯罗建功方能得实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朱折)

再，奴才前奉谕旨，飭讯已革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等与倭逆接仗退败情形，及福建已革举人陈姓投帖导令张朝发从逆等因。

查张朝发已于奴才未经到浙以前因伤身故，其已革游击罗建功等亦均先期解省，无凭审讯。查张朝发等如何撓败，必须提讯罗建功等及当时在洋接仗之兵丁，方能得实。至陈姓有无诱令张朝发从逆，尤须确讯该家属供词，庶无遁饰。

除分别查提到案根究明确另行具奏外，合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

三〇八、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人狂悖要挟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朱折)

再，我朝中外臣服，天下一统，幅员广阔，为从古所未有。该夷僻处海陬，辄敢视同敌体，实属夜郎自大，语句亦多狂悖要挟。臣本不敢上渎天听，因前奉有谕旨，亦不敢不代为具奏。

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所见大差，远不如琦善之遵旨晓事。原字原书一并封奏，使朕得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若似汝之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至债事。殷鉴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误国庸候之所为，视朕为何如主耶？试思我朝之所以兴，开国时一切情伪无不上达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无巨细，率皆壅蔽。故国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愾之又愾。在汝亦不值朕发此议论，盖遇事触怀信笔

而作。

三〇九、河南巡抚牛鉴奏请饬闽抚拿解烟犯 供出之丁忧回籍官员林荣等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军录)

河南巡抚臣牛鉴跪奏，为访获烟犯，供出丁忧回籍官员，应请提解究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鸦片烟土例禁甚严，臣到任后，节次饬属访获烟犯多起，照例问拟，仍饬随时查拿，勿稍松懈在案。兹据署祥符县知县汪根敬先后具禀，该署令协前祥符令邹尧廷家人，于本年六月三十日访获烟犯胡玉、林瑞南，又于七月初二日续获烟犯杨绅，并起获土两次，共有一百三十余两之多。讯据胡玉、杨绅，各供认吸食鸦片，并向在逃之谢贵、何春林、李千山等买得烟土，转卖渔利属实。并据胡玉供出，伊妹嫁与福建永定县人林荣为妻，林荣系分发四川试用未入流。其胞弟林丹系捐职府经历，向俱在豫寄住吸食鸦片，并兴贩烟土，令其堂侄林瑞南帮同将烟土卖钱分用。林荣、林丹均已丁忧回籍等。质之林瑞南，亦供认不讳。

臣查鸦片烟叠奉谕旨拿禁，并复钦颁新例，从重治罪。正当功令森严之际，该犯胡玉等尚敢吸食贩卖，既属贻玩；林荣、林丹为职官，乃敢盘踞豫省作此不法之事，尤堪痛恨。该员等现因丁忧均回福建原籍，除飞咨福建抚臣密拿解究外，诚恐该犯等闻风远扬，仍请旨敕下福建抚臣，将永定县人分发四川未入流林荣及其胞弟捐职府经历林丹迅拿来豫，归案讯办，勿令逃匿。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〇、著将吸食鸦片之两淮运判孙玉树等分别革休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御史贺熙龄奏，裕谦上年访闻盐务官员刘曙等十余人吸食鸦片，札交运使沈拱辰查办，延搁未行，当降旨交裕谦查明具奏。兹据奏称，该运司先行严查，因无确据，未经详参，尚无延搁未行之事。其访查各员，经该署督调取面试，均无烟瘾，有自认曾经吸食者，有询访金同、未据承认者，请分别革职勒休等语。两淮候升运判孙玉树，盐运司经历杨礼源，试用盐大使刘曙、梁兆祥、文熙，试用盐知事宓尊祖，著一并革职。试用运判胡毓、试用盐知事王士奇，著勒令休致，均永不叙用。其陈以敬等十一员，仍著该署督，责成该运司详加察看。如果得有确凭即行严参，毋稍疏纵。该部知道。

钦此。

三一、著直隶总督琦善谨防英船复至并可痛剿敢于登岸英军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谕：

据琦善驰奏夷船又复他往一折。览奏均悉。嗟夷来至天津，坚以乞恩为词，当降旨令该督再向明白晓谕。该夷并不静候，辄又起碇他往，诡诈之情，殊为叵测。该督业于天津城外风神庙等处，并于宁河县属之北塘海口，分拨防守，著督仿弁兵加谨防维。如该夷

船复行驶至，著仍遵前奉谕旨，明白宣谕。倘该夷桀骜不驯，亦不值与之在洋接仗。如敢进口登岸，肆行强横，即行开枪开炮痛剿。该督惟当随机应变，妥为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二、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 查台温两府栽种鸦片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为查明台、温两府栽种罂粟情形，并台州府知府被参款迹，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二十日奉上谕：“据御史沈鹏奏，浙江台、温府属偏僻之地栽种罂粟、熬煎烟土，并台州府知府潘观藻吸食鸦片，任听栽种等语。各省私种罂粟花、煎熬鸦片，屡经降旨严禁，而积习未能尽除，总由地方官视为具文，不肯实力查拿，并胥役等得受陋规，视同利藪所故。至知府为一郡表率，如果吸食鸦片，尤属有玷官方。著祁寯藻、黄爵滋于查办福建事竣后，顺道浙江，于台、温府属偏僻处所严密访查，如有栽种煎熬诸弊，即著据实严参惩办。其潘观藻是否吸食，或沿途访察，或密调来省，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等当将密行委访缘由，于五月十三日先行恭折具奏，奉朱批：“务得实情，勿受欺蔽。钦此。”臣等由福建起程，沿途细加访察，于抵浙后，复查阅该省奏定查禁罂粟章程。该抚曾经派员亲往各属督办，其是否铲除净尽，自应确查核办。即台州府潘观藻是否吸食鸦片，该管司道有考核之责，岂竟毫无见闻，当经咨行护抚臣宋其沅密访该司等破除情面，切实申覆去后。

兹据按察使司兼署布政使司周开麒详称，台州府属本有奸民私种罂粟情弊，温州与台州连界，亦间有延及之区。前因台州府潘

观藻暨署天台县高振宛，查拿朱泳丁等栽种罌粟拒捕伤差一案，犯无一获，详经前抚奏参摘去顶戴，勒限两个月严缉。现据缉获杨士覆等十二名，尚有朱泳丁等二十四名未据报获。又宁海县查出栽种人犯四名，仅获陈一辞一名，尚有妙阿狗等三名未获，查办不力，亦经前抚将该署县史复善暨该府潘观藻奏请议处在案。此外核计台州府属报获三十二起，人犯三十九名，内临海县拿获僧净标等十二名，黄岩县拿获陈奇相等十一名，太平县拿获林成栋等六名，天台县拿获陈希信等二名，仙居县拿获潘直率等八名。又临海县未获栽种拒捕人犯李松兴等四名，黄岩县未获栽种人犯戴俊景等二名，仙居县未获栽种人犯陈锡少等二名，温州府属报获六起人犯十名内，玉环所拿获陈必发等五名，永嘉县拿获金阿高等三名，乐清县拿获僧明方等二名。惟所辖之杨公岙、高庚霸、雾北阁地方，访有栽种之处，业经铲除。其地户姓名人数暨曾否拿获移查未覆，是以尚未详参。该二府属均无书役得受陋规之案，相应造具清册申送等情。查该司册开，台、温各属查拿罌粟起数，并前抚历次参办各案，自系实在情形。惟就臣等沿途访闻，并据委员胡兴仁密禀，台属栽种地方，以临海、黄岩、天台为最，太平、宁海、仙居次之，自道光初年起，几于无处不有。台民以所获之利数倍稼穡，以子榨油，以叶肥田，以花包割浆煎卖，名曰台浆。从前地方官因台民抗粮者多，种罌粟者完粮较易，遂不之禁。嗣奉旨严禁，叠次铲除，并拿办数十起，现在枝叶虽无所存，而根株尚未尽绝。温属除瑞安、泰顺二县向来栽种尚少，并该司册开乐清县之杨公岙、高庚霸、雾北阁等处核与臣等所访相符外。臣等复访得玉环厅之台山、田岙，永嘉县之廊下、花坦、岩头、岭头、楠柘溪，乐清县之芙蓉、场谷，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各等处，向有奸民栽种熬烟售卖。近间茎苗虽已铲芟，而根蘖亦未悉拔。至于栽种煎贩人犯，除该司册开外，复访得台州府属临海县张明保、罗大潮，仙居县李庆、赵光美，黄岩县朱老二，均系积惯烟贩，未经破案。

伏查私种之弊一日不除,则煎熬之源一日不绝,台、温偏僻处所,虽据各属及委员禀报均已铲除,而根孽间有留存,即萌芽易致滋蔓。且犯多未获,更难保其不复私栽。应请旨勒下浙江巡抚,严飭各该厅县随时周履,认真查勘。有复行栽种处所,一面尽数拔除,一面严拿究办。仍令该管官道府遵照奏定章程,亲往覆勘,查有栽种煎熬等弊,即行揭参,并严禁营弁胥役得受陋规,以清包庇,若瞻徇不报,一并严行缉处。

至台州府潘观藻是否吸食鸦片一节,查本年四月间,前抚臣乌尔恭额访查所属官员有无吸食鸦片,各府知府由巡道确查结报,即经前任宁绍台道李绍昉,查明潘观藻并无吸食鸦片,出具愿甘同罚印结。现据署藩司周开麒详覆,亦经访查无异,核与臣等沿途察访,均属相符。其查办罌粟,叠有报案,足据亦无任听栽种重情。惟于天台县民人朱泳丁栽种罌粟,聚众拒捕,重案犯无一获,已属疲懦无能。迨奏奉谕旨摘去顶带,勒限两个月严缉,现经逾限,仅获杨士覆等十二名,尚有朱泳丁等二十四名未获。此外,栽种罌粟拒捕伤差之临海县民李检兴等及各案逸犯,亦未悉获,实属始终因循不知振作。现当查办吃紧之际,岂容再任迁延,以致养痍貽患。应请旨将台州府知府潘观藻勒令休致,以为表率无能者戒。

其摘顶勒缉之署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并各府厅县查办不力各员,应令该抚查明,分别严行参处。各案逸犯朱泳丁等,及杨公吞等处地户姓名人数,并臣等访出之张明保各犯,暨各厅县向来栽种铲除未尽地面,均应严行查勘,勒缉务获究办。

所有臣等查办缘由,理合据实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三、福州将军保昌等奏陈闽省 团练水勇壮勇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臣保昌、臣邓廷楨、臣吴文熔跪奏，为陈明闽省团练水勇情形，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兵部咨开，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谕：“给事中沈葆奏请飭沿海各省团练水勇一折，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酌量地方情形妥议具奏。钦此。”臣等伏查水勇一项，在海洋平靖之后，原属无所用之。现在倭逆滋扰浙洋，占踞定海，在浙省固尚多集壮勇，以辅军实而收游民。而闽洋为南北之冲，番舶往来络绎不绝，亦须加意防范，既壮海墙之声势，并消反侧于未萌。自本年春间，攻堵夷船，查办烟匪，先经兴泉永道刘耀椿，分飭厦防同知顾教忠，捐资雇募水勇三百八十名，交守备杨靖江管带，在于穿山洋面攻击夷船一次。又飭马巷通判俞益雇募水勇二百余名，交署都司周光碧管带，在于围头洋面截获匪船一只，人犯十一名，烟土二千余两。均经臣邓廷楨、臣吴文熔汇奏在案。

嗣是倭夷猖獗，于六月初五日窥伺厦门，当经官兵击退。而海滨州县处处戒严，经臣等通飭沿海文武，设炮增兵，多集壮勇，以资攻守。现在闽省办理之法，约有二端：曰召募、曰团练。召募则官为授食，或由绅士捐资，随同兵丁听候调遣。团练则乡庄村社自选壮丁，保护田庐，抵御寇盗，仅止造册送官稽考，并不调赴别乡。此召募团练之不同也。

其招募之中亦分两项。有备海上之用者，曰水勇，则如前者厦门同知顾教忠所雇之三百余名，内除还乡耕种散去数十名外，现存三百名。又署同安县胡国荣与在籍绅士四川候补知县陈荣试、生员陈荣植等，制造龙划船，雇募水勇四百五十名，其先到之二百余名，

已于七月二十七日在于厦港与夷杉板板仗一次。又厦门委员卸署罗源县史密，候补未入流霍明高，会募水勇三百余名，漳浦委员黄忭桂招募七十余名，此现在招募水勇之情形也。

有备陆路之用者，曰壮勇，则卸署厦防同知蔡觐龙招募三百五十名，厦门同知顾教忠招募一百十四名，同安绅士陈荣试招募三百名，厦门绅士林国华等招募一千一百名，丁忧副将温兆凤招募八十名，福宁府知府史致蕃督属雇募乡勇四百名，晋江县罗镛雇募壮勇三百名，莆田县裕铎雇募乡勇四百名，福清县胡嵩年招募民勇一百四十名，署长乐县胡咸雇募健勇一百九十六名，诏安县王震招募乡勇二百名，漳浦县魏一德会同委员黄许桂招募乡勇二百名，此现在招募壮勇之情形也。

至于乡镇绅耆自为团练，则金门镇总兵窦振彪会同马巷通判俞益，劝谕该镇绅士团练约计万人，铜山营参将陈显生会同委员开复知县马福安团练一千名，晋江县罗镛会同委员前任南安县王光镛、代理蚶江通判保泰，于梅林深沪等乡团练四千三百三十名，署惠安县事县丞刘功澍于獭窟等乡团练一千四百名，福清县胡嵩年团练一百名。现经委员分赴查验，必须实在可靠，俾得临事赴功。至此外各处要隘尚多，现复通飭各属认真团练，并采访善于泅水之人多方招集，优给工食，以备出奇制胜之用。

惟此等水勇壮勇类多无籍之徒，驭之无方，即虑有名无实。且恐匪徒托名假冒，骚扰乡愚。全在管带之员严加铃束，并随时稽查训练，使之恪遵纪律，即可收束身心，庶免乌合之讥，而弭资敌之患。

所有遵旨酌量妥议及现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四、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澎湖 招募练勇防堵英船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陈明福建澎湖地方招募练勇，防堵夷船情形，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御史焦友麟奏，东南海疆要地，请严飭防御一折。据称澎湖为闽省过台门户，欲固台湾，必守澎湖，并请于该处招募练勇等语。现在倭夷滋扰，难保不覬覦台湾，而澎湖尤为紧要之区，不可不严加防范。著邓廷桢委派明干将弁，并责成该镇道招募练勇勤加训习，严密防堵，以重要地而杜奸萌，是为至要。原折著抄给闽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伏查倭夷犯顺，豕突鸱张，既攻陷定海县城作为巢穴，复叠次滋扰闽洋。虽经攻击遁去，而其贪心不死，难保不到处覬覦。台湾孤悬海外，距省千里而遥，防范更应周密。前次钦奉谕旨设法严防，即经钦遵知会在籍之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并檄行该处镇道相度要隘，安设炮兵，并团练乡勇实力保卫。而澎湖一岛，屹峙海中，内为厦门屏障，外为台地咽喉，四面汪洋，防护尤非易易。该处设有副将一员、通判一员，先经臣与抚臣谆飭该文武预筹堵御，并由司筹款兑换洋银三千元以资经费去后。嗣据该协副将詹功显、署通判孙化南禀称，查该处炮台炮挡历年久远，必须一律修整，再用麻布口袋数千个，实以沙土，于紧要隘口并排两袋，堆高七八尺，并用小船或油桶侧倚袋边，以御夷炮。该协额兵一千八百余名，分拨各汛堵御。复令各乡保甲雇募乡勇，各举义首一人管带，平时以佃以渔，有警一呼毕集，随同营汛巡防。又查最要之新城海口，宽阔一百余丈，拟用木排，缩以大铁链，使夷船不能闯入等语。臣以沙袋两层，尚恐不足以资抵御，必须堆厚六七尺，以期适用。所募义

勇，尤須造冊點驗，不可有名無實。批飭会同严密堵御，不得稍有疏懈，并飭将筹费三千元差弁领回应用在案。兹复钦奉谕旨，遵即撤行台湾镇道，就近派委明干员弁驰往澎湖，会同该副将通判，或于台地，或于澎湖，赶紧设法添募练勇，多多益善，务期金汤永固，以仰副圣主垂念海疆之至意。

所有澎湖地方招募练勇防堵夷船情形，理合由驿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五、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委 叶长春署理金门总兵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委署总兵印务，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本日据伊里布奏，福建金门镇总兵窦振彪熟悉洋面情形，飭调赴浙差遣委用等语。著邓廷桢即飭该总兵速赴镇海，交伊里布差遣。所有金门镇总兵印务，著即派员署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伏查臣前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奏调窦振彪赴浙差遣，当因金门地方紧要，该镇素得民心，现在练勇防堵，借资保障，业将势难应调实情奏陈圣鉴。兹钦奉谕旨飭令赴浙差遣。伏思闽洋虽当防堵吃紧之际，而浙省则亟图攻剿，需材更殷，自应先其所急。当即钦遵飞飭窦振彪速赴镇海，听候伊里布差遣委用，所遣印务，应即委员接署。

查闽省水师副将本属无多，非现居要地，即已署镇篆，无可委署，即参游内亦无才具威望，堪以委护之员。惟查有陆路台湾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因公内渡，现经臣派在厦门协同防守。该员精明稳练，善于抚绥，虽系陆路出身，舟师非所熟习，而现在金门情形，止须董率官兵，鼓励乡勇，以期保卫口岸，并不责令出洋接仗，以之委

署，尚堪胜任。

除檄飭遵照外，所有委署总兵印务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一六、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谨守 口岸并堵截奸民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再，夷船自厦门击退以后，嗣是往来游奕，通计闽省洋面约略十只有奇，或在泉属之晋江、惠安，或在漳属之诏安、漳浦，或暂时停泊，或分路游行。臣檄飭水陆县营逐日探报，大率货船兵船各居其半，兵船护货，货船倚兵，狼狽相依，忽隐忽见。察其情状，固不免有乘虚袭取之计，而实仍欲遂其销售烟土之谋。

至于滨海村庄，经官劝谕团练壮勇，保护田庐，其平日安分良民实心自卫者固属不少，而乡村僻处，良莠杂居，夙昔兴贩奸徒贪利忌生，暗与交易，亦难保其必无，自当于团练之中，仍寓稽查之法。臣惟有谨守口岸，以防兵船之来攻，仍当堵截奸民，以杜货船之私售。

所有现办情形，谨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一七、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赴浙 协剿水勇改由陆路前进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再，福建省前募水勇八百名，赴浙协剿，经臣奏明飭委安平守备陈景岚管带，经由闽洋入浙，交提臣余步云调遣。惟因水勇配坐

商船,应在泉州雇齐,驾赴马巷受载,水程纡折,辗转需时,节经严催启行去后。兹据陈景岚禀称,八月初六日商船到齐,准马巷通判俞益点交水勇八百名,随即分配十船,于初七日开船,十二日驶至惠安县所辖臭涂洋面,因节交白露,北风已作,行驶维艰。且海面均有夷船窥伺,十号船只于大洋巨浪之中,势难联络同行,设有拦阻,不但器械不齐,亦且众寡莫敌,首尾实难照应。请改由旱道入浙,返出船价作为路费,尚属有益无絀,不致扰及驿站等情。臣查核委系实情,当即飭令泉州府,督同晋江县将船价全数返缴,交陈景岚具领,押令于十六日登陆启行越程前进,及早抵浙,听候调遣。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八、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前调江西官兵 先行撤退及吴淞安设大炮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朱折)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护理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臣邵甲名、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遵旨将前调江西官兵,先行撤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裕谦、臣陈化成前准军机大臣寄奉上谕:“现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镇海合师会剿,著裕谦严飭将弁认真防堵,毋稍疏虞。前调各兵,如有应行归伍之处,即著撤退等因。钦此。”当经臣裕谦、臣陈化成体察情形,已调各兵似应暂缓撤退,恭折覆奏在案。臣等伏思防堵夷船,惟炮火最利,因又咨商江宁将军臣布勒亨京口副都统臣于兆祥,查明京口旗营存贮炮位,除安设要隘外,尚有红彝炮八位,各重三千斤,堪以拨解。并准派委佐领积福,防御兴福,管带熟习枪炮之甲兵六十名,将大炮八位解送吴淞海口,协同防堵前来。臣等督飭演放,均能致远合用,察看兵民情形,亦皆欢悦。金称添

此炮位，胜添劲兵千名等语。查吴淞海口本有调防，及吴淞营额兵共二千六百余名。现又添此炮位，已称严密。所有前调江西九江镇总兵李筠，及现在分驻京口、镇洋，吴江等处之该标兵一千名，白应遵旨先行撤退归伍。惟镇洋县之刘河口径对崇明，吴江县之王江泾为江、浙咽喉。臣等已在原驻上海县防堵兵内拨出淮安营兵三百名，分驻该二县地方，以补撤退江西官兵之数。

除飭该镇李筠管带弁兵，分起由水路安静行走迅速归营外，所有先行撤退江西官兵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片一件，留览。

三一九、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欲息兵端

必诛义律及镇静防堵英船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朱折）

再，臣前获夷船所递字帖，文理虽属不通，而察其情词，大抵伸诉该夷领事义律呈缴烟土及禁绝柴米驱逐出澳之事。惟查呈缴烟土系在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间，禁绝其柴米则在是年六月。现在所递字帖内，有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由英国兰墩京城付字样。是该国递发此帖之日，义律既尚未呈缴烟土，即钦差大臣林则徐亦未行抵粤省，该国距粤尚有数万里，何由预知。

臣闻义律系啖咕喇人，最为狡诈，十余岁时前来澳门，经已故之伪军师吗哩咭教以汉夷言语文字，管理贸易，带兵等事，为该国立事头目，告示文书悉出其手。该国兵船向泊离粤二万余里之啞呷喇、万打喇沙等处，专为贩烟而设，皆听义律调遣。该国王仅知收税，不理军务，则今之勾结谋逆，窃据定海、造言挟制，皆系义律所为，而非该国王所遣，已可概见。臣愚以为义律不诛，兵端不息，必得擒获义律，则蛊惑无人，各酋皆自解散破之不啻摧枯拉朽矣。

江苏地方，虽非该逆必到之地，而臣誓不与同天日。现在悬立重赏，侦探布置，务期诛此逆夷，以快人心而伸天讨。

除飞咨钦差大臣并沿海将军各督抚臣一体设法严拿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该夷船，现仍忽隐忽见，或多或少，出没无常，游奕不定，情形深为可恶。臣惟有坚持定见，镇静防堵，如敢乘潮驶入内洋，近岸侵犯，自当会同提镇督率官兵，并力攻击，歼此丑类，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览。

三二〇、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 驶入东省洋面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再，臣于本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山东省各口岸云云，是为至要等因。钦此。”仰见圣明烛照无遗，不惮谆切诤诫至意。伏查臣自抵登州府后，于内洋紧要口岸，处处设防。日前夷船一只由天津折回，在东省鼈矶岛外洋，傍岛取水。因其情词恭顺，是以钦遵前奉谕旨，未经施放枪炮追击，而攻守之备，仍不敢稍形松懈。兹蒙我皇上指示机宜，臣自当会督镇道，密戒将士，固不容心存惶怯，亦不敢事涉矜张。总期持重慎密，计出万全。如果夷船再至，稍有桀骜情形，临时审度形势，设法招诱，务在一鼓成擒，庶可大伸天讨，断不敢在洋面轻与接仗。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附片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二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在 鼈矶岛取水北驶天津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军录)

再,臣于本月初十日据水师巡洋汛弁禀报:探有夷船一只自北折回,在鼈矶岛外洋傍岛取水,现在分兵防护等情。臣恐该岛民不知大体,弁兵易涉张皇,查有调防来登之潍县知县招子庸明白谙练,当即飭委该员前往抚谕。兹据该员回郡禀称,接见该夷船领事之人,询据声称,伊等抵天津后恭候谕旨,因缺水前来买取,词甚恭顺。并称仍回津候旨,当即开帆北驶。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二二、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申明定 拟武职买食鸦片一案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懋采跪奏,为申明武职买食鸦片,犯父逞刀翻控,分别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准刑部咨,步军统领衙门具奏拿获形迹可疑人犯乔广成即邸万普等三名奉旨:“乔广成即邸万普、乔广备即邸宇春、乔广修即张得,并所递呈词、供单,起获银两、书籍等物,著一并交刑部审讯。钦此。”该部欲遵提讯乔广成即邸万普,供系安徽亳州人。”伊叔祖武生邸文田之子,武举邸指南,因族人邸老虚、邸其林家被窃,邸文田报案,获贼刘林,供与李鸣标之子赌输行窃,当钱还欠。李鸣标贿嘱刘林翻供,指称邸指南拷打逼报。又嘱刘林之父刘允军,以邸指南父子勒索钱地控府,将邸指南

管押,县丁谢姓与府丁余姓令看役董怀买鸦片烟吸食,被府查获烟灯、烟灰,指为邸指南烟具,将邸指南父子功名斥革。邸文田奔赴本省各上司衙门申诉,未为究办写就呈词供单,令邸万普带同家人张得来京报告,改易姓名,与邸宇春同行至京被获等情。将邸万普等拟以杖笞,请旨交臣飭属查讯,如邸指南果有冤,抑另行办理,如无别情,即照拟折责发落。并提谢姓、余姓及看役董怀严究确情,按例惩办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到臣,并由前途将乔广成即邸万普转解前来,声明乔广备即邸宇春,乔广修即张得,先后在直隶阜城、江苏铜山等县脱逃等情。臣查邸指南先因与李鸣标涉讼,经颍州府知府徐思庄提讯发交阜阳县看管,访闻邸指南在押吸食鸦片,督县拿获,将邸指南武举并伊父邸文田武生详革。邸文田控经督臣批道讯明,将邸指南依军民买食鸦片不将贩卖之人指出,照贩卖为从例,拟杖一百,徒三年,邸文田免议等情,详经前抚臣色卜星额咨部核覆在案。如果邸指南实有屈抑,邸文田何以并不在本省呈诉,辄令邸万普等改易姓名,报呈赴京翻控。且查邸指南曾因武举投营,以千总候补效用,于道光十四年间经寿春镇臣委署太和汛把总。邸文田亦由武生拔补六安、卢江等汛外委,降补额外,因病辞退,均确有卷据。乃该犯前次到案,匿不供吐,情殊诡诈。当即行司飭提人卷,查明贼犯刘林及其父刘允军均已物故,邸文田学册年岁计今应六十八岁,控呈提添为七十二岁等情,将邸指南等及应讯人卷批解来省,发委安庆府同知丁运泰、及因公在省之泗州、直隶州知州张应云研审,邸指南等供犹狡混。旋经丁运泰等究明,邸指南所食鸦片烟膏,系令伊仆刘六儿托昔存今故之方贯军购买,交刘六儿递送,烟枪亦经刘六儿代为藏毁,赃据将刘六儿拿获,解省飭发质讯。兹据该同知丁运泰、该州张应云申明拟议,由臬司文麟详解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邸指南籍隶亳州,道光五年中式武举,投营效用,以千总候补。十四年七月委署太和汛把总,是年十一月卸事。伊父邸文田

由武生投充亳州营马兵，拔补六安、卢江等汛外委，降补额外，因病辞退。邸指南先于十三年间凭中潘五李泳盛说合，典黄王氏之女黄富姐为婢，三年为满。黄富姐系杜文举未婚之妻，嗣年限届满，黄王氏令杜文举赎回成婚。杜文举因贫，商允黄王氏，托潘五等说合，将黄富姐卖休与邸指南为妾，将钱与黄王氏分用。十七年正月二十七等夜，邸指南分居族兄邸老虚、堂侄邸其林家先后被窃。邸文田出名报案时，邸老虚外出，所失赃物邸文田记忆不清，随便捏开并虚报失去皮袄等件，于二月初一日具呈送交邸指南投递。嗣邸其林之弟邸占鳌在桑五张当店内，查出窃赃女布衫系刘允年之子刘林押钱使用，告知坊捕赵安将刘林拿获，带至邸文田家。刘允年赶至求饶，邸文田欲令赔赃，刘允年答以无钱。邸文田稔知刘允年有地二十五亩，房屋六间，先典与刘化文执业，希图刘允年以地折赔，声言如有房地，亦可变价作抵。刘允年允将典与刘化文地内拨出十五亩，连房屋交与邸文田执管。邸文田令邸光位代刘允年写立卖契，并令刘允年回家取出原契，邀同刘化文前来定议，并于次日，令赵安等将刘林带赴州城邸指南寓所，再行送案。初六日，刘允年、刘化文同至邸文田家，刘允年以刘化文原典地二十五亩，此时拨卖，须归典价一半，伊无力归价，刘化文不允拨卖之言向告，邸文田令刘化文全行转典，写立典契，刘化文不允而散。邸文田即将写就各契烧毁，而赵安等先于初二日下午，将刘林带至邸指南寓所，适邸指南外出。邸老虚之子邸万青询之刘林系行窃伊家正贼，一时气忿，用弓弦殴打刘林左臂膊两下。二更时分，邸指南回寓问悉情由，向刘林追问窃赃。刘林因邸文田虚报失单，与原窃赃衣不符，坚不承认。邸指南向刘林喝称，此时不认，明日到官受刑，仍要追赔赃物，当令赵安等与刘林同宿空屋，初三日早，将刘林禀送到州。经该州提讯，刘林恐追赔赃物，随口供报田主李鸣标之子李四沅，并李九、李成岁、李老挂、邵老明等同赌输钱，被逼起意窃赃，变价偿还赌帐，希图李四沅等代赔赃物了案。该州将刘林飭捕朱林

看管，朱林等又转派巡更之张沅看守。嗣刘林听闻李鸣标投讯，情虚畏质，因邸文田父子虚报赃数索赔，并被邸万青殴打，心怀不甘，经州复讯，又供指邸指南等拷逼教供，藉图挟制免赔赃物。李鸣标闻知，赴州呈控。并据、刘允年、刘化文亦以邸指南与父邸文田向其勒赔赃物等情控州差传质审。邸指南因奉营委赴寿州投文，并未投案。李鸣标又赴颍州府呈控，批提讯究邸指南赴府投审，讯明李四沅等实无同赌情事。因刘林坚称系邸指南喝令拷逼教供，将邸指南发阜阳县看管招告，邸指南因患腹泻，令伊仆刘六儿托昔存今故之方贯军向不识姓名人买得烟膏烟具，交刘六儿递给邸指南藏匿吸食。看役董怀见而向阻，邸指南不听，董怀正欲禀首，即经该府徐恩庄访闻，督同该县朱膺亲往查拿。邸指南将烟枪令刘六儿携带，乘间逃逸，仍交方贯军销毁，烟灯烟灰未及将藏，被该府等起获，将邸指南武举、邸文田武生详革究办。杜文举查知邸指南已将黄富姐收留作妾，因黄王氏从前仅给钱六千文，心怀不甘，赴州呈控。并据邵八、邱大道、刘大山各以邸文田诬匪索诈控等情，经该州详府并案提讯。嗣邸文田以刘林在州系张沅看守，心疑张沅串嘱改供，两次奔控，督臣衙门批飭前任庐凤颍道胡调元讯悉前情，因未究出邸指南曾署把总，及刘六儿递送烟膏，董怀知情未首情由，将邸指南照军民买食鸦片烟例，拟杖一百，徒三年。邸文田希冀顶戴荣身，亦将曾任外委情由匿不吐露，仅将武生斥革免议，刘林等分别问拟杖笞，详经前抚臣咨准部覆。其邵八等控案，因与此案无涉，由该道讯明，另详批结。而邸文田于定案后图脱子罪，捏以伊子并未买食鸦片，系府县门丁谢姓、余姓令看董怀买烟吸食，经府县拿获烟具，赖系伊子吸食并添砌问官回护，府详严刑逼认，李鸣标勾串书差，弊朦抽卷，捕役朱林等收受李鸣标贿钱一百二十千文等情，增添自己年岁遣报。邸万普等改易姓名，进京翻控，获讯供奉明咨解回皖，行司提齐人卷来省，委员申明拟议，由司解勘，臣亲提研鞫，供悉前情。

臣以邸指南始则知情买休黄富姐为妾，继又在押吸食鸦片禁烟。经该府县亲督拿获，起有烟灰烟具，不特节次提讯邸指南自认不讳，即代为送烟之刘六儿、看管之董怀亦供指确凿。邸指南前此隐匿曾经署任把总，仅供身系武举，得以从轻拟徒，实属毫无屈抑。何以邸文田复以邸指南并未吸烟，系府县门丁余姓、谢姓在彼令看守邸指南之董怀买烟吸食，起获烟具，认系邸指南吸食为辞，并李鸣标等勾串等情，哓哓具控。诚恐谢姓、余姓实有吸食鸦片，李鸣标实有勾串情事，反复究诘，委系毫无影响，邸文田无可置办，据称赴京捏控，系伊子邸指南主意，伊左腿受湿拘挛不能行动等语。检核控呈，系该犯列名而报告，邸万善亦供系该犯遣令赴控，飭令勉强行走如常，查验左腿，亦无拘挛形状，明系该犯自知审虚反坐。因伊子罪应拟遣，无可复加，捏词诬卸，装捏成废，妄图收赎，实属刁诈，应即拟结。

查例载：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发边远充军。又，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买食者加一等治罪。又道光十九年颁发鸦片烟章程内载：职官买食鸦片烟原例加平民一等治罪，今拟职官买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仍加平民一等治罪，均从重发往新疆地方充当苦差各等语。

此案邸指南系武举投营效用，曾委署任把总，因知情买休人妻，被控看管，辄敢在押买食鸦片，实属藐法，自应按例问拟。邸指南除知情买休轻罪不议外，合依买食鸦片烟不将贩卖之人指出，照贩卖为从，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加一等治罪例，应杖一百、流二千里，从重发往新疆地方充当苦差。邸文田曾任外委，降补额外，告退回籍，于伊族侄邸老虚等家被窃，并非切己之事，辄为虚报失赃，出头呈控。途经获贼刘林，借端将犯父刘允年已典与刘化文地亩房屋代转卖契，勒令赔抵失赃，已属恃符妄为。及至事发，因伊子在押吸食鸦片，隐匿曾任把总，依例拟徒，本属侥幸从轻，并无屈

抑。该犯复敢逞其谤张，诬捏毫无影响之词，全诬多人遣报，改易姓名，赴京翻控，且于呈内捏添年岁，嗣经究出实情，又称左腿成废，妄冀收赎。种种诈欺，实属刁健，自应按例问拟。邱文田应革去额外，合依葛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到配折责安置。董怀讯无代买鸦片、得赃包庇情事。惟明知邱指南在押吸烟，面阻不听，不即禀首，殊属不合。董怀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革役乔广成即邱万晋，听从报告，应照刑部原拟，杖八十，折责发落。刘六儿为邱指南递送烟膏、藏毁烟枪，分系主仆，律得容隐，业已罪坐其主，应免置议。杜文举、赵安、朱林与未到之潘五、李泳盛、刘富、张占、张沅、黄王氏先已分别拟以杖答，咨部核覆，毋庸再议。刘林、刘允年与代买烟膏之方贯军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李鸣标讯无贿串胡保泰等弊贖裁害各情事，谢姓、余姓亦未吸食鸦片，应与讯无赌博之李四沅及误当窃赃之桑五，均毋庸议。邵八等业已另案拟结，亦毋庸议。案已审明未到人证，免提省累。所有原审未经究出邱指南曾署把总并未加等拟流，及邱文田隐匿职官仅革武生之错误职名，俟飭取到日，咨部照例议处。

除供招咨部外，谨将审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三二三、著闽浙总督邓廷桢酌保福建击退

英船尤为出力人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据邓廷桢驰奏，倭夷兵船来至厦门滋扰，官兵并力攻退一折。噢咭喇夷船二只来至福建、厦门滋扰，于七月二十五日悬挂红旗，

驶进青屿，直趋水操台。经该提督陈阶平等督令水师员弁，开炮轰击，叠中该夷船尾，并击碎其杉板一只。次日，该夷船又驶向水操台开炮，该副将灵德等速放大炮，打中夷船二次，旋即退出。该夷又放下杉板船只，尾追商船。该游击谢国标等追及，逼进屿仔尾山踪小港，开炮击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退去，现已起碇远去无踪。此次攻击夷船，在率出力各员，著该督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其临阵受伤殒命之游击任经猷，甚属可悯，著交部议恤。所有阵亡官兵，并著查明，分别咨部，照例议恤。

钦此。

三二四、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对游奕英船 当以逸待劳不必追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署江苏巡抚邵、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裕谦等奏，夷船在洋游奕，遵旨相机防堵，并请暂缓撤退前调兵丁各一折。览奏均悉。夷船驶至江苏海门厅糖鲈沙洋面，遥放枪炮，经防堵把总毛正和等督饬兵勇，开放枪炮，登时击退，现仍在淤缺、铜沙等处极东外洋，往来游奕。该夷诡诈性成，非探我虚实，诱我追逐，即系欲图抢掠。此等游奕夷船，不值令舟师追击。该署督等惟当以逸待劳，督饬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员留心瞭探，严加守御。倘驶入内洋，竟敢入口登岸，即著开枪开炮，相机痛剿。

至崇明一县孤悬海外，宝山城池滨临海口，上海县为海舶聚集之所，防守均关紧要，现调防兵著准其暂缓撤退。该署督等仍当随时严密防堵，相机妥办。

又另片奏，舵水游匪率多亡命嗜利之徒，收充乡勇，约束不易，

驱逐出境,恐资寇用等语。著该署督妥为措置,要在宽猛相济,抚取得宜,勿令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二五、著闽浙总督邓廷桢认真防范 并准奕振彪仍留本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邓,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桢驰奏,暎夷兵船连日来至厦门滋扰,官兵并力攻退一折。已明降谕旨,令该督酌保员弁,并查明阵亡官兵交部议恤矣。暎夷此番举动有异寻常,浙洋逆匪既未歼除,粤海兵船又未退去,海岸周防实关紧要。著该督严飭各该员弁认真防范,严密稽查,不可因夷船退去稍有疏懈,总当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是为至要。

又另片奏,请将奕振彪仍留本任等语。奕振彪著准其仍留金门镇本任,以资保障。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二六、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禁汉奸勾串 英船并晓谕居民自固藩篱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副都统祥,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耆英等驰奏,拨兵防守海口情形,并探有夷船多只,在复州所属之常兴岛塔山以南外洋停泊,并向居民汲水买物等语。该夷踪迹诡秘,不可不加意防维。据该将军等称,夷人内有手执铅笔,书写汉字,显有汉奸勾串,自当严密设法缉获办理。至该夷仍在塔

山以南外洋抛锚，难保不再行潜来。著着英等酌量情形，如可量分兵弁，即令前往守护，并晓谕该岛居民，令其同心协力，自固藩篱。若复州海口兵力不能分拨，仍以海口为重，总不得与之在洋接仗。如敢进口登岸，即行开放枪炮，率兵痛剿。该将军等惟当随机应变，妥慎办理，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二七、德顺奏为周历海口并与 琦善妥议搜缉商船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①（军录）

再，奴才管理天津钞关，向来闽粤商船进由海口，虽经派人查验，现在有啖咭喇夷船之事，恐滋奸弊。奴才接收关岸后，随于本月十七日雇坐小舟，周历各口，查勘商船进口各细情形，并面见督臣琦善，妥议防查搜缉商船各事宜，务期奸宄肃清，商情安谧。奴才仍即赶回津城，督饬护运司张轺，追比商人欠课，赶催秋运，不敢稍任延误。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二八、直隶总督琦善奏为晓谕 懿律以及英船南旋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军录）

大学士·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续经遵旨晓谕夷，暨该夷现已全行起碇南旋缘由，由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窃臣自前次续奉谕旨，著再向该夷明白晓谕，当经臣将该夷船又复他往，并山海关洋面望见有夷船踪迹，恭折奏闻。钦奉上谕：“如该夷船复行驶至，仍遵前旨明白宣谕。倘敢进口登岸，肆行强横，即开枪炮痛剿，随机应变，妥为办理，钦此。”因思该夷船坚炮利，长于水战，故不肯轻易上岸，自蹈危机，业经臣前奏陈明。现在天津、宁河等处海口，先已调拨重兵，安设多炮，又经设有木筏，下系铁链重锚，以杜冲越。复于新旧炮台处所存备鱼网棉被等项，先行浸湿，悬挂遮护，原不难于痛剿，无如该夷总不进口。而近时山东洋面叠次望见夷船，或自南来，或由北往，均在直隶各船之外，是该夷行踪叵测，必系往来通信，延之日久，势必南北滋扰。天津拱卫神京，已属扼要之区，且近接盛京，尤为根本重地。欲求处处决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随处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几，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敷宸厪，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故臣颺颺过虑，甚欲就此开导，俾该夷安心回粤，听候办理，或可冀图安靖。惟其强悍自负，情理难通。然节经专弁往探，略与奖词，即深欣感，是其喜为夸张，即可以好言相诱。

现在懿律之船于本月十七日仍行驶回天津，经千总白含章探报，该夷托词因闻山海关地方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并称该处止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等语。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该夷亦不复置词。臣查该夷所恃者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当复飞行永平各委员并饬径隶山海关副都统，于各城楼一体派员详细检查，有无存留大炮，以备守御。一面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偿价之理。复因该夷曾向委员有只求可以覆命之说，故臣仰体

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覆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并又将利害得失反覆开导，于十八日仍派千总白含章持往。兹于二十日取到该夷回文，并据该千总面禀，此次该夷接阅公文，其始颇似不遂所欲，迨经开导，据该夷声称，烟价一节原非敢向大皇帝求索，只求可以登覆国王，并称定海之兵亦可先行撤回一半。及至次早备具回文，则又更易前说。复经该千总向彼诘询，令其改写回文，文据称业已就绪，不及另书，即以所言为定，俟到粤再行商议。惟称所求各条未奉允准明文，既须俟回粤听候查办，则定海各处兵船未能即撤。该夷一面称说，一面即行起碇，据称先赴定海，耽延数日即回粤东。当经白含章告知，此时岂可先赴定海。据称如沿海各处不开枪炮，该夷亦不滋生端。倘被攻击，势难已于回手，此去粤东，仍在粤门白盖房屋居住等语。现在天津各夷船，已据该千总目击全数起碇开行。惟夷情反复无常，往往有称说之间颇似驯顺，而其所备文书词意又复强横。自该夷到津以后，臣虽竭力驾驭终莫测其底蕴。即如所请沿海地方弗先袭击，又安知非弛我防闲，或定海冀图缓攻，故此间各处弁兵亦皆不敢遽撤。

除飞咨盛京将军、奉天府尹飭查有无夷船在彼游奕，并咨明山东抚臣派员瞭望，曾否见有夷船连续南驶外，所有夷船现起碇南旋缘由，理合恭折由五百里驰奏，并将臣此次发给该夷照会底稿两件，暨取到该夷回文一件，一并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附件一：复懿律照会一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为照会事。

照得前日接据贵统帅回文，业将各条复行代奏，并将贵统帅回文进呈御览。惟天朝与各国通商，本系大皇帝格外施恩，凡外藩之

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無不查明懲辦。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以致辦理不善。現已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

至烟土本系違禁之物，業經燒毀，斷無賠償之理。且貴國往來貿易，原在圖利，試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來，貴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或貴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貴國自當從長計較，所得孰多，為此遵旨照會前去。貴統帥即行返棹南還，听候辦理可也。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暎咭喇國統帥懿律。

朱批：覽。

附件二：復懿律照會二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為照會事。

照得前自接據貴統帥回文，經本爵閣督部堂代為具奏，已另文照覆在案。惟自一月以來，貴統帥情詞恭順，並無滋擾，約言既不失信，處事亦屬明白，良以貴統帥身為貴國大臣，亦能明君臣之義，蓋自古君尊臣卑，不特天朝如此體制，即貴國以及海外諸邦，亦莫不有上下之分，從未有事屬既往，復向君上求索價值之理。故烟價一節，物本違禁，又已燒毀，大皇帝斷不能允准償還。惟就本爵閣督部堂之意思之，從前繳烟之時，其中必另有情節，將來欽派大臣到粵，自必將當日繳烟，究系作何辦理之處細加訪察。而烟土入內地，所值無多，其在貴國，更系極賤之物，私相貿易，本非正項貨物可比，人所共知。且據貴統帥回文內，聲稱意本不在求財，則一經秉公查辦之後，處處得實，必能使貴統帥有以登復貴國王。即據稱貴領事前被屈抑之處，于此亦可昭雪。

且自我朝二百餘年來，歷蒙恩施格外，准與貴國通商，從無罅隙。今因欽差大臣林等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操持過急，致使貴領事稱

屈。现经仰蒙圣恩准予查办，即为至公无私。乃犹不钦遵谕旨回粤听候办理，想贵统帅明理之人，必知此为大非敬恭之道。至如彼此称兵，此间之早经有备，已为贵统帅所目击，其他沿海区处，大率多已筹防。且普天之下，何莫非大皇帝之子民，一经奉有严旨，通飭内地商贩不准与贵国之人互相交接，又孰敢私买私卖？即如上年广东省奉旨封港后，贵国之货物两年未能行销，内地之茶黄两年无从购买，其事已有明证，他处自不待言。且由贵国贩来之货，并非内地所不可无，而由内地贩去之货，实为贵国之所必需。此内地之所以能与贵国绝市，而贵国必欲与内地通商，其情已可想见也。

贵统帅经贵国王使令而来，自必精能干练。欲为贵国从长计议，若徒于数万里外常此带兵远游，路途之遥，风涛之险，水土不服，则疫病为灾，兵火交加，则丧亡相继。不特兵民徒遭涂炭，而贵国志在通商，当此之时，无论大皇帝断不允准，且正在兵厄之中，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是既经废时失业，无利可收，而又加以远道用兵盘费口粮，需用浩繁，所失滋多。在不知者视之，或谓我集兵防守，殆亦不无需费，而贵统帅明达事机，所见必周。试思天朝沿海地方止有数省，需防者少，不必防者多，是其余各省，仍复安堵如常。即就沿海而论，本系各设守兵，平时亦例有口粮，有事调拨，无庸增添粮饷，非如贵国之用兵于数万里外，不知花用路费若干。再则天朝中华一统，诸事近便，所需兵丁，无处不可拨用，则即数百万之众，亦不难指日调集，非如贵国之用船装载，所来无多，而远隔重洋，后路则又应援不及。且天朝居处内地，来则交锋，退即无事，非如贵国之一来一往，动以岁计，是攻击则我易而贵国难也；兵丁则我多而贵国少也；用项则我简而贵国繁也；形势则我逸而贵国劳也。凡此情形，寻常则尚不肯明言，惟贵统帅深谋远虑，谅已早经见及，自不妨及实告。且本爵阁督部堂，因与贵统帅叠次公文往还，知贵统帅才识精明，彼此以礼相加，不事诈欺，故特再行剖切规劝。

贵国王之使贵统帅来者，原欲照常通商，享无穷之利。今乘定

海不备,占据城池,殊非通商之理,智者当熟思审处,计出万全。若仍执意不同,则芥蒂莫释,终属齟齬。在贵统帅转无以复命,而贵领事所称被屈之处,亦无由而得伸。本爵阁督部堂身为大臣,必当仰体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故既为天朝计,亦当为贵国计,且必为贵统帅计。设此事终无了期,经贵国王以贵统帅为未能办结,另行派员前来。其后来之人,知贵统帅终于未了,自必钦遵大皇帝谕旨,回粤听候查办,迨钦派大臣到粤后,即行办理毕事,则贵统帅徒劳往返,未见所长,殊为无色。此本爵阁督部堂,知贵统帅系为贵国实心任事之人,故代为之筹虑。

总之,贵统帅承办此事,无非欲有以复贵国王之命,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缘恐空言见疑,为此再行照会贵统帅。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惟再图之。

须至会者,右照会暎咭喇国统帅懿律。

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

三二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招集定海 逃散水师并招募水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删档)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伊里布由驿驰奏,筹办夷务情形一折。据查定海镇额设水师兵二千六百余名,虽经张朝发挫败,伤毙尚无实数。且此外守汛弁兵更属无过,应全数招回,以备驱策。又宁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师之用等语。现在闽、广水师既不能分调,著

即照该大臣所议妥为办理，以期厚集兵力，战守有资。

至该夷在天津禀诉求通贸易，虽琦善妥办，迨琦善入奏后，该夷船又复驶去无踪。夷情叵测，殊未可信，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如该夷入口滋扰，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惟不得于洋面接仗，致有损失。琦善所进两次夷书著给付伊里布阅看，仍俟报便封还。

至定海一县数百里之地，夷兵虽众未必能处处环绕。且现有民人逃难渡海及官员逃避之事，海洋辽阔，港汊纷歧，当必仍有路可通，务须密加察访，以为进攻之计。其定海文武官员查无下落，现既有教谕曹应谷训导诸葛璋等逃回郡城，即可向其查问城内情形，并姚怀祥等死事情节。其遭冥诛之夷目究系何人，查明后亦著奏闻。该大臣前请调金门镇总兵龔振彪赴浙差遣之处，已据邓廷楨奏留本任，应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仍须预为防范 烟贩勾结奸匪窜入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御史许汝恪奏，福建漳、泉等府贩烟奸商勾结会匪盗匪，闯入江西地方，分投售卖，并有放火打枪情事。当经降旨著钱宝琛等确切查拿。兹据该府查明陈坊桥叶姓庄房被烧，及打枪伤人各节，并无其事。棠阴地方亦无贩烟滋事情弊，惟既有闽商多人往来出没，难保无奸匪乘间窜入，不可不预为防范。著该抚督飭所属严密访查，如有匪徒踪迹，立即缉拿务获，从严惩办，不准稍有疏纵。

钦此。

三三一、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 广东查办事件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著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直隶总督著纳尔经额署理。陕甘总督著瑚松额暂署。

钦此。

三三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通盘 筹议团练水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护理浙江巡抚宋。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宋其沅奏议覆给事中沈镛请飭各省团练水勇一折。览奏均悉。此等无业游民驾船往来洋面，多系无赖匪徒，全在平日无事之时抚绥安插，使之有所业而不至流为盗贼。若待洋面稍有不靖，始设法招徕，转恐为贼匪耳目，不可不防。现据宋其沅奏称，就地方情形，每县雇募数百名数十名不等，自系因舟师助仗起见，宽为预备，但亦须筹画万全。著伊里布悉心妥议，此项水勇现若何纠集，是否有益将来，撤伍之后作何安插，务当通盘经画，切勿取便目前，是为至要。原折著抄给阅看。

又宋其沅另片奏，出闸后驰赴军营察看一切等语。此时计已赴镇海，与伊里布商办各件，著仍回省弹压，毋庸在镇海久留。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三、著钦差大臣琦善即来京请 训并仍飭将弁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由驿驰奏，暎夷全行起碇南旋一折。又将照会底稿及该夷回文呈览。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已明降谕旨，派琦善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直隶总督印务派纳尔经额署理。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来京请训，一面悉心筹画，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仍飭令该将弁等加意防范，毋稍松懈。所有本日该督具奏情形，均已由五百里知照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遵照办理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四、著沿海督抚对过境之南返英船 不必以枪炮攻击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护理浙江巡抚宋、署理两江总督裕、署理江苏巡抚邵、山东巡抚托、闽浙总督邓、两广总督林。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暎夷在天津海口投递呈词，甚觉恭顺、吁恳恩施，当飭令琦善剴切晓谕，不准滋扰，只许赴粤叩关。如果出于至诚，该大臣等自能代为转奏乞恩。兹据琦善奏称，该夷听受训谕，业经全行起碇南旋。并稟称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倘被攻击，势难已于回手，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等语。该夷前此猖獗，虽属有

激而成，殊堪发指，必应痛剿示威。现在福建之泉州府，浙江之乍浦，江苏之宝山、崇明各洋面，均经前后轰击夷船，大挫其锋。该夷既肯赴粤乞恩，自不值穷于所往。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俟该大臣到粤后，自能办理妥协。但恐沿海各督抚不知现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飞示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浑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应布置严密之处，仍不可稍形松懈，是为至要。本日琦善原折照会倭夷底稿及该夷回文，均著抄给伊里布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五、护理浙江巡抚宋其沅奏为 筹备军需截留部拨银两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护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使臣宋其沅跪奏，为筹备军需，截留部拨银两，仰祈圣鉴事。

窃照军兴之际，粮饷为先，必须宽为筹备，以应急需，仍宜严为综核，以杜浮冒。本年六月间倭夷滋事，定海失守，经前抚臣乌尔恭额会同提督，飭调本省各处官兵前往防堵海口，相机剿办。所需行装盘费口粮及镇海载石沉船，置备桩木，购买商渔船只，与夫添备一切军装火药器械，并沿途城载运之费，用款甚繁。又浙境北自嘉兴之乍浦、海盐，南至温州之玉环、平阳等厅县，表延二千余里，皆系滨临大海，夷船在洋游奕，或南或北，一帆可达。而内地之兵断不能随时移置，是有口之处皆系应防之处。现亦俱派拨弁兵，雇募乡勇，处处

① 此著朱批日期。

防范，在在需资。臣于藩司任内奉前抚臣饬拨军饷，并给省中军需局支应一切，均因事关紧要，刻须支发，于藩库封贮及地丁等款银两酌量撙节动支，以济急用。现奉钦差大臣来浙查办，相机进剿。大军既集，用款繁多，后来所需，又难预必。固当首严稽核，勿令虚糜，亦宜预为宽筹，免致竭蹶。

查藩库除封贮一款，本以备要用之需，此外各款银两皆有本款支销。运库亦复相同。惟查本年二月奉户部于十九年地丁项下，咨拨银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两零，饬解云南省为辛丑年铜本。又奉拨庚子年应征地丁银二十万两，饬解云南省为辛丑年春季兵饷。又于本年六月奉拨本年春拨款内银六万九千五百两，饬解云南省为我拨庚子冬间辛丑春间兵饷。又于本年六月奉拨本年春拨款内银十万两，饬解部库。以上浙江藩库共奉拨银八十三万二千八百余两。又运库奉拨本年春拨盐课款银十三万两。正拟免银报解，值此军务需用之时，如将奉拨之款照常起解，另以军需请部酌拨，非特事多周折，并恐缓难济急。臣愚昧之见，可否仰乞天恩，准将浙省藩运两库，前奉部拨银九十六万二千八百余两，截留浙省为军需专款，以济军务粮饷之用。仍由司督饬经管各员撙节动支，勿稍浮滥，将来军务告竣，核实造册报销。如用有盈余，仍行报拨。其滇饷部饷，应请旨饬部另行筹拨，以免稽迟。据署藩司周开麒，署运司宋国经会详请奏前来。

除咨明云南抚臣并户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三三六、东河总督文冲奏请将曾经吸食鸦片 之千总何永清斥革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再，鸦片烟流毒日深，近年叠奉谕旨严飭查禁。臣于到任后，即通飭所属于管辖员弁兵役认真稽察，据实参究，不准稍事徇隐。兹据署运河道徐经详，据洺河同知。谭为给署运河守备朱协衡会详，查得洺河汛千总何永清前曾吸食鸦片烟，该署道札调该千总查讯，狡不承认。随提到该千总家丁王振、王成一同覆审，始据该千总何永清供称，向本不吸鸦片，道光十四年间，同已故外委马镛奉差前赴直隶。马镛在途染病，吸鸦片烟医治。千总亦患吐泻，曾同马镛吸食一次，并未上瘾。嗣后即未吸食，现在委无吸烟情事。并据王振、王成供称，为何永清服役一二年不等，闻得何永清前曾吸食鸦片，自伊等跟随后，并未见其吸食，所供是实，各愿具结。该署道研讯不移，连日熬验，何永清精神照常，并无困倦烟瘾情形等情，具详前来。臣查何永清身为千总，有督率弁兵之责，既据供认曾经吸食鸦片烟，即属有玷官箴，未便因其现未吸食稍事宽纵，当将该千总何永清照例咨部斥革，以肃营伍。

除再随时严密访查外，所有查出营弁曾经吸食鸦片咨革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随时严缉查办。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三三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查明林则徐 片内所奏定海英军情形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副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署理两江总督裕、护理浙江巡抚宋。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昨已降旨将暎夷在天津海口乞恩情形，并派琦善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由五百里谕知伊里布等，谅已钦遵办理矣。本日据林则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如此次领兵、统兵及带兵职官等名字，又该逆中有伪立定海县官能为华言。并请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作为见招而返，约期动手等语。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实有其人，现在作何举动，其所称诈诱一节，是否能行。昨据该夷禀称，定海撤兵一半，果否属实，著于查明后详晰具奏。原片抄给阅看。

又御史许乃安奏称，杭州居民纷纷迁徙山阴、会稽等县，官用印票索借民间银两三千五千至一万两不等，省垣捐助未定章程等语。著伊里布、宋其沅一面晓谕居民各安本业，毋令虚疑惊窜，一面密查该地方有无勒捐输情弊，认真核办，不得令胥役人等借端扰害地方。

又该御史奏称，苏州一带居民亦多迁徙，丹阳县有创议加赋，激成殴官劫狱之事。著裕谦加意抚绥居民，示以镇静，勿令惶恐逃亡，以安众志。如查有该地方官创议加赋，酿成事端，著即严参治罪，以顺舆情。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八、著传旨严行申飭两广总督林则徐 愤而出洋剿办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昨因琦善奏，暎夷船只全行起碇赴粤，听候查办，当即由五百里寄谕伊里布及沿海各督抚知悉矣。兹据林则徐等奏，因在粤夷船渐形猖獗，现在择日出洋剿办等语。览奏均悉。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兵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愤兵也！且即欲举动，亦应由驿驰奏，听候谕旨，乃折差直至本日方行递到，殊属不晓事体！著传旨严行申飭。现在如已出兵攻剿，著即将接仗情形迅速驰奏。该督仍当持以慎重，毋涉轻躁。至海口防御，不可不加严密，并著密飭在澳各员不动声色，加意防范，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九、闽浙总督邓廷楨等奏报审办 姚嘉等大伙兴贩鸦片案由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邓廷楨跪奏，为拿获大伙兴贩鸦片烟犯，审明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一物流毒无穷，虽屡经严拿惩办，而奸徒贪利贩运，一时总难净尽。经臣与抚臣遴委干员，会同地方水陆文武实力查拿去后。随据兴泉永道刘耀椿禀报，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据委员候补知县史密、署福州城守右军都司事、浙江衢州镇标中营守

备周光碧，督同效力武进士章凤飞暨马巷、晋江各厅县兵役壮勇，在晋江县属梅林洋面拿获广东红头缙商舡内烟犯郑认等三十五名，起获烟土七箱又三十六袋，共重六万八千八百两。又洋糖烟丝洋布等物，连舡一并解道。讯据案犯林吉等供认贩烟属实，并究出该犯郑认所带烟土七箱七口袋，系广东潮阳县人姚嘉托伊载赴上海地方售卖，烟土系姚嘉胞弟姚六书馆内运送上舡等情。当经该道飭委候补未入流霍明高驰赴广东潮阳县会拿，该员捐资购线，踵访得实。适署潮阳县知县史朴亦经访问，会同霍明高督带兵役拿获姚嘉、姚六二名押解到案。值臣接临泉州防堵逆夷，即经飭发委员确审。兹据兼署福建泉司常大淳督同署泉州府知沈汝瀚审拟招解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姚嘉即姚鸿经，系广东潮阳县监生，与弟姚六久经分居。郑认驾舡生理，并佃种姚嘉田亩，素有交情。道光二十年三月内郑认欲收载客货赴江南上海生理，遂向潮阳县人姚白金租赁红头缙舡一只，牌名金呆发，雇现获之王秀并郑逢朱、姚禁、陈行、李牵、江尚、柯郎、曾标、郑鞋、黄石、方等、肅大头、朱日、何勇许县、林笑、许芒、郭朱江、林阿富、曾桔充当舵水。五月初五六等日，郑认先后收载客货，红糖九百七十包，白糖一百四十包，烟丝二百八十余篓，麻布六捆，靛青二十一桶下舡。初八日，郑认前赴姚嘉家闲谈，姚嘉因闻上海地方鸦片获利甚厚，起意贩卖烟土，托交郑认带往转售，言明获利每银百圆分给郑认三十元，郑认允从。初十日，姚嘉随赴广东澄海县属南洋地方，在刘源合豆饼行内，用番银六千三百元，买得鸦片一千四百斤，分装七箱七口袋，运至伊弟姚六书馆内，嘱为收藏，并向郑认告知情由。郑认虑及关口查验，即于十一日先将舡只由营汛海关挂验出口，停泊口外十四夜。姚嘉随邀郑认驾用自制小舡，由偏僻小巷将土载送郑认舡上藏放，舱底舵水人等各因舡未开驶，登岸未回，均不知情。此姚嘉收买鸦片、托交郑认夹带贩卖之情形也。

又现获之林吉、许丁、郑循、黄率、姚魁即邓三、杨能、赵蚬、郑惜、均籍隶潮阳县，与现获之郑认，并在逃之潮阳县人郑尾、张顺、董二养，均相交好。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一日，该犯林吉同郑认、郑尾等会遇闲谈，郑尾因闻上海鸦片利厚，起意商同合伙贩运，搭坐郑认舡只带往转卖获利均分，张顺等允从。林吉、许丁、郑循三人称无现银，不便入伙。郑尾适因上海另有生理，张顺、董二养亦因有事不能亲身押运，托林吉等代为押送售卖，议定每获利银一百元分给二十元，并许郑认每载烟土一包给番银五元，林吉与郑认等俱各应允。郑尾随出本银五千四百元，张顺出银三千六百元，董二养出银一千八百元，黄率、姚魁既郑三各出银九百元，杨能出银二百元，赵蚬、郑惜各出银一百二十五元，合共洋银一万三十五千元汇交郑尾，先后向广东澄海县属庵埠乡人谢清并向潮阳县属濠浦乡人陈阿赏共买得鸦片二千九百斤，共分装二十九袋，于十五夜经谢清等由小港包运至郑认舡上。惟时仅有舵工王秀，水手郑逢朱、姚禁、陈行在舡，其余水手李牵等上岸未回。郑认即向王秀等告知，请其帮同搬运，各许给工银二元，随经郑逢朱等将烟土搬运上船，藏入舱底。郑尾先由陆路赶往上海等待，张顺、董二养均未同往。十六日，该犯林吉等并水手李牵等先后登舟，并有郑西、张元、陈日、郑狮、朱勤、周喜六人欲往上海生理，附搭上舡，均不知舡内带有烟土。此又黄率等听从郑尾合伙贩烟，及林吉等代为押运分利之实情也。五月十七日，郑认将舡开驶出洋，二十三日驶至闽省晋江县属梅林洋面，即经委员拿获解审，究出实情，续获姚嘉等到案。兹经臣亲提研鞫，据各供认收买鸦片、代运分利不讳。请无开窑通夷、开设烟馆情事，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土发卖图利数至五百两，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知情受雇之舡户，但在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舡入官。又兴贩烟土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罪一等各等语。此案姚嘉即姚鸿经，起意兴贩鸦片一千四百斤，托交郑认载运售卖

数在五百两以上，自应照例问拟。姚嘉即姚鸿经一犯，应革去监生，合依兴贩鸦片烟土发卖图利数在五百两以上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郑认听从姚嘉贩卖鸦片分利，复为郑尾等装载烟土；林吉、许丁、郑循俱为郑尾等押运烟土二千九百斤转卖分利；黄率、姚魁、杨能、赵蚺、郑惜各听从郑尾出本贩烟，均属为从。该犯等俱供系在逃之郑尾为首，查现获多于逸犯，屡次隔别研鞫，供证确凿，应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郑认、林吉、许丁、郑循、黄率、姚魁、杨能、赵蚺、郑惜九犯，均合依兴贩鸦片为从例，拟发极边烟瘴充军。姚六即监生姚国治，于伊胞兄姚嘉贩卖鸦片知情受寄，系属一家共犯。惟鸦片贻害民生即与侵损无异，应以凡人为从论，姚六即姚国治，应革去监生，合依兴贩烟土案内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罪一等例，应于姚嘉绞罪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舵工王秀、水手郑逢朱等，于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五日知情雇运烟土，即于是月二十三日被获破案，系在半年以内，王秀、郑逢朱、姚禁、陈行，均合依知情受雇之舵户，但在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以上各犯解配折责安（置）。搭客郑西等、水手率等，均不知船内带有烟土，应与租给舵只讯不知情之姚白金，均毋庸议。起获舵货分别入官充赏，鸦片烟土验明烧毁，各监照追出缴销。逸犯郑尾等严缉务获另结。至此案拿获匪徒众多，人船并获，起出鸦片烟土六万八千余两，为首之犯远在潮阳，又经委员驰往捐资购线，会县拿获，所有在事出力人员自应吁皇上天恩，量予鼓励。委员、教习、候补知县史密，请旨遇有知县缺出，不论烦简，即行补用。署福州协都司事、衢州镇守备周光碧，请加都司衔。候补未入流霍明高，请免补本班，以府经历县丞补用。以昭激劝，出自恩施。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拟解缘由，臣谨会同福建巡抚臣吴文熔，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三四〇、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请 续拨库款为防堵经费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防堵夷匪，经费不敷，谨据实吁恳恩施，续拨库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六月间，因倭夷突向厦门滋扰，一切防堵事宜经费当宽为筹备，奏请动拨藩库银千万两，俟陆续摊廉归款。七月初七日奉上谕：“准其作正开销。钦此。”仰蒙恩施高厚，俾臣等措置从容，跪诵之余，莫名钦感。

嗣因逆夷攻陷定海，闽洋已觉腹背受敌（朱批：未知所受何敌！）七月二十五六等日，该逆夷兵船复敢来至厦门开炮相向，虽经官兵击退，而沿海要隘尤宜处处设备，刻刻戒严。无如闽省海疆，袤延二千里，其孤悬海中，如厦门、台、澎，固属最为险要。其次如铜山、金门、海坛等处，亦皆四面环海，无城可守。至滨海各县口岸林立，潮涨沙平，一帆直达之处，不一而足。月来增拨戍兵，安设炮墩，建筑土碉，埋置钉板，随地随时分投布置。惟多一处缮治，即增一番费用，分之则尚形支绌，而合之已不免浩繁。且雇募水勇，租赁渔船，计日授值，积累有加。前此筹动库款十万两已将次支完。

臣等手画心营，力图节省，而当兹逆夷猖獗之际（朱批：未知在何处猖獗？），又未敢稍为拘泥，致误事机。再四思维，惟有据实吁求皇上天恩，准予闽省藩库暨监道库筹拨正款银十五万两，随时酌给，以应军需，将来如用有存余，仍行归还本款。臣等惟有督率各该管道府核实搏节支用，断不敢稍任虚糜，致滋冒滥。

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土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四一、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借拨两广火药 三万斤来闽以资防堵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前因闽省采办硝磺未到,火药短绌。咨商两广督臣林则徐,借拨火药三四万斤,委解来闽,以资应用。兹准林则徐委员管解火药三万斤,咨会前来。当即委员前赴诏安一带接运,照数秤收,分拨泉、漳二府存贮,以便分拨就近水陆各营。俾军火充裕,随时堵御夷船,有备无患。

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欽此。

三四二、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请添设 炮位并由闽广二省铸造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署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臣卞甲名、江南提督臣陈化成跪奏,为预筹善后添设炮位,应否由闽、广二省铸造解苏,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夷匪不靖,窃据定海,已蒙简派钦差大臣赴浙会剿。各省沿海口岸,亦皆节节防堵。该逆计穷食尽,剿灭之期,应在指顾。急宜预筹善后之策,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臣等伏思,该逆所恃者,船坚炮大,布帆轻便,能于深水外洋抛泊寄碇,伺我之间,疾驶而至。与其击之于汪洋大海,俾得用其所长,莫若击之于沿边口岸,使其不敢阑入而击之之法。添兵不如添炮,但其炮必得致远,过彼方能制胜。

查江苏省沿海地方绵长一千数百里,口岸林立。而现在安设可

用炮位最大者，重四千五百斤仅止二位，余自三千斤至数百斤不等，尚不足以资抵御。臣等体察形势，审度夷情，拟添铸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炮数十位。按口岸之宽狭，地势之高下建造炮台，分口排列。大炮击其高而远者，小炮击其低而近者。口岸之防守既严，奸徒之接济自绝。该逆夷欲进无门，久伺无食，自必无计可施，潜踪海角矣。惟江苏并无铸炮匠工。查阅旧炮，有广东省铸造字样者居多。闻闽省亦有铸炮之人。应否由臣等核定应铸炮位数目，咨会闽、广二省代为购铸解苏。抑由闽、广雇募匠工多名解苏铸造之处。事关添铸大炮，自应请旨飭下两广、闽浙总督，妥议办理，以昭慎重。如蒙俞允，所有此项经费，容臣等另行筹议具奏，不敢请销币项。

除移咨两广、闽、浙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奏谨。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兵部议奏。欽此。

三四三、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八月十八日 大潮未至英船驶去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朱折)

再，海洋潮汐向系随月盈亏，逐日按时最为有信。八月十八日，俗呼为潮生日，系一年中潮汐极大之期。每年是日，潮必漫过宝山县石塘，风亦随潮而至，互相搏激，浪花高城头，历年以来，甚属危险。

本年八月十四日以后，陆续有夷船多只候来候去，时时游奕，显欲届期乘潮趁风，窥伺宝山、崇明二处，以图一逞。臣等亲领将备督率弁兵加意严防，昼夜不敢稍懈。乃至大汛之期，风恬浪静，竟与平日无异。附近居民耆老企讶，为数十年未有之事，此皆仰赖皇上天威洪福，(朱批：非也。)百灵效顺，海不扬波，官弁兵民无不颀手称庆，不啻异口同声。臣等欣幸之余，尤深寅感。该夷见大潮不涨，

已属无所施。(朱批:亦非也。)臣等又调拨水勇渔船百余只,并调火攻柴船数十只在洋面游奕,聚散无定,出入无时,作为疑兵,使彼自行惊扰。该逆果生疑惧,(朱批:更非也。)旋皆扬帆驶去,其庸懦无能亦可概见。此后西北风司令,潮汐日小一日,且天寒浪硬,水浅沙胶,该夷船谅不敢深入。倘敢深入险地,妄肆猖獗,亦无难制其死命。(朱批:信口侈谈。)

惟该逆飘泊日久,粮刍匮乏,潜驾小船伺间抢掠,势所必致。即如本月十七日夜,忽有舢板夷船四只驶至太仓州属之浪港沙滩,抢掠乡民食物,一见官兵追击,即行逃窜,几同豕突狼奔无异。狗偷鼠窃,虽于大局无碍,而借资寇粮,防堵自应益加严密。现在吴淞一带尚属平静,民情亦极安贴,堪以上慰宸廑。

至江苏省承平日久,营伍废弛,大小炮位悉皆视为弃物,或有陷入泥沙者,或有砌诸墙壁者,或有堆贮公所、抛掷空庙无人顾问者。经臣等飭令地方文武各官逐一搜寻,已据山阳、崇明、武进、阳湖等营县先后创获大小炮共一百六十一位,重自一千斤至三四百斤不等。又于苏州省城搜获大小铁弹四万九千余斤,臣等现将铁弹分拨防堵各将备应用,并督飭各县营将炮位细加磨洗,择其可用者酌量地方情形(朱批:是)分别安设。其废坏者存俟改铸。

除催其余各属查明一体照办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三四四、江西巡抚钱宝琛奏为遵旨 查明闽广游民烟匪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钱宝琛跪奏,为先后接奉谕旨,查拿闽、粤二省游民烟匪,谨将钦遵查办缘由,先行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有人奏闽省贩烟奸商勾结匪徒，闯入江西地方，自宜黄县之棠阴分路售卖，著伊里布、钱宝琛确切查明，认真拏拿等因。钦此。”臣当将查办大概情形，恭折具奏在案。嗣于本月初十日，臣在闽中，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闽则由邵武等处至抚、建一带，粤则由南韶等处至吉、赣一带，成群结党，每起皆有头目。闽人衣扣以红呢为记，粤人以青呢为记，挟刃短装，形势凶横，或百人、数十人不等。询以人数多寡，皆言弟兄们二、三万人，诘其去向，则语涉支离。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地方官无敢查问等语。匪徒聚众勾结，大干例禁，若不设法解散，恐日久滋生事端。著钱宝琛密委干员，分赴抚、建、吉、赣等处，详细访查，如果属实，即著会同该处员弁拿获讯究，按律惩办。或人数众多，必应设法先分其势，使无援引，直行按名缉获，讯取口供，借除党羽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跪读之下，仰见皇上洞烛几先思患预防之至意，曷胜钦佩。即于实缺候补正印、佐贰中，遴选才具明干，长于缉捕者十员，改装易服，分投抚、建、吉、赣及南安、宁都六府州确查密访，并移行镇道，责成地方文武实力查拿去后。兹于十六日闽中又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前因有人奏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成群结党，每起皆有头目，诘其去向，语涉支离。当经降旨，令该署督等密派干员查拿究办矣。兹又有人奏，风闻该民人等于经过地方公然开灯吸烟，且每队中具有数人扛抬巨簾，询以所载何物，即明言贩卖之烟等情。现在查办鸦片正当吃紧之际，该匪等竟敢明目张胆结队游行，吸食贩卖，实属悖不畏法，必应从严惩办，以戢刁风。著裕谦、钱宝琛仍遵前旨派员严密访拿，如果有吸烟兴贩情事，即著按律究治，不准稍有疏纵，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前奉谕旨飭拿闽省烟匪，当即委员密访，一面遍飭查办，并

与两司设法访缉，迄无踪迹。因思匪徒结队游行，人数多至十百，难瞞居民耳目，此事起于抚州府属宜黄县之棠阴一路，必从此处根究，方能得实。臣于二场收卷时，在至公堂向抚州府属生员详细询问，据云五月中传言有闽省千余人，短装持械护送鸦片，路过宜黄。该生系宜黄县人，亲见约有百人路过，身穿短衣，带有衣包，并无执持器械，经县查验亦无违禁物件，当即放行。闻从宜黄至崇仁县到樟树镇一带分散，此外未见另有闽人结伴持械过境，想因此一节以讹传讹等语。臣查宜黄崇仁樟树一带通湖南大道，所云短衣路过闽人，难保其必非烟贩，虽查无违禁物件，安知其非人烟分起巧为隐饰偷漏，益当严密查缉，以靖地方。

除咨会署督臣分飭地方文武一体严查协缉务获究办，仍俟各路委员确查抚、建、吉、贛等处，有无闽广游民聚众勾结情事，稟覆至日，分别核办，另行据实具奏外。所有现在钦遵查办缘由，理合先行缮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查江西省拿获鸦片烟贩，自本年五月截数奏报后，续据各属先后拿获闽、粤两省烟犯三十七名，现又据袁州府属之宜春县禀获福建烟匪张俊盛等八名，在各犯枕头鞋底布袋衣包之内搜出烟土四百余两。臣因此案人数较多，恐另有伙党，必须严切根究，已飭司提省审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严密查缉，不可稍涉大意，钦此。

三四五、塔城参赞大臣湍多布等奏为

遵旨拿获偷种罌粟人犯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湍多布、伊勒东阿跪奏，为委员查拿偷种罌粟人犯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鸦片烟流毒甚巨,起先不过传染内地,至今新疆地方亦渐有此恶习。奴才等前奉谕旨:“新疆地处边陲,各城荒僻处所隙地不少,不免有奸民射利,私行栽种,熬烟贩卖,贻害兵民,实于新疆重地大有关系等因。欽此。”仰见圣明洞悉边情,烛照无遗。奴才曷胜钦感!惟有飭属实力搜查,有犯必惩,毋稍疏懈,以挽颓风。

奴才等前于交受后,委派笔帖式克新泰、委笔帖式霍且贵,飭赴深山幽僻人迹罕到地方,逐细搜查。如有栽种罌粟花,立将根苗铲除净尽,房屋拆毁,并将栽种熬烟之犯严拿。复飭巴尔鲁克蒙古官兵,于该游牧过冬山场一带一体搜查。并令管理游牧领队大臣朝善,于巡查卡伦之便,督率蒙古官兵入山,认真查拿去后。

嗣据克新泰等在果哲尔德山内拿获偷种罌粟之民犯屈有仁一名,尚有在逃之薛姓、王姓等二名未获,飭令粮务厅员缉拿。又据该领队朝善密差官兵前赴深山幽谷,在乌兰霍托地方拿获偷种罌粟之民犯张玉廷等三名,搜拿种花之民犯纪生来等六名,将窝铺地亩全行毁除,委员先后押犯来城,当即飭交营务处章京等。讯据纪生来等供出在逃之郭二、张勃、朱有、王二等,均系首犯,常在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一带贩运口粮,往来接济。该犯等所获烟膏,亦系郭二等收去售卖。奴才等一面咨行乌鲁木齐都统转飭密行查拿,务将该逸犯等弋获解案,以便讯办。查该犯等愆不畏法,胆敢潜入深山偷种罌粟,收浆熬膏,售卖渔利,贻害非浅,殊堪痛恨!奴才等俟将逸犯等解案严加质讯,照例拟结,咨部办理。仍不时差派干员入山搜查,不令稍留萌孽,致貽后患。

所有奴才等委员查拿偷种罌粟人犯各情,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随时查拿,不可懈怠。欽此。

三四六、著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等赴厦门 密查厦门一役实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前据邓廷楨奏，厦门攻击夷船，护参将陈胜元刺中白夷身死，鸟枪击中夷人二名落海，其余中伤夷人甚多，当即明降谕旨，将陈胜元以都司尽先升用，赏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蔡觀龙、顾教忠、胡国荣、金光耀、陈光福、林建猷、鲁思仁、何有时、兴贵等，俱分别旋恩矣。著祁雋藻、黄爵滋于浙江审案完竣之后，驰赴厦门，密传该处乡民及未与是役之微员兵力等，询以六月初间，夷船驶至厦门，彼时情形若何？究系孰先开炮，如何接仗？该夷伤亡若干？我兵有无伤损？其船只何时驶去？分起传讯，毋令串通。并密传提督陈阶平，谕以现奉密旨传询该提督，厦门一役情形虚实若何？该提督本系局外，不妨据实一一缕陈，毋稍瞒隐干咎。并询以始而告病，继而销假，此中是否有隐情，或别有齟齬之处，均著详细登答。将来覆奏时，我等自得之采访，断不致将汝牵涉。该大臣等照此办理，似可尽得实情，据实入奏。其在厦门接仗之弁兵等概毋庸查问，以防欺饰而昭核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约束镇海兵丁 并酌量撤回无用兵丁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护理浙江

巡抚宋。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昨因琦善奏、暎夷听受训谕，起碇南旋。当降旨将现办情形谕知伊里布等，谅已遵照办理矣。所有调至镇海防堵兵丁，著伊里布妥为约束，毋许滋扰閭阎，其羸弱无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节糜费。

至所奏署宁绍台道觉罗桂萼在署自缢，检阅所遣亲笔家书，并讯据幕友家丁，金称委因虑有赔累，忧急自尽等语。该道身为监司大员，何致因日后恐有赔垫，猝萌短见，事属可疑。著伊里布、宋其沅再行密加访察，究竟有无别项情节，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八、著署理两江总督裕谦等仍当严加防堵并严束兵丁扰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两江总督裕、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裕谦等由驿驰奏，夷船驶进内洋，逼令商船呈递字帖一折。览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粤，听候钦差查办，业经降旨由五百里谕知伊里布暨沿海各督抚，一体遵照矣。现在川沙厅洋面既有夷船寄碇，该署督等仍当认真防范，不可稍形松懈。各海口防兵屯聚，务当督飭文武各员，严加约束，毋许扰累居民，以致别生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九、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清理 海口撤回防兵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军录)

大学士·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现将海口要务赶紧清理，即行入都请训，先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承准廷寄，奉上谕：“本日据琦善由驿驰奏，暎夷金行起碇南旋一折。已明降谕旨，派琦善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直隶总督印务派讷尔经额署理。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来京请训，一面悉心筹画，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仍飭令该将弁等加意防范，毋稍疏懈等因。钦此。”伏查暎夷现已钦遵谕旨全数起碇南旋，惟夷性反复无常，现尚未经准到山东抚臣咨会，望见夷船连檣南下确信，海防尚不敢稍形疏懈。且本年一切筹防事宜均系仓猝取办，所有各处兵丁，臣已遵旨酌量应留应撤，分别核办。除将原调正定镇标兵五百名，霸州、静海、四党口等营兵四百名，务关、宝坻、武清等营兵五百名，首先来至海口之督标兵六百名，宣化镇标炮手四十名，均先撤回归伍。又永平一带所调提标三屯等营兵一千四百余名，臣已行知各该委员，将派防小海口者先行裁撤。又前奏调防黑洋河、涧河等处之遵化营兵二百名，本甫报到八十四名，臣已飭令一并撤回外。其余尚有督标兵九百名，正定兵三百名，河间兵二百名，并天津镇标兵弁，又永平一带派防大海口之各兵丁，统俟准到山东咨会，望见夷船南下后，并即一并撤退。所有各处炮位火药铅弹锁子等项，其在天津者即交中军游击存贮，其在海口者即分交葛沽、大沽海口等营存贮，其在宁河海口者即交北塘汛存贮，其在永平一带海口者，即飭各交附近营汛存贮，均不任短少潮湿，以资储备。至各路新筑炮台，虽不敌从容造筑者之坚固，然亦飭令附近营兵常川看守，勿任损坏。

臣俟理料清楚,并准山东省咨会到日,即迅速趋诣阙廷,跪聆圣训。理合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五〇、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遵旨 探询英人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朱折)

大学士,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暎夷遵旨起碇南旋后,奉旨派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谨将探询该夷情形,先行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暎夷素属化外,久著横名,故凡海处诸邦莫不为其所困。前于本年七月间,该夷胆敢驾驶兵船多只来至天津,仰蒙圣恩逾格,指示先机,臣得借资领悟。随查有督标左营千总白含章心地伶俐,胆力壮强,节经派令前往夷船接送公文等事,借便察探。该员并无寸刃,只身来往其间。该夷亦颇以其敢于前行,甚为契重,酬以刀枪等物,均各却辞不受。而其于应接之间,或刚或柔,颇能随机应变,甚至故与该夷通事跟役之流佯为戏谑,以便任意诱询,到处搜翻,俾得察其隐踪。

该夷船身甚固,非七八千斤大炮不能穿其板片,其舱内住人之处均在两旁,厚积棉被,以备交战时浸湿张悬,遮拦枪炮。至于船身,则又讯系该国产生之油木所造,其性坚实,而其质绵软,非杉木等类之比,炮攻未能深入。而该夷所带均系铜炮,检阅炮子,有重至二十八斤者,转为我军之所未有。溯查向来破夷之法,有攻其船之下层者,今则该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意在回击也。又有团练水勇穿其船底者,今则白含章亲见其操演水兵,能于水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又纵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又有纵火焚烧者,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脚尾寄

碗，其风帆系白布所为，节节断离，约长不过数尺，中则横贯漆杆，借以蝉联，非如篷箴之易于引火，是意在却避延烧也。凡此皆我师从前之长策，而该夷所曾经被创者。兹悉见机筹备，是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

且据其跟役声称，闽、粤等省击破之船皆该夷之所谓划子船，长不满三丈，除水手十余人外，仅止容纳数人，虽经叠次被击，从未见起获器械，盖缘本非兵船，是以并无兵器。又称该懿律等本年之来，意在乞恩求请各款，初非欲图滋扰。即其占据定海，亦缘先被轰击，始行回手，迨见兵民逃散，因即蜂拥入城。其在各省游奕，亦只图窥探形势，熟识沙线。如蒙大皇帝恩准所请，该夷则仍感戴如前，否则将于明岁大肆猖狂。本年所来兵船仅四十只，现在测量水势，如有拦江沙者，大船不能驶入，复欲改造小号师船。该千总答以兵船已来四十只之多，岂复尚有加增。据称该夷以一国之大大，频年往来洋面，且附近尚有属国皆可调拨，所有兵船何止此数各等语。

据该千总向臣告知。臣思该国既有国王，宜必以理法自绳，何以不单求贸易，乃致逐条要素。随后乘送给食物之便，令该千总复向该夷跟役探询，其初犹嚙嘴不吐，迨反覆相诱，始据该跟役潜向告知。该国王已物故四年，并无子嗣，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为今之国王。该国有大族二十余家，皆其国之权臣，议事另有公所，只须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约束。揣其词意，或前此粤省烧毁之烟，其中即有各该权臣之物。又询以此人何不适人，据称向来该国女子许嫁，均系自行选择，兹亦任其自主。并称此女尚有胞叔一人，待其既字之后，其国或让与伊叔，抑或让与他人，亦复任其自便。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而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纵以横恣之故，酿成倾国之灾，复罔知顾虑。盖此等权臣逞忿，何事不为，故求索不专在通市。

又询以该夷何不近在广东滋闹，乃复远游各省，据称粤海商民因被查办急切，已甚苦累，其不致激成事端者，实属大皇帝如天之福。该处虎门地方，我军设有炮台，澳门为西洋夷人住居之所，彼夷亦设炮防御，自未便致乖和好。推测其意，似不肯伤其同类，或以广东商民与该夷通风气者多，因不欲肆其扰害，未必尽畏该省之防范也。是该夷之凶顽梗化，习与性成，虽天威远被，四表无不可震慑之人，而糜饷劳师，究恐未能迅速蕝事。故臣反覆思维，粤东既失计于前，致令有所借口，定海复失守于后，益使肆其鸱张，此时欲期贴服，实属万分棘手。况臣机宜素昧，尤觉悚惶无地。惟有赶紧料理，即遵旨迅速入都，跪聆圣训，俾得有所禀承。

谨将探询夷情先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探访详明，可嘉之至。另有旨。钦此。

三五、直隶总督琦善奏请拟带白含章赴粤任使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此次调防海口之各营将弁，虽值大雨时行风涛交作之时，滨海防守均属勤慎。然此时夷船虽退，夷务尚在未结，且系各省相同，自应一律办理，臣断不敢妄有渎陈。

惟臣标左营千总白含章，自派委前往夷船接收公文以来，节次往返，皆其一人，该员身无寸刃，敢于屡入彼船，不辞劳险，且其传语之间，颇能曲合事机，无失体统，此系他省所无。可否仰恳天恩，准将督标千总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戴之处，出自鸿慈。至臣现在奉旨前往粤省，人地生疏，而该处又与夷夷交接者多，一切传谕该夷等事，难保无妄肆欺蒙。该千总既与该夷熟悉，而其人尚堪任使，臣不揣冒昧，并请将该千总带赴粤东，一俟事毕，仍饬回直补用，断不敢留于广东，致开幸进之门。

是否可行，恭候諭旨遵办。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五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浙江现已招募 水师毋庸从闽广另行调拨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浙省应用水师，现已分别招徕雇募，毋庸另行调拨，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八月十五、十八等日两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諭：“本日据余步云奏请调拨兵丁一折。现在余步云计应到浙，著伊里布详察情形，悉心商酌应否调拨之处，具奏请旨。余步云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又，奉上諭：“本日据伊里布驰奏抵浙筹办情形一折。览奏俱悉。噶夷占据定海洋面，分船游奕，踪迹诡秘，该大臣务须加意防堵，仍不时密派得力之人分投侦探。该夷所持全在船坚炮利，一经登陆，其技立穷。该大臣总当静镇持重，不可在海洋与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剿。倘探得该夷船只驶出外洋，即可不必穷追。所有定海县民应行抚恤，及文武员弁应派委署理之处，著该大臣妥为办理。至所奏调派寿春镇兵来浙协力堵御，并请调闽粤水师会剿之处，著候旨施行。将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各等因。钦此。”

伏查噶夷熟习海洋，长于水战自六月间占据定海以后，即在县城暨各要隘分头防守。奴才前此细加揣度，非水陆夹攻难以制胜，而江、浙水师不能如闽、广之精练，故奴才以该二省合师会剿，屡次谏请。福建提臣余步云在途次探访情形，亦以此议上陈，并仿照嘉庆年间剿办川楚教匪成案，声请调旧添新，以免顾此失彼，盖欲借此克期收复，免致旷日持久，糜饷劳师。嗣蒙皇上諭以该二省海口。

紧要，不能兼顾，并以啖夷船坚炮利，不可在海洋接仗，再三申敬。又蒙示及该夷在天津递禀诉冤，已令直隶督臣琦善妥为查办。奴才当与余步云悉心商酌，以闽、广既难协助，自应另行筹画，即经委员密往定海招集潜避兵丁，并飭宁波府等雇募水勇，以抵应用水师之数，业将办理缘由，于八月十三日恭折奏明在案。

旬日以来，定海镇兵丁渐已陆续投回，水勇亦有应募之人，如果将各兵全数招齐，水勇源源募集，亦足以资遣用。至寿春镇兵一千二百名，奴才于抵浙之时，即经各文飭调，业据该镇王锡朋统兵到浙，奴才派令与浙省各兵协同堵御。现在直隶省如何办理，奴才尚未得有消息，浙省惟当从严守卫。如该夷或敢闯入内地，（朱批：卿尚未知实在情形之故。）即令陆路各兵奋力击退。将来进剿之时，亦当航海前往定海登陆，设法攻击，其水师不过令其出洋，虚作声势，以为牵制该夷之策。

所有江、浙两省前备各兵以及现在招募之兵勇，可以将就敷用，闽广水师应请毋庸调拨，以省繁费。

缘奉飭议，理合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合词由驿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五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余姚 击沉英船俘获英人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朱折）

再，本月二十等日有大小夷船数只驶入慈溪、余姚境内，逼近海岸。经宁波府知府邓廷彩、署余姚县知县汪中洋，会督文武及兵勇人等，先后将夷舟击沉，拿获夷匪二十余名。奴才现已飭令解营研讯。

除俟审明后专折奏报外，合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五四、护理江苏巡抚邵甲名奏报营兵过苏 赴浙协防及收到弹药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①(军录)

再，夷匪在浙江定海洋面滋事，前督臣伊里布奏明调派本省各标并江、安二省官兵，分布海口堵御，前抚臣裕谦接准咨会，檄飭经过州县预备应付，妥为接护。兹查各营官兵已据报全行过苏，沿途行走，均极安静妥速。惟寿春镇官兵一千二百名，原派在吴淞口协防，续准钦差大臣伊里布来咨，已奏调赴浙，该镇臣王锡朋带领官兵并火药铅丸，于八月初六日过苏，臣亦即飞飭下游各营县一体应护催饬，俾早抵浙江，得资差遣。

至前次奏请借拨河南、安徽两省药铅，现据河南省解到火药一万五千斤，铅丸七千五百斤，已飭苏州营兑收贮局。并准安徽抚臣程霖采咨会，酌拨火药三万斤、铅丸一万斤，先行派员管解来苏，容俟解到，即飭照数兑收。

理合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五五、护理江苏巡抚邵甲名奏报 江苏省续获烟犯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②(军录)

再，江苏省拿办鸦片情形，业经署督臣裕谦于巡抚任内，截至二十年五月底，共获烟贩一千三百四十余名，先后附片具奏在案。臣自接护抚篆以来，检查案卷，自前次奏报以后，六七两月各属又

①② 此系朱批日期。

陆续报获烟犯二百一十余名,内生、监九名,兵丁二名,书役二十名,僧道四名,长随二名,妇女三十七口,余属平民,并起有烟土、烟枪、烟具等件。并据署苏州府督粮同知张之皋、上海县知县曾承显会禀,在上海县财合栈内搜获烟土三万一千二百余两,现饬严究何人寄囤,根拿到案,尽法惩办。惟是鸦片之害流毒已深,亟应乘此例限未滿之时,实力拿办,俾绝根株,断不任稍事疏懈,以仰副圣主刑期无刑至意。

除仍饬属密拿勿稍松劲,并将获犯分别审拟报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随时严行查办。欽此。

三五六、署京口副都统张仙保奏报 办理京口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军录)

奴才张仙保跪奏,为现到京口办理防堵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三日接准署两江总督裕谦咨称,钦奉谕旨:“著派奴才张仙保前往京口堵御。”欽此欽遵。奴才于初五日自省起程,初六日行抵京口,当即查看要隘。惟京口城北门外迤东北七里之遥,近江南岸东马头象山下,设红彝大炮六位,酌派旗营驻扎,官四员,兵一百二十二名。江中焦山一座,江水环绕,南北皆有船只来往,山下设红彝大炮四位,酌派旗营驻扎,官二员,兵七十八名,二处共派旗营官兵二百六员名。此外尚有水师营操船二只,以备拦江迎敌,并有陆路官兵接应。奴才倚山势排队伍,按令逐日操演,以壮声威。

嗣于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京口副都统于兆祥因病出缺,该处协领武忠阿将印信等件,交奴才张仙保暂行署理,经江宁将军布

勒亨恭折具奏在案。今于八月二十四日据协领武忠阿、倭哩布禀称：象山、焦山防堵驻扎官兵，每日每员名，前经筹给饭食银一钱，业经用讫，现在实系无项开放等情，具禀前来。奴才张仙保当查京口，现在惟有每年十月内演炮行围银二百余两，似可权作堵御兵丁接济饭食之用，是以节经通融办理。奴才伏查例载，凡堵御未经出境者，不领口粮等语。惟思此项防堵官兵，系昼夜在彼，常川驻扎，且为日稍久，所有官兵以后口粮，难以令其自备，现在京口又无闲款，是以奴才不揣冒昧，仰恳圣主格外天恩，俯准在于苏州藩库款项，每日每员名请领银一钱，以资接济。此事虽系统与例稍有未符，奴才实为防堵官兵口粮紧要起见。

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五七、天津海口兵丁撤留事宜著照钦差 大臣琦善所奏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琦、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琦善奏清理海口要务一折。据称前调兵丁遵旨分别撤留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至各处炮位火药铅弹铁子等项，现据琦善就近分交天津等营存贮。火药一项最为储备要需，务当严饬营员，妥觅干燥处所收贮。倘有短少潮湿致滋贻误，惟琦善、讷尔经额是问。其新筑炮台，亦著该督等饬令附近营兵常川看守，勿令损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八、著钦差大臣琦善于海口要务料理 清楚后即来京请训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副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琦善奏探询暎夷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探访详明，可嘉之至。琦善著将海口要务赶紧妥为料理，一经清楚，即遵奉前旨，迅速来京请训。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侦探英船 经过山东洋面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副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暎夷船只遵旨起碇南旋等语。该夷船起碇南旋，必由山东海洋经过。著托浑布派员侦探，如有该夷船经由该省洋面，即将船只数目，经过情形，逐一查明，迅速由驿驰奏。仍著遵照前旨，谨守要隘，毋稍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〇、著将直隶千总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 用并由琦善带赴广东差委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请将千总白含章带赴粤省等语。直隶督标千总白含

章，加恩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带，赏带花翎，准其带赴广东差遣委用。该部知道。

钦此。

三六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南还并遵旨抚驭英人并供给食物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托浑布跪奏，为夷船一律由东洋南还，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暎夷船只于七月间先后由东省外洋经过，北赴直隶天津海口，均经臣节次具奏在案。兹于八月二十二三等日，据巡洋员弁探报，先后有夷船八只自北折回，其三只先由外洋南驶，其余大小夷船五只，驶至鼇矶岛外洋长山岛迤北游奕。正在委员飭查间，该夷六人驾杉板小脚船一只，驶至登州府水城附近口岸，托渔船代呈字条，求居民卖给食物。经臣委员查询，据称伊等在天津已奉有恩旨，由津起碇回南，听候钦差查办。因船内人多，口粮不敷，求买食物，词甚恭顺。臣因该夷既无桀骜情形，钦遵前奉谕旨妥为抚驭，不开枪炮，惟不准其傍岸与民人私相交易。当即委员赴该夷领事人义律坐船传谕，飭令安静候示，并戒以既遵旨南还，沿途不许别有滋扰。该夷俯首听命，甚为感激。臣一面发价，飭县购买牛羊菜蔬等物，酌量赏给。适值逆风浪大，该夷杉板小脚船不能进口候领，稍迟二日，于二十七日辰刻陆续前来领讫。该夷人当欲呈缴价值，臣传谕委员不令收受。是日申刻，护登洋镇臣梁胜灏、署登州府知府英桂等俱在沿海各口岸巡防，瞭见该夷船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感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忻，欢愜非常。查前准直隶督臣咨会，天津共有夷船八只，核与现在南驶船数相符。

所有夷船一律由东洋南还,并臣遵旨抚驭,夷人感激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所办俱合机宜。另有旨。钦此。

三六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派人 赴英船探询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该夷小船驶入内洋,经臣委员查问,该夷人声言伊国领事有致臣书一函,求委员代为呈递。臣钦遵前奉谕旨接收,阅其书词,据称安静回南,求臣准民人卖给食物,语极恭顺。臣欲体察该夷动静,而文武员弁俱不解夷语。查调防来登之潍县知县招子庸、籍隶广东。伊戚鲍鹏先曾在粤省洋行贸易,粗晓夷语,现同招子庸在登。臣假以抚驭为名,委员带同鲍鹏赴该夷大船探询情形。该夷人义律、马礼逊等接见时甚为恭敬,声言伊等此来,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鉴察,钦差赴广东查办,不胜感激,断不敢在途滋扰。诘以现来之船仅止五只,余船先往何处,据称伊等初来时曾纠约孟雅喇国兵船四十只以为后援。嗣蒙恩旨,恐孟雅喇兵船续来,不知情由,误行侵犯,更属辜负大皇帝厚恩,故由天津起碇后先拨船三只,由大洋迅速回国,阻止前项兵船等语。查夷性诡谲,其言固不足尽信,然察其情词,似未尝不知感戴深仁。

谨将臣遣人体询情形据实奏闻,并将该夷原书咨送军机处恭呈御览。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

附件：英國水師官伊耳士呈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奏呈

英國水師官伊耳士在貴境經過，幸蒙雅愛，三板到岸邊，遇見廣東曉話之人言稱：大人為官仁厚之心，愛民如己，巡查各地方，貴物不食，惟怕多花錢銀，民人皆感恩不盡。今本師船來，並非別事，安靜回南，今欲買些食物，望准民人如數為賣，呈謝不勝。上托大人電鑒。

三六三、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奏為遵旨 復議團練水勇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軍錄）

廣州將軍臣阿精阿、兩廣總督臣林則徐、廣東巡撫臣怡良跪奏，為遵旨查議團練水勇情形，恭折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准部咨，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給事中沈葆奏請飭沿海各省團練水勇一折。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酌量地方情形，妥議具奏。欽此。”并抄錄原折前來。

臣等查粵東漁人鬻戶以及濱海居民，多以采捕為生，不畏風濤之險，土人所稱為水鬼者，隨在有之。如新安县之大澳，香山县之淇澳，陸丰县之高螺，饒平縣之井洲，向有善泅之人，傳聞能于海底昼行夜伏，并能于船底凿漏沉舟。上年粵省驗逐鴉片趸船，臣林則徐與臣怡良暨調任督臣鄧廷楨密商，即擬資以為用。迨經雇募多名，逐加演試，亦仅能于內洋淺港往來晃泛，求其深洄數丈潛伏多時者，實乏其人。始知向所傳聞，乃系言過其實。茲臣阿精阿到任后，留心咨訪，并据副都統臣宗室奕湘告知，前署將軍時，亦曾十操練旗營水兵之便，会同副都統臣宗室英隆，試過水勇技艺，所見還不及所聞。然當防夷吃緊之時，恐此輩被其勾作漢奸，或為盤運鴉

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與給事中沈葆楨現在所陳，似已不謀而合。又因粵省沿海口岸有三千六百餘里之遙，額設水師兵丁實不足以敷分派，自上年以來，或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或由府縣雇覓壯丁以資捍衛。即如中路一帶，所雇練勇用以協防炮台隘口，並配人拖風、紅單等船者，已有一千五百餘名，疊次隨同焚剿喫夷，借可以壯軍威而助兵力。

惟是雇用此輩，流弊亦多，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蓋其來從烏合，非比有制之師，而又犷悍性成，每易借端生事。即令舉出头目，亦系素與習熟之人，分既不足以相從，權亦不足以相制，全在管帶之員弁猛寬并濟，鈐束有方。故當其招募之時，即令查明親屬，取具的保，詳開名冊，各給腰牌，示以拊循，厚其雇值。平日勤加操練，漸以化其器陵，臨事不藉冲鋒，只令為策應。其犒勞賞恤，仍予從優，使有顧戀之心，不萌他念。第口糧安家一切用費較繁，且若輩久處行間，習知虛實，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須加意防維，隨時稽察。果能遵守紀律，出力向前，則留營酌編入伍，否亦酌量資遣，妥為管束，以杜日後非為。是雇募水勇之策，系屬因時制宜，而欲其能發能收，則惟有妥籌經理，始可防其流弊也。

臣等謹就粵省地方情形，遵旨查議，並會同廣州副都統臣宗室公奕湘、臣宗室英隆，合詞恭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三六四、兩廣總督林則徐奏為恭蒙 批諭訓飭自請治罪折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軍錄)

兩廣總督臣林則徐跪奏，為恭讀批諭，惶悚難名，謹涕下忱，請旨將臣从重治罪，恭摺奏祈聖鑒事。

窃臣奏报拿获鸦片烟贩折内钦奉朱批：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返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懣，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钦此。巨跪诵之下，伏地碰头，愧惧惭惶，莫能言喻。

伏思上年微臣奉命来粤查办禁烟，先蒙颁给钦差关防，续复简调两广总督，责成之重，委任之专，臣何人斯，膺兹倚畀，敢不殚精竭虑，以冀永臻成效，仰答高深。乃为时已阅年余，而鸦片尚未尽除，夷船别经远窜，虽异类难延残喘，而浅谋未策万全，夙夜循思，时怀愤愧。兹蒙训饬，感悚尤深，自惭庸质驽骀，实无词以对君父。惟有仰求圣主，将臣从重治罪，以儆无能，不胜战慄屏营之至。

所有微臣惶悚下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六五、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禁烟洋务不能 歇手并请带罪赴浙省海营效力片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溷受厚恩，天良难昧，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不敢不以见闻所及，敬为圣主陈之。

查此次悞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生于意外，而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元，是即在该国啞啊啦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

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暎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此屡经体验，故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夫自古顽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今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痲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痲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痲，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痲疽作痛，不得不重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浓尽之时，自然结痲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痲矣。

溯自查办鸦片以来，幸赖乾断严明，天威震叠，趸船二万余箱之缴，系暎夷领事义律自行递京求收，现有汉夷字原禀可查，并有夷纸印封可验。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准时来观之夷人，有撰为夷人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书中具载其文，谅外域尽能传诵。迨后各国来船遵具切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亦以汉夷字合为一纸。自具结之后，查验他国夷船，皆已绝无鸦片。惟暎夷不遵法度，且肆驕张，是以特奉谕旨断其贸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息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闻，非惟

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手，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朱批：汝云嘆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嘆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儆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比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朱批：一片胡言！）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何足计较，仰见圣主内本外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禩。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乌菟。然苟有神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

至粤省各处口隘，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借堪仰慰宸怀。

谨缮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点出者俱当据实查明具奏。另有旨。

三六六、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勘台温二府

铲除罌粟何以未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

据祁离藻、黄爵滋奏，查明台、温两府栽种罂粟情形一折。已降旨将台州府知府潘观藻革职，并著该抚将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及各府厅县查办不力各员，分别严行参处矣。浙江台州、温州偏僻处所，私栽罂粟，虽据各属及委员禀报，均已铲除，而根蘖尚有留存，萌芽易致滋蔓。且犯多未获，即难保其不复私栽，著刘韵珂严饬所属，随时周履，认真查勘。如有复行栽种之处，尽数拔除，严拿究办。仍令该管道府照奏定章程亲往履勘，查有栽种煎熬等弊，即行揭参，并严禁营弁胥役得受陋规，以清包庇。若瞻徇不报，一并严行参处。其祁离藻等访查之乐清县，杨公愚高庚霸雾北闲地方，有栽种罂粟之处，虽经铲除，著将地户姓名人数查明办理，并玉环厅之苔山、田岙，永嘉县之廊下花坦、严头、岭头、柘溪，乐清县之芙蓉场谷，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各等处，向有奸民栽种熬烟售卖，亦著一并查禁。

又据访得台州府临海县张明保、罗大潮，仙居县李庆、赵光美，黄岩县朱老二，均系积惯烟匪，未经破案。著同朱泳丁等各案逸犯一并飭属严拿，务获究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七、著将查拿烟犯不力之浙江台州

守潘观藻等革职参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御史沈鹏奏，浙江台、温二府属地方栽种罂粟，煎熬烟土，并台州知府潘观藻吸食鸦片，任听栽种等语。当交祁离藻、黄爵滋查办。兹据查明潘观藻并无吸食鸦片，无任听栽种罂粟重情，惟于天台县民朱泳丁栽种罂粟，聚众拒捕重案，业经摘去顶带，勒限严缉，尚有未获要犯二十四名。此外临海县民李绘兴等拒捕伤差各

案，亦未将逸犯悉获，实属疲懦无能，难期振作。潘观藻著即革职，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及各府厅县查办不力各员，著该抚查明，分别严行参处。该部知道。

钦此。

三六八、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英船 南去并撤退防守官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日（朱折）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裕瑞跪奏，为据咨夷船起碇南旋，先行撤回防守官兵，并酌留官兵，如旧慎重瞭望，以省糜费而资堵御，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先后分驻老龙头官兵二百十三名，秦王岛官兵一百七十五名，防堵各情形均经奏蒙圣鉴在案。兹据临榆县知县郭时亮转准直隶总督琦善文，称嗅夷兵船现已遵奉谕旨，起碇南行，果否安静回粤，尚须听候山东咨复。见有夷船连檣南下，数目相符，方可以为确实，而各处原调兵丁自应分别先后撤回等因。到关。

奴才伏思秦王岛原系偏僻海口，相去山海关镇城尚有三十五里之遥。自派协领塔清安带兵防堵以来，未据报见夷船游奕之事。今该夷既已南旋，自应撤回防堵官兵以省糜费。奴才已于九月初一日先行撤退秦王岛，带兵协领塔清安暨枪炮弓箭官兵一百七十五名全数归伍。惟虑及夷情叵测，尚须紧防，酌留官一员，兵十名，昼夜如旧瞭望堵御。将来粤省查办该夷安静回国之日，方可撤回，以期有备无患。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现驻海口，添兵守御，一俟直隶总督咨知该夷全数挽出山东境界，海面肃靖，再行带领防堵官兵归伍，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三六九、吏部奏为遵议黄凤楼销毁 烟具奏咨两歧案缘由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原折)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敬征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安徽巡抚程懋采奏称，窃臣接准部咨，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奉旨：“吏部奏参员赴部具呈，并前后巡抚奏咨两歧，请旨飭查此案。安徽前署当涂县知县黄凤楼，先经前任巡抚色卜星额奏参该员，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业经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嗣据该抚程懋采又以该员实系稟府有案，并非捏饰咨复到部，核与原参不符，并据该参员黄凤楼赴部呈请查办。著程懋采即将黄凤楼应否参处，及前后巡抚何以奏咨两歧之处查明，据实具奏。折并发。钦此。”

遵查黄凤楼前委署理当涂县事，于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十八年五月奉文查拿鸦片烟犯。该员于十一月初八日禀报，十月十五日访获吸食鸦片烟犯陈荣桂、傅加源、郭荣、李三、陈桂等五名，并起获烟枪四枝，烟土三十五两零。又据民人首缴烟枪烟斗烟盘共一百七十余件，该员将缴到烟具当堂烧毁。又于是月二十二日禀报，续获吸烟之王诚、陶源、洪标、李麻仔，贩卖之迟瞎孜等五名，起获烟枪四枝，烟土十一两零，并据民人首缴烟枪烟具七十余件，验明分别贮库各等情。前抚臣色卜星额，因该员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批司飭府暨接任当涂县知县确查稟办，一面将黄凤楼奏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该部钦遵将黄凤楼照不应重私罪律上加等，议以降四级调用，毋庸查级议抵等因咨行到皖，经前抚臣转行遵照去后。嗣据兼署布政使、按察使徐宝森，以黄凤楼销毁烟枪烟具，前据太平府查复实系稟报有案，并非捏饰，尚无不实不尽。然当功令初行之际，不得不从严参办，

现奉部议降调，应俟其交代清楚，飭令赴部投供候选等情具详前来。时臣仰蒙恩命擢任巡抚，复加详查无异，据情咨复。兹准部臣以前后任巡抚奏咨两歧，应否将黄凤楼参处之处奏奉谕旨，交臣查明，据实具奏。

臣伏查黄凤楼前署当涂县任内拿获烟犯十名，业经申明详咨，起获烟土等件，俱系解府验销。惟于民人初次首缴烟具一百七十余件并不解验，自行销毁。前抚臣恐有不实不尽，奏请严议，系为因时惩创起见。该管之署太平府知府丁运泰，转据接任当涂县知县季以晋，查核该员收缴烟枪烟具实系随时对众销毁，禀府有案，并非事后捏饰。臣面询丁运泰，亦称委系实在情形。据藩司管迺群、臬司文麟查卷会详前来，所有前后奏咨两歧缘由，臣谨据实覆奏。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吏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臣等查前任巡抚色卜星额，因黄凤楼并不将呈缴烟具解验，自行销毁，批飭查办，一面将黄凤楼奏参。兹据巡抚程懋采奏称，黄凤楼销毁烟枪烟具，据太平府知府等查核，实系禀报有案，并非捏饰等语。臣等伏思黄凤楼销毁之烟枪烟具，如果属实，前抚臣何以遽行参奏？令该抚程懋采并未将应否参处之处折内详细声明，臣部碍难核议。且查黄凤楼原呈内称，当涂与本府近在同城，奉本府谕令将缴存烟具对众销毁，禀明本府批示立案，前府胡元炜旋即丁忧未及转禀等语。是该前府胡元炜究竟如何批示？有无谕令销毁之处？均须确切查明，方昭核实。现在胡元炜来京引见，奉旨发往原省，更不难查询明确。相应奏明，仍飭令安徽巡抚逐层详细查明覆奏，并将胡元炜批示咨部查核。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敬征、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汤金钊、吏部左侍郎臣桂轮、吏部左侍郎臣许乃普留

署、吏部右侍郎臣宗室恩桂、吏部右侍郎臣潘锡恩。

三七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查浙江前获汉奸洋人供多未确及安插定海难民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遵旨查明浙省前获汉奸黑夷，供多未确，及定海难民业已安抚得所缘由，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十五日奉 上谕：“本日据宋其沅奏，乌尔恭额移交拿获汉奸闻吉祥、布定邦及黑夷等，并安插难民等语。汉奸黑夷，系何人何处盘获，其被获之时系何情形。该犯等深入内地，营谋何事，何以束手待缚，其所吐供词大致若何，俱未据该护抚详晰奏明。著伊里布查明，据实具奏。至该夷占据定海之后，虽未妄行诛戮，现在逃入内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内外，仍有若干户口，既据该护抚奏称被难民人纷纷逃入内地，是定海城内情景，逃民必能一一详述。著伊里布一面与该护抚筹商安插，清查户口，酌给抚恤口粮，俾无失所。一面即向该逃民探询定海城内民人著落，详晰奏闻。现在该夷船有驶至天津海口者，呈词恭顺，并无桀骜情形，已派令琦善妥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查浙省于本年六七月间，先后缉获汉奸闻吉祥、布定邦等二名，又另获黑夷六名。内闻吉祥一犯，系鄞县差役在宁波府城内见其形迹可疑，拿获解县。该犯供系江南海州人，向在广东生理，投入夷船，同至啖咭喇围，本年又偕各夷来浙，今因入内探听消息，致被拿获等语。迨提复讯，该犯顿翻前供，坚称实系良民，并非奸细，前供系畏刑妄承。以后叠次研鞫，该犯均极口呼冤，坚不承认。

又布定邦及黑夷六名，系在定海各岙购买牲畜，砍割柴草及孤

身行走，被巡緝弁兵及粵中居民陸續獲解。訊據布定邦供認，該犯系廣東香山人，經地方官給與牌照，與西洋各國貿易。上年被差役誣以私通外夷，將伊親屬拿去監禁，伊聞拿逃避。本經年經嘆咭喇人嘔啞雇伊至船，充當廚役。六月初六日，嘔啞船只在粵開行，該犯當時不知其開往何處，及駛至定海，始知嘆夷已將縣城攻破。該犯即在岸上居住二十五日，至舛購買牛羊，致被拿獲。該犯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嘆夷因何來浙滋事等語。其黑夷六名，一名馬默，一名加海，一名金碼，一名馬拉南，一名故林，一名溫咁，俱系明呀喇國人，受雇在夷船服役，并非兵丁，亦不知嘆夷來浙情由。

及奴才抵浙，當提聞吉祥，布定邦及黑夷审讯，布定邦與黑夷供仍如前，聞吉祥亦堅不承認。奴才查聞吉祥到案之初，雖供系漢奸，而其后歷訊并不承認，是該犯果否系屬奸細，殊未可定。至布定邦既籍隸粵省，乃竟投入夷船，難保無勾通接引情事。據供因被誣逃避，受雇在嘔啞船上充當廚役，于六月初六日甫借嘔啞自粵開船來浙，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夷人因何至浙滋事等詞，均屬不足凭信。各黑夷所供僅止在船服役之處，亦恐不無狡飾，必應嚴加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惟浙省并无質証之人，當飭府縣嚴行監禁，俟分別咨查原籍，并續能拿獲漢奸，申明實情，再行分別奏辦。該犯等均系單身就獲，故當時并无抗拒情形，其潛入各舛，亦无別有營謀。惟前護撫臣宋其沅原奏所稱，布定邦為嘆夷得用之人，曾懸重賞購求等語，系得自傳聞。奴才屢遣弁兵前往偵探，并无其事。

至定海城內及近城居民，于城陷之日四散逃避，城內遺民不過數十人。其各舛戶口，因距城較遠，按堵如故。逃避之人，有當時即至郡城者，亦有先在各舛潛匿，續又至郡者。業經寧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舒恭受等議定章程，確查該難民等，如果携有資財及有可依親友，即令在郡居住，俟克復之日飭令回籍。其余貧若无依之人，詢明如願往鄰郡佣趁貿易，即按其道路之遠近資遣前往。此外不能他往之老弱人等，均于各廟內妥為安插，每日散給錢文，

俾资糊口。计自六月间至今,除依亲傍友,并自出己资在郡寄寓之人不计外,其给资遣赴邻郡者,共二千八百余名,在郡安插收养者,共二千一百五十余名,现在尚有来郡之人,亦均照章查办,并无失所。各难民仰沐皇仁,无不同深感戴,将来克城之日,应否再行抚恤,奴才当察看情形,妥协办理,用副圣主子惠元元至意。

至该难民等于定海失守之际即行分头四散,于城内夷情未能知悉,无从询问。

缘奉飭查,理合据实恭折由驿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七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获英国 奸细晏士喇喇打厘及汉奸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朱折)

再,八月二十二日,据宁波府鄞县等巡哨丁役在定海县属青林岙地方,瞭见白夷一名,手执铜规纸笔,在山上测绘地图,又有黑夷数名在旁拥护。当与兵勇密至山上,四面围捕,将白夷擒获,并戮毙黑夷一名,其余黑夷四五人均各逃走。当将白夷解郡审讯,据供伊名晏士喇喇打厘,系暎咭喇正埠人,在本国官居急顿甲化沙,本年随伯麦等统兵来浙。其前伏冀诛之头目名急顿乌冷达,乃暎咭喇二号头目,其官职如中国副将之类等语。其余各情,因该夷人甚狡黠,语多闪烁,尚须细加研鞫。又八月十四等日,据镇海等营县先后拿获汉奸郁秀庆,虞国楨及黑夷骂刺啤哩、突治共四名,现亦飭提解讯。

所有续获夷匪汉奸缘由,合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七二、著安徽巡抚程懋采传知府查明知县 黄凤楼如何销毁烟具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吏部奏，安徽降调知县黄凤楼，前在任内销毁拿获烟枪烟具，现经巡抚程懋采覆奏查明，实系禀报有案，并非捏饰。惟该抚并未将应否参处之处声明，碍难核议等语。著程懋采即传该署府丁运泰，将如何对众销毁禀府有案详细查明。前任太平府知府胡元炜现已赴省，亦可传询该府丁忧去任时，如有批示，即咨送吏部，据实具奏。

钦此。

三七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英船直逼 口岸兵勇击胜俘获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夷船直逼口岸，业经文武员弁督率兵勇，分路痛剿，击沉船只，抢获炮位，并生擒夷匪多名，讯取供词，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八月二十等日，夷船驶入慈溪、余姚等县内洋，直逼海岸，经该府县等分头剿击，擒获夷匪多名。奴才接据禀报，已于二十六日附片奏明在案。查此案先于八月十九日夜，据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面禀，探有夷船数只驶入慈溪县观海卫洋面寄碇。奴才商之福建提臣余步云，以该处系腹里内洋，近接绍兴府属之余姚等县，现在浙省重兵分驻镇海一带，该处虽有兵勇防堵，而势较单薄，该夷既在彼停船，其心叵测，诚恐阑入内地。当令随营效力乌尔恭

額，会同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分饬文武员弁酌带兵勇驰往，相机堵御。旋据该府暨署余姚县知县汪仲洋先后禀报，该府邓廷彩会同江苏候补知府黄冕、试用通判孙逢尧，暨护宁绍台道汤俊、鄞县知县舒恭受、江苏候补知县梁佐中、浙江候补知县傅延焘、两淮候补盐知事萧凤孙、宝山县主簿汤翁嗣，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提标左营千总费元彪、衢州营守备周光碧、狼山镇标中营外委常永清、抚标右营千总宗应柱、把总王煜，并带捐资团练乡勇之绅士叶仁等星驰前往，于二十日行抵该处。慈溪县知县蒋锡孙亦闻信赶至。该府等见五桅夷船一只在洋停泊，其杉板船二只业已驶至岸旁，夷众蜂拥登岸。遂督兵勇奋力迎击，当在岸边用长矛戳毙夷匪七人，生擒白夷四名，其余各夷登舟逃逸。五桅夷船驶拢应援，开炮轰击，因正值大风，该舟簸荡不定，施炮无准，遂带同各船转舵西驶。时余姚县知县汪仲洋会同县丞孙应昭、三山司巡检李凝宇、城守营把总马锦龙、浒山汛外委沈光炎等，在利济塘地方防堵。汪仲洋令巡船两只出洋哨探，并以该处塘边均属软沙，夷舟入水甚深，若驶入沙涂，势必陷住。谕令如与夷舟相遇，致被追袭，即设法诱令近塘以便攻剿。是晚夷舟由慈溪驶至，见巡船配兵稀少，即向追逐。巡船当往塘边逃避，夷众不识地利，仍向尾追直至软沙之上，船果被陷。该夷先尚施放枪炮，至二十一日早，该船愈陷愈深，各夷张皇失措。该员弁等即督兵勇，驾坐小舟驶近其旁，跃入舱内，生擒夷匪二十二名，内二名因伤重旋即身死，余夷或跳至杉板船逃窜，或落海淹毙。兵勇在船内起获铜炮二门，其余各炮因船没水中未经起出等情。奴才当饬将所获各夷解营审讯，并令余姚县设法查起陷没夷船。

旋又据上虞县知县龙泽濬、会稽县知县许发和禀称，据巡洋兵役探有夷船先后在慈溪、余姚接战。龙泽濬督同俸满调验卸事之梁湖巡检张用锡、代理梁湖巡检马国炳在本境之踏浦港防堵，许发和会督把总倪涌、曹娥司巡检李澍在本境之沥海所防堵。该两处

近在咫尺，声息相通，二十三日辰刻，见夷船二只由东驶至，该县等与各员弁分督兵勇，开炮抵御。一船当时逃窜，一船被溜水所逼直入内港，经两县兵勇用枪炮击毙十余人。倪涌即带兵勇跳入夷舟，拿获夷匪四名，夷妇一口。内倪涌与会稽兵勇擒拿者三名，上虞兵勇擒拿者二名，并将该船及军械船具一并获住等情。又经飭提委讯去后。

兹据陆续解营委员研讯。内余姚县所获之嘞啗嗒喇在啖啗喇国官职较大，系属头目，其余或系该国弁兵或系工人水手。据嘞啗嗒喇供称，该国大帮船只多聚定海，各头目又分坐兵船在浙江、江南各洋面游奕窥探，伺隙抢掠牛羊。八月十九日，伊乘坐大船并带杉板船二只驶至慈溪洋面寄碇。次日令各夷分驾杉板登岸，被官兵生擒戮毙多名，伊救援不及，驶至余姚，又被巡船诱入沙涂，船身陷住，以致就擒。至上虞、会稽拿获之啖啗喇嗒等男妇五名，系由余姚逃往等语。质之其余各夷，供亦相同。并提另获之夷目晏士喇喇打厘等指认，据称嘞啗嗒喇系头目属实。

伏查该夷自定海被陷之后，时在各洋面游奕窥探，此次又窜入内洋，直逼塘岸，希图滋扰，实属肆无忌惮。该文武员弁督率兵勇，或以力擒，或以计取，生获夷匪多名，并获船只炮械等物，（朱批：豺狼之性，岂肯甘心受亏，如有周章棘手之处，朕有所问矣！）询足振国威而寒夷胆，使其知所儆惧，查办更易为力。（朱批：无理，勉强之言。）所有在事各员弁兵勇，可否容奴才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合将夷船驶入内洋，逼近海岸，全获胜仗缘由，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浙江提臣祝廷彪合词恭折，由驿驰奏。并开具所获夷匪姓名年籍脚色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

三七四、欽差大臣伊里布奏為探明進兵定海 路徑及接英人來書已給與回文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朱折)

伊里布跪奏，為浙省進兵路徑先已密探明確，並現在遵旨分飭嚴守口岸，及先後接收夷書給與回文緣由，恭折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一日欽奉上諭：夷情叵測，所有攻剿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如該夷入口滋擾，即開放槍炮，盡力殲除，不必因有天津稟訴一節，轉滋顧慮，惟不得于洋面接仗，致有損失。定海一縣數百里之地，夷兵雖眾，未必能處處環繞。且現在民人逃難渡海及官員逃避之事，海洋遼闊，港汊紛歧，當必仍有路可通，務須密加察訪，以為進攻之計。三十日又字寄，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因嘆夷在天津海口投遞呈詞，甚覺恭順，吁懇恩施，當飭令琦善剴切曉諭，不准滋擾，只許赴粵叩關。茲據琦善奏稱，該夷听受訓諭，業經全行起碇南旋等語。該夷前次猖獗，雖屬有激而來，殊堪發指，必應痛剿示威。現在福建之泉州府，浙江之乍浦，江蘇之宝山、崇明各洋面，均經前後轰击夷船，大挫其鋒。該夷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值穷于所往。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赴廣東查辦事件，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飛示伊里布等一體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范。如有該夷船隻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炮，但以守御為重，勿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松懈，是為至要各等因。欽此。”

伏查奴才抵浙之初即定水陸夾攻之策，而海中接戰難期確有把握，不過虛張聲勢，借示牽制，全在陸路攻擊，方能制勝。惟定海四面俱屬大洋，陸戰之兵亦須航海前往。奴才密加查訪，凡定海內

渡之人，多由该县之岭港、白泉、岱山各处乘坐渔舟，驶至镇海之昆亭、新碛、骑头山登岸，因该数处路较僻静，尚可往来，官兵往彼攻剿，必须由该数处进发。然夷船时在洋面游奕，渔舟亦间有被该夷瞭见追逐拦截之事。兵船情形更与渔舟不同，非俟夷船驶往他处，中途毫无阻碍，不能连樁潜进登陆攻剿。所需粮饷一切，断不能由内地运送接济，亦应先向各岙居民购买屯积，俾无缺乏。业经分饬该府县及各委员密为部署，并遣精细弁兵出洋侦探该夷踪迹在案。

迨奉皇上谕以该夷已在天津禀诉，奴才当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筹商，饬令各海口文武严加防守，非该夷闯入口岸，不得辄行出击。其进兵事宜，仍应逐一筹办，以备意外之虞，第须更加慎密，使该夷不致猜疑。今直隶督臣琦善遵旨训切晓谕，该夷即起碇赴粤，听候查办，是其俯首贴耳，已有向化之忱，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朱批：甚合机宜，不负任使，可嘉之至。）奴才现已分饬各员弁，不得辄施枪炮，亦不得稍懈防闲，务使守卫仍旧谨严招抚一无格碍，用副圣主弭衅息兵之至意。

至奴才抵浙以后并未接有夷书，八月二十七日，据署镇海营参将林兆光接收该夷来文一件，系夷日伯麦照会原任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浙江提臣祝廷彪，欲求将被获之该国武官晏士打喇打厘等释放。其时奴才尚未知直隶作何查办，惟思抚驭外夷之道，总在示之以诚，倘果能先服其心，自可期渐就吾范。查该夷现在为我所获者，尚有宁波、余姚等府县擒获之男妇二十余名，该夷尚未知悉，应即并向告知，许其释放以饵之。至通商之事，尤该夷之本意，前曾在浙吁求，（朱批：朕早料及，故定志如此办理。）因前抚臣等将其来书掷还，故复至天津禀诉。此次该夷来文，虽不述及此事，而乌尔恭额等给与回文，不妨一并叙入，以示款动。当令乌尔恭额等，以现蒙皇上特派奴才至浙查办，该夷果能交还定海，撤退兵船，奴才自当仰乞恩施，将晏士打喇打厘及各男妇概行省释，即通商一节，奴

才亦可代为吁恳等词具复。

正在奏报间，即奉明谕示以直隶查办缘由。并据夷人幸好士投具回文，欲奴才先将夷妇释放，其交地退兵之事，以该国水师提督未回，未径复及。奴才已查照直隶情形，备文向其开导，俟其水师提督回日，如何具复，再行据实上闻，请旨酌办。奴才惟有相度机宜，妥为劝谕，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至直隶督臣琦善抵粤后，办理情由，仰恳俯赐，随时示悉，以免彼此参差，（朱批：所见更是。）感沐鸿慈实无既极。

所有现办各缘由，理合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由五百里恭折驰奏，并将该夷两次来文，及前抚臣乌尔恭额等与奴才所给回文底稿两件，恭呈御览。奉发直隶督臣进呈夷书两件，一并恭缴，伏乞皇上圣鉴。

再，夷书内所称安突德，据通晓夷书之人译称，即是晏士啁喱打厘，实仆即系布定邦，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附件一、英国水师将帅伯麦咨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奏呈

大英国特命水师暂署将帅·爵子伯麦为咨会事。

照得从前业经照会，本国特命大臣前往讨大清宰相伸冤，正会议间，本国兵弁不得交战等言。本将帅果然守约，但虽然免战，查闻宁波操权官宪常川挑拨定海居民，强行使之不肯卖食物。况且日前拐掠实仆一人。且本月二十一日，无法之匪类看本国武官安突德与跟班一名无带兵械，在内地邀游，即时拐带，而送到大人台前等情，不可疑矣。但自称大国，而作行如此，殊属不堪当也。是以本将帅催讨，将武官安突德与其跟班并所前称实仆立即送回。设使一名一毫受害，本国兵弁义然严行报仇，累及有罪并无辜者，一均败亡。

特此咨知贵部院贵提督电鉴。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咨。

附件二、复伯麦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奏呈

乌尔恭额等照会夷目伯麦底稿，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月二十七日，据镇海营林参将接收贵将帅差杉板小船送来字帖，业已阅悉。现奉大皇帝钦差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部堂伊及太子太保、乾清门侍卫、福建提督军门余来浙查办，本部院、提督即将贵将帅来字转呈。查字内所称之实仆及武官安突德等现均在此，且天朝所获之人，不但安突德等数名，另有陆续拿获之白黑夷人二十余名，白夷妇一口，均经好为看待，并不一毫伤害。今来字欲将安突德等释放，如果贵将帅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钦差大臣自当奏悬大皇帝天恩，将安突德及各男妇一并释回，即前此来字内所求通商一事，钦差大臣亦可代为奏请。惟贵将帅详揆情理，审度利害，再具字帖前来投递可也。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暎咭喇国将帅伯麦。

朱批：是。

附件三、英国水师副将辛好士照会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奏呈

大英国特命水师副将、爵子辛好士为照复事。

本月三十日接收来字已经阅悉。据称不但安突德等数名，别有获到之白黑英人二十余名，白英妇一口等言。本副将因心内抱慈人之意，英、清一均所怀者，故请将各获到人之名及其情形一概写出，以安慰被虏各处亲戚，并准寄信往来也。又请咨该妇之名，何样拿获，或在船上，或船坏了自己上贵国海岸各情。且各国向化，从

将帅列名，此次又系贵副将列名。既称此时贵国水师提督适未定，定海之事未能议复，则所悬释回妇女一节，亦须俟贵国水师提督回日缕晰具复，再行酌议。

现在大皇帝已特命直隶总督部堂琦赴粤查办，贵国如迅速退兵，交还定海，返棹粤东，听候办理，不但所获各男妇得以克日释回，即通商之事亦可及早议定。从此永享无穷之利，不致旷日持久，劳而无功。本大臣亦当将贵国恭顺之情专折具奏，大皇帝必深嘉奖。在贵国水师提督身为统帅，必能深计熟思，即贵副将系参谋协赞之人，亦必能详稽损益，善择所从也。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暎咭喇国水师副将辛好士。

朱批：所谕甚是。

三七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呈被获 英人姓名年籍脚色清单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朱折）

清 单

谨将各文武员弁拿获夷匪开具姓名年籍脚色清单，恭呈御览。

计 开：

- | | |
|--------|-------------------|
| 啲啲嗒喇、 | 啲咭喇人，年二十九岁，系该国武官。 |
| 噶呀咭啞、 | 噶咭喇人，年二十六岁，系夷兵。 |
| 巨喧、 | 明呀喇人，年二十八岁，系夷兵。 |
| 巨些、 | 明呀喇人，年二十五岁，系夷兵。 |
| 噶咭、 | 明呀喇人，年三十五岁，系夷兵。 |
| 啲啲咭喇、 | 明呀喇人，年三十岁，系夷兵。 |
| 鸣噶味咋、 | 啲咭喇人，年二十三岁，系夷兵。 |
| 噶咭咭哩噶、 | 吕宋人，年三十三岁，系水手。 |
| 转呢、 | 明呀喇人，年十五岁，系水手。 |

- 喊振、 明呀喇人,年四十岁,系水手。
 咄唛咭啱、 啖咭喇人,年十九岁,系水手。
 咄咄鸣戙啞、 啖咭喇人,年十八岁,系水手。
 喇心、 啖咭喇人,年三十八岁,系水手。
 喊啞、 啖咭喇人,年十八岁,系水手。
 咄蝦朶、 啖咭喇人,年十九岁,系水手。
 鸣囉式啖喊喇、 啖咭喇人,年十九岁,系水手
 呀喇彈、 明呀喇人,年三十岁,系厨役
 啖啖啖喇啖、 明呀喇人,年三十五岁,系厨役
 啖啖啖、 啖咭喇人,年十八岁,系厨役

以上二十名系余姚县等拿获。

- 啖、 啖咭喇人,年三十五岁,系该国武官。
 烟呢噍堆咋、 囉啖喇啖人,年十八岁,系夷兵。
 啖啖、 囉啖喇啖人,年二十五岁,系水手。
 呀喂、 囉啖喇啖人,年二十岁,系雇工。

以上四名系宁波府等拿获。

- 啖咭喇啖、 啖咭喇人,年二十五岁,系该国武官。
 滑唛、 啖咭喇人,年二十九岁,系该国武官。
 唛啖哪啖、 啖咭喇夷妇,年二十六岁,伊夫亦系该国武官,
 业已落海淹毙。

以上三名口系会稽县等拿获。

- 啖、 明呀喇人,年十六岁,系水手。
 唛啖喇、 明呀喇人,年十七岁,系水手。

以上二名系上虞县等拿获。

朱批:覽。

三七六、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人 窃据定海皆系义律所为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①(夷务清本)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奏，

臣前据夷船所递字帖，文理虽属不通，而察其情词，大抵伸诉该夷领事义律呈缴趸船鸦片烟土，及禁绝柴米驱逐出澳之事。惟查呈缴烟土系在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间，禁绝其柴米则在是年六月。现在所递字帖内，有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由英国兰墩京城付字样，是该国缮发此帖之日，义律既尚未呈缴烟土，即钦差大臣林则徐亦未行抵粤省，该国距粤尚有数万里，何由预知？

臣闻义律系啖咭喇人，最为狡诈，十余岁时前来澳门，经已故之伪军师吗哩啞教以汉夷言语文字，管理贸易带兵等事，为该国领事头目，告示文书悉出其手。该国兵船向泊离粤二万余里之啞啞喇、万打喇沙等处，专为贩烟而设，皆听义律调遣。该国王仅知收税，不理军务。则今之勾结谋逆，窃据定海，造言挟制，皆系义律所为而非该国王所遣，已可概见。臣愚以为义律不诛，兵端不息，必得擒获义律，则蛊惑无人，各酋自皆解散，破之不啻摧枯拉朽矣。江苏地方虽非该逆必到之地，而臣誓不与同天日，现在悬立重赏，侦探布置，务期诛此逆夷，以快人心而伸天讨。

再，该夷船现仍忽隐忽现，或多或少，出没无常，游奕不定，情形深为可恶！臣惟有坚持定见，镇静防堵，如敢乘潮驶入内洋，近岸侵犯，自当会同提镇，督率官兵并力攻击。

朱批：览。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三七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复英船 南还仍派兵防范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查明夷船已出东洋，遵旨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九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琦善奏，暎夷船只遵旨起碇南旋等语。该夷船起碇南旋，必由山东海洋经过，著托浑布派员侦探，如有该夷船经由该省洋面，即将船只数目、经过情形查明，迅速由驿驰奏。仍著遵照前旨，谨守要隘，毋稍疏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查夷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三等日先后由直隶折回，共三只先由东省外洋南驶，下余五只驶入长山岛迤北停泊，以小船拢近登州府附近口岸，求买食物，经臣委员抚驭，不令与民人私相交易，赏给牛羊菜蔬等物。该夷人于二十七日领讫，是日申刻，各夷船遍插旌旗，鼓乐大作，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向外洋南驶，经臣于二十八日恭折具奏在案。

查东省洋面辽阔，臣尚恐该夷船在境逗留，当派巡洋水师武弁押催，兹于九月初一日据报，该夷船均已行抵之罘岛，旋出东境。正在缮折奏报间，钦奉谕旨垂询，谨据实奏闻，仰慰宸廑。至夷船虽已探明一律南还，而沿海要隘，臣仍不敢稍形疏懈。现拟将调到各营官兵酌留一半，并留登莱青道王镇、临清协副将广泰、济南城守营参将托金泰分守各口岸，囑令护登州镇臣梁胜灏，会督防范。其余距登较远各营官兵，拟先次第撤回，以节糜费。臣离省已久，署中一切公事紧要，亦拟先行回省清理案牍。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登州府距京一千九百余里，俱系偏僻道路，不通驿站，由驿

陈奏，转恐迟延，是以臣历次拜折，俱系专弁兼程赍呈，以期迅速，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所办俱是。另有旨。钦此。

三七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

在登州感谢恤赏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军录）

再，夷船经过，臣虽外示恩信，而无时无地不加意防维。当臣酌赏食物之时，先传令沿海驻防陆营将士整肃队伍，并将水师战船排列洋面，以壮军容。该夷大船不敢驶入，以杉板小船四只前来领赏。适值风浪汹涌，其小船三只被礁石击碎沉没海底，夷众二十余人尽行落水，经巡洋弁兵捞救，始得登岸，该夷人多已受伤。臣当派文武员弁，即于海岸妥为抚恤。旋将该夷人同赏给之物用渔船剥运出洋，交该夷大船领讫。该夷人开船时插旗奏乐，向岸罗拜，情共感激。臣犹恐夷性难测，故以押送为由，派水师巡洋武弁带同粗晓夷语之广东人鲍鹏沿途侦探。

兹据该弁等回禀，体问夷情，该夷初见沿海军容整肃，戈戟森严，几疑轻入重地，及覆船之际，经我兵援救，群出意外，其向岸罗拜，非徒谢赏食物，实感临危拯救。一路称颂天朝威德，并有东洋礁石甚险，（朱批：岳镇南面奏之语，甚属吻合。）以后不敢轻渡之语。

并蒙圣明垂询夷船经过情形，谨再缕晰附片据实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所办甚合机宜，朕心嘉悦。钦此。

三七九、著将林则徐邓廷楨交部严加议处 其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楨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暎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楨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著即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此次英夷各处投递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

钦此。

三八〇、盛京将军耆英奏报查明英船 偷测海口情形并派兵防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朱折)

奴才耆英谨奏，为夷船在金州海洋游奕停泊情形，并审度该处海口地势，酌量分拨官兵防堵缘由，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八月二十一日，据常兴岛瞭望官兵等报称，外洋西南约有六七十里，望有大船五只向北行驶，因北风极大，复向南折回。嗣据水师营巡哨官报称，二十二日在铁山外洋，见有夷船二只向东行驶。二十三日申刻，复据金州守探委员丰绅及城守尉宝山、知县成章瓚

禀称，二十三日丑刻，有夷船二只在小平岛西口停泊等因。咨飞稟前来。

奴才正拟前往金州、旅顺口一带查勘，复因报有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奴才随于二十四日由复州海口起程，二十五日驰抵金州。该尉县均在海口驻扎。奴才当令随带之协领恒升绰、勒裕伦、佐领特朴钦，先行前往海口查探夷船情形，并谕令看其动静，设法羁縻，或剿或抚，再行相机核办。是日亥刻，该协领等驰回，禀称职等于酉初驰抵青泥窪海口，见有夷船二只在青泥窪、棒槌岛适中外洋抛锚，夷人脚船近依大船，并未往来游奕，似难羁縻。且该海口距金州城约有四五十里，时已将暮，随即驰回等语。迨二十六日巳刻，城守尉宝山、知县成章瓚禀见，据称职等均在海口驻扎，带兵昼夜防堵。本月二十三日，夷船二只驶至小平岛停泊，有夷人五六名驾驶脚船傍岸，向岛内居民欲买牛羊鸡鸭食物。适守汛骁骑校武什杭阿改装杂于村民之内，向夷人询问，船来是否贸易，抑因何事驶到此处。有夷人一名自称通事，答称系由天津驶来，并非贸易，不过到此置办食物。当经骁骑校武什杭阿告知，岛内村舍甚少，住户不多，并无牛羊，如用鸡鸭，代为寻找。夷人即求其代买，伊随口应诺，夷人始散。二十四五两日，夷船复驶至和尚岛、红土崖、棒槌岛、青泥窪、三山岛等处，或游奕，或停泊，行踪无定，忽远忽近，并驾驶脚船，在各口内外用线击铅坠试水浅深。二十五日申刻在青泥窪、棒槌岛适中外洋抛锚，二十六日卯刻乘风开帆，向东南放洋，究竟驶往何处，职等亦不能拟料等语。奴才查该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胆敢以铅坠试水，逆谋叵测，实堪发指。至夷人内有能通语言者，名为通事，未必不是汉奸。是各处海防，更须倍加严密，以资捍卫。

至金州所属大小海口十七处，除水浅滩薄大船不能拢入口内者九处，业经城守尉知县分拨官兵民役，多则十名，少则五名，飭令小心防守，留神瞭望外。其余小平岛、羊头窪、青泥窪、和尚岛、红土崖、大孤山、双岛、龙玉塘等八处海口均关紧要。奴才连日带同协

领城守尉等亲往查勘，详细审度。该海口非老水贴岸，即距城较近，均应严加防守，方昭慎重。除原派官兵民役外，又于每处加倍拨派兵役十数名，并于扼要之处安设炮位，责成尉县常川梭织巡查，不准稍形松懈。再，金州各海口，现在分拨官兵四百名，民役一百五十四名，乡勇一千五百三十三名，统计兵役乡勇共二千八十七名，其声势尚属联络。奴才复将所调熊岳官兵二百名，酌分两营，于金州城南距红土崖海口八里之丁国寨地方驻扎，以为各处应援。惟查金州海洋岛屿有十六处之多，断难分兵防守，经奴才逐岛出示，训切晓谕：所有牛羊不准在切近海岸牧放，以免争端。居民人等各宜自固藩篱，尤不可贪利被诱，若受其夷人笼络，坠其术中，将来贻害身家，良非浅鲜。现在派兵在海口要隘防堵，原期卫民，尔等万毋惊惧，仍须各安本业等因。出示去后，并密谕尉县，令其留心访查，如乡愚内有贪利被诱者，即行查拿究办，万不可轻纵。

奴才于金州查勘布置后，随取道前赴旅顺口水师营等处详勘，该营水阵规模尚属整齐，战船亦属坚固，官兵枪箭多有准头。旧建炮台三处，皆在山巅以上，今经协领德特贺临岸新建炮台一座，亦属扼要。惟战船十只内，大者不过八丈，除守口巡哨、缉拿海洋盗贼，是其专责，若驱之克敌夷船，恐难制胜。诚如圣谕，海洋万不可与之接仗。仰见圣谟宏远，睿虑周详，奴才曷胜钦服。惟有谆谆面谕水师协领德特贺，务当勤加操演，随时巡哨，不准稍涉怠忽。奴才即由水师营起程，于沿途查看，禾稼登场，旗民安业，计九月初六日仍回复州海口驻扎。

查历年九月，商船返棹者居多，进口者日渐其少，体察情形，如九月内南路海口安靖，又有副都统祥厚在南路驻扎，奴才即前赴中路连云岛、没沟营等处海口履勘，顺道回省。将奴才衙门应办一切公务赶紧次第清理，以便预备出边行围。

所有奴才查明夷船情形，调度官兵防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八一、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酌调 官兵防守金州海口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朱折）

再，查奉天沿海海口，历年必待春融冰泮，商船始能进口。惟金州地处极南，气候较暖，且该处海口多系贴岸老水，积深三四十丈，虽极寒之时，边岸仍不凝冻，是以历来冬令进口船只转多。今逆夷胆敢在该口内外试水浅深，未必不预为冬令停泊之计，是金州海口，冬令尤应严加防御，方昭缜密。

奴才再四思维，将前经所调来金防堵之熊岳官兵二百名，及本城派出防堵官兵民役等，冬月仍令其在各该海口驻扎，可期准备。奴才仍恐兵数较单，将由盖州撤回马队前锋兵六十名、官二员，交金州城守尉宝山管带，飭令归入熊岳官兵队内，在金州驻扎，以资捍卫。所有在金驻扎官兵，应支十冬腊正二五个月粮饷，均已核清，交该尉县按月妥为支发。

又，查防堵各海口官兵民役，凡由各该本城出派者，仍令照旧防守，虽届冬月，亦可无庸裁撤，以期有备无患。其余由省调拨防守盖州、复州官兵六百四十名，锦州副都统道庆，由义州及西四路调拨防堵锦州所属各海口官兵四百名，应俟冬初体察各海口情形，如果安靖，即将所调官兵暂行撤回，以省兵力而免虚糜。至熊岳副都统祥厚、锦州副都统道庆，届期亦应令其各回本任。

所有奴才酌拟之处，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先行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八二、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英船现已 南旋前调防兵可酌量撤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署两江总督裕、护理两广总督怡。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

据托浑布奏，暎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只，现来夷船五只，已开帆南驶，其三只亦由外洋先回，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暎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特此飞示耆英、裕谦、怡良知悉，并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托浑布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三、著福州将军保昌酌量撤 留水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福州将军保、护理闽浙总督吴。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

据保昌等奏，闽省团练水勇，并澎湖地方招募练勇防堵夷船各折片。览奏均悉。暎夷船只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据托浑布奏，折回各船查系南还，听候钦差大臣查办等语。福建省现在团练水勇，是否应撤应留，著保昌、吴文熔酌量实在情形妥为办理。其澎湖等处现议招募练勇，亦著酌量去留妥办。至募赴浙江水勇八百名，现经登陆启行，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调遣之信，亦著即行由陆路撤回，以节糜费。托浑布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查明浙省英船是否退完并酌撤招募水师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浙省水师分别招徕雇募，毋庸另行调拨一折。览奏均悉。暎夷来至天津递禀诉冤，现在琦善妥为查办，业已起碇南旋。本日据托浑布奏，夷船一律折回，其驶至附岸小船，查询夷人，据称遵旨回南，听候钦差查办等语。该夷现在情词颇为恭顺，著伊里布查明，在浙夷船是否全行退回。所有招募各水师有应撤应留之处，该大臣即酌量情形，分别妥为办理。

再本日据邓廷桢等奏，福建前募水勇由陆起程前进，听候调遣等语。此项水勇如果无需调拨，亦著伊里布飭令仍由陆路折回，以节糜费。至该大臣所奏，宁波府属拿获夷匪二十余名，著即妥为收管，俟有商船赴粤之便，解赴广东，交琦善办理。托浑布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五、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

托浑布奏暎夷船只一律由东洋南还一折。据称夷船八只已先拨船三只，由大洋南回。现来船五只，亦由该省洋面开帆南驶，并该省抚驭夷人，酌赏食物，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所办俱合机

宜。暎夷船只现俱起旋南旋，既据该抚查明与天津夷船数目相符，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糜费。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六、著杭州将军奇明保不得将 乡勇充补水师弁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奇明保奏，乍浦海口招募乡勇一千余名，请准入伍充补水师弁兵等语。事多窒碍难行，著毋庸议。

钦此。

三八七、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等奏为查办提督 陈阶平告病等事先将闻见情形入告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朱折)

臣祁雋藻、臣黄爵滋跪奏，为遵旨赴闽查办事件，先将臣等闻见情形，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八月二十六日由浙江省城拜折后起程九月初二日行至常州府，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钦奉上谕一道，当即恭阅，仍行封固，迅速回船南下。臣等前在闽省查办事件，因海疆情形最为紧要，随时访察，水师提臣亦时有书信通闻。

兹查水师提督陈阶平告病一节，臣等彼时确有闻见。缘陈阶平于三月二十三日行抵福州，曾到臣等行馆相见。据称伊系陆路出身，蒙恩简调副任，闽洋情形尤为吃重，素未谙习，且年逾七十，诚恐精力难胜等语。嗣于五月初间，闻其在围头洋面一带追探夷

船，夜遇风暴，船身颠簸，跌伤左腿。六月初七日，臣等接到该提督来信，内称医治月余未效，动辄需人扶掖，若不静心调理，虑成瘫痪。水师任重，万一貽误，有负圣明委任，抱疚益深。而甫经调任，又不敢遽自乞请。并将致督臣邓廷桢请为代奏开缺回籍调理信稿抄寄臣等阅看。维时督臣正拟前赴泉州，适有厦门夷船滋事，该提督由深沪陆路折回。七月十二日，臣等由闽启行，复接该提督来信，据称腿疾日增，督臣已代为陈请。臣等抵浙后，于八月二十二日复接该提督来信，据称前此开缺之请，溥荷圣恩，赏假调理，现当防夷紧要，何敢自便。且体气素壮，所患亦渐平复，惟膝筋拘挛，行走不甚便利，谨专折谢恩销假等语。此该提督始而告病，继而销假之原委也。臣等在闽时，闻该提督跌伤左腿，系因洋面素未惯习，不耐风涛，一时晕船所致。督臣邓廷桢、抚臣吴文熔曾劝其从容调理。嗣因督臣亲赴泉州，目睹情形，为之入奏。臣等彼时于众见共闻之中加以访察，似无隐情。至是否别有齟齬之处，臣等到彼再行详细询访。

其厦门一役情形，臣等在闽时，于六月十二日接到该提督来信，据称伊于初七日午刻抵厦，将初五日攻击夷船情形查访确实。并抄录署厦防同知蔡觀龙、护参将陈胜元、闽海关委员兴贵、署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等联衔原禀，及受伤弁兵十四名，伤毙兵丁九名，开具名折，寄臣等阅看，核与督臣邓廷桢所奏大略相同。惟民妇陈黄伤毙一节，系据兴泉永道刘燿椿事后查出，该同知等原禀内并未提及。此该提督于厦门一役，函称查访确实之情形也。

除俟臣等驰抵厦门时遵旨分别详细查讯外，谨先将前在闽省闻见情形，据实覆奏，并提臣陈阶平前后寄臣等信函四封，折抄三件，一并封送军机处备查。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三八八、前任礼部尚书贵庆奏请酌复禁烟 旧例平民吸食者不宜罪绞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前任礼部尚书,二品顶带奴才贵庆跪奏,为请旨酌复禁止鸦片烟旧例,以安边氓,以广皇仁事。

窃照鸦片烟本系倡优下贱吸食之物,官民人等纵欲吸食,即以待倡优下贱者待之,似为允协。旧例定以枷杖,止据案情,本无深意。上年会议,以此物多半来自外洋,中华财力为其耗蠹,国计攸关,是以枷杖之罪改为绞候,兴贩者加等定拟。持论未尝不正,惟是剖析情理,尚有未尽然者。夫私通洋船,接买毒烟,允宜杀之无赦。其有顶带人员、八旗人等以及各项在官人役,自定新例后,仍敢吸食,知法犯法,亦宜从重惩办。至于乡曲愚民,岂知国家至计,吸食此烟,不过视同春方媚药,荡检逾闲,虽极不堪,似难置之重典。即律以通洋之罪,则有首有从,展转售卖,挨次减至吸食之人,亦难问拟缙首,况闻闽、广地方,积习已久,十人九瘾,痼疾不易骤除。诚恐僻远州县胥隶,挟有死罪名目,吓诈乡愚,而无知小民痼疾日深,未能立地回头,改过不吝,其间不逞之徒,以避死罪借口,铤而走险,为匪作奸,陷身凶顽,殒生斧钺。是绞候临期,尚分实缓,意在警戒生全,而流弊所滋,转致驱民必死之地,体察情势,理或宜然。上年会议,引用孟子“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者”,终不若至圣孔子之言,所谓“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可为万世常经也。应请旨敕下廷臣,参酌新旧例文,再为详议。并责成各督抚率属实力劝导,俾知吸食者不但同倡优下贱,虽子孙亦不得居官考试。则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移风易俗,淳美日臻,仰副皇上仁育义正之至意。

奴才迂腐之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呈览,伏乞圣明训示。

谨奏。

三八九、著大学士等议复贵庆请
酌复禁烟旧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贵庆奏请酌议禁止鸦片烟例文一折。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钦此。

三九〇、著准钦差大臣琦善将直隶守备
张殿元等带往广东差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请酌带武弁一折。琦善现在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直隶督标前营守备张殿元、千总葛鸣彪、保定营把总李天凤并额外兵丁三名，著照所请，准其一并带往广东，俾资差遣。该部知道。

钦此。

三九一、署吏部尚书敬征等奏为遵旨严议
林则徐邓廷楨应行革职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朱折)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敬征等谨奏，为遵旨分别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楨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

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暎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此次暎夷各处投递稟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稟诉,遽予严议也。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除恭录谕旨,先行知照该督抚等钦遵外,此案两广总督林则徐,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并未断绝,甚至本年暎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误国病民,莫此为甚。钦奉谕旨,林则徐等办理不善,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应请将两广总督林则徐照溺职例革职。前任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邓廷桢,于林则徐革职上分别议以降五级调用。查邓廷桢任内,尚有于革员卢应翔干预讼事,未能审出实情,遽请开复原官,革职留任之案,邓廷桢应行革任。

所有臣等遵旨分别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三九二、著将林则徐邓廷桢均照部议革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奉旨:

前派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已将该督等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据吏部遵旨将该督等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林则徐、邓廷桢均著照部议革职。林则徐著即折回,邓

廷楨亦著迅速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差委。

钦此。

三九三、江西巡抚钱宝琛奏报拿获 闽广二省烟匪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钱宝琛跪奏，为拿获闽、广二省烟匪多名，究出纠众结会，贩上售卖各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饬拿闽、广二省游民烟匪，当即钦遵查办，委员分途严緝，并据宜春县禀获福建烟匪张俊盛等八名，提省审办，奏蒙圣鉴在案。兹据抚州府知府文光、署临川县知县铭岳、金溪县知县陈述贤、署抚州营都司马春华先后禀报，于八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及九月初一等日，陆续拿获闽、广二省烟匪林福茂等一百六十余名。讯据林福茂，供称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本年八月十一日，有福建永定县人李正昌为总头，在闽、广交界广福亭地方纠立红会，每人散给红布一条，挂在衣扣作为记认，分列一号至九号，每号数十人不等，福建名为太平帮，广东名为长生帮，各有帮头。各人携带烟土，分往各处售卖。伊是太平帮内帮头，执有会单一纸。又，据张常秀供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人。本年八月十一日，有福建永定县金凤里人张罗即张三，在闽广交界广福亭上起立红会，约有数百余人，每人给盘费钱一百文，携带烟土，分赴各处售卖。又，据周如千供福建上杭县人。总头张七是福建漳平县人，他名下有四百多人，分列号数，每人给红布一条，名为红会，各人都带烟土，伊是第六号人。又，据徐云凤供永定县人，伊第四号，内有五十二人，江禄华是总头。各人贩卖烟土，总头每包抽取厘金洋银一元，每号散给红旗一面，每人给红布一条各等供。其余各犯，有供认入伙贩卖烟土者，亦仅有认入伙并未贩烟及受雇挑担者，自八月十一、十六

等日先后起身，欲往九江吴城等处，诘其实在首伙姓名人数，供多狡展，忽认忽翻。起获会单一纸、烟土五千八百余两并刀械等件，禀请提省申办等情。并据建昌府知府李煊经，署南城县知县宋应文禀报，于八月二十五、六等日拿获闽、广烟匪郭俊等二十二名。又泸溪县知县吴孝愉禀获烟匪宋贵等六名。又，据南昌县知县程灿策禀报，于九月初一日访获烟匪江顺玉等三名，各起获烟土数百两、数十两不等，及烟枪洋银等件。又，据新建县知县杨咏幽禀报，于九月初一日拿获粤匪谢贞利等四名，起获扇骨，内烟土四两零。又，据委员候补通判史曹禀报，于九月初一日督同宜黄县巡检陆磁等，在大坪上地方拿获福建永定县人张阿五等四名，搜出红布一条，上写顺字二号，又洋银二百六十五元各等情前来。

臣查该犯林福茂等，当此禁令森严之际，胆敢纠众结会，每号散给红旗，每人散给红布，分带烟土，各处售卖，实属憨不畏法。虽所供入会伙党仅止数百人，而总头姓名不一，供词亦多狡展。其闽广交界广福亭地方，究系何县管辖，必须将起意为首纠会之人严密查拿，并将各帮从犯按名缉获，照例分别惩治，方足以肃法纪而靖地方。现在委员禀获之永定县人张阿五，是否即张常秀所供起会之张罗，亟应侦讯明确，核实查办。臣现已飭司将各犯一并提省，归案讯究；一面飞咨闽、广二省，严拿李正昌等各犯务获办理。相应奏明，请旨敕下福建、广东各督抚臣，密委干员前赴广福亭地方，访拿起意结会首犯，究明实在姓名人数，从严惩办，俾免日久蔓延。至起获会单，系专为贩烟图利而设，并无别项违悖字样。

除抄录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拿获闽、广二省烟匪，现在提省申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所获烟土，现已解省四千八百余两，经臣亲自验明销毁。至各犯解省者，已有一百三十余名，内有供称路遇同行并不知情者，容再研讯，核实办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三九四、江西巡抚钱宝琛奏请派九江镇总兵李筠 赴福建一带扼要查拿烟匪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军录)

再，九江镇臣李筠于本年初四日进省，臣初次接见，察其人尚诚谨。告以地方公事，惟钦奉谕旨查拿闽、粤二省游民烟匪为目前最要之务。现据抚州、建昌等府陆续报获烟贩多起，该二府地界毗连，系由闽达江要道，并通广东，而建昌府属广昌县白水寨设卡之处尤为吃紧。除已由臣添派弁兵前往堵缉外，恐该匪等闻风绕越小道，嘱该镇轻装减从，前往建昌府察看情形，拨兵扼要严拿，并查明抚州一带小路僻径，飭令各汛卡梭织巡查。此外与闽省连界者，又有铅山一路，其由闽绕浙达江者，则有广信、玉山一路，均关扼要，亦嘱其亲往稽查。

又上饶、广丰二县所辖之封禁山与闽、浙二省连界，向系每年秋冬之交，由该镇总兵会同福建建宁镇总兵入山巡哨一次。该山地方辽阔，最易藏奸，闽省匪徒或因他处查拿严紧入山藏匿，不可不预为防范。臣现已谆飭属该镇先行咨会建宁镇，俟抚州、建昌、铅山、玉山等处稽查完竣之后，即由广信府进山周历巡察，俾免匪徒漏迹。至九江镇所辖地方，通闽之路甚多，一时防察难周，臣拟于十月内考试武场竣事，即往九江一带校阅营伍，顺道稽查。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九五、江西巡撫錢寶琛奏請及時發解 販烟從犯以免聚集生事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八日(軍錄)

再，此次拿獲烟販，據供立有會目號數，自系不止一起，急應解散。臣現已飛咨鄰近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分路截拿，以防偷越。

惟查監獄不能容留多人，此種匪類尤不宜聚集一處，應俟到省訊後，除實系頭目及有記號應須後來質訊之犯嚴禁省監外，其止系從犯無重大情節者，即查照奏定章程，由臣訊明發配，至發配地方，按表定地。閩人有應發廣東者，粵人有應發福建者，該二省匪徒勾結為奸，自未便互相調發，致令再滋事端。此外有海口地方，似亦未便發配，應酌定無碍省分均勻解發，該省亦不得專發一二县分，免致聚集生事。仍嚴飭經過地方，責成兵役小心管解，如有脫逃，从重治罪，不便稍有疏縱。

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所見甚是。另有旨。欽此。

三九六、山海關副都統裕瑞奏為直隸海面 肅清守御秦皇島官兵撤退歸伍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軍錄)

山海關副都統奴才裕瑞跪奏，為直隸海面肅清，奴才携印，帶領守御官兵歸伍，以惜兵力，奏祈聖鑒事。

竊查防堵秦皇島官兵撤退歸伍，奴才俟該夷挽出山東境界，咨知到日，再回鎮城，奏聞在案。伏查暎夷遵奉諭旨起碇南旋，直隸海面現已肅清，綠營防堵官兵奉文先于九月初六日全數撤去歸伍。

奴才不敢回护前奏，久待该督咨知到日，再行撤退，不但耽延多日，抑且劳兵糜饷。奴才已于九月初九日携印，带领枪炮弓箭官兵二百十三名归伍，以惜兵力。惟是老龙头原系停泊商船海口，不保汉奸混入通信之事，酌留官二员、精壮兵二十名，在于海口不动声色明查暗访，昼夜如旧，瞭望防缉。奴才不时借巡边名目抽查，以期有备无患。（朱批：甚好，不可疏懈。）

至守御官兵，奴才先在海口时加操练，均各奋勇争先，不遗余力。今虽撤退归伍，再为竭力严加教演，务使枪炮开放准中，临事得力，仰副圣主宵旰勤劳之至意。

所有奴才携印带领官兵归伍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九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接懿律 来文及现在办理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军录）

伊里布跪奏，为奴才等续又接收夷书，并据夷目叩关谒见，现在筹议酌办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暨原任浙江抚臣乌尔恭额等先后接据暎夷头目伯麦、辛好士投递夷情，吁请将被获之该国武官晏士喇喇打厘等释放。奴才与乌尔恭额等谕以该夷果能撤退兵船，交还定海，自当奏请释回。业将办理缘由，于九月初三日恭折陈明，并将夷书及回文稿底呈进在案。

兹于初六日复接夷目懿律来文，并据义律至镇海叩关求见。查懿律文内，仍系求释各夷，并言不应将各夷擒拿，语含挟制，而于撤兵归地之事并不复及一语。奴才将各夷被获事在未奉钦差赴粤查办之明谕以前，及所被获各缘由缕晰书告。并将该夷交还定海与

久踞定海之利害詳加開導，令兵丁持至義律船內投送。詢問義律，如果別有所陳，准其進見。即據義律付給回文，聲明定海一事可以酌商。奴才見其語意，似有可乘之機，傳令進見。（朱批：所諭原是，但目前若無慈溪、余姚之役，其不易易，朕立意如此，羈縻理之，想卿亦以為然也。再，本因辦理不善，致被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誤之于后，衅端何時可彌。且嘆夷如海中鯨鱈，去來無定。在我則七省戒嚴。加以隔洋郡縣俱當有備，而終不能我武維揚，掃穴犁庭，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賦，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初七日，義律帶同夷目馬禮遜等二人，扁舟進內，奴才與福建提臣余步雲、浙江提臣祝廷彪等在海濱接見。（朱批：想卿亦必以朕之識見為是也。）該夷禮貌恭順，且均通曉華言。奴才詰其來意，義律先稱上年在粵受屈，繼請將晏士喇喇打厘釋回。其歸地一節，稱俟晏士喇喇打厘回日另行商辦。奴才以該夷訴冤業在天津遞書，現已欽差往查，不必更在浙省陳訴。至晏士喇喇打厘諸人，原許一併釋放，該夷果能歸我疆土，必不稍事羈留。且以該夷此來重在通商，今已奉旨俞允，即其餘各情，亦皆准予查辦。聖恩優渥。不啻地厚天高，該夷等自當力圖報答，若將定海交還，亦可以稍酬万一。

又，奴才與直隸督臣琦善辦理此事，因該夷等系奉該國王之命而來，故為之代籌復命之策。今晏士喇喇打厘被獲之事，奴才業已聞奏，不特不能私相授受，即請旨釋放，亦須該夷交還定海，始覺有詞可措，該夷亦宜為奴才代籌等詞，反復曉諭。義律理屈詞窮，聲言伊等原不欲久踞定海。察其詞色之間，頗有感動之意。而馬禮遜從旁向義律忽作夷語，義律遂更易其詞，言交還定海一事，俟晏士喇喇打厘釋回之后從緩商辦。又言伊等曾經約定，不得至伊定海境內拿人。今晏士喇喇打厘系在定海地方拿獲，本應交還等語。奴才因其仍執前說，且所稱曾經約定不得至定海拿人之語，前次來文已有是言，系屬平空捏造。其將定海據為己有，更屬謬妄，未便

再与辩论。当令其回与懿律相商，以作后图。至初八日晚，又接懿律来文，其大致与前文约略相同。且称伊前已将仍据定海之言向直隶督臣琦善照会等语。奴才现又给与回文，询其必欲先将晏士喇喇打厘释放，是何意见，俟其如何答复，再行察办。

惟查懿律等狡猾异常，且惯于捏造语言，肆其掩饰。至其前在天津，虽曾向该省差弁言及定海兵船可以先撤一半，而其所给直隶督臣文内并无此语，且起碇之际，又向差弁言定海之兵不能即撤。是该夷在直之时已属反复不定。及回至定海，知晏士喇喇打厘等被获，欲求释放，而词语之间多方要挟，欲强奴才以不得不从，居心更属诡谲。倘竟曲循其请，该夷更肆骄妄，不惟不肯将兵船全数撤退，并恐不肯先撤一半，或竟仍在浙洋绕逗，均难预测。

查晏士喇喇打厘被获以来，已据伯麦、辛好士、懿律四次请释，义律复不惮亲自进内为之吁恳。是晏士喇喇打厘必系与该夷目等大有瓜葛之人，该夷等之坚求释放，亦必有万不得已之情。若拘留不遣，持其所急，使该夷为我所制，似于大局不为无裨，特恐其借口迂延，不即赴粤，亦属有费周章。且晏士喇喇打厘系在定海青林寨被获。现闻该夷将该处居民八人擒至县城关禁，亦恐日后被其戕害。奴才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等详细熟筹，斯时断不便即将晏士喇喇打厘释放，遂其要挟之谋。若该夷日后渐就驯顺，或能撤兵一半，驶过闽洋，亦不能不酌量释放，俾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以期迅速了结，且使被拿之民人得免伤害，似亦权宜之策。

除察看情形再行分别具奏外，所有奴才等现拟酌办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合词恭折驰奏。并将该夷等来文暨录奴才所给回文稿底共五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以现在情形而论，所办尚是，总要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一切机宜，朕难预示，全在卿随时审度，妥慎为之，以副信重委任之意。即有旨。

附件一：复懿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夷目懿律底稿录呈御览。为照会事。

前日接据贵统帅照会，以天朝将安突德等擒获，谓有交战之意。当经本大臣将所以擒获缘由，并以其事在贵统帅尚在天津未经回定，及本大臣未奉大皇帝谕旨之前，非本大臣意存交战等因。缕晰照复在案。兹又接贵统帅来文所言，仍与前次文内各情约略相同。

查贵统帅乃贵国之大臣，所求雪冤通商之事，乃贵国之大事。今动以交战为言，转将雪冤通商置之不议，殊非为大臣任大事之道。大皇帝之所以特命直隶总督部堂琦赴粤查办者，原因贵统帅等在直隶之时，敬恭驯顺，圣心嘉许，故有是命。今贵统帅因安突德之被获，借端逗遛，辜负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恐于贵国未为有益。

至定海如何安全，安突德如何释放，原应从长商议。昨日据贵国公使面称，不欲久踞定海。本大臣已囑令与贵统帅计议，夫贵国既不欲久踞定海，是已有交还之意。查交还于安突德释放之先，与交还安突德释放之后，并无区别，乃贵统帅必欲先请释回，是何意见，不妨据实告知，本大臣当再酌复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暎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是。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夷目懿律底稿录呈御览。为照会事。

案照前据贵国副将辛好士照会，业经本大臣开诚布公，缕晰照复在案。兹又接据贵统帅来文，以天朝先后将贵国武官安突德、喇

哈喇喇擒获，谓有交战之意，此乃贵统帅误生猜疑，而未尝深察其事之始末也。查安突德等被获之际，贵统帅尚未回南，即本大臣亦未接奉谕旨，初不知贵统帅在天津会议之事。是其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安突德之被获，由于深入内地，测绘地图。喇哈喇等之被获，由于驶入海港登岸，扰及居民，均非无故捉拿。假如天朝将士斯时率领弁兵直至贵国泊船之处，贵统帅能安然听之乎？抑亦必将擒捉乎？以此推之，则安突德等之被获，并非本大臣有与贵国交战之意，亦可见矣。

现在直隶爵阁部堂琦业经赴粤，贵统帅自应及早归地撤兵，返棹粤东筹议通商之事。本大臣俟贵统帅返师之日，一面专折具奏，一面即将安突德等释回，不但安突德等得免羁留，即通商之议，亦可速定。若徒事迁延，因循不决，在天朝各海口守卫甚严，师徒甚盛，尽可与贵国日久相持。所可惜者贵统帅因通商一事，不远数万里而来，乃竟久踞孤城，迄无成议。日后师老财匱，贵国王必将咎贵统帅办事之未能尽善，即同来之兵役水手诸人亦将生离叛之念矣。贵统帅系智谋出众之士，尚其熟思而审处之。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喇哈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所谕简明当理。

四九八、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将登州 防兵酌量撤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托浑布奏，查明夷船已出东洋，并分别撤回留兵丁，以重要隘而节糜费一折。所办俱是。夷船虽已全出东境，而沿海要隘仍不可稍形疏懈。又恐旷日持久，转糜兵饷，现在该抚回省酌留兵丁一半，兼派道员副将等在登州各岸分守，自己足敷防堵。著托浑布体

察情形，如夷船果已全数南旋，并无踪迹，当此北风司令，天气渐寒，该夷船如不能瞬息再来，或只留登州镇所属各兵，其余尽行撤令归伍，全在该抚悉心筹画。既不致意外疏虞，复不令老师糜餉，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抚恤定海难民 收管英俘并讯办汉奸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十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前获汉奸黑夷，供多未确，及定海难民安抚得所一折。览奏均悉。定海城内遗民仅只数十人，其余或赴邻郡，或即在郡安插收养。著该大臣督饬地方官妥为经理，果系难民，必应加意抚恤。倘有假捏避难从中侦探者，即系奸匪，亦应严加体察，分别究办，毋令贻蔽。

所获黑夷六名，又另片奏称，擒获白夷一名，镇海等营县拿获黑夷等四名，俱著暂行收管，觅有商船赴粤之便，派委委员，解交琦善讯明办理。

至汉奸勾结滋事，甚属可恶！亟应严办，以儆凶顽。闻吉祥一名到案之初，既供系汉奸，何以历讯又不承认？布定邦籍隶粤省，何以投入夷船？现在该大臣分别咨查原籍。著与续获之汉奸郁秀庆、虞国楨等，俟咨查明晰，即将伊等细加驳诘，务使案无遁情，供皆确凿，据实奏闻，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〇、山西巡抚杨国楨奏报山西省 查拿鸦片烟土及人犯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一日(军录)

山西巡抚臣杨国楨跪奏，为查拿鸦片烟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鸦片烟流毒已久，屡奉谕旨严飭查办。又抵任后，因知晋省鸦片烟土俱由外省贩运入境，当经委员前往与直隶、河间(南)、陕西等省交界各隘口，及货物聚集之太谷、介休等县，分投查缉。一面通飭各属，不遗余力，严密查拿。计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二月止，据委员暨各州县禀报，拿获贩卖吸食鸦片烟案二十四起，人犯五十余名，起获烟土一百二两零，烟膏九两零，烟具一百七十五件。经臣开单具奏，钦奉朱批：“一力严查惩办，不准疏懈。钦此。”臣遵即督同两司，严飭各属振刷精神，认真查拿，务使兴贩、吸食各犯悉数破案，照例惩办，毋稍疏懈。并以新例一年六个月之限转瞬届满，吸烟之人若再怙恶不悛，将来一经破案，罪应缙首，飭属谆切劝谕，及早自新，毋致身罗重法。

现在吸烟之人颇知愧悔，相率戒绝断瘾，不特偏僻州县犯者绝少，即通都大邑破获者亦已寥寥。自二月至今，据介休等县陆续禀报，拿获兴贩、吸食之案仅十一起，计人犯二十余名，起获烟土二十两零，烟膏十两，烟渣七两零，烟枪八支，烟具二十九件，顶烟叶二包一瓶。开缮清单，恭呈御览。臣查吸烟之害每由兴贩之多。现在省南入境各隘口，经臣委员严密查缉，移咨交界之直隶、河南、陕西各省、彼此堵(堵)截，一体搜查。兴贩之途既绝，即欲吸食无从购买，而吸烟者又多悔悟自新，是以次此获犯较少。所获贩卖之案，亦皆零星土膏，为数不多，绝无大伙兴贩。察看大概情形，似可渐次肃清。惟臣思鸦片烟为害既久，经此次痛加惩创，其顾惜身家、真

心悔悟者固多，而惧罹法网、勉强戒绝者亦复不少。若辈既非实心改悔，倘查缉稍形松劲，难保不故智复萌。臣惟有飭属实力查办，有犯必惩，不得因现在获案较少稍为疏懈，务须尽绝根株，不准少留萌蘖，以期仰副圣主除恶务尽之至意。

除飭将破获各案赶紧申办外，所有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奉朱批：随时严行查办。钦此。

四〇一、闽浙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查明闽省水师兵丁实无雇盗代操情事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查明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谕：“御史贾臻奏，风闻闽省兵丁多与海盗勾串，请飭认真查办一折。著邓廷桢即照折内所陈各情节严密查办，以杜奸萌。原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当将抄发原折详细阅看，所称闽省奸民下海则为盗，归里则为良等语，系属实在情形。是以闽省所获洋盗之案，有当时在海上经舟师追擒者，有事后在村中经州县弋获者，先后不一取此之由。

至所称水师兵丁雇盗代操，希图塞责一节，其弊尤大，自应确切查办，以杜奸萌。臣于本年春间到任之初，因闻福建水师习于散骹，恐有虚占名粮、短缺额兵情弊，当即留心察访，设法勾稽。查得向来水师兵丁约分三等，如配驾师船则有缘斗舵碇四项。缘者专管升篷转索；斗者专习缘木登桅；舵为行驶之机关；碇为停泊之主宰，通船兵弁性命依之。必须精选年深技熟之人，以专其责，他人不敢辄行试手，将各亦断不肯任听滥充，此等兵丁列为上等。其次则弓箭枪炮各有专长，或配船出洋，或存营操演，此等兵丁列为中

等。又其次则字识金鼓炊粮，及分防外汛之类，列为下等。此内间有殷实良民挂名兵籍，借支门户罕应差操，传唤则实有其人，调遣则不适于用，最为陋习，亟应革除。臣数月以来业已咨行提镇协营，按册稽查，悉予裁汰，不准一名虚冒，致涉滥竽。而雇盗代操，实为见闻所未及兹者。钦奉谕旨飭令严查，适臣驻扎泉州为金厦水师环集之地，绅民渔户习见熟闻，密访周咨，易于得实。臣连日悉心查察，金称实无其事。盖缘水操之时，驾舟则起碇有期，升篷有令，或逆风戢驶，或顺水飞行。泅水则左右成行，浮沈合度，又有水中对械诸技，无不两两相顾，赴节应声。盗匪纵有技能，未谙步伐，一经掩入，则参差错落，一望而知。备弁即不免包容，提镇岂甘为蒙混。且如一营兵额不下一二千人，其临操之时，配船免水不过五六百人，此外则充当杂项执事，该兵果无技艺，尽有藏拙之方，又何必雇盗代充，耗资行险。揆情度势，则雇盗代操之，并无其事，似属可信。惟弊每生于不察，法不惮于从严。臣不敢以查属子虚，信之过甚，惟有时加察核，勿任虚糜。如有通盗兵丁，尤当从重惩办，以仰副圣主弭盗练兵、循名责实之至意。

所有遵旨确查缘由，谨缮折据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四〇二、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

保奖攻击英船出力官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据实保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具奏哨船攻击番舶，生擒黑夷拿获汉奸一折，接奉朱批：“所办认真可嘉，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上谕：“夷匪来至闽

洋,图销鸦片,勾通贩运,随地蔓延。经邓廷桢等督飭员弁分路攻击,夷人受伤落水无算,生擒黑夷二名,并截获通夷匪船,人烟并获。所办认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员弁,著邓廷桢等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等因。钦此。”跪诵之余,仰见圣主垂念海防,微劳必录之至意,曷胜钦感。

伏查此次攻击夷船,系厦门同知顾教忠捐廉雇募水勇三百八十名,分配民船十二只,交水师提标左营守备杨靖江、外委李茂松,督率兵勇连环攻击,夷人受伤无算,落水死者十一人。经水勇头目陈育,首先跃上夷船,抢得铜炮炮盖等件。又护铜山营参将。闽安协右营都司陈显生、古雷汛额外外委郭德长将夷杉板击沉,夷人全行落水,拿获黑夷二名。又署福州协都司,浙江衢州镇守备周光碧,带领马巷通判俞益所募水勇,配驾民船,出洋诱捕,截获通夷匪船一只、人犯十一名、烟土二千余两。以上各员弁,均属尤为出力。

除兴泉永道刘耀椿官职较大,不敢仰邀议叙,周光碧已于拿获姚嘉兴贩鸦片案内,现经臣邓廷桢吁恳恩施,毋庸再行具保。外委李茂松、额外郭德长,系属末弁,由臣等存记,即予拔擢外。所有水师提标左营守备杨靖江,逼近夷船,短兵相接,实属奋勇,可否赏戴花翎,出自皇上天恩。水勇头目陈育,应请赏给外委,留于水师补用。厦门同知顾教忠雇募水勇,捐资较多,至今未懈,应请旨赏加升衔。护铜山营参将、闽安协右营都司陈显生,请以应升之缺升用。马巷通判俞益,请旨交部议叙,以示鼓励。

所有遵旨保奏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〇三、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
如能退兵交还定海即可将所
俘英人放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副档案)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直逼口岸，剿办防堵情形，及探明进兵路径，并先后接收夷书给与回文各一折。览奏俱悉。前因倭夷在天津海口起碇南旋，已派琦善驰赴广东查办，曾飞示伊里布等一体遵照。此次伊里布因倭夷登岸，督率兵勇，将其船只击沉，炮位抢获，并生擒夷匪多名，系在未经接奉廷寄之前。现在该大臣业经接奉廷寄，自必相机妥办，毋误事机。该夷目所投回文，欲将擒获夷人释放，于交地退兵之事并未复及。该大臣惟当训切晓谕，告以尔等之来原为诉冤乞恩起见，前在定海系因言语不通，以致互相攻击，伤我文武各员。此次我兵擒获该夷官兵多人，亦系因该夷直逼口岸，先放枪炮，是以力加防御。现仍仰体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将所获夷人优加豢养，未行伤害。尔等果能迅速退兵，交还定海，定将历次所获男妇克日释回。天朝诚信待人，断无加以欺誑之理，该大臣如此晓谕，一面将擒获夷人妥为收管，一面密派明干之人分投侦探，如果该夷确系退兵交地，始可将擒获之人全数交还。其前此擒获收管白黑夷人，亦著毋庸解赴广东，统俟交地时一并办理。至此次在事各员弁兵勇，著该大臣暂为存记，听候谕旨。特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四、著钦差大臣琦善到粤后务将 查办情形知照伊里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剿办防堵夷情形各一折。此次伊里布所办剿击各情，自系未经接奉廷寄之故，现已谕令将前后擒获夷人妥为收管，俟探有退地撤兵确信，一并交还。并著伊里布剴切晓谕，妥为相机办理矣。琦善到粤后，务将查办情形，一面驰奏，一面知照伊里布，免致彼此参差，是为至要。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夷书并发，阅过后遇便缴还。前此琦善所呈夷书，一并寄去，无庸回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五、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严防天津海口 并著如实具奏英人之投帖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驶入浙江慈溪、余姚等县内洋，直逼口岸，经派委文武员弁分头剿击，并生擒夷匪多名。旋据该夷目投递回文，欲将被获夷人释放等语。已有谕旨令伊里布剴切晓谕，一面将所获夷人收管，俟该夷退兵交地，再将擒获之人交还，察看情形，妥为办理矣。琦善业于本月初八日驰往广东查办，恐该夷未知琦善起程，仍复折回天津，该处海口前调防堵兵丁，业经分别撤留，

是否不致疏虞。著该署督于抵任后赶紧办理，即行前赴天津，严密防范，并飭令员弁常川瞭望，毋稍疏懈。如果该夷折回，复有投递字帖等情，即著该署督预为筹画，相机办理，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六、著盛京将军善英照旧严守金州海口 并酌撤其余各口防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善。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据善英奏，夷船在金州海洋游奕，并酌拨官兵防堵一折。又另片奏，金州海口冬令尤应严加防御等语。览奏均悉。该夷船只现已乘风开帆，向东南放洋驶去。惟金州所属之小平岛等八处海口均关紧要，必须小心防守，可有备无患。著该将军严飭各员弁加意巡防，留神瞭望，不得稍有疏懈。并体察情形，如九月内海口安靖，该将军即前赴中路连云岛等处海口履勘，顺道回省办理公务。其防堵各海口兵役，凡由各该本城出派者，仍著照旧防守，毋庸裁撤。其余调拨防守各官兵，俱著酌量撤回，以节糜费。熊岳副都统祥厚、锦州副都统道庆，届期无事，亦著回本任，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七、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试演所检出 之炮位并宽储火药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海关副都统裕。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

上谕，

据裕瑞奏，请将检出堪用大炮在于海口加设，以资抵御等语。山海关地方，秦王岛、老龙头两海口，备设炮位既不敷用，自应酌量添设。惟此项炮位既经蒸刷存营，是否堪以应用，须先试放，其火药铅子，亦应宽为储备。并酌派何人，如何施放演习之处，务当早为筹及，临事方有实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将乌尔恭额 拿交刑部讯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倭夷前在浙江投递字帖，吁求转奏。乌尔恭额于接收夷书时，并不将原书呈奏，遽行掷还，以致该夷船驶往各处，纷纷投诉，实属昏聩谬妄，致误机宜。乌尔恭额著即行拿问，著伊里布派委委员速行解京，交刑部讯明治罪。

钦此。

四〇九、著江宁将军布勒亨等酌量撤回京口防兵 并准在苏州藩库给领口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布、署两江总督裕、副都统张。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据张仙保奏京口办理防堵情形一折。倭夷船只，前据托浑布奏，业已全出东境，自可无虑北驶。惟定海夷船现在尚未撤回，所有京口前调防御水陆各兵，著该将军等体察情形，酌量应撤回，妥

为办理。

至此项防御官兵口粮，现在既无闲款可筹，著准其在于苏州藩库款项，每日每名各给领一钱，以资接济。该将军等总当悉心筹画，固不可使要隘致有疏虞，亦不可使兵饷稍有虚糜，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一〇、著将山海关官兵动用口粮及 接济银两作正开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裕瑞奏，赏拨银两，分年还款等语。山海关官兵动用口粮银七百二十六两零，并前次接济动用银二百九十五两零，俱著作正开销。该部知道。

钦此。

四一一、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遵旨酌核分别 撤留防守奉天各海口官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三日（朱折）

奴才耆英谨奏，为遵旨酌核分别撤留防守官兵，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十日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四日奉上谕：“据托浑布奏，暎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只，现来夷船五只，已开帆南驶，其三只亦由外洋先回，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暎夷船只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特此飞示耆英、裕谦、怡良知悉。并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

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托浑布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将山东抚臣托浑布原奏折片一并抄录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下，仰见皇仁远播，群夷听命，天威震慑，小丑投戈，奴才不胜懽忭之至。

伏查奴才奏调防堵各海口官兵，前经奴才将酌拟分别撤留情形，于九月初四日在金州属之石河驿地方，恭折奏请圣鉴在案。兹该抚臣具奏，夷船业由山东均已南驶，海洋已属肃清，奉天沿海，自九月以来亦未报有夷船扬帆游奕，定必全行回棹。所有奴才前经酌拟冬初体察情形，将所调官兵再行撤回之处，似属较迟。今奴才遵旨悉心酌核，除札飭各城旗民地方官，将各该城所派兵役，仍在各该处轮替防守，不准撤退外。其由省城调拨官兵六百四十名，义州等处官兵四百名，即行撤回本城当差，以省兵力而免虚糜。

惟查金州海口多系老水贴岸，严寒不冻，每届冬令，商船进口者转多。且八百二十三日，夷船二只在金州海洋停泊试水，二十六日始行拔锚向东南洋驶去。奴才因夷性诡譎，必须倍加防维方昭捍卫。是以奴才前拟将熊岳官兵二百名，省城马队前锋兵六十名酌留金州驻扎，以资防御，并札交金州城守尉宝山管带在案。兹复接据直隶督臣琦善来文，内称夷船八只于八月二十日已由天津全数开行，先赴定海耽延数日，即回粤听候钦差查办等因。咨行前来。奴才查夷船虽由直隶、山东海洋南驶，惟尚有潜赴定海者，未稔何时始行回棹广东，是金州海口，冬令仍应防堵，（朱批：是。）其前经奴才酌留驻扎金州官兵，似未便遽行撤回，以期有备无患。

再，各处调拨官兵今已撤回，熊岳副都统祥厚、锦州副都统道庆，亦应令其各回本任。奴才于拜折后，即由复州起程回省，顺道查看连云岛、没沟营海口，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遵旨酌核撤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一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粤督所奏收复 定海之策不能施行并撤兵勇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筹议两广督臣所陈破夷之策不能施行，并奴才现将邻省兵勇分别撤退缘由，附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九月初五、初六、十二等日三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一、于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知此次领兵统兵及带兵职官等名字。又该逆中有伪立定海县官，能华言并请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作为见招而返，约期动手等语。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实有其人？现在作何举动？其所称诈诱一节，是否能行？昨据该夷禀称，定海撤兵一半，果否属实？著于查明后详晰具奏，原片抄给阅看。又，御史许乃安奏称，杭州居民纷纷迁徙。山阴、会稽等县官用印票索借民间银两三千五千至一万两不等，省垣捐助，未定章程等语。著伊里布、宋其沅一面晓谕居民各安本业，毋令虚疑惊窜。一面密查该地方官有无勒捐捐输情弊，认真核办，不得令胥役人等借端扰害地方。”一、于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调至镇海防堵兵丁，著伊里布妥为约束，毋许滋扰闾閻。其羸弱无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节糜费。至所奏署宁绍台道觉罗桂萼在署自缢，检阅所遗亲笔家书，并讯据幕友家丁，金称虑有赔累，忧急自尽等语。该道身为监司大员，何致因日后恐有赔垫猝萌短见，事属可疑。著伊里布、宋其沅再行密加访察，究竟有无别项情节，务得确情，据实具奏。”一、于九月初四日奉上谕：“饬将招募各水师应撤应留之处，酌量情形分别妥为办理。福建前募水勇由陆起程前进，如果无需调拨，亦著飭令仍由陆路折回各等因。钦此。”除夷船在浙情形已于另折陈明，其山阴会稽等县如

何用印票索借民间银两,有无勒捐捐输情弊,省城捐助何以尚无定章,及署宁绍台道觉罗桂嵩自缢,有无别故,分别严密访查,务得确情,另行具奏,并出示晓谕居民,各安本业,毋庸惊窜外。查两广督臣林则徐所奏暎夷各职官名字内,啞啞啞即系懿律,啞啞啞即系布尔利,呵烂啞即系前服冥诛之头目急顿乌冷达,其能为华言之伪定海知县啞吐啞,浙省称为郭士立,俱属实有其人。因夷语可轻可重,故彼此翻译参差。惟急顿乌冷达并非被官兵打死。能作华言者亦不止郭士立一人,粤省所探尚有不实不尽。又,其所请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作壮勇,诈称回与同住,约期动手一节。奴才前在江省防堵,闻该夷有招人往贩鸦片之事,即拟派令勇敢之士往贩烟,下中取事。迨奉命来浙,探闻该夷防闲甚密,弁兵探听消息,只能三四人改装前往,如人数稍众,即有阻碍。今若令兵勇乡民往彼举事,人少则力不能敌,人多则彼必生疑。且遣往之兵民均须选用精壮,既无老弱同行,又无妇女随往,与见招旋返情形不能吻合,更易为该夷所识破,不惟事必无成,并恐兵民为其所害。该督此策窒碍难行,应毋庸议。

至现在夷船虽未退去,然其意止在占据定海,借肆要求,非有滋扰之志。浙江只宜防守,不宜攻剿。所有闽省雇募水勇,可以毋庸调拨,现已遵旨飭令由陆折回。又,奴才前在江省挑选苏松等镇营水师二千预备调遣,并另调狼山等镇之兵至崇明等处协防。今江省水师亦毋庸调,应将崇明等处协防之狼山镇兵丁一并撤退,奴才现亦移知署两江督臣裕谦查明办理。此外现在镇海防兵,奴才当督飭镇将严加约束,俟该夷退兵若干,再行分别撤留。至奴才前议招集之定海水师,系该镇额定之兵,毋庸撤退,其官绅雇募之水勇,仍陆续裁撤,以节糜费。

合将查议及办理缘由,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附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四一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续接 懿律来文并给回文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奴才续接夷书，业已查照现奉谕旨，给与回文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九月初六、初八等日两接夷目懿律来文，并于初七日据义律叩关谒见，奴才详加开导。并诘懿律，以因何必求先释晏士喇喇打厘之故，业将备细情形及酌拟办理缘由，于初九日恭折陈明在案。十一日晚复接懿律来文，其情词较前两次已觉恭顺，惟称交还定海一节，应连别事，与直隶督臣琦善一并会议。又询琦善是否来浙等语。奴才查该夷前在天津，虽有撤兵一半之说，而起碇之际，即已更易其词是其意明欲借占踞定海，肆其无厌之求。（朱批：所见不差。）所云撤兵一半，不过信口谎言，并非实有其意。且以奴才通盘筹画，该夷即果撤兵一半，则沿海防兵不能全行撤退，劳费仍不能免。且定海为其所据，该夷前赴粤省，必将多所要求，妄冀事事皆如所愿，查办亦未易为力。今幸晏士喇喇打厘等为我所获，该夷屡次求释，情甚迫切，故奴才欲乘此令其全退兵船，交还定海，以期各海口防兵得以全撤。（朱批：若能如卿所言，厥功伟矣。）即使该夷无可挟制，则赴粤听候查办，不致妄有所求，可以及早竣事，此奴才所以必欲该夷归我定海之缘由也。

今阅懿律此次来文，其有挟而求之意，业已毕见乎词。奴才正拟再加晓谕，适于十二日接奉九月初四日上谕，垂询在浙夷船是否全行退回，并敕：“将前获夷匪二十余名，俟有商船赴粤之便，解赴广东，交琦善办理等因。钦此。”奴才现在给与回文，示以将各夷解粤之圣训，并以该夷久踞孤城，无益于事，令其交还定海。如果

该夷翻然省悟，竟能归地退兵，仰息天恩，俯准奴才将晏士喇打厘等在浙释放，俾该夷无所借口。倘仍冥顽不灵，或止撤兵一半，或止带数船赴粤，大帮仍在浙洋蚁聚，自当遵旨将各夷解交琦善办理，或可借作操纵。惟由商船带解，恐有未便，（朱批：已另有旨矣。）奴才当酌委员弁押解前往，以昭慎重。

除再察看夷情分别酌办外，所有续接夷书、给与回文缘由，谨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恭折由驿驰奏，并将夷书及回文稿底各一件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所见甚是，即有旨。

附件一：懿律照会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奏呈

大英国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水师统帅懿律为照会事。

本月初九日接准贵大臣来文，内情已悉。窃本统帅细想既往，自思彼此有不会意志，在本统帅或未明晓。安突德等被获之时，贵大臣尚未奉到皇帝谕旨命，于正适议定各情之间，不可仍为相拒交战。兹倘蒙准贵大臣咨会，果然已经奉到此等谕旨，本统帅则将饬令管下军师，亦不得相拒交战。至云先为交还定海，后将以人释回等意，尤似贵大臣有不会意。昨经公使大臣义面行详明，交还定海之事虽为容易，而乃必与别各事端一同酌议者。此次复应明晰咨知直隶爵阁督部堂琦，现在既已钦奉特命，查办事端，善定万全，则此一事作为与别情同论者，亦独能与直隶爵阁督部堂琦酌商定义。且本统帅之所以请释此人，原因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经行咨会浙省上宪，许约听候朝廷如何批复，其间必不愿向之相攻等情。迄今并未爽约，而安突德等被获，果在此时之间，实非表著友意，故有是请。倘略见贵大臣友情凭征，自然令事善定较易也。夫本统帅与贵大臣一均甚愿安全，各事定知如此结完，则国王与皇帝同必见欢

心悅意。且本統帥既懷此意，駛到白河，幸遇直隸爵閣督部堂并抱此等志意相迎，故得厚望早結泰平矣。今惟請問直隸爵閣督部堂琦是否將臨寧波？倘來何日可到？祈貴大臣准行咨知，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閣督部堂紅帶子伊。

一千八百四十年十月初六日，即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一日。

编者按：据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伊里布折后说：安突德据通晓夷书人称即晏士喇喇打厘。后文同。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夷目回文稿底，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月十一日接据贵统帅回文，备言所以请释安突德之故，并询问直隸爵閣督部堂琦是否来浙，何时可到等情。查琦爵相系钦奉谕旨前赴广东，并未来浙，其由直赴粤，亦不须经由浙省。本大臣现奉上谕，令将所获之人解赴粤省等因。此时贵统帅如能遵照本大臣节次照会全撤兵船，交还定海，本大臣犹可为贵统帅代恳天恩，将安突德及另获之喇哈喇等就近在浙及时交付。倘贵统帅以归还定海一节，应连别各事件，与琦爵相酌商定义，本大臣自当仰遵圣谕，将安突德等一并解粤，贵统帅可即速赴粤东，听候查办。

但以本大臣代为细筹，贵统帅之所以不肯先交定海，盖恐所求之事不能如愿而偿。殊不知大皇帝君临万国，以恩信抚馭诸藩，既因贵统帅在直吁求，特派大臣赴粤查办。贵统帅所求之事果可准行，断不因定海已交，复有异议，倘或难以遵准，亦不因未交定海，曲为俯从。是交定海一事，不必与别事同议，其理甚明。况贵统帅果能先将定海交还，圣心更为嘉悦，可期格外施恩，于所求之事尤为有益，贵统帅又何必久踞孤城，失恭顺之全美，增劳费之重累乎？

幸再审图之。作何议定,均望回文寄复。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唵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明白正当。

四一四、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奏为请 飭各省加工制造火药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①(朱折)

再,奴才查得福建水师提标五营储备火药比别省较少三分之二。询知历系由省遣委文员前赴豫东各省采购硝磺,往返动辄一二年运到省城,分给各标配造,因之积压短少。本年请领硝磺系补道光十八年分之额数。奴才督造加工火药,于六月初二日竣工。初四日有唵夷兵船闯入厦门。初五日,官兵即以新药轰击。该夷不防内地火药如此猛利,猝遭创毙多命,立时惊窜。嗣准督臣咨知厦门新药得力,现飭省局续拨硝二万斤、磺三千斤,委解前来。接手赶紧配制,连新陈火药有二万余斤,仍形短绌。现在咨催督抚添购硝磺、多贮火药,为有备无患。奴才愚昧识浅,图报念切。伏思沿海防夷,处处加工制造火药,多铸万斤大炮,自可击沉夷船,重用火攻,歼灭逆夷,以除后患。

谨将加工造药、续提硝斤各条恭缮清单进呈御览。可否仰乞天恩,敕下各直省,一体照式制造。俾使唵夷丧胆,不敢再来窥伺。不揣冒昧,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四一五、著各直省一体照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 所制火药如式制造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副档案)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陈阶平奏加工制造火药，并将煮炼硝斤各条开单呈览。福建制造火药，现经该提督督造加工，轰击颇为得力。著各直省一体照单如式制造，以资利用。单并发。

钦此。

四一六、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出洋 剿英并遵旨防范片^①

道光二十年九月(军录)

再，臣承准五百里廷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钦奉上谕：“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该大臣到粤后，自能办理妥协，但恐沿海各督抚不知现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飞示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舡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共应布置严密之处，仍不可稍形松懈，是为至要等因。钦此。”臣懍遵之下，谨即恭录移行水陆各提镇暨防守要隘各文武，一体钦遵，认真防范。如见有夷舡，不必开放枪炮去后。旋又承准廷寄，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因在粤夷舡渐形猖獗，择日出洋剿办等语。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兵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

^① 林则徐已于本年九月初八日被道光帝谕令革职，但林本人此时尚未接到谕令。

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愤兵也。且即欲举动,亦应由驿驰奏,听候谕旨,乃折差直至本日方行递到,殊属不晓事体。著传旨严行申饬,现在如已出兵攻剿,著即将接仗情形迅速驰奏,该督仍当持以慎重,毋涉轻躁。至海口防御,不可不加严密,并著密饬在澳各员,不动声色,加意防范,是为至要等因。钦此。”臣跪诵再三,惶惧悚惶,倍难名状。

伏查粤洋自上年以来,水陆官兵与暎夷接获胜仗已有数次,如上年七月之九龙洋面,九月之穿鼻洋面,十月之尖沙嘴洋面,皆因该夷先经开炮,我师始行回攻,所有节次详细情形,叠经臣等奏蒙圣鉴在案。嗣钦奉谕旨断绝暎夷贸易,而暎舡仍在外洋观望,远臣以师舡若远出驱逐,恐外洋或有疏虞,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为计之得。且彼时该夷不过迂延未去,尚无猖獗情形,因而奏请不与海上交锋,欲令穷而自返。迨七月间,始闻该夷有攻占定海县城之事,是则逆情显著,凡有血气靡不愤切同仇。维时臣所添雇之拖风、红单等舡,炮械军火适已备齐,而所团练之水勇,技艺亦渐熟于前,冀足以助舟师声势。此臣于七月内赴狮子洋校阅,即往虎门酌遣兵勇出洋剿办之情形也。

嗣在虎门接据陀澳各文武禀报:七月二十二日,暎夷哗呢等舡由九洲驶近关闸开炮,我军水陆夹击,将夷舡前后桅杆打伤,并击沉舡板数只,炮毙夷目夷兵多名。正在查核具奏间,复据禀报,师舡在伶仃之北及矾石、赤湾一带洋面,击败喇呢等,夷舡随潮南窜,即经捞获夷帽、支鞋并夷舡扛槓等物。又查出夷人在磨刀山根掩埋夷尸十余具,业经据实具奏。此出兵以后接仗之情形也。惟因两次水陆攻击,只系小挫其锋,尚未大获胜仗,未敢由驿驰奏。兹蒙圣明训饬,实不胜愧悔惶悚之至。现在各要隘均仍严密布置,澳门一带,亦皆静谧如常。

谨将钦遵防范缘由,附片覆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一七、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查明苏州居民 并无迁徙及丹阳亦未创议加赋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六日（朱折）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遵旨查明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御史许乃安奏，苏州一带居民亦多迁徙，丹阳县有创议加赋激成殴官劫狱之事。著裕谦加意抚绥居民，示以镇静，勿令惶恐逃亡，以安众志。如查有地方官创议加赋，酿成事端，著即严参治罪，以顺舆情等因。钦此。”

臣查本年六月间，江苏地方骤闻定海县失事之信，适当霖雨不止，田禾淹没，且有浙江之杭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府民人陆续迁移到苏，传言失实。又有在苏州、上海二处贸易之宁波府人闻信回籍，搬取家眷，民间不无惶惑。臣恐本地匪徒造作谣言，惊扰居民，乘机窃劫生事。当经会同督臣伊里布，一面调兵防堵，一面将夷船止能在大洋游奕，非特不敢深入，且不能近岸，毋庸惊恐，致堕匪徒奸计缘由，明白晓谕。并奏蒙圣恩宽免米石关税，招来商贩，仍飭司派员采买，运赴崇明及沿海地方，接济兵粮民食。又查明被水较重之区，请帑抚恤，更恐团练乡勇筹备粮饷，地方官办理不善，或致借端勒捐。复经晓谕，概由官为筹办，并不丝毫派累民间。是以民情尚属安堵，止有浙江迁至苏州者，并无由苏避往他处者。七月中臣自苏州至宝山，近又由宝山至上海，沿途留心察看，市集照常，耕作如旧，委无惶恐逃亡情事，堪以仰慰宸廑。

至丹阳县西乡吴姓，族大人多，素称刁悍，动辄聚众挟制，以为抗纳钱漕之计。而其所完银两向系以钱折银，遂致长短不齐，每多争执。本年四月间，有吴章行因争论钱串与粮差为难。嗣于六月

二十九日有岳正邦指告吴章行诬良押诈，即经该县吕湘于七月十三日将吴章行拿获讯办。有吴瑞起意写立传单纠众，于七月十五日塞署夺犯，拒捕殴官。业经臣会同署抚臣邵甲名将吕湘撤任，追拿吴章行等务获，并将办理情形会折奏明在案。是吴章行与粮差计较钱串，尚系四月间之事，殴官夺犯，系在七月，其为并非倡议加赋，以致激变，似属可信。惟是否因浮收起衅，抑系逞刁挟制，必得追拿肇兴之吴章行、聚众之吴瑞到案，质讯确情，再行分别参办，方能水落石出。现在丹阳地方钱粮照常征收，民情亦甚安贴。臣惟有钦遵训谕，镇之以静，抚之以恩，治厥罪魁，不事株累。俾刁徒技无所施，良善各得其所，以仰副圣主子惠元元之至意。

除催拿吴章行等到案讯明另行会折具奏外，臣谨遵旨查明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一八、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为遵旨 分别撤留前调防守官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夷务清本)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署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陈化成奏：

窃臣裕谦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据托浑布奏，暎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只。现来夷船五只，已开帆南驶，其三只亦由外洋先回，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暎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特此飞示耆英、裕谦、怡良知悉。并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托浑布折片著抄给阅看。钦此。”

臣等查前据探报，余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只，由北往南，扬帆径过，业经附片奏明在案。今查该山东抚臣托浑布原奏，计其由东

开行日期，则九月初一日在佘山外洋经过夷船即系此起，已无疑义。江苏洋面，自九月初三日以后并无游奕停泊之船，所有前调防守官兵自应钦遵谕旨，酌量所防口岸及各该营所辖地方，是否险要，均匀抽拨，分别撤留，以资戍守。臣等现已将防守南汇、奉贤、华亭、吴江、京口等营县之提标，及扬州营兵各三百名，督标、苏州抚标、暨江宁城守、游兵等四营兵各二百名，芜采、泗州二营兵各一百名，淮安营兵一百五十名，常州营兵三十名，先行撤退。其防守上海官兵，先撤河标兵六百名，徐州镇标兵四百名，防守宝山官兵，先撤漕标兵二百名，以上共撤兵三（二）千九百八十名，分起按站由水路安静行走，回营归伍。连先经撤退九江镇标兵一千名，又调赴浙江之寿春镇标兵一千二百名，统计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飭令归农。

现在宝山县尚有防兵一千六百名，上海、崇明二县各有防兵一千名，川沙、海门、通州、金山、镇洋、常熟等厅州县，各有防兵自一百五十名至五百名不等，足资守御。一俟探得浙省确信，将预备赴浙调遣之水师兵二千名撤退归伍后，即可接续抽撤。仍由臣裕谦、臣陈化成督率将备，将留防兵丁分别水陆勤加训练，冀成劲旅而壮声威。其已经撤防之南汇等县，责成地方文武，督率兵役小心巡防，不任稍存大意。仍传谕沿海居民协力同心，守望相助，以为有备无患之计。报闻知道。

朱批：知道了。

四一九、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驶入川沙洋面之英船业已陆续离去及各海口防范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军录）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传：“裕谦等由驿驰奏夷船驶进内洋，逼令商船呈递字帖一折。览

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粵，听候钦差查办，业经降旨由五百里谕知伊里布，暨沿海各督抚，一体遵照矣。现在川沙厅洋面既有夷船寄碇，该署督等仍当认真防范，不可稍形松懈。各海口防兵屯聚，务当督飭文武各员严加约束，毋许扰累居民，以致别生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等查川沙厅洋面寄碇夷船已陆续驶去，数日以来，江苏洋面并无夷船踪迹，其出口商船连樯行驶，亦均安静。臣等惟有钦遵训谕，督率镇将弁兵认真防范，断不敢因夷船已去稍形松懈。

至各海口防堵兵丁，先经臣等申明纪律，出示晓谕，责成带兵将备严加约束，只准在并无民居之沿海塘岸支搭帐房住宿，不准借宿民房。一切食物，俱系平买平卖，倘敢稍有滋扰，定即军法从事。并派委文员分段常川驻扎，会同妥为弹压。又不时专委大员周历巡查，兵民均属相安。且有明白大义之绅耆，挑选丁壮，协同守御，甚为辑睦。

其小本贸易之人，因驻兵较多，买卖比平时转觉茂盛，颇形欢悦。上海地方，自开港之后，各船水手大半随船远去，即有流落游民，为数无几，约束亦易，似不致别滋事端，足以仰慰圣怀。

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四二〇、著钦差大臣琦善抵粤后将广东确情及 风闻英王有给林则徐文书事查奏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奉上传：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粤省水陆官兵堵御夷，击退夷船一折。又另片奏，请鼓励员弁等语。著琦善于抵粤后，将确切情形逐一查

明，据实具奏。原折片均发给阅看。

再，本年夏间，朕风闻有暎哈喇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伊业经销毁，一并查明复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 遵旨驰赴天津督率防堵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①（军录）

再，臣于本月十一日抵省，拟将署中积存案件赶紧稍为清厘，即行前赴天津履勘海口，安设炮台一切情形。兹于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驶入浙江慈溪、余姚等县内洋，直逼口岸，经派委文武员弁分头剿击，并生擒夷匪多名。旋据该夷目投递回文，欲将被获人释放等语。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剴切晓谕，一面将所获夷人收管，俟该夷退兵交地，再将擒获之人交还，察看情形，妥为办理矣。琦善业已于本月初八日驰往广东查办，恐该夷未知琦善起程，仍复行折回天津。该处海口，前调防堵兵丁业经分别撤回，是否不致疏虞，著该署督于抵任后赶紧料理，即行前赴天津严密防范，并飭令员弁常川瞭望，毋稍松懈。如果该夷折回，复有投递字帖等情，即著该署督预为筹画，相机办理，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查前调防堵海口官兵，经前督臣琦善奏明，已先后飭令撤回归伍。现惟督标中军副将富勒敦秦，后营游击罗应鳌尚未[回]省，臣当即专弁飞骑札飭该二员，如已在途，仍速折回海口常川瞭望。并照会天津镇总兵陈金绶，先行拣派干员远探夷船踪迹，一面督飭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弁兵严密防范。臣即于十五日起程前往，容俟探明夷船是否折回，相机筹备，即行据实具奏。

至臣公出后，署中日行事件，扎委藩司陆费线代拆代行，臬司招解案件亦委该藩司代勘，俟臣复核题奏。如有紧要事件，仍包封臣行次核办。其藩司具详例应考验之件，委臬司金应麟代为考验，以免稽延。

所有接奉廷寄并公出日期，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二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仰体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之意妥办与英交涉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接收夷书，并据夷目叩关谒见，现在筹议酌办情形一折。所办尚合机宜。至于随时审度，妥慎办理，全在该大臣悉心筹画，上则不伤国体，下则不开边衅，想该大臣必能仰体朕意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三、著将伊里布奏折林则徐片奏及英人来信均给琦善阅看并查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续接夷书，并据夷目叩关谒见，现在筹办情

形一折。已降旨飭令伊里布相机妥办，上之不失国体，下亦不开边衅。惟该夷先请将所获男妇给还，始肯交还定海等语。情殊回测。现在伊里布如何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数日内伊里布必有续报情形。原折暨该夷来书并该大臣回文五件，均著给琦善阅看。夷书三件，遇便仍著封缴。

又林则徐片奏，他夷在澳门者，因嗅夷阻其贸易，均各不平。如咪喇哩、佛兰西等国，其力皆足颀顽，金谓嗅船若不早回，伊国亦必遣船前来与之讲理等语。著琦善抵粤后，访探明确，林则徐所奏是否实情，如系谎言，即传旨取具亲供，据实参奏。林则徐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四、著盛京将军耆英毋庸团练水勇酌量 裁撤乡勇并严守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

据耆英等奏酌议奉天沿海居民难于团练水勇一折。该处民人既不谙水性，所有团练水勇一节，著毋庸议。至乡勇易集难散，亦须酌量渐次裁撤。该将军务当仍遵前旨，督飭弁兵，于各海口严密防守，并派晓事员弁留心瞭望，如有游奕船只，即行驰报。该将军等知悉，毋误军机。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五、著署两江总督裕谦查惩议加 地丁条银项下钱数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

前因裕谦等奏，江苏丹阳县民聚众夺犯毆官，当经明降谕旨，著该署督将首从各犯拿获申办，并将该署县吕湘、把总戴永福一并撤任，讯明有无浮收激变情事，分别办理矣。兹据御史张灏奏，风闻此案系由该地方官预恐承办过境兵差踣累，欲于经征地丁条银项下议加钱数所致等语。著该署督仍遵前旨确切查讯，如果有议加钱数情事，即行据实严参，按律惩办，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六、著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拿办私自 挖卖军需硝磺之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护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

御史张灏奏，福建台湾府及上杭县境内素产硫磺，上杭地方所产足敷全省军营之用，台郡磺山自可封禁。惟两地逼处海疆，恐有奸民私挖渔利，并远年墙壁石灰就地可煎，亦须严除弊窦等语。硝磺为军火要需，岂容奸民挖取私卖，著吴文熔严飭该镇道及地方员弁，一律防范。如有奸民私挖，务即拿获惩办，以杜奸匪接济之弊。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续接 懿律来书及办理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军录)

伊里布跪奏，为奴才续接夷书，催令起碇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九月十二日钦奉上谕，“飭将所获夷匪二十余名解赴广东，交琦善办理等因。欽此。”其时适接夷目懿律来文，当经恭录谕旨，并以该夷果能全撤兵船，交还定海，奴才当奏乞恩施，将各夷在浙释放。如仅撤一半，即遵旨解粤办理等情。行文知照，并于十四日恭折奏明在案。

兹于十八日复接该夷日来文，虽其词语仍属恭顺，并无桀骜情形，但文内并不言及交还定海之事，亦不吁请将各夷释放，止称奴才曾否蒙皇上飭令戡兵等语。察其词意之间，似恐奴才于该夷退兵之后复行出师袭击，是以殷殷前后两次致询。

奴才现将八月二十九日所奉不得向该夷攻击之圣谕明白宣示，谕令安心赴粤，并询以何日起碇，以便奴才奏请撤兵，使其毫无疑虑，以免久事迁延。惟是该夷性情狡诈，变幻多端，其文理尤属不通，多有不可解释之处，此次来文其大致虽属如此，究竟有无他意，殊难揣测。

除察看该夷果否起碇赴粤另行奏报外，合将办理缘由，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恭折由驿驰奏。并将夷书及奴才回文底稿各一件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附件：照会懿律底稿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奏呈

谨将奴才续复夷目回文稿底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月十八日接据贵统帅来文，询问本大臣曾否接奉谕旨著令戢兵等情。据此查本大臣自七月杪抵浙以来，事事皆系遵旨办理。前于八月二十九日钦奉上谕：“以贵统帅在天津投递稟词，情极恭顺，已遣直隶爵阁督部堂琦赴粤查办，飭令本大臣不得攻击等因。”本大臣自奉到此旨，即经飭令将佐约束弁兵，不准越境滋事，此正本大臣恪遵圣训，戢兵不战之明证也。

本大臣现仍严束将士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贵统帅可即安心赴粤，不必顾虑。至于定海各愚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飭所属，不得再向滋扰，以期相安无事。贵统帅现定于何日起旋赴粤，可即速字复，以便本大臣具折奏请将官兵酌量裁撤，并向琦爵相咨会，幸勿再迟切切。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啖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所谕甚是。

四二八、署兵部尚书赛尚阿等奏为遵旨

议得应准裕谦添铸炮位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原折)

经筵讲官，署兵部尚书臣赛尚阿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内阁抄出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称：窃照夷匪不靖，预筹善后事宜之策，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查江苏省沿海地方绵长一千数百里，口岸林立。而现在安设可用炮位，最大者重四千五百斤，仅止二位，余自三千斤至数百斤不等，尚不足以资

抵御。臣等体察情势，审度夷情，拟添铸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炮、数十位，按口岸之宽狭、地势之高下建造炮台，分口排立，大炮击其高而远者，小炮击其低而近者，口岸之防守既严，奸徒之接济自绝。该逆夷欲进无门，久伺无食，自必无计可施，潜踪海角矣。惟江苏并无铸炮匠工，查阅旧炮，由广东省铸造字样者居多，闽省亦有铸炮之人，应否由臣等核定应铸炮位数目，咨会闽、广二省代为购铸解苏。抑由闽广雇募匠工多名解苏铸造之处，事关添铸大炮，自应请旨飭下两广、闽、浙总督，妥议办理，以昭慎重。如蒙俞允，所有此项经费，容臣等另行筹议具奏，不敢请销帑项。除移咨两广闽浙外，谨合词恭折具奏等因。奉朱批：“兵部议奏，欽此钦遵。抄出到部。”

臣等伏查沿海口岸防堵必以炮位为先，既据该署督等查明，旧存炮位重四千五百斤仅止二位，余自三千斤至数百斤不等，不足以资抵御。拟请添铸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炮数十位，建造炮台，分口排立，系为慎重海防起见。应如所请，准其添造安设，俾资防御。惟查此项炮位既经筹议添铸，必须工坚料实，庶施放无破裂之虞。与其重大而不适用，不如先事预谋坚固。再将来尚须备贮火药炮子，酌拨兵丁，在在均须筹办，应请旨飭下该署督等悉心妥议，奏明办理。至所需铸炮匠工、应由该署督等咨会闽广两省，拣选熟谙之人，派拨过苏，赶紧铸造，以省运费而实军储。

所有臣等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候命下，臣部行文该署督等遵照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四二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查妥议 裕谦等请铸大炮一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九

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据裕谦奏，查明江苏沿海口岸旧存炮位不足以资防御，请添铸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炮数十位，建造炮台，分口排立，当交兵部议奏。兹据奏称，此项炮位既经筹议添铸，必须工坚料实，先事预谋坚固。其备贮火药炮子，酌拨兵丁，在在亦均须筹办等语。著伊里布于浙江事竣后亲赴江苏沿海地方，详察情形，悉心妥议，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〇、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英船驶至 崇明登岸掠抢经员弁抵御驶去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①(夷务清本)

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

崇明县所辖沙洲皆系四面环海，与县治并不毗连。八月三十日，有大夷船三只驶至崇明县隔海之长沙洋面，突驾舢板小船五只，(朱批，必是购觅食物淡水而至，亦必是我兵先开枪炮。由来招蚌兴戎，汝辈有以误之也。)共有夷匪百余名登岸，开放枪炮轰毙乡勇二名，致伤兵勇各一名，抢掠海滩牧放牲畜。经防堵员弁督率兵勇协力抵御，击毙夷匪四名，受伤落海者十余名，夺获舢板夷船一只，并夷枪、夷刀、夷鞋等件，该夷匪始逃回大船，乘风驶去。

又据探报，九月初一日佘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只，由北往南，并未停泊。臣等查佘山外洋经过船只自系由直隶折回，是以并不停泊窥伺。其八月三十日在长安沙滋事之船，似尚未知恩准赴粤叩关之信。臣等惟有督饬将备兵勇，加意严防，以免疏虞报闻。

朱批：览。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四三一、著盛京将军耆英遴选员弁在 金州海口常川瞭望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

耆英奏酌核撤回防守官兵一折。据奏金州海口多系老水贴岸，严寒不冻，商船进口较多，自应严为防范。著该将军遴选精细员弁，常川在彼瞭望，探有夷船踪迹，即行禀报调遣备御。此次酌留官兵，著即撤回。现在琦善驰赴广东查办夷务，如定海夷船完全撤退，届时自当谕知也。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二、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添设炮位 隔两年演放一次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内閣奉上谕：

前据裕瑞奏，检出堪用大炮，在于海口添设，当降旨令其将此
项炮位施放演习，并将火药铅子宽为储备。兹据奏称，遵将炮位先
后试放，内十五尊均堪应用，仍著认真演习，务期开发有准，以资实
用。此项炮位现在演习之后，毋庸每年操演，著隔两年演放一次。
其应需火药炮子，届期即由工部请领。此次试放火药，既由备存二
十一年操演火药内动用，所有该衙门二十年应需操演火药，著该部
照例如数给领。余著照所议办理。

钦此。

四三三、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赴粤途次 缴还先后发下之英方来书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琦善奏，为三次钦奉廷寄，遵将先后奉发夷书五件缴还，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九月十四日奴才行抵山东德州地方，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伊里布驰奏云云。又本月二十二日于徐州府途次承准字寄，奉上谕：据林则徐等奏云云。同日又准由四百里字寄，奉上谕：据伊里布奏云云。钦此。奴才均已钦遵跪聆，并将各夷书详阅。

伏查夷情狡谗，词语每多反复，但使其能驯顺，不值与之深较。奴才俟抵粤后，惟有仰体圣怀，钦遵训谕，相机妥办，一面恭折奏闻，一面飞咨浙江省钦差大臣伊里布知照。并将本年夏间啖咭喇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暨林则徐所奏他夷在澳门者，因啖夷阻其贸易，均各不平之处，是否实情，逐一访探明确，分别据实覆奏。

除奉发林则徐等具奏粤省官兵堵御啖夷，击退夷船原折一件，又奏请鼓励员弁另片一件，现在钦奉谕旨，著奴才于抵粤后确查具奏，自应将原折片带往，以便按照所奏确切查明，俟将来覆奏时再行随折封缴外。所有先后奉发啖夷在浙江所递夷书，共计五件，理合遵旨缴还，为此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三四、台湾总兵达洪阿等奏为 遵旨会同防守台湾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总兵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遵旨会商严防台湾事务，并现在地方安靖，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九月十六日两接督臣行知，以夷船沿海骚扰，钦奉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上谕：“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著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等因。钦此。”又奉上谕：“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著该督飞飭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等因。钦此钦遵。”惟时臣达洪阿正在郡城督防安平南路，臣姚莹正在北路筹备海口，当即恭疏谕旨，移会前提臣王得禄遵奉外。

伏思台湾孤悬海外，南北道里绵长，口岸纷歧，防御诚非易易。澎湖为台、厦中流锁钥，亦属最要之区。自粤东严办防夷以来，臣等虑夷船窜入台洋，经严督各厅县营水师守口文武员弁，修整炮台，探量水势，分途防守，并奉督抚臣檄飭，整备巡船炮位，实力巡防。该夷船于本年六月间节至台湾及澎湖外洋游奕。臣等及台、澎二协立即封港，不许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奸民接济。一面督飭舟师合力轰击旋皆窜去，幸无贻误，均经报明督抚在案。比因浙江定海失事，大兵云集，一经击败，势必窜回。闽洋为其归途，且厦门亦有夷船屡来攻打，台、澎四面汪洋，防守尤不可不严。前提臣王得禄曾在粤洋，深悉夷情。臣姚莹函询战守机宜，据云夷人船高炮烈，不宜轻与决战海上，应以严守口岸、密防内奸为先，与臣等意见相同。当以郡城为根本重地，安平又为郡城门户，关系匪轻，北路遥长，各处海口更在在堪虞。

臣等公同商酌,臣达洪阿督同护安平水师副将江奕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办理郡城安平上下各口,并南路凤山一带各口,拣派舟师水勇添立炮墩。臣姚莹于八月初六日起程赴北路,直至鸡笼各海口,会同护北路副将关桂、嘉义参将珊琳、艋舺参将邱镇功及各厅县逐处履勘,添设炮墩巡船,雇募乡勇水勇、沿途传见绅耆等,谕令各庄团练壮勇。盖台地人心浮动,游民最多,无事之时尚图造谣蠢动,兹值逆夷滋扰,宵小不免生心,是攘外必先靖内。所有厅县官及陆路弁兵,皆当照常弹压地方,不可轻动。而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雇乡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此臣等妥商办理之原委也。

臣姚莹北路事竣,驰回郡城,料理一切,臣达洪阿届年冬巡阅之期,先赴南路查办后,即赴北路巡查,如此互出督防,南北两路可免顾此失彼之虞。兹复钦遵圣谕,与王得禄同心协力。该提督本老成宿将,遇事相商,更臻妥洽。统计现在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苓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挖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人里岔口,曰:大难笼。噶玛兰界外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余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鹿耳门昔称天险,自道光二年来已成淤废,商船不能出入,故亦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防之师。其前提臣王得禄及诸厅县自练乡勇,往来巡查策应者不在此数。又各庄总董头人团练壮丁,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通计二厅四县,团练壮勇一万三千余人,预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厅候调用。臣达洪阿仍统率自练精兵及陆路各营将卒,蓄养精锐,以待临时策应。

至所筑炮墩,厚皆一丈,长自十丈至三五十丈不等,高皆一丈。仿照督臣麻袋贮沙之法,先以竹篓盛沙作墩,上堆麻袋为垛,墩外

围以粗大竹筒，筒长一丈，埋地三尺，其上五尺，竹节打通贮水，编连排插。夷炮虽猛，穿沙洞竹较难，见水亦可减力，更多备牛皮网纱棉被，随时以避枪炮。臣达洪阿等于炮台炮墩、要隘之处，挖宽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沟百数十丈，制备钉箱钉板钩连枪棍六千四百余件，铁蒺藜十万三千余个，竹签十三万二千余枝，以防夷人登岸之用。至于火器，除大小炮位抬炮、抬枪、鸟枪外，并多制火箭、火罐，教令兵丁操演娴熟。其澎湖亦经委员筹带经费前往，协同水师副将詹功显及该厅营认真督兵练勇，严密防堵。臣等彼此熟商，复同前提臣王得祿相与讲求，督率府厅县营，办理务期妥密，仰副皇上垂念海外岩疆之至意。

再，此次事关全台，地既广阔，时又靡定，所以兵勇口粮及制备一切守御器具需费甚巨。道库备贮银自两次动用外，仅存五万五千余两，未敢遽请动用，现仍稟商督抚臣另行筹办。至现在台地民情安堵，年岁中收，堪以上慰圣怀。

合将钦遵协同商办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览奏均悉，妥为防范，毋忽。钦此。

四三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出洋烟犯陈亚幅等审明定拟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林则徐、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审明出洋潜买鸦片烟土匪犯，按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贩卖鸦片匪徒，节经严拿奏办在案。前据南海、新安各营县访获烟犯陈亚幅一名，并起出烟土三十二个，计重一千五百一十六两，解经臣等讯提取供，发司委员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审明

定拟,由署广东按察使王笃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覆加研鞫。

缘陈亚幅籍隶番禺县,驾艇度日,听闻夷船带有鸦片,减价发卖,起意贩卖获利。随措就番银六十元,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日独自将艇由僻港偷越出洋,驶至长沙湾洋面,遇见素识未获之黄亚成私载食物,泊在啖夷吧喇船边。陈亚幅给与番银一元,托其引上夷船,由不识姓之经纪亚林向夷人买得烟土十个,搬运回艇,驶至僻港凿沉。原艇携烟上岸,卖与不识姓名人,得受番银八十元。六月初一日,该犯陈亚幅又将所卖价银带至素识未获之黄亚成革艇,告知贩烟获利情由,起意商令出本贩卖。黄亚成允从,亦出本银八十元,即坐黄亚成艇只,仍由僻港驶至磨刀洋面,拢近啖夷嘔吐船边。陈亚幅独自径上夷船,由未获之经纪梁亚郁向夷人买得烟土三十二个,搬运下艇,驶回海边。陈亚幅携烟登岸觅售,即被营县访闻追拿。黄亚成驾艇逃逸,将该犯陈亚幅连烟土一并获解,屡审供认前情不讳,严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新例,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上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敬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等语。此案陈亚幅两次起意出洋,向夷船购买烟土入口发卖,实属藐法。应照新例斩决梟示,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王笃、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将陈亚幅一犯绑赴市曹,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卖烟处所系在偏僻地方,贩烟艇只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守口员弁无从查拿,应毋庸议。起获烟土案结烧毁,逸犯黄亚成等严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出洋贩卖烟土,该县营访拿究办,失察罪名应请免开。

除各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议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四三六、闽浙总督邓廷桢等奏报缉审积 惯通英烟犯王幅憬等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朱折）

闽浙总督臣邓廷桢、福建巡抚臣吴文培跪奏，为拿获积惯通夷贩卖鸦片烟犯，申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内地，贻害无穷，必须将通夷贩卖匪犯严拿净尽，方足以卫民命而绝来源。节经臣等严飭沿海文武，不分畛域，实力查拿去后。随据泉州府马家巷通判俞益详报，飭拨兵勇，四路巡缉，于道光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在附近广东南澳、凤下洋面，追拿形迹可疑匪船一只。该匪船胆敢放枪拒捕，该兵勇亦即开枪，并用铁枪抵格，致伤船内匪犯许阿里一名，又林阿碧一名免海逃走。时南澳文武巡缉至彼，当即一同拿获烟犯王幅憬等，连受伤之许阿里共十九名。起获烟土十一个又十二包，共重一千四十两，并枪械等件。连船一并解经兴泉永道，飭发前任泉州府知府尚开模讯供。未及拟办卸事，案犯许阿里于取供后因伤身死，经晋江县知县罗镛验明通报。嗣经署泉州府事、延平府知府沈汝瀚提讯王幅憬等，供认通夷买烟，及受雇载送属实。内有事后工船之水手陈阿恩等及搭客陈阿欧等并不知情。录供通详。又据陆路提标右营游击郭仁布督飭把总庄元才，率同兵丁并晋江县差役，拿获通夷烟犯施乌慈一名。起获烟土二十六个又二包，共重一千四百两。审拟详解，时值臣邓廷桢驻扎泉州，督防海口，督同该府沈汝瀚，提犯逐一研鞫。

缘王幅憬即余阿幅，籍隶广东澄海县，驾船度日。有未获之王大沅系该犯无服族兄，向收鸦片烟土熬膏转卖。道光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王幅憬闻有夷船一只停泊澄海县属樵洲洋面，带有烟土。伊因常赴夷船卖鱼，略通番语，起意买烟转卖。因无资本，往向王大沅告知，谗令付出本银，赴夷船买土，囤卖分利。王大沅应允，当

付给番银二百五十元。即于是夜，王幅憬雇坐不识姓名渔船至夷船上。经通事广东人曾阿生议明价值，向夷人阿秧买得烟土十二个。携回以后，王幅憬仍令王大沅出本，前赴不识姓名夷船，买过烟土百十余个至二十余个不等。均囤积王大沅店内，陆续卖与不识姓名人，得利均分，不记次数。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王幅憬探知阿秧夷船仍停泊樵洲洋面，烟价较贱。复通知王大沅，排给番银二百五十元。正欲雇船往买时，有鳧海逃走与王幅憬素好之林阿碧自置渡船一只，雇现获素好之曾阿上、格伤身死之许阿里，帮同管驾。并雇现获之林阿生、陶阿吼、陈阿恩、李酷额、李阿酷、林阿交、林阿姝充当水手。是夜更余时候，各水手因船未开驾，俱各登岸，仅止曾阿上、许阿里二人在船照料。林阿碧因闻烟土便宜，亦商允曾阿上等欲赴夷船买土，带至樵洲乡内囤积转卖，获利分用。王幅憬闻知，随一同附搭林阿碧渡船，付给船价四元，驶至樵洲洋面。王幅憬向该夷船买得鸦片烟土十八个，林阿碧亦出本银七十元，买得烟土三个二包，携回船内收存。林阿碧仍将船只驶回原处，候载客货。王幅憬因顺便欲赴樵洲乡探亲，即在船内歇宿，并未上岸。二十日早，水手林阿生等先后下船，并有客人陈阿欧、陈阿发、林阿凉、林阿角、李阿辞、陈阿读、林阿诸、李阿四、余阿春，欲赴樵洲乡生理，亦一同附搭下船。开至凤下洋面，即经兵勇驶近追拿。林阿碧虑被拿获，即令许阿里携取防夜鸟枪点放。该兵勇等亦即开枪回抵，致砂子中伤许阿里右后肋、左后肋，并用铁枪格伤许阿里右后肋、左右臂。林阿碧当即鳧海逃走，不知生死。经兵勇等将王幅憬等连船获住，解经兴泉永道饬发审办。又现获之施乌慈籍隶福建晋江县。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该犯闻知鸦片获利甚厚，起意贩回囤积转卖。随向未获之李宿用银二百元买得烟土十三个。又七月二十五日，闻知大坠洋面有夷船停泊，鸦片便宜，随用番银一百八十元，雇坐海边不识姓名渔船前赴夷船。经通事广东人不知姓之阿莲说明价值，向该夷人买得烟土十六个。又八月

初九日，用番銀二百八十元，搭坐蔡茶船只，仍赴大墜洋面，向夷船上買得烟土三十个又二包，携回囤積，陸續賣與不識姓名人，得銀花用。經陸路提標右營游擊郭仁布購緝，派令把總庄元才帶兵往拿。維時晉江县亦經訪聞，派役隨同郭仁布將該犯拿獲，起出烟土，解申屢訊，供認不諱。詰無另犯不法及知情同伙之人，案無遁飾。

查例載：沿海奸徒開設窩口，勾通外夷，潛買鴉片烟土入口，囤積發賣圖利。一經審實，擬斬立決，恭請王命先行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眾，為從同謀之犯，均擬絞監候等語。此案王幅懌即余阿幅，起意唆令王大沅付出资本，節次前赴夷船潛買鴉片烟土，交給王大沅囤積，轉賣分利。施烏慈自行起意潛赴夷船，買烟囤賣。均應照例問擬。王幅懌、施烏慈，合依沿海奸徒開窩勾通外夷、潛買鴉片烟土入口、囤積發賣圖利首犯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臣于申明後，恭請王命，飭委泉州府知府沈汝瀚、署泉州城守營參將呂恒安將該二犯綁赴市曹，處斬立決。仍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眾，以昭炯戒。曾阿上、許阿里听从林阿碧，前赴夷船買回烟土，圖賣分利，即屬為從，均合依為從同謀之犯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許阿里業已被格身死，曾阿上秋後處決。水手林阿生等及搭客陳阿毆等，訊系事後上船，均不知情，應免置議。起獲船械，分別入官充賞。鴉片烟土驗明燒毀。逸犯王大沅等，飭緝務獲，另結。

再，同知衙馬家巷通判俞益、陸路提標右營游擊郭仁布，各自首先拿獲斬梟通夷烟犯王幅懌、施烏慈各一名，均例得送部引見，可否即行量予鼓勵之處，恭候欽定。協獲職名，查明另行開報。

除彙錄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擬辦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敕部核復施行。謹奏。

朱批：另有旨。

四三七、闽浙总督邓廷楨奏复查拿 为英主谋之人犯陈元华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朕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早经逆夷聘往，为之主谋，与总兵张朝发同乡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如果属实，深堪痛恨！著邓廷楨迅即派员查拿务获，解交浙江讯究，毋稍疏纵等因。钦此。”

臣当检查档案，福建已革举人陈姓，惟有同安县举人陈元华因纵容伊子陈允泮殴骂伊妻施氏，致令自缢，并殴毙抱养幼孩。且据洪和供指，邵竹系陈元华主令诬告，乃该举人恃符狡展，经前督臣钟祥咨部斥革，在押脱逃，飭拿未获。此外别无革举陈姓，即经密飭署臬司常大淳，遴委干员四路兜拿。旋据署同安县知县胡国荣、委员候补未入流董明高，禀获犯属陈元茅、陈田发二名，当即飭发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讯据陈田发供称，伊父陈元华因案解省，在押脱逃，至今并未回家。本年五月初七日接到伊父于三月二十四日在台湾鹿港寄信一封，又于七月八日接到六月二十六日在鹿港寄信一封，并番银四元，均托在台湾府城教读之伊堂叔陈敦仁经手转寄。信内说明，现在鹿港教读，如要寄信，可交鹿港恒吉行收转，不致有误。又本年八月内有在台湾米店工作之乡邻陈文灶从台回来，传说在台湾府城遇见伊堂叔陈敦仁，并伊胞弟陈殿榜，均说伊父在鹿港教读，一时不能回家，容俟查出原信二封，并交出陈文灶赴讯等语。并据犯弟陈元茅供亦相同等情，当密飭查拿去后。

兹据鹿港同知张汝敦禀称，在于大肚溪之陈宗云家将革举陈元华拿获，讯据供称，道光十七年七月间，缘案被拿到省，在押脱逃，搭船欲行进京，因缺乏盘费，仍即回家。上年十月偷渡来台，住

沪尾街金盛柴店。本年正月来鹿港，为同姓之陈郁代馆。至五月即去府城，在东门外福官米店居住两月，又到淡水。至本年九月始至大肚溪陈宗云家。三月、六月曾托便船，有两次家信寄回，因与恒吉行向亦认识，是以家信内嘱其有信即寄该行转交，与夷人向不认识，并无被聘为之主谋等供。

伏查该革举陈元华，系缘案斥革，在押脱逃，饬拿未获之犯。其行止本属不端，通夷助夷之举诚难保其必无。兹虽据查讯并无其事，殊难遽信。当经批饬台湾道府，迅即委员解省审办，惟远隔重洋，风讯靡常，未能克期解到。

除一俟该犯解到，传集证佐，质讯明确，果有通夷情事，即解赴浙江审办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严行审讯，不准任其狡展。

四三八、著将伊里布所奏续接英书给与 回文一折给琦善阅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续接夷书给与回文一折。该夷探听琦善曾否来浙，自系挟定海地方为要求之具，现已由伊里布谕令全数赴粤，听候查办。如该夷等果全数撤兵起碇，伊里布必将所获各夷发还，俾该夷无所借口。原折及照会均著抄给阅看。夷书一件，著琦善阅后遇便呈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暂押英俘 于查办更易得手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续接夷书，给与回文，抄录呈览一折。所见甚是。照会各语亦明白正当。该夷探问琦善曾否来浙，业经告以赴粤，如果无占据定海之意，自必起碇南旋，但恐借词耽延，仍以定海为要求之具。该臣自应将所获各夷暂为扣留，于查办更易得手。总须随时酌量情形，于大局有裨。朕亦不为遥制。至定海交出后应如何妥为安抚，并酌留防护弁兵之处，著该大臣悉心筹画，务臻妥善。

又筹议前两广督臣破夷一折，既不能施行，著毋庸议。其撤回各兵弁，均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〇、盛京将军耆英等奏报奉天海疆 安靖及回省视事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朱折)

奴才耆英、惟勤、呈麟谨奏，为现在奉天海疆安靖实在情形，并奴才耆英抵省视事缘由，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奴才耆英行抵辽阳属之万宝桥地方，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据耆英等奏酌议奉天沿海居民难于团练水勇一折。该处民人既不谙水性，所有团练水勇一节，著毋庸议。至乡勇易集难散，亦须酌量渐次裁

撤。该将军务当仍遵前旨，督饬弁兵于各海口严密防守，并派晓事员弁留心瞭望，如有游奕船只，即行驰报该将军等知悉，毋误事机。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查团练乡勇，诚如圣谕易集难散，必须妥为办理，方期无虞。复查前经旗民地方官，在各该城海口地方，将向代商船背运货物之人招为乡勇，借可察其来历，而商船到口，伊等仍可各有营运。即如九月以来，各口商船照前进口，所有前经团练乡勇之人，现于海口，仍前往来背运货物，断不致别滋事端。

再，奉天沿海，自八月二十六日，夷船二只由金州海口向东南洋驶去之后，两旬以来，各口商船陆续进口。奴才著英拣派前往山东、天津哨探官兵，均已回棹禀报，海面肃清，并无一只夷船在海洋游奕。是以奴才著英于九月十六日由复州起程，顺道查看盖州属之连云岛，牛庄属之没沟营。经中路委员协领阿尔璘铠会同旗民地方官，酌拨兵役，安设炮位处所，均属扼要。奴才著英于二十四日抵省，奴才惟勤将金银库的钥匙、内务府大臣印钥、火药局钥匙，三陵六边事务，均移交奴才著英接管讫。

伏思奴才等所属海口地方，自应恪遵谕旨，严饬旗民地方官督率各该城兵役，严密防守，并拣派晓事员弁随时留心瞭望，不准稍形疏懈。至金州海口，前经酌留官兵驻扎，并札饬尉县，令其每届五日，将海洋情形据实详报一次。屢据报称，自八月二十六日夷船驶去之后，近日商船已渐有往来者，是海洋现在实属安靖，奴才等断不敢有误事机，自干罪戾。

所有海疆安靖，并奴才著英抵省视事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四四一、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祿奏報 會商鎮道協同防守台灣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軍錄)

太子太保二等子爵、前任浙江提督奴才王得祿跪奏，為欽遵諭旨，在台會同鎮道商辦防夷，仰祈聖鑒事。

本年九月十八日接准浙閩總督臣鄧廷楨函開，奉上海諭：“台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卫等因。欽此。”奴才只聆之下，莫名惶悚。竊念奴才身受國恩，遇非常比，雖回籍已十餘年，每因海外地方有事，均幫同文武隨時防剿，疊蒙皇上天恩，賞晉官銜，泱黷淪肌，未能圖報萬一。茲值逆夷滋擾沿海地方，每閱邸抄，不勝發指。

本年六月間，曾有夷紅來在台灣馬鬃隙外洋游奕，當經鎮道督率舟師，轰駛遠去。道臣姚莹函致奴才，往返熟商戰守事宜。奴才昔在粵洋，深悉夷戩觀高炮大，未易交鋒，議以先當严守口岸，勿輕出戰，俟督造大紅齊全，力能勝敵，乃可議戰，姚莹深以為然。經查明通台各口水勢及紅炮位，飭行各屬預備防守，并具稟督臣。鄧廷楨來函囑奴才內渡，面商一切，奴才自揣精力尚健，理當報效。當即束裝，修整商紅，雇募鄉勇三百名。正當登舟，恭奉諭旨，令與鎮道協力严防，自當欽遵，在台悉心會辦。查道臣姚莹以北路地勢綿長，亲历各口，相度形勢，會督文武設立炮墩、派雇兵勇，并沿途傳見紳耆、團練鄉勇，以備臨時應用。路過嘉義，尽心推誠，與奴才熟商。現自鷄籠查辦回途，奴才即一同往郡，面晤鎮臣達洪阿，共商一切事宜，復親至各路海口察看情形，務當協力同心，和衷商辦，以期仰副聖主垂念海外岩疆之至意。

所有奴才遵奉諭旨，感激微忱，理合繕折附督臣轉奏以聞。

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勉力防守，设有逆夷侵犯，相机痛剿，以彰国威。钦此。

四四二、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报京口防堵官兵 已撤回操演仍令认真巡防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朱折）

奴才布勒亨跪奏，为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接到署京口副都统张仙保来文，内开军机处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据张仙保奏京口办理防堵情形一折。暎夷船只，前据托浑布奏业已全出东境，自可无虞北驶。惟定海夷船现在尚未撤回，所有京口前调防御水陆各兵，著该将军等体察情形，酌量应撤应留，妥为办理。至此项防御官兵口粮，现在既无闲款可筹，著准其在于苏州藩库款项，每日每名给领银一钱，以资接济。该将军等总当悉心筹画，固不可使要隘致有疏虞，亦不可使兵饷稍有虚糜，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奴才伏查例载，凡堵御未经出境者，不应支领口粮。今京口官兵不过在于京口城外近江之象山、焦山二处，离城不过七八里，而官兵世受国恩，月关粮饷，偶于境内差使，分所当然，原不应请领口粮，张仙保并未与奴才会商。奴才跪读谕旨，不胜惶悚。兹接署两江总督臣裕谦咨开：江苏洋面自九月初三日后并无夷船踪迹，各路防兵现已陆续撤退。其防御京口旗绿官兵应一并归伍，是以奴才即飭京口旗营防堵官兵一律撤回，归营操演。其零山原设炮台，仍旧官兵严加防守，断不敢稍有疏虞。

所有京口防堵旗营官兵撤回操演，仍令认真巡防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仰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四三、著宗人府将宗室奕賚溥喜重责 发往吉林交该将军严管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諭檔)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

此案宗室奕賚、溥喜，干拟徒革爵之后，不安本分，滋事妄为，实属不法。均著交宗人府堂官监视先行，重责四十板。奕賚著发往吉林，溥喜著发往盛京，交该将军严加管束。如到配后仍敢再滋事端，即著奏明严行锁禁。余依议。

钦此。

四四四、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为邓廷楨 遵旨前赴广东听候查问差委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朱折)

护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据情代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前任闽浙总督臣邓廷楨遣家丁呈称，窃廷楨于交卸督篆后，正在遵旨进京听候部议间，续奉上諭：“前派林则徐、邓廷楨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已将该督等悞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据吏部遵旨将该督等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林则徐、邓廷楨均照部议革职，林则徐著即折回，邓廷楨亦著迅速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差委。钦此。”

伏念廷楨一介庸愚，毫无知识，仰荷皇上逾格鸿慈，畀以封疆巨任。乃前在两广总督任内，于查办鸦片烟一事，时逾两年，未能

肃清内地，断绝来源。甚至暎夷船只沿海游奕，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溺职辜恩，厥咎甚重。乃蒙圣主曲为优容，不加严谴，仅照部议褫职，闻命自天，感激无地。

除遵旨迅速前赴广东听候查问差委外，谨沥情呈请代为转奏，叩谢天恩等情。据此，理合据情代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览。

四四五、福州将军保昌等奏为闽省 遵旨酌裁水勇暂留防兵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朱折）

福州将军臣保昌、护理闽浙总督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酌量情形，裁撤水勇，并分别暂留防兵，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四日钦奉上谕：“据保昌等奏，闽省团练水勇，并澎湖地方招募练勇防堵夷船各折片。览奏均悉。暎夷船只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据托浑布奏折回各船，查系南旋听候钦差大臣查办等语。福建省现在团练水勇，是否应撤应留，著保昌、吴文熔酌量实在情形，妥为办理。其澎湖等处，现议招募练勇，亦著酌量去留妥办。至募赴浙江水勇八百名，现经登陆启行，如果接有浙省毋庸调遣之信，亦著即行由陆路撤回，以节糜费等因。钦此。”

伏查前因暎夷在浙滋事，闽省沿海各处防守紧要，即经臣吴文熔会同前督臣邓廷楨，札飭各文武严密设备。并抽调上游各营兵丁，分派添防，暨招募水勇乡勇协同堵守在案。兹该夷于天津海口递呈之后，经直隶督臣琦善遵旨剴切晓谕，起碇赴粤，听候查办。观其路过山东恭顺情形，已有向化之忧，谅不敢再行滋扰。所有闽省各口岸设防兵勇，自应遵旨分别撤留，以节糜费。惟查闽省地居粤、浙之中，形势较为吃重，现在定海夷船尚未撤退，而闽洋夷船，

或一二只，或三五只，南北游奕，不時寄碇拋泊。有一二日即起碇駛去者，有此去彼來經旬寄碇者，踪跡靡常，不得不時切戒心。

臣等體察實在情形，其應撤應留之處，必須分別次第辦理。所有次要各口岸，雇募之水勇鄉勇等，應即飭令遣散，外營撥戍之兵，亦當以次撤回。仍令該地方文武督率額設兵役，加意巡防，不得松懈。其最要如漳屬之漳浦、詔安，泉屬之晉江、惠安等處，尚須酌留戍兵。至廈門一處孤懸海外，為商船聚集之所，夷人所號為馬頭者，尤屬險要之區。該處設防兵勇，本較他處為多，此時仍未便一律撤防，或致有倉卒之虞。現已移行水師提督臣陳階平、興泉永道劉燿椿就近察核，將各攻之水勇先行裁撤。其在岸雇募之壯勇亦可酌減。其各營撥戍之兵，仍請暫留防守，俟定海夷船及閩洋游奕之夷船全行南駛，再行撤退，以昭慎重。至澎湖地方，招募練勇應否撤去，已飭令該廳協就近察核妥辦。

其閩省募赴浙江水勇八百名，頃于二十六日准欽差大臣伊里布咨稱，浙省現在只須防堵，毋庸調遣，飭查該水勇等，如已抵寧波府城，即令稍息兩日起程回閩等因。臣等當即飛檄飭知管帶水勇之守備陳景嵐及沿途地方官，一體遵照辦理。

所有臣等現在分別撤留兵勇緣由，謹合詞先行恭折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朱批：知道了。

四四六、著欽差大臣伊里布訓切開導英人 退出定海并仍妥為布防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劉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本日據伊里布馳奏續接夷書并催令起碇一折。此次喫夷照會

询问戡兵，经该大臣将所奉不得攻击谕旨明白宣示，谕令安心赴粤，并催令起碇等语。所谕甚是。前有旨谕该大臣将所获夷人妥为收管，无庸解赴广东，俟该夷撤兵归地后，全数给还。此次夷书并未言及交还定海之事，亦不吁请释放各夷，情殊叵测。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机妥办，并谕以琦善业经奉旨前赴广东，总宜剴切开导，去其惊疑，令其退出定海，前往广东，听候琦善查办。仍妥为布置，防其狡诈，谅该大臣必能仰体朕心也。将由此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七、著将伊里布原折及给英方 照会抄给琦善阅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据琦善奏，三次接奉廷寄，并将先后发给阅看夷书五件缴还一折。览奏均悉。曠夷现在接奉伊里布照会，志在戡兵。复经伊里布谕以安心赴粤，不必顾虑，并令将起碇日期速即字复，勿再迟延等语。本日已有旨令伊里布相机妥办矣。伊里布原折及照会均著抄给琦善阅看。夷书一件，著琦善阅后，遇便呈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八、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陈 对英操纵之策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原折）

户科给事中臣万启心跪奏，为敬筹驭夷操纵之宜，仰祈圣鉴采

择事。

钦惟皇上抚莅华夷，视同一体。外夷陈诉冤抑，特遣大臣查办，凡在含生，孰不知服。现在夷人驶回粤洋听令，一切开示约束，尤宜吻合机宜。前因粤省办理不善，故使该夷借以为辞。欲弭衅端，务协情理。但当一秉至公，不可稍示以弱，在我固不惮于转移，在彼断不许其要挟。倘苟图逸了，诸务曲从，既虞中国见轻外夷，尤虑奸民益欺良善。此今日驭夷操纵之宜，臣不敢不预为皇上敬筹者也。

臣闻兵可不用，不可不备，当有事之日，尤不可令敌知有厌兵之意。嗾夷奸巧图利，桀骜不驯，其平日本非恭顺，凡生长闽、粤者，早有厝火积薪之虑。一旦中国严禁鸦片，彼顿失厚利，岂肯甘心，因而驶至各洋，意图窥伺。又借求和为说，以为能发能收之计。皇上严示以守御之备，明导以可转之机，所谓因其计而用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策之上者也。臣谓各省守备，皆宜缓撤。且自定海失守之后，各海口官兵竭力防堵，亦有微劳，宜仍令督抚核实奏闻，酌加奖励，以劝后来。盖启衅之咎在粤，于各省无预，即粤省启衅，咎在大臣，亦于出力官兵无预。诸官兵等效命行间，若因现在粤省查办，概置不论，未免解体。万一夷情叵测，将来何以待之。故臣谓奖励战守与查办通商两不相妨。此操纵之宜一也。

臣闻夷人皆言粤省缴烟，本许给价，此次大臣查办，仍许给价与否，臣不敢知。国家体恤中外商民，原不惜此区区之费，但事涉外夷，动关国体，万一我以烟价偿还，彼反夸示他国，谓我畏彼，输币买和，将如之何。此外遵禁出结恭顺，各国见彼桀骜者获利，岂不反生疑悔，易启效尤。臣风闻该夷诉求烟价，其中原有许给烟价商人，意欲该夷先缴数千百箱，以为搪塞之计。嗣该夷全数呈缴，为价太多，伊遂置之不管，以致该夷纷纷不服。果如所闻，是商人等始则朦蔽钦差，继复欺诳外夷，此项烟价即应责令赔价，但须仍俟该夷各件遵服之后，方得赏给。庶几前次大臣令其缴烟，此次大臣

赏还所值，罪坐中间簸弄之人，于国家威信，毫无所损。既以顺该夷求利之私，即以徼商人售欺之罪。此操纵之宜二也。

臣闻粤省专立洋商，原以绝冒禁欺诈之弊，而商人即无弊不作，其家资巨万，皆由包庇违禁货物，欺诈中外商夷所得。且彼与该夷交通日久，责令赔偿所许烟价，多寡自易成言，否则彼反串通该夷，要求需索，势所必至。臣谓事定之后，许令该夷照旧互市，尤须严立章程，责成该商永远遵守，不得再有阳奉阴违之事。

至粤省官之贪侈，民之游惰，工商之奇邪淫巧，皆当设法劝导，使其革心。内奸既清，外患自绝。总之，鸦片奉禁，国家之法令始行，定海退还，夷情之恭顺始见。甘言不足恃，当申守备以待之；虚声不足畏，当明利害以晓之。其夷人所诉林、邓各情，如果查办一依约束，则前此所办自系过当。若阴持两端，多生狡诈，则明系反间，去其所畏，不难仍责二人立功图效。盖中外互市日久弊滋，事机转移，倍宜持重。许之难，则从前之弊尚可更张；许之易，则将来之患更无底止。臣惟望皇上德绥威震，执两用中，密谕查办大臣，务为久远之计，勿存将就了事之见。各省海口仍饬督抚加意防守，以期有备无患。俟粤省查办定局，再议功罪所在。

臣为抚驭外夷关系利害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四四九、著九江镇总兵李绮赴福建 等处查拿烟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缉拿烟匪，稽查僻路等语。闽、粤二省游民贩烟，窜入江西界内，业经该抚飭属拿获多名审办。抚州、建昌二府系通福建、广东要路。建昌府属广昌县、白水寨设卡之处，尤为吃紧，恐该匪等风闻堵缉，绕越小路。著九江镇总兵李绮前往该府，察看情

形，拨兵扼要严拿并著查明抚州一带乡僻小路，分飭各汛卡弁兵，梭织巡查。此外与闽省连界之铅山一路，由闽绕浙，以达江西之广信、玉山一路，均关扼要，亦著该总兵亲往稽查。其上饶、广丰二县，所辖之封禁山与闽浙连界，地方辽阔，最易藏奸。向例每岁秋冬之交，该总兵会同福建建宁镇总兵入山巡哨一次。著李琦于抚州等处稽查完竣后，进山周历巡察，毋令匪徒漏迹。至九江镇所辖地方，尚多通闽之路，即著钱宝琛于校阅营伍时，顺道稽查，以靖奸宄肃禁令。

钦此。

四五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将烟匪

林福茂申明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拿获闽、广二省烟匪多名，究出纠众结会、贩土售卖各情一折。此案闽、广匪徒林福茂等，胆敢纠众结会，散给红旗红布，分带烟土，在江西地方售卖，现经拿获多起。所供闽、广交界广福亭地方，究系何县管辖？张阿五一犯，是否即张常秀所供起会之张罗？著该抚即提各犯，严审确情，按律惩办。一面飞咨闽、广二省，严拿李正昌等各犯务获究办。并著福建、广东各督抚，密委干员前赴广福亭地方，访拿起意结会首犯，究明实在姓名人数，按名缉拿，从严惩治，以肃法纪而靖地方。

钦此。

四五一、著江西巡抚钱宝琛将闽广二省 烟匪酌定省分分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拿获闽、广二省烟匪，请酌定省分分配等语。此种匪类，断不宜令其聚集一处，致生事端。闽、广二省，自未便互相发配，即沿海省分，亦不宜遣往。著钱宝琛于该犯等解省审讯后，即酌定省分均匀解发。仍严饬经过地方，小心派役管解，毋稍疏纵。其应待质各犯，亦著速即讯办。并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各督抚，派员分路查探，如有此等匪徒偷越入境，务即严行截拿，以除奸慝。

钦此。

四五二、著福建巡抚吴文熔斟酌筹画 防堵经费并酌裁水勇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吴文熔奏请防堵经费一折。闽省为海疆重地，训练兵勇，稽查要隘，原不因暎夷船只往来游奕始行防守。至于暎夷占据定海，实因前抚臣未受该夷诉冤呈词，以致激成事端。现在该夷仅只困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楨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戡兵。邓廷楨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总因该革员等种种办理不善，遂费周章。著吴文熔即将本省各镇弁兵照常认真训练，坚守海口。所需

支发钱粮，著斟酌筹画，裁汰浮糜。其应用款项，随时奏闻。所有该省雇募水勇，租赁渔船，著酌量裁撤，以节浮费而昭核实。

钦此。

四五三、著将给事中万启心及林则徐 折片寄交琦善阅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给事中万启心奏驭夷操纵机宜一折。著琦善体察情形，妥善久远。又阿精阿等奏团练水勇一折。粤省水勇是否得力，有无流弊，亦著悉心查议。万启心折、阿精阿等折，著抄给阅看。又林则徐奏请治罪一折，并另片密陈夷务情形。著将原折片寄交琦善阅看。朱笔点出之处，据实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五四、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 奏报接护督篆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朱折)

护理闽浙总督臣吴文熔跪奏，为恭报微臣接护督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邓廷楨著来京听候部议，闽浙总督著颜伯焘补授，未到任以前，著吴文熔护理等因。钦此。”兹于九月二十五日准督臣邓廷楨、委福州府知府戴嘉谷、督标中军副将富尔逊布，将闽浙总督关防、盐政印信，暨王命旗牌、御赐白蠟文卷等项，赍送到臣。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

只领任事。

窃臣材质庸愚，仰蒙圣恩，畀以福建巡抚。一载以来，未效涓埃，方深悚惕，兹复奉命护理闽浙总督，统辖两省，责任尤重。现在闽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驶，防范一切仍须随时加慎。至釐务积疲已久，瞬届正课奏销，转运催科，均关紧要。臣惟有勉竭驽骀，事事实心经理，以期稍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微臣感悚下忱，并视事日期，理合恭折奏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四五五、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粤省军器 陆续添制足敷备用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九月（夷务清本）

广东巡抚怡良奏：

粤省地处海疆，营伍最关紧要，额设军器，遇有缺坏，必须制补完备，方足以壮军威而资利用。因思行军利器以抬炮为重，鸟枪次之，长矛则最利击刺，喷筒则用备火攻，皆为营中必需之具。抬炮一项，先于道光十三年间经前督臣卢坤奏明制造，分拨抚标两营存贮，仅二十位，设有调拨，不敷应用。鸟枪一项，抚标两营虽额贮八百余杆，而操防日久，火门宽大者居多，施放不能有准。其长矛喷筒两项，营中向无贮备。前抚臣祁项任内曾经捐制抬炮十位，长矛八十枝，因添制未齐，旋值卸事未及具奏，移交到臣，接续添补。臣到任后，复捐工料银两，陆续添制抬炮三十位，鸟枪一百杆，长矛二百枝，喷筒一百枝，分贮两营，一律制齐，足敷备用。现当防夷吃紧之际，臣惟有督率两营弁兵，随时勤加操演，务令手法精纯，运用便捷，庶使兵无虚设，器足攻坚，以仰副圣主修明武备威慑海疆之至意。

朱批：加意训练，务期得力。

四五六、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广东
防守各兵酌量留撤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九月(军录)

再，臣于本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由五百里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据托浑布奏，暎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只，现来夷船五只已开帆南驶，其三只亦由外洋先回，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暎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特此飞示耆英、裕谦、怡良知悉，并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托浑布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臣敬谨跪读，并阅看山东巡抚臣托浑布奏折片奏二件，仰见天威震叠，怙冒深仁，潜消亢戾之形，用锡怀柔之德。该夷等倾心悔罪，不敢自外生成。归路所经，俱臻恭顺。所有广东防守各兵，谕令酌量留撤。

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糜费。惟该夷等犬羊之性，反复无常，迹其诡谲之端，实已无所不至。此时虽经就抚，仍当防于未然，所有紧要水陆各口隘照前小心防范，不敢稍形疏懈，听候钦差大臣琦善到粤筹办。

谨将现在办理情形，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五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派专弁前往 定海询悉英人情况并酌拟办理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军录)

伊里布跪奏，为奴才专弁前往定海，询悉夷情，酌拟办理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接夷目懿律来书，询问曾否奉有戡兵之谕旨。当将业已奉旨缘由备文具覆，并于九月十九日恭折具奏在案。嗣于二十八日复接懿律来文，其词语支离庞杂，多不可解，惟末后数语，称欲奴才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伊前赴粤省等语。奴才因不便遽行给示，遂以先已谕知定民为词向其照覆。惟思懿律自天津回至定海已及月余，奴才节经详细开导，非谕之以理，即动之以情，而该夷始终无感动之意。其历次来书，每一次必另易一意，层出不穷。若仅视其来书，给文晓谕，该夷即理屈词穷，亦不难另肆变幻，是彼此音问往来，徒延时日，无济于事。当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等再三筹画，非选派明干之员弁往与面议，无从得其要领。选得千总谢辅陞及张喜、陈志纲等，授以机宜，于十月初一日假以稿师为名，赍带牛羊鸡鸭前至定海，与懿律、义律、马礼逊、郭士立等各头目连日盘桓，反复辩论。各夷声称伊等并无久踞定海之意，此时尚未与督臣琦善会议，不识琦善令伊等在何处设立马头，是以暂借定海为栖止之地。至晏士喇喇打厘与喇哈喇等各夷先后被获，系在未奉谕旨之先，况喇哈喇等因侵犯内地以致被拿，伊等并不敢稍存怨恨。惟晏士喇喇打厘等多属伊国职官，今通商之事尚未定局，而职官反被拿获，伊等恐为海外各国所笑，故屡求释放，以期保全颜面。伊等现亦急欲赴粤，因浙省前曾张贴赏格，令定海居民查拿夷众，诚恐起程之后居民复将各夷查拿，故求出示谕禁等语。张喜等劝令交还定海，该夷总以赴粤议定之后即

行交出,断不据为己有为言。张喜等见其意甚坚决,难以譬晓,于初四起程回镇。该夷复给与回文一件,并将大呢哗叽洋布千里镜镀金钮扣等物差人呈敬。奴才查阅来文,仍系求出告示,并无他语。伏思该夷因上年被粤省绝其贸易,故此次率兵来浙,占我城池,欲借此要求通市,本非口舌之间所能使之撤兵归地。奴才因该夷于晏士喇喇打厘等被获之后屡求释放,情形迫切,先令以地易人,再行赴粤听候查办,使该夷无可挟制,不敢妄肆要求。乃迄今日久,历次设法劝谕,业已费尽心力,而该夷终不为我所诱。今又向张喜等明言,欲得有马头,再还定海。是其意已牢不可破,若再向理说,未必即能听受,转使该夷借词挠逗,赴粤迟延。惟该夷既不将定海交还,则晏士喇喇打厘等各夷亦不便先行释放,示之以弱,应仍扣留在浙,令该夷迅速赴粤。俟琦善查办完竣,该夷将浙省兵船全数撤退,交还定海之后,再行释回,庶可仍作控制。

至定海被陷之时,浙省曾经出有赏格,谕令居民查拿夷众,其时正在称兵,恐有奸细,故令民间协捕。今该夷业已驯顺,自不应再拿该国之人,以致别生枝节。该夷所请出示一节,尚属可行。奴才已缮发告示,以夷众如不向民间滋扰,民间亦不得妄拿为言,于体制亦属无碍,且可免肇衅端。一面谕知该夷,飭令即速起碇。其该夷此次所呈各物未便却退,致生疑贰,奴才现交粮台收贮,以充赏需。

除俟该夷起碇后另折奏报外,合将办理缘由,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恭折由驿驰奏。所有夷书及回文底稿各二件、告示底稿一件,一并特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一:复懿律回文稿底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奏呈

谨将奴才续接夷书回文稿底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九月二十八日接据贵统帅回文，阅悉一切。查安突德被定海兵民拿获，系八月二十二日之事。本大臣接奉大皇帝谕旨，飭令戢兵不战，系八月二十九日之事，是安突德被获于未经奉旨之先。确有日期可按，并非一面善议，一面复图交战。（朱批：嗣后可如此书写。）本大臣前已备细寄知在案。今贵统帅此次来文，复言定海兵民不应将安突德捉拿，岂本大臣前次照会之文贵统帅尚未能体会耶？且文内复以征战为言，殊失修好之意，亦本大臣所不取也。本大臣自八月二十九日奉到谕旨以来，即经谕知将士及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故迄今一月有余，贵国之弁兵夫役，并无一人续被兵民拿获，是其明证。今贵统帅如前赴粤东，本大臣自当向各兵民再行晓谕，不准复将贵国之人妄行捉拿。但贵统帅亦须严谕所属，不得辄至各岙滋扰。庶彼此相安，永无争衅。至琦爵相前奉大皇帝派令赴粤查办，今又奉命署理两广总督。其前督林大人业已进京。琦爵相早已起程，不日即可抵粤。贵统帅务宜迅速起碇，不可再事宕延，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暎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件二：复懿律回文稿底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奏呈

谨将奴才十月续接夷书回文稿底，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月初四日复接贵统帅来文，并摺差弁面述一切，俱已知悉。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本大臣前已密向谕知，原不必再行出示。令贵统帅一再吁求，本大臣不便重违所请，现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贵统帅从此一无过虑，可以速赴粤东矣。

至安突德等诸人，本大臣曾与贵统帅约定，俟归我定海，即行

释令回归。今定海既未交还,本大臣安能即将安突德等无因释放。应俟贵统帅前往粤省,与琦爵相会议完竣,将浙省兵船全行撤退交还定海之后,再将安突德等全数释回。现在本大臣仍当优为看待,不令失所,贵统帅毋须悬念。

至贵统帅究于何日起程,共先撤兵船几只,可于此文到日即速具覆,以便本大臣专折具奏,并备文向琦爵相咨会,勿再稽迟,切切。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暎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览。

附件三:颁定海士民告示稿底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奏呈

谨将奴才晓諭定海各岙告示稿底录呈御览。

为晓諭事。

照得本年六月间,暎咭喇国兵船驶入浙洋,占据定海城,当经前抚部院乌调集师徒,力筹堵剿,并颁给赏格,谕令尔等士民协拿夷众,分别给赏。嗣本大臣奉旨来浙,正在相度机宜,酌量筹办,适该国统帅等前至天津,投递禀词,经直隶爵阁督部堂琦,代为转奏皇上。因该国率兵赴浙,系属有激而成,且并无滋扰之志,其在天津所递禀词,又极恭顺,情属可原。并因定邑士民皆属国家赤子,今该国兵船聚集定洋,与尔等相距咫尺,一经彼此相距,恐尔等不免震惊之患。是以特命直隶督部堂琦署理两广督篆,赴粤查办,并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此正圣主息事爱民乐天保世之至意,凡我臣民皆当感戴者也。今本大臣已约令该统帅等分船赴粤,听候查办。一俟粤省办理完竣,该国即将兵船全行撤退,并不久踞定城。本大臣又令其约束所属,不得向尔等扰害。惟尔等不知源委,或因前抚部院出有赏格,仍将夷众查拿,致起衅端,用特出示晓諭,为此示仰定海县士民人等知悉。尔等务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

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也。其各凛遵，切切特示。

朱批：览。

四五八、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酌量 裁撤浙省乡勇水勇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军录）

再，奴才另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日据宋其沅奏，议覆给事中沈鏞请饬各省团练水勇一折。览奏均悉。此等无业游民驾舡往来洋面，多系无赖匪徒，全在平日无事之时抚绥安插，使之有所业而不至流为盗贼。若待洋面稍有不靖，始设法招徕，转恐为贼匪耳目，不可不防。现据宋其沅奏称，就地方情形每县雇募数百名数十名不等，自系因舟师助仗起见，宽为预备，但亦须筹画万全。著伊里布悉心妥议此项水勇现在若何纠集，是否有益，将来撤伍之后作何安插？务当通盘经画，切勿取便目前，是为至要。原折着抄给阅看等因。欽此。”

伏查浙省杭、嘉、宁、绍、温、台六府，在在海疆。本年六月间，倭夷突据定海，并在各海口往来窥探，经提抚各臣调集官兵，驻要隘之镇海等处防堵，其余滨海各区，口岸繁杂，虽亦添派防兵，然为数无多，不足以壮声威而资守御。经前抚臣等饬令各属团练乡勇，协兵防守。据该州县等督率绅士，各按地方情形设局，因集多者千余名，少者数十名，分别塘岸，昼夜巡防，民心借以镇定，不为无益。其后因水师不敷遣用，又经宁波府督同各属，及绅士雇募熟识海洋之人数百名，以备攻剿。内派在陆地防守者谓之乡勇，可令出洋攻击者谓之水勇，半系沿海渔户商舡舵水，半系肩挑贸易手艺营趁之人，亦间有农民在内。虽人数较众，未必尽属良民，然在县则有官吏稽查，在局则有绅董铃束，该乡勇等尚不敢倚众滋事。至团聚之

后,皆系收聚口內,不令出洋,亦無從為夷人耳目。現在夷艇雖尚未退去,惟月余以來并未入口滋擾,所有鄉勇水勇自可酌量裁撤,以節糜費。奴才已飭地方官逐漸撤退,凡本有生計可圖者,仍令各謀本業,其實在無業游民,務令妥為安插,嚴加約束,不任流而為匪,以期仰副聖主綏靖地方至意。

謹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妥實辦理。欽此。

四五九、欽差大臣伊里布奏報浙省以前雇募 水勇及現在酌量裁退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朱折)

再,奴才另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日據宋其沅奏,議覆給事中沈鏞請飭各省團練水勇一折。覽奏均悉。此等無業游民駕船往來洋面,多系無賴匪徒,全在平日無事之時撫綏安插,使之有所業,而不至流為盜賊。若待洋面稍有不靖,始設法招徠,轉恐為賊匪耳目,不可不防。現據宋其沅奏稱,就地方情形,每縣雇募數百名數十名不等,自系因舟師助仗起見,寬為預備,但亦須籌畫萬全。著伊里布悉心妥議,此項水勇,現在若何糾集,是否有益,將來撤伍之后作何安插,務當通盤經畫,切勿取便目前,是為至要。原折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

伏查浙省杭、嘉、寧、紹、溫、台六府,在在海疆。本年六月間,暎夷突據定海,并在各海口往來窺探。經提撫各臣調集官兵,駐要隘之鎮海等處防堵。其餘濱海各區口岸繁雜,雖亦添派防兵,然為數無多,不足以壯聲威而資守御。經前撫臣等飭令各屬團練鄉勇協兵防守。據該州縣等督率紳士,各按地方情形設局,團集多者千余名,少者數十名,分別塘岸,晝夜巡防,民心借以鎮定,不為無益。其后因水師不敷遣用,又經寧波府督同各屬及紳士,雇募熟識海洋

之人数百名，以备攻剿。内派在陆地防守者，谓之乡勇，可令出洋攻击者，谓之水勇，半系沿海渔户商船舵水，半系肩挑贸易手艺营趁之人，亦间有农民在内。虽人数较众，未必尽属良民，然在县则有官吏稽查，在局则有绅董铃束，该乡勇等尚不敢倚众滋事。至团聚之后，皆系收聚口内，不令出洋，亦无从为夷人耳目。

现在夷船虽尚未退去，惟月余以来并未入口滋扰。所有乡勇水勇自可酌量裁撤，以节糜费。奴才已飭地方官逐渐撤退。凡本有生计可图者，仍令各谋本业。其实在无业游民，务令妥为安插，严加约束，不任流而为匪，以期仰副圣主绥靖地方至意。

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妥实办理。钦此。

四六〇、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于大沽海口添筑炮台添铸炮位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七日^①（夷务清本）

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

窃查天津大沽海口，南北两岸为郡城门户，实与神京唇齿。其迤北四十里北塘汛，系顺天府东路厅所属宁河县地方，该处海口向有沙埂阻挡，大船不能进口。今则河宽水深，沙埂不能显露，再加潮汐较大之时，船身宽至二丈者足可直入，一达蓟州，一达天津，亦属扼要之所。臣连日督同镇道详加履勘，天津海口南北两岸旧设砖炮台二座，近年河岸淤宽，距水较远，难期得力。北塘汛旧有炮台二座，建自明初，久已倾圮，台基距水不远，应仍照依旧基补筑。今拟于大沽海口南岸添造上砖下石炮台二座，北岸添造上砖下石炮台一座，均宽十二丈，进身八丈，高一丈六尺。现择添建炮台地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面,俱在近水过潮之处,必须密钉木桩,灰三土七,礮杵坚实,铺石灌浆,地基方期稳固。并于炮前加筑高宽土坝一道,以御风浪冲击,兼可为炮台外护。其北塘汛海口旧设南北炮台二座,俱系圆形,查看基址,毫无损动,工程甚属坚实。量得围圆一十八丈,仍照旧式补筑上砖下石炮台二座,高一丈六尺,并各添筑土坝一道。臣与镇道悉心相度,如此建造,实属顺势得力。

至各处原存炮位,最大者至四千五百斤而止,大半土花满锈,不堪施放。其余俱在二千斤以内,未能远击。现拟雇觅精习铸炮工匠添铸五千斤以上、一万斤以内大炮数十位,分匀安设,庶足以资守御。又天津镇标额兵无多,除分汛外,存城者七百余名,葛沽、大沽、海口三营,只有二百余名,不敷防守调遣。若待临时征调别营,且恐缓不济急。今酌拟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隶简僻各营抽裁,就近于天津大沽招募充补。并酌拨员弁移驻于炮台附近处所,分建兵居二百间,俾资栖息而便防守。查嘉庆二十二年添设水师营汛卫署兵房以及炮台二座,系在运库加价银内动拨二十万两供用。此次修建兵房以前减少,而添建炮台,铸造炮位,工用倍增,约估银数,已与前案不甚悬远。

国家经费有常,未便率行请帑,应由官为倡捐,一面训切劝谕,俾商民咸知急公,庶可集腋成裘。查天津商贾辐辏,捐输必皆踊跃,集费尚易。而宁河地属弹丸,殷户无多,恐所捐不敷支用,容臣与顺天府尹酌商筹议。至前项工程,亟须赶办,九月二十四日已令应吉动工,趁此河道未冻以前,分投购料,运至工次,春融即兴工,克期告竣。惟商民捐资猝难交齐,而工需未能缓待,拟于藩库道库先行筹拨闲款,以供购料之用。一俟捐有成数,即行解还归款。

再,大沽海口南岸系天津县管辖,现在建筑炮台等工,责成天津道督办,其大沽北岸与北塘口系顺天府所属宁河县管辖,责成通永道督办。仍俟工竣,由臣亲往验收奏报。

朱批:另有旨。

四六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前调 兵弁仍令分驻大沽海口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七日①(夷务清本)

再,臣于九月二十日行抵天津大沽海口,连日遣弁驾船出洋瞭望,暨远赴山东洋面哨探,并无夷船踪迹。时逾霜降,西北风信司令,距冻河之期不远,现在仅有闽、广商船回棹,已无北来之船,但防范不可不严。所有前调弁兵四百余名,臣仍令天津镇陈金绶督率,分驻海口,并留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协同巡防。倘有夷船折回,投递夷书,即一面接收,好言驾驭,并小心防堵,不得擅开枪炮。一面飞禀臣知,驰赴海口,相机妥办。俟河道结冻后,每座炮台仍留兵五十名巡查防守,其余弁兵再行撤回归伍。

朱批:另有旨。

四六二、著照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请即于 大沽海口造台铸炮添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讷尔经额奏,履勘天津等处海口,应行防范一折。据奏请于大沽海口南岸添造炮台二座,北岸添造炮台一座,加筑土坝,并请铸五千斤以上、一万斤以内大炮数十位,分匀安设。酌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隶筒僻各营抽裁,就近于天津、大沽等处招募补充,分建兵房,以资防守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惟将此项经费由官倡捐劝谕,商民是否足资应用,著讷尔经额体察情形,倘捐不足数或缓不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濟急，即著据实具奏，无误要工。

又另片奏，夷船哨探无踪，仍留前调弁兵四百名分驻防守等语。亦著照议妥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六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懿律

由定海择期赴粤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伊里布奏，为夷船现已择期赴粤，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屡接夷目懿律来文，其情词变幻多端，迄无赴粤之意。当与福建提臣余步云等会商，专弁前往定海，向该夷目等剴切晓谕。该夷目等吁请出示，谕禁各番居民毋得再拿夷众，以便伊等分船赴粤。奴才因其词甚悻切，且于体制亦属无碍，当经缮发告示十道，并将备细情形及酌拟办理缘由，于本月初六日恭折具奏在案。兹于十一日晚复接懿律来文，据称伊等先已撤船二只，现又拟撤八只，于本月中旬起碇赴粤。并据声明伊已谕禁所属，不得将船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等语。奴才查该夷目此次来文，较前数倍觉恭顺，其所称分船赴粤之说，自非支饰。至懿律系该国统帅，一切事务皆系该夷目主持，今既赴粤听候查办，自必亲身前往。其义律、马礼逊等诸夷是否一并随同赴粤，留在定海之头目又系何人，文内尚未叙明。

除俟得有该夷目等起碇日期再行逐一确探，并查明实在退去船只数目，恭折奏报外。所有该夷现已择期赴粤缘由，先行恭折由驿驰奏，并将夷书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奏朱批：即有旨。钦此。

四六四、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明厦门官兵反击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朱折)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九月初二日常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前据邓延楨奏，厦门攻击夷船，护参将陈胜元刺中白夷身死，鸟枪击中夷人二名落海，其余中伤夷人甚多。当即明降谕旨，将陈胜元以都司尽先升用，赏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蔡颢龙，顾教忠、胡国荣、金光耀、陈光福、林建猷、鲁思仁、何有时、兴贵等，俱分别施恩矣。著祁寯藻、黄爵滋于浙江审案完竣之后，驰赴厦门，密传该处乡民及未与是役之微员兵丁等，询以六月初间，夷船驶至厦门，彼时情形若何，究系孰先开炮，如何接仗，该夷伤亡若干，我兵有无伤损，其船只何时驶去？分起传讯，毋令串通。并密传提督陈阶平，谕以现奉密旨，传询该提督厦门一役情形，虚实若何。该提督本系局外，不妨据实一一缕陈，毋稍瞒隐干咎。并询以始而告病，继而销假，此中是否有隐情或别有龃龉之处，均著详细登答。将来覆奏时，我等自得之采访，断不致将汝牵涉。该大臣等照此办理，似可尽得实情，据实入奏。其在厦门接仗之弁兵等概毋庸查间，以防欺饰而昭核实。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等遵即折回，迅速前进，并将闻见情形于九月初六日先行具折奏闻，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臣等于十月初八日驰抵厦门，当即亲赴海口接仗地方遍行察勘，密传该处乡民张忠、郭耀、林江、王吴时、洪使忠、李然、庄九、黄海瑞、李范芬、黄才、许苏、陈义、庄妙、应贯等十四名，督同随带司员，分起隔别讯问。据供本年六月初四日午后，有三桅夷船一只，旁系杉板小船，由青屿口门驶入港内，至

大炮台對面之崎仔尾停泊。初五日巳時，那杉板夷船駛到岸邊，夷人說要上岸，那時文武官員說，提督道台均不在衙門，不敢作主。夷人說不叫上岸，就要打仗的話，亂罵起來。官兵向他攔阻不聽，武官們先放一箭，射死夷人一名，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兵丁施放鳥槍。那三桅夷船即開大炮打來，打死兵丁九名并民婦陳黃氏一口，民房被炮子穿破者約有一二十間，炮台亦有損裂。官兵亦即升炮打去，夷人有被打傷跌入艙內的，也有落海死的，看不清楚，不知多少人數。是日打仗約有三個時辰，夷船始駛出口外去了等語。

臣等隨于該處派護弁兵內，摘傳未與是役之世職守備曾侍堯，額外外委蘇陽珍、陳威揚，效用林石泉、王樹勳、潘建中、王萬年，兵丁馬揚求、吳占生、洪勝芳、張捷生、馬定國、周連華等，分別訊問彼時接仗情形，究系孰先開炮。據供官兵實因攔阻夷人上岸不聽，陳光福始用箭射死夷人一名，我兵開放排槍，陳勝元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夷船隨即開炮，彼此轟擊。復訊以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夷船何時駛去。據供除鳥槍击中夷人二名落海外，其餘炮击夷人，或跌倒艙內，或落海身死，不知確數。我兵實系傷斃九名，受傷十四名，并傷斃民婦一口，此外并无傷損。夷船自巳時至未時始行退出口外，旋即駛去。核與鄉民等所供吻合。復傳訊該處地保陳復源、呂宗、白教等，并據捐資防堵招募義勇之鄉紳候選員外郎加道銜林國華、中書科中書吳廷材、舉人呂世宜、監生林書等來見，面詢彼時情形，逐層細訪，全稱无异。

臣等復遵旨密傳水師提督陳階平，將廈門一役情形虛實，令其據實縷陳。據該提督親供，六月初間廈門接仗情形，頗為詳悉，核與鄉民弁兵人等供詞均屬相符。其告病銷假一節，據稱實因失跌傷腿，日久未愈，時因督師在洋，咨請總督代奏，仍力疾照常辦公。繼蒙天恩賞假調理，不敢以犬馬微患上座聖慮，是以即請銷假，實无隱情，亦别无齟齬之處。現在步履如常，跪起尚未能灵便等語。

臣等再三开导，恐其或有未尽，该提督始终一词，似无疑义。谨将该提督亲供一纸，并呈出七月接仗后收到夷书一件，一并恭呈御览。所有臣等遵旨查明情形，理合据实覆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等查办事竣，当即率同司员刑部主事雷以诚、罗天池回京复命，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附件一：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亲供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奏呈

具亲供：

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本年十月初八日蒙大人谕：“以现奉密旨传询该提督，厦门一役情形虚实若何，该提督本系局外，不妨据实一一缕陈，毋稍瞒隐干咎。钦此。”

遵查阶平渥荷圣恩简放福建水师提督，于本年四月初六日任事。因海洋防夷紧要，随于十二日统帅出洋，周历防堵，追逐夷船数次，并未接仗。嗣因五月初七日遭风，跌伤左腿，就洋医治，月余未效。诚恐遗误公务，正在咨请总督代奏开缺之际，六月初五日午刻据本标护中军参将陈胜元、专差把总郑起良来洋禀，初四日巳刻，有暎夷兵船一只驶至厦门，据称欲见提督求和等情。当令该把总星夜驰回，严谕护中军陈胜元，会同地方妥为防守，静候提督巡道回厦商办。一面约同兴泉永道先后驰回，至初七日抵厦，该夷船先经在事文武击退。阶平详加察访，风鹤情形，颇骇物听。先自初四日巳刻，夷船一只驶至屿仔尾港面寄碇，经厅营差役到船查询。至次日辰刻，夷船起碇，换挂红旗，扯篷驶至南太武港面，复又向炮台而来。杉板一只，载有番鬼三四十人，直扑炮台，文武员弁均在沙滩迎拒。有白鬼口操官音，必要上岸，向阻不听，转肆谩骂，并云你们这班东西，若不投降，立刻要你狗命。当有署中营守备陈光福气愤不过，用箭将其射倒，仍不退去，我兵因即开放排枪。陈胜元

見又有夷杉板一只前來接應，用長矛刺倒一人，兩杉板轉棹，夷船開炮，傷斃我兵二名。其時兵民叢聚沙灘，登時潰亂。陳勝元情急，拔刀呼喝，聲稱提督公出，我既護理中軍，即系主將，爾等今日有一人動足，我即殺一人，即或將來謂我誤殺，亦情愿抵償。於是眾兵悚懼，齊上炮台出力。該夷開炮絡繹，打折炮台東角，击斃兵丁七名，血肉狼藉，尸身不全。陳勝元血濺遍體，性命亦在呼吸之間，手自裝炮，督兵連環轟打。新藥猛利，該夷船受傷不輕，方始開竅。查点兵丁，共傷斃九名，受傷十四名。据厅县查驗，傷斃民婦一人。其兩杉板回駛之際，意欲焚我戰船，經該船官兵拒退，搶獲夷燈一具，打馬油一桶，麻繩一袋，越日撈獲夷尸一具，此六月初五日廈門打仗實在情形也。

階平回廈，將在事兵丁分別獎拔懲治。查看沙灘一帶，并无障蔽。函商總督，囊沙筑墩，調集陸路官兵協同防守。七月廿五六日，階平親率士卒彈壓夷船。該夷先在港外炮傷游击，闖入內港開炮，賴有沙墩捍禦，我兵鎮定持守，奮力轟击。第兵法以紀律為先，廈門兵丁，前此六月間見敵自亂，平日未曉紀律可知。階平受恩深重，惟有激發天良，認真訓練。刻下夷情虽屬恭順，防守仍宜嚴固。

再，蒙大人詢以始而告病，繼而銷假，此中是否有隱情，或別有齟齬之處等因。伏念階平仰沐綸養深恩，虽捐糜頂踵，不足酬報万一，實因失跌傷腿，日久未愈，提督事繁責重，不敢因循恋棧，時因督師在洋，以是咨請總督代奏。其時總督亦曾慰留，經階平一再咨請，始行附奏。嗣值倭夷來闖廈門，階平所患只系腿傷，別无疾苦，軍務旁午，不敢自耽安逸，請告后仍力疾馳驅，照常辦公。雖蒙天恩賞假調理，階平傷漸平復，惟膝筋拘攣，行走不甚便利，不敢以犬馬微忠上履聖慮，以是即請銷假，實无隱情，亦別无齟齬之處，不敢隱瞞，自干咎戾。階平現在步履如常，跪起尚未能靈便。

至七月廿五六等日夷船闖港，開炮傷官，廿九日開行后，在外洋交魚船帶呈廈防同知送到夷書一件，当即咨送總督，以事后礙難

核办寄回，复经函交护理总督查收。八月十九日钦奉上谕：“或该夷人呈递说帖，并无桀骜情形，即派员接收，将原递之件由驿驰奏等因。钦此。”该夷人所递之书，虽在未奉谕旨之前，但既曾接收，不敢瞒隐，谨将抄存一纸附呈。

所具亲供是实。

朱批：览。

附件二：懿律致陈阶平咨文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

大英国公使大臣水师统帅懿律为咨会事。

本统帅现已递进本国宰相照会公文，因欲听候朝廷如何批复，是以不愿相攻。兹时贵提督如不先行攻击，又不命人搅扰惊动定海民人，则本统帅亦不想攻击，炮台城邑乃定海属地之内，如遇线人窥探，当必依照相战之例办行，相应咨会贵提督查照。

右咨福建水师提督军门陈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即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四六五、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奏 报查勘厦门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军录）

再，臣等查勘厦门海口，东南一带青屿、浯屿、大担、小担各口以外，均系外洋。口内迤北，自安海汛、水操台、头巾礁至大炮台，均系逼近厦门内港，其南岸屿仔尾与大炮台斜对，最为扼要。中间迤西，有古浪屿、横踞港中，与炮台屿仔尾有犄角之势。炮台之西即系十三路头，商贾辐辏之地，民居市廛，直连港面。是厦门防御以青屿、大担各口为外洋，安海汛至大炮台为内港，一过炮台即无险可守。此两次接仗，官兵并力堵截夷船，不使其冲过炮台之实在情

形也。

现在水师提督陈阶平、兴泉永道刘燿椿，于沿海海面层层防守，尚属周密。钦遵谕旨，该夷船只经过停泊外洋，断不敢先开枪炮。其内港布置，亦不敢稍形松懈。盖厦门为全闽之咽喉，泉、漳之保障，形势尤关紧要。自七月后，夷船并未驶入口内，民情安堵，堪以仰慰圣廑。

所有臣等查勘情形，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六六、著江宁将军布勒亨撤回京口防御官兵并严守零山原设炮台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布。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谕：

布勒亨奏撤回防堵官兵一折。现在江苏境内并无夷船踪迹，所有京口防御旗绿官兵，著一并撤回归伍。其零山原设炮台，仍令严加防守，毋稍疏虞。余依议。将此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六七、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陈定海英船未撤应量筹应付之策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原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曹履泰跪奏，为定海夷船未撤，宜量为筹备，以摄寇情而便查办，仰祈圣鉴事。

窃此次倭夷攻陷定海后，旋来天津递禀。经督臣琦善仰奉圣谕，相机抚驭，不待轰击业已全数开行。现在沿海居民悉皆安堵，各省兵弁亦可撤防，此诚不战屈人之上策也。惟琦善现已往粤，该

夷亦当回粤听候查办，方为恭顺。今定海兵船并未撤回，臣尚不无过计，且恐该夷所求实有未可俯允者。不揣冒昧，敬为皇上陈之：

一、暎夷如在澳门贸易，宜妥为安插也。查澳门向为西洋夷居住，历久相安，其暎夷住澳者，止系向西洋夷赁屋，暂行寄寓，且例有定限，并不准其久住。今即许令通商，亦当循照旧例，仍向西洋夷赁居，不得于该处辄行添盖房屋，致起争端。现在钦差大臣前往查办，自必仰体天朝一视同仁之意，不致夺此与彼，或该处本可相容，毋庸因客逐主。该大臣亦当妥为安插，务使两情悦服，庶弭一衅不至更生一衅矣。

一、烟价须俟议交定海确有把握方可酌给也。鸦片烟本系违禁之物，岂有偿价之理。若该夷以销毁之后折本过多，因而仰乞恩施，冀为置货之资，此在覆载之仁，亦何不可曲加矜恤。然亦止应据情恳诉，岂容有挟而求。今该夷占据定海，显系藉为要求之计，若先行议价，窃恐以二万余箱之烟，彼必以为应值数千万两之银，无论议多议寡，不能满其所欲。即议定若干，而偿还之后，安保不贪心复起，以为原价本不止此，必得再偿若干。是烟价一节，该大臣于交还定海之事，若非确有把握，断不可堕其诡计，致为所给。

一、定海夷船，应不许其近岸也。现在粤东已有钦差前往查办，该夷定海兵船并未撤回，亦应停泊口外，听候信息，不得肆行近岸，希图抢掠。应请飭下伊里布出示晓谕，并豫为知会该夷。如该夷等安静在洋，而防守兵弁辄行施放枪炮，滋生事端，自当将该弁兵严行治罪。如该夷不奉约束，或乘驾大船，或率领多人，无论驶近何处口岸，许把守兵弁即行开炮轰击。盖该夷现既听候查办，即有恳求之事，亦只准其乘坐小船，令一二人前来递禀，方可接收。倘船大人多，突然近岸，此其包藏祸心，未可测度。若待彼施放枪炮，然后回手，设我兵先已受伤，又将何以御敌？且恐乘势上岸，致令居民惊扰。是必先为晓示，俾该夷不能四出游奕，如有不遵，亦不得借口于我之先行动手。而我师奉有规约，其于洋面，固不敢轻

進邀功，若其所守要隘，設遇緩急，亦得有所施展，奮力攻擊，不致坐誤機宜矣。

一、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炮也。蓋喫夷之所習者水，所恃者船，當其在洋，我本不必以船往攻，若其近岸，我固不難以炮制勝，故船可不造，而炮則不可不造也。況彼之炮在船，而我之炮在岸，以船攻岸，自下而上，其勢難；以岸攻船，自上而下，其勢易。故同一炮，而以我岸上之炮，制彼船上之炮，實可占一上風。惟現在沿海舊存炮位不其得力，請飭下各該督撫察看情形，應如何添設之處，早為籌備。所有經費，其有情願報效者，准其照捐輸城垣等工之例分別鼓勵，務于今冬明春趕緊鑄成。若如此布置，粵議已成，此項炮位固可備而不用。万一梗議，不將定海兵船撤去，該夷見我處處已有準備，則知一經近岸，但有吃虧而無便宜，即仍占據海中，亦徒為自窘之計，而不足以窘我，自不得不就我範圍。不獨此時易為查辦，即將來亦可永無後患矣。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謹奏。

四六八、著將伊里布折及御史曹履泰 折等給琦善閱看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刪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

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酌擬辦理一折。已有諭旨令伊里布妥為措置矣。原折及照會告示著抄給琦善閱看，夷書二件并发閱遇便繳還。

又御史曹履泰奏，定海夷船未撤，宜量為籌備一折。各條是否可采，著琦善悉心體察，妥議具奏。原折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六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询专弁目击定海情形 并退还英送各物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专弁前往定海询悉夷情一折。览奏已悉。此次差弁前往定海与该夷目等见面，是否在定海城中，抑在该夷船上，原奏未经声叙。其定海居民现在是何景象，该夷船只是否仍前占据要隘，该弁等既经前往，自必目击情形，著伊里布于接奉此旨后，详询该弁，据实奏闻。

至该夷等所呈各物，该大臣奏称恐生疑贰，收贮充赏等语。甚属非是。著严行申饬，天朝大臣断无收受外夷馈赠之理，即将原物却退，正见驭夷体统，有何疑贰。现在收贮各项，如未经充赏，著将全数发还，仍善言晓谕，告以天朝定制严禁苞苴，并无厌憎拒绝之意。

至所称缮发告示谕禁等语。发至何处张贴，再前次所奏拿获五桅夷船炮位作何安置，此外尚有何物，均著明白具奏。其夷书等件已发给琦善阅看，谕令妥筹办理矣。

又御史曹履泰奏，夷船未撤，请量为筹备一折。有无可采之处，著伊里布体察情形，妥议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遵旨查明黄凤楼 在任内销毁拿获烟具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懋采跪奏,为遵旨查询明确,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在江宁行署接准部咨,钦奉上谕:“吏部奏,安徽降调知县黄凤楼,前在任内销毁拿获烟枪、烟具,现经巡抚程懋采复奏,查明实系禀报有案,并非捏饰。惟该抚并未将应否参处之处声明,碍难核议等语。著程懋采即传该署府丁运泰,将如何对众销毁、禀府有案,详细查明。前任太平府知府胡元炜现已赴省,亦可传询,该府丁忧去任时,如有批示,即咨送吏部,据实具奏。钦此。遵即飭提黄凤楼禀府案据去后。

兹据署太平府知府王友仁将前府胡元炜及署府丁运泰等批示并禀覆原稿各件,逐一检齐,申送前来。臣检查卷内,该员黄凤楼前在当涂任内,曾将拿获吸食之陈容桂等并收缴烟具当堂销毁等情,禀经该府胡元炜批飭,即提陈容桂等研讯明确,是否仅止吸食,有无兴贩。务得确情,分别详办。一面严飭各该地保,赶紧呈缴烟具,劝谕全行戒绝。仍将已缴烟具一百七十余件对众烧毁,以示激劝等语在卷。胡元炜未及转禀,旋即丁忧。迨经前抚臣色卜星额批飭署府确查,即据丁运泰核悉前因,据情通禀。臣前钦奉谕旨当即行据两司,核卷相符,会详请奏亦在案。本年江南乡试丁运泰派充内簾,臣于闈后面加询问,亦无异词。惟胡元炜现因服阙赴都,未经回省,应请敕部就近传询,以昭核实。

伏查黄凤楼销毁获烟具,委系禀府有案,尚无不实不尽。前抚臣色卜星额因系功令初行之际,从严参办,以警众心。臣叠次于折内声明,不敢稍涉含混。

现经遵奉谕旨，谨将提到禀批原卷封送吏部查办外，理合缮折据实复奏。

再，臣于揭晓后，即于十四日由江宁起程，顺道查阅南路营伍，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一、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报江苏前调 防守官兵酌量撤退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①（夷务清本）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署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陈化成奏：

窃臣等前奉谕旨：“暎夷船只现起碇南旋，著将前调防守官兵分别留撤等因。钦此。”臣等当即钦遵，详加酌核，将调防南汇等县之督标等营官兵先行陆续撤退，会折奏报在案。

旋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将江苏省预备赴浙调遣之水师兵二千名，并调赴崇明抵防之狼山镇标兵丁，一并撤退归伍等因。臣等查预备赴浙水师，系在驻扎崇明、宝山、川沙、通州、海门等州县之苏松、狼山、吴淞、川沙各标营内调拨，今既归伍，则崇明等州厅县已有本营兵丁分派防守，自应将前调防守官兵酌量撤退。至定海夷船现在虽未撤回，而探闻该夷匝月以来甚为安静，亦无四出游奕之船，揆厥情形，似系守候粤中信息。但计钦差大臣琦善到粤之期，业已冬令，江苏洋面情形，惟夏秋潮汐旺涨之时，四通八达，处处吃重。一屆霜降，水落归槽，沙滩显露，间段浅阻。其金山、太仓镇洋、常熟等州县地方，断不致有冒险深入之船，即最为险要之崇明、宝山、上海、通州等处，沙滩渐远，塘岸日形其高。吴淞海口，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闽、广大号商船尚须雇用本地渔船，导引沙线，方敢出入。是冬令之守御易于为力，所有各处防兵亦应酌撤。

臣等拟将调防崇明、宝山、上海、川沙、通州、海门、金山、太仓、镇洋、常熟等州厅县之狼山镇标兵七百名，提标、京口协标兵各五百名，安徽抚标兵四百名，督、河两标，太湖、安庆二营兵各三百名，漕标兵二百五十名，淮安营兵一百五十名，浦口、宁国二营兵各一百名，京口驻防旗营兵六十名，以上共兵三千九百六十名，先行撤退，由水路分起回营。连先经撤退各标营兵三千九百八十名，并调赴浙江之寿春镇标兵一千二百名，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

现在宝山县尚有提标兵八百名，奇兵营兵三百五十名，再于吴淞本营额兵一千余名内，除防护城池、巡守汛地外，挑拨兵五百五十名，共兵一(二)千七百名。委令太湖营副将汪士远、常州营游击封燿祖，会同吴淞营参将周世荣管带，分驻海口炮台及县城东门外一带沿塘，各分水陆操练巡防。臣陈化成仍驻吴淞海口督率调度，并委总理局务之苏州府知府豫益酌带委员，弹压巡查。其上海地方酌留徐州镇标兵七百名，再于驻防该县之提标右营额兵七百三十余名内，除防护城池、巡守汛地外，挑拨兵三百名，共兵一千名，即令徐州镇总兵鲍方灼管带，驻扎沿江，为宝山援应。并委经理局务之太湖厅同知和龄酌带委员，随同苏松太道王明弹压巡查。又崇明地方，本有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督率该标四营将备，额兵三千余名在彼驻扎。并有前委协守崇明之丹徒县知县王德茂，会同署崇明县知县沈炳垣弹压巡查。又通州之狼山地方为长江门户，现有署狼山镇总兵秦攀萼督率该标三营将备，额兵二千二百余名，沿边巡守。臣陈化成驻扎吴淞，与崇明、狼山声气亦属相通，均可放心。其余沿海之金山、华亭、奉贤、南汇、川沙、镇洋、太仓、昭文、常熟、海门等州厅县，本有额兵，自二百八九十名至一千余名不等。行令各就额兵数目抽拨一半，择要驻守，余兵一半作为防护城池巡守汛地之用。仍于沿海一带水路设立报船，陆路安设马站，传递文报，联

络声势。

朱批：兵不可不撤，防不可稍疏，其加倍慎勉。所奏均悉。

四七二、著钦差大臣琦善跟获由闽广窜入 江西行销鸦片之匪徒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因有人奏，匪徒纠结伙党，由闽、广窜入江西境界，当降旨飭令钱宝琛访拿。复因闽广两省查办奸匪，恐越境溜迹，著林则徐等查察，如有游手匪徒，务即盘究。兹据林则徐奏，本年夏秋间，有福建汀州府属上杭、永定，及龙岩州属漳平等县民人，纠立红会名目，与永定连界之广东大埔县人张姓亦在其内。福建帮名为太平，广东帮名为长生，每帮各有头人，衣扣各系记认，私带鸦片，潜入江西行销。现已飞咨福建、江西两省一体兜擒等语。匪徒拜会纠众，大干法纪。昨据钱宝琛奏称，拿获匪犯多名，果有立会及红布记认等情，已飭令严讯惩办。兹据林则徐奏称，查访得实，是否即系同起匪犯，抑另有分起党羽，著琦善即严飭原遣备弁，跟踪弋获，解省讯办，毋任漏网。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三、著钦差兵部尚书祁雋藻等查明邓廷楨 折片所奏抗英等情形据实复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曾降旨，著祁离藻等于浙江审案完竣后，驰赴厦门，密查本年六月间攻击夷船情形，据实具奏。本日又据邓廷楨等将七月间攻击番舶擒获黑夷汉奸之出力员弁奏请鼓励。该尚书等此时计已行抵厦门，著将此案攻击情形，并此次所保各员弁是否核实，一并访查明确，据实覆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四、著将率行奏请给京口旗营防兵 口粮之张仙保交部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内阁奉上传：

裕谦奏，驻防兵丁并未离营，毋庸议给口粮一折。所奏是。京口旗营官兵防守本营汛地，并无支食口粮之例。副都统张仙保率行奏请，并未与将军会衔，著交部议处。余著照所议办理。

钦此。

四七五、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为遵旨查明 贩烟职员林荣等均已先期赴京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军录)

护理闽浙总督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查明兴贩鸦片之职员，均已先期赴京，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传，“牛鉴奏访获烟犯一折。据称讯据案犯胡玉，供出伊姨夫林荣系福建永定县人，分发四川未入流。其胞弟林丹系捐职府经历，向俱在豫寄居吸食鸦片，并兴贩烟土。林荣、林丹现因丁忧，均回福建原籍等语。此案丁忧回籍之林荣、林丹，著邓廷楨、吴文熔迅即严拿务

获，解往河南归案审办。将此諭令知之。钦此。”当经臣恭录密飭该道府督县钦遵拿办去后。

兹据署汀漳龙道徐继畲详称，遵即密扎永定县，并委员驰赴会拿。现据该县邓敬舆会同委员候补县丞蒋津武禀称，遵即会同严密访查。林荣、林丹向在该县辖赤竹坪地方居住，迅即酌带役勇，不动声色驰赴该处，四面围捕。詎该犯林荣、林丹并未在家，家中只伊胞弟监生林兰辉一人，其余均系妇女。遍搜屋内，亦无私藏烟具烟土，将林兰辉带县。节次严讯，据林兰辉供称兄弟三人，伊自幼出继伊叔为嗣。胞兄林荣、胞弟林丹，均系报顺天府大兴县籍贯，捐纳职员。林丹向随林荣在四川省府，因丁忧回籍，道光十九年五月到家。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服满一同进京，呈报，起复赴四川候补，其妻子均在河南。至林荣等在外兴贩烟土，伊实不知情，家中并无存留烟具、烟土等情。再三研诘，坚供不移。复传到地保邻佑人等，供亦相符，据各出具切结，由道详请咨查拿办等情前来。臣查林荣、林丹系奉旨飭拿要犯，难容疏纵，今既据永定县会同委员，拿获该犯胞弟兄林兰辉一名研讯，供称该犯林荣、林丹实已先期进京，呈报起复前赴四川候补，质诸保邻人等，全供相同。相应据实复奏，请旨敕下顺天府府尹，查明该犯等曾否到京呈报起复，就近飭拿。

臣仍严飭该道府督县会同委员再行严密侦访，倘林荣、林丹潜回原籍，迅即掩捕务获，解赴豫省归案究办，勿令免脱，并飞咨河南四川督抚臣一体查緝外。所有查拿缘由，臣谨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六、广西巡抚梁章巨奏请

展限查拿鸦片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军录)

广西巡抚臣梁章巨跪奏，为遵旨查拿鸦片，分别限内限外治罪，现届限满，吁恳天恩酌行展限，以期核实而杜弊端事。

窃照道光十九年五月奉到上谕，内开：“鸦片流毒传染日深，已成锢疾，若不及早为民除害，伊于胡底？但积习相沿已非一日。若数月之内遽使各省一律肃清，恐不免有粉饰等弊，故予限一年六个月，俾查拿不致遗漏，而改悔亦不甚难。及至限满仍复藐法，是该军民等自外生成，无可顾惜，置之重典，尚复何词。飭令各省认真查办，限内交获一人，即将来限外多贷一命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保赤为怀，于惩创之中，实寓矜全之意。

臣当即钦遵督饬所属，认真查办，惩劝兼行，并仿照保甲之法，编查诘究。自十八年六月奉旨严禁查拿至本年十月止，陆续拿贩吸各犯，均照例拟以遣军流徒，咨部核办，共三百数十名。其奉禁戒断自首者，分别免罪，共计五十余名。现据各属禀报，外来兴贩者渐已禁绝，边地种烟者亦已铲除，惟拿获零星夹带并吸食之人，及戒除首缴者，虽较前渐少，而不能尽无。瞬届限满，吸食者即犯极刑。此等怙恶不悛，何足顾惜。第查广西地处边隅，幅员辽阔，自省城至各府属如泗城、镇安等府，距数千余里，该府所属之州县，相距又各数百里，文檄之转达较远，则告谕之通行周偏尤需时日。定例自以省城奉文之日起限，而远近悬殊，即后先迥别。同一奉行之件，而穷乡僻壤有迟至数月及半年以外始得与闻者。且臣于各属查拿烟犯，访察情形，大抵愚民无知，染此锢疾。其年浅而所患轻者，急欲自全生命，率已戒除。惟年久患深者，一朝断绝，即恐戕生，或冀渐次戒除，苟延残喘，亦情事之所不免，岂敢故违禁

令，甘受刑诛。若值限满之时，即遵照新例拟以大辟，罪名愈重，则藏匿愈深；查拿愈严，则趋避愈巧。而当此办理渐难，尤不可少有松劲，惟恐地方官各怀私意，或限满尚有犯案，虑干重咎而敢办，或以获犯即拟死刑，心存姑息而不肯办。甚至兵役之吓诈，棍徒之讹扰，皆不能保其必无。

伏念我皇上洞悉民瘼，故推立限之意，本属法外之仁。臣自上年遵旨查办以来，严饬各属，无日不三令五申，惟痼疾渐除，而旧染未净。现届限满，断不敢少涉怠弛，以弃前功，尤不敢稍有粉饰，以贻后患。再四思维，惟有仰求圣主格外鸿慈，勅部酌议，分别展限。臣仍转饬各属剴谕严查，有犯必惩，除恶务尽。倘仍不知戒绝，则是自外生成，置之死地，实属无可解免。臣为因地制宜，揆时度势，祛弊务求核实，执法亦贵原情。不揣冒昧，据实直陈。

再，广西省自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刑部颁发新例起，拟至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年六个月限满，合并声明。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令出惟行，实属莠言惑乱。另有旨。钦此。

四七七、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广西查获烟案 人犯照广东江西之例办理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军录）

再，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二日接准刑部咨称：“江西巡抚钱宝琛以江西省拿获贩卖吸食鸦片烟案人数众多，监狱拥挤，请将问拟军流人犯，一面专案咨部，一面即由司定地发配。经刑部议照两广总督林则徐原奏，问拟遣军流人犯，由臬司详咨，即令监禁之州县将人犯先行请咨解配，毋庸听候部复。其罪应斩绞或案情疑似，应行比例定拟者，均仍听候部复照办。至各省现当严办鸦片烟之际，倘

有情形相似者，应由各督抚等酌量奏明照办，以免拥挤而归画一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当经臣钦遵行司查议去后。

兹据藩司王惟诚、署臬司卞斌以广西各属现在获办烟案人犯众多，应照广东、江西两省办理等情会详前来。臣查现在广东、江西既以办理鸦片烟案人犯众多，监狱拥挤，请将烟案问拟遣军流罪人犯，一面咨部，一面定地发配，业经刑部议奏，奉旨允准。则广西办理烟案情形相同，自应一体照办。应请嗣后广西省审办鸦片烟案内问拟遣军流人犯，即由臬司具详，臣核明咨部，一面将各州县监禁人犯先行请咨解配，以免监狱拥挤。其罪应斩绞或案情疑似，应行比例定拟者，仍听候部复办理。

除飭各厅州县一体遵照外，理合附片奏请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确探英船起碇日期及退船数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择期赴粤一折。览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来文，据称分船赴粤。惟该夷懿律是否亲身赴粤，义律诸夷是否一并随往，留在定海省又系何人？文内未经叙明，自应确探起碇日期，退去船只数目，再行酌办。惟该夷等既已赴粤听候查办，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所获夷目、夷妇等仍著妥为看守，俟该夷将兵船全撤，交远定海，再行放回。著将此意晓谕该夷并究诘定海留人是何意见，其夷书一件已发给琦善阅看。

又，裕谦奏请重制炮位一折。已谕知裕谦准其动项制造。惟

该署督飭委署游击周名扬同地方文员勘验，于制造炮位恐未必尽行熟悉，著伊里布遴委熟悉员弁监同妥办。总期坚利适用，无致有名无实。现值海防紧要，即日赶紧制造，毋庸听候部复。裕谦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九、著将伊里布奏英船已择期起碇 赴粤一折给琦善阅看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现已择期于十月中旬起碇赴粤一折。已有旨令伊里布体察情形，俟退还定海之后，再将所获夷人交还矣。伊里布折著抄给琦善阅看。其夷书一件一并发阅，遇便缴还。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八〇、著准署两江总督裕谦动用明扣银两重制 炮位及赏收淮商公捐银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据裕谦奏请动项重制炮位一折。苏松镇标中、左、右、奇四营炮位，攸关操演巡防要需，现因年久，难以适用。据该署督委员逐加复验，均系久逾例限，自应拨款重制。所有估需工料银一千一百五十六两零，著准其在司库正项明扣银内照数动给，以备操防。

又据奏，淮南商人包振兴等，情愿公捐犒赏银两一折。防堵海口经费原无借商捐，惟该商等急公情切，著加恩赏收。所有公捐银五十万两，著准其先由运库杂款项下动垫，仍自辛丑纲起至癸卯纲止，在纲食各商承办引内，分作三年，随同正项钱粮，按引带纳还款。此项银两，除拨还运库及江宁、苏州两藩库前动各款外，余俱全数解交苏州藩库收贮，专备防堵及善后事宜。各项支用毋许浮滥，并一概不准借动。此系商捐款项，著免其造册报销。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八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讯明定海 接仗总兵张朝发等败退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遵旨讯明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本年七月十五日，在江苏宝山县两淮军机大臣字寄。一、奉上谕：“前据乌尔恭额奏，喫夷舡只驶至浙江定海洋面滋事，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复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署中军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军守备龚配道，于败后遽即回营，亦罪有应得。当降旨将该总兵等革职拿问，交部分别定罪。兹据刑部将张朝发拟斩监候，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龚配道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均系按律问拟。惟该总兵等当时接仗退败情形究竟若何？该抚所奏未能详悉。著伊里布于抵浙后，提同该革员等严行讯究，务得确情据实具奏。”一、奉上谕：“朕闻福建已革举人云云，将此谕令知之各等因。钦此。”奴才行抵浙省，张朝发先已因伤身故，署游击罗建功等均解禁省监。当经附片奏请，俟飭提该革员等，并访查张朝发家属，及当时

出洋接战之兵丁到案，再行审讯在案。兹据浙江臬司将罗建功等押解来营，并据鄞县将张朝发之子张振声，及随同张朝发出战之兵丁姚忝泉传解前来。奴才随督同委员宁波府等提集人证，逐加研鞫。

据已革署定海镇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营守备龚配道及姚忝泉供称：本年六月初二日，有夷火轮舡二只，兵舡二十四只，在定海县南韭山外洋游奕。经巡洋把总古万麟瞭见禀报，其时钱炳煥、王万年均在洋巡缉，当经张朝发飞檄饬调，一面亲自带领兵舡出洋堵御，并令罗建功在城整顿炮械，豫备攻击。初三日南风盛发，夷舡分作两帮，一帮向西行驶，一帮窜入定港。张朝发不能堵御，当即驶回。钱炳煥、王万年接到札饬，亦先后回定，随同张朝发在港防守。共计大小兵舡二十一，每舡所配兵，兵自一百名至二十余名，炮自十余门至三四门不等，统计兵九百四十余名，炮一百七十余门。张朝发又令罗建功借兵六百名，红衣等炮二十余门，在道头地方驻扎。其定海县城，令该县姚怀祥督同兵役守卫。至初四、五等日，西驰一帮夷舡陆续至定。初六日，夷人乘坐杉板小舡，至张朝发舡上投递书词。张朝发因其言语甚悖，欲图攻剿。罗建功等因兵势单薄，与夷人众寡悬殊，又夷舡甚大，夷炮甚多，水战断难制胜，道头近接海滨，无险可遏，亦难抵御。会同文武悉心商酌，拟将兵丁炮械，一半撤至离城一里之半路亭地方堵住，一半撤至城内防守，俟夷人登岸，再行剿击，可期得手。当向张朝发剖切面禀。张朝发以夷情猖獗，不宜退避，坚执不允。罗建功等又令姚怀祥及各绅士复往禀求，张朝发仍不允从。初七日早，张朝发听闻夷舡炮声，疑其出战，随令水陆各兵用炮轰击，夷船亦即开炮。奈我兵之炮不能及远，夷炮势甚猛烈，自卯至午，水陆各兵伤毙不知其数，舡只亦多碎裂沉溺。张朝发被炮轰伤左腿，王万年亦被轰伤右肋，钱炳煥舡被击沉，先后落水。姚忝泉与兵丁李必全将张朝发捞救上岸，抬送进城。张朝发因伤重

不能督战,令姚忝泉等送至镇海请教,钱炳煥、王万年随波漂淌,经渔缸捞救得生。时罗建功见官兵已败,恐全军尽没,即招呼残兵进城保护。乃行至城濠,姚怀祥将四门紧闭,塞以米袋,不能进城。夷众蜂拥登岸,罗建功先犹督兵绕城接战,至晚夷人登岸愈众,官兵力难抵敌,纷纷四散。夷人用大炮攻城,伤毙城内兵民数名,房屋亦间被毁坏,合城慌乱,俱由北门缝下奔逃。至四更时分,东门被夷人攻破。罗建功力无可施,随雇觅渔缸至镇求救。钱炳煥、王万年在海中捞起之后,亦先后前至镇海。此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随同张朝发,与倭夷接仗退败之情形也。

龚配道先于六月初四日在宁波城经提督考验,初五日奉飭回营,初六日行抵镇海,闻夷窜入定港,开缸赶回。初七日夜,缸至道头,夷人已用大炮将城攻陷,势难救应,无奈复行折回,致与罗建功等一并被参。至张朝发曾否与福建已革举人陈姓交好,伊等并不知悉。惟姚忝泉向在张朝发署内充当旗牌,往来信函皆伊传递,本年五六月间,并无闽人陈姓投给张朝发书贴之事。质之张振声,供称伊父平素同乡各交好,伊所素知,委无绰号“不得已”之已革举人陈姓交往通过书信之事。伊父如果接收陈姓字贴,被诱从逆,当夷缸窜入定港,何肯率兵堵剿致被轰伤毙命等语。再三严诘,矢口不移。奴才因恐有未确,密加访察,亦与所供无异。并移准浙江提臣查明,龚配道于初四日在郡考验,初五日始飭回营属实。伏查此案,张朝发先因复谏丧师,迨受伤进城,复不设法固守,辄即遁回镇海,以致城被攻陷,实属咎无可追,业已因伤身故,应无庸议。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等各员,于战败之后纷纷回镇,亦有应得之咎。惟或因落水被水(人)捞救,或因城破不能抵御,始行遁回,与张朝发之弃城潜遁者似有区别。其龚配道一员,本未身在行间,及闻信赶回,正在城陷之际,是以折回镇海,较罗建功等更属有间。查该革员等所犯情罪各有不同,相应请旨飭部分别定拟,以昭核实验。至福建已革举人陈姓,投帖导令张朝发从逆一节,现据张振声坚供并

无其事，其所称张朝发如果被诱从逆，何肯率兵攻剿，致被杀伤毙命等语，亦尚近理。惟陈姓现未拿获，诚恐其中别有隐情，并为张振声所未知，应请敕下闽浙督臣饬属密拿陈姓到案，彻底根究，照例办理。

所有遵旨审讯缘由，理合恭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八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英船已由 定海驶粤及酌裁防兵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夷船业已起碇赴粤，奴才现将官兵分别裁撤，并令商渔船只照旧出入，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夷目懿律前次呈递来书，拟于本月十六十八等日起程赴粤。当经奴才恭折具奏，一面给与回文，询以义律、马礼逊诸夷是否偕往，留在定海者又属何人？令其逐细具复。旋于十六日接据懿律复称，该夷定于十九日与义律、马礼逊等率兵三千人，乘坐大战舰三只、余船数只至粤听候查办，将头目胞祖及布尔利留在定海，日后倘有查询之事，即恳向胞祖关会。又向差弁声称，伊此次赴粤，须奴才给与文书，向琦善咨明，以便伊前往投到等语。奴才查该夷所请给咨赴粤之处，正其驯顺畏服之意，自应准行，当即缮发给文，令其带往投递，一面由陆飞咨琦善知照。旋又差弁前往探明，懿律等实于十九日早带领兵船八只起碇，由外洋而去。

奴才伏查该夷在浙之船共计四十余只，内兵船商船各半，其在浙久驻者，止有三十余只，余船则时在闽、粤等省往还，去来无定。该夷前已撤去六只，今又续撤八只，是在浙久驻之船，所撤已及一半。且以人数核计，该夷抵浙之初，共有七千余人，后因水土不服，

疫病大作，病毙者约数百人，统共在浙之兵不过六千余人，今又撤去三千，与一半之说亦相吻合。该夷航海前往，约计五六日即可抵粤，其时琦善亦已抵彼，正可相机查办。

至该夷兵船既已撤去一半，所有浙省防兵自应酌量裁撤。除奴才前调寿春镇兵一千二百余名，应即全数撤退，令该镇王锡朋带领回镇。又福建提臣余步云所带之建宁镇兵五百余名，亦即全撤外，其本省之抚提衙处等标镇协营官兵，调至镇海等处防堵者共计七千九百余名。奴才与余步云及浙江提臣祝廷彪逐加筹画，酌留各营精锐兵三千五百余名，连镇海营额设兵九百余名，陆续招回定海镇兵一千余名，统共兵五千四百余名，以口岸之大小分驻兵之多寡，业已足资防守，余兵四千四百余名及调赴乍浦防堵之嘉湖等协兵七百名，亦一并陆续撤退，以节糜费。

又宁波、乍浦等处为商舶荟萃之区，其沿海贫民又多以采捕为业，舵工水手渔户人等，实繁有徒。自六月间封港以来，迄今五月有余，商渔失业，生计维艰。现在夷船虽尚未全退，惟该夷前次来文声明，不敢向商渔滋扰，其言甚为切实，不致爽约。自应即行开港，准其出入，俾令各谋生业。仍飭各海口员弁认真盘诘，不准将异言异服之人夹带进内，以免疏虞而杜他衅。

除分飭遵照外，所有夷船起碇赴粤及奴才撤兵开港缘由，理合会同福建提臣余步云由驿恭折驰奏，并将奴才照会该夷原文底稿及该夷来文各一件，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附件一：懿律照会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奏呈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懿律为照复事。

本月十四日接据贵大臣来文，所询已悉。兹本统帅甚愿详细咨复，是以声明。本统帅会同公使义律亲身赴粤，随带马礼逊暨他

官员等一并同赴。且因全赖大皇帝睿智秉公，并贵大臣诚心坚守戡兵限制，所以本统帅分撤大战舰载八十大炮者三只，另有数只一并前往。所有驾坐水陆军师共计三千丁也。又本统帅现今派委水师副将胞祖，统辖兵船各只，遇有事件，祈与该副将行文往来。其陆路总兵官布尔利，仍理定海全地方。至起程日期，前次照会，因有未到之船，不能早定期，该船今已抵定，是以此次照复，即可定日，遇有顺风，本统帅于本月十九日必开行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部堂红带子伊。一千八百四十年十月初八日，即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二：复懿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奏呈

谨将奴才十月续给啖夷回文稿底，录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月十一日接据贵统帅来文，稔知赴粤有期，具见言不失信。查此事系贵国之大事，贵统帅自必亲身前往。至贵国公使义律以及马礼逊诸人是否一同赴彼，祈即逐一见复，以便本大臣按照来文，据实入奏以慰大皇帝圣心。并向琦爵相咨会，详细叙入公文，送交贵统帅带往遣投。又留在定海之人尤为紧要，并望一并告知。庶日后遇有寻常事件，必须书信商议，本大臣亦可随时关会，幸勿迟滞，切切。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啖咭喇国水师统帅懿律。

朱批：览。

四八三、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撤防 师船中途被英击掳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军录)

暂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撤防师船归营，猝被倭夷在洋轰击，夺走米艇一只，在船兵丁多名，并近日又有掳船寻衅之案，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九月十八日接奉军机大臣由五百里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据托浑布奏，倭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等因。欽此。”臣因前督臣林则徐前次接奉谕旨，即已陆续议减。臣接护督篆后，复与提臣熟商，将次要各隘递相减撤，其虎门内外并各炮台扼据要冲，仍前加意防守，当经附片陈奏。实以倭夷狡狴异常，变机百出，贪罔成性，阴险万端，不得不慎之又慎，以防其乘虚直捣之谋。惟遵旨不与之接战，则前调各营师船，即须逐渐撤回各原营，以节糜费，节经函商提臣，飭令分起行走在案。

十月二十日接到提臣函开，撤回阳江中米艇三只，于十六日夜乘退潮开行，山龙穴之西直赴横门。不料阳右六号中米艇行过浅滩，适潮水将次退尽，不能行动，其阳左四号、碇洲三号两船，业已趁风远去，该弁兵不得已守候潮长船浮，再行前进。距候至十七日黎明，即有倭夷船三板七八只，每船约有五六十人，蜂拥赶来。该弁兵见其来意不善，即声言此系奉撤回营师船，有令不开枪炮，尔等不可滋事。该夷船驶至将近，即对船开炮轰击，夷众即纷纷上船，将弁兵追赶落水。船内各兵尚在争持之际，适值潮涨，该夷等即连船掳劫。提标中军参将李贤远闻炮声，登山瞭望真切，即督率各师船开帆起碇，赶往援救，迎潮行近龙穴洋面，瞭见伶仃、矾石原泊夷兵船三只已经乘潮赶来，同各舢板将阳右六号师船拖带，向南直驶。该参将因奉文行不敢追出外洋接仗，只得仍将各船收回，稟

候核办等由。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该夷在粤肆扰，业近年余，既逞狼贪之性，复肆豕突之凶，不自知其过恶之多端，转以诘张为得计。仰蒙圣明烛照，天地为怀，特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飭令该夷南旋，听候查办各情。

伏思皇上抚有华夷，并无畛域，招携怀远，怙冒同深，该夷宜如何感激，方足仰载生成。乃于师船撤防归营，误遇沙浅之际，辄敢驶拢多船，开炮生事。经弁兵声说情由，置之不理，一味逞强肆横，纷纷上船，该兵船复又围截，并船拖去，实出情理之外，殊堪发指。查该夷自前次关闸滋事，两月来尚无动作。昨接澳门同知等禀报，本月十三日，有暎夷中巡船一只来至九洲洋面抛泊，经引水等认系七月初十日驶出老万山东去之船，复来寄碇。并该夷于天津情形，在前回泊之火轮船，已为传说，至此更当晓然于受恩之重，翻然自悔，其前此之为，则尚有人心，犹可附于负气含生之属。乃吐噬夷巡船，于十六日在挂碇洋面截去福建籍船一只，驶出石栏门向东南驾驶。据澳门同知飭引水跟探，尚未禀报，复据盐运司转据商人呈报，盐船在洋被暎夷先后截去八只，近据水手逃回报知。如此情形，又复渐形猖獗。兹于十七日又掳去阳江右营六号米艇一只，除落水免归之外委何卓然并兵二十一名外，尚有兵丁三十名不知下落，现飭沿海访寻，再行核办。

臣思暎夷顽梗居心，勾结内地居民，阴刺时事，所作所为，往往不遵法度，年来更形傲慢。其于事理有不可行者，则托为言语不通，文饰其罪，甚至称兵犯顺，夺据地方。现蒙皇上俯鉴其衷，大公至正，亦可稍循冠履之分，而行同犬彘，狠甚豺狼，狎侮尚托诸空言，跋扈意见诸实事。臣虽与之无怨，而国体所关，臣亦同立覆载之内，此心实非常愤懣。惟叠奉谕旨，不敢轻遽率尔，静俟钦差大臣到粤后相机办理。若该夷等凶心未已，敢来窥伺生事，开炮滋扰，势不能任其蹂躏，亦惟有尽力轰击，以固口隘。

现已飞咨水师提督暨沿海各镇及各府州县加意严防，并咨明

钦差大臣外，谨将师船奉撤归营被夺及暎夷又有撈船寻衅情形，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恭折由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广东巡抚系臣本任，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八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 会议贵庆奏改禁烟例文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仰祈圣鉴事。

九月初六日奉 上谕：“贵庆奏请酌议禁止鸦片烟例文一折，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臣等查该尚书原奏，内称鸦片烟旧例，吸食定以枷杖，上年会议改为绞候，剖晰情理，乡曲愚民似难置之重典等语。伏查军民人等吸食鸦片旧例，原止拟以枷杖，因近年流毒日深，积习难返。我皇上仁育义正，务欲为天下除此痼疾。上年特命臣等，将黄爵滋原奏并各省将军督抚及科道条陈各折，悉心妥议。经臣等公同商酌，历数月之久，始将一切章程详拟具奏，仰蒙钦定颁示中外。自各省遵行以来，至今已届年余，并未见有窒碍，本无庸再议更张。且吸食罪名定为绞候，系在一年六个月之后，现因查办严紧，戒者已多，迨经到限，安知不各顾身家，全行戒尽。若于未经届限之先，辄行酌改例文，议从轻典，小民何知，妄自揣度，不以为恩有所贷，而以为法有不行。非独未戒者难期速戒，即不食者亦将吸食，是成效未臻，而全功顿弃。该尚书所奏应无庸议。

又原奏内称，闽、广地方十人九瘾，诚恐胥隶挟有死罪名目吓诈，乡愚小民借口铤而走险等语。查鸦片烟新例，差役借端讹诈，照诬良为盗例发边远充军，驻至满贯者拟绞监候，该管官照失察捕役诬良为盗例分别议处。立法至严，民间自可无虞滋扰。即闽、广

烟犯较多，难于查办，而现在该处匪徒阑入各省者皆系兴贩，并非吸食之人，是走险之患不在吸食亦概可知。如以吸食人多尚恐滋生事端，量加末减，兴贩情罪更重，岂有虑其横行，亦得曲从宽贷耶！该尚书所奏亦无庸议。

又原奏内称，鸦片烟本系倡优下贱吸食之物，官民人等吸食，即以待倡优下贱者待之，虽子孙亦不得居官考试等语。查倡优人等，其子孙例不准居官应试者，以其出身至贱，不得复与齐民为伍，故特屏诸不齿之列。其余除习教人犯外，虽作奸犯科，身罹重法，亦止罪及其身，未有并其子孙不准居官应试者。盖刑以辅教，苟为刑所得加，即属教所不弃。今吸食鸦片新例，虽改从重典，但能改悔，即同无罪之人，并不究其已往。若以倡优待之，是不容其悔改而绝其自新之路，甚非刑以教之之意。且不准居官应试，在士大夫始知引以为耻，若佣工贱役以及游手好闲之徒，本不望子孙之上进，亦复何知顾忌。此议一行，恐天下不肖之辈皆将自比于倡优，得以公然吸烟而不可复科以罪矣。况旧例并无倡优不禁之文，何得谓本系倡优吸食之物？该尚书所奏亦无庸议。总之，法穷则变，原可因时制宜；而令出惟行，断无违理徇俗。鸦片烟流毒已深，消除不易，惟有恪遵新例，实力奉行，岂容轻事更张，致生观望。现在限期将届，应请敕下各督抚严飭所属，遍行晓谕，俾皆及早洗心，毋貽后悔。若能廓清痼弊，勿犯刑章，将见升平，永享仁寿，同登天下幸甚。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

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琦善署两广总督、臣王鼎、臣伊里布两江总督、臣汤金钊、臣隆文、臣何汝霖、臣敬征、臣桂轮、臣许乃普、臣恩桂、臣潘锡恩、臣奎照、臣龚守正、臣关圣保差、臣毛式娜、臣萨迎阿、臣冯芝学差、臣毛树棠、臣裕诚、臣祁嵩藻差、臣李宗昉、臣倭什纳、臣朱崧、臣端华、

臣魏元烺、臣阿勒清阿署热河都统、臣铁麟、臣祁埏、臣麟魁差、臣王植、臣德诚、臣黄爵滋差、臣周之琦。

四八五、著顺天府将奕夔溥喜 即行锁押递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旨：

奕夔、溥喜，著顺天府即行锁押递解，沿途严行管押到配。
钦此。

四八六、杭州将军奇明保奏为乍浦赴 援官兵可否撤归杭州本营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①(夷务清本)

杭州将军奇明保奏：

查六月间，乍浦海口，因有夷船一只，虽经击退，犹恐仍有夷船续行滋扰。曾经选派杭州官兵二百余名，责令协领管带，随同奴才驰往应援。嗣奉 上谕，令奴才“仍回杭州防守省城，派副都统恒兴前往带兵，会同副都统长喜妥办等因。钦此。”此后乍浦海面多日肃清，于今夷情又已恭顺，自不可擅动攻击，只宜加紧防范。乍浦驻防满兵以及水师有该处副都统长喜督率，足资守御，杭州副都统恒兴似应仍令回任。至于前此赴援官兵二百余员名，应否一并撤回杭州，或应暂缓，奴才未敢擅便。其防堵由海入江水路，潮神庙一带屯戍之满营绿旗官兵，可否听候镇海撤兵之信，一律撤回归伍。

朱批：另有旨。

① 此为朱批日期。

四八七、著山海关副都统裕瑞遵员
购料换造鸟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裕瑞奏请换造鸟枪等语。山海关满洲各营旧设鸟枪，年久未能适用，著将山海关、冷口、喜峰口三处鸟枪三百七十五杆，遴选熟悉员弁购料，妥为换造，以资利用。所需工料银五百二十五两，著即在山海关税项银内支销，毋庸捐办。该部知道。

钦此。

四八八、著杭州将军奇明保撤回
前调杭州官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奇明保奏乍浦赴援官兵可否撤回杭州本营一折。浙江乍浦海面现无夷船滋扰，该处驻防各兵足资守御，所有前调杭州官兵二百余员名，著即撤回归伍。副都统恒兴著回省城本任，毋庸在彼防守。潮神庙一带屯戍之满洲营绿旗官兵，亦著一律撤回。

钦此。

四八九、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查明
定海情形并酌议筹备缘由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遵旨查

明定海情形,并酌议筹备缘由,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该夷前呈各物,奴才先亦再四踌躇,嗣以其时正在设法抚谕之际,惟恐却之生疑,遂至冒昧收受。今蒙皇上谕以将原物却退,正见驭夷体统,仰见圣谟深远,于羈縻之中仍寓严肃之意。奴才前惟急于附循,未能计虑及此,实属舛昧寡识。恭绎明训,不啻振聩发聋,惶悚之余,更深寅感。查各物尚未充赏,自应全数发还。惟懿律已往广东,奴才现又专弁贲交留在定海之夷目胞祖查收,仍遵旨善言晓谕,告以天朝定制,俾令畏服。

至前次差弁与各夷目见面,系在该夷舡上,并未入城,于城内景象未经目击,但奴才屡经差人往探。自九月以来,有前在各岙栖止之贫民数十户陆续撤回,与夷众在城错处,尚属相安。此外,殷实之家仍在他处寄寓,并未回城,所遗一切财物,均为夷人所有,多已搬至舡上。该夷舡只现皆蚁聚定海,其前在镇海等要口占据之舡,业已退去。即间有数只在象山、石浦等处游奕,亦因购觅食物,汲取淡水,时来时往,并不久停。奴才缮发之告示,系发至曾经获解夷匪之各寨张贴,他处并无示谕。其该夷五桅大舡,前于八月间在慈溪县观海卫洋面被兵勇击退之后,复驶至余姚县境内追逐巡舡,被巡舡诱至软沙之上,旋即陷入水中。兵勇跃入其舱,仅获夷匪二十二名、铜炮二位。其余炮械等物,因舡已陷没,兵勇不能久留,未经起获。奴才接据禀报因思舡只可以配驾,即令该县设法打捞。(朱批:又是卿见小之处,幸不能打捞矣。)詎舡身笨重,愈陷愈深,四面淤沙奔注舱内,竭数百人之力不能起出。现在仅露桅杆之顶,潮至则隐,潮退则见,实已力无可施。前次差弁至该夷舡上,各夷目询及此事,并查舡只下落,该弁等告知实情。义律声言该国舡极沉重,一经陷入沙涂,断难再起等语。奴才已飭该县停止打捞,俾免虚费工力。其所获夷炮仅重五百余斤,点放止及一里之内,飭在海口安设,以为堵御之用。

至御史曹履泰所陈筹备之策，奴才详加参酌。其所称夷舡不许近岸，应出示晓谕，并预为知会该夷。如该夷乘驾大舡，率领多人驶近口岸，把守弁兵即开炮轰击等语，系预杜该夷诡诈之意。惟查该夷历次在浙投递禀词，止驾火轮舡一只在口外停泊，听候弁兵前往接收，并未傍岸。现已听受训谕赴粤叩关，其情极为恭顺。此时若重申约束，谕以近岸即须攻击，恐夷众妄生疑畏，适肇衅端。（朱批：是。）至出示晓谕，亦恐弁兵人等不察虚实，混行轰击，邀功生事。奴才惟有会同提臣，督饬镇将，凡遇夷舡驶至，即行体察情形，相机妥办，不致即为所算。该御史所请预向该夷知会及出示晓谕之处，应毋庸议。

又称制夷之道无庸造舡，止须造炮等语。查该夷现已驯服，原不虑其再行滋扰。惟海疆重地，防范不厌谨严，炮位为行军利器最为得用。各省旧存之炮历年已久，废坏者多，其可以施用者，亦皆不能及远。该御史奏请添铸，实为备预不虞之策，不止为目前堵御夷夷之计。奴才抵浙以后，即经饬铸八千斤以下各项大炮，业经采有铁斤。惟工匠不谙造作，前曾移咨粤省代雇，奈程途遥远，佣值不贲，现在甫据温州府觅得数名，已饬送局试铸。其所需经费，或劝绅富捐输，或于本省筹款，再行分别酌办。又奴才前奉谕旨：“据裕谦奏请添铸大炮，交兵部议奏，必须工坚料实。其备贮火药炮子，酌拨兵丁，亦均须筹办。著伊里布于浙江事竣后，亲赴江苏沿海地方，详察情形，悉心妥议，据实具奏等因。钦此。”查江省炮位无多，奴才素所知悉，本拟于回任之后奏请铸造。今裕谦先已具奏，系为筹备起见，自属必不可缓之工。第未识江省有无炮匠，奴才现咨该署督，饬属访觅。如觅有匠人，即由该署督委员督令铸造，仍于工竣之后如法演放，验其是否坚实，取结咨部。俟奴才回任，亲赴各海口详加察看，再将备贮子药、酌拨兵丁等事筹议上陈。其应需铁价工资，现据淮南商人报效银五十万两，如蒙天恩赏收，即在此款内动支，则另行筹捐办理。倘江省无匠可雇，应俟浙省各

炮铸毕之日,再令至苏铸造。此外,沿海各省应否一体添置之处,应请敕下各将军、督抚臣查议具奏。

所有奴才查明定海情形及酌议筹备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九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听任撤防水勇 各谋生理毋庸列名在官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托浑布奏议复散归水勇等语。此项撤防水勇既经散而归,业听其各谋生理,毋庸列名在官,以免扰累。

钦此。

四九一、四川总督宝兴奏为审拟许洪顺等 兴贩鸦片各犯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军录)

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审明兴贩鸦片烟土首伙各犯,按例分别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据建昌镇总兵桂明转据营弁禀报,先后在西昌、冕宁等县地界,拿获贩烟匪犯许洪顺等二十名,起获矛刀、鸟枪、烟土等物一案。当即批飭布按两司委提来省,发交成都府等。讯据许洪顺等供,系听从在逃之陈万顺等,收买鸦片烟土,尚未转售,即被兵役拿获等语。先行录叙大概供情,禀经臣缮折奏报,一面飭令再行确切研审,务得实情,按例拟办去后。兹据该府王治等审明议拟,由藩臬两司解勘到臣,随亲提各犯研鞠。

缘许洪顺籍隶泸州，戴大邦、戴大榜籍隶汉州，陈添富、刘老六、王升均籍隶西昌县，赵老二即赵联升、谢帽柱、廖恒盛、杨洪顺即杨洪春、曾洪顺、贺品盛、伍兴顺、陈老么即陈文兴、蒋洪顺即蒋泳清，均籍隶冕宁县，连有停即梁泳庭，籍隶眉州，张洪有籍隶仁寿县，周正坤籍隶金堂县，彭成贵籍隶中江县，吴沅贵籍隶盐源县，陈可顺籍隶江西安福县，各该犯等平日贩售杂货、茧绸、玉器生理，或挑担度日。

道光二十年正月间，不记日期，许洪顺在云南永昌府夷地，先后会遇素识之陈添富、刘老六、赵老二、谢帽柱、王升并在逃之陈沅富、张新模、萧洪玉、洪万顺、关老么、陈麻子、朱沅贵、王顺、江老么、吴洪顺，一共十六人，谈及杂货生理淡薄。许洪顺因闻四川鸦片烟土价值甚昂，起意邀允陈添富等合伙贩卖，赚钱照股均分。许洪顺当出本银一百两，陈添富等各出本银二十两，共银四百两，陆续向不知姓名夷人买得鸦片烟土一千二百两，配藏行李内。陈沅富等各因有事，尚须耽搁数日，嘱许洪顺等先行，逼伍兴顺、陈老么为人挑担，至彼交卸。许洪顺告知情由，即雇伍兴顺等挑担，每人日给工钱二百文。

二月十二日，廖恒盛、杨洪顺、曾洪顺、贺品盛在云南米甸夷地，先后会遇认识在逃之茧绸客陈万顺、冯新发、陈庭桂、邓赵洸、余老二、蔡老么、邓老四、邓三三、杨胡子、汪潮贵、余老六、雷启贵、刘世才、杨洪盛，一共十八人，各言贩绸利微。陈万顺因闻鸦片烟土贩至川省，售卖获利较厚，起意邀同廖恒盛等合伙兴贩，廖恒盛等应允，当各出本银三十两，共银五百四十两，陆续向不知姓名夷人买得烟土一千八百两，包放各人行李担中，雇脚夫蒋洪顺、彭成贵、吴沅贵、陈可顺及在逃之邓文玉、余若三，告知情由，令将烟土挑同至川省售卖，每日每人给工钱二百二十文。

十八日，戴大邦亦在米甸夷地会遇连有停、张洪有、周正坤，一共四人，道及玉器生理，不能得利。戴大邦即言，闻得贩卖烟土可

获重价，起意邀令合伙卖。连有停等亦俱欣允，当各出本银三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向不知姓名夷人买得烟土三百两，轮流挑走，来川售卖。二十八日，许洪顺等与陈万顺等行至云南下关地方，彼此相遇。陈万顺向许洪顺等告知，伊起意邀约廖恒盛等贩卖烟土，欲至川省转售。许洪顺亦向陈万顺等告知前情，陈万顺因伊人数太多，虑恐被人识破，即令廖恒盛等同蒋洪顺等与许洪顺等结伴先行，伊与冯新发等押同邓文玉、余老三，俟次日再行，缓程前进。并以内地查捕严紧，嘱许洪顺等由夷地行走，又恐夷匪抢夺，令置备器械防身。许洪顺等各出钱文，向不知姓名猎户买得矛刀十六把，鸟枪八杆，藏放担内，先行起程。三月十二日行至西昌县金川桥地方，烟土尚未转售，即被兵役协同会理州兵役拿获。四月初九日，戴大邦等行至冕宁县地界，尚未将烟土转卖，亦被兵役拿获，先后解县讯报，并由建昌镇总兵桂明转据营弁，禀经臣批飭提省，檄委成都府等审办。

该犯许洪顺虑问重罪，妄供系在逃之陈万顺等起意为首，陈添富、刘老六、赵老二、谢国柱、王升等，亦随同捏供。此该犯等伙众兴贩鸦片烟土，尚未转售，即被拿获，提省委审，该犯许洪顺畏罪妄供，刘老六等扶同捏指之实在情形也。臣恐各犯等贩烟不止一次，烟土究系何人卖给，何致均无姓名可指，更恐此外尚有另犯为匪不法别案，复向诘讯。据供伊等实因贩卖杂货等项获利微薄，闻鸦片烟土价值甚昂，始行图利伙贩。伊等潜行夷地，冒险已极，何敢习为常事，委非积惯兴贩。至卖土之人因恐败露，均不曾告知姓名，是以无从供出，此外亦无另有为匪不法别案等语。研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许洪顺、戴大邦因闻鸦片烟利厚，各邀约陈添富等合伙贩卖图利，尚未转卖贻害，事犯在奉到新例之后，自应按例问拟。许洪顺、戴大邦即戴大榜，均合依收买鸦片烟土尚未售卖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例，拟发极边烟瘴充军，仍以极边足四千里为限。

廖恒盛等听从陈万顺合伙贩卖鸦片烟土，亦尚未转售，虽陈万顺在逃未获，惟曾向许洪顺等告知，系伊起意为首，供证确凿，应即先决。从罪廖恒盛、杨洪顺即杨洪春、曾洪顺、贺品盛，应与陈添富、刘老六、赵老二即赵联升、谢桐柱、王升、连有停即梁泳庭、张洪有、周正坤，均合依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戴大邦、陈添富、张洪有、杨洪顺、刘老六、谢桐柱，虽均供亲老丁单，惟所犯俱在流罪以上，照例毋庸查办留养，兴许洪顺等各到配折责安置。伍兴顺等明知许洪顺等贩卖鸦片烟土，辄受雇挑送，例无治罪明文。惟查犯无引私盐本犯，罪应满徒，受雇挑担之犯，律应杖八十，徒二年，计减本犯罪二等。今伍兴顺等受雇挑送烟土，与受雇挑送私盐无异，自应比照贩卖私盐，受雇挑担之犯，减本犯罪二等，问拟伍兴顺、陈老么即陈文兴、蒋洪顺即蒋泳清、彭成贵、吴沅贵、陈可顺，均应于许洪顺等军罪上减二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吴沅贵、陈可顺均供亲老丁单，是否属实，应否留养，递回各原籍查明，另行办理。伍兴顺等各到配折责充徒。逸犯陈万顺等并卖给烟土之不知姓名人，咨飭严缉，获日另结，烟土刀枪贮库，案结伤毁。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四九二、鸿胪寺少卿张秉德奏参钱宝琛 查奏烟犯前后不符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原折）

鸿胪寺少卿臣张秉德跪奏，为各直省蒙弊锢习牢不可破，谨指陈现经发觉昭然可见者，请旨惩儆以张纲维事。

伏维皇上励精图治，常以实心实政谆谆告诫，不啻再四。凡在

臣工，宜如何振刷精神，实力办事，以仰副圣心。乃近来外省公事，颇有是非失实，前后迥不相符者，若非大吏蒙弊，何以致此。即如本年六月间奉上谕：有人奏，福建贩烟奸商闯入江西地方扰害情事。着钱宝琛确切查办去后。于九月中旬，据钱宝琛复奏折称，与各司道严密访查，委无匪徒贩烟滋事别情。又于九月下旬，据钱宝琛奏，拿获烟犯多名，究出纠众结会贩土售卖各情。何两句之间前后不符若此？如谓拿时始有，则六月奏闻之人岂能逆睹？且使复奏时尚无，则现今究出情形又何其吻合？可见六月之先实有此事，该抚因为他人所奏，恐蹈疏防，意存消弭。此正与两湖总督周天爵查讯刘谊所奏，湖北南漳县居民逃避之事为讹传，而谷城县民杨之礼适在都察院控称，百姓纷纷逃避者相同。由此观之，则颛预蒙弊者不止一省一人。

昨该抚钱宝琛又以湖口县知县朱建溪调补庐陵县。先一日，据该护督裕谦奏朱建溪情销盐引九分以上，奉旨飭令回任，并摘去顶戴。岂该抚奏调知县，不先与该护督札商，而属员情销怠玩，该抚又岂毫无觉察？似此言不符，名实相左，皆其蒙弊发觉之端。若不切实指陈，恐将来愈无所顾忌矣。

相应奏明请旨，特加惩处，宣示中外，以为蒙弊不实者戒。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四九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 奏为传闻英人似有不能 久占定海之势请飭确探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①(原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曹履泰跪奏，为粤东澳门传有舟山夷人

①此系收文日期。

私信，该夷似有不能久占定海之势，请旨饬下该大臣等确探情形，以备查办，仰祈圣鉴事。

窃叹夷此次突来攻陷定海，原为抢夺马头起见，其意亦以一得定海，即可开市通商。今如夷信所言，乃知城内居民不愿与之同住，渔船等亦不肯将食物卖与。该夷等看此情势，已属心灰，兼以水土不服，患病甚众，现在俱有欲回澳门之意，是该夷之不能久占定海，实属显然。其不即撤兵者，不过因粤议未定，欲借此为要求之计。臣以为粤议之易定与不易定，当以夷情为断。而夷情之果去与不果去，可以此信为凭。如此信果系出自舟山夷人，该夷窘蹙之状，舍却广东，别无他想。在我固不难相机制伏，即不偿烟价，不许住澳，止须准令通商，亦不患其不就我范围。惟此信系由家乡寄到，而家乡之人系由在澳门贸易抄得，其为真伪，臣亦不敢遽信。而其所言情节，似非无因，且内有姓名月日，亦似不难探访。

应请饬下琦善、伊里布各派干员妥察查探，如得确情，于查办事宜较有把握。

所有舟山夷人原信，谨录呈御览，伏乞皇上圣裁。谨奏。

附件：舟山英人信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奏呈

依沙麦尔拉罗拔循船，本月初六即中国七月初六日由舟山开船，二十二即中国七月二十五日到此处带来之信，内云暎国兵力尽皆驻扎在近城之处，我等甚是忧愁。因为在舟山之兵不服水土，常染疾病，肚泻之疾居多，疟疾亦不少，啗同吴士拉亦患染此病，当依沙麦尔拉罗拔循船来时，已经痊愈。七月三十即中国七月初二日水师督已离舟山，坐驾兵船没伦底，带领兵船窝拉疑摩特士底并火轮船马打牙士加一同前往北河。现在宁波、厦门之港口俱已封禁。又已将许多连载船改为兵船，以作封港之用。舟山地方之居民实是胆小愚蠢，虽用尽法子引诱他们，总不敢回来居住，所以我等在

舟山之朋友，俱已心息，尽皆说观此等事势，断不想在舟山居住等语。

又我等朋友，八月二十即中国七月二十三日由舟山来信云，自到舟山之后，我等尽心欲令人民信赖我等，与我等同住之事，已是无用。盖本地人只欲将他们留下在此城中之产业取去，剩下空城与我等看守，店铺闭门，街市无人，现在情形比初到时尤为不堪。大抵此处之人民，多系胆小极怕欧罗巴人及其火械。惟在他们偷窃物作，即甚是猾诡，所以他们断难与我等同住，兼以初到之时，我等兵丁强取他们之牲口等物，并不还其价值，所以我等虽用好言引诱，亦系无用。前时我等尚望得中国人民帮助守城，今依现在此等事势看来，此事已是断断不能行。中国人既不肯与我等同住，我等又必要取他们之伙食，所以此事断不能成，断难得他们归于暎国之温柔公义权下管辖。事势既系如此，我等惟有将所有在城中关闭之铺店打开，以为住屋。中国人现在既不肯拿菜蔬牛羊等物到来卖与我等，我等惟有用强取之，并设法不准其渔船出海捕鱼。前时我亦不敢行此法，惟现在我等若不强取之，即必归于敌人之手而已。我等现在只据有舟山城，其余城外各处，俱系归于中国之人。兵丁病者甚多，在第二十六号兵之中，患病者约有二百四十人，其余别号患病之兵亦复不少，所患多系痢疾，凡我所识之人，多已沾疾。吴士拉付近日方才好了。三日前在第二十六号兵内，有一人患染疮(痢)疾身死。舟山之天气，乃系在我平生所未见过。况舟山离内地太远，断不能成为大贸易之市头，我等若将国中土产之物带到此处出卖，其价值定必比广东更贵。又我等若欲引诱中国人带茶叶来卖与我等，中国人定必宁可带到零丁或澳门等处出卖。所以中国皇帝纵肯任我等据有舟山，亦系无用，而况皇帝常欲攻复之乎。如此看来，舟山已不如厦门，而况广东乎。盖广东省城久为外国贸易之处，其人民亦熟谙我等之言语，所以广东定必为后来所有外国贸易之处矣。前时尔欲到舟山印书之事，现在大抵已经心灰

矣。设若尔已离澳门到来此处，今尔已经大为懊悔。若非我心高兴欲到中国内地，我亦久已回澳门矣。

麦尔威厘船被擱在石上已经六个礼拜之久，我等也曾设法捞救两次，惟不得成，大抵因为此船所受之潮湿太重所致。现在我等所行各样事情之结果（果），已经摆明于领兵官之前，只看他们如何办理之而已。兵船念律八月二十二即中国七月二十五日已经到了此处，船上带有澳门八月初五即中国七月初八日付来之信。

四九四、著钦差大臣琦善派员密探英人贸易私信 所述情况是否属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据御史曹履泰奏，粤东澳门传有夷人私信，请飭确探情形一折。据奏该夷占据定海之后，居民不与同住，亦不卖给食物，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等语。如果属实，则该夷之不能久据定海，已属显然。惟系贸易私信，真伪莫辨，著琦善派员妥密查探，果否有此情形，相机筹办。原折原信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五、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为遵旨审拟 守备林东荣买食鸦片纵放烟犯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军录）

暂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遵旨审明曾经吸食鸦片，并故纵书识在署吸烟之守备，及代购烟土熬食之兵丁船户，分

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报,会同咨补三水县县丞张起鹏,提标左营尤吉、麦廷章等,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小濠海口缉获大鵬右营逃兵汪超汉、刘沈帼二名,搜出烟土三个。讯据汪超汉供认,在营误差,被责欲逃,有与该营守备林东荣交好,曾在营署之林熊飞,交银托该兵之父,现充该营字识汪庭槐,购觅烟土。汪庭槐转令代寻,该兵邀同刘沈帼,商嘱渔户陈亚耀寻觅。陈亚耀带同水手罗亚金,驾艇出洋,买得烟土三个,即被连赃拿获等情。将兵丁汪超汉、刘沈帼同烟土及续获之汪庭槐、陈亚耀、罗亚金先后解省,随经前督臣林则徐委员讯问,供与县讯大略相同,并究出该营字识陈致中、莫亚盛即莫云青、徐复兴,均有吸食鸦片情事,即经委员押送该营守备林东荣来省,并勒提字识陈致中,莫林盛即莫云青、徐复兴到案,提同汪超汉等质究。该字识陈致中等三犯俱各承认曾经吸食,或先已改悔戒绝,或余瘾尚未尽除。诘以该管本官有无吸食,供吐游移,熬验该守备林东荣,尚无烟瘾情形。惟供词多属狡展,旋准提臣关天培咨据署大鵬营参将赖恩爵揭请查办,经前督臣林则徐将该守备林东荣奏参革审。钦奉上谕:“林则徐奏请将守备革审一折。广东大鵬右营守备林东荣,著即革职交该督,提同已获各犯,并勒集未到犯证,严行审究,是否营兵识通同买烟吸食,并有无别项劣迹,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当遵飭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督同潮阳县知县吴均、候补知县刘汉章,确审据报。案犯陈亚耀、汪庭槐、刘沈帼带病进南海、番禺二县监病故,经该县等验报在案。兹据委员广州府等审明议拟,由署臬司王笃会同署藩司乔用迁复审,招解前来,臣亲提复加研讯。

缘林东荣籍隶电白县,由行伍拔补外委,递升大鵬右营守备。现获病故之汪庭槐,及现获之莫亚盛即莫云青、陈致中、徐复兴并未获之黄春、李俭风、李从善向随该守备在营充当书识,俱素嗜鸦片有瘾,该守备林东荣知情纵容。道光十八年五月间,林东荣因染

患泄泻病症，令汪庭槐、莫亚盛觅医调治。汪庭槐等因闻知吸烟可以止泻，劝令林东荣购买吸食。林东荣应允，随陆续用银一二元交汪庭槐等，先后向未获之王亚安买得鸦片烟膏一二两转回，用旧存磁器烟斗，斗上竹管，令林东荣吸成瘾。是年八月间，林东荣因赴京引见，将瘾戒断。陈致中、徐复兴亦因奉禁严紧，于是年十月内将烟瘾戒绝。二十年二月初四日，有林东荣素识未获同姓不宗之林熊飞赴营求充书记，林东荣不允，令林熊飞在署内空房暂住。林熊飞因见汪庭槐、莫亚盛均吸食鸦片，亦陆续用银，托汪庭槐等向不识姓名船户买取烟膏，一同吸食。林熊飞旋于二月十五日搬出署外居住。是月二十四日，林熊飞又欲买食烟膏，因无处寻觅，随用银十四元，托汪庭槐之子现获兵丁汪超汉，及病故之刘洗帼并未获之姜悦往，向未获之姜华耀买得烟土半边，自行煎熬吸食，并谢给汪超汉等番银一元。汪超汉、刘洗帼嗣因在营误差被责，正欲私逃。三月二十四日，林熊飞又用番银三十九元，托汪庭槐转交其子汪超汉代买烟土，熬膏吸食，许给谢银。汪超汉当与刘洗帼商明，希图买烟获谢，一同逃走，遂转向现获病故之渔户陈亚耀，嘱令代为寻觅烟土。陈亚耀以內地查禁严紧，必须偷越出洋，向夷船购买，汪超汉等应允。陈亚耀随携取银两，带同现获之水手罗亚金即罗亚全，驾坐自置采捕渔艇，驶赴磨刀外洋，遇见素识未获之唐亚有，谈及在红毛吧叭唵夷船充当经纪，知有烟土出卖。陈亚耀随用银三十六元，买得烟土三个转回，交汪超汉等收领，旋被新安县等连艇拿获，同续获之汪庭槐、陈亚耀、罗亚金即罗亚全，先后解省审讯，究出该营字识陈致中、莫亚盛即莫云青、徐复兴均有吸食鸦片情事，委员押送该守备林东荣来省，并勒提字识陈致中等到案，提同汪超汉等质讯。因林东荣供词狡展，经前督臣林则徐将该守备林东荣奏参革职，分委广州府等确审据报。案犯陈亚耀、汪庭槐、刘洗帼带病进南海、番禺二县监病故。兹据委员广州府等审明议拟，由藩臬二司会同复审招解，臣亲提复加研讯，据各供认前情

不讳。

臣查该犯汪超汉等所供,托买烟土之林熊飞系在营署之人,且究出字识中吸烟者已有七名,该守备林东荣何以毫无觉察,一任骛法营私,难保非该守备假手林熊飞出名托买。并该守备林东荣及字识陈致中等所供,曾经吸食现已戒绝各情,尤难遽信。且恐该营兵识吸食者,不止此数人出洋私买烟土,亦不止此一次,均应彻底根究,复加熬验。该守备林东荣及字识陈致中、徐复兴形色照常,精神如故,并无烟瘾情形,所供业已戒除,尚属可信。至转托买烟之林熊飞,据林东荣坚供,其人实于二月十五日搬出署外居住,委无假手出名托买情事。前因已将烟瘾戒断,是以未将曾经吸食各情供吐,希图避就等语。质之汪超汉等,供均相同,并称伊等本管官林东荣现经参革,尚复何所畏忌。且伊汪超汉曾经在营被责,如果林东荣有假手出名买烟等情,正可切实指证,何甘代为容隐。又据汪超汉、莫亚盛同称,伊汪超汉当日委因图得谢资,与林熊飞代买烟土二次,内陈亚耀仅止起意出洋代向夷缸购买一次,并无积惯兴贩及囤积发卖情事。至在营兵识,亦无另有吸食之人。汪超汉、莫亚盛现已审拟重罪,复何肯代人隐瞒,反复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向发边远充军。又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准刑部咨:现任官员如有曾经吸食鸦片,该上司即行勒令休致。又在官入役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食鸦片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又平民吸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内犯案,不能供出贩卖之人,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又名例载:雇工人为家长隐者勿论。又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陈亚耀,因汪超汉等听受在逃之林熊飞转嘱,代购鸦片烟土,熬膏吸食,辄起意商允汪超汉等驾艇出洋,潜赴夷缸买取。核其情节,虽与出洋兴贩、囤积发卖不同,惟现当严办鸦片之际,该犯胆敢出洋代人购买烟土熬食,图得谢资,遍

查律例内，并无作何治罪专条。若仅照寻常代买鸦片拟罪，实不足蔽辜，自应比例酌加问拟。陈亚耀应比照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向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仍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汪庭槐仅止听从林熊飞，转令其子汪超汉代买烟土，并不知陈亚耀出洋购买情事。该犯与莫亚盛各自买取烟膏吸食，虽据供出卖烟之王亚安姓名，惟尚未获案，即与不能指出无异。查该犯等在营充当字识，即属在官人役，亦应照例加等问拟。汪庭槐、莫亚盛即莫云青，均合依在官人役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食鸦片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例，于平民吸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案，不能供出贩烟之人，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汪超汉、刘洗桐讯止代林熊飞转购烟土，熬膏吸食，虽与听从兴贩不同，惟陈亚耀起意出洋代买，曾向该犯等高允，即属为从。汪超汉、刘洗桐，应均从陈亚耀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系兵丁仍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汪庭槐、刘洗桐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其余各犯均到配折责安置，守备林东荣讯已戒断烟瘾，亦无假手出名买烟等情，惟前曾吸食鸦片，后复故纵书识汪庭槐等在署吸烟，例应勒休革职，先经参革，毋庸再议。罗亚金受雇与陈亚耀艇内充当水手，即属雇工，其与雇主陈亚耀听从汪超汉出洋购买烟土，知情不首，律得容隐，应照律勿论。陈致中、徐复兴虽曾经吸食，业将烟瘾戒，除平民例得免罪，亦毋庸议。陈亚耀、汪庭槐、刘洗桐在监病故，禁卒人等讯无凌虐情弊，陈亚耀出洋买烟，系从僻港偷越出洋，守口员弁无从查察，买烟艇只系内河小艇，向不编烙给照，均毋庸议。起获烟土候饬烧毁，各犯得受买烟谢银，除刘洗桐已死免追外，余仍照追入官。卖烟之不识姓名缸户，饬行确查是何姓名，与逸犯林熊飞等一并严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出洋购买烟土，及营弁吸食鸦片，均经该营县及该管各上司访问查拿，揭参究办。陈亚耀、王庭槐、刘洗桐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官例无处分，所有文武失察及管狱各职名均请免开，犯

故图结饬取,另行咨送。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定拟缘由,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

再,广东巡抚系臣本位,毋庸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四九六、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为寻回 被掳兵丁及探明英船行踪片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于十月二十二日将暎夷抢夺奉撤归营之师船由驿奏闻在案。嗣准提臣咨,据参将李贤禀称前事,并差派弁目小船沿海查寻遗失兵丁,陆续寻回二十六名,内验有受伤者八名。其陈元超、区玉陞、杨继兴三名当被轰毙落海,郭曙开一名先因患病在舱,随船被掳,尚无下落。除饬养伤医调,及打捞炮毙兵丁厚恤棺殓外,将外委何卓然并兵丁押送前来。臣当即亲提讯问,据外委何卓然并各兵丁所供,与该参将所禀相符,即饬发臬司分别办理。所失中米艇一号,暎夷既意存抢夺,日前断不肯送还,先行拨补驾驶,以资巡哨。俟夷务清理后,再看有无损坏,另行具报。

复据报,暎夷哈吧吐巡船二十日在九洲起碇,十四日复回之中巡船由三角起碇,哗哈巡船于二十三日由九洲起碇,俱向东驾驶,饬引水等跟踪瞭探,不知驶往何处等因。臣当即飞咨提臣,督饬守口员弁加紧严防,恐其伺间冲突,并不准出洋生事,以致有误机宜。

理合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九七、著吏部准林则徐所请广东南海县令
以梁星源调补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请调补省会要缺知县一折。著照所请。广东南海县知县员缺准其以梁星源调补。该部知道。

钦此。

四九八、著将拿获通英烟犯之通判俞益
游击郭仁布送部引见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拿获积惯通夷贩卖鸦片烟犯申明定拟一折。福建同知銜、马家巷通判俞益、陆路提标右营游击郭仁布，各自首先拿获斩鼻通夷烟犯王幅懔、施乌慈各一名。俞益、郭仁布均著送部引见。余著刑部议奏。

钦此。

四九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于定海英人撤兵
一半后仍需加意防守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

伊里布驰奏倭夷起碇赴粤一折。览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等

于十月十九日带领兵船,请咨赴粤。该大臣将前调防兵酌量撤退,商渔船只照旧开港,均著照所议办理。惟该夷撤兵已及一半,尚有留住定海之人,该大臣所留各营防兵,按照口岸分驻,仍须加意防守,不得因该夷渐次撤兵,稍形疏懈。

至商渔船只照常出入,虽据该夷声明不敢滋扰,仍著严飭海口员弁认真查察,毋致别滋事端。

所递夷书,已发给琦善阅看,谕令相机办理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〇、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派员密探英人 贸易私信所述是否属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

御史曹履泰奏,粤东澳门传有舟山夷人私信,请飭确探一折。如果此信属实。是该夷于占据定海之后,既无居民同住,又无食物可买,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势必不能久住。惟系贸易私信,未可凭信,著伊里布派员确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机筹办。原折原信均抄给阅看。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一、著钦差大臣琦善到粤后向英人究诘 定海何以仍留半数兵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

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碇赴粵一折。據稱差弁探明，懿律等實于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只起碇，由外洋而去，連前所撤六只，合計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碇赴粵，系為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隨時相機妥辦。伊里布折及照會抄給閱看，夷書一件并給閱，遇便繳還。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五〇二、著從定海撤出之統兵各員應約束部屬 不得沿途滋擾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刪補檔）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

前據御史俞東枝、張灝以兵差過境，恐致擾累地方，請嚴加約束各一折。本日據伊里布奏，定海防堵各兵，現已酌量撤退歸伍，所有經過地方，自應約束嚴明。著此次統兵各員親為彈壓，嚴申禁令，務令按期出境，不准稍有逗留，亦不准額外需索。如有借端滋事，即行按律嚴懲，并著各督撫將軍提鎮，嚴諭沿途文武員弁妥為照料，不許假手丁胥，借口科派，致滋騷擾，以肅紀律而戢閭閻。

欽此。

五〇三、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乌尔恭额 及罗建功等罪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内閣奉上諭，

烏爾恭額押解到京時，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訊擬罪。其羅建功、錢炳煥、王萬年、袁配道等罪名，著一併定擬具奏。

欽此。

附件：烏爾恭額親供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副捕档)

具親供：

已革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前在浙江任內，于本年六月初七日酉刻，據鄞縣知縣舒恭受稟報，夷船竄入浙洋，即于初八日奏明親往督辦，晝夜奔馳。十一日行抵鎮海，驚悉定海縣城已于初八日被倭夷攻破占踞，正在急籌防堵間。十三日寅刻夷船多只駛入鎮海洋面，直逼要口，是晚該夷在洋忽將鄞縣商船扣住，勒令商人投遞書函，欲求轉達廷臣，封面開寫該國宰相照會大清國宰相字樣，由寧波府知府鄧廷彩轉呈前來。烏爾恭額因思該夷投遞書函已在攻踞定海之後，況書系封固，其中措詞是否得體，未便拆閱。且自念守上之官，既失定海，罪已難逃，今未克復，又未退還，即代為轉奏，恐為罪更大，是以將原書于六月十四日交原商人送還。此烏爾恭額送還原書未敢轉奏之實在情形也。

烏爾恭額于六月二十六日具奏籌辦折內，僅將送還原書大略情形具奏，又未詳晰聲敘，加以彼時防守要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聩，復不知清旨定奪，事後自揣糊塗已極。茲蒙奉旨訊問，自知昏聩謬妄，悚惶無地，追悔莫及，惟有懇求奏乞天恩，將烏

尔恭额从重治罪。所具亲供是实。

五〇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探访定海英军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探访定海夷情尚有可疑，请旨飭令广东、浙江各钦差大臣斟酌妥善办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臣仰蒙天恩擢授浙江巡抚，自川省起程，沿途访询，不得啖夷实情，深为焦急。嗣行抵安徽之凤阳县临淮关，获晤广东钦差大臣琦善亦只将天津夷情向臣告述，其定海夷情，伊亦未能深悉。臣抵任后，本拟先赴宁波府探询底蕴，会同筹议。缘各前任俱因在军营防堵，不能兼顾署中一切，案牍奏咨展限，数月以来不无积压，不得不先为清厘。并因各属应试武生纷纷来省，守候已久，又不得不赶办武闈，业经奏明于十一月初四日开考，是以一时不能前往。前准浙江钦差大臣咨会，业经出示定邑士民，如果夷人并不向定民扰累，定民亦不得复行查拿。现又准咨会，啖夷船只定于十月十九日分艘起碇赴粤，听候查办。所有外省官兵全行撤退，本省官兵酌量裁撤，各属所雇乡勇一并撤去，沿海商渔船只开港放行。并接来函云，啖夷近来颇为驯顺，夷船前去六只，兹接夷书，已于十月十九日起碇十四只各等因到臣。是该夷之果否并不扰累，是否如期赴粤，及是否输诚驯顺，钦差大臣伊里布专司其事，固知之甚悉。而臣虽身属省垣，其夷情若何，民困若何，若不密加探访，梦寐时觉难安，当即差人密往定海查探。

现据回称，该夷在定海城外筑有炮台，在道头地方亦修有马头，复开有河道通达城内，设有铺面售卖洋货，阖城民房实已蹂躏不堪。臣又闻该夷初到定海尚不骚扰，现在不甚安静，已将定海所属之岑港、沈家门等处民房占据，抢夺奸淫。虽定海奸民现亦间有为其役使者，而各舛居民均志切同仇，不肯趋附。并闻该夷有设立

伪官，示谕定民，令其接济情事。至其起碇船只，有云赴粤者，有云未尽赴粤者，有云来时去者，只数多寡，亦传说互异。复据象山县禀报，十月二十二日，有夷船六只在洋游奕各等情。查夷船既未赴粤省，其在象洋游奕之船，或即系在定洋停泊之船，亦未可定其夷船赴粤之多寡，自应以钦差大臣函称数目为准，亦未便以探闻之词为据。

惟该夷既蒙圣恩，准其赴粤听候查办，何以仍在定海有修筑炮台等事，是否修筑在甫陷定城之时，抑或修筑在蒙准赴粤之后，及抢夺奸占是否在钦差大臣示禁定民之先，抑或是在示禁定民之后，臣尚不能确知。如果修筑等事在后，是广东筹议尚在未定之时，而定海夷情已显露藏祸之迹。如果抢夺等情在后，是我虽以诚相予，而彼终以诈相应，且如果真心赴粤，又何以设立伪官，示谕定民，种种情节，均属可疑，诚恐该夷有欲在定海互市之意。

缘定海为海洋适中扼要之所，南近福建，广东，北达江苏、山东、直隶，皆可扬帆分驶。倘在此通商，其船只忽南忽北，较从前更为便捷，若任其来往，则沿海贫民以及失利渔艇并土盗船只竟难保不被其勾结。设各省口岸处处防堵，严加稽察，是又不得任其自如，亦未必能相安无事。且定海居民既被蹂躏不堪，犹不附和从夷，将来筹办善后，自应加意抚恤。该夷在此通商，则文武之稽查弹压轻重两难，在在均属棘手。况浙江省为东南财赋之区，而宁波府实为浙江精华之地，迹其欲往定海之心，难保无覬覦宁波之意，否则烧烟在广东，受挫在粤、闽，何以不敢豕突澳门、厦门，而反豕突定海耶？

溯查乾隆二十一年间，宁波崎头洋有夷船一只停泊，恭奉上谕：“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间有遭风漂泊之船，自不得不为经理。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不可不预为留意。”又，乾隆二十二年奉

上谕：“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不准收入浙江海口各等因。钦此。”今我皇上亦只许该夷赴粤叩关，仰见先圣后圣慎重海疆，若合符节。

现经钦差大臣琦善奉命赴粤查办，自必筹度万全，断不仅为目前之计，即钦差大臣伊里布驻扎镇海，亦必能洞察夷奸，妥为经理，原无俟臣之颺颺过虑。第臣渥受殊恩，探知夷情既有可疑，若专候广东查办，窃恐广东不知定海近时夷情，又恐赴粤夷人甘语伪求，致被朦混。臣思患预防，即不敢不据实入告，相应请旨，飭令广东钦差大臣琦善，将臣探访情形查核，斟酌办理。仍请飭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就近确查夷情，随时密咨广东，以期筹画妥善。臣俟武闹事竣，将署中公牍分别赶办，即当驰往镇海亲历察看，再行具奏。

所有臣现在探访定海夷情可疑并请飭办缘由，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〇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揣度英兵延宕 撤退奸谋及江苏监造炮位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奴才揣度夷情，并飭委大员监铸江省炮位缘由，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十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伊里布驰奏，夷船择期赴粤一折。览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来文，据称分船赴粤。惟该夷懿律是否亲身赴粤，义律诸夷是否一并随往，留在定海者又系何人？文内未经叙明。自应确探起碇日期，退去船只数目，再行酌办。惟该夷等既已赴粤听候查办，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所获夷目夷

妇等,仍着妥为看守,俟该夷将兵船全撤,交还定海,再行放回。著将此意晓谕该夷,并诘究定海留人是何意见。其夷书一件已发给琦善阅看。又,裕谦奏请重制炮位一折,已谕知裕谦准其动项制造。惟该署督飭委署游击周名扬同地方文员勘验,于制造炮位,恐未必尽行熟悉。著伊里布遴委熟悉员弁,监同妥办,总期坚利适用,无致有名无实。现值海防紧要,即日赶紧制造,无庸听候部覆。裕谦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欽此。”

遵查夷目懿律与义律、马礼逊等已于前月十九等日起程赴粤,其留在定海之头目,一名胞祖,一名布尔利经,奴才查探明确,于二十二日专折奏明在案。至该夷此次称兵犯浙,原因上年被粤省毁烟绝市,故遂铤而走险,豕突浙洋,占踞城池,以为要求之计。其前在天津稟诉,经直隶督臣琦善训切晓谕,该夷情词固属恭顺,然其与差弁白含章面语,止称定海兵船先撤一半,并未言全行撤退,迨起碇之际,则并撤兵一半之说,亦复更易,声称事未定局,兵船不能即撤。是该夷在天津所言,本已反复不定,嗣后由直旋浙,因浙省先曾获其头目人等,该夷吁求释放。奴才见其情甚迫切,故令以地易人,飭其全撤兵船,交还定海。该夷先犹再三诡辩,旋即明言,归地撤兵之事应连他事与琦善一并会议。奴才复又详加开导,力破其有挟而求之见,而该夷坚执诡计,不肯还地,亦不复敢索人,惟事宕延勒索,竟无赴粤之意。奴才因其居心叵测,遂差弁前往探询,并令设法劝谕,该夷仍不允全行撤退。及该弁等谆谕至再,该夷始践撤兵一半、至粤听候查办之约。

推原其意,盖由犬羊之性,多所犹豫,惟恐全撤兵船,则定海即为我有,伊等无可挟持,所求之事,将难如愿,是以止肯撤兵一半,仍将一半留住定海。以懿律屡次来文,及其前在天津所称事未定局,兵难即撤之言,逐加揣摩,其所以留人在定海之意,可以概见。现在懿律与义律等已往广东,其胞祖等非主持此事之人,未必深知底蕴,诘询无从得实。其前获之夷目夷妇,叠经奴才谕以俟归我定

海之后再行遣回，该夷等遂亦不复渎请释放，此时似亦毋须再向晓谕。至该夷并无久踞定海之心，前次义律来镇谒见，曾向奴才面诉，其后差弁前往探询，懿律等又有俟粤省查办完竣，得有马头贸易，即将定海交还之语，异口同声，似属可信。且揆之事势，该夷在中国数万里以外，越国鄙远，亦断不肯久据孤城，坐以待毙，是该夷现在留住定海，并无所意，可以仰纾宸廑。

再，署两江督臣裕谦，请重制苏松镇各营炮位，系海防必需之器，诚如圣谕，总期坚利适用，庶不致虚费帑金，自应飭委熟悉之员，监同铸造。奴才查苏松镇总兵田松林，阅历已久，于军械之利钝均能深悉，应即飭令监制。俟奴才回任之日，逐加试验，如果不能合用，即行照例著赔，以专责成而免草率。

除移知该署督并飭田松林遵照办理外，所有奴才揣度夷情及委员监铸炮位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〇六、著吏部传询安徽前任太平府知府胡元炜 讯明黄凤楼销毁烟具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内閣奉 上谕：

前据吏部奏，安徽降调知县黄凤楼销毁拿获烟具，禀报有案。惟该抚未将应否参处声明，碍难核议，当降旨交程懋采查明覆奏。兹据奏称，黄凤楼销毁烟具，业经禀府。前任知府胡元炜，未及转禀，旋即丁忧。该前府现因服阙起部，请就近传询等语。著吏部即传前任安徽太平府知府胡元炜，确切讯明，据实具奏。

欽此。

五〇七、著钦差兵部尚书祁离藻等厦门接仗一案 毋庸议并查闽洋有无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尚书祁、侍郎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谕：

祁离藻等奏遵查厦门接仗情形一折。此案既据该尚书等密传该处乡民，及未与是役之弁兵、捐资招募之绅士，分别讯问。并据水师提督陈阶平呈递亲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议。其另片奏厦门防守情形。览奏已悉。

惟本日据吴文煊奏报护督日期折内，有闽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驶之语，该尚书等尚有续查事件，计此时接奉谕旨，当已折回闽省。该处洋面现在有无夷船停泊，自必确有见闻，著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防堵经费 由藩库先行划归以清款目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军需既有截留专款，请将前支藩运两库银两先行划归，以清款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六月间，倭夷船只突入定海，占据县城。前抚臣乌尔恭额驰赴镇海，会同提督，飭调本省各营官兵前往防堵。当时筹备粮饷军火器械并战守应用各物件，先经奏明，飭司提解藩库银十万五千两，解赴宁波应用。此外，自温州之玉环、平阳至嘉兴之乍浦、海盐各厅县，南北袤延二千余里，皆系滨临大海，均经派拨弁

兵，雇集乡勇，处处巡防。嗣因钦差大臣伊里布并福建提督余步云调拨江、闽两省兵勇来浙，相机筹办，所有一切需用银两，又经前抚臣先后札飭藩运两司，在于各库动款支应，分解宁波、镇海，以济急用。并据藩司与杭嘉湖道，分别详给乍浦、海宁等各处兵勇粮饷，及置备防御之物，亦系由藩运两库陆续动支，共银四十万五千八百余两。经前护抚臣宋其沅，因大军既集，用款繁多，后来所需又难预，必如另以军需请部酌拨，恐缓不济急，请将奉部拨解云南省铜本、兵饷与应解部款，共银九十六万二千八百余两，奏请截留浙省，以为军需专款之用，奉旨飭部议准在案。臣到任后，督同司道逐加查核，截留银两，尚未动用。其所动藩运库项，皆有本款支销。前因军务急迫，仓猝之际，势不能不干两库内暂为支应。惟既有截留专款，自应将前动库项，先行划归，俟军务藏事，统于截留专款内核实造册报销，以免缪辑。

所有臣划清库款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〇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查拿 台州温州两府栽种罌粟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查拿台温两府栽种罌粟之地户并积惯烟匪，先行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祁嵩藻、黄爵滋奏，查明台温两府栽种罌粟情形一折。已降旨将台州府知府潘观薰革职，并著该抚将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及各府厅县查办不力各员分别严行参处矣。浙江台州、温州偏僻处所私栽罌粟，虽据各属及委员禀报均已铲除，而根株尚有存留，萌芽易致滋蔓，且犯多未获，即难保其不复私栽。

著劉訥珂嚴飭所屬，隨時周履，認真查勘。如有復行栽種之處，盡數拔除，嚴拿究辦。仍令該管道府照奏定章程親往履勘，查有栽種煎熬等弊，即行揭參，并嚴禁營弁胥役得受陋規，以清包庇。若瞻徇不報，一併嚴行參處。其祁霽藻等訪查之乐清縣楊公岙、高庚、靄霧，北閣地方有栽種罌粟之處，雖經铲除，著將地戶姓名人數查明辦理，并玉環厅之苔山、田岙，永嘉縣之廊下、花坦、崖頭、嶺頭、楠溪、乐清縣之芙蓉、陽谷，平陽縣之南港、赤溪、金鄉各等處，向有奸民栽種，熬烟售賣，亦著一併查禁。又據訪得台州府臨海縣張明保、羅大潮，仙居縣李慶、趙光美，黃岩縣朱老二，均系積慣烟匪，未經破案。著同朱泳丁等各案逸犯一併飭屬嚴拿，務獲究辦。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伏查浙省之台、溫府屬，山多田少，向有不肖奸民因私種罌粟獲利較多，每于偏僻處所开辟布種，若不铲除淨盡，嚴懲地戶，則私種之流弊未清，即私售之烟匪不絕，而營弁胥役亦因查辦疏縱，遂得營私包庇。臣到任后，雖卷查各屬先后稟詳铲除獲犯之案，台州府屬已有三十三起，獲犯四十名；溫州府屬已有六起，獲犯十名。其乐清縣之靄霧并楊公岙、高庚，總名北閣地方，已獲私種之犯僧明方等三名。玉環厅之苔山、田岙地方，已獲蔣士雄等五名，永嘉縣之廊下、花塘崖頭、嶺頭四處，總名之楠溪地方，已獲金阿高等三名。仙居縣之趙光美一犯，亦據臨海縣報獲，照例擬流，咨部在案。惟乐清、平陽等縣之芙蓉、陽谷、南港等處，尚無據報铲除之案。即臨海、仙居、黃岩等縣之張明保等，亦尚未據報弋獲。竊恐未铲除者尚不止芙蓉、陽谷等處，即未弋獲者，亦恐不止張明保等數人。鴉片流毒民生，豈容任其漏網。臣惟有凜遵諭旨，飭屬嚴拿各犯，同朱泳丁等各案逸犯務獲究辦。并嚴飭所屬，認真查勘，盡數拔除，仍令該管道府遵照奏定章程親往勘查。倘查拿不力，竟致弁役受規庇護，臣必當及時从重參辦，以期仰副我皇上除惡務盡，力挽頹風之至意。

所有臣遵旨查拿缘由，谨先缮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次寄奉上谕，因臣尚未到任，由浙江递至四川，今由四川递回，臣于十一月初二日始行奉到，是以覆奏稍迟，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废弛已久，言之深堪愤恨！若再不振作，岂不有负委任！勉之。钦此。

五一〇、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

访查厦门反击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为遵旨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十月初八日抵厦门，查明六月间攻击夷船等情，于十四日恭折奏闻在案。兹于十一月初一日行抵建阳县之油源塘，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七日奉上谕：“前曾降旨著祁寯藻等于浙江审案完竣后驰赴厦门，密查本年六月间攻击夷船情形，据实具奏。本日又据邓廷楨等将七月间攻击番舶、擒获黑夷汉奸之出力员弁奏请鼓励。该尚书等此时已行抵厦门，著将此案攻击情形并此次所保各员弁是否核实，一并访查明确，据实覆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查此案攻击情形并在事出力员弁，臣等彼时在闽，确有闻见。此次奉命来厦，以夷务重关圣念，于历次办理各情节，业经一并留心访察，核与在省时闻见相符，因未率饬查，是以前折内未敢附奏。兹查该前督臣邓廷楨、抚臣吴文熔所奏攻击番舶、生擒黑夷，并在洋拿获购土汉奸一折，系属汇案具奏。其攻击番舶一案，系兴泉永道刘燿椿，因金门、铜山交界一带为泉州洋面来路，于本年三月间密饬厦防同知顾教忠，雇募水勇三百八十余名，并雇备大小商渔船十一只，委令水师提标左营守备杨靖江带领，放至金门铜山洋面上

下梭巡。四月二十一日卯时，在官仔前穿山洋面见有大夹板船一只在彼寄碇，知系贩烟夷船，督飭水勇各船，并力驱逐，夷船开炮打来，我众奋勇，一齐抛掷火罐，开枪环击。维时夷船已被拢逼，不及复行开炮，惟乱掷铁弹抵拒，水勇头目陈育手执藤牌，首先跃过夷船，随有二十余人蜂拥而上，占其后梢。夷人执镰乱刺，我众开枪并用彼镖回掷夷人，先后伤毙十一人，水勇亦伤毙八名。时值南风骤起，夷人砍断船缆逃驶，水勇亦即跳入海中凫水回船。计夺获夷船铜炮一门，炮盖一个，并于我船上拾得大小铁弹四十五个，海面钩得夷帽一顶，铁镖四枝，此杨靖江等攻击番船之实在情形也。

其拿获黑夷一案，缘四月二十日虎屿洋面有夷船一只游奕，并有夷人数名驾坐杉板船一只，直驶内港。维时署铜山营参将陈显生管带兵船在彼巡缉，见该夷似欲上岸，督令各船弁兵施放枪炮，迎前轰击，将杉板船击沉，忽有黑夷二人凫水逃近岸边，被外委郭德长带兵拿获。其虎屿游奕夷船，该署参将追至外洋远窜，随将黑夷二人解省，此杨显生等擒获黑夷之实在情形也。至署福州协都司周光碧，系浙江衢州镇守备，经前督臣邓廷楨调至闽省，派往泉州海口一带查拿烟贩汉奸。其带领水勇，侦获通夷匪船一只，人犯十一名，烟土二千余两，查系四月二十六日夜间在围头洋面之案。

以上各情节，臣等夏间在闽省时，除据各员弁禀报外，并于因公接见官弁时，随时询问，俱无异词。其获解铜炮、炮盖、炮子、铁镖、夷帽等件，并拿获之黑夷夷果、暗麻纳二名，均经送到臣等行馆公同验看。兹复于赴厦时沿途察访，并查知顾教忠、俞益二员捐资雇募水勇名数，均属众见共闻，确有可据。该督抚所保各员弁，核阅原奏，与臣等访查相符，尚无不实，理合缮折，遵旨据实覆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臣等业经到厦访查明确，自可无庸再行前往，谨于浦城县拜折后，率同司员由浙北上回京复命，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五一一、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报查明

厦门兵勇反击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录）

再，厦门七月内防堵夷船一案，系在臣等前次起程之后，此次来厦，亦经向该处乡民弁兵及绅士人等一并查问。询悉夷船系于七月二十四日晚间来至青屿外洋，当经提臣陈偕平、兴泉永道刘耀椿督率文武员弁暨各绅士等，连夜分布兵勇，各处防守。二十五日辰刻，三桅两桅夷船各一只驶入青屿口内，向水摠台开炮，直冲内港。经游击任经猷、都司张然等，带驾兵船十余只，开炮堵击。安海汛守备鲁恩仁连开二炮，打中夷船火药处所，烟焰突起，岸上山顶民人望见，一齐鼓掌称快。署中军参将孙云鸿等亦开炮击碎杉板船一只，该夷始行退泊青屿门内。二十六日巳刻，夷船复驶向水摠台开炮，直打到大炮台。副将云海、叶长春等，在炮台向东南施放铜炮，连中夷船，将其帆索烧毁。鼓浪屿官兵亦开炮轰击，夷船不能冲过，旋即拨转退去，仍泊口内。二十七日巳刻，夷船复放杉板三只，追一商船，势甚危迫。经同安县胡国荣并乡绅陈荣试、陈荣植等，飭令水勇驾划龙船，尽力追逐，开炮击中夷人五名，倒跌船上。南岸屿仔尾官兵亦开炮夹击，该夷船随逸至青屿停泊。计三日内，兵丁伤毙六名，游击任经猷因奋力堵击，被炮殒命，居民均无伤损。该夷除被划龙船炮中五名外，其余被击落海者，查无确数。迨二十九日晚间，夷船始扬帆而去，其夷书一件，系于去后交渔船带呈等情。核与该提督巡道向臣等面述情形，大略相同。查厦门两次被夷船滋扰，其六月内骤经接仗，民情不无惊惶。至七月内沙墩炮位布置已具，夷船虽连驶入内港，而人心恃有准备，均各镇静。

知关圣履，所有臣等一并查悉缘由，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二、暂护两广总督怡良奏报粤省 中路英船动静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①(军录)

再，臣前奉谕旨酌减守口防兵，业经附片具奏在案。兹据守口各员具报，中路洋面原泊暎夷巡船舳板八只驶出万山回泊，中路洋面巡船六只，其余俱系货船，共有二十六只。其船东移西泊，来去不常，因其船身笨重，深恐水湧沙停，是以日有迁徙，仍回故处，现在俱尚安静。臣仍飭守口各员照前小心防守，不敢稍存疏懈，用副圣主绥远防微之意。

谨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三、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前获 英俘应解赴粤省核办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朱折)

再，前据护铜山营参将陈显生在洋拿获黑夷爽果、暗麻纳二名，即经前督臣邓廷楨会同臣奏明圣鉴，一面提省译讯，发交福建臬司收管在案。兹查暎夷船只已遵谕旨赴粤，听候钦差大臣查办，所有前获黑夷爽果暗麻纳二名，自应解赴粤省，交钦差大臣一并核办。

除飭司遵委委员管解赴粤外，臣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朱批：覽。

五一四、山海关副都统裕瑞奏报 山海关加紧防守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朱折）

再，查山海关，乃盛京根本重地之门户，滨海八里之遥。前于八月初九日，夷匪探信船只既来海面游奕，不无窥伺防堵官兵之虚实。是以督同山海路都司雅尔杭阿先，在该营旧存炮内慎选利用者三十三尊，札饬临榆县知县郭时亮修砌炮座，该营县均各办理裕如。奴才复亲历城头，指定紧要处所暗设炮位，密摆官兵守御。并拣备年力精壮闲散二百五十名，归并守城官兵防护，以定军民惊慌之望。

嗣据直隶清河道朱壬林转准直隶总督琦善文称，已据该统帅懿律声言，自行前来山海关，看视古迹，并云只见弓箭，并无炮位等语。诚恐该夷知该处系属要口，又乏炮位，设经此次劝谕之后，该夷始终坚执，则难保不前往该处先图占据，借要挟之计。正在筹备防堵间，又准琦善知会，该夷已于八月二十日遵旨起碇南行，而夷情叵测，慎重紧防各等因到关。伏思此等丑类猖狂，深堪发指，该夷既知山海关防堵官兵虚实，尤当设法加意紧防。

所有奴才先事筹备安设之炮位，备文飭交临榆县知县、山海路都司，差派弁兵民壮，谨慎常川看守，以为御敌之要具。总期有备无虞，万不敢济急目前失于防患，自蹈重愆，辜负圣主委任。理合附片，谨奏。

朱批：知道了。

五一五、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遵员 铸造炮位等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查明定海情形，并酌拟筹备一折。览奏均悉。该夷历次在浙投递稟词，船只并未近岸，若重申约束，恐夷众妄生疑畏，适肇衅端，所见甚是。至所获夷炮，点放不能及远，留之无用，俟该夷交还定海后，将前次拿获夷匪发还时，即将炮一并掷还。据奏现已采有铁斤制造大炮，著仍遵前旨，遵委熟悉员弁监同妥办，总期坚利适用，无致有名无实。其淮南商人报效银五十万两，该大臣奏请拨用，自系因军需紧要，惟裕谦曾否动用，不能遽度。著伊里布就近与裕谦商酌支用，仍须核实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一六、步军统领奕经等奏为拿获兴贩鸦片烟 人犯于四等并请交部审办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原折)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谨奏，为拿获兴贩鸦片烟来京售卖人犯，请旨交部审办事。

十月二十九日，据南营西珠市口汛都司黄泽溥带同弁兵，协同北城防役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于四、魏大二名，起获熬浓鸦片烟膏三十余两、银七十余两并烟灰等物，连留住之郭士路一并解送前来，奴才等督饬司员详加审讯。

据于四供：我系直隶宁河县人，年四十七岁，在本县城内居住，种地度日。本年八月间，到天津置买木植，遇素识之刘二，说现在鸦片烟甚贵，买烟贩运可以多赚钱文。我随同刘二找素识魏大，三人商量，各出钱文贩运鸦片烟，来京售卖赚钱均分。我出钱一百吊，刘二出钱二百二十吊，魏大出钱一百吊，我又同魏大凑银七十二两，以备多买烟膏。刘二带我同魏大在天津马家口洋船上，向刘二素识之金官，买得熬浓鸦片烟膏三十余两，因金官所存烟膏无多，只买得三十余两。我同魏大所凑之银携带来京，俟将烟膏卖完，连所得烟价并银两，再赴天津买烟。十月二十日，我与刘二、魏大将熬浓鸦片烟膏分了三包，各用布裕包包裹系在腰间，外穿衣服遮盖，由天津起身。在路上我们向刘二商说，现今京中查烟甚紧，到京恐被查拿。刘二说，宣武门外大街日升店，伊曾住过，他的房间，到时可以租房居住。随于二十二日到京，即租住这日升店房间，尚未将鸦片烟膏售卖。二十六日被营里官人访获，彼时刘二乘空逃逸，官人将我同魏大拿获，在我身上搜出熬浓鸦片烟膏十两零八钱，在魏大身上搜出熬浓烟膏一包，约十八两，并在我们住房内搜出熬浓鸦片烟膏四两，烟灰一小包，银子七十余两，一并起获的。今蒙讯问，刘二在天津候家后住家，烟灰一小包是刘二的，其余铜盒等物供是我的。所供是实。魏大供：我系直隶天津县人，年四十三岁，在本县湾子地方居住。本年八月间，素识于四并卖鸦片烟之刘二向我告说，现在鸦片烟甚贵，买烟贩运可以多赚钱文，我们三人商量，各出钱文买鸦片烟，来京售卖赚钱均分，余与于四所供相同。郭士路供称，伊在宣武门大街开设日升店生理，十月二十二日，有春间在伊店内住过之刘二同于四、魏大租伊店内房间居住。至二十六日，有官人查店，在刘二等屋内搜出鸦片烟膏等物，将于四、魏大拿获，刘二乘空逃跑，连伊解案。伊不知于四等贩烟，亦不知刘二现逃何处各等供。

查于四、魏大于查办鸦片烟功令森严之际，胆敢由天津兴贩熬

浓鸦片烟膏，来京售卖，实属目无法纪。其熬浓烟膏虽止三十余两，较寻常烟膏不啻数倍，显系积惯兴贩。现据供认，伙同在逃之刘二在天津马家口，向刘二素识之洋船上金官买来，其金官系何处人氏，所买烟膏曾否在他处销售，所携银两是否卖烟所得，及来京寻觅何人销售？严诘至再，坚不吐实，显系倚恃刘二在逃，一味推卸。店户郭士路春间曾租给刘二房间居住，此次又租给该犯等房间，其刘二以前在京卖烟，郭士路显系知情容隐。所供不知贩烟情事，尤属狡猾，均须严切根究。相应请旨将于四、魏大、郭士路连起获鸦片烟膏银两等物，交刑部严讯办理。在逃之刘二，奴才等仍飭旗营员弁暨番子等严拿务获，并请教下直隶总督一体严缉。

为此谨奏请旨。

五一七、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 拿获烟犯江八满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录)

再，据永定县知县邓敬舆会同委员试用未入流霍明高禀报，拿获匪犯江八满一名。讯据供认，系太平帮第五号总头，受雇包送烟土不讳，与江西省所获犯供约略相同。及诘以李正昌等是否同伙，据称均不认识，亦无将红布挂在衣扣为记等情。

臣查该犯江八满，既据认系太平帮总头，何以与李正昌等均不认识？显因恃无质证，任意狡展，即经飭司提省确审，并飭该县严缉李正昌等，务期悉获，一并解省究办。至江西所获现犯，供称该犯等多在广福亭地方会齐，据该县等查明，广福亭有二处均属广东大埔县辖，与福建之永定上杭相近，该犯等究在何处聚集，(朱批：上紧查拿，不准推诿。)现亦分飭各该县严密搜捕，并飞咨广东督抚臣飭查拿办。

所有现在获犯情形，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八、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何以攻击撤防兵船并要回掳去兵丁船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删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怡良奏，撤防师船归营，猝被倭夷在洋轰击，夺去米艇兵丁一折。览奏之下，不胜骇异。该夷性原诡谲，惟在天津业经约定前赴粤省，静候查办，并有沿海各处如不开炮，渠亦断不滋扰等语。且据怡良奏称，该夷于天津情形，火轮船已为传说，是该夷不得委为不知，何以遽行开炮？琦善此时谅已抵粤，著传谕该夷，天朝抚驭夷人从不失信，既已相约戢兵，且专派钦差大臣前往查办，代为昭雪，何以于撤防兵船猝加轰击？如此反复，是诚何心！著琦善一面详加诘问，并向该夷要回掳去兵丁船只，一面严飭文武员弁密加防范，毋许夷船驶入内洋，是为至要。怡良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一九、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船自浙回粤现在大概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朱折）

琦善跪奏，为倭夷业已回粤，先将现在大概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奉旨颁给钦差关防，来粤查办夷务，署理两广总督于十一月十一日接印任事，业经另折专差奏报在案。奴才先于十月二

十八日行次接准钦差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来咨，知已给咨夷目懿律等自浙江起碇。复于十一月初三日由澳门同知送到懿律等咨投咨文，知该夷业经抵粤。奴才以广东省城汉奸充斥，举凡一言一动，罔不潜相窥伺，为夷人私通消息。故未到省之先，即派委直隶守备张殿元、白含章，暨由山东带来通晓夷语之八品衔鲍鹏等三人，前往探询夷人情形。詎该委员等于十一月初六日行抵虎门以外，即见有该夷兵船多只连樁内驶，声言欲击虎门。诘其事所由起，据称该夷自浙回粤，于十月二十八日差火牌船插挂白旗，前赴虎门，欲行投递由浙带回咨文，被该处守口弁兵开炮攻击。并称白旗船只系伊国承平所用，前在浙江闻知大皇帝既有恩旨戡兵查办，何以又行开炮，是以前来报复等语。该员等询知懿律等督兵在后，随一面用言暂先止住兵船，一面迎见懿律等详加辩论，该夷大肆鸣张。迨经反复开导，始据声称，须令协镇，登舟服礼，并给与印文，以后凡白旗船只，均不得开炮轰击。据该委员等回省面禀前来。

奴才伏查夷情本多诡诈，且此番自浙旋回后，察其词气，似缘探知虚实，较前更加傲慢。无论协镇登舟服礼，国体攸关，断难允从。即所称白旗船只系伊国承平所用，如或信以为实，设被遍船张挂，别怀诡计，诚恐堕其术中。然该夷现既遵旨回粤，听候查办，自应先以理喻，不得徒事攻击，否则此间沿海口岸所在可通，若令到处滋扰，非惟防不胜防，抑且事无底止。

奴才随以水师提标中军参将出名，代为撰具发给夷人文稿，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现在严查惩处，由提臣交该中军铃印转发，以安该夷之心。并与约定嗣后夷船止应在伶仃洋停泊，如有文书，即乘舢板船径赴澳门同知衙门投递。奴才并即札飭该同知遵照接收禀送，暨分别咨行沿海文武，此后如遇夷船游奕，须先询明来由，若其意不在滋扰，我兵毋得率先施放枪炮，贪功愆事。一面仍以夷船回溯，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提防。随飭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不动声色前往

该处妥为密防。

迨至初十日，又据懿律等呈到初七日所发夷书，并未言及他事，仅称懿律因病即日回国，以后均归义律管理等语。奴才复查询委员等，据称初六日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致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且曾据鲍鹏面禀：前与义律谈次间，该夷似欲请于广东之外，再于宁波设一马头，缴还定海。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似亦不可不防。然其说仅属传闻，奴才并未得有实据，未便遽用公牍，故即由六百里密函飞致钦差两江总督臣伊里布，嘱其留意。一面复飭守备张殿元等三人，持文照复义律，亦先不与言他事，但将此后夷船应泊伶仃洋面，暨由澳门同知接递文书之处，向其告知。仍密谕委员等随机诱探，且视其言之如何，再为酌量妥办。盖夷人素性好为猜疑，若与言之过急，转致其恃固而骄。

除俟委员等回日再将所有各情另行具奏外，奴才惟恐上股宸廑，谨将现在大概情形，先行由四百里驰奏，并将夷书一件，暨奴才照复该夷及札飭澳门同知，并为提标中军代撰文稿一件，一并录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朱批：即有旨。

五二〇、钦差大臣琦善奏呈义律咨复 关天培原文及代拟复稿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军录）

再，奴才正在缮折间，准水师提臣关天培递到暎夷义律咨复该标中军回文一件，文内言及还缴前夺阳右六号师船一节。奴才伏查夷人素性刁诈，往往先予人以小节，而其指望必奢，借得狡词求索，故必先由我示以大信大义，绝其借口之萌。则凡所求之非情非

理者，使我有說而彼且無辭，遂得詳加駁斥。且現在諸務未定，所系何止一船，有之于我不加多，無之于我不加少。而其人巧于窺伺，大凡索之愈急，挾之愈甚。即如定海，正彼所恃為居奇者。奴才隨又代該中軍擬其復稿，仍寄提臣轉交印發，聲明師船無足重輕，並帶言及前此辦理之過當，當是其意所愿聞，庶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

惟夷目懿律前日稱病欲回，奴才本以其身膺該國重任，來往自由，情殊叵測。乃昨日提標中軍派人前往投文時，據懿律出艙面見，並無患病情形，則該夷前此之托詞，謂其不果回國，猶為意中之事，乃又不他往，並不避匿，是何意見，尤為不解。或系別具肺腸，或竟由夷律欲假一人管理之名，俾得擅用平行文書，均未可知。

現在委員等尚未回省，容再另行具奏外，謹將夷人咨復提標中軍原文，並奴才二次代該中軍所擬復稿，一併進呈御覽，合先附片陳明。謹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附件一：琦善奏呈照會義律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呈（朱折）

謹將奴才照會義律底稿錄呈御覽。

照得本月初十日接准貴公使大臣來文，得悉貴統帥現因患病回國，以後一切事宜應即照會貴公使大臣辦理。惟貴公使大臣在粵年久，此間規格無不深知，所有貴公使大臣大船及各兵船應在伶仃洋寄泊，如欲遞送文書，應乘駛三板船徑赴澳門同知衙門投收轉送，必無遲誤。

蓋粵洋口隘甚多，其各處弁兵亦各有守御之責，且并不經管投文等事。若貴國大小船隻隨便赴各口岸游奕，當此諸事尚未說定，如兵丁不行拦阻，不能不慮及占踞。若欲行阻擋，又恐致傷和氣，現在既在籌辦事宜，須彼此先無猜疑，方為妥協，擬合先行咨明。

須至照會者。

朱批：覽。

附件二：札飭澳門同知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呈

謹將奴才札澳門同知底稿錄呈御覽。

照得噴咭喇領事等現已回粵，而諸事尚未說定，恐有欲投遞文書等事。既未便任令借此沿海游奕，且恐船隻到處，守口弁兵若形疏懈，難保不意圖占據。倘施放槍炮袭击，又必借口肇衅，自應由該同知衙門接收稟送。合行札飭。札到，該丞即轉移該國領事知照；嗣後如有應遞文書，即徑赴該同知衙門投遞轉送，并移知該國領事，澳門外沿海口岸甚多，然僅止守口武職弁兵，向不經管他事，且恐錯誤攻击，轉滋事端，該國領事等亦須約束弁兵，毋得輕近口岸。該丞一經接收文書，即速飛稟，送候查閱。毋稍刻延。

朱批：覽。

附件三：代水師提標中軍參將所

擬致義律咨文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呈

謹將奴才代擬水師提標中軍參將咨會義律底稿錄呈御覽。

竊照前月二十八日，貴公使大臣自浙回粵，帶有欽差大臣伊咨會欽差大臣琦公文，派員乘坐白旗兵船前來虎門投遞。該處守口兵丁止守口岸，向不可理他事，一見兵船駛進，即誤為前來攻击，開炮系兵丁錯誤。現在本參將严查姓名，即行嚴加懲處。至貴公使大臣現在甫經來粵，諸事尚未說定，而沿海口岸甚多，若不設兵防守，恐致乘虛而入，此兵家守備之法。即貴公使大臣之率帶兵船前來，亦系此意，彼此同情，其理甚明。若不先行說定，既慮貴公使大臣疑我備兵攻击，且恐守口兵丁如前此之誤行開炮，轉致有傷

和氣。

再則沿海兵丁職司防守，本不經管投遞文書等事，應與貴公使大臣約，嗣後貴處大船、兵船均在伶仃洋停泊。如有應遞文書，即令舢板船徑赴澳門同知衙門投遞轉送，必無遲延舛錯。貴公使大臣前次所遞公文，業經該同知稟送，其事已有明証，以後即可照辦。貴公使大臣仍約束船隻，毋得向各口岸游奕。如此約定，彼此均歸和氣，庶文書既無遲滯，而沿海不致再有錯誤襲擊之虞。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公使大臣查照辦理施行。

朱批，覽。

附件四：代水師提標中軍參將第二次所擬復義律咨文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呈(朱折)

謹將奴才二次代擬水師提標中軍咨復義律底稿錄呈御覽。

案准貴公使大臣文開，知日前開炮之事果出無意，別無疑慮，并祈恕免兵丁罪誤等情，具佩誠實。惟所稱交還師船一節，本協未敢擅專，当即稟知欽差大臣琦爵相請示遵辦。茲蒙示諭，前此師船之被貴處得去，本屬我兵无能，應將弁兵嚴行懲辦，以肅營制。今貴公使大臣恪遵大皇帝諭旨，事事恭順，處處按理，本爵相方將奏明大皇帝，使貴國來此之人從此永遠相安，以見前此欽差林等辦理之過當，又何在乎一船。即經貴公使大臣留用，亦屬無妨，且俟事定之日，遇便交還，縱使稍朽霉爛，亦復無足重輕等因。相應照咨。

至前日兵丁擅行開炮，本應从重懲處，茲既經貴公使大臣囑為恕免罪誤，應予薄治可也。

朱批，覽。

五二一、钦差大臣琦善奏陈广东水师 情形及拟释放前获洋人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军录)

再，奴才叠准廷寄，奉旨飭查各情亦已略得端倪，大率虚实互见。即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师船少人稀之顷，辄率喜事贪功，迨见来势横强，则皆望而生惧。即如本年十月间，暎夷抢夺奉撤阳右六号师船一事，其遗失兵丁均已陆续旋归，是其果否被掳？亦未见有确据。又如现在虎门轰击懿律投文船只一节，先未迎询来由，辄即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惟现在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军将士之心，且以肆夷众桀骜之胆。计惟暂先妥为劝勉，一俟夷务就绪，再行据实复奏。奴才受恩深重，溷蒙特简前来，或枉或纵，均属欺朦，故必不致没其微长，尤断不敢代为文过，以期仰副圣主事必以实之至意。

再，本年秋间曾拿获白夷吐啣吨一名，黑夷嘶喇及吃吐二名，解省究审。据暎夷函嘱西洋夷人代求释放，经前督臣林则徐奏明不准，今义律似欲仍先求释，为图得虚好看计。奴才查询承审之员，称黑夷二名原属夷奴，无关重轻。其白夷一名系在澳为夷人教书者，华民因见洋夷赏格，图得赏资，设计诳来，并无重情。奴才复查夷人为夷人教书，既非作奸犯科，亦无抗拒情事，澳门之似此者，正复不少。且拘留此数人，亦无济于大局。奴才不揣冒昧，容俟委员等回日，如该夷言词恭顺，拟将三人准予释回，聊先俯顺夷情，俾得与言他事。

是否有当，合先附片密陈，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二二、福建提督余步云奏请 留浙随同防堵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①(夷务清本)

福建提督余步云奏：

窃奴才于本年七月初八日钦奉谕旨，酌带弁兵前赴浙江剿办夷匪。自八月初三日驰抵宁波之后，查看海口情形，并探访倭夷消息，将堵御攻剿各事逐一严密措置。嗣该夷至天津投递稟词，荷蒙恩施格外，准予查办。伊里布仰乘圣谕，叠次向该夷训切晓谕，奴才仍一面会督文武专力守御。现于十月十九等日叠据禀报：该夷船只陆续开去一半，前赴广东听候查办。所有前调安徽、福建各省官兵及浙江本省防兵，业已分别裁撤，以节糜费。其镇海等处尚有官兵五千余名，以备守卫而资巡防。就现在情形而论，奴才虽无承办紧要事件，惟定海夷船究竟未全行撤去，奴才受恩深重，若遽行带兵回闽，抚衷循省，实属无以自安。相应仰恳天恩，俯念奴才犬马报效之忧，恩准暂留浙江，随同伊里布在海口严密防堵。俟夷船全退，定海收复，再行驰回本任。

朱批：所请甚是。另有旨。

五二三、著福建提督余步云俟收复 定海后再回本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福建提督余。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谕：

^① 此系收文日期。

余步云奏请留浙江随同防堵一折。所请甚是。现在定海夷船尚未全行撤去，该提督虽无承办要件，而海口仍须防堵。著俟夷船全撤、定海收复后，与钦差大臣伊里布一同奏明，再回本任。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二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仍密探 留定海英人确情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奉上海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揣度夷情一折。前因倭夷起碇赴粤，尚有留住（驻）定海之人，降旨令伊里布诘究该夷，是何意见。兹据奏称，犬羊之性多所犹豫，惟恐兵船全撤，伊等无可挟持，是以仍将一半留住（驻）定海。现在留浙夷人非主持此事之人，未必深知底蕴等语。览奏均悉。仍著伊里布随时密探，务得确情。所获夷目夷妇，著仍遵前旨，俟其将兵船全撤归还定海后，再行给还。至苏、松炮位，该大臣飭令总兵田松林监同铸造，著即照议办理。仍俟伊里布回任之日逐加试验，毋任有名无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二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 探悉定海英人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奴才历次探悉夷情，并细揣该夷底蕴，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竊奴才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請飭確探一折。如果此信屬實，是該夷于占据定海之后，既無居民同住，又無食物可買，且水上不服，患病甚多，勢必不能久住，惟系貿易私信，未可凭信。著伊里布派員確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原折原信均抄給閱看，將此附報便諭令知之。欽此。”正在繕折復奏間，復准浙江撫臣劉韻珂抄折咨會，以探聞夷情，種種可疑，請旨飭令琦善及奴才妥為籌辦。

奴才逐細查核該御史所呈夷人私信，事多確實。惟所載只系六七月間之事，其八月以後情形，未經核載。信內各夷亦非該夷中著名之人，無從探問。至撫臣所探夷人修筑炮台，設立偽官，及搶奪奸淫各情，亦尚有不實不盡之處。奴才查該夷于六月初七日夜攻陷定海，其時城內及附廓居民先已紛紛四散，所留者不過數十人。該夷當即設立偽定海知縣，出示誘民回城同住，并于城內開設店舖，招人往販鴉片洋貨。民間志切同仇，並不歸附，亦不入城與該夷交易。其時正值溽暑，夷眾不服水土，痧疫大作，患病人多，病斃者亦復不少。至八月以後，天氣涼爽，病夷漸多痊愈。現在又因寒冷，復有病死之人，然不似夏間之眾。該夷入城之始，頭目人等，或居衙署廟宇，或居高大民房，其所帶夷兵，則在校場口岸等處支搭帳篷，分頭住守。迨八九月間，夷兵亦逐漸移入民房，城內及附近之岑港、沈家門等處房屋多為所占。該夷將門壁拆毀更易，又將居民所遺財物據為己有，搬入船中，并因其船只停泊道頭地方，在岸上添蓋草房數間，派人住宿。其城外炮台，則自攻陷定海以後即行建築，且所建不止一處。又于炮台之外挖掘地道，插植竹簽，阻我進兵之路。高阜之上，復豎立木棚一架，令人在上瞭望，以探我兵之是否進剿。其所設偽知縣，自六月以來業已三易其人，先系布尔利，繼之郭士立，現在又系加音。前于七月間，偽知縣張貼告示，諭民輸納糧賦，后又令民接濟，民間並不允從，該夷亦未向其迫諭。

至该夷所带粮米，现尚充足，其牛羊鸡鸭等物，则时往各岙购买，间亦恃众抢夺，然多系夷兵所为，非由夷目主使。该夷兵等又有与岙民互殴致毙民命，民人亦有将夷兵殴死之事。盖缘该夷素无纪律，以致夷兵倚众肆扰。奴才前次探闻其事，即经谕令懿律严加约束，现在夷众业已敛戢，不复四出骚扰。此乃奴才抵浙后历次访悉情形，为御史曹履泰奏呈夷信内所未及，并为抚臣刘韵珂探闻所未尽者也。

奴才伏查该夷犬羊之性，狡猾异常，其底蕴最难窥测，今该御史以该夷不能久居定海，系凭抄获之私信而言。查此信系七月间所发，迄今四月有余，该夷犹未全数退去，则信内所称断不想在舟山久住之说，不过夷众之私议，其主持此事之头目未必即有此意。至抚臣以该夷修筑炮台，设立伪官，谓其欲在定海互市，系据该夷在定情形而论，亦尚未深悉夷情。奴才细加揣度，此次该夷称兵犯浙，原系图得马头，而其所欲为马头之处，不在澳门，即在定海。如果准其在澳门开市贸易，自不致再有觊觎定海之心，倘澳门或有阻格，不令通商，则定海乃该夷已得之区，恐未必即肯舍去。虽不敢久据城池，而欲求在此设立马头，势所难免。现在懿律已赴广东，此时该省正当查办之际，奴才惟有镇静防守，俟得有粤信，体察情形，相机妥办，随时奏请圣裁，以免贻误而副委任。

所有奴才历次访悉各情及细揣该夷底蕴，除咨署两广督臣琦善查照外，理合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二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对付 英军办法及定海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折）

再，奴才细思该夷前在天津，一经琦善遵旨晓谕，即行起碇南

旋,其情极为恭顺,及旋浙之后,虽曾逗遛多日,然亦并无桀骜情形。此次赴粤听候查办,琦善仰遵圣训,结以恩信,示以声威,自能化顽梗为驯柔,使其不敢妄生希冀。况该夷以海外小夷,弄兵于数万里之外,劳民伤财,经历数月,实已难堪。今既仰沐恩施,准予查办,当亦不敢妄有所求,度势揆情,粤省必能办理结局。惟是该夷性极贪婪,情更奸诈,不知信义,惟事誇張。现在粤省撤防师船,于十月十七日被该夷在洋轰击,掳去米艇一只,此外又有掳船寻衅之事,业经护两广督臣怡良专折奏报。是该夷之贪婪性成,背约构衅,已有明证。

该夷在天津吁求之事,不止通市一端,势不能事事悉如所愿。且即以通市而论,该夷之所注意者,在于澳门设立马头,奴才闻澳门乃西洋市易之场,该夷与各国皆向西洋赁屋居住。今若准该夷在彼分地筑房,势必有所费调停,设或西洋不肯让地,则该夷必欲在定海创立马头。查定海为洋面扼要之处,不宜令外夷在此通市,抚臣刘韵珂所论,切中事机。而以奴才管蠡窥测,则更有进于是者何也?盖该夷以攻陷定海为通市之计,而我即准其在定海为通市之区,所关系于国体者殊非浅鲜,似更不宜允许。但该夷既不能在澳门分地,又不能在定海通商,则铤而走险,势所必至,所以备之之策,必宜预为筹及。

查该夷船坚炮烈,若在海洋接仗,制胜甚难。即航海登陆攻击,亦恐其备我甚严,不能下手,并恐其中途拦截,难以前进。奴才细加筹画,惟有守之一策,足以杜其奸谋而折其骄气。查该夷劳兵于外,业已半载有余,已老之师锐气当衰,我但坚守口岸,不与相争,其势难以再逞。且严禁接济,则其食易尽,时出疑兵,则其众易惊。大约久则半年,少则数月,该夷必困敝难支,心有转计。然后相机设法,急为收抚,即但允于粤通市,不予马头,亦可藏事。虽相持之际,我亦需费甚繁,各省沿海地方,亦恐不免有震惊之虞,防守之累,然经费可以筹备,尚属易于运输。至各省果能戒备谨严,不

致即为所扰，较之定海通商，贻患将来，且有亏国体者，似为妥善。虽夷人失市而来者，必应得市而退，在粤自不难于完结，倘若不了，先防以耐之，而终归于抚。奴才所见，原属万有一然之虑。惟粤事尚未定局，则制敌机宜，不敢不先事熟筹，并不敢在正折内遽行宣露，谨特密议上陈，伏候采择。

至现在定海夷众，奴才屡次探访，实已较前欽戢，近有该县绅士钟勋等因送前县姚怀祥棺柩来镇，奴才逐细面询，均与所访相同，似属可信。惟该夷尚未全退，其前次又曾抢掠滋扰，民间共深愤懑，惟望出师剿击，以为复仇之举。今见按兵不动，众议口滋，并有赴奴才及福建提臣、浙江抚臣处投递呈词，吁请转奏，以期圣主赫然震怒，许为剿办者。奴才伏思民艰固在所当恤，而舆论亦不能曲徇，我皇上此次俯允该夷所请，准予查办，原系为斯民谋久远之安，而不止为旦夕之计。此时夷目业已赴粤，自应俟粤省如何措置，得有确信，再行分别筹办，断无为浮言所摇，复议攻剿之理。（朱批：所论甚是。）且奴才细揆事势，该夷前之骚扰闾阎，正其愚昧失策之处。设其于到浙以后，始终以美言小数要结民心，一面约束夷兵，秋毫不犯，则迄今已及数月，蚩蚩之氓，难免不为所诱。该夷更将在定海通商，粤省查办愈形掣肘。今该夷计不出此，倚众逞强，以致民心怨恨，坚不服从，其久踞定海之心，必将稍息，似于大局不为无裨。惟此意不便向民间晓谕，奴才惟为善为抚慰，告以粤省必能竣事，夷船不久离浙，以示镇定。

谨一并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二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已饬葛云飞 等在镇海监铸炮位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再,浙省地关紧要,必须添铸大炮,以备不虞,奴才前于议复御史曹履泰折内业经奏明在案。查各炮本系在省铸造,业已铸成二位,查验不甚合法,自应另委熟悉军工之员监指视示,方不致虚糜工费。

查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谙习工程,现在镇海防堵。奴才已将各工匠调至镇海,饬令该镇监造,并委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镇海县知县叶堃,及在营差遣之盐大使郑鼎臣帮同经理,以期适用。惟宁波镇海等处,口岸纷歧,必宜多为制备。奴才现饬铸造自八千斤至三千斤之炮六十余位,俾资分布。八千斤、六千斤各炮,虽官船不能承载点放,而用以防守海口,则较夷人之炮更远更烈。据该委员等督同工匠核算,共需铁六十万斤,炭一百二十万斤,前次采买之铁尚属不敷,现连应用之炭,一并分饬添购,源源运解。一面措炉起铸,约计来年正月可以工竣。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所办甚好,务期得力。钦此。

五二八、福建巡抚吴文熔奏请将拿获之鸦片人犯中 罪拟军流者先行发配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闽省拿办鸦片案内拟遣军流罪人犯众多,与广东、江西二省情形相似,应请先行发配,以免拥挤,

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自奉文严禁鸦片以来，叠据各属拿获兴贩吸食等犯，按例拟办。其中问拟遣军流罪者较多，定例应俟接准部复，始行起解发配。惟现当拿办吃紧之际，各州厅县报获甚多，甫经拿获者既须收禁，而已经审定者又须监候，加以别项应禁人犯，监狱实形拥挤。现在广东、江西二省，均因人犯众多，奏请将鸦片案内问拟遣军流罪各犯，一面咨部，一面定地发配，奉旨允准在案。闽省事同一律，自应仿照办理。应请嗣后闽省审办鸦片案内人犯，除罪干斩绞例应题奏，或案情疑似应行比例，及记量加减定拟者，均仍听候部复，再行分别办理外。所有照例问拟遣军流罪人犯，俱一面专案咨部，一面即定地发配，毋庸听候部复到臣，始行起解，以免拥挤。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二九、著沿海各将军督抚查参勒派侵蚀 查办海口经费之州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乔邦宪奏，查办海口经费，请严禁借端摊派一折。现在各省防御兵勇渐次陆续撤回，所需经费自应报销，但恐不肖州县借军需为名，摊派闾阎，侵蚀入己，致滋扰累。著沿海各将军督抚，查明此次经费应作正开销者，固应奏明请旨，即由地方官相办，或本籍绅士捐输，亦应妥为经画，核实办理，不得借词津贴，抑勒捐资。如所属州县有摊派侵蚀等弊，即著严参惩办，以昭核实而免扰累。

钦此。

五三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筹办抚恤

聚集宁波之定海难民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定海难民聚集宁波郡城，急宜筹办抚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六月间，倭夷突陷定城，该邑民人猝然遇难，惊惶无措，城内及附郊居民纷纷逃窜，或避居各岙，或远徙他方，惟逃至宁波府城者居多。前据宁波府县先后稟详，该难民等糊口无资，经前任鄞县舒恭受劝谕绅富，量力捐输。其有愿赴远处投亲，或在邻近佣趁者，酌给盘费，遣令前往。其老幼男妇，无处依靠者，尚有五千余人，按名散给口粮，尚为安贴。惟阅时已久，定海居民陆续来郡，人数日逐加增，现已聚至八千余人，捐项将次用尽，稟请筹备银米，迅速安抚。当经臣札飭藩司，一面委员密查人数是否属实，一面先飭宁局动支银三千两，妥为安插散放去后。兹接钦差大臣伊里布函称，定邑城陷之时，居民至宁郡者二千余人，近因为日已久，日聚日多，数将逾万，其接踵而至者，更未可量等情。

臣查夷船现未尽去，并在定城设立伪职，出示禁民，臣势难遽议设官招复流离。惟逃窜他乡者，形同哀雁，既不能复归，而恋依故土者，心悸贪狼，又不敢安处。宁郡距定邑较近，且有钦差留兵防守，择地投足，人有同情，纷至沓来，亦势所必至。因思该难民等弃家不顾，携眷同逃，甘为异地之颠连，不受外夷之诱惑，盖受国家豢养已二百年，我皇土深仁厚泽，久经沦泐肌髓，是以舆情固结至于如此。臣忝抚是邦，不能使还定安集，坐视生民之涂炭，此臣所以绕牀而走，伤心泣下者也。又思难民之逃徙，原因避夷，夷船一日不去，则难民终无复业之时，定邑占据日久，则难民迄无安身之所。以各岙之众纷纷奔赴一城，抚之不易，散之亦难，且旷日持久，老弱者

势必至转于沟壑，少壮者恐不免流为盗贼。彼时即谓地方官办理不善加以严谴，而于民生疾苦实已毫无补救。此又臣惊心后患，寢食难安也。现值严冬气候，各难民饥寒交迫，实堪怜悯，自应将现至之数急筹抚恤，并妥为安置，以杜弊端。

惟国家经费有常，而难民口食，日久恐难为继。臣与在省司道先行筹捐廉银一万两，暂为接济。即飭新升宁绍台道尚开模，带银赶赴任所，督同该府县选择就地公正绅士，确查名数，辨别口音，将实系定海难民造具细册，于空厂处所，或搭盖芦棚，或寄寓空庙，分起安顿。派委委员稽查弹压，按名酌给口粮，每五日给发一次，务期无滥无遗，俾难黎不至失所，以仰副圣主痍痍在抱，子惠元元之至意。第广东之查办未定，定海之收复无期，续至难民，数难逆定。倘宁局动支及捐廉银两仍不敷散给，臣惟有吁恳天恩俯准，在截留军需项下酌量动用，一俟事竣，即由臣督同藩司核实报销。

所有筹办抚恤定邑难民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三一、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陈 途中闻见定海失陷后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朱折）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为沥陈途中闻见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臣等窃惟夷目义律恃其船炮，扰我海疆，以浙江定海无备，乘虚而入。嗣复一面滋扰厦门，一面赴津呈诉。我皇上开诚布公，中外一体，特命大臣赴粤查办。该夷苟有人心，自必输诚感悔，敬俟恩施。惟闻夷匪自据定海以来，修挖城河，起筑炮台，缮治马头，开设铺店，似为久假之计。顷又置伪知县，于城乡各处遍帖告示，贲

令居民迎接夷官,兵丁充当工役,并伪设营汛等官,与伪县听受词讼等情。是其公然据为己有,并无退去之意,端倪显露。且据定海被难绅士金士奎等公呈,该夷杀掠奸淫,我民呼号痛苦,情状凶惨,阅之令人流涕。其所称撤退兵船赴粤之说,自十月十九日以后,其船忽去忽来,总无确数,定海城南龟山、道头一带,夷船仍旧罗列。

现在广东查办尚无端绪,闻镇海居民,因军营外省客兵全行撤退,本省各兵亦有裁撤,水勇乡勇均各遣散,商渔船只亦开港放行,大为惊恐。公具知单,于十月二十三日鸣锣聚集千余人,赴钦差大臣伊里布行寓,具呈恳求仍留镇海。又请提督祝廷彪等仍驻招宝山等处,以资保护。其定海居民,自夷人张贴告示之后,各处村妇男妇纷纷逃避内渡至宁波者,现已数逾万人。是该夷一面叮求钦差出示晓谕,禁止我民不敢擒拿夷众,借以自安,一面擅自出示,骚扰欺凌,使我民进退无路,流离失所。外而夷情如彼,内而民心若此,臣等道路传闻,疑信未定。及至浙江省城,密询抚臣刘韵珂及司道府县等,众口一词,情形昭著。

现在琦善想已行抵广东,体察夷情,揆几度理,自能筹画周密,仰慰圣廑。如果该夷怀德感恩,谨遵约束,从此退还定海,通商禁烟,相安无事,海疆控驭自有常经。万一夷匪辜负天恩,乞请无厌,挟船炮以自恣,据城邑而不归,国体攸关,诸夷属目,该署督臣琦善岂能听其取求,不加载抑。是则通商之议未定,负隅之势益张,浙江乃闽、粤之腹心,与江苏为唇齿,而镇海尤全浙之咽喉。定海夷船一日不去,则民心一日不安,此时机宜,尤关紧要。相应请旨飭谕钦差大臣伊里布,深思远计,现在镇海民心如何镇定?定海难民如何安集?酌留之兵设有缓急,是否足资防堵?将来如须攻取定海,是否仍应再行檄调?该大臣膺此重寄,自应通盘筹度,谋出万全,断勿仅凭夷人赴粤之言,信其必退,定海稍疏警备。更请敕下浙江巡抚暨广东、福建、江苏各督抚,于海口要隘照旧严密设防,加倍慎重。其山东、直隶、奉天沿海地方,虽北风司令,夷船不能遽至,而

相地度勢，亦应先事預防，何處應增修炮台，移駐兵丁，何處可築沙墩土壘，增置炮位，及此無事之時，妥為布置，不但戢奸夷窺伺之心，亦可壯兵民奮勇之氣，即使備而不用，終勝于用而無備也。

該夷所恃者，惟在船炮，既不与外洋接仗，其船無所施技，海口有御炮之具，其炮亦不能橫行。查廈門沙墩，該夷炮子陷入不過二尺，聞乍浦土墩亦然。約計夷炮可及十里之力，陷入沙土僅深尺許，炮火虽烈，亦非不可堵御之物。該夷貪利畏害，狡詐性成，如果處處有備，時時堤防，在彼失其所恃，則盛氣日頹，急其所求，則奢心漸斂。然後專意通商，就我禁約，因其感畏，抚而馭之，如此則恩威并濟，后患永除矣。

臣等途次既有聞見，區區私忱不勝過慮，謹附折沥陳，并抄錄定海紳士等呈詞一件，鎮海紳民等呈詞二件，知單一件，夷人告示一件，一并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朱批：所奏甚是。另有旨。

附件一：定海被難紳士等公呈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呈

定海被難候選教諭金士奎同生監等公遞詞呈。

為流毒愈甚，懇切聲明事。

竊嘆夷盤踞定城，當其初至，亦思要結民心，故虽擄掠，无非牛馬猪羊，尚未肆其毒性。后見民心不附，漸次猖狂，結隊成群，或數十人，或百余人，各鄉各岙无不遍歷。遇有衣服銀物牲口食物，恣意搶奪，稍或抵拒，即用槍打劍擊。如東鄉之雨東庄，西鄉之鹽倉庄，北鄉之小河庄，近城一帶，遭毒尤甚。或因傷殞命，或受傷沉重，痛苦顛連，不堪枚舉。迨日来毒心更熾，愈搶愈遠。如馬岙、小沙、大沙、舵岙、大展、北蟬各鄉，皆离城五六十里，并有峻岭阻隔，逆夷亦復接踵而至。又懸海之大榭、穿鼻、烈港等處，均遭其害。然猶陽奉天朝，阴行劫掠。不料數日前，逆夷突傳一字，限百姓十

日内完粮纳税,如有不遵,即行编号剪辮,改换物色。可怜定邑百姓一闻此信,恸哭震天,概欲挈家避难。不特扶携不易,而重洋莫越,盘费维艰。且逆船不时在洋游奕,一遇女眷,必被劫去。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

士奎等闻此情形,不胜悲愤。伏思我国家深仁厚泽,遍及穷黎。定邑之民虽处遐陬僻壤,而土食旧德,衣服先畴,渐被涵濡,沦肌浹髓。自遭逆夷之难,切齿痛恨,思食其肉。务求大宪垂慈,仰体皇上一夫不获之衷,百里寄命之重,分调燮之余恩,挥貔貅之劲旅,迅赐拯救,以解倒悬。百姓虽愚,当无不感激仁慈,奋身应命。犁锄棍棒,皆可为兵;妇女儿童,咸知杀贼。逆夷虽勇,内外夹攻,将一鼓而尽歼矣。

为此恳切声明,公叩大人核夺施行,士奎等不胜心焚待命之至,顶德上禀。

朱批:逆夷所为,实堪发指。

附件二: 镇海耆民等公呈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呈

耆老吴南枢等呈。

为夷船日加,官兵日少,夷情叵测,借何防御事。

窃闻夷船二十七只于六月初陷定,易如反掌。幸蒙调集各路官兵防守严密,镇海幸保无虞。无如夷情诡诈,一面递书求和,反将定属之岑港、沈家门等处,占踞民房,抢夺奸淫,不可言状。其投书言开放夷船前往广东,而夷船日逐加增至四十五只之多,近闻又添夷船七只。其所谓开放者驶至近洋游奕,而探听者饰词朦混。至奉撤回本省官兵至三千七百余名,是官兵日见稀少,借何防御。且八月十五日钦奉谕旨:“各守要隘,认真防范,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其应布置严密之处,仍不可松懈。钦此。等因。”

伏思镇邑为全浙之咽喉,而招宝山尤为要害,是以前次祝提宪

加以重兵驻扎山上。迨夷匪乘坐三板船，由后山登岸，幸外委孙世楷拦阻下船。今祝提宪移驻东岳宫，葛总镇复居税关，设夷船乘我无备，如大船直冲关内，三板竟登后山，是夷匪得据上游，而枪炮上下夹攻，城中数十万生灵均为齑粉矣。且会盟之事自古皆为设备。其在春秋，如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请，具左右司马以从，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夫齐鲁为甥舅之邦，尚且背信劫盟，而况倭夷之狭诈乎？又唐史德宗三年，浑瑊与土番盟于平凉。平西王李晟，戒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以晟不欲盟好之成，彼此相疑，盟何由成。德宗召瑊，以推信待之，弗为猜疑，遂不设备，而土番劫盟，浑瑊几为土番所得。自古为然，况钦奉天语煌煌，安得不备。

身等均系国家二百年教养之民，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一旦如定海之沦于夷虏，近在接壤，能不为之忿阨乎，惟有伏求大人俯鉴。前者所集之兵均为守备，非如福建寿春之兵调作战用，再赐将已撤之兵速即追回。并咨请祝提宪仍驻招宝山上，重兵弹压。葛总镇复归沿江汛，招宝山、东岳宫严为防守。国家幸甚，黎庶幸甚。上呈。

朱批：览。

附件三：镇海士民等公呈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呈

十月二十三日士民朱为藩等呈。

为公恳留兵筹备，以保生聚事。

窃思圣天子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未有贼兵临境，而可视为安枕者也。前者夷船二十七只轻据定海，镇海居民纷纷逃窜，城几一空。是时镇地无兵，一无所恃故也。幸赖乌抚宪星夜驰至，调集重兵，设法严守，民心始安，仍归故土，今已满城生聚矣。奈夷人狡诡，懈我军心，空以求和相诱，全无去

志，纵有数船起碇，仅在外洋游奕。旋因定港探报，粉饰太平，遂称夷船开去，此皆误国误民，深可痛恨。且夷船既称赴粤，如何更加船只，前无往粤之书，止据定海一处，今有求和之语，反占城外各山。似此情形，谅大宪之所深鉴，毋庸赘述。但揆今事理，既不可以擅兴兵，又不可辄罢兵。属在桑梓，有不得不为切近之虞者，自不得不竭尽愚衷，以备采择。

查镇海为浙东门户，欲守宁郡，先保镇海。镇海安则宁郡自安，浙东亦无不安矣。且镇海为天险之处，守之极易。在外则有蛟门，其次则有游山，又有虎蹲山，重重设险，控御江流。最紧要者，招宝、金鸡二山，巉岩对峙，相去不及百丈，江狭流急，进出不能自由。设在二山之旁多装炮位，贼船断难脱逃，但恐守之者之不尽心耳。

兹知星使欲住郡城，以去镇海，此固大君子坐不垂堂之意。藩等自处险地，岂敢攀留。但守御之法，究宜筹备。前者祝提宪守招宝山，葛镇台坐沿江汛，以及各处员弁分守要害。夷船不敢闯入。乃兵已撤回，悉如夷书，各撤一半之语，是星使不失信于夷人，夷人偏失信于星使。现在分驻要隘之官员皆撤移入城，贼兵临境，视若太平，当民不解带之时，尽欲安枕，殊失星使训谕之至意，民心大为惶骇。

今当节使未去，为急公请设法防御堵绝江口，追还已撤之兵，一一筹备停当，然后往来郡县，不失调度，小可以保宁郡，即太可以保浙东，上体圣意，下保民心，宪心安，民心始安矣。为此公息。

朱批：览。

附件四：镇邑众绅耆告居民知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呈

谨告本城内外居民知之。

六月初间，夷船二十七只攻犯定海，官兵失守，易于反掌。张

总镇受伤身故，姚县尊、全典史不屈殉难。定海城内外，遭逆残害占踞，抢夺奸淫，不可言状。近又将定辖之岑港并沈家门占据。夷情奸诈，反肆稟报谎言，开放船只前往广东，一面添入四十五只之多。本营探听失实，浑禀夷船已开多只，钦差伊大人将各路官兵撤回一半，提宪祝大人向驻招宝山，今搬至东岳宫，且闻有搬入城内之说。历奉谕旨，各隘守防仍须严密。目下夷船较六月间加添十余只，现在定城后河修城，筑砌马头，招集妻小，久踞情形显著。

因思定、镇相离一潮，而招宝山尤为全浙咽喉之地，险要异常。前经逆夷三板由后山登岸，当即拦逐。设或再乘不备直冲内港，一面竟登招宝山，该夷得踞上游，轰放枪炮，镇海城内即如蚕粉，斯时伤惨，已无极矣。为此特白，凡我居民，定于二十三日辰巳二刻，老幼男女齐集总待寺前，均各执香跪求钦差伊大人，当为国家深计，夷情莫测，紧备无患。咨请提宪祝大人仍上招宝山驻扎，派令兵弁朝夕瞭望，并飭定海总镇葛仍居东岳庙严加防守，并求飭追撤回官兵同为守御，以保数十万生灵。特此告知。

朱批：览。

附件五：英军在定海所布伪示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呈

定海县正堂嘉音谕示城庄及各岙内保长、庙老暨合庄居民人等知悉。

照得现奉本总兵官宪札飭令，欲弹压滋乱而护良民者，是以派拨将士巡行庄岙，事所必常，该县即应先先将兵弁过乡或居岙间之时，民人当必如何行为情节逐细示明等因。奉此。正堂即将尔长老各民等应当如何行事情节开列于左，明白晓示：

一、每遇将士进岙，责成该保长老民等出外迎接。倘须挑夫，即担行李过至邻乡或为近地驻扎者，有事必雇工人，皆责该保长人等代雇民人，行作各工。

一、每次各人挑物三里，准俾办工五十制钱。雇作工一日者，准给谢工一百五十钱。

一、凡兵弁住时，该保长必须在各乡外开设墟市，日日卖物。该管将士官必当派妥下员在场保护，致令接济各人得受公道价钱。

一、凡有乡民人等，受兵冤屈者，即可有该乡里保长等伸诉。

一、凡保长人等，或自有冤诉，或为他人申请，当呈禀较近营汛管官。倘有不蒙伸冤，即准前赴城中本县衙门，定必全保护秉公妥办。

一、乡内如有细作、探子，而该保长等不能即将此等匪类解送邻驻英国官宪，即当照藏匿偶乱者严行治罪。

一、凡将士近至乡里遇有兵民离屋逃去，该人之房终不顾料。但人安居房屋照常务事，必得恒受全保。

一、乡里保长、居民等，似经向来恭迎天朝官弁，即应仍旧恭迎优待大英官弁军士，且如遇乡里扰乱，该保长等是问。

以上八条，分明谕示合番民等知悉。尔各安分务业，必所秉公保护，但有胆敢搅扰，毒打拦截，定将严行弹压。祸福各可自取，慎之毋违。特示。

朱批：可恶之至。

五三二、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为遵旨查明闽省洋面英船停泊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军录)

臣祁寯藻、臣黄爵滋跪奏，为遵旨将臣等在闽省查明洋面夷船停泊情形，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十一月初一日在福建之建阳县接奉廷寄，遵即将前抵厦门时业经访查明确各案，于初四日由浦城县恭折奏闻在案。兹于十四日浙江富阳县舟次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三日

奉上谕：“祁寯藻等奏遵查厦门接仗情形一折。此案既据该尚书等密传该处乡民，及未与是役之弁兵、捐资招募之绅士，分别询问，并据水师提督陈阶平呈递亲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议。其另片奏厦门防守情形，览奏已悉。惟本日据吴文熔奏报护督日期折内，有闽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驶之语，该尚书等尚有续查事件，计此时接奉谕旨，当已折回闽省，该处洋面，现在有无夷船停泊，自必确有见闻。著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等查闽省洋面，近年以来，夷船游奕停泊，沿海奸民勾通接济，贩卖烟土，利之所在，日引日多，漳泉两郡洋面处处有之，而泉州之大坠山一带尤为夷船往来最熟之地。盖大坠有泉可以取水，附近各乡烟贩尤多。历经督抚严飭查拿，而夷匪汉奸视为利藪，沓汛差役倚为奇货，是以禁令虽严，总未绝迹。臣等十月十四日自厦门还泉州，面询署知府沈汝瀚，据称十月初间大坠洋面陆续有夷船寄泊，前后共九只，此去彼来，踪迹靡定，至十三日剩有五只。十五日，臣等过惠安县，询据署知县雷苍粟称，现剩三只，旋闻驶去。此泉州洋面夷船停泊之实情也。至臣等遵查厦门接仗情形，折内附片陈明，自七月后，夷船并未驶入口内，系专就厦门内港接仗而言。其厦洋口外夷船是否再来，臣等查阅海口时曾面询兴泉永道刘耀椿及副将灵海等，据称十月初四日大担口外望见有夷船二只经过停泊。彼时正查点炮台兵丁，密为设备，因其并未驶入口内，谨遵谕旨未经开炮，至次日该船驶去等语。此厦门口外夷船停泊之实情也。

伏思闽省奸民勾夷贩烟，久成锢习，经该督抚专委道员并水陆提镇合力督办。臣等于三月内，复会同总督奏明严办汉奸，并筹巡防事宜，奉旨遵行。维时文武员弁振刷精神，认真办理，数月之间，颇有起色，杨靖江之侦缉烟船，周光碧之叠次拿获大伙烟贩，其明效也。自厦门滋扰之后，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专力泉州要隘，而夷船更挟炮船为羽翼，汉奸又恃夷船为渊藪。近又明知我兵不

先开炮,任意游奕,地方营汛徘徊观望,急则恐滋事端,缓则仍蹈前辙。此现在洋面夷船停泊甫欽复肆之实情也。以上各情节,臣等在闽时确有见闻,核之该护督臣吴文熔折内,闽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驶之语,系属实在情形。

谨遵旨据实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于石门县拜折后,即由江苏北上,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三三、著奖叙福建水师提标守备 杨靖江等出力员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邓廷楨等奏,请鼓励出力员弁,当交祁离藻等确查。兹据查明各员弁等出力情形与原奏均相符合,自应量予恩施。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杨靖江,著赏戴花翎。水勇头目陈育,著赏给外委留于水师备用。厦门同知顾敦忠,著赏加升衔。护铜山营参将闽安协右营都司陈显生,著以应升之缺升用,马巷通判俞益,著交部议叙。

钦此。

五三四、湖南巡抚裕泰奏报湖南地方 续获烟犯烟土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鸦片一物,貽害民生,叠奉谕旨通飭查拿。经臣严督所属文武员弁并遴委干员,分途设法殛缉,节据弋获烟匪二百四十余起,烟土烟膏五万八千八百余两,烟枪烟具七千余件,叠次缮折奏

闻，并将各犯分别审拟，先后奏咨完结在案。一面仍飭实力严拿，不准稍有疎懈去后。

前据长沙、善化、湘潭、沅陵、凤凰、耒阳、邵阳、麻阳、泮州、武陵等厅州县先后详报，会同委员访获贩卖鸦片之鲁显交、李顺茂、张名溃、杨洪汉、陈玉林、杨青云、刘才权、董二、龚一、廖受斌、徐省初、赖容洗、张大受、裴茂时、张必发、赖逢沅、王蔡氏、曾二、周东厚、秦辰望、赖大顺、袁万顺、邹长千、张易安、赵陈氏、曹复盛、张汶棕、李洗光、曾惠章、刘大兴、赵三、杨继太、张友堂、李添云、罗庭珍、姜二等二十九起三十六名。又据长沙、善化、湘潭、衡山、常宁、耒阳、清泉、麻阳、城步、祁阳、益阳、凤凰、桂阳、郴州、桃源、武陵等厅州县先后详报，会同委员拿获吸食鸦片烟之熊连发，谈高、李祖贤、谈旭杨、王洗铭、凌隄详、黄挥典、杨开本、丘宜春、赖江氏、周茗、王乃狗、王氏、胡定魁、杨罗氏、邓开榜、刘荣启、李应达、李木有、谷明陶、刘淳林、曾三阳、洪则苾、洪少春、曹廷早、郑唐氏、曹湘普、周十方、樊氏、龚谈氏、胡桐亮、潘三、僧道文、师三、张步青、刘谦六、萧九向、区基向、张氏、龚绍业、张洗弟、龚定藻、邓品玉、苏洗先、唐老四、郭深桦、彭远惠、龚善明、梁春元、曹张侏、李普凤、萧雪秀、吴蕙谢、万明、任廷溃、熊达溃、邱寿喜、邱田发、黄和、李学模、吴逢、李珍、苏燕宾、张楼亨、韩一、陈新怡、张溃和、赖兴、周文茂、陈瞎子、庄玉照、罗罗古、李才仔、雷峰，并故纵烟匪之巡役陆顺等四十二起，七十四名。以上总计续获烟案七十一起，人犯一百一十名，起获烟土烟膏共九百六两四钱零，烟枪、烟具共三百五十二件，陆续批解到臣，经臣逐加亲验无异。

除亲督司道等官将获解烟上等项悉数销毁，并飭将已获各犯分别审办外。臣查湖南地方烟匪，自叠次严拿惩创以后，该匪等咸知儆畏，改革从新，是以近来所获皆系零星小贩，尚无大起伙匪。亟应从此一力搜捕，庶期净绝根株，悉除痼弊。臣现仍责成即委文武各官，不分畛域，一体严密查拿，总期有犯必获，断不任日久懈

弛,稍有疏纵,用以仰副圣主除恶务尽,易俗移风之至意。

所有续获鸦片烟匪办理缘由,理合附片陈及,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三五、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并著伊里布 确查定海情形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琦、钦差大臣·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刘韵珂奏探访定海夷情一折。览奏均悉。已谕令刘韵珂于武闾事竣,驰赴定(镇)海,会同伊里布确查情形筹办矣。夷情诡谲早在意中,该抚所称修筑炮台,开通河道等情,如果在定约赴粤静候查办以后,是其无意退还定海,或故为此伎俩以图挟制,已可概见。况夷船既已赴粤,何以十月下旬尚有六只在象山洋面游奕,著琦善即将各情诘问该夷,因何若此反复?刘韵珂奏称,未便以渠探问之词为据,著伊里布再行详细确查定海情形,究竟若何。并著一面密咨琦善,一面据实具奏。刘韵珂原折著抄给琦善、伊里布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三六、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武闾事竣赴 镇海会同伊里布妥为筹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刘韵珂奏探访定海夷情一折。览奏均悉。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体察情形妥办,并将原折抄给伊里布阅看矣。刘韵珂

著俟武闱事竣并将各案清厘，即赴镇海，再行详细确查该夷现在情形，会同伊里布妥为筹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三七、钦差大臣琦善奏为遵旨查明 林则徐办理禁烟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谨将粤省夷务实情形暨节次奉旨飭查事件，逐条恭折陈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务一节，叠经御史条奏，大率谓该夷志在通商，别无能为，但得准其贸易，似可空言解散。良因责任言官，用情亦苦。若果能如其所言，岂不甚善，然情形究未目睹，坐言难以起行。奴才仰蒙恩命来粤查办，凡所耳闻而目击者，不敢不达之天听。又节次奉飭查议各情，并于前督臣林则徐片奏内钦奉批谕：“点出者俱当据实查明具奏。钦此。”除广州将军阿精阿等具奏团练水勇，前督臣林则徐奏请鼓励员弁各等情，俟夷务定后再行查议具奏外。谨将奴才遵旨查明各缘由，据实胪列，为我皇上陈之。

一、谓夷人索偿烟价起于洋商私许。奴才前亦窃有所疑。迨自到粤后，查得洋商之尚属小康者，仅二三家，其号称殷实者，实止伍绍荣一家。且各洋商中，尚该夷人欠账数百万两，故即今而论，犹且乐于打仗，冀图赖欠，岂肯私许给价之事。随细加防查，缘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论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须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至奉朱笔点出前督臣林则徐片奏

内,冠船二万余箱之缴,系暎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等语。查上年呈缴鸦片,原有义律夷禀,然其递禀之期,即前督臣林则徐自奏缴烟折内亦据陈明,距撤退买办业已五日,似可见其窘迫而然,并非甚出情愿。维时义律仅止孤身在粤,以视目前之率领兵船,枪炮满载,得以逞志负隅者,形势迥然不同,犹且不肯一奉示谕即行遵缴,必待撤其买办,封其船货,断其往来,始据不得已而勉从。其敢于抗官之情可见,其不甘舍利之情亦可见。设彼时或有党援,恐尚未必降心俯首,而谓当此负强恃众,大肆鸣张之顷,遽可空言解散,奴才自顾无能,惟有仰求洞察。谨将从前义律节次原禀及前督臣批谕各卷恭呈御览。

一、奉朱谕:“本年夏间,朕风闻有暎咭喇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伊业经销毁,一并查明覆奏等因。钦此。”奴才前此在京在途,亦窃闻有此传言,嗣到粤后,访无其事。惟查上年前督臣林则徐具奏烧毁明啻哪冠船,拿获伙长二名案内,讯据该伙长等,供系吕宋国人,所烧之船业经吕宋国船户咪吧暗嗽向暎夷承买,因船价尚未交清,是以未换旗号。并据吕宋国夷人哪啤哪节次禀递,求请赔偿,均经前督臣林则徐驳斥。旋又有吕宋国王差派该国总兵前来投递夷书之事,经前督臣林则徐札委高廉道易中孚,将该夷官传案译讯,取具亲供结案,将前获伙长等交其带回。奴才伏查该冠船既已缴清烟土,本可无庸再烧,即因其屡逐不去,仍卖鸦片,亦须人烟并获,方可折服其心。现在该夷官虽据画供回国,而词意颇觉含混,将来有无异说,亦正未可逆料。所有谕查暎咭喇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或即因吕宋国王曾给林则徐文书,以致误有传闻。惟查卷内只有录叙夷书,而前督臣林则徐患病,奴才未与晤面,随行文向该前督臣将吕宋国原信取回。兹谨将本案内各夷书夷禀暨节次批谕原卷,并现由该前督臣移覆奴才公文粘单,一并恭呈御览。

一、奉朱笔点出,前督臣林则徐片奏内称,夷信回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甚多等语。奴才以事之真伪,耳闻不如目击。若就

粵省查詢，仍不過傳述之詞，安見前說不足凭，而述言遽可盡信。惟欽差兩江總督伊里布在浙江辦理此事，身歷其境，灼見真知。奴才隨備文諮詢，茲據查得該夷谷米尚充，牲畜亦頻頻購買，不至乏絕。前因疫病大作，病斃數百餘人，多系兵丁舵水，頭目死者不過數人，現已安然無恙，並未窮蹙。該夷招販鴉片，其價雖屬輕減，然亦并不過賤，且無前往販買之人各等因，咨覆前來。奴才正在覆奏間，于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廷寄上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原折原信均著抄閱給看等因。欽此。”奴才伏查該御史具奏情形，與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大略相同。蓋緣从前夷書只系商人寓目，多言貿易之事，官員向不過問。自前督臣林則徐到粵，欲悉夷情，多方購求，即有漁利之徒，從而造作傳播，以致真偽互見。此時若紛紛查探，竊恐以訛傳訛，適致墜其术中，所奏請毋庸議。理合將伊里布咨覆奴才原文一件恭呈御覽。

一、奉上諭：“林則徐片奏，他夷在澳門者，因嘆夷阻其貿易，均各不平。如咪喇哩、佛蘭西等國，其力皆足頡頏，金謂嘆船若不早回，伊國亦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等語。著琦善抵粵後訪探明確，林則徐所奏是否實情，如系謊言，即傳旨取具親供，據實參奏等因。欽此。”又奉朱筆于前督臣林則徐另片內點出，所奏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貿易為嘆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等數語。奴才自抵粵後，遵即詳加訪探，僉稱各夷商曾有此說，并非林則徐謊言，然迄今未見兵船前來。且本年因嘆夷阻撓，商船均未內渡。惟前有咪喇哩夷船二只，乘嘆夷不備之時得以進口，其貨早已卸盡，緣恐嘆夷截擊，至今未敢駛出口門。似此情狀，雖謂該夷現止二船，眾寡异形，而畏葸既已如斯。且夷與夷通，縱其力果足頡頏，恐亦未肯傷其同类。

一、奉朱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所稱虎門毀化烟土，維時來觀之夷人撰為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等語。奴才自抵粵後，面詢同城司道，咸稱不知其說。迨訪之首府，據謂事誠有之，但其詞

中含讥刺，并非心服。因其时尚欲查拿布造之人，故即不敢传诵，今已无复存留。奴才伏查既非倾心颂扬之词，业经销毁，似即难以根究。

一、奉朱批点出，前督臣林则徐所奏自结之后，查验他国来船皆已绝无鸦片等语。奴才伏查此事，如指上年而言，则事属已往，船货无凭，其原验委官，已复无可查讯，即讯之亦不足为确实。若指本年而言，来船均未进口，尚未盘查，既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无。

以上各条，谨遵旨查明，据实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并将原奉廷寄内有朱谕者二件，暨奉朱笔批发前督臣林则徐片奏一件，一并恭缴。

再，此次应进夷人文禀及卷据等项，篇牍较繁，除择要恭进御前外，余俱封送军机处，预备呈览，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三八、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人侵迫日紧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琦善跪奏，为夷情日渐迫切，谨将现在筹办缘由，先由五百里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到省后，业将暎夷义律所递文书暨奴才照复底稿奏呈御览，声明俟委员回口再行具奏在案。兹据委员守备张殿元、白含章暨通晓夷语之八品衔鲍鹏等取到该夷回书，其文内只总言前请各款，欲求照会办理，并无多言。惟该夷兵船日益增添，并陆续驶近虎门，内有打央鬼船二只，访系该夷陆路兵丁名色，此系前此所无，今则并此裁来，其设心已可想见。当据委员等向其面论，该夷先请给予兵饷，该委员等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饷银，又将从何取索。该夷又言及洋商欠项，并请偿还两年

来所损船只什物。委员等答以欠项乃商人自行交涉之事，官员向不过问，至于所损船物并无确数证据，无凭偿给。该夷又言及烟价，其始声称需银二千万，迨反复辩诘，降至一千六百万，又降至一千二百万，据谓断难再少。又言所占定海无难缴还，惟必需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给一处，以便退缴定海。该委员等答以天朝准令外夷前来贸易，原属大皇帝格外恩施，岂有予以地方之理。该夷随声言，如不准另给，只得占踞定海，谓恐将来再有如林总督者，俾得去此适彼。委员等答以但经说定，奏奉大皇帝谕旨，后之来者，孰敢不遵遵办理，何庸伊等过虑。该夷又言及文移平行一事，委员等答以书写禀帖、谕帖等字样，原属旧规，今既据名来系职官，不难量存体面。

该夷并称，俟此大者说定，尚有小事数件，欲与奴才一并商议。一、谓洋商向多勒措，减其物价，以后请不由洋商经营，准该夷自行开行，并求准其于澳门卸货。一、谓洋商尚有积弊，欲求为其整顿，未据指明何事。一、谓该夷以后如被屈抑，准其前赴天津呈诉各等语。委员等因奴才未经指授登复之词，但答以此时诸尚未定，应先毋庸置议。而该夷于前请各款一一坚执不回。该委员等以其过于狡黠，随责以此事原因该夷前在天津时情词恭顺，方为代奏。今奴才奉旨前来，该夷自应感怀从命，何以转使奴才为难。该夷遂声言非其人之无良，实缘现又接到该国王之信，必欲悉如所请，并又添兵前来，该夷武职又多喜事贪功，乐于打仗，非其一人之故。据传到各武员，令其自言，纷纷藉藉，大肆鸣张，该委员等几有口众我寡之势。鲍鹏因能作番语，又向义律密谈。据称该夷兵多饷重，每兵每日约须洋钱一元，而员弁兵丁又无人无日不欲急于见长，咸谓其徒事空言，耽延时日，虚糜粮饷，故如不能作速藏事，伊亦难于弹压，只得任令接仗。即使彼军败绩，亦足以明其并非坐失机宜，可以对其国王，或再增兵添饷。倘或稍能得志，在彼固不负所使，并据为奴才计，亦足以见身历艰难等语。据该委员等回省面禀前来。

奴才随再回思维,并向鲍鹏等详询情形,据称察看义律虽属狡强,亦颇自觉为难。奴才伏查该夷兵势既众,而此间船炮技艺久在洞鉴之中,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因思夷人维利是趋,其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空言解释。而所给数目,前经鲍鹏察其势不能已,作为己意,私询以三百万之数,旋复加之四百万,该夷均置之不论。奴才查夷人素用洋钱,先允以五百万元,该夷能否允从,再行与之辨理。惟其银仍须出自洋商,而洋商近甚疲乏,一时亦力有未逮,故仍约以十余年为期,俾得陆续带还。

至于稟谕一节,原以其牵涉贸易,官商之体制攸关,以后官员不与商事,彼亦自无公牍前来。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编隅尺土,势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貽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奴才并访之前闽浙总督臣邓廷桢,据云该处势甚散漫,无要可扼,防守尤难。以是奴才仍再晓以理义,缮给照会,并密授机宜,令委员等再行前往。一俟该委员等回日,即行据实具奏。奴才惟有殚竭血诚,不惜颖脱昏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朱批:看此光景,该逆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服也。)

理合将探询情形及现在筹办缘由,先行由五百里奏闻,并将夷书及奴才照复底稿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以事关夷务,并有筹及价值地方各情,是以恭折密奏,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复义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义律底稿录呈御览。

照得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开：本年七月间，贵公使大臣等在天津投递公文内开载各条，请查核办理等因。查前请偿还各款一节，叠奉大皇帝谕旨，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断无偿价之理，早已照会在案。只缘本大臣爵阁部堂以贵公使大臣事事恭顺，且通商二百余年，并无齟齬，权为酌办，拟设法酌酬洋银五百万元，俾贵公使大臣得以复贵国王之命。但其银既非大皇帝准给，须由本大臣爵阁部堂另行筹办，一时实无如许多金，只有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陆续带还。此系本大臣爵阁部堂一片苦心，不得不量力而行也。

又公文不用稟谕一节，其书写稟帖谕帖者，本系历久成规，即他国官员亦然。今既据请存体面，虽系体制攸关，然称谕者不见增荣，称稟者不见受辱，况交易系与商人经手，官员不必过问。其余正事文书，本属无多，即不用稟谕，亦尚可行。

惟请给地方一款，贵公使大臣现既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方将代为奏恩恩施，仍准通商。既通商矣，则向来自有一定马头，历今已及二百余年，岂有因一人一事，遽尔更张之理。盖天朝之与外国通商原属旷典，因通商而转予之以地，无论于理不顺，亦复于情不协，且从未与他国，独能与贵国乎？至于定海，地隘民贫，已为贵公使大臣之所目击，一旦占据彼土，则一日不得谓之恭顺，即一日不能奏请通商，于贵国亦何裨益？

总之，此事既蒙大皇帝大公至正，宽厚和平，即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为贵国计者，亦已竭尽心力，故前之办理过当者，已奉旨咸予褫职矣。通商之请，又拟代为恳恩矣；文书之说，亦拟不用稟谕矣；即价值等款，虽大皇帝所不准偿者，并拟代为筹措矣。通计

贵国所请各款，本大臣爵阁部堂无不善为调停，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贵公使亦系大臣，独不能主持，而转令为难乎。本大臣爵阁部堂，奉命办理此事，一秉至公，断无瞻顾。若贵公使大臣必将此一款始终坚决，势必致诸事不能仰邀大皇帝允准。试思贵公使大臣奉贵国之命而来，意在善定，何以出此，其再详细思之。

至来文内请释吐咄吨一节，前据西洋总管为贵国代求释放，经前部堂林奏明不准。今既由贵公使大臣具文请释，本大臣爵阁部堂念其为公使大臣处教书之人，即令偕同差弁仍回贵处教书。为此照会。

须至照会者。

朱批：覽。

五三九、著将烟犯被劫未能追获之上杭 县令张用禧摘顶勒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吴文熔奏，特参烟犯中途被抢未能追获之知县，摘去顶带，勒限缉拿一折。福建署上杭县事诏安场大使张用禧，于奸民李富九、刘大教夫售卖窝藏鸦片烟土，先既失于觉察，迨经该县丞获犯，又不遣派干役提解，致被犯属李贵九等抢犯伤役，又不能即时追获，实属玩忽。张用禧著摘去顶带，勒限一个月，飭令将李富九、刘大教夫并李贵九等，按名严拿务获。如限满未能弋获，即著严行参办。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五四〇、安徽巡抚程楙采奏为英船
南旋前调皖兵撤回归伍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①(军录)

再，接准署两江督臣裕谦咨，钦奉上谕：“暎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著将前调防守官兵分别撤留等因。钦此钦遵。详加酌核，分别撤留。所有原调皖省之安庆营兵三百名，游兵、营兵二百名，芜采营兵一百名，泗州营兵一百名，抚标左营兵二百名，右营兵、名宁国营兵一百名，宿州营兵一百名，俱令原调带兵各将备督带回营等因。”经臣撤饬，经由各属照例应付，妥速归伍。

今据具报：芜采营官兵于十月初二日归伍。泗州营官兵于十月初四日归伍。游兵营官兵于十月初七日归伍。宿州营官兵于十月十二日归伍。宁国营官兵于十月十七日归伍。抚标左右二营官兵于十月二十七日归伍。安庆营官兵于十月二十三至三十等日归伍。行走俱极妥速，安静。其前次调赴上海吴淞之寿春镇标兵一千二百名，续经钦差大臣伊里布令该镇王锡朋统带，驰赴浙江差遣。又留存宿州营兵二百二十名，现在均未撤防。

谨将调赴江苏防堵各营官兵已经撤回次第归伍日期，合并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① 此系收文日期。

五四一、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刑部奏请 将乌尔恭额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会同审讯鄞还夷书之已革巡抚，并因败退走各革弁一并定拟具奏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暎夷前在浙江投递字帖，吁求转奏，乌尔恭额于接受夷书时并不将夷书呈奏，遽行鄞还，以致该夷船驶往各处，纷纷投诉，实属昏愎谬妄，致误机宜。乌尔恭额著即拿问，著伊里布派委委员，速行解交刑部治罪。钦此。”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乌尔恭额押解来京时，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讯拟罪，其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龚配道等罪名，著一并定拟具奏。钦此。”

臣等伏查罗建功等四犯，前据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驰报定海县城失守折内，参奏已革总兵张朝发，愎谏撤守，丧师失城。罗建功等败后，遽即回营等情。经刑部将张朝发照守将被贼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失陷城寨律，拟斩监候。罗建功等于张朝发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奏奉谕旨：“以乌尔恭额所奏接仗情形未能详悉，交伊里布严行审究具奏等因。钦遵在案。”兹据钦差大臣伊里布奏称，讯明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龚配道等情罪各有不同，并声明张朝发业已因伤身故，将乌尔恭额委员解送到部，臣等会同严讯。乌尔恭额伏地碰头，惶恐失措，供称前在浙江巡抚任内，于本年六月初七日酉刻，据鄞县知县舒恭受禀报，夷船窜入浙洋，即于初八日奏明亲往督办，星夜奔驰。十一日行抵镇海，惊知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被暎夷攻破占踞，正在急筹防堵间。十三日寅刻，夷船多只驶入镇海洋面，直逼要口。是晚该夷在洋忽将鄞县商船扣住，勒令商人投递书

函，欲求转达廷臣。书面开写：伊国宰相照会大清国宰相字样，由宁波府知府邓廷彩将书函转呈。乌尔恭额因该夷投递书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后，况书系固封，其中措词是否得体？未便拆阅。且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定海，罪已难道。今未克复，又未退还，即为转奏，恐为罪更大，是以将原书于十四日交原商人送还。于二十六日具奏筹办折内，仅将送还原书大约情形具奏，未经详晰声叙。实缘彼时防守要口，安抚居民，日夜筹画，精神昏愤，不知请旨定夺，自揣谬妄糊涂，辜负皇上天恩，止求从重治罪等语。再三研诘，坚称均系实在情形，不敢丝毫隐饰。其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龚配道四犯，业据钦差大臣伊里布讯明情罪各有不同，应即一并分别拟结。

查律载：凡飞报军情，若互相知会隐匿，不速奏闻者，杖一百，罢职不叙，因而失误军机者，斩监候。又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身任封疆大员，乃于倭夷投递子帖，辄因其书系照会宰相，不将原书呈奏，实属昏愤谬妄。虽其时已在张朝发失守定海之后，与因而失误军机者有间，惟该夷船因擲还原书驶至各处，纷纷投诉，究由该革抚不识机宜贻误所致，亦未便仅照隐匿不速奏闻律拟以满杖，自应比律酌量问拟。乌尔恭额应比照互相知会，隐匿军情，不速奏闻，因而失误军机者，斩监候律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仍从重请旨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已革署游击罗建功，当总兵张朝发受伤遁去，犹欲招兵进城保守，乃因门闭不能进城，旋被攻破，力无可施，与受伤堕水，捞救得生之已革护游击钱炳煥、王万年，先后退至镇海俱有应得之咎。惟丧师失城，究系事由主将，仍应如刑部原拟，罗建功、钱炳煥、王万年，均应于张朝发应得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已革署守备龚配道，因在宁波府城考验，并未身在行间，与罗建功等情节迥异，惟于奉饬赶回之后，遽因城已攻陷，即行折回，亦有不合。龚配道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业已革职，应毋庸议。

所有臣等会同审讯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隆文、臣何汝霖、臣阿勒清阿署热河都统、臣赛尚阿、臣祁埏、臣麟魁差、臣王植、臣德诚、臣黄爵滋差、臣周之琦。

五四二、著安徽巡抚程懋采传知府胡元炜 确询黄凤楼销毁烟具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旨：

吏部奏安徽前任太平府知府胡元炜，已由部领照赴省。所有降调知县黄凤楼销毁拿获烟具一案，是否奉该府面谕，抑系自行销毁，著程懋采即传胡元炜确切询明，据实具奏。黄凤楼著赴安徽听候质询。

钦此。

五四三、著将乌尔恭额改为绞监候罗建功 等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以封疆大吏，责在守土。前因噶夷断绝贸易，朕早料其必于海疆要隘肆行滋扰，屡经降旨，飭令各督抚严加防范，勿任覬覦。乃乌尔恭额不能先事筹画，以至定海仓猝失守，复调度无方，一筹莫展，似此昏愦无能，罪无可逭。现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遵旨议罪，拟将该革员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尚不足以示惩儆。乌尔恭额著改为绞监候，归入明年秋审情实。已革署游击罗建功、护游

击钱炳煥、王万年，业经罪坐主将，照原拟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已革署守备龚配道，业经革职，应毋庸议。该部知道。

钦此。

五四四、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陈 安南轧船最利攻击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①(奏务清本)

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

相传暎夷尝侵安南，安南人造轧船，长仅三丈，船高于水仅一尺，两头光锐，头可为尾，尾可为头。船用二十四楫，鼓楫进退，矫若游龙。两头架红衣炮，以击夷船近水处，其船即沉，[暎]夷大败，至今望见安南轧船，即落胆而去。臣尝详推其理，盖以暎夷船大如山，其炮必与船平，不能下击，下击则入水也。即使船之两旁安置炮眼，亦必高出于水在八九尺以上，否则海波注之，轧船出水仅一尺，为彼炮之所不及，而得专力以击其船底，故获全胜。可否饬下两广督抚照样制造，以备攻剿。

五四五、著广西巡抚梁章巨查奏安南轧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嗣摺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西巡抚梁。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有人奏海防事宜，称有安南轧船最利等语。广西近接安南，有无此项船只，是否足资海防，内地可以仿照制造之处，著梁章巨查明具奏。将此附折，便谕令知之。

① 此系文收日期。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四六、广西巡抚梁章巨奏请展限严惩烟犯事 著断不准行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内閣奉上諭：

梁章巨奏鴉片限期屆滿，懇請展限一折。上年頒發新定章程，酌予一年六個月限為期，不為不寬，並因限期屆滿，屢經申諭內外大臣認真辦理。原期薄海蒼生，早除錮習，使下有畏法自新之民，上有刑措不用之治。京外文武大小衙門果能合力同心，嚴查究辦，何患不盡絕根株。即謂各省道里遠近不同，自應以奉到部文之日分別起限，遵照新例一體懲辦。本日據梁章巨奏，罪名愈重，藏匿愈深，查拿愈嚴，趨避越巧，懇請敕部分別展限。朕令出惟行，斷不為莠言所惑，所請著不准行。如果地方官敢存姑息之心，仍蹈養奸之習，或規避處分，隱匿玩縱，一經發覺，朕惟執法從事，決不寬貸。察之。

欽此。

五四七、著各省將軍督撫烟禁限期將滿應 嚴飭查拿不准稍存姑息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檔）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朕因鴉片烟流毒中外，傳染日深，屢經降旨，飭令地方官嚴行查辦。上年頒發新定章程，嚴立科條，寬予期限，務使吾民湔除惡習，永絕根株。惟自定例以來，各省大吏奏報拿獲烟犯，所在多有。薄海內外必已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咸自畏法自新。誠恐愚民狃于

积习，尚存观望冀幸之私，即日限期届满，或以无知触法，朕甚悯焉。著通谕各省将军督抚等，督饬所属，认真查拿。至京师为首善之区，所有部旗文武大小各衙门，尤当合力同心，严查究办。若心存推诿，试问尽职乎？抑溺职乎？断不可因罪名较重，稍存姑息之心，仍蹈养奸之习。如果实力奉行，不留余孽，即从前查办不严，原可宽其既往。倘因规避处分，仍前玩泄，以致陋习不除，朕必不能轻恕。是在内外满汉诸臣训谕督催，不遗余力，转瞬限满，无一藐法干罪之人，用副朕除恶务尽之意。勉之望之。

钦此。

五四八、著广西巡抚梁章巨将问拟遣军流烟犯 一面咨部一面先行解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梁章巨奏拿获鸦片烟案人犯众多，请照现在广东、江西一体办理等语。嗣后审办鸦片烟案内问拟遣军流人犯，著一面由臬司具详该抚，核明咨部。一面将各州县监禁人犯先行请咨解配，以免拥挤。余著照所请行。

钦此。

五四九、江西巡抚钱宝琛奏为审明定拟 闽粤贩烟各犯折（附清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钱宝琛跪奏，为审明闽、粤贩烟各犯，按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临川等县拿获闽、广两省烟贩林幅茂等多名，究出纠众结

會、分幫販土各情。又，南城等縣拿獲烟匪郭俊等四起，業經臣具折奏明在案。嗣又經臣及署督臣裕謙派出各委員，會同地方各官，拿獲烟匪陳幸連等共九十五名。又新建縣拿獲林幅茂案內逸犯張桂香等十二名，飭令分別嚴審擬辦去后。茲據臬司劉體重訊明詳解前來，臣親提研鞫。

緣林幅茂等均籍隸福建、廣東兩省，向賣廣貨營生。道光二十年八月間，有福建人江綠華、廣東人李正昌即張正昌，因查拿鴉片嚴緊，匪徒不敢大伙興販，間有零星小販由山僻行走，又有中途被人搜搶之事，江綠華在福建土杭縣官田地方，李正昌在廣東大埔縣、福建永定縣交界廣福亭地方，各糾立紅會。福建名太平幫，廣東名長生幫，各由總頭招攬烟販，陸續編號，分別一號起至九號，每號給紅布旗一面，號內人數多寡不等。因人多不能認識，又每人分給紅布一條，掛在衣扣作為記認，按販土多寡抽取厘金，雇一二十人，護道出境，分往各處售賣。李正昌有會單一紙，交與林幅茂表兄吳禧順，令其招攬烟販。吳禧順因值患病，將會單轉交林幅茂收藏。林幅茂與現獲各犯，因見該處烟土價賤，俱各出錢收買，分赴江綠華、李正昌等幫內，編號抽厘，分給紅旗布條，先後分起行走。內有自行挑担者，亦有雇人挑送者，每人日給工資飯錢百文。林幅茂等六十一犯，各販土自數兩至三四百兩不等。張從全等五十九犯，俱為各烟販相幫挑担。又有張才安等二十一犯，均系小賈外出，并未販土挑担，在途與各烟販撞遇。該烟販等因系同鄉，冀圖沿途照應，許給飯食，邀允附入各號，同幫行走。又有鄧亦萬等八犯，僅止隨同列號，并未得過飯食。以上販土各犯，林幅茂、邱德荏、徐云汎沿途各賣土數兩，余俱尚未售賣。該犯等先后分起由閩、粵小路行走，均入江西廣昌縣境，欲往下游一帶出售，于八月二十八、九等日行至撫州，即經該府與臨州等縣營及派出委員探知踪跡，知會密拿，並經廣昌等縣兵役跟踪追至，協同拿獲，經臣奏明提省審辦。茲經提集，逐一研訊，林幅茂等一百六十七名內有楊四，

等三十名，系属撞遇同行，不知贩土情事，当即先行省释。又郭俊、朱贵、江顺玉、谢利贞等四起，又续获陈宰连等各犯，讯未编号分帮，分别另案咨部。徐云灏、刘洗来二名先后病毙。林幅茂等各犯供悉列号贩土各情不讳。臣以该犯等胆敢聚集多人，列号分帮，纷纷四出，恐另有不法别情，复督司严加究诘，据各供称，实因零星贩土易被搜抢，是以各愿抽给厘金，冀图护送，并无别故。并据林幅茂供称，会单系吴禧顺转交收藏，伊委非会中头目，亦不知会内伙党几人。又据张阿五供，伊止随同贩烟，并非起会之犯。质之林幅茂等，供亦相同，似无遁饰。

此案江绿华等纠立红会，招揽烟贩，列号抽厘，实属不法。惟现犯林幅茂等并未随同结会，其听从招揽，出钱编号，系专为卖烟起见，与邪教入会传从等项不同，自应仍照贩烟本例问拟。林幅茂、邱德芒、徐云灏三犯各已卖土数两，应各照兴贩烟土一二次不及五百两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右面刺清汉外遣各二字。徐云灏业已病故，应毋庸议。林幅茂一犯执有会单，据供系在逃之李正昌给与吴禧顺转交收藏，是否避就，现无质证，应照例监候，缉拿李正昌、吴禧顺到案，质明办理。邱德芒先行发遣，周如千、黄亚六、张兴隼、林长保、胡长发、吴卜启、邓林桂、江临馨、吴芝来、玉进兴、吴添沅、刘礼和、王贵乡、吴全林、邓登章、郑政年、郑维先、廖阿三、王磐有、颜兰兴、周芝保、郑维基、陈大荣、邹荣升、郑德和、李富馨、张柱、谢吉春、赵福兴、张新芹、李同菴、李新发、张福、邹群岐、黄星魁、徐棕山、张阿五、张常秀、张作兴、黄年细、钱有舜、黄和义、张老二、张分喜、朱阿泳、邹泳洸、邹洸喜、曾六桂、江桂林、章易全、邹顺孝、谢忠信、谢茂洸、葛雨言、张桂香、邓亚德五十六犯，各贩土数两至三四百两不等，并未转卖，应各照收买鸦片尚未转售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例，发极边烟瘴充军，仍以极边足四千里为限，右面刺烟瘴改发四字。张沅顺听从张桂香，伙贩烟土八十两，童亚三听从邓亚德伙贩烟土一百二十八两，均合依为

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到配杖一百,折贲安置。张从金、邓锡盛、吴秀仔、吴幅旺、陈啓沅、赖洪鸣、邹万锡、郑锡章、刘世三、张亚兴、范亚二、赖亚生、陈矮发、邹德顺、徐临棕、黄潘上、黄旭华、邹岁林、邓有益、李亚六、梁玉、张潘泉、张茂兴、赖磐长、温亚海、赖进仔、刘发喜、江义明、邹锦文、曾近莠、邓益昭、张缓仔、张涂馨、赖会延、邹顺茂、李折薄、林幅受、刘乐兴、曾元蒿、陈幅蒿、邹义顺、裘连云、廖阿芒、李长幅、陈幅青、肃汶沅、张炳先、张盛治、钟方兰、陈中燕、江瑞堂、张阿监、张阿成、谢人俭、张泳宽、谢孟周、赖芒申、张景星、金盘冈五十九犯,知情受雇为烟贩挑担,即与知情受雇之船户无异。应各此照知情受雇之船户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杖一百,徒三年。各犯内虽有在逃烟犯未获,业就现到各犯互相质证明确,无虞避就,无庸监候待质。张才安、陈用申、张林桂、陈秀阜、邹桂香、张德郡、邹增幅、邹学生、邱禧、黄德茂、邱明幅、陈雷晓、陈林俚、郭春阳、江大有、江三即生春、吴得省、王老二、王东、赖五盛、张锡增二十一犯,虽无挑担贩土情事,惟明知林幅茂等系属烟贩,辄因贪图饭食,列号同行,殊属玩法。应于郑锡章等杖一百、徒三年上减一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邓亦万、邓洸盛、江鹏、刘万春、祝亚四、江林、张荣受、刘洗来八犯,虽未得过饭食,第随同列号行走,亦属玩法,应于张才安等罪上再减一等,杖八十,徒二年。以上军流各犯,由臣按照军流道里表,应酌发不近海口之广西、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等省安置,业经查照奏定章程,先行给咨发配。拟徒各犯由犯事地方定发不通闽粤处所,折贲充徒。徐云凤在监病故,刘洗来提禁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事,应毋庸议。犯系带病进监,管狱官亦无庸议处。起获烟土业经验销,红旗布条等件案结销毁,各犯随身银物烟价分别给还入官,会单存案备证。逸犯江绿华等,咨行飭缉,获日另结。

除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拟缘由,谨会同署两江总督臣裕谦,恭折具奏。并将各烟犯姓名事由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天圣

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朱批：刑部议奏。单并发。欽此。

清单

谨将申办烟犯姓名事由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林幅茂贩土一百七十两，邱德苕贩土四百六十两，徐云泐贩土三百两，以上三犯俱已沿途售卖得钱，应发新疆给官兵为奴。

周如千贩土二十五两，黄亚六贩土二百三两，张兴俚贩土一百五十八两，林长保贩土一百四十二两，胡长发贩土一百三十四两，吴卜昏贩土一百二十四两，邓桂林贩土九十六两，江临馨贩土八十两，吴芝来贩土七十二两，三进兴贩土五十五两，吴添沅贩土六十四两，刘礼和贩土五十两，王贵乡贩土四十四两，吴金林贩土四十三两，邓登章贩土四十二两，郑政年贩土四十二两，郑维先贩土二十八两，廖阿三贩土二十四两，三馨有贩土二十四两，颜兰兴贩土十九两，周芝保贩土十六两，郑维基贩土十二两，陈大荣贩土十两，邹荣升贩土十两，郑德和贩土四十两，李富馨贩土四百三十二两，张柱贩土三十五两，谢吉春贩土一百七十两，赵幅兴贩土四十八两，张新芹贩土八两，李同菴贩土三两，李新发贩土八十六两，张幅贩土六十五两，邹群蛟贩土四两，黄兴魁贩土四两，徐棕山贩土八两，张阿五贩土二十四两，张常秀贩土二十四两，张作兴贩土一百四十七两，黄年细贩土一百四十六两，钱有彝贩土一百二十四两，黄和义贩土八十四两五钱，张老二贩土三十二两，张分喜贩土二十两，朱阿泳贩土十六两，邹泳洸贩土十四两，邹洸喜贩土十六两，曾六桂贩土十两，江桂林贩土二十四两，章易全贩土三十八两，邹顺孝贩土二百八十两，谢忠信贩土十三两，谢茂洸贩土十两，葛雨言贩土四两，张桂香贩土八十两，邓亚德贩土一百二十八两。以上五十六犯俱未售卖，应发极边烟瘴充军，仍以极边足四千里为限。

张沅顺听从张桂香贩土，董亚三听从邓亚得贩土，以上二犯应照兴贩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张从金、邓锡盛、吴秀仔、吴幅旺、陈啓沅、赖泐鸣、邹万锡、郑锡章、刘世三、张亚兴、范亚二、赖亚生、陈矮发、邹德顺、徐临棕、黄潘上、黄旭华、邹岁林、邓有益、李亚六、梁王、张涌泉、张茂兴、赖罄长、温亚海、赖进仔、刘发喜、江义明、邹锦文、曾近莒、邓益昭、张缓仔、张余罄、赖会廷、邹顺茂、李折薄、林幅受、刘乐兴、曾沅莒、陈幅莒、邹义顺、龚连云、廖阿荪、李长幅、陈幅青、萧汶沅、张炳先、张盛治、锺方兰、陈中燕、江瑞堂、张阿监、张阿成、谢人俭、张泳宽、谢孟周、赖荪申、张景星、金盘冈，以上五十九犯，俱知情为烟犯挑担，应杖一百，徒三年。

张才安、陈用申、张林桂、陈季阜、邹桂香、张德郡、邹增幅、邹学生、邱禧、黄德茂、邱明幅、陈雷晓、陈林俚、郭春阳、江大有、江三即生春、吴得省、王老二、王东、赖五盛、张锡增，以上二十一犯得受烟贩饭食，列号同行，应于满徒上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邓亦万、邓沈盛、江鹏、刘万春、祝亚四、江林、张荣受、刘沈来，以上八犯与烟贩列号同行，未得饭食，应于徒二年半上再减一等，杖八十，徒二年。

朱批：览。

五五〇、著江西巡抚钱宝琛明白回奏所查奏 之烟犯前后不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鸿胪寺少卿张秉德奏，本年九月中旬，钱宝琛覆奏贩烟奸商，称无匪徒滋事。旋于九月下旬奏，拿获烟贩，究出纠众结会，贩土售卖各情，前后不符。著钱宝琛明白回奏。

又据奏，钱宝琛以湖口县知县朱建溪调补庐陵县知县，该员先经裕谦参奏情销盐引，降旨摘去顶带。该抚奏调知县，自应与该署

督札商，而属员惰销怠玩，该抚又岂毫无闻见？著裕谦、钱宝琛各自具折，明白回奏。

钦此。

五五一、著步军统领等衙门严拿烟贩职员 林荣林丹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牛鉴奏，访获烟犯胡五，供有分发四川未入流之林荣、捐职府经历之林丹，在豫吸食兴贩，现在丁忧回籍等情，当降旨交该督抚严拿归案。兹据吴文煊奏称，拿获犯属，讯明林荣等先期进京，呈报起复，前赴四川候补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拿该犯等务获，并著福建、河南、四川各督抚一体查缉务获，归案究办。

钦此。

五五二、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兵部奏 为遵旨酌议盛京添设鸟枪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内阁抄出，盛京将军耆英等奏，酌议拨添金州城兵额，并请添设鸟枪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据该将军原奏内称，盛京各城额定官兵多寡不一，锦州额兵七百八十六名，熊岳额兵九百五十二名，开原额兵八百五十三名，义州额兵九百六十二名，金州额兵七百八名，凤凰城额兵六百五十三名，此六城为兵额较多处所。其余

興京、遼陽、牛莊、蓋州、復州、岫岩、廣寧以及鉄嶺等十路，法庫等十六邊門，兵額多則四百名，少則一二百至四五十名不等。奴才著英此次前往金州，履勘海口，籌辦防堵，體察金州海口島嶼過多，四季均有商船進口，該城兵額不敷防守。查義州額設滿洲官兵五百三名，包衣官兵四百五十九名，統計九百六十二名。今據由該城滿洲包衣名佐領下，統計酌撤兵一百零二名。又錦州等十城兵數內均有零額，擬將零額撤出，共計有五十二名，均請撥添金州城，連該城原額兵七百八名，統有八百六十二名，似足以資調撥而敷防守。再酌撤各城兵額，請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起，缺出報明，陸續撤令金州城守尉歸入滿洲佐領下挑補。其兩季餉銀，均歸金州城守尉備文支領發放。至隨缺租項，仍將原領地亩撥給，以裕生計。復查盛京省城設有鳥槍三千杆，錦州等九城及水師營共設有鳥槍二千六百八十二杆，惟興京、開原、遼陽、廣寧以及鉄嶺等十路，法庫等十六邊門，向無額設鳥槍。奴才等公同酌議，其向無鳥槍處所，應請一律添設。再內外各城所設鳥槍年分已久，火門過寬，子口過大，施放難期有准，各城馬甲演習，鳥槍必須大加講求，方期一兵有一兵之用。今擬由省城揀選火器精熟，施放有准，架式好之領催等，酌撥二三名，飭令前往各該城，會同該管官等督飭教演。俟熟習後，分城調驗，務期以收实效。嗣後內外城馬甲缺出，或以馬步好者挑補，或以火器有准者挑補，若槍箭皆好，除挑補馬甲外，另册記名，以備選用。原領官槍，容奴才等派委委員，督飭匠役監造妥協，總期適用等語。

臣等查例載：各省兵丁原有定額，但今昔情形不同，或因地方扼要，兵力較單，由該督撫將軍等奏請調撥者，臣兵部均准其酌量添撥在案。今該將軍奏稱，金州地處海隅，時有商船進口，原設額兵七百八名不敷防守，請將義州城滿洲包衣額兵九百六十二名內，酌撤兵一百二名，非錦州等十城兵數內，零額撤出兵五十二名，共兵一百五十四名，均移撥金州城。連該城原設兵額，統計八百六十

二名，足资防守。其酌撤各城兵数，请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起，缺出报明，陆续飭令金州城守尉归入满洲佐领下挑补等因。该将军系为防堵海口起见，自应准其如数添拨。所称两季饷银原领地亩，又称各城马甲，均应练习鸟枪，向无枪兵专额。嗣内外城马甲缺出，或以马步优长，或以火器有准，一律挑补。若枪箭皆好，除挑补马甲外，另册记名，以备选用等语。系为教演技艺、鼓励兵丁起见，亦应如所奏办理。至兴京、开原、辽阳、广宁以及铁岭等十路，法库等十六边门，向无额设鸟枪，请一律添设鸟枪九百八十杆，亦应如所请，准其照单添设。其内外各城，原设鸟枪年分已久，火门子口宽大，施放无准，应令该将军等查明，一体修理整齐，以归实用，照例造具估需工料银两细数清册，送部核办。

臣等伏思移拨兵丁添设鸟枪，皆系防守海隅，整饬武备，务在该将军等认真训练，按期分城调验，并先为挑选精熟火器之领催等，会同各该管官勤加教演，庶使施放娴熟，枪箭兼优，毋得日久生懈，转致目前移拨增修诸务，徒滋分扰，以仰副我皇上造就人材，保卫黎民之至意。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玉鼎、臣隆文、臣何汝霖、臣裕诚、臣祁寯藻、臣李宗昉、臣倭什讷、臣朱崧、臣端华、臣魏元烺。

五五三、署京口副都统海龄奏报 察看沿江要隘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①(夷务清本)

署京口副都统海龄奏：

奴才前至京口时，适值署理两江总督裕谦前赴扬州，舟泊江口，奴才与其会晤。询问吴淞一带海口情形，据称所有吴淞、狼山、福山、江苏紧要之处，该署督俱经派委官兵，安设炮位，严紧防范等语。奴才复亲身查看沿江一带，距城六十里之鬲山，此处诚为京口之要隘门户，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处经过。奴才飭令瓜洲水师副将李澄等，安设炮位，派委委员，带领兵丁，时加巡防。其鬲山迤北，则焦山、象山虽属紧要，第焦山迤东近午俱经沙淤水浅，即本处熟悉水性之船往往尚有浅住者，若外夷之船，谅难前进。奴才仍飭令该营汛，用心江面防守，不可稍有疏懈。且勘各处离城均属不远，倘有紧要信息，奴才一经闻之，急速就近带领旗营官兵，相机办理。

朱批：另有旨。

五五四、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人强索 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录)

琦善跪奏，为噢夷要求过甚，情形日紧，谨将现在筹办缘由，先行由五百里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夷情日渐迫切，酌允酬给洋银

^① 此为收文日期。

五百万元，暨该夷请给地方之处，仍再晓以礼义，复委员持文前往各等情，由五百里具奏后。旋据该夷交委员等带到复书，据将价银一款降至七百万元，称须先给二百万元，其余作五年分还。又言地方一节，如不准给予，请于广州之外，再准其往福建之厦门，浙江之定海，任意贸易，并又添出另款。而其面见委员时言语倨傲，动加呵斥，大非前在天津之比。其兵目人等亦无不喜事贪功，业有兵船二十余只驶近虎门相距不过十里，一不遂欲，势即猖狂。

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不远。伏查大屿山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筑炮台，设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覬覦广东，流弊不可胜言。既据该夷改请添给贸易马头，其势既可查防，且较给予地方似为得体，惟不能准其两处。奴才现备文照复该夷，允为代恳天恩，于粤省之外再准通商一处，仍告以只准与行户互市，不得上岸与居民交结。并将银款一节，酌酬洋银六百万元，只允先给一百万元，其余分七年带还各等情，复行委员去后。随据该夷备文，先令委员持回，文内声明仍详晰照复等语。兹于本月二十六日，由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转递该夷回文前来，该夷于酌酬洋银六百万元一节，业已遵依。惟下余银两，仍请分期五年，并又添出息银。其贸易马头一节，亦仍请于广州之外，或福建、或浙江、或江苏，于此三省中酌准通商二处，并请酌予寓居之所。据称如终不允所请，则必无善定等语。

奴才伏查该夷之意，全在要求，设定海未被占据，并不知我戡兵之说，或尚可以利诱。今则悉被探知，故一启口即言打仗。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先经奴才附片密陈，近又函询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据称如来船尚少，犹可力争，多则实无把握。而该夷现泊附近虎门之大小兵船火轮船，共计已有二十余只，其散泊外洋者尚复不少。且汉奸遍野，据义律向委员告

知,不但该夷兵目愿战者多,并有内地奸徒串囑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似此情形,与之交仗,是适遂奸徒之计。纵幸赖圣主鸿福,致令彼师败绩,该夷必收合增添,仍前纷往各省滋扰,我军所在防维,不惟防不胜防,且糜饷劳师,事无底止。设或稍被得志,则虎门为广东咽喉之地,一帆直达省城,所有洋商各行亦即在省垣城外,其势不堪设想。现止定海一处,该夷已多方要挟,则彼时之情形,其办理必更难于此日。

奴才受恩深重,仰蒙特简前来,不敢不通盘筹画。随经再四思维,查浙省、江苏俱为出产丝棉茶叶之所,自难准令该夷前往贸易。惟福建迤南有厦门,其省城又设有闽海关,向有琉球国夷人在彼通商,历久恭顺,并准其在该处居住。今啖咭喇夷人虽非琉球恭顺可比,而圣人中外一家,且系仅止通商,非如前之请求给予可比,其相距台湾城尚有一百余里之遥,但能驾驭得宜,亦无虑其遽尔由海登陆。再,现在适接护理闽浙督臣吴文煊来函,述及此时闽洋夷船时有往来游奕,南北所向不定。其泉州府属之大坠洋面,又有夷船三五只此来彼往,常川寄碇。是即不允所求,亦难保不私擅潜往,两汉奸所在皆有,仍可交易,仍费筹防。且筹防犹恐难于周密,似不如明定章程,尚可从长计议。奴才拟请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冀得借以羁靡,仍将所求寄居及余银请给利等情驳斥不准,庶使该夷不得逞志作为,似此办理,方可以期无事,而仍不致貽患后来。

惟此间距京穹远,奏报往还,动经匝月,而该夷兵船环聚虎门,其情叵测,其势甚紧。且现经探明该夷目懿律实已因病回国,其身膺该国兵权,去来自由,已毫无上下之分。而今之在粤者各为兵目,尤多蛮野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所欲言,纷纷藉藉,无非扛帮,肆其鬼蜮伎俩,既不能以理喻,亦且难以情遣。所有酌给银款,前此并未求索利息,今又从而添出。据通晓夷语之鲍

鹏声称，前经在船窃听此事，即由兵目主使，是其本性之反复，从旁之挑唆，于此已可概见。如或稍事耽延，既恐该夷情急变生，而尤虑其日久计多，又致别添枝节。奴才不揣冒昧，拟将厦门、福州酌准通商缘由，即先覆以代为奏恳恩施，缘恐上殷宸廑，一面先行奏闻，一面另再备文照复该夷。

除俟该夷如何登答，再行据实奏外，所有现在筹办情形，合先由五百里恭折驰奏，并将该夷三次所递回文暨奴才上次照复底稿一并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此次仍以事关夷务，并有筹及地方之处，是以恭折密陈，仍俟大局稍定，再将各情及该夷求请通商缘由，另行分别缮折，代乞圣恩，伏候皇上于该夷缴还定海后明降谕旨，俾得钦遵办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愤狠之外，无可再谕，即有旨。钦此。

附件一：义律照会（一）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呈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驻中华领事义，为照复事。

现接据贵大臣来文，内开拟办各节，比之本公使大臣恭奉国命办理情节，间有甚属不协者。若贵大臣定必如来文开载各款办理，必致诸事未能商办全妥，令本公使大臣诚怀忧念不胜，惟思此际难端，原系从前天朝钦派来粤大宪，背公强办所致情果，贵大臣知认为实矣，是故仍望贵大臣另有异议办理，俾得两国幸免彼此交战之祸。

今本公使大臣切求相和，务望永安，复将未妥者二节陈明，祈再量念。至赔还英国国家暨商民等共所亏失一节，今据贵大臣约准酌赔洋银五百万元，以十余年为期，陆续带还等由。数与所亏，殊属有差，兼之年期宽远，断难拟允照行。尚可拟准赔缴洋银七百万

元,以五年为期带还,本年先缴二百万元,余则分年五次陆续赔完,似此办理,就可允照矣。请给地方一节,据来文称云,已奉大皇帝谕旨,不愿如是办理。即英国原亦不求取地方,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惟请以从前曾经贸易数港,即粤省之广州省口,闽省之厦门,浙省之定海三处,开准商船任意赴往买卖,似此办理,本公使就可允照办行。此所云准予英船在数港任意往来买卖等情,并非求准英国商船止可如是,即各国商船俱可一然准为贸易。惟从此以后,倘有再允外国之人,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亦当允准英民商船同然赴往。至文书一节,今据贵大臣准以不用稟谕等字样,此节已见有足允照办行矣。

以上三款,系务须伸屈保和之端,碍难不依照办行者。其尚存款节,如定明税课及交易章程一节,居在广州等港通市应当如何施行一节,将在宁波被获拘留之人交还一节,及设立按察厅以为审断英国被供犯罪之人一节,四节仍未商办,即能在贵大臣指示,且本公使大臣拟可商办之所,逐一详细酌商办理全妥。倘若奉有皇帝圣旨,愿欲英国军师早为撤退定海,将舟山速行交还,可从结立盟约,恭奉到皇帝依允之后,一月以内即将定海交还。但要如此办理,则应留英国兵将,在外洋红坎山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然后撤回本国也。

现在统帅伯率带各军师,皆安为听候照复。惟此次照会,应以诚言恭敬指明,此次再陈二节,诚难复行更改丝毫。

又据贵大臣以本国之士担顿即士丹东一人释回,足见贵大臣仁心公道备全,更令本公使大臣慕念敬爱已甚矣。为此照覆。

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部堂一等侯琦。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二：义律照会(二)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呈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驻中华领事义为照会事。

照得接据贵大臣爵阁督部堂来文，均已阅悉。就此拟办各款，比之本公使大臣恭奉国命办理款节，其有甚属不协者，致令本公使大臣心怀忧念，不胜斯情，前已明晰照会在案。当曾以筹议未妥二节，请再详细思之。即现今拟办者，仍属断不能行，本可无庸再商允和。惟既据贵大臣爵阁部堂务求承平，事事已有筹办之处，本公使大臣亦求两相平安，自当不辞承当重责。所有偿还等款，今拟即以贵大臣爵阁部堂酌赔洋银六百万元之数，亦尚可允照行。然必说定，即时先还洋银一百万元，其余分作五年陆续缴还。应约每年春间还缴一股，起自道光二十一年春季始，缴至二十五年春季为止，全数缴清。每年所有未还之数，仍应带息五分。此系本公使大臣不认固执，权行减而又减，致留亏费大数须必本英国家自负者。故此次所讨，万不能以期再宽，致迫以数再减矣。

至于开港一节，原已钦奉国命所讨，给予地方一款，倘若实不能行，即应讨请以从前曾为通市之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开港，如旧贸易，并命以尚未开港以前，定海仍应据守不还。惟本公使大臣既知贵大臣爵阁部堂尽心之处，权为酌议，止请将闽、浙二省与抑闽、苏二省，各省一处开港，准商往来贸易，此系本公使大臣之所以为贵国承当重责主持，不致转令为难矣。本公使大臣奉命详晰，不敢复擅权办，若贵大臣爵阁部堂必将此款始终不如所请允行，必致诸事不能善定，彼此无得相和。兹贵大臣爵阁部堂若可允以所请广州之外，在闽、浙二省抑在江苏、福建两省，将各省一处开港贸易。贵大臣爵阁部堂一面说定盟约，缮折具奏，请旨准行；本公使大臣即一面派员赴定海，令为早日预备撤兵，交还浙江工完收回。且本公使大臣深知贵大臣爵阁部堂无不诚信，又知天

朝信义示人、自可无庸疑虑。今不求该二处先行开港,一经奉旨允准,就可撤兵交还,俟定海统已撤兵,方请开港贸易。

惟来文开载另给马头,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等因。本公使大臣再三熟思之,倘如此办理,则买卖之务必不能行,应请异议筹办,而此请并无别故,只有求予方便馆所,俾得寄寓贸易。其如何管理章程,即俟晤见之日另议说定可也。本公使大臣业已多端周旋,欲副贵大臣爵阁部堂之意,倘终不能允照所请办行,本公使大臣既奉国主圣命,断不肯有违逆,则必无措办理善定。是故切望贵大臣爵阁部堂应允,就此款节说定,俾得早日幸可面谭,或在虎门,或在别处方便所在,将嗣后应如何办理贸易章程各等细款,逐一详晰理论定议。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署理两广总部堂一等侯琦。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三：琦善奏呈照会义律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义律底稿录呈御览。

照得前据贵公使大臣由虎门递到回文,当经籍便备文复知,声明仍俟另行照复在案。兹经本大臣爵阁部堂通盘筹画,特再为详晰言之。

查来文内开银款一节,已据贵公使大臣遵照所议,通共酬给洋银六百万元,并先交一百万元,事尚可行。惟又添出利息一层,查此款洋银本系大皇帝所不准给之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以贵公使大臣难复贵国王之命,是以代为筹措。乃贵公使大臣不感本大臣爵阁部堂用心之苦,相待之厚,转欲求索利息,此非欠项,岂能加利。

至所称余银分作五年,自二十一年春季起,每年酬给洋银一百万元,至二十五年全清等语。查现已时届十二月,俟诸事说定,代为具奏,并俟交还定海,奉到大皇帝恩旨,已必在二十一年春初矣。其

时既须设措先交之一百万元，若再须另筹洋银一百万元则势有不逮，力有不能，转恐失信，反为不美，业经叠次照覆在案。惟既据再四请商，兹再与贵公使大臣约，所有洋银六百万元，除先交一百万元外，下余五百万元，即照所请分作五年，自二十二年起，每年交洋银一百万元，至二十六年全数清讫，此系本大臣爵阁部堂竭尽心力，曲意允从，万难再商，想贵公使大臣既知本大臣爵阁部堂之为人，必不肯以非理相干也。

至于求通贸易，自有一定地方，早经钦奉大皇帝谕旨，海舶往来均在粤海，断不能另辟一境，节经备文照会在案。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齟齬，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致绝贸易。本年贵国前来乞恩，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上干天怒。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在天津时，叠奏贵国，情词恭顺，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囑令缴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奏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议，未可专顾一面，今贵公使大臣之再四请商者，自因本大臣爵阁部堂为钦差大臣，几于无事不可为，是贵公使大臣之于天朝体制尚未透悉，不得不再为直告。盖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而天朝之于君臣之分尤严，即如前任林部堂岂独非钦差大臣，一旦奉旨罢斥，丝毫政事不能与闻，可见身为臣下，断不敢稍自专擅。况寸疆尺土何莫非朝廷所有，尤非私产可比，故前日允为奏恳圣恩，请于广州之外再准通商一处，共计已有二处，试思何国商人能有二处贸易马头？照此具奏，尚恐冒渎天听。乃贵公使大臣犹且苦苦相迫，必致大皇帝以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奏贵国恭顺之说

未能得实，治以重罪，是贵公使大臣之辜负我心姑置不论，而贵公使大臣之自误殊为可惜。盖天朝大臣何人不可立言，从此必无人再称贵国恭顺，以后奉派办理此事之员，断不能如本臣爵阁部堂之逐一代为筹画，竟使将成之好事化为乌有。而贵国商贾从此不通，孰得孰失，惟贵公使大臣再行详思照复可也。

至于寄居之说，贵国来此通商之人向在澳门租赁西洋人房屋居住则此后奏奉恩旨准令照常通商，自可照常居住。即另添一处马头，总不过为贸易起见，自有洋商照管货物，消尽即可回转。且海道一水可通，往来澳门亦尚无难，既非意图占据，何必又于他处久住，起人之疑，为此照会。

须至照会者。

朱批：览。

五五五、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情 诡诈及虎门泊有英船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奴才承准军机大臣由五百里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伊里布驰奏至。钦此。”

奴才伏查夷情诡诈多端，其前在浙江时，窃恐回粤后彼处致我被军攻击，是以再四向钦差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探询曾否奉有戡兵谕旨。迨经探得实情，该夷将得力兵船尽带来粤，原以备此间猖獗之用，现在该夷大小兵船、火轮船抛泊距虎门不及十里之穿鼻洋者，共计二十余只之多。业经奴才将该夷现在桀骜情形及筹办缘由另折具奏在案。是其处心积虑，已可概见。

除将发阅夷书一件遵旨恭缴外，所有奉旨垂询缘由，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五六、钦差大臣琦善奏请于厦门 福州征收英商税课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粤省洋商近多疲乏，所有酬给啖夷洋银六百万元，势不能不藉资商力，即不得不俯察商情。现既拟请于福建之厦门、福州酌准啖夷前往贸易，如蒙恩允，则既经通商，即当照例征税。

查该省向设有闽海关，归福州将军管理，所有厦门、福州等处商税均以就此经征。该处向有琉球国夷人在彼贸易，历久恭顺，其一切应征税课，自有旧章，无庸更议外。所有新添啖夷商，自应仿照粤海关之例，酌定课额，且恐该省关务相沿已久，或有书吏包办等弊。应如何酌加整顿，并募设洋商贵令妥为承办之处，统俟夷务稍定，再行酌议具奏。庶使上足以充国课，而酌酬啖夷银款，亦可量为分摊，则挹彼注兹，将不特并行不悖，且可为粤东之助。

合先附片密陈。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不值寓目。钦此。

五五七、监察御史蔡家珩奏陈 粤省宜添兵严守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原折)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蔡家珩跪奏，为啖夷船退，各处撤兵，粤省为关键要区，正宜添兵严守，以备不虞，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啖夷滋事，定海失守，皆因浙省大吏办理失宜，罪所难逃矣。近惟皇上德大如天，包容海表，以和为贵，不怒而威，虽古来阶舞苗格，不是过也。然使啖夷果能恬退自安，始终恭顺，岂独仰圣天子之神武哉，实苍生之福，而群臣之愿也。今者啖夷坚居定海，

地不我归，又闻添筑炮台，高培城郭，其居心可想见矣。臣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战固不足恃，而守断不可疏。处外夷以和而不兼之以守，其果足恃乎。嗟夷耐热而不耐寒。当此隆冬，自然安息，正宜际其安息，思患预防。迨来年春夏之交，整顿齐备，彼虽不顺，而我有以御之。

夫以海疆万余里之遥，处处严防，其势固有所不及。臣谓各处可照常谨守，惟粤省为夷夷出入门户，最关紧要，必需添兵设备，然后可保无虞。夷船甚大，而我之船小，小固不可以敌大，而惟多则可以制少。若能于战船之外，多造船只，广储火具精添器械，壮选兵丁，军令森严，安排海口虽按兵不动，而天威已振矣。至于如何调拨，如何运筹，动合机宜，惟亲历其境，熟谙其事者能之，非臣所敢妄议。总之，柔远之道，于小邦则使其怀德，于大邦则使其畏力。今外夷惟暹国为最大，我既抚之以德，而又示之以威，岂特足以服其心，并足以丧其胆也。至于一切经费，现当充足，尽敷拨用，勿计有无。夫治无下，岂不贵于节用哉。臣谓今日用财正所以节财耳。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五五八、著署理京口副都统海龄严飭 所属操演圖山炮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京口副都统海。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

本日据海龄奏查看沿江要隘一折。江苏吴淞、狼山、福山各隘口，现俱有官兵严密防守。据称圖山为京口门户，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处经过，自应加意巡察。著即严飭该副将李澄等认真稽查，所设炮位不时操演，务令致远有准，临时方为得力。至所辖兵丁亦当随时训练，悉成劲旅，毋得有名无实，日久视为具文。将此谕令

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五九、著钦差大臣琦善诘问英人何以 英船仍在浙省游奕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删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祁寯藻、黄爵滋奏探明夷情各一折。该夷既称赴粤听候查办，自应将定海退还，全行起碇南返，何以各船仍在浙省游奕。且闻其筑城添炮，凌虐居民，是该夷面为恭顺，性实贪残。著琦善诘问该夷，究竟是何意见。倘仍骄恣逞刁，其势万难就抚，务即迅速先行奏闻，一面加意羁縻，仍遵前旨办理。伊里布等各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六〇、英情叵测著署理闽浙总督吴文焙 督饬将弁认真巡防各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删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祁寯藻、黄爵滋奏，洋面夷船停泊情形。据查泉州之大坠山一带，尤为夷船往来最熟之地，烟贩甚多，禁令虽严，总未绝迹。该尚书等十月间，在泉州、厦门等处询知夷船往来，踪迹靡定。自厦门滋扰之后，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专力泉州要隘，以致夷船任意游奕等语。现在琦善赴粤查办，尚未奏报情形，该夷诡诈多

端，情殊叵测。著吴文煊督饬将弁，认真巡防各口，毋得稍形松懈，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六一、著内阁筹款賑恤安插定海难民及其 知县姚怀祥等照部议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奏请抚难民等语。据查入冬以来，定海各岙居民多行内渡，统计已有八千余各。著即筹款发给賑恤，并著饬令该地方官妥为安插，无令失所。前任定海县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遇难不屈，甚属可嘉。著照部议赐恤。

钦此。

五六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加意筹防先事 绸缪以备粤事反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历探夷情一折。又另片密陈。览奏均悉。曠夷诡譎异常，朝夕反复，早在意计之中。朕前此准令琦善赴粤查办，盖欲因势利导，示以羈縻，及早戢兵，原系为斯民谋久安长治之策。该夷贪狠性成，蹂躏地方，挟定海以求澳门，稍不如意便生覬覦。澳门、定海均为海疆要区，安可听其贸易，此朕深虑熟筹，早有定见者也。现在琦善想已到粤，如该夷听受训谕，则退还定海，无俟劳师，实为上策。倘竟不遵约束，种种逞刁，则琦善必据实奏

闻，另筹办法。统俟粤省奏到，再示机宜。各路调兵现已陆续归伍，而本地营兵为数不少，分隘散布，巡察防堵，全在加意整饬，毋稍疏虞。

该大臣片奏铸炮六十余位。正可于闲时操演有准，以期得力。倘粤省查办不能妥协，或该夷意主寻衅，其势万不能已。彼时应调何处弁兵，著伊里布一面檄调，一面奏闻。该大臣尤当先事绸缪，计出万全是为至要。倘筹办疏懈，将来有误机宜，朕惟伊里布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本日祁离藻等陈奏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六三、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探悉近日懿律 及英船活动情形并相机筹办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奴才探悉近日夷情，并接到广东来信，相机筹备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夷目懿律于十月十九日分船赴粤，迄今一月有余。奴才因该夷船只便捷，由粤至浙极为迅速，粤省如何查办，留浙夷人必先得信，是以屡经遣弁赴定海密探，以规其有无去志。该夷自懿律等赴粤之后，防守渐形疏懈，任听弁兵人等在城内出入，并未盘诘阻止。其原在道头一带安设之炮位枪械皆纷纷搬运下船，已有去浙之意。至十一月二十日，忽有夷船两只自粤回定，该夷复将船内炮械运至岸上排列，操演兵技，制造军器。并在城内各处严行防守，又出示谕禁定民，不得容留内地兵役。数日之间，情形互异。

奴才正深焦虑，兹又接准广东钦差大臣·署两广督臣琦善来函，据称该大臣于十一月初六日行至广州，懿律等已先于十月二十

八日抵粵，当即遣弁前往探詢。該夷詞漸強橫，不如在直時之馴順。初七日又接該夷來文，聲言懿律因病起碇回國，公事全交義律，而義律又欲在寧波貿易。察其詭計，恐懿律復回浙江，藉圖占據，囑令留意等語。核與奴才在浙所探情形，雖各有不同，而形迹之間，適相吻合。

伏思懿律等前在無津，其情本屬恭順，即其回浙以後亦並無桀驁情形。今既聽受訓諭，分船赴粵，自應俯首帖耳，听候查辦，何以一與差弁接晤，即形倔強。而懿律又托言回國，並不靜候會議，夷情反復，殊費揣度。現在懿律是否在粵潛匿，抑已折回定海，該夷形踪詭秘，無從探听。惟十一月二十日曾有夷船自粵旋回，難保懿律不在其內。今夷眾既已在定海操兵制器，而義律在粵，又有在寧波通商之意，其居心實為叵測。該夷現未蠢動，固不便遽議攻剿，而守禦必宜暗加謹嚴。奴才現將前擬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行留住，以壯軍威。一面會同閩、浙兩提臣，督飭鎮將嚴密防范。并選弁時赴定海覘探該夷動靜，以便將攻守招撫機宜密為措置，俾免貽誤。

所有奴才探悉近日夷情及接到粵書相機籌辦緣由除咨覆廣東欽差大臣暨知會沿海各省一體密防外，理合恭折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朱批：另有旨。

五六四、欽差大臣伊里布奏陳英人在 粵情詞已較前強橫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朱折)

再，奴才伏思該夷貪詐居心，虛矯成性。其前次在直、在浙雖無桀驁情形，而到粵听候查辦，則必不肯仍前恭順。蓋其意惟恐一味馴柔，必將為我所制，難以悉遂所求，故必先示強橫，一面在浙虛作聲勢，以期免我之勒措。即其欲立馬頭之地，在於澳門、定海兩處，

然当会议之始，该夷必先以定海为言，盖恐言及澳门，则定海必难覬覦，并恐澳门亦难必得故也。

至懿律为该国统帅，既经亲赴粤省，自必在彼主持一切，不特断无回国之理，亦未必舍粤旋浙，自居间地，而置通商要务于不问。今该夷托词回国，难保不仍在粤省潜匿，故令义律出头，以为迁延要挟之计。奴才细加揣测，该夷之种种狡狴皆属势所必至，粤省如仍与善议，似可渐次就绪。惟该夷情形既异于前，浙省防范不可不严。奴才现已会督提镇密加守御，仍不敢轻动箠衅，致碍互市之议，以期仰纾宸虑。

所有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奏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六五、监察御史蔡家珩遵旨奏陈制英之策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原折）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蔡家珩跪奏，为遵旨再奏事。

本月二十七日奉军机大臣面述谕旨：“御史蔡家珩奏称，粤省为夷夷出入门户，最关紧要，宜添兵设备等语。所奏固是。惟夷船又往他省，何法以制，著详细再奏。钦此。”仰见我皇上思患豫防，深谋远虑之至意。

臣思茫茫大海，而欲其不思边境，岂有他术哉，亦惟推原之论，先制夷之心而已。其一使其心之服我也。其心服我，必不肯犯我边境，虽粤不设备可也。否则，使其心畏我也。其心畏我，则不敢犯我边境，虽粤亦撤兵可也。现今大学士琦善前往粤省抚夷，以和该夷。若果恭顺，则照常通商，烟土不至内地，定海亦必速还，航海来往，兵船不至，是其心真服我矣。如不服我，则必与琦善争论，先在广东滋事，是不可以德化者也。不可德化，则必以力制之，而

使其心之畏我，而后可也。然则亦力求其使彼畏我之法而已矣。

盖夷之所恃者，其船大，其炮猛，人必以是为难制。而不知我正幸其船之大也，船大则驾驶不灵，非风不行矣。更不畏其炮之猛也，炮猛则不能近击，不能低放矣。倘我以战船与之对敌，则彼之炮得力，而我必受其伤。我惟以船之小且多者以分其势，使之应接不暇，炮猛而无所用，船大而不能移，则彼失所恃，而我操胜算矣。臣深思而得数计，请详言之。

当夷船之望洋而来也，我用小船二三百只，每只止用数人，四围拥进。彼见四面皆船，欲放炮而无从下手，即放矣，而我船行走无定，必无准头，岂能伤我。迨我船与夷船相紧接，彼更无能为力。盖其船大则其船沿必高，炮不能下放，其刀戟亦不能下施。当此之时，我船齐放鸟枪火箭火毬之类。夷船火起，我船四散，立见其船烧毁。况我既以小船围其大船，彼即更有大船，从旁欲救者，亦无法可救。何也，彼欲放炮击我小船，我之小船伤者有限，而彼被围之大船已全轰矣。此一计也。

又有将火船紧烧之法。我小船之内杂火船十余只。其法用干柴堆于船内，又用桐油将草把浸透，杂入柴中，再藏火药在内。其船两头均安铁链，约数尺长，链上置大钉一二枚，约尺长，锋利且坚。当紧接夷船之时，将三五火船钉住夷船之上，即行放火，而众船皆散，一时夷船及火船片板无存，此二计也。

广东有名海鬼者，其居水无异于陆地，此等皆干法潜逃之犯。皇上若下宽诏，准其投军效力，将功折罪，事成犹有重赏，只须招集数百人，各给以斧凿利器，遇夷船一至，令其潜入水内，将其船底凿破，夷船束手无策，立时沉溺，此三计也。

此外更有反间一计，请并呈之。令督抚出示晓谕，言夷邦现有汉奸在内，前经奉旨查拿正法，夷人不日就擒，尔等何若自送性命。今朝廷开宽大之恩，与尔等以自新之路。倘能得夷人之头来献者，免其治罪，仍加重赏。尔等若能协力合谋，将夷人一齐拿获，则功

愈高而赏愈懋。如此，则夷人闻之，恐汉奸之叛己，汉奸闻之，恐夷人之疑己，势必两相刺害。而我不伤一弓，不折一矢，坐观其败矣。

以上各条，必使预为安排，以待动静。噶夷果能恭顺，服我心诚，不妨备而不用，若或逆命，立即施行。彼本素志轻骄，玩视中国，我正宜乘其仓猝，于开首之始，一战成功。倘余类尚多，再接再厉，使其全军不返，胆裂心寒，俾知中国有人，天威难犯。庶其畏我者深矣。从此潜居海隅，不敢侧视，虽粤省且不至，何他省之足虞。所谓欲其不犯边境，亦为推原之论，先制其心者，如是而已。总之，能使其服我畏我，各省可撤兵，粤省亦可撤兵，不能使其服我畏我，粤省宜设备，各省亦宜设备。现在或服或畏，事尚未定，而臣前折内独持重粤省者，谓其地当紧要，先务为急，亦兼为经费计也。

且臣观今日之噶夷，大都欲使其服我也甚难，而欲其畏我亦不易。何也，唐虞之时阶舞苗格，厥后数千百年未闻再见其事。矧当日格之于七旬，而仍窜之于三危。若此类者，豺狼其性，鬼蜮其心，无生冥顽，原不可德化者也，以此知服我之难也。况今之噶夷国强且富，海外诸国多被并吞，而且仁义不闻，以利为命。我纵备极利害，大显威严，犹难保其不再至。倘使因循不振，专主于和，彼肆志以扬威，我无备而有患，则边衅其何日已也，以此见畏我之不易也。

臣江右庸材，山隅末学，未谙兵法，敢论军情，既承纶命之询，爰竭管窥之见，自惭樗栎，愿学刍蕘，知是迂疏，不堪采择。伏乞圣鉴。谨奏。

五六六、著钦差大臣琦善等将御史蔡家珩

筹议各条暂为存记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盛京将军耆、署直隶总督讷、署两江总督

裕、山东巡抚托、署闽浙总督吴、浙江巡抚刘、广东巡抚怡。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奉上谕：

御史蔡家珩奏筹制暎夷事宜一折。该夷目等现往广东听候查办，尚属恭顺，毋庸遽议剿击。所有该御史筹议各条，著暂为存记。倘将来事有变更，再行体察情形。如各条内有可采择之处，酌量妥为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六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陈定海地方 断难准英通商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定海地方断难准暎夷通商，驽陈八弊，请旨飭令广东钦差大臣慎重妥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积弊不可不决，防患不可不严，筹国家之大计，不可仅顾目前，驱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疏事后。臣查夷船停泊定海者尚有二十余只，定城未亦献还。如果真心赴粤，既蒙恩准查办，自应率类偕往，何以分党恋踞。恐该夷有欲在定海通商之意，自不得不深虑远图。乘此粤议未定之时，缕陈弊患叩乞圣裁。

一在地利。查粤东海口向系各夷互市之区，然亦仅准其舟泊澳门，例不容其进口。其广州城外设立虎门一城，驻扎重兵。虎门之外有南山、横档两峙，安设炮位，为虎门之户。其外又有焦门、三门两山，亦俱设炮位，为虎门外垣。故夷人有深畏虎门炮台之说，不敢轻犯。是广东澳门之海口，既之字回环，诸山又矗立拱卫，形势控制，防范甚严。至定海孤悬海外，并无咽喉险要可以控扼。其西北直达宁波之镇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绍兴之余姚，再西则达台州之宁海、黄岩，温州之乐清、瑞安、玉环等处，正北则直达杭州之钱塘、海宁，又北则达嘉兴之海盐、平湖、乍浦各城，且与江苏之崇

明、上海、通州等处一湖可达，绵亘二千余里，大小海口数千处，并与沿海石塘及江口河道处处可通。若暎夷在此通商，地势散漫，一无铃束，即极力稽查，亦断难周密。且马头既立，该夷盘踞日久，恐于江河形势探访熟悉，不可不防其渐。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一也。

一在物产。查浙江为东南财赋之区，通省皆产稻谷，杭、嘉、湖三府又产蚕丝，温、处二府又产纯铁，杭、严、金、衢、温、台、宁、绍各府，则又皆产茶叶。铁斤例禁出洋，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者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者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若暎夷在定海通商，稻谷、铁、丝既可就近谋取，而各处茶叶更必百计潜收。以能制该夷之物，阴便该夷之取携，不特耗内地之资财，弛该夷之忌惮，且恐其居奇转售他国，获价倍蓰，适足以遂其贪而益其富。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二也。

一在勾结。查暎夷自占据定城，其定民之殷实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贫苦无聊者不能不困守故巢。现闻该夷有取城中典当衣被散给老幼之事，是其要结伎俩已有明征。浙省沿海半系捕鱼为业、煮海为生之户，既无恒产，即少恒心。若该夷在定海通商，阴施小惠，恐无衣无食之徒即甘心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苏、松等府，粮船水次，查粮船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桀骜性成，亦难保不为夷人以利诱惑。且闽洋向为海盗渊藪，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申结为害，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三也。

一在烟禁。鸦片流毒各省，而来源实自粤东。上年严定例条，各自随时惩办，渐有成效。暎夷因广东断其烟利，故来浙滋扰，思欲巧济其奸，其求通商以售货，实假售货以售烟。现闻该夷在定海城内开设铺面，所售者已未必即无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节，有碍粤东查办。若该夷在定海通商，与闽、广、江苏、山东、直隶各省往来甚便，势必潜谋分售，畅遂欲壑。听之则流毒滋蔓，禁之则阳

奉阴违，威之则又恐其诡计弥缝，转得借口，不能相安，张弛两难，宽严无济，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四也。

一在关税。查宁波浙海关，岁征税银七万九千余两，乍浦、温州各小口均附于宁波正口报销。其税银俱由闽、广、山东、天津来浙商船，及本省商渔船只内征收，而定海实为各船进出必由之路。自倭夷占据定城，各船已裹足不前。现闻该夷已有在定海强收渔税之事，若准其在此通商，良懦商艘势必畏葸不来，奸诈商渔久必依附偷漏，即新定章程，该夷一一遵奉，而得不偿失，实已隐受其欺。是粤关之税既少，而浙关之税又缺，其课额必两省细支，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五也。

一在防费。查倭夷豕突定城，数月以来，浙省防费已属不资，即闽、粤、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防堵，亦不无耗费。纵准其将来在粤贸易，濒海岸尚须择要防守。若准其在定海通商，以狡黠之岛夷居适中之洋面，各省防范更宜倍加严密，防夷于粤与防夷于浙，其难易迥不相同。且使其在定海日久，土盗渔船设为该夷所用，是土盗即系夷人，渔船即系夷艇，随处可到，不特海防宜设，即江防、河防亦俱难弛。防愈多则费愈繁，防愈久则费愈巨。国家经费有常，亦不值因海外之番奴过耗府库之财赋，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六也。

一在国体。我朝柔怀远人，中外一体，久准各夷在澳门互市，若倭夷仅止不愿在粤贸易，已属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占定海，占定海而又求通商，恐其择地设立马头，久已垂涎定海。倘准其在此通商，是该夷欲得在定海通商，竟能在定海通商，有所挟而求者，适如其愿以偿，不特恐长该夷之奸，并恐潜滋他夷之诈，似不足以慑夷情而尊国体。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七也。

一在民心。查浙省风气，素本柔弱，即水陆兵丁，其胆力亦逊于闽、粤，而民心之懦更甚。即如倭夷占据定城，各岙居民纷纷逃避宁波府城者已万余人，迨酌量撤防，镇海居民又联名具禀，晓晓

愚留。此时粤省查办，尚在未定，而民心惊惶，已难言状。若准该夷在此通商，且恐惊惶者尚不止宁波一府之民。即以宁波一府而论，镇、定两邑之民终无归家安业之日，其不欲归者，此心可嘉，其竟欲归者，此心莫测也。此定海之难准该夷通商者八也。

种种弊患关系匪轻，若仅瞻顾目前，诚恐周章事后。臣何敢箝口不言，致孤倚畀。倘苟差可采，惟求圣恩谕令广东钦差大臣琦善计出万全，慎重妥办，必不可准啖夷在定海通商，则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渐安矣。

所有臣牖陈各弊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深恐粤议已定，是以由驿递报，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欤。知道了，钦此。

五六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定海英船 游奕严密防堵及地方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军录）

再，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本日据刘韵珂奏探访定海夷情一折。览奏均悉。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体察情形妥办，并将原折抄给琦善、伊里布阅看矣。刘韵珂著俟武闹事竣，并将各案清厘，即赴镇海，再行详细确查该夷现在情形，会同伊里布妥为筹办。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我皇上察奸烛慝，缓戢海疆之至意，下怀无任钦服。

臣前虽校阅武闹，仍随时差探夷情。有报称定洋夷船二十七八只者，有云三十二三只者，盖因其停泊不在一处，游奕并无定所，是以探报亦多寡参差。其在定城内外之白夷，则伪谕民人，意图笼络，而黑夷仍不免有滋扰情事。逃避宁波府城难民，自抚恤以来，均属安静，堪以仰慰圣廑。现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转接广东钦

差大臣琦善函开：该夷在粤，语渐强横，不若前次之驯顺。所有浙省防堵弁兵，仍应严加防守，其已经撤退尚未起程之兵，应行暂缓等因。是该夷反复无常，其居心险诈，竟难以情理揣测。业已分飭沿海道府，率属会营严密防堵。臣现于武闱事竣后，将署中案牍日夜赶紧清厘，拟于本月初九日遵旨即赴镇海，再行确查现在夷情，会同伊里布妥为筹办。

至本年浙省粮艘，尚未全数归次。杭嘉湖三府所属各县，已据禀报，先后开仓收米。查收兑漕粮向由抚臣严催赶办。臣起身后，即札飭藩司常恒昌会同粮道督催，所有臣衙门日行事件，亦委该司代拆代行，招审各案，并令该司代为勘审。其勘审稿件并紧要事务，仍随时包封，送臣亲为复核，分别题咨。惟漕运限期，亦关紧要，倘有必须臣亲为督办之处，自当随时奏明，暂行回省经理，期无迟误。

再，每届冬令，抚标左右两营并城守杭协水师各营将弁兵丁，皆由抚臣校阅会操。今臣既赴镇海，冬操事宜未能兼顾，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展限至来岁春融，再行补操。

谨附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六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已飭沿海道府添设炮台及添铸炮位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军录)

再，臣抵任后，因一时不克前赴镇海军营，当即差探夷情，将可疑缘由具奏。即与在省司道公同筹议，以该夷船坚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长。总以勘择要口，修筑炮台，制造巨炮，严密防守为第一要策。正在查办间，接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将御史曹履泰奏，制夷之道毋庸造船，止须造炮一条抄到。臣详细查阅

该御史所奏洵属确当不易。当即分饬沿海道府，会营亲历所属海口，遂加察勘。何处应行设防，有无旧存炮位尚堪应用，应否添铸巨炮，并添筹之炮究须若干斤重，一并查明，迅速禀复去后。

旋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附片奏明宁波镇海等处口岸分歧，必须多制炮位，以资分布等因。并饬省局司道委员赴苏购买铁斤，将前在省城铸炮工匠吴通海等调赴镇海，委员监造。是伊里布所铸之炮系专为防卫宁波、镇海各口而设并无分拨各府应用之炮。查杭、嘉、绍、台、温各府均有滨海口岸，当此粤议未定之时，自应一律筹备，择要设防。即使粤议既定之后，亦可一律控制，有恃无恐。惟铁斤既须赴苏购买匠工又须别处觅雇，若俟奏奉谕旨后再行购觅，更恐赶制不及。臣一面札饬藩、臬两司迅速委员赴苏酌量购买，转饬杭州府觅雇工匠；一面札催前委各道府作速勘报。俟勘报到日再确加查核，将旧存炮位堪用者仍留备用，以节糜费，或应添铸若干，或应修台几座，总期于来岁春间次第完竣，统俟工竣后再行核奏报。是否有当，理合附陈，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所办是。另有旨。钦此。

五七〇、著钦差大臣琦善一面善议戡兵 一面整饬营伍预为布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驰奏暎夷回粤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暎夷此次自浙旋回，词气既形傲慢，难保不别怀诡计。该大臣以水师参将出名代撰，发给夷人文稿，仍于虎门妥为密防，所办尚属妥协。惟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著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戡兵，一面整饬营

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毋少疏虞。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倘敢肆鸣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著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总之，夷情不可信，事机不可失，该大臣受国厚恩，必当为久远之计。至懿律既称患病回国，而派人前往投文，该夷出舱面见，并无病容是其别有肺肠已可概见。著琦善妥密访探，务得确情，据实具奏。

又另片奏，秋间拿获白夷一名，黑夷二名，拟即先行释回等语。内地拘留夷人，原属无足重轻，如果言词恭顺，亦不妨俯顺夷情，是在该大臣筹度机宜，酌量办法，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一、英情有变著钦差大臣并沿海各 将军督抚等严密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署两江总督裕、山东巡抚托、署闽浙总督吴、浙江巡抚刘、广东巡抚怡。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

昨据琦善奏噶夷回粤情形一折。已降旨饬令筹度机宜，酌量办理矣。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视，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戡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噶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受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

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前调各兵虽已有撤回归伍者，而本地防兵为数亦复不少，尤当分布要隘，有备无患。

琦善又奏称，懿律即欲回国，并向东驰去等语。该夷目诡譎异常，难保不借词仍回浙省，并骚扰沿海各地方。著各该将军督抚等留意侦察，探有夷船，务察虚实，万不可受其欺蒙，致有愆事。至大吏责在守土，经此训谕之后，自当倍加警惕，毋稍疏懈。倘有如定海失守者，则乌尔恭额前鉴具在，朕必不稍为宽贷也！懍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二、钦差大臣琦善奏报照复 英人及筹办防守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谨将现在照覆英夷缘由，并准浙江抚臣咨会，探明定海情形，恭折由五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英夷要求过甚，情词日迫，经奴才叠次具奏，前折内虽声请拟给贸易马头两处，而惟恐该夷贪得无厌，一经照复，或又别生枝节。是以奴才故事磨难，先不告知，（朱批：好。）仅备文令其听候，另行详晰照复，借此延以时日。一面随又探得咪喇啞领事夷官与该夷素称莫逆，因使人囑其前往劝导，而该夷坚执不从，总注意在浙江之定海、江苏之上海，求准其往来贸易。且其词气甚属傲慢，以打仗肆其恫喝。奴才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朱批：甚有见识，可嘉。）并派委湖州镇总兵李廷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靖营兵一百

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惟奴才以该夷列条陈请,业已有允为奏办之处,而其始终狡执,意欲何为。正在反覆疑虑间,适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具奏,探得该夷在定海筑台建炮,浚河开市,似欲久居等情。是该夷之求请江、浙通商,其意已觊定定海,直欲奴才准为代奏,彼借得常此往来舟山。既得舟山,则上海、宁波亦可因之窥伺。可见御史条陈,及前督臣林则徐具奏夷书回粤,声言该夷在定海势甚穷蹙,情甚不愿之处,其新闻纸皆属假语诱人传言,断难轻信。

至就此间情形而论,船炮不坚,兵心不固,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自虎门至省城一百八十里,向所筑之土台,有仅止容兵十余人或数十人安炮数位者,设遇逆夷来势凶猛,众寡既不相敌,难保不望而却退。且其建设处所亦非扼要之地,甚至有水道中央,间遇山麓沙滩之处,亦皆建筑炮台,势处虚悬,四面受敌。即前督臣邓廷楨、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不虽佳,武备不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置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现在该夷各船环聚虎门附近,且昨据阳江镇禀报,该处洋面上有夷船游奕。如或与之接仗,胜负两疑。盖我师克胜,彼则退据定海,且于沿海蔓延滋扰,设再被其得志,猖獗更不堪设想。

至如断其水米之说,查粤海所在皆岛,随处可以取水。而澳门洋面,周围一百余里,除在船夷人不计外,该处华民万余家,西洋夷人数千家,通计不下二万余户。若将米粮断绝,糊口无资,外寇未息,内患又起,势必有所不能。既不断绝,则该处华夷即皆私相授受。故从前所称断其水米接济,不过托诸空言,即叠获胜信,亦均

不免粉饰。奴才以现在方将鼓励士气之时，故前经附片密陈声请从缓再奏。他如该夷志切通商，而代买代卖颇不乏人，况现在又于定海开市，并风闻有闽、浙奸商私载茶叶，由外洋径赴暎夷马头新嘉坡地方售卖者，是茶叶既未断绝，不足制其死命，而其此次带兵之来，亦不专为求通贸易矣。

奴才因该夷义律屢于接见委员时，将急欲打仗之说诿之弁兵，并称奴才为其查办，是以从中拦阻等语。虽明知其诡诈之词，而奴才即借此以示羁縻，故屢次照覆文内率多托词，并有佯许其为恭顺之语。实则该夷狡黠情形及奴才办理原由，虽纤悉亦均据实奏明。盖缘兵不厌诈，不过诱其就我范围，并可无失体统。而此次回文，窃恐发与迅速，转似我情急切，遂致益肆要挟，故甫于本月初三日发往。现在之所期者，以业经允其偿给洋银，并准其代为奏恳圣恩，俟缴还定海，另给贸易马头一处。如该夷再不恭顺，则所允亦全归乌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或其于得失利害间稍知审处。

除俟该夷回禀到日再行据实具奏外，谨将现在情形，先行由五百里恭折驰奏，并将奴才两次照复底稿录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福建厦门与广东接壤，由粤赴闽必先由厦门经过，难保其不偷漏交易，故如奉旨允准另给通商马头，似应先尽厦门，否则一处而仍如二处。（朱批：岂有允准之理，朕志已定。两次六百里谕旨，卿接奉后自然明悉。朕所望者，待卿宣国威而膺懋赏，勉益加勉。）前咪喇哩夷官往与面论时，已将如给马头拟在厦门缘由向其告知，而奴才文内仍未明言，（朱批：好。）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七三、著直隶山东督抚限期将入官地亩 变价以资筹备海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

给事中朱成烈奏，直隶查抄入官地亩约有数万顷，奸猾胥吏不利变价归公，而利认租，甚至勒索认租之人，使之逃走。胥役捏报租户已逃，租银无著，地方官垫解受累。请飭令百姓承买，减原价之少半，严禁书差阻挠，予限一年全行变完，至少有百十万两，以之筹备天津海防。山东亦有此等田产，请查明一律变价等语。入官地亩既有书吏认租各弊，自应一律变价，俾小民以置产为乐，而州县免于垫累，且可以所赢筹备海防，实为公私两益。著讷尔经额、托浑布，详查入官地亩究有若干，减价变卖，小民果否乐从。至于书吏等从中阻挠，必当严切禁止，毋令隐匿侵蚀，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四、著盛京吉林将军等将所属腴田 查明垦种以资海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署吉林将军惟，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

给事中朱成烈奏，盛京地方腴田甚多，若查明垦种，以地利所入添补海防，实为久远之策。又奏吉林阿勒楚喀、双城堡三屯，地亩共有九万数千晌，曾移驻京旗闲散一千户，每户授田二十五晌。

今闻移驻并不足额，此项未授熟田甚多，作何开销？未垦荒田作何经理？伯都讷围场有堪种荒田，大封堆地方可垦之田六万余顷，均未开垦，请旨查办等语。著耆英、惟勤即将所属各地亩派员详细查明，未垦荒田果否堪以开垦。但使著有成效，则一劳永逸，实于屯田海防大有裨益。著该将军等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五、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提督陈阶平 转呈之英书仍交其查办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①（军录）

再，臣前接水师提督臣陈阶平来函，并寄示夷书一件。据称系七月二十九日夷船在厦门开驶之际，由商船呈交厦防同知顾教忠转呈，即经函送前督臣邓廷楨收核。嗣于九月二十六日经邓廷楨由兴化途次寄还，是以寄臣查阅等语。臣以事隔多日，当时该夷人如何交给商船代为投递，有无讨取回示，一切原委未能知悉。当将原书仍交提督臣陈阶平查办。

理合附片奏闻，并照抄夷书一纸，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五七六、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奉天 海口拿获烟犯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朱折）

再，奴才祥厚于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赴旅顺口察阅水操之余，派委可靠官兵在附近各海口缉拿鸦片烟。六月二十六、七月

① 此为朱批日期。

十三等日,据派委官兵在金州魏子窝海口地方并猪岛商船内,会同旗民地方,设法拿获吸食鸦片并贩卖人犯共四名,起获烟具三分,烟膏三小盒,计一两一钱。经奴才祥厚,讯据该犯等供认不讳,解送将军衙门。奴才着英将该犯转送盛京刑部,会同申办,现已申明科罪,照例咨部题结。

所有奴才祥厚督率官兵拿获烟犯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朱批:知道了。

五七七、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仍当 随时稽察有无私贩通英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御史焦友麟奏,叶尔羌有旱路与夷人交易等情,当降旨令恩特亨额确查妥办。兹据奏称,各该城并无可通噶唎国旱路,及与该夷贸易,并奸民私贩焰硝之事。新疆重地,理宜严密防范,现在虽查无私贩通夷情事,该大臣仍当严飭各城随时稽查,毋稍疏漏。

钦此。

五七八、著准浙江巡抚刘韵珂动用截留军需 银两以抚恤定海难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筹办抚恤定海难民一折。著即照所议办理。如有不敷,准其在于截留军需项下酌量动用,事竣核实报销。该部知道。

钦此。

五七九、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許汝恪奏請
嚴拿通英販烟之廣福會人眾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原折)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許汝恪跪奏，為江西拿獲旗、錢會匪，衣鑲紅藍洋呢，實有通夷暗號，請旨嚴飭剷除以重海防事。

竊臣聞喫咭喇夷服制，以紅藍洋呢鑲衣領袖，分別官級。詎該匪啗利從逆，乃糾合廣東、福建人，名為廣福會，又名大順萬順會，分為十八牌，每牌一小頭目，管領千人。其大頭目號為禧順老主，每人分執禧字、順字紅布小旗一杆。又福建雙福會，每人帶雙福字錢一枚。二會暗通夷匪，均以紅藍洋呢鑲衣為記。所販烟土，或藏在夾板箱、雨傘柄、夾層竹篾底內，或棉袄、高底鞋內。此等會匪，共數萬人。均由建昌、寧都、廣信、南贛等處闖入江西省境，聲勢聯絡，沿途截搶。

本年六月至九月，建昌、撫州拿獲錢匪多人，樂安縣有淫擄焚劫一案，當獲旗匪三人。臨川縣共獲旗匪二百餘人，或紅藍呢組絆，或衣褲襪內縫呢一塊。又上頓渡地方拿獲旗、錢兩匪十餘人，均稱出洋買土，每包洋錢二塊。該夷并給買主洋錢，每人十塊，約為內應，總以洋呢為號。宜黃縣拿獲順二號紅旗會匪三十餘人，供系廣東大埔、福建人上杭縣人，在新建吳城鎮湖內打劫一船，殺死藍大定等，奪取寶銀二千餘兩、洋錢一千餘塊、及金銀首飾等物。总计四月之中，江西會匪云集，愈捕愈多。近復糾聚該省各處，而建昌、寧都更為匪徒水陸要口，現在絡繹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該撫受恩深重，宜何如振刷精神，大加創剿，仰副我皇上為民除害之至意。乃輒敢因循避就已獲之案，志在銷弭入境之賊，任其縱橫。臣竊恐該匪既甘心為逆，從此散布洋呢暗記，号召奸民，蔓延他省，則洋烟之流毒未除，而會匪之通夷日眾；外洋之風波未息，

而內地之嘯聚復張，若火燎原，急當扑灭。

相應請旨，嚴飭江西巡撫水陸兜拿。并粵、閩督撫直傾巢穴，殄厥渠魁，散其黨羽。則會匪不得趨販烟之利，而喫逆可立除內應之忧矣。伏乞聖明洞鑒。謹奏。

五八〇、英情迫切著欽差大臣伊里布 嚴加防范準備痛剿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刪補檔)

軍機大臣密寄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諭：

本日據琦善奏，喫夷情形漸就迫切等語。已降旨飭令一面羈絆，一面預備攻剿，并飭令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共備兵四千名，听候調遣。兼諭令各沿海將軍督撫嚴加防范。該夷肆求無厭，難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給予尺寸貿易，即烟價亦不可允給分毫。今絕其冀幸，必生覬覦。定海夷船未退，該夷借為負隅，或竟波及寧波一帶地方，不可不急為防范。著伊里布嚴飭將弁加意防堵。倘竟怙惡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無稍示弱，特不可與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本日已明降諭旨，飭令韓振先、琦忠馳驛前赴浙江，听候該大臣差遣。福建陸路亦為緊要，著伊里布俟該二員到后，即飭令余步云迅速回閩，籌備一切。琦善原折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五八一、著钦差大臣琦善一面与英人 论说一面妥备攻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查明粤省夷务情形，逐条详复，并将各件呈览一折。览奏均悉。又奏夷情日渐迫切，现在筹办一折。该夷反复诘张，难以理喻，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今该夷挟定海为要求之具，种种鸱张，殊为可恶！况所索烟价即令允给五百万元，而日后需索无已，逐渐增添，必至所求无厌，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威而除后患。琦善现署总督，两广陆路水师皆其统辖，均可随时调拨。第念皆省陆路兵丁未必尽能得力，现已降旨飭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备兵二千名，听候调遣。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縻，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飭闽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并飞咨伊犁布一体准备剿办。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二、英国增兵著沿海将军督抚 严密布置加意操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善、署直隶总督讷、署两江总督裕、山东巡抚托、署闽浙总督吴、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查探夷情渐形迫切，现在筹办。该夷兵船日增，驶进虎门，内有打央鬼船二只，访系该夷陆路兵丁名色，此系向来所无，其设心已可概见等语。从前命琦善查办，原系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闻该夷到粤后更形骄傲，且所愿甚奢，非仁义所能感格，其势不得不加征剿，以示创惩。除由六百里谕令琦善暂事鞫靡，再行随时将情形驰奏外，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各省滨海地方港汊纷歧，著各酌量形势，分拨防兵，严密布置，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三、著两湖四川云贵等省督抚 挑选兵丁预备调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湖广总督裕、湖南巡抚吴、四川总督宝、云贵总督桂、贵州巡抚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查探夷情渐形迫及，现在筹办等语。曩夷居心叵测，反复无常，不可不预为准备。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各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四、著钦差大臣琦善查明安南
有无轧船以便仿造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

给事中朱成烈奏，相传暎夷侵安南，安南人造轧船，长仅三丈，船高于水仅一尺，两头尖锐，头可为尾，船用二十四楫，鼓楫进退。两头架红衣以击夷船，暎夷大败，至今望见安南轧船即落胆而去等语。著琦善详细采访有无此项船只，如有可采，即著照式仿造，以备攻剿之用。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五、著韩振先琦忠迅驰赴浙
交伊里布差委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韩振先、琦忠，著迅速驰驿前往浙江，交伊里布差遣委用。

钦此。

五八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探明懿律并未
回浙及定海近日英人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军录)

伊里布奏，为探明夷目懿律并未旋浙，并定海近日夷情，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探闻定海夷众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有操兵制器等事。适其时接准广东钦差大臣，署两广督臣琦善来函，以该夷在粤语渐强横，夷目懿律复托言因病回国，恐其潜回浙江，希图占据，囑令留[]。奴才因夷[情]叵测，防范必宜谨严，当将前拟撤回未经起程各兵仍行截留，会督提镇严加防守。一面将备细情由于十一月三十日据实具奏在案。奴才复以夷情既有更变，则侦报更应严密。且念彼之果否回浙，尤为紧要关键，必须确切查明。庶粤省得以相机酌办，遂又选派精细兵目，改装易服，前往密探去后。

兹据该兵目等探明，懿律并未回浙，不特在彼居住之良民俱未见其踪迹，即为该夷所用之汉奸，亦均称懿律实无折回之事。其该夷前次将船内枪炮起运上岸，并示禁民间容留内地兵役，系因误闻讹言，谓奴才将欲出师袭击，是以预为备御，非因夷船回浙，另有变动之意。嗣该夷见奴才并未出师，业已省悟，防御并不甚严。县城内外，现止校场内设炮十二门间数日操演一次。此外，道头沈家门、竹山门等处并未设有炮位，即其制造器械，亦复时作时止。又探得该夷于伪知县加音之外，复设有伪巡检二员，伪典史一员，由来已久，均不知其姓名等情。奴才详加诘问，该兵目等所禀历历如绘。

伏查懿律在粤省托词回国，系前月初七日之事。浙省曾于二十日有夷船两只自粤驰回，如果懿律复行来浙，势必在此两船之内，迄今本月有余，虽该夷行踪诡秘，必不能日久隐讳。且推其所以回浙之意，无非欲图占据，则在定之夷众自必始终戒备，断无复行疏懈之理。今居民既毫无见闻，夷众又渐疏防守，俱非懿律在浙情形。是所探该夷之并未潜回，似属可信。而夷众前次之忽修守备，系属惑于讹言，非因粤省船回。即有他意，可以类推。奴才现仍将攻守事宜暗为部署，不敢因懿律探未回浙及夷众并无蠢动之情稍存大意，以期有备无患。

除将探悉情由咨明广东钦差大臣外，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

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酌撤客兵 乡勇水勇及筹备防守事宜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军录）

再，奴才于本月初一日钦奉上谕：“刘韵珂奏探访夷情一折等因。钦此。”查刘韵珂探问各情尚有不实不尽。奴才前准该抚抄折咨会，已将实在情形，于前月十六日详细上陈，并咨明琦善查照。至该抚折内所称，十月下旬夷船在象山洋面游奕一节。查定海夷船，自懿律等赴粤之后，间有数只在洋面停泊往来，非系汲取淡水，即属购觅食物，不止一次，亦不仅在象山一处，奴才前亦奏明有案。兹奴才前月十六日陈奏之折，于本月初四日钦奉批回，并奉上谕：“该夷诡谲异常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宸虑周详，先机独握，跪诵之下，钦悚难名。

伏查该夷居心诡诈，久为中外所共知。本年逞其凶顽，据我定海，迨至天津稟诉，我皇上恩施格外，飭令琦善暨奴才善为抚谕，该夷情虽恭顺，终不肯归地退兵，是其鬼域之心显然可见。奴才仰蒙委寄，董率师徒，惟望粤议之有成，早安海峤，亦惟恐夷情之叵测，或起兵端。故自懿律等赴粤以来，未敢一日稍弛警备，而前之所以撤退兵勇开放商渔船只者，则以揆机度势，即使该夷万一蠢动，我亦不宜出洋接战。各路官兵不过借以巡防守卫，并非用以陷阵冲锋，为数不在过多，只须足数堵御。若因夷船尚未尽退，将原调之兵全留不遣，则此事何时可以完结，难以预期。需费既属不资，且使各处戍守空虚，无以弹压地方，稽查匪类亦有顾此失彼之虑。乡勇水勇者，所以济兵力之不足，若兵已敷用，又何必借助于民。况为乡勇之人，奸良不一，聚而不散，尤恐别滋事端。至浙省沿海筑

民多仰食于海洋，或以捕鱼为生，或以操舟为业，计其人数累万盈千。本年自六月封港至于十月，几及半年，渔艇商舟尽皆拘留口内。此等穷簷编户，家业几何，已莫不储蓄荡然，饥寒迫及。若不乘隙暂宽洋禁，令其出海谋生，则老弱者将转于沟壑，情既可矜，凶暴者倘逞厥强梁，事尤可虑。此奴才逐一踌躇，所以将江、闽两省客兵及官绅之雇募乡勇水勇全数撤回遣散，并将本省官兵酌量裁撤，又开港放令商渔船只出入之缘由也。

然海禁虽开，而沉江船只并未起去，商渔各船皆驶于浅水之旁，夷船断不能因而闯入。又专委文武盘詰稽查，夷匪汉奸皆无能溷迹。其本省拟撤官兵虽已定有数目，仍非即时遣回，每隔四五日的退百十名，所以为期已历月余，撤兵止及其半。前月底接准广东钦差大臣来函，奴才即将撤而未去之兵仍留防守。现在镇海一带，统计存兵尚有九千八百余名，以之守御，固属万无一失，即日后设有缓急，亦只须酌量增加，不必多所征发。

至于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而守备之用，则当以大炮摧彼之船，沙墩御彼之炮。浙省炮位无多，业经奏请添铸，一俟工竣，即当时令操演，以期施放有准。其沿海沙墩久令各地方官分头堆置，奴才因恐有浅薄卑矮及日久圯卸之处，已委员前往查勘整顿，并令测量口岸之大小，海水之浅深，潮痕之高下，以为布置备御之准。奴才又因严守只能困敌，不能破敌，复筹及扰之之一策，可与守相辅而行。而所以扰之之法，则惟有多备小舟，多购柴草，乘其不备时，使熟识海性之人直至其泊船之处，纵火焚烧，足以损其舟而伤其众。即使所谋不遂，亦属亏损无多，不致大有挫衄较之陈师鞠旅，决胜于一战者，稍有把握。凡此一切事宜，奴才多系暗中筹办，向各员面为指授，并不轻用文檄。盖以机事不密则害成，恐稍露风声，则转相传述，倘为该夷所知，适以启其疑畏，长其奸谋，有碍查办之举，预设备我之方故也。

乃镇海士民不知诸事早有端绪，徒见兵勇逐渐撤回，群怀惶

惑。前因奴才拟赴郡城，安撫難民，遂訛言欲回兩江本任，具稟挽留，奴才曲為慰諭。現在人心雖已漸安，流言尚難盡息，或稱夷人因我撤兵，將乘虛攻犯鎮海，或稱夷人被粵省擊敗，將移禍于浙江，前來滋擾。捕風捉影，變幻多端。而定海士民則又不顧大局，惟急私仇。其往來傳播之詞尤多失實，在鎮海則言夷人即將內犯，在定海又言奴才不日出師，以致民心多為所搖，夷眾亦為所惑，實屬曉之無可曉，遇之無可遇。夫浙省民氣馴柔，且久享承平，不知兵革，今強寇突據城池鎮海近接鄰封該士民念身家遂致多所驚恐。定海則身罹其害，尤屬痛甚剝膚，仰望救援，情形迫切，浮言之起，由于被禍之深，其情不但可原而實可憫。奴才駐紮鎮關，較撫臣劉韻珂及欽差祁雋藻等見聞更切，探訪更真。每聞該夷蹂躪騷擾，為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故前此乘該夷請釋俘首，即令其交還定海，固以期粵省易于查辦，亦以期小民早獲安全。乃該夷堅不聽從，并有不肯赴粵之意，迨再三開導，該夷以定民擒拿夷眾為言，吁求示禁。奴才因思該夷在浙逗遛，則粵省無從查辦，定海難望退還，民間更無還定安集之日。不得已曲從所請，出示曉諭，曾經具折陳明，並將示稿恭呈御覽。示內聲明，該夷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輒向妄拿，是禁民即所以禁夷，且一經出示，該夷即分船赴粵，留浙諸夷亦漸就斂戢則此示實不為無裨。而難民之紛紛內渡，由于海道已通，往來無礙，潛匿各岙者，復將入內地，初不系乎告示之有無也。

各難民先系紳士捐資收養，嗣以人數較多，捐項已罄，經奴才函致撫臣籌款捐廉，飭道督縣賑恤，均無失所。其在鎮海者，因知夷人較前安靜，頗有回定之人可以仰慰哀懷。

至各夷雖無扰害閭閻之事，然爭奪斗毆亦難保其必無。此時粵議未定，寬猛兩无所施，奴才惟有妥為撫輯，鎮定人心。一面將攻守應辦事宜乘時逐加籌備，并俟撫臣到日細與商酌，暗為措置，听候粵信，分別辦理，以仰副皇上諄諄誥誡至意。

所有奴才历次查办缘由，理合附片沥陈，伏乞圣鉴。

再，定海县典史全福尸棺，业经宁波府邓廷彩遣人前往寻获现已厚给资助，飭属扶送回籍，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八、南河总督麟庆奏报查获私贩硝磺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朱折)

再，臣前因喫夷在定海滋事，毗连江省洋面，该夷所恃者炮，而炮之利用在硝，硝磺产自内地，恐有奸民乘机贩卖，由黄河运赴海口偷漏接济，随飭所属各营，留心巡缉。嗣据中营弁兵拿获硝犯二名，私硝二百五十余斤。经臣奏奉朱批：“所办甚好，随时严行查缉。钦此。”当又钦遵转飭严缉在案。

兹复据河标右营游击李辉连禀称，据升任都司甫经交卸之前，右营守备张嘉桐，现署守备事千总李长贵等禀，据马兵高殿英报，十一月十六日，访有硝船，在黄河行走，随于是夜督率弁兵县役，上前追拿，当获贩卖私硝人犯李瘸子，侯居隆二名，并硝十七包，约重二千余斤。又据兼署中军副将吕邦治禀称，十二月初三日，据汛兵罗兴龙报，访有私硝一起，在黄河太平工南岸河滩行走，经右哨千总安振业，会率弁兵县役，即于是夜驰往缉拿，计获私硝四十三包，约重五千余斤各等情。查该犯等胆敢贩硝至数千斤之多，实属大干法纪，除飭交地方官从严究办，并再谆飭各营，于河海各要隘，认真查拿，务期有犯必获，不任稍涉松懈外。至中右两营弁兵，先后拿获私硝三起，共重七千数百斤，缉捕尚属勤奋，可否择其尤为出力者，酌加奖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合并附片具陈，伏乞训示只遵。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八九、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奏请 出兵驱逐占据定海之英军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原折)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臣石景芬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惟啖啗喇乘粤通商已久，嗣因鸦片流毒内地，日深一日。皇上奋然为民除害，禁其夹带鸦片，仍令照常贸易，寓防闲之意于怀柔之中，实为仁至义尽。啖夷复违禁令，私带鸦片，因而闭市，诚非不得已，犹复不知悔罪，辄敢攻夺定海，四出游奕。圣恩高厚，无不包容，因其揭帖呈诉，口称冤抑，特命大臣往粤查办，理应退出外洋，静听天朝处分。今闻其在定海建筑城垣、添设炮台、淫掳杀掠，惨不可言，难民逃入内地，八千余人，是其明证。近又分船到粤肆行猖獗。使啖夷止于求市，何至特派大员查办之后，窃据之意愈坚，猖獗之形愈甚。揆厥情由，实以半年以来，深入内地，久据定邑，各处冲突，进退自如，官兵仅在海岸堵截，并未出洋邀击，以致夷情滋骄，渐生窥伺。当此之时，其欲诚未易满也。夫通商之说，但令以货易货，鸦片不入内地，纹银不出外洋，则有利无害，亦未尝不可行。然必夷情震耆，操纵由我，彼无扶持，则互市易成，服我约束既成，亦无后患。现在盘踞巢穴，并未稍加惩创，是我不能制其死命，彼岂肯摇尾乞怜。无论互市之议未易成，即暂有成议，而野性滋骄，祸心隐伏，其害尤有不可胜言者。

臣仰体皇上好生之德，非不知用兵非圣心止戈之意，然揆诸今日情势，非威之以兵，则海疆必不得靖，即互市亦必不得成。臣愿皇上速飭任事大臣，一意进剿，合江、浙两省兵力，驱逐一无极岛夷，乘其骄惰，出其不意，天威一震，立见歼灭，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也。

议者或谓定海远在外洋，兵力难施，现在正当查办，方议互市，

遽兴大兵，恐自我失信，予彼有辞，不如少待互市议成，令其自行退出定海，更为妥便。殊不知倭夷据邑要求，悖逆已甚，我自复疆土，岂为失信外夷。况彼狡险叵测，在定海筑城、建炮台，实无退志，不过以求市为名，牵制我师。且迭次攻击厦门及澳门等处，志虽未逞，垂涎不休。若再观望，坐失事机，窃恐逗遛日久，窥我虚实，明岁春夏间，夷船踵增，必四出滋扰，不但定海根深蒂固，猝不可拔，恐沿海要害不免动摇，噬脐无及矣。

或又谓海上用兵与陆不同，陆路可酌地远近合师会剿，若海上则必候风色之顺逆，潮汛之迟早，无论江浙两省之兵，断难定期会剿，即宁、台、温州，一省所属，亦不能同时出师。此封疆任事之臣所以迟疑而不敢直捣者也。臣于海洋形势未能周悉，然按地图，兼以访闻，定海去镇海止百余里，顺风半日可到。外如宁波之象山、余姚之观海、嘉兴之乍浦，皆与定海形势相联。诚责成封疆任事大臣于此等处，相机乘便，长驱直捣，或调苏、松水师于崇明、陈钱之间，以壮声援，或令台、温水师于海门、蒲门等处，以截奔路，自可收功万全。且我国初，曾以江、浙之兵，屡定舟山，斩渠执馘，皆属积年巨寇。况此外洋游魂，譬之釜鱼楹兽，更何嫌疑，而不致力于水战也。

议者又谓海上疏防日久，兵与船俱不足恃，倭夷巨舟大炮熟习风潮，诚不易制。臣以为战舰或未必可用，然或重加修造，或募民船，或买商船，俱可酌量办理。大炮火药，各省业奉谕旨制造。团练水勇，议行已久，现虽散去，仍可招募。总在任事大臣实力筹办，船炮备则水军可恃以扬威，水军精则洋面皆可以截击，胜势我操，易为竣事。

议者又谓办船募兵，动费百万，贼不速灭，餉已难支。臣以为天下方当殷盛，使撙节清剔，数百万金当可筹办。今不及时办贼，而徒惜餉出无从，令倭夷盘根深固，养锐四出，恐江、浙财赋之区不免凋残，独非小民之膏血、朝廷之积贮乎。且沿海要疆数千里，处

处皆可冲突，即处处皆当防御，旷日持久，老师糜饷，所费何止数百万也。

臣更有虑者，广东澳门、虎门等处尤为倏夷狡焉思逞之地，若互市不成，此处正当吃紧，必得熟悉机宜洞瞩夷情之人，赶紧提防，方保无虞。更恐其故智复萌，分船直抵津门，滋扰畿辅重地，以遂其要求之计。现在津门未有水师，应如何防范，亦不可不早为筹及也。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五九〇、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天津 各海口添筑炮台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军录）

署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天津等处海口，添筑炮台、土坝，添铸炮位，建盖兵房，估需银数，分别动款捐办，并酌议移驻将弁防守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讷尔经额奏，履勘天津等处海口，应行防范一折。据奏请于大沽海口南岸添造炮台二座，北岸添造炮台一座，加筑土坝。并请铸五千斤以上一万斤以内大炮数十位，分匀安设。酌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隶简僻各营抽裁，就近于天津、大沽等处召募充补，分建兵房，以资防守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惟将此项经费，由官倡捐劝谕商民，是否足资应用，著讷尔经额体察情形。倘捐不足数，或缓不济急，即著据实具奏，无延误工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慎重海防之至意，跪读之下，钦佩莫名。

臣前因捐资不能猝办，奏明于藩库、道库筹拨银两，发交天津、通永二道，先行备料，以期应手，并饬将应办各工赶紧估计详奏。兹据天津、通永二道禀称：现已估定大沽海口南北两岸添筑炮台三

座,建盖兵房一百四十间,北塘海口添筑炮台二座,建盖兵房六十间,炮台之前,各筑土坝一道,以御潮浪。以上各工,共估需银十七万九千余两。缘从前天津南北两岸所建旧炮台久为潮水冲激,地脚虚软,本年试放二千斤大炮,已将台身、台面震裂成缝。现建炮台移近海沿,更不能不倍加慎重,多需工料,坚益求坚,以期经久。至通晓铸炮工匠,遍处搜罗,甚难雇觅。昨于四川雇得铸工三名,尚未到省,由都中雇来铸钟匠人二名,据称亦能铸炮。议铸五千斤者十尊,七千斤者十尊,工价约在八万两以上。军需要件,自应赶紧铸造。惟节经谕商,现届严寒,断难施工,交春天气融和方可开铸,俟开工后即行严催赶铸,不任稍延时日。以上统计炮台五座,土坝五道,炮位二十尊,兵房二百间,约共需银二十五万余两。现据天津道劝捐银十二万两,通永道劝捐银四千两,臣与藩司捐廉银五千两,统计不敷银数尚有十二万两,项无所出,应据实奏明,请旨赏发,即于藩库筹款拨用。工竣后捐办之工,请免造册送部,动帑之工,照例造册报销。

至各处添建炮台,前经奏明于简僻地方抽裁兵丁五百名,分拨驻守。现经拟定在于提标裁兵一百二十五名,宣化镇标裁兵二百二十五名,正定镇标裁兵七十五名,大名镇标裁兵七十五名,共裁兵五百名,由提镇陆续扣缺,飭令天津镇募补足额,以资守御。

又查大沽海口系葛沽营所辖,葛沽向设都司一员。北塘系芦台所辖,芦台向设千总一员。现在兵数加增,官职较小,不足以资统驭。臣与提臣筹商,拟将事简之霸州营游击移驻葛沽,作为葛沽营游击。其葛沽营都司移驻芦台,作为芦台营都司。除葛沽营旧有千总一员、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二员,大沽营旧有守备一员、把总一员,海口营旧有守备一员、经制外委二员,毋庸添设外。其北塘口移驻都司一员,原设仅止千总一员,不敷照管,应由天津镇标移驻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俾令分带,操练巡防。至所遗霸州营员缺,拟将宣化镇属之永宁营守备移驻永宁营,以滴水崖之千总移

驻滴水崖，由宣化镇派拨经制外委一员，移驻其衙署。俸饷均各仍旧，毋庸另行筹议，惟应换关防、铃记，恭俟命下之日，再行分别办理。再查永平府属之滦州、乐亭、昌黎、抚宁、临榆，并遵化州属之丰润等州县，均系滨临海岸。已由通永道亲历确勘，劝谕绅商捐资集费，一律添筑炮台，开春即行修筑，以严守卫。

除届时均由臣亲往挨查，督饬妥为办理外，谨将估办天津海口南北两岸、暨宁河、北塘等处炮台做法，开具清单，绘图贴说，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九一、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 筹防直隶各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昨据琦善奏称，此次暎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申谕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各本地防兵为数亦复不少，尤当分布要隘。琦善又奏称，懿律即欲回国。该夷目诡谲异常，难保不借词仍回浙省，并骚扰沿海地方。各该将军督抚探有夷船，务察虚实，万不可受其欺蒙，致有愆事。经此训谕之后，倘有知定海失守者，则乌尔恭额前鉴具在朕必不能稍为宽贷也。将此谕令知之等因。钦此。”臣当即恭录通行，钦遵防范。

窃思暎夷前在浙江求通贸易，辄敢占据定海县城。及其来至天津，我皇上扩复载同荷之量，溥华夷一视之仁，念其陈诉冤抑，特命钦差赴粤查办，该夷宜如何戴德感恩，输诚悔罪，乃回粤以后，傲慢愈形，中外同深发指。凡在沿海地方，自应严密筹防，慎益加慎，以期有备无患。查直隶海口，天津、宁河最为要隘，前次撤兵归伍，

天津南北两岸及宁河、北塘口仍各留兵五十名，选派备弁带领，常州驻守。各该处存贮火药，共有二万余斤，铅弹、铁子、火绳等项亦俱足用。省城所备火药本属充裕，并可随时接济。其旧存大小铜铁炮位，自四五百斤至二千数百斤重者，计有八十余位，分设旧炮台及新筑各土炮台，派有熟谙施放之弁认真教演，并择谙悉行阵练兵得力之督标后营游击、现委署务关路参将罗应鳌前赴天津，周历察看，现在情形，应添兵若干名，就近面商该镇陈金绶绸派分防，妥为布置。督令所驻弁兵将枪炮逐日演放，务使一律纯熟有准，兼能及远。并飭查明海河冻结情形何如，稟知筹酌办理。

正在复奏明[间]，兹复接准迁寄，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琦善奏，查探夷情渐形迫切，该夷兵船日增，驶近虎门，内有打央鬼船，访系该夷陆路兵丁名色，其设心已可概见。著仍遵前旨加意操练，如有滨海地方，港汊分歧，各酌量形势，分别严密布置等因。钦此。”臣查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是其色藏祸心，迹已显露。现在天津、宁河各口，业经严密设防，港汊分歧之处，均令加意侦守。至永平府属并遵化州之丰润县属滨海地面，虽前此已拨有防兵，惟该处相距府县较远，其有港汊分歧、偏僻小口，可以潜行登岸路径，必须严加防范。臣已飞咨提臣周悦胜督同地方文武，就近前往详加查勘，择要添拨弁兵，妥为布置。转瞬春融，天津等处建筑炮台兴工，臣当亲赴各口，挨次详查，相度形势再加妥办，务期毫无罅漏。臣渥荷殊恩，俾以畿疆重任，值此夷情叵测海防吃紧之时，惟有殚心惕虑，夙夜图维，慎固责守，冀以仰慰宸廑，断不敢稍涉疏懈，自干严谴。

所有前后接奉谕旨悉心筹备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朱批：览奏俱悉，不可稍有疏略，勉之。钦此。

五九二、钦差大臣琦善奏为义律以开战相要挟 并约定晤谈及给以复文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接据暎夷回文及奴才照复缘由，先行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本月初四日，将故事磨难暎夷、只准代奏吁恳一处贸易马头，于初三日发给回文等情，恭折密奏后。随于是日接据该夷来文，声言如不允所求，将欲于初四日子时以后肆其猖獗。其时自尚未接奴才回文之前。迨至初八日复接该夷初六日发来回文，声请奴才前往澳门，或于他处，与其面谈，及其余种种情节。奴才查该夷文内，既有或能照依奴才文开只给一港、无庸寄居之议，尚得办结等语，何以又必面谈。窥测其意，难保非竟欲求请定海，自知难于词达，因此求见。奴才如因该夷声请，遽准亲往澳门，不独无此体制，且现在如欲前往，既未便率带多兵，激之使疑。而该夷狼子野心，设因不遂所欲，中怀叵测，转恐有伤大体。然又未便令其前来，致令乘机带兵前进，是以又复备文，同其余情节详加驳斥开导。至该夷文后所称，内地多人，当必与之交易，向进接济，买卖日盛一日等语，自系事所或有。可见汉奸遍野，详为告语，内地情形皆其洞悉，此时转未便兴其置论。即各省水师之废弛，船炮之不可靠，亦必其所深知，是以敢于横行，益肆要挟，殊览刚柔两难。奴才惟有竭尽心力，不惮颡脱唇焦，或堪智取术驳。如此次回文去后，该夷或渐近醒悟，或止于虚词恫喝，及施放空炮等情，固断不敢虚来实往，致令衅自我开，倘敢直击口门，冲突前进，亦必无坐视之理。

除一切情形再行随时驰报外，所有现在两接该夷来文并录奴才照复底稿，一并敬呈御览，谨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附件一：义律照会（一）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呈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驻中华领事义，为照会事。

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本公使大臣具文照会贵大臣爵阁部堂，于二十七日接据来文，内开均已阅悉，未便草率议复，俟另行详晰照会等因。接到，本公使大臣当即安俟数日，迨至十二月初一日，因思四日之际已可早行详细议复，且此间军士聚集甚多，不便久延，经本公使大臣将情指明，由李协镇咨请具禀，务望贵大臣爵阁部堂及早办理在案。迄今复已二日矣，仍未接据复文。夫本公使大臣既愿承平善定事宜，即于钦遵训示，稍不拘泥，所奉办行者，多已权为办理，致自取重责矣。现在不敢违逆主命，再行迁延，应请刻即议复，俾得善妥定事，除将情咨明伯统帅动军外，兹先照会贵大臣爵阁部堂，请于初四日夜子时以先，允照本公使大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所请各条，详晰议复，俾使有足秉公定事。如未能依时允照议复，则本公使大臣既勉力承平，惟见无措善定，必将各事交付伯统帅，从初四日夜以后，议借兵法办行。至贵大臣爵阁部堂往还诸事，本公使大臣已知敬爱深矣。倘嗣后再可拟允所请，俾足秉公善定，本公使大臣当必乐心再议酌商，以求相和，正为心意所愿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部堂一等侯琦。
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义律签名）

附件二：义律照会（二）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呈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驻中华领事义，为照会事。

照得本月初四日接据贵大臣爵阁部堂来文，均已阅悉。本公使大臣深知贵大臣爵阁部堂难为筹措之处，感念贵大臣爵阁部堂自天津以来，莫不诚信与本公使大臣公文往还，事事用心厚待，欲为筹画，则在本公使大臣不得不竭心亦求相安，自当认负甚重之责，以冀早得办结。至银款一节，既据贵大臣爵阁部堂再四声明，势有不逮，力有不能。是以本公使大臣今拟为本国认负亏费大数，姑为允照贵大臣爵阁部堂所议赔还六百万元，不加利息，除此际先交一百万元外，下余五百万元分作五年赔缴，自二十二年起至二十六年全数清讫，事尚可行矣。

惟有一面缴还定海，一面另行开港贸易一款，尚难说定万全。如果贵大臣爵阁部堂钦遵皇帝谕旨，断不能开二处马头准人寄寓买卖，则本公使大臣亦必钦遵主命，万难擅将定海缴还。乃想贵大臣爵阁部堂倘可俾令本公使大臣幸得在澳门或别处方便所在，与贵大臣爵阁部堂面谈其事，或能通盘筹画，依照贵大臣爵阁部堂来文开载只给一港，毋庸寄居之议，尚得办结，亦未可定。只前经另行叙论各款者，亦须逐一说定，即所有交易章程，自开栈房贮货，随带家眷居住及自管本国人民究办有罪者，节节必应筹画周全，以免后论。谅在广东省城必难通照本公使大臣为英国讨请之处，允依办理。如果在省城碍难依允，则如本公使大臣所见，惟有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同如西洋人之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又诸事说定，须将大小各款，逐一明晰叙列盟约，备文分作汉、英文字二张，各张分书汉文一半，英文一半，以便奏请两国主上恩旨盖宝，允准照行，俾免嗣后永无齟齬争论之端。夫理论此等事件，必须再四面谈，方能结议，倘贵大臣爵阁部堂幸能依照所请，允

在澳门相晤，可冀早日诸事说定，以俾办结万全。倘若贵大臣爵阁部堂钦遵皇上谕旨，断不能依允所请，通变办理，以使粤省贸者各得其当，并不能给予口外寄居一所，俾英人随带家眷，设馆居住，开栈贮货，竖旗自治，同如西洋人之在澳门者。则本公使大臣追念在粤交易向来章程，每每有攘出事端，诚恐后来必有复生争论之处，是未敢自擅结事，彼此若未能办结，则无庸再商允和矣。

至贵大臣爵阁部堂再行出示，其为臣下之人不敢擅专，并叙贵大臣爵阁部堂办理此事，已有极难筹措之处，本公使大臣果知其然也。而本公使大臣亦已不推委重责，专求保事相安，曾以原所奉行须讨之款，逐款减除，是本公使大臣筹措用心之苦，岂当置之不论。且本公使大臣亦为臣下之人，自有所不能为，兹经事事为贵国筹措，已至于极，万不敢为再让一步，再减丝毫耳。今惟俟候接据贵大臣爵阁部堂再行照复回文，得悉开敷何等情节，就知天朝是否肯与英国相和，抑必与英国相拒交战。兹所请议以交易章程，循从时宜通变，俾往来之人，各得其当。不然，则另给口外一所，设馆自治，倘果彼此皆不能行，并不得遂以所议定逐款列就盟约备文，则所望结事相和，永远不得齟齬，焉得征应耶。本公使大臣之所以复请晤见，正思面谈之间，可冀尚有出示万全，速行办结之议，此果心所愿也。

再者，窃请贵大臣爵阁部堂查议各外国之与贵国交通往来买卖情形，详思时宜，何非势应更张，以保善妥之际耶，盖仍寻法求为强行停止，而终不能止，其失却志意，已可不论，乃转行生端滋乱，实势所难免。贵大臣爵阁部堂为心地明白练达国事之卿相，谅斯情必已早知矣。倘欲强为束止，使人毋得贸易，则各国之人必皆任意前赴各港，违例买卖；而内地多人惟利是图，当必与之交易，或即各国船人见沿海岛屿之多，寄碇贸易之为较易，必有往彼栖身者；内地不法之流亦必向进接济，买卖日盛一日，终必无措相治也。立根既固矣，则贵国家必不能复除，而各外国家犹必无以止免之也。

其势之定必如此，原在求利无度者，纵肆已欲而不知自约，虽治以重刑，尚肯冒法自肆其果为。如此见诸千古各国之史统，证明然矣。夫欲以业已现有之弊及从此必致生之各端全行除免，其所以除之之法惟一矣，须大清之与各国通交贸易，施以大量旷典，俾各处有足管理周全，保事善妥，则于天朝其必有益无害，于外国之与天朝往来者，亦将有裨益也。本公使大臣翻复思念之，此果所以保全体制之美法，故不揣冒昧，切望大皇帝圣鉴恩准，照此办行，实善美之极矣。为此照会贵大臣爵阁部堂查照前去，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部堂一等侯琦。
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义律签字）

附件三：复义律照会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奏皇

谨将奴才照会义律底稿录呈御览。

本月初八日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所请本大臣爵阁部堂亲临澳门，或于他处地方面谈之说，虽体制攸关，向无此例。然贵公使大臣如果能照依本大臣爵阁部堂叠次公文内照复情节，逐一说定，则即在近省地方见面一谈，亦复有何猜疑。若贵公使大臣仍执前见，则仍难定局，转觉不成事体。今既据称面谈其事，能依照本大臣爵阁部堂文内开载，只给一港，毋庸寄居之议，尚得办结等语。是贵公使大臣已可照依，尚有何言须待面谈。且既可宣之于口，又何难笔之于书。但不得违理拂情，强以所难，则贵国求请承平指日可定。又所称给予外洋寄居一所之说，查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断无再给地方之理。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给予寄居一所之语。若云西洋人章程相沿已久，并

非始自我朝，諒必为贵公使大臣之所途知。今贵国岂能以前朝之事强为比附。再自来各国之人无论前往何处，既入别国境界，即依别国法度，此系中外皆然。譬如天朝不法奸民私赴贵国，本大臣爵阁部堂又岂肯代为掩护，以后但愿贵国先自禁约，使贵国来此之人均恪守礼法，自无所用其究办，此正刑期无刑之上治也。

至于贸易之事，历来自有旧章，广东省城向无外国寄居之例。若贵国之人仍如从前在澳门租赁西洋人房屋居住，则即随带家眷官员亦不为禁止也。又所称立约一节，查天朝办理公务悉以印文为凭。即贵国来此求请各款，亦只系贵国宰相之文，并无贵国王文书。故此事但经说定，即谓所有各款均散见于叠次公文内，查阅较难，或再摘录叠次公文汇写一纸，亦尚可行，盖用印信，尽可以此作为凭据，断无请用御宝之理。若印文尚不足凭，即另写字约，亦何足据，贵公使大臣断可无庸疑虑也。又所称强为束止，使人无可贸易，则各国之人必皆前赴各港等语。查各国来此通商均属恭顺，天朝本未绝其贸易。今之拥滞口外者皆贵国之人设计阻之，使不得入。各国之人一旦醒悟，必皆怨恨贵国而不抱憾天朝也。

总之，贵国系来此贸易，必须恭顺近情，方可冀图久远。况前次公文已允缴还定海，若使朝更幕改，将复何以为信。本大臣爵阁部堂何敢代为具奏，贵国又何能安然贸易。惟贵公使大臣再行详思，但得顺理循章，不再强以所难，俾可由本大臣爵阁部堂一手了结此事，免致另生枝节，又复更张。所有本大臣爵阁部堂允给之项，方得代为筹措，一经缴还定海，奏奉大皇帝恩旨，准令开港，不惟各国之人均得安常贸易，不致怨恨贵国，即贵国之人亦可仍前通商，岂不甚善。查贵公使大臣在粤已久，自知天朝法度，尤非他人可比。现又专持贵国全权责任一身，何以不通盘筹计而枝节旁生，将不惟辜负本大臣爵阁部堂为贵国筹办之苦心，且必非贵国王求请承平之本愿也。惟再思之。

朱批：覽。

五九三、钦差大臣琦善奏报义律 言语反复及恫喝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军录)

再，奴才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本日据刘韵珂奏探访定海夷情一折。著琦善即将各情诘问该夷，因何若此反复等因。钦此。查该夷回粤后，情词反复狡展，意在定海，并前日接准浙江抚臣咨会，均经奴才将一切情形，叠次据实驰奏在案。总之夷情诡诈反复，是其故态，而我之所以驭之者，亦必处处留有余地，断未可尽情直告。该夷自前在浙江时向伊里布询得奉旨戡兵实情，并知自其回粤后酌量裁减防兵。该夷既得我底蕴，减兵则声势单薄，是以屡次以打仗肆其恫喝。即原奏所称象山洋面瞭见夷船之处，正恐此外似此情形尚复不少。盖一则借此窥探，一则并图私售货物。诚如圣谕，夷情诡谲，早在意中。此时奴才惟有竭尽愚诚，曲折驾驭。

所有奉旨垂询缘由，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九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照御史 石景芬所奏预筹布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署两江总督裕。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谕：

据御史石景芬奏剿办英夷机宜一折。前据琦善奏，倭夷自浙回粤，情词傲慢，已降旨令沿海各省严密防范，并将得力将弁应用枪炮预为筹备。兹又据该御史奏，请合江、浙两省兵力，乘其骄惰，

出其不意,机会可乘时不可失等语。逆夷包藏祸心,占据定海,江浙沿海隘口必应慎密备防。著伊里布、裕谦按照折内所指各海口悉心筹画,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知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惟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石景芬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五、兵科给事中爱崇阿等奏报 拿获烟犯焦金玉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原折)

巡视中城兵科给事中臣爱崇阿、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许乃安跪奏,为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请旨交刑部审办事。

窃维鸦片烟流毒既深,不能不痛加惩创,兹届一年六个月限满之后,尤宜倍加严紧,以期净绝根株。臣等奉命巡视中城,屡飭司坊官随时随地实力查拿断不可稍存姑息之心,致形松懈。本月初二日,经署副指挥陈淇访问,粮食店通和客寓住有贩烟之人,密飭店伙设法侦查。旋于初五日会同营捕拿获烟贩焦金玉、任有信,并供出屡次收贩之张三,起获烟土八两,戥子一把,将各犯录供解送到城。

臣等公同讯问,据焦金玉供,系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五岁。于一月间,从山西带银三十两到天津,向双庙街居住之王三家买得鸦片烟土八两有零,带到京中,住在通和店内,病了几日。因闻有人常来查店,小的害怕,将烟土藏在炉炕内,初二日便不见了,小的啼哭,查问起来,知这烟土被店掌柜取去了。本年九月间,小的曾与任有信伙买烟土于三两,凭朱姓卖与公和庆账局张三,分钱六十三

吊。今蒙讯问，烟土八两实系小的从天津贩来，所供是实。任有信供系山西平遥人，年二十八岁，布行生理。八月间小的同段洋枝往天津，伙贩烟土二十四两。九月间同焦金玉将烟土十三两，凭朱姓卖与公和庆张三，得钱一百七十五吊。其余烟土，不知段洋枝卖与何人，他已回到山西去了。小的卖烟只此一次，现在并不贩烟。张三供，系山东登州人，年三十五岁，公和庆贩局生理，向与通和店掣拒交易，与焦金玉认识。焦金玉向小的借印子钱不允，因此挟嫌。这任有信并不认识，实未贩烟各等供。臣等以焦金玉、任有信既经供认同伙卖烟，自系积惯兴贩之犯。任有信所称九月间只卖一次，殊难凭信，况焦金玉、任有信现尚同住一店，难保无伙同贩卖，且所带烟土尚恐不止此数。张三接收转贩，众供确凿，屡向研诘，坚不承认。该犯等供称过手之朱姓，亦复不肯指出下落。

臣等例无刑讯，相应请旨将焦金玉、任有信张三飭交刑部严行审讯。店伙宋培正、段洋枝之父段崱吉听候传质，所供朱姓，获日补送。其天津双庙街小胡同内卖烟之王三、现在已回山西平遥贩烟之段洋枝二犯，一并请旨飭下直隶总督、山西巡抚，严密查拿，归案惩办。

至该署副指挥陈淇，前经叠次拿获吸食鸦片之候李氏、程大、张魁、程长林、郭义五案人犯，均经送部审实定罪，未请议叙。现在委署今缺接任，甫及一句，值此新定章程限外吃紧之际，该员首先拿获伙贩三名，实属始终奋勉，合无仰恳天恩，以副指挥遇缺即补之处，俟刑部定案时，请旨恭候钦定。

所有现在拿获贩卖烟土人犯，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五九六、著将烟犯焦金玉等交刑部审讯并著
将查烟勤奋官员声明请旨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旨：

“焦金玉、任有信、张三，均著交刑部审讯。宋培正、阶崱吉，著听候传质。所供贩鸦片烟土之王三、段洋枝二犯，著直隶总督、山西巡抚饬拿务获，归案审办。

署中城副指挥陈淇叠次拿获烟犯，尚属勤奋，著刑部于定案时声明请旨。

钦此。”

五九七、著钦差侍郎麟魁赴江西查访结会
贩烟暗通英人情节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侍郎麟。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

有人奏，江西拿获旗钱会匪，衣镶红蓝洋呢，实有通夷暗号，请严饬剿除一折。匪徒聚众结会，贩卖烟土，已属大千例禁。若如所奏，竟有以洋呢为号，暗通夷匪，约为内应，情事尤当严拿惩办，以戢奸萌。著该侍郎于查办湖广各案完竣后，即行驰赴江西，会同学政成观宣，将折内所指各情节逐一严密访查，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八、著湖广总督等严行查禁 硝磺出境一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董瀛山奉请查拿硝磺出境一折。据称广东奸商到湖北施南府贸易，即收买线麻，缠束作团，内藏硝磺，暗号黄羊子。有开设栈房之钟广举、钟天举二人串通为奸，或载至夔关、宜关入江，历江西、安徽、江苏直达海口。又施南府差役贲文，往往盛以竹篓，上插红旗，暗带硝磺等语。硝磺出洋，例禁甚严，若如该御史所奏，经过各关，或因麻线无税不事稽查，或因假托贲文亦不究诘，殊非慎重稽察之道。著湖广总督、湖北巡抚严行查禁，如有前项情弊，照例惩办。并著经过各关认真查察，毋许偷漏。其地方文武各员失察处分，应如何酌定之处，著吏兵二部议奏。

钦此。

五九九、著准山海关副都统札拉芬奏 添设满营炮车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札拉芬奏请添设炮车一折。山海关满洲营备御炮位，著准其照京师各营操演之例，分别添设炮车十五分，如法运用。由直隶总督查照定例，赶紧购料，依式制造，交该副都统督同协领等官讲求演习，务归实用。

其另片奏请宽为储备火药等语。亦著照所请，准其预领两年火药，共该一千二百十五斤药信，四十五丈，火绳二十二丈五尺以

为永贮库备御之需。该部著即照数给领。余依议。该部知道。
钦此。

六〇〇、著云贵总督桂良飭令云南都司 施应贵等赴闽听候差遣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颜伯焘奏请带武职员弁赴闽差遣一折。云南腾越镇都司施应贵、武定营守备王涛，著桂良飭令迅速赴闽，听候差遣。云贵督标额外外委速锐，抚标把总陆应魁、孙凤仪，外委韦玺，并著准其带赴闽省差遣。该员等均无庸开缺，俟差竣即令回滇。该部知道。

钦此。

六〇一、署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遵旨 训练满营官兵严防京口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录)

奴才海龄跪奏，为钦遵谕旨训练官兵，用资防守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恭接批折，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海龄奏，查看沿江要隘一折。江苏吴淞、狼山、福山各隘口，现俱有官兵严密防守，据称圃山为京口门户，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处经过，自应加意巡察。著即严飭该副将李澄等认真稽查，所设炮位不时操演，务令致远有准，临时方为得力。至所辖兵丁，亦当随时训练，悉成劲旅，毋得有名无实，日久视为具文，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训饬戎行、有备无

患之至意。

伏思暎夷近在广东洋面，有掳船寻衅情形，足见该夷狡狴，贪图性成。现值严寒，北风当令，似可无虞所虑，来春东南风起，自应预筹防范。奴才等即恭录谕旨，咨会江宁将军布勒亨、署两江总督裕谦、署江苏巡抚邵甲名、江南提督陈化成一体钦遵。其圖山地方为大江要隘，奴才已经檄飭京口水师副将认真巡察，所设炮位，不时操演，务令致远有准，小心防范。

奴才自接署京口副都统印务，曷敢稍负天恩委任，惟有竭尽愚忱，时加训练满营官兵各行技艺，并教以战守机宜，以期成臻熟炼，允资防守，用图仰报鸿慈于万一。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现已将汝调任京口，更属责无旁贷，诸凡勉之。钦此。

六〇二、刑科掌印给事中袁玉麟奏请 飭禁浮冒撙节海防经费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原折）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袁玉麟跪奏，为防夷经费浩繁，请旨严飭沿海督抚，慎简贤员经理，核实支销，以节浮糜而裕财用事。

窃惟暎夷滋扰，一经筹备，需费孔殷。经费所出，除作正开销外，惟有捐输一法。然捐输流弊孔多，有名为官捐而实令民捐者，有名为捐输而实系勒派者，有输项收齐而官吏从中渔猎者，种种弊端，不可枚举。是以民间一闻捐输，多不乐从。查沿海七省、直隶、福建皆系贫瘠之区，江、浙财富甲于天下，正供尚多积欠，何堪再有捐派。倘经理不善，必至激成事端。窃恐欲弭外患，先貽内累，诚不可不虑其后。

臣愚以为理财之道，开源不如节流。捐输既属难行，莫如准其

一概开销。但须详行稽核,严定赏罚,以杜浮冒。闻向来办理军需,自支领以至报销各有花费,自官员以至胥吏无不分肥。大约弥于实用者十之二三,耗于浮费者十之六七。国家经费有常,何堪受此侵蚀。应请严飭沿海督抚,各宜公忠自矢,诸从撙节。并慎简贤员妥办,务令实用实销,勿蹈军需恶习。如稍涉浮冒,立行参办。经理得宜者,优予保举,庶浮糜节而耐用裕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〇三、刑科掌印给事中袁玉麟 奏陈防英之策八条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原折)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袁玉麟跪奏,为沥陈防夷事宜,请旨飭下沿海各省文武大吏,体察情形,认真妥速筹备事。

窃惟暎夷肆逆,扰及海疆,皇上德体好生,念存恤民,特派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思欲德怀恩抚。该夷如果悔罪,输诚,原可照旧通商,边隅永靖,岂非上策。第恐犬羊成性,反复靡常,难保无包藏祸心,再图滋扰。当此隆冬窜伏之时,沿海各省自当及早筹备,以戒不虞。惟是筹备之方,贵扼其要,务使无事可壮声威,有事足资剿御,方为计出万全。谨择其最要者八条,敬陈如左:

一、水师将备宜精选材勇也。太平日久,将备惟事偷安,上年臣曾将水师大员废弛情形奏蒙通飭在案。此时需材孔亟,不得不就其中策励各大吏,宜留心察看,或胆勇尚壮,或武略稍优,以及熟习风潮水性等员,均一一挑选补调。其衰庸怠玩者,立加甄汰。庶几将备得人,堪储委用。

一、水师兵丁宜严汰老弱也。臣于上年并将水师弁兵滥保冒充情形,奏蒙通飭在案。盖缘水师武弁多本省人员,其投伍兵丁亦多附近民人,非本营官弁子弟,即其戚友,碍难管束。其年力就衰

并未经及岁滥竽充数者，不知凡几，何以望其得力。亟宜沙汰净尽，另募壮勇投充，仍赶紧勤加训练，务成劲旅。

一、沿海地方宜仍旧团练水勇也。本年浙省乍浦副都统曾奏请水勇入伍，经飭驳在案。嗣山东抚臣复奏请散归水勇。第入伍事多窒碍，而散遣水勇特就倭夷窜伏后而言，若筹备防夷，则无有善于此策者。缘该水勇等，海道水性素所熟习，其人可使，其船可驾，且此辈浮海为业，弃而不录，必反为敌所用。应令照旧团练，无事时令其各谋生理，一俟有警，即檄令团聚，归官调拨以资剿御。

一、近海村庄宜一并团练乡勇也。沿海大小口岸不计其数。官兵何能处处防堵，万一夷匪窜入内地，倘离官兵远处所，非有多勇堵截，必至任其蹂躏。应亟劝令自行团练，并谕以各保村庄永不征调。庶民皆乐从，兵可省而费亦节。

一、炮位宜普律添设也。倭夷所持者炮，所畏者亦炮。近闻沿海省分多添铸炮位，第恐以经费不敷，未能周遍。应令设法筹办，务使紧要隘口大小炮座周密整固，并一切火枪火箭、火毯、喷筒之类，俱令弁兵演练精熟。

一、战船宜设法造驾也。水师战船不堪驾驶，臣曾于上年奏蒙通飭在案。此时自应修造坚固，以备出洋。第闻倭夷船只甚大，七中下三层俱设有炮位。我师若以小船攻击，恐适为彼下层炮位所中。其法应用善泅兵弁驾船，俟彼发炮时，入水稍避炮过即登船奋击。如此数次，彼火药尽而我军登敌船矣。兵丁泅水乃水师应习之技，宜飭令练习。

一、沿海居民宜剴切晓谕也。该夷所到地方，动以利诱人，有卖给牛羊米面者，给价较内地数倍，愚民贪利，多为所诱。应亟出示晓谕，告以该夷得定海后如何伤残淫虐，尔等不可被愚受害，倘敢仍旧接济，定照汉奸惩办等语。祸福顺逆，再三诤诫，小民自应凜遵。一俟有警，更当申明海禁，使彼接济路绝，寇虽强猾，岂能持久。

一、沿海官吏宜酌量调补也。剿御事宜固有大员经理，然地方官先事布置，临期防范，均有应尽职守，自须精明干练，方克胜任。本年山东抚臣以新放登州府知府陶庆增，于海疆情形未悉，奏请别调，办理自妥。此外各省如有人地不甚相宜之员，即分别调补，以资指臂。

以上八条俱系事前所宜预备，第恐奉行不力，势必临事周章。应请旨严飭沿海各省文武大吏实心经理，妥速筹备，以壮声威而资剿御。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〇四、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 添铸抬炮以重操防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添置抬炮，飭发江苏各营存贮练习，以重操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营中军器莫利于枪炮，臣前在宝山、上海一带督办防堵，将各项枪炮逐一试验。除大炮一项应行择要安设镇守一方外，其余各项枪炮虽皆可以取携自如，而求其简便神速又能致远，可助大炮之所不能者，为抬炮最为得力，抬炮中又惟盘螺螄做法一项尤为坚利。回省后晤江宁将军臣布勒亨，询知江宁驻防旗营新制抬炮四十杆皆系盘螺螄做法，其施放之法与绿营微有不同，绿营每炮一杆需用炮手三名，旗营每炮一杆止用炮手二名。臣又会同布勒亨阅看，演试便捷更胜于绿营，致远相等且能自准，是抬炮中之精益求精者也。必应多为制造，飭发练习，庶足以壮军威而资捍卫。臣现在会同将军臣布勒亨雇觅巧匠，随同前在旗营制造抬炮匠工在江宁省城设局，先造抬炮六十杆，分拨各佐领下，以资操演。仍遴委署臣标中军副将冯万青、署江宁城守协副将丰绅泰，监督接续

制造一千杆，分发京口旗营及江苏省水陆各营，视营分之大小，定杆数之多寡。

至制造此项抬炮连炮架等项，每杆需银十九两零，在商捐备赏项下动用，请免开销。其炮手兵丁于额设鸟枪兵内挑选精壮者兼习，毋庸添设。每年操演所用火药铅丸，臣衙门向有办公银两一款，通盘计算，有赢无绌。应由臣衙门按年捐资，委员加工制造，分拨各营应用，亦毋庸另请帑项。仍由臣会同将军都统提镇，严督各营将各实力训练，按期操演，务使一律精熟，庶期声威远播，海疆要地，从此益臻靖谧矣。

除俟工竣分拨后另行造册咨部备查外，臣谨会同江宁将军臣布勒亨、江南提督臣陈化成，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所办甚好，务收实效，勉之。钦此。

六〇五、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英人 诡诈现应妥筹海防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夷情诡诈，现在妥为预备，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据沿海各营县禀报，江苏洋面近虽安靖，而查探定海夷船时有往来，且在定海地方操演兵技，情有可疑。正在确探咨询间，接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夷目懿律、在广东省托言回国，将会会议事件诱之义律，而义律言词强横，又欲在宁波贸易。十一月二十日有夷船两只自粤回定，将已经搬运下船之炮械仍行运至岸上，操兵制械，设守甚严，恐懿律潜回定海，借图占据，咨行一体密防等因。核与江苏营县所禀相符。

臣查义律不过该国一贸易领事之人,与中国洋行相等,何能议事。懿律曾否潜回,虽不可必,而似此种种可恶可疑,自应严益加严,密为预备。且该夷占据定海已逾半年,游奕各洋亦将周遍,沿海之险要,虽未必能得其详备,而沿海之奸民。实难保无被其诱胁。设有反复,则以熟悉路径之汉奸导引狡诈之夷人,其情殊不可测。江苏洋面与定海毗连,崇明既孤悬海外,上海为通商马头,宝山又为出入门户,在在皆关紧要,不敢因冬令水涸,有天险可恃,该夷现亦并未蠢动,稍形松懈。

查防守宝山之奇兵营兵甫经撤退,未便再令折回,以致仆仆道途,张皇惊扰,臣业已飞咨提臣陈化成,酌量情形,妥为办理。一面将江宁将军臣布勒亨在江宁满营城内搜获二千五百斤大炮三位,又苏州省城查出四千馀斤大炮一位,一并拨解吴淞海口,择要安设。仍先飭委候補知府黄冕兼程前往宝山,随同提臣经理弹压,以为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之计。臣仍确探广东浙江两省情形,或往苏州,或赴上海、宝山相机办理。惟上海地方尚有徐州镇标官兵七百名,现系护理徐州镇总兵事参将继续伦管带,恐不足以资弹压,可否请旨敕下新任徐州镇总兵王志元迅速前来,以专责成而昭慎重。

除咨会沿海各省一体密防外,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〇六、署两江总督裕谦奏为已飞咨闽省 募匠来苏省铸造大炮事宜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录)

再,臣先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咨会,钦奉上谕:“前据裕谦奏,查明江苏沿海口岸旧存炮位,不足以资抵禦,请添铸自三千斤至八千斤大炮数十位,建造炮台,分口排立,当交兵部议奏。兹据奏称,此

项炮位既经筹议添铸，必须工坚料实，先事豫谋等语。著伊里布于浙江事竣后，亲赴江苏沿海地方，详察情形，妥议具奏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旋又准伊里布咨会，此项炮位应由臣先行觅匠铸造，所有经费即于商捐备赏项下动用，倘江苏实无工匠可觅，浙省现有炮匠数名兴铸大炮位，俟工竣再令至苏开铸等因。

臣查江苏地方先经遍加访查，非特并无能铸大炮匠工，且未见过七八千斤之大炮，惟苏常一带冶坊甚多，所铸炉鼎等物俱极精致，营中修造抬炮等项亦事所常有，吴民心性灵巧，不难举一反三。但铸造大炮全在做模得法，未经阅历之匠工，断不能贸然兴办，监造之员谙练者已属难得，即有谙练之员，亦只能示以规矩，杜其偷减，不能躬自操作，必须曾经铸造大炮之匠一两名来苏指教，方克有济。

臣前闻闽、粤二省亦在铸造大炮，而江苏旧存各炮又多有广东省铸造字样，是以有借匠于闽、粤二省之请。今伊里布来咨称俟浙省铸竣，再令浙匠来苏兴办，原无不可。第查浙省于本年六月间即觅有炮匠吴通海一名来苏采买铁斤，铸炮不能如式，现在又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委员来苏买铁，尚未运回，即使所铸之炮尽能合用，而计其工竣又需数月，势难缓待。

臣又探闻闽省所铸七、八千斤大炮，燃放颇能致远，臣已飞咨兼署闽、浙督臣吴文熔，雇募前在闽省铸炮匠工数名，即日前来兴办，以期迅速。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好。钦此。

六〇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于接到广东用兵知会 或英在浙动兵后即并力进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奏接准广东来信相机筹办一折。又另片奏，现在密加守御等语。览奏均悉。该夷目懿律形踪诡秘，夷船来往无定。该大臣既探明夷船自粤回浙后情形与前不同，并将船内炮械运岸排列，是该夷因在粤所求无厌，不能遂其所欲，故为此挟制伎俩，灼然可见。该大臣将前拟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留浙省，所见甚是。如该夷并无滋扰情事，仍著严密防范，勿任窥伺。倘接到广东知会，该夷业已猖獗，必须用兵，著遵前旨，迅即督令将弁，分路进剿。如该夷在浙业已蠢动，滋扰各要隘，亦著统兵并力会剿，毋稍迁延。伊里布驻浙数月，諳于进兵路径，及何处可以战守一切情形，均已熟悉，所需枪炮船只，自必预为储备。著仍遵前旨熟筹妥办，勿令坐失机宜，是为至要。至懿律是否潜回浙省，亦须探访的确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八、著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浙江提督祝廷彪年已七十五岁，精力就衰，著即休致回籍。

钦此。

六〇九、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为
滇蜀交界烟匪横行请飭严禁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原折）

巡视西城、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臣杜彦士跪奏，为风闻四川、云南交界地方有匪徒贩卖芙蓉膏，聚党横行，拒捕伤兵，请旨飭下该督抚认真查拿，以除奸宄而安民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维除恶之方，必须净尽；长奸之弊，全在因循。臣闻云南永昌府地方有匪徒聚党贩卖烟土，每出辄数百人，手持枪炮，各带红旗，旗上书将本求利，舍命取财二语，往来四川、顺庆、宁远之间，肆行无忌。缘该处系川省交界地面，人民素以栽种罌粟为生，煎炼成土，变名曰“芙蓉膏。”贩卖者半皆川省奸民，群聚为匪，地方官畏其强横，不敢查拿，遂致党与日多。前经会理州知州缉获烟犯数名，供称在云南永昌府，有拒捕戕伤兵丁之案，经该州移送云南办理，该地方官不敢深究，含混了结，其平日之养痍貽患已可概见。

臣思上年因内地人民栽种罌粟，特旨令各督抚派员清查，经前任云贵总督伊里布奏明，该省所种罌粟已经铲毁净尽等语。何以现在该省尚有贩卖芙蓉膏名目，且该督抚何以并不认真查办，据实奏闻？亦难保无有心回护之处。相应请旨飭下云南督抚，破除积习，认真查拿究办。所有民间栽种罌粟，立即铲毁净尽，不准再留根株。并请飭令四川总督，严飭所属地方官，一体严拿贩烟人犯，按律从重惩办。庶匪徒敛迹，根株永绝，而民生亦赖以安矣。

臣既有所闻，理合据实陈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一〇、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攻守制胜之策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折)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审度时势，敬陈制胜之谋，恭折奏请圣训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御史蔡家珩奏筹制夷事宜一折。该夷目等现往广东听候查办，尚属恭顺，毋庸遽议剿击。所有该御史筹议各条，著暂为存记。倘将来事有变更，再行体察情形。如各条内有可采择之处，酌量妥为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钦此。”仰见我皇上虚怀采纳，筹备几先之至意。

臣维制胜之道，不外制克二字。该御史所陈各条，是以小船制其大船，以攻近之鸟枪制其致远之大炮，以火攻克其水战，以斧凿克其舟楫。而又纵反间之计，以毒制毒，洵皆兵家要诀。臣于本年夏秋间，皆曾预备试行，节次奏明在案。然皆沿海防堵，使其不敢侵犯之计，而非驱除丑类之谋也。臣愚以为该夷果能听受训谕，纳还定海，固可毋庸剿击。设有变更，兵贵神速，必当先谋收复定海，使之容身无地，水米无资。沿海各省复以制克之法，相机堵御，则该夷欲进不能，欲守无借，虽船坚炮利，无能为役矣。说者谓定海孤悬海中，其占据已逾半年，若欲收复，必将与之海上交锋，是以我之短试彼之长，殊非善策。不知定海周围三百余里，该夷止据空城，不过一隅中之一隅，数里外皆不为其所有。定海之西境有岙名岑港，小岙环错，大船不能入，形势环抱，有险可守，登岸甚难。由岑港至县城，隔有西岙等山，可以随时相机出奇捣击，其地山径陡峭，有一夫当关之势，为可战可守之地。前明倭寇据港坚守，官兵攻之，逾年不克。国初亦有据港以叛者，载在志乘，斑斑可考。由此观之，岑港之形势实为定海全境第一险要之地。幸该夷不识地利，又艰于登陟，笨于行走，不敢离城离船，故虽近在咫尺，不能并

据。但得精兵数千，乘夜渡海，先据岑港，再行分兵守险。出其不意，昏夜捣袭，黎明即收兵回岙，每夜辄声东击西，使彼昼夜不得休息，不出旬日彼必弃城而遁毋庸与之海上交锋也。且官兵移驻定海，相机进剿，有可以无虑者四，有不可缓待者六，臣请更详言之。

定海县城之后，众山环峙，如白岙、采和岙、童岙、干碗岙、马岙、晓峰岭，东西北三面皆可结营屯兵，不必围聚于岑港一处。我兵居高临下，易于击刺，而彼不能仰攻，进可图克复，退可以自守，此可无虑者一也。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矫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此可无虑者二也。定海山外港汊有浅有礁，夷船不能尽到，而渔船则处处可到，官兵既渡，文报不至难通，此可无虑者三也。内地昆亭、大汪、新矺、瓣浦等处，现在渔船之往来定海者，皆绕山斜渡，由山后各口登岸。若官兵乘夜潜渡，一朝可达，不致阻碍，此可无虑者四也。

现在西北风司令，我之沿边口岸，悉占上风，夷人既畏天寒，又虞水浅，是以不敢蠢动。俟至春夏之交，东南风发，潮水充盈彼势既张，更恐懿律之托言归国，届时又勾结夷船联艘而来，则我失其天时，便形棘手，此不可缓待者一也。定海各岙，收割未久，有粮可就，不患阻我饷道，以我官兵驻我土地，迟则地利人和，两失所恃，此不可缓待者二也。各岙居民，除已逃回内地外，尚不下十数万人，并未从逆，苦夷人之骚扰，望官兵如云霓、从民所望，勇气百倍。不独未逃者恃以无恐，即已逃者亦可复归故土。既壮军威，又免难民之踵至，此不可缓待者三也。该夷在定海出示定价买粮，勒令送入城中。设我迟久不顾，则该处民人被其胁迫，储蓄皆为彼有，此不可缓待者四也。现在各渡口渔船照常往来，易于渡兵，如再迟延，诚恐夷人将各渔船胁从，则我兵无船可渡，此不可缓待者五也。定海镇标兵丁之散在各岙者，虽经钦差大臣伊里布陆续招集，而自怀疑惧不敢投回者，闻尚不少。我兵既渡，下令招安，此等散兵一呼可集，用

功不如用过，未有不感恩思奋者，较之征调客兵更为得力。迟则该兵等别无恒产，若不从逆，必将流而为盗，此不可缓待者六也。

臣从事半年，揆度时势，确探情形，审思熟虑。窃谓各省皆可议守，而浙江必应议战，且必应速战。盖浙江不战，则定海不复，定海不复，则该处米谷牲畜恣其掳掠，供其用度，不虞缺乏。彼既据为饮食之源，我即无断其接济之法。又荼毒良民，诱集奸匪，耽延愈久，夷势愈众。迨至潮汐旺盛，彼更时出兵船游奕于沿海各省，乘间滋扰，反客为主，转劳为逸，益寡为众。我则老师糜饷，处处防堵，时时戒严，商贾阻滞，士民惊扰，似觉不值，亦非久长之计。

臣明知江、浙唇齿相依，江苏洋面平衡散漫，设守之难，倍于浙省。该夷一经浙省击败，必豕突江苏，为困兽之斗，以图一逞。然彼之锐气既挫，我则以静待动，练勇厉兵，坚守口岸。再多用小船，以击擒其杉板船只，杜绝其水米接济，似尚可以为力，何敢畏难缄默，致误事机。至该夷均系贸易图利之人，原无略地争城之志，不过逞其谲诈，要求通商。若于我军已振，彼气已懾之后，畏威乞命，再行仰息天恩，网开一面。庶该夷知感知畏，不敢复萌故智，则海疆永靖，实亿万年无疆之福。总之，此等犬羊之辈，使之知畏易，使之知感难，且非使之知畏，更难使之知感。

臣愚昧之见，可否请旨敕下钦差大臣伊里布，浙江抚臣刘韵珂会同体察情形，妥速办理之处，伏候圣裁。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所奏不为无见，已有旨谕知伊里布矣。

六一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崇明宝山

上海等处筹备防务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折)

再，臣前据沿海营县探报定海情形，并准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

咨会，当将预行筹备缘由恭折具奏在案。兹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据琦善奏，倭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申谕沿海督抚随时体察严密防范。探有夷船，务察虚实，万不可受其欺朦，致有债事等因。钦此。”

臣查夷性贪诈得步必思进步，定海一日不复，即沿海地方一日不能解严。其防堵之法必须先据地利，尤须防其大炮。江苏之最为险要者，莫如崇明、宝山、上海三处，而洋面地势，皆系平衍散漫，无险可据。惟崇明城外旧有土城一道，土城之外又有濠沟。宝山县沿海皆有海塘，海塘之内又有顺塘河一道，因年久失其修浚。崇明之上城既多残缺，濠沟业已淤塞。宝山之顺塘河亦间段浅阻。臣前已严飭地方官，乘此农隙之时，赶紧集夫将崇明之濠沟，宝山之顺塘河，挑浚深通。即以挑出之土修筑土城，加高海塘，既可藏兵避炮，成居高临下之势，又通水利，尚未据报工竣。臣现又专委经理宝山，上海防堵事宜之候补知府黄冕，经理崇明防堵事宜之丹徒县知县王德茂，会督地方官迅速办理，务期于春前一律挑筑深固。其上海一处，只有于吴淞海口多安炮位，严行把守，并妥为弹压。口内之闽、广水手使之为我所用，别无险要可据。臣仍确探定海情形，设有变更，即驰往督办，断不敢稍有松懈。

所有筹备防堵情形，谨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所办甚好。勉之。

六一二、著准许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 于天津等处添台铸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筹防天津等处海口一折。天津、大沽等海口添筑炮台土坝，添炮位，建盖兵房。现据该署督分别估办，不敷银十二万

两,著准其于藩库筹款拨用,照例造册报销。其捐办之工,著免其造报。该署督议于大沽等海口移驻游击、都司等官,均著照所议办理。永平府属之滦州等海岸,亦著一律妥办。

又另片奏,拟铸造铜炮二十位,请动用宝直局旧存铜铅,著准其动用。该部知道。

钦此。

六一三、盛京将军耆英奏为预筹海防事宜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朱折)

奴才耆英、奕兴、柏葰、呈麟谨奏,为遵旨预筹海防事宜以期有备无患,恭折奏闻,仰乞圣鉴事。

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昨据琦善奏暎夷回粤情形一折。已降旨飭令筹度机宜,酌量办理矣。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夷利是视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暎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受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前调各兵虽已有撤回归伍者,而本地防兵为数亦复不少,尤当分布要隘,有备无患。琦善又奏称,懿律即欲回国,并向东驶去等语。该夷目诡谲异常,难保不回词仍回浙省,并骚扰沿海各地方,著各该将军督抚等留意侦察,探有夷船,务察虚实,万不可受其欺,致有僨事。至大吏责在守土,经此训谕之后,自必倍加兢惕,无少疏懈,倘有如定海失守者,则乌尔恭额前鉴具

在，朕必不稍为宽贷也，懍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又于本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琦善奏，查探夷情，渐形迫切。现在筹办，该夷兵船日增，驶近虎门内有打夹鬼船二只，访系该夷陆路兵丁名色，此系向来所无，其设心已可概见等语。从前命琦善查办，原系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闻该夷到粤后更形骄傲，且所愿甚奢，非仁义所能感格，其势不得不加征剿，以示创惩。除由六百里谕令琦善暂事羁縻，再行随时将情形驰奏外，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各省海滨地方，港汊纷歧，著各酌量形势，分拨防兵，严密布置，毋得稍有疎虞，自干重咎。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善英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慎重海疆思患预防之至意。奴才善英自应恪遵训谕，实心实力筹画办理，以期不负职守。

伏思奴才善英于今秋在南路海口督防，其一切情形稍有所知。兹经会同奴才奕兴、奴才柏俊、奴才呈麟等，公同悉心筹议。窃谓该夷素具诡谲之性，已露桀骜之形，海面中无阻隔，虽千万里，一帆可至，断不敢因其远在浙、粤，辄思苟且偷安。现当海口封冻之际，正宜先事图维，预为筹备，其有必须临其调遣者，亦不敢稍涉慌张，使人惊疑。盖时有缓急，事有后先，非振作无以励士气，非镇静无以安民心。

伏查奉天所属海口止分西南两路，拟将西路各海口，责成锦州副都统道庆，南路各海口，责成熊岳副都统祥厚督率稽察。并札飭该旗民地方官，各带本处兵役练勇防堵本处海口。奴才等仍随时体察情形，如必须亲往之时，立即亲往督办，倘本处兵力较单，应调别城官兵协防者，亦即酌量飭调。至兵勇所用战具，总以火器为先，鸟枪虽便捷，其力不能致远，则炮位尤所当急。今冬复酌拨九尺七八尺五节炮九门，分运西南两路各海口安设备用，以资捍卫。

至奉天海疆所属孤悬海外岛屿，共有六十余处，势难分兵前往

防守。应令各该旗民地方官，随时剴切晓谕岛屿居民，务当各固藩篱。虽兵力所不能兼顾者，亦不准稍涉疏忽。奴才等惟有慎之又慎，精复求精，外示安闲，内懷持重，以期仰副圣主训谕谆谆之至意。谨将现在应办事宜，另缮条款清单，恭呈御览。

所有奴才等钦遵谕旨预筹海防情形，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一四、盛京将军善英奏请借支船规 银两以应预筹防务之急需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务清本)

再，查各城兵丁在本境防堵，及调拨协防在三百里以内，俱不准重支粮饷，而盐菜锅火、矮养马匹不无所需军装器械亦应添补。与夫团练乡勇，日给饭食，打造鸟枪、长枪、顺刀、挠钩，逐日演放枪炮，所需火药、铅子，均例无开销。西南两路沿海地面千有余里，在在皆关紧要，自春融以至封冻，为期甚久，统计费用实属浩繁，核之例案，均无开销，万不敢请动正项，亦不敢惜小费而误大事。奴才等再四思维，公同商酌，所有应需各项不得不暂为借垫，以资支发。惟有札飭旗民地方官，各将急需应用银两撙节估计，核实请领。奴才等仍严加考核，如果实系万不可省之项，方准酌量借给，并遴委不避嫌怨之员认真查报，稍有虚糜妄费，立即严参惩究。第现当预为筹办之际，其应需银两若干，碍难悬揣，拟请先由船规项下动用银二万两，如有续支，仍在此款内借用，统俟防堵事竣，共计出借银数若干两，请在将军、各副都统、府尹及府、厅、州、县应领养廉银两项下，核明动用数目，再行奏明，按成分平摊扣归款。

**附件：盛京将军耆英奏报现
在应办事宜条款清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夷务清本）

一、各城旗兵向系春秋二季操练，现当海防吃紧之际，未便仍循常例。所有省城及各城兵丁，即札飭该管官等勤习枪箭，试放炮位，以期娴熟有准，遇有缓急，足资调遣。

一、坚甲利兵最为武备要务。八旗原有军装器械，历年久远，未必尽皆坚利，现在逐一查验，认真修理，不徒求饰外观，总期兵归实用。

一、团练乡勇在精而不在多。今各海口所募乡勇，每百名设总头目一人，副头目二人，责令约束教演，该管各官仍随时亲为操练，朝夕勤求技艺，勿使有暇滋事。其所需鸟枪、长枪、顺刀、挠钩等项器械，官为制给，事竣收回贮库。

一、火药、铅子为每日演习枪炮所必需，责成该旗民地方官就近采办，经委员秤验以后，方准按日动用，造册呈报。

一、凡海口扼要处所，必须深挖壕堑，增置高垒，以避矢石。至海口房舍多少不等，所有防海兵勇，即或不能尽住海口，亦不得离海过远，平时总须一呼即至，有警即寸步不离，方足以重守御。

一、往来文报必须迅速。西路海口，切近驿路所有海防文报，俱可附驿驰递。至紧要文报限行时刻，如有任意迟延者，即咨行盛京兵部，将该驿丞严行参办。南路海口不通驿递，飭令该地方官，每六十里设立台站一处，马匹草豆，均令宽为预备。凡应递文报，不准稍迟，以重机务。

一、各海口水面必须声息相通。飭令该旗民地方官，各按海口大小，酌量雇备船只。将所雇船只字号、船户姓名造册呈报，以备差遣侦探应用。

一、海口附近居民，责成该旗民地方官认真访察，毋为夷、匪抢

掠。尤当慎防其潜通夷匪，探听消息，私为接应。遇有面生可疑之人，更宜加意盘诘。倘系通夷汉奸，立即严拿解究，尽法惩办。

一、夷匪赴各岛取用淡水，以口袋承接瀑布，灌注到船，百丈可通，顷刻盈舱。飭令该地方官亲赴各岛，将瀑布流泉，或散其脉络，或截令中断，或使之伏流，勿使夷匪得灌注之便。其岛内井眼，亦宜运石堆于井旁，遇有夷匪前来取水，即将石块填塞井眼，俾无水可取，以制其命。

一、夷匪食物首重牛羊。所有附近海滨地方概不准牧放成群牛羊，以启夷匪觊觎之心。其海外岛屿居民有牛羊之家，尤当令其早为收拾净尽，勿慢藏以诲盗。

一、凡岛屿有产柴薪处所，除本处居民日用所需听其酌留深藏外，其近在海岸所生柴薪，概令砍伐焚烧，勿使留遗，以资夷匪取用。

一、奉天为产粮之区，而各有亦多仰给于奉天，未便停止商贩，以碍民食。惟现当海防吃紧之际，不容不严密稽察，飭令各海口地方官验明该商原领照票，核对相符，方准其装载粮食，仍将所运粮食数目及出洋日期，知会该原籍地方官，查收移覆，互相稽察以杜接济夷匪之弊。

朱批：无一条不中机宜，甚属可嘉，勉力防守。

六一五、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 奏请推广捐输以备军需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原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曹履泰跪奏，为筹备度支，以储国用，而应缓急，仰祈圣鉴事。

窃闻夷前此滋事我皇上大度包荒，亦既有其已往。兹仍桀骜不驯，语言狂悖，势不能以内地之脂膏饱外夷之溪壑。其不偿还

烟价者，所以隆国体而必慑以兵力者，所以震天威。前闻沿海州县，急公好义之士慷慨捐输，多或至数十万两。各省督抚自必确切查明，分别奖励。特此次筹备军需，必须从长计议，方不致临时掣肘。查向来每遇拨解款项繁多，历经暂开捐例，以实储积。现今库项较之往岁，又复有绌无赢，合无请飭下户部核议，于现行捐例量为推广。庶情殷报效者自必益加踊跃，以仰副皇上绥靖海疆之至意。俟国帑充裕，即行停止，以复旧制。

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 六一六、钦差大臣琦善奏为探询
英人来粤后猖獗缘由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军录）

再，奴才承准军机大臣由五百里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伊里布驰奏至，钦此。”

奴才伏查夷情诡诈多端，其前在浙江时，窃恐回粤后彼处致被我军攻击，是以再四向钦差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探询，曾否奉有戢兵谕旨。迨经探得实情，该夷将得力兵船尽带来粤，原以备此间猖獗之用，现在该夷大小兵船、火轮船抛泊相距虎门不及十里之穿鼻洋者，计二十余只之多，业经奴才将该夷现在桀骜情形及筹办缘由，另折具奏在案，是其处心积虑已可概见。

除将发阅夷书一件遵旨恭缴外，所有奉旨垂询缘由，理合附片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一七、著钦差大臣琦善立即断绝与英谈判并 督同林则徐等整饬兵威相机妥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驰奏筹办暎夷情形一折。览奏愤恨之至！逆夷求要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该大臣受国厚恩，责任綦重，固不可失之冒昧，尤不可少有畏葸，务须计出万全，妥为筹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一八、著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将候调 之兵迅速分起前赴广东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南巡抚吴、四川总督宝、云贵总督桂、贵州巡抚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前因暎夷反复无常，预筹堵剿，降旨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挑选兵丁，听候调遣。本日据琦善驰奏，夷情益形桀骜，且所愿甚奢，其势不得不大加征剿。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著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著段永福带领，迅速

分起前赴广东，听琦善调遣毋少迟误。并饬该员等沿途妥为约束不得稍有滋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一九、著赏给盛京等处海口防兵 每人三月饷银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着英等奏请借防堵官兵饷银以资津贴一折。盛京各处海口所有调拨锦州等处防守官兵及腰台当差兵等二千三百五十四名，著准其每兵赏借三月饷银，即在船规项下闕款发给。自二十一年秋季起，分作六年，按季扣还原款，以纾兵力。该部知道。

钦此。

六二〇、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迅赴 天津严加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驰奏，倭夷要求过甚，现在筹办情形一折。前因逆夷到粤桀骜，叠降谕旨，令讷尔经额天津海口严密防范。现在求请不遂，势渐猖狂，难保不分投窜扰。天津密迩京畿，尤宜慎重防堵。著该署督迅即亲赴天津，妥为筹办。该处现只总兵陈金绶一人，著该署督于总兵、副将内酌派一员，前往驻扎要隘，协同防御。惟添铸炮位尚须春暖开工，已有旨于京师运往三十余尊，令置天津宁河等处，以备安设堵御。该署督即行预备车辆，沿途接运。倘该逆夷

船只复敢驶至天津等处,逼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轰击。如再来投递夷书,一概拒绝,不准接收。该署督务当严飭员弁等加意防备所有应调兵弁,著即酌量调拨,妥为布置。仍须计出万全,毋稍冒昧。俟布置停当后,再行回省办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一、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先事预防准备 攻剿并不准为英人转递文书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善、署两江总督裕,署闽浙总督吴、山东巡抚托、广东巡抚怡。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前因倭夷反复无常,已飭令善英等加意防范,预备攻剿矣。本日据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骜,不可理喻。若再申谕该将军督抚等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事先预防,毋致临渴掘井。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固当谋定后动,不可稍涉鹵莽,尤不可稍形畏葸,坐失机宜。总期,胜算克操,成谋共济,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必俟广东 知会即行相机剿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驰奏筹办倭夷情形一折。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不容不痛加征剿,以张国威。前据伊里布将拟撤防兵仍留浙省

备防，所办深合机宜。现在浙省兵力自足敷用，著伊里布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固须计出万全，尤当一鼓作气，谅该大臣必能仰副委任也。至逆夷在粤情形既多桀骜，如在浙投递夷书，著即行拒绝，毋许收受。前所拿夷匪，仍行羁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即行折回 省城飭属严加防守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刘韵珂奏，遵赴镇海，确查夷情等语。现在粤中夷情，据琦善奏到益形桀骜，已飭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加意防范，预备攻剿矣。浙江省城紧要，所有定海应行筹办事宜，著刘韵珂与伊里布会同商妥后，即行折回省城，飭令文武员弁严加防守。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有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轰击。固不可稍涉冒昧，尤不可或形畏葸。总期有备无患，足可制胜，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四、著盛京将军耆英察看复州城守尉 扬桑阿是否得力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

現當剿辦暎夷吃緊之時，復州地方緊要，新任城守尉揚桑阿是否勝任，著著英于該員到任時切实察看。如不勝任，著即于各城遴選得力之員奏請調補。

再，本日降旨令于吉林挑選熟精鳥槍之兵丁五百名預備調遣，倘有夷船駛至奉天，著一面奏聞，一面即行調撥，以備攻剿。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二五、著吉林將軍惟勤挑選熟精 鳥槍者五百名預備調遣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刪補檔)

軍機大臣字寄著吉林將軍惟、副都統果。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

現因暎夷情形桀驁，降旨剿辦。盛京為根本重地尤關緊要。惟勤等于吉林兵丁內挑選熟精鳥槍者五百名，預備調遣，一俟接到著英咨照，即時派帶啟程，毋少遲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二六、著派裕誠等查驗八旗炮位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刪補檔)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旨：
著派裕誠、賽尚阿查驗八旗炮位。
欽此。

六二七、浙江杭嘉等府海口应用炮位 即行赶办制造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请添铸炮位以资分布等语。浙江杭、嘉、绍、台、温各府，均有滨海口岸，现当海防紧要之时，所有应用炮位，自应一律筹办。著照该府所议，即行购料集工，赶办制造，以期速行完竣。

钦此。

六二八、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 林则徐邓廷楨专办战守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①(夷务清本)

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为密陈暎夷事宜。

顷暎夷投书呈诉，词尚恭顺，皇上特遣大臣赴粤，查办通商。圣德涵容，如天如地。该夷具有人性，理应如何感服。乃近日风闻，浙洋渐肆淫掠，粤洋抢夺兵船，桀骜已露，叵测堪虞。臣前奏谓夷人所诉林、邓各情，如果查办一依约束，则前督办理自系过当。若阴持两端，多生狡诈，则明系反间，去其所畏。今之所闻，殆不止于阴持两端多生狡诈而已，其所呈诉皆非实情，其为反间之计明甚。林、邓办理粤事已经两载，迄无成效，转致纷纭，皇上予以重谴，原属罪所应得。但当有事之际，亟需任事之材，臣访问粤人及士大夫有识者，皆谓两人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殚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其恭顺各夷亦能驱遣效命。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

① 此为收文日期。

以来，须发尽白，粤人闻其去任，或至恸哭。臣谓两人若蒙赦过，必可图功。若乘该夷反复傲慢，明降谕旨，大彰天讨，起复两人，令其专办战守。或该夷悔悟，别无要求，仍令琦善妥办，不必深与计较。万一必须用兵，两人驾轻就熟，似非中外诸臣所及。

臣不揣冒昧，是否有当，伏乞圣明密赐裁察。

六二九、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为遵旨 筹防老龙头秦皇岛两海口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朱折)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宗室扎拉芬跪奏，为遵旨筹酌官兵分布两海口，严密防范缘由，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受恩深重，激发天良，自到任后，查办防堵事宜之中，先因急需炮车，筹备火药各情形奏请圣训后。正值亲督匠人赶造鸟枪，操练兵丁便捷得力之际，兹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知会，钦奉谕旨：“此次暎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懿律向东驶去，该夷目诡谲异常，难保不借词骚扰沿海各地方，特谕沿海各该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训练有准。前调各兵虽已有撤回归伍者，而本地防兵为数亦复不少，尤当分布要隘，有备无患等因。钦此。”仰见圣上训谕严切，实深兢惕。

奴才跪诵之下，伏查山海关畿辅要地，相去老龙头八里，秦王岛三十里之遥，海疆口岸林立，一帆直达之区，虽有裕瑞奏留防官兵十名二十名不等，无非瞭见夷船踪影，传报消息，仓猝暎夷拢近口岸，猖獗之际，该官兵寡不敌众，焉能抵敌济事。伏思逆夷甫经恭顺回粤，到彼辄复鸱张，其冥顽可恶，不难立时开除。此等妖氛，天理所不容，亦人心所共愤。前次既来游奕，难保不复生覬覦，奴才筹酌至再，面与协领商确，先干满营拣派佐领防校四员，鸟枪兵六

十名，分布老龙头、秦王岛两海口要隘，留意侦察，昼夜巡防。设若瞭见夷船踪影，总之以静制动，一面驰报消息，一面严密防范。奴才驻扎镇城弹压，闻报驰赴海口，亲督官兵相机妥办。仍在于官兵内先行挑备枪箭兵三百名，并红衣无敌子母等炮二十三位，火药等件预备齐全，一呼即至。奴才虑及派出防范官兵，稍有不事张荒之虞，时加亲往环查，有犯必惩。惟奴才甫经到任，未及一月，连日讲求急需，添兵备御之法，渐次确有头绪，万不敢卤莽从事，尤不敢坐失机宜，以期仰慰宸怀。

所有筹酌官兵严密防范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三〇、著祁俊等将八旗炮位 运往天津安设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查验八旗炮位，著添派祁俊、盛薰，即著该二员运往天津安设。钦此。

六三一、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情并接义律等 来书以先战后商相胁迫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钦奉廷寄，并又接据啖夷义律、伯麦等各递夷书一件，谨恭折由□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伊里布、祁嵩藻、黄爵滋奏云云。钦此。”伏查奴才自到粤后，所有该夷种种

狡黠恫喝情状，均经奴才先后据实奏明。前因承准廷寄，奉旨著将刘韵珂原奏抄给奴才阅看，亦经附片覆奏在案。该夷性实贪残，骄恣逞刁，诚如圣谕，万难就抚。如祁寯藻、黄爵滋原奏所称，使彼失其所恃，盛气日颓，奢心渐敛，然后专意通商，就我禁约等语。奴才溯查该夷虽于乾隆五十八年藉纳贡为由，遣该国使臣，声请准其货船前赴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等处地方，收泊交易。又请在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又请给予相近珠山小海岛一处，使该国商人在彼停歇。又请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俾得居住该国夷商，或准令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各等情。未蒙允准。是其垂涎已久，奢心早萌，况现经占据定海，意在要求，故不但不自思敛戢，且自探悉戡兵谕旨后，一若有恃无恐，更肆誇張，尚未肯专意通商。而澳门群夷聚处本属大洋，海面极宽，处处可通，虎门以内又皆深水，一帆直达省城，拒守实难。又如伊里布片奏所称，该夷既不能在澳门分地，又不能定海通商，则铤而走险，势所必至等语。查澳门已为西洋夷人世居之地，此时若遽欲抽拨，不但使西夷失所，恐致一事未已，一衅又开。且暎夷现仗西洋夷人为之私售货物，故亦从未有欲分其地之语，虽西夷亦属狡诈，狼狽为奸，而阳奉阴违，究未显露桀骜情状。若将暎夷亦仿照此式，愚恩另给一岛，难保其不筑营建炮，聚伙屯兵，恐尚未必如西夷之安静，是以奴才尚在筹维，但求可已则已。至其船只现仍在浙江游奕，此不独浙省为然，即粤洋亦时有增添。盖该夷本蛮夷之国，其现在国王又系少年弱女，未能约束，任听头目用事，而其国惟以贸易为生，即其所谓官途中，亦率多市儈。其船又不必本系师船，只须于货船中装载炮械等物，即可为行军之用，以是漫游海上，随处窥测，此该夷之实在情形也。

今自奴才于本月初十日一面具奏，一面备文照复后。兹于十四日又接义律回文，任意反复，词语益无伦次，忘诞不经，无非以打仗肆其恫喝，并称交战后尚可再商，且又欲将其事诿之夷目伯麦，故另有伯麦文书一件。奴才以义律本为首祸之人，且其辗转更替，

亦无非意图另易一人，又可另生枝节，是以置伯麦来文于不论，仍备文照复义律，向其反复开导，并告以交战后文书例不接收，断难转颜再议，绝其忘念。惟该夷犬羊成性，举止叵测，现又接水师抚督臣关天培来函，据称瞭见该夷船只，张挂红旗，系其举兵号令，其意果否止在恫喝，殊难逆料。奴才惟有竭力督饬密防，一面遵旨加意羁縻。

所有现在情形，理合恭折由五百里驰奏，并将该夷等所递夷书二件暨录奴才照复底稿，一并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三二、钦差大臣琦善奏为义律不候回文即攻击炮台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琦善跪奏，为暎夷不候回文，直击炮台，现尚无分胜负，恭折由五百里加紧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日辰刻，将备文照复暎夷及该夷船业已张挂红旗等情，恭折具奏后。随续接水师提臣关天培飞报，暎夷各船于十五日早间起碇，分队直扑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炮火联络，折戟环攻。自辰至未，约计夷船共开有千余炮，我军奋力回击，直至未刻，远见夷人有落海者，适值潮退，夷船始停炮火。现泊沙角大角夹间中流，彼此相持，大约次早潮长，必仍开仗。又有火轮船四只直扑师船，我兵亦即回攻，无分胜负，该火轮船仍驶去，回泊该夷船旁各等语。

伏查奴才自到粤后，叠次与该夷回文，均系温言劝谕，即其所求各款，虽未能饱其无厌之慾心，然亦逐节饶有允许。乃该夷此次于十四日递到夷书，不候回文，辄于十五日早间直扑炮台，其桀骜强横，一至于此。议者犹谓固守藩篱即足使之自困，或但许通商即可就我范围，其言是否足据，难逃圣明洞鉴。现在该夷既敢先肆滋扰，

则衅自彼开，已属无可借口，所有前件回文，自不应再行发给。查沙角炮台孤悬海外，前曾惟恐兵力较单，业经添拨抚标兵二百名，驻扎东莞之陆路提标兵二百名预备防守。惟大角炮台近接南沙山一带，诚恐该夷绕越山后，奔窜前进，现已飞询水师提臣，查明如应需添兵，即就相距该处较近地方，指定营分移复飭调。一面囑令赶紧多备薪米火药铁弹等项，总期足敷数月之用，以便拒守。其虎门系提督驻守处所，并有奴才派往协防之潮州镇总兵李廷钰足资商办。至距省六十里之乌涌口，前已调集舟师，于傍岸安营筑垒，并又填石沉船，扎立木筏，以堵窜越，业于本月初四日具折奏报。现经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永靖营都司翟士亮等督办完竣。惟省城贴近城墙，均系居民房屋，碍难开炮，余亦四面皆河，无可安营之地。现亦就水中旧有炮台增兵防守，其有滩面者，亦一律安营，俾资水陆兼防。至浙江、福建等省，奴才已于前月杪间察看该夷情形日紧，诚恐别出肆扰，即经分咨兼护闽、浙督臣吴文焙，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知照，并囑伊里布就近转咨江苏省一体密防。惟程途遥远，驿站积疲，未识此时曾否准到。除再行分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各沿海省分，并飭将此次接仗，我兵有无受伤及受伤多寡查明飞报，暨嗣后情形再行随时具奏外。

所有现在该夷不候回文，先行攻击，业已接仗缘由，合先由五百里加紧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三三、钦差大臣琦善奏陈义律诡诈 先存奸计办理棘手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奴才正在缮折间，适准钦差大臣伊里布抄奏咨会，定海白夷船起碇后，其留浙夷兵防守渐疏，已将炮位等械纷纷搬运下船。

迨至十一月二十日，复有夷船两只自粤回浙后，遂又运械上岸，操兵制器，难保义律前此在粤称病回国，不即潜赴定海等语。奴才查义律据探已因病回国，其自粤赴浙，虽海帆迅速，亦须在旬日之外。今夷船于十一月二十日驶至定海，计其在粤起碇时，总在十一月初十日以前。其时奴才甫经到粤，虽经委员前往，诸事尚有论及，果否允其所请，在该夷尚未及知，而乃先已拨船赴浙，其在粤则又备文伴允缴还定海，可见义律诡诈尤甚，先有成心，处处意存欺诱。奴才原防其诈，故屡次发给回文，总言一面缴回定海，一面方为代奏乞恩，俟奉到谕旨后，始得钦遵照办，尚未坠其术中。即该夷前日欲求奴才亲往面谈，未准所请，但令行文禀达，该夷又不肯指出欲面谈者何事，推测其心，亦难保非隐怀奸计。今该夷既形显肆猖獗，据称俟交战后尚可再商，无非意存要挟。如该夷续有所请办理实形棘手，（朱批：有何棘手之处，只欲卿相机剿办，逆夷授首，以彰国威，以成懋绩。勉之又勉。）奴才不胜惶惧焦虑惟望俯加训示俾得悉合机宜。

所有接准咨会，续有自粤赴浙夷船，计其开行日期，当在奴才甫到，该夷已先存成见缘由，合再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三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筹办 山东防务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①（军录）

再，臣于本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琦善奏倭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

^① 此系收文日期。

失事机，特此申谕各督抚等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均当预为筹备，并探有夷船，务察虚实，万不可受其欺朦，致有愤事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圣谟深远，烛照无遗之至意。

伏思自古御戎之策，必先内修战备，而后可以外示恩威。此次倭夷自天津南旋，豺狼野心，诚难测度。故臣于登州府防兵虽经裁撤，而沿海要隘仍咨行镇道严密巡防，并乘此暇豫，添制军火，验造炮位，缮修城垣，训练将士，先后将办理情形节次奏闻在案。继又思该夷虽有大船，两重洋远隔必不能多贮资粮，今秋甫抵天津，即已薪水告匱，四处购求，计无所出。倘再冒险北来，其势非沿海掳掠不能与我久持。东省海岛有薪水可采之处甚多，且又孤悬海外，不能处处设防。此时谏议迁徙，窃恐事涉张皇，而先期无备，仓猝贼来，岛民之所有即为贼匪之所资。臣曾密囑该管道府分派委员，先以编查保甲为名，将各岛户口庐井分晰清查，计人数之多寡预筹经费，分飭该地方官，相度隙地，搭盖草房。设闻贼警，即将各岛民与所有畜产悉数内徙，妥为安插。并将岛上各井掘断泉脉，填平井口，使夷匪无所掳掠，待其穷困，即可一鼓成擒。

此外沿海港汊可以扼守之处，亦经委员逐段勘度，何处可以分设伏兵，何处可以暗藏枪炮，绘图存记。设遇夷匪复至，以重兵镇守要隘，而于此等偏僻港汊偃旗息鼓，外示无备，夷匪缺乏薪水，尚岛无可掳掠，必思由此僻路傍岸搜枪，诱之登岸，尤易歼擒。东洋礁石甚险，触及船底，立时破损。今秋夷船即因误碰礁石，以致沉溺。此非生长该处，熟谙海道情形，不能仓猝探测。臣已分飭地方官招募沿海水手，逐处探试，暗为记认。如遇夷船，则以小舟诱敌，使之追触礁石，一经撞破船底，则兵不血刃，而贼无生还。

至于环海攻击，宜用大炮，凭城固守，宜用抬炮。臣前因临清、济宁等州，有三千斤大炮，先经挑选八位，运往登州府，现在该二州尚有旧存之炮，斤数较重，亦经臣委员前往试验，择其堪用者烧洗

修整，续行拨运，似较新造炮位事易而费省。其登州镇各营现贮抬炮不敷应用，又经臣筹款分饬该镇水陆十营并省标三营，共添制抬炮一百三十位，现据陆续赶造，委员诣验，并饬相度形势预为安置，以备不虞。

凡此筹画经营，皆臣于夷船既去之后，与所属文武各员殚精竭虑，外察敌情，内审形势，为此思患预防之计。兹蒙圣明垂注殷拳，谨将数月来密筹情形缕晰陈奏。此外尚有未尽之策，容臣再行会督镇道，相度机宜，随时悉心办理。总期熟筹于无事之前，应变于临敌之际，上伸国威，下尽职守，以仰副圣主谆谆诰诫至意。为此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所奏是。务遵节次所颁谕旨妥为防备，勿失机宜。钦此。

六三五、粤海关监督著改派怡良署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粤海关监督著改派怡良署理。

钦此。

六三六、著准琦善所奏请广东香山县知县以徐瀛调补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等奏拣员调补海疆要缺知县一折。著照所请。广东香山县知县员缺，准其以徐瀛调补。该部知道。

钦此。

六三七、福州將軍保昌等奏報鑄炮演放 并分撥海口安置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朱折)

福州將軍臣保昌、護理閩浙總督臣吳文煊跪奏，為閩省鑄成大炮，演放致遠有准，并分撥各海口安放，以資捍衛，恭折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日前經臣等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檢查閩省存貯炮位，至大者僅重四千五百斤，亟應鑄造大炮，以資利用。當訪有在籍告養都司顧德銘并紳上方珪、陳士桂二人，均熟諳鑄炮之法，即經委令督標中軍副將富爾遜布，督率該員等購買鐵斤，召集夫匠，如式製造。所需工價二萬餘兩，由臣等分別捐廉製造。當附片奏奉諭旨：“著准其趕緊添鑄，以資捍衛。鑄成之後，其施放果否有准，致遠能及若干里數，均著遇便詳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欽遵。轉行趕緊妥造后。”

嗣據該副將富爾遜布，率同委員等督飭夫匠，于南門外小教場開廠鑄造，臣等不時親往查驗。茲據稟鑄造八千斤大炮十六門，六千斤大炮十六門，并該將等亦愿捐造大炮四門，計共成三十六門，現已一律完竣。當即飭委署福建鹽法道戴嘉谷、廂白旗協領霍隆武，水師旗營佐領黃震麟，會同該副將富爾遜布等相度地勢。附郭一帶，山多民稠，未便施放，擇于離省一百五十里外閩安鎮迤北桃源寨海口，港面空曠，前对小島可以驗試准頭。將鑄就各大炮運赴該處，演放數出。內八千者裝藥六十斤，致遠二十五六里，六千斤者裝藥四十斤，致遠亦可及二十里，均能有准。即經分飭水陸各鎮營撥弁配船，運回安置，以資捍衛而壯聲威。

至閩省向未鑄過此等大炮，頗少諳習之人，此次該委員等自備資斧，朝夕督率夫匠，加意提炼，妥速製造。現經試演，均能致遠有准，洵屬著有微勞。除督標中軍副將富爾遜布職分較大，不敢仰邀

甄叙，绅士方珪、陈士桂，由臣等查照捐资咨部，照例请叙外。其委员顾德铭，本系长福营右军都司，告养在籍，并非现任之员而能认真出力，实属急公，可否赏加升衔，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圣裁。

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缮分派各镇营海口安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六三八、护理闽浙总督吴文熔奏报闽 省调兵练勇筹防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军录)

护理闽浙总督臣吴文熔跪奏，为倭夷复肆桀骜，闽省各海口，现在调兵练勇，严密防守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啖咭喇夷船于本年夏秋间节次在闽省厦门滋扰，叠经前督臣邓廷桢会同臣，飭令将弁兵勇轰击遁去，一面分飭滨海各道府厅县营汛，团练壮勇，筑建炮墩石墙，安置沙囊、铁蒺藜，加铸大炮，以资攻守。迨该夷在天津投递呈词，情形颇为恭顺，蒙钦差大臣赴粤东查办，奉旨将各处添防兵丁、招募乡勇酌量裁撤，以节糜费，即经钦遵办理，恭折伏奏在案。

嗣查该夷船，虽称起碇赴粤听候查办，而闽省洋面时有一二只游奕，总未绝迹，是其居心叵测，诡诈多端，已可概见。伏(复)经叠飭海各文武严密防守，勿稍疏懈去后。兹准钦差大臣琦善咨称，啖夷狡黠异常，求索无厌，叠经派员往与面论，并各文详晰开导，该夷始终坚执所请，日益增添，其兵目人等悉以打仗恫喝。诚恐愈纵愈骄，势不能已于轰击，现已分别拨兵预备，一经交锋，恐又必各路滋扰。相应密速飞咨督率竭力防守，务保无虞。厦门一带，并须留意等因。

伏查该夷狼子野心，难于驯服，既敢桀骜抗拒，自应痛加轰击，以彰天威。惟闽洋居粤、浙之中，最为冲要，兹定海尚未克复，粤东

又须用兵，该夷被创后势必逃窜入闽，是闽省沿海口岸处处吃重，而厦门为全省咽喉，关系尤要。该处前次防兵仅留二百名，余皆撤退，臣现在咨行水陆提镇标营，将前次撤回之兵仍应调往协防，散去乡勇，赶令设法团练。其余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铸就大炮，分别解往安放，以资守御。如厦门一有警报，臣当将巡抚篆务交福建藩司瑞元护理，一面奏闻，一面驰往泉州督办，期无疏虞。至现在调兵练勇行装口粮，已飭司筹款给发不致贻误，仍照例核实报销，不许稍涉虚糜，以重款项。

所有闽省接准粤咨，现已调兵筹防夷船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六三九、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旨

选派兵丁预备调遣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军录)

新授湖广总督·湖南巡抚臣裕泰跪奏，为遵旨派选兵丁，预备调遣，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琦善奏，查探夷情渐形迫切，现在筹办等语。嗟夷居心叵测，反复无常，不可不预为准备。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各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仰见我皇上圣谟广运，智烛几先跪踊回环，莫名钦服。

伏查嗟夷情同犬彘，贪甚豺狼，迹来自外生成，屡行跋扈，诚神人所共愤，实天地所难容。现经钦差大臣琦善前往粤东查办，夷情渐形迫切。该夷居心叵测，反复无常，诚如圣谕，不可不预为准

备。臣于接奉谕旨后，即将湖南省各营兵额逐加查核，酌派提标兵丁三百名，镇守镇标兵丁二百名，永州镇标兵丁二百名，绥靖镇标兵丁一百名，省标兵丁一百名，辰永道标练勇一百名，共派兵勇一千名。臣已密速咨札提镇各臣并省标各将官及辰永道，不动声色，各于本标兵勇内，择其曾经出师精壮奋勇者，查照数目，详加挑选，预备调遣。并饬将应带枪炮刀矛等项，军装器械，一律拣选，总期锋利适用。一俟接到琦善咨调，即遵派妥干将备，立时分起带领，沿途严加约束，星驰前往，合力堵剿，断不准稍有耽延迟误。

所有钦遵谕旨酌派各营兵勇，预备粤东调遣缘由，理合密折先行覆奏，仰慰慈怀，伏乞皇上圣鉴。

再，新任抚臣吴其濬尚未到任，是以未经列衔，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四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 请调官兵以备攻剿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朱折）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奏，为请调各省官兵，以备攻剿而资进取，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洞烛几先，特申讨伐，跪诵之下，钦感难名。伏查奴才前准广东钦差大臣署两广督臣琦善来函，知该夷到粤之后渐复强横，诚恐夷情叵测，已将拟撤未行各兵仍行留防，会督各提镇加意严守，于十一月三十日缮折奏明在案。兹奉圣主密为指示，并准琦善来咨，以该夷狡黠异常，势难已于袭击，现已拨兵预备，咨请密防等情。查该夷在粤，种种逞刁，要求无厌。其狂悖情形实堪发

指，必应痛加剿戮，以张挾伐之威而折骄横之气。该夷兵船现多聚于粤省，固当由粤先行攻剿，但定海现为该夷占踞，粤省一经进击，势必折至浙洋，逞凶肆扰。即因粤省羁绊不能旋返，而留浙之夷众一闻警信，难保不即时蠢动。且该夷因将定海据为巢穴，故敢妄肆鸱张，是欲求制敌之端，宜先筹克城之策，一切机宜自应预为部署。该夷船坚炮利，固不宜冒昧出洋，轻于尝试，然遇有可乘之隙，亦应随时进剿，不便坐失事机。倘潜师出击，竟能克复城池，歼除丑类，固足大伸天讨。即或不能一举成功，但得时获胜仗，亦足增粤省之威，慑该夷之胆，干事不谓无济。

惟是浙省现在镇海一带，防兵不过万人，口岸纷歧，仅敷守卫，可以抽拨者为数无多，且兵气柔靡，亦难为折冲之用。奴才辗转思维，并与抚提诸臣详细熟筹，惟有添调邻省劲兵，庶可以备攻剿而资进取。皇上现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备兵四千名，应留为粤省之用，不便飭令来浙。此外邻近之江苏、福建等省均有应守海口，难以飭调。江西之赣州镇兵素称精锐，惟该处壤接广东，诚恐粤省兵不敷用，或须就近添调，亦未便遽行调取。惟查安徽之寿春镇、湖北之提标竹山协，湖南之镇筴镇乾州协等处官兵均属劲勇。相应仰恳圣恩，俯准在安徽调兵一千二百名，湖北调兵一千八百名，湖南调兵一千名，敕下各该督抚，选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统领来浙，交奴才差遣委用，仰沐鸿慈，实无既极。

除咨明各省先行选备，俟奉到谕旨即令起程外，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奴才前将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京口协副将林明瑞、平望营都司曾得胜、候补知府黄冕、试用通判孙逢尧等随带来浙。后又因公赴苏之安徽候补知县陆献等调至浙省差委。迨夷船分半赴粤，浙省事务较稀，已将该员等分别飭回，惟谢朝恩因留在宁波府城弹压，尚未起程。兹又筹备攻剿，浙省文武各员俱不敷任使，奴才仍将该员等檄调前来，并调常州营游击封燿祖至浙委用，合并陈

明。謹奏。

朱批：即有旨。

六四一、掌广东道監察御史高人鑒奏參 琦善已被白含章鮑鵬所蒙弊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①（奏務清本）

掌广东道監察御史臣高人鑒跪奏：

竊臣前奉恩命，典試粵東，差旋至江西地方，遇見督臣琦善，詳詢喫夷在津情形。該督極稱喫夷強橫，非中國所能敵。并称此次若非設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等語。臣思逆夷虽強，以閩、廣各仗而言，大抵該夷受亏居多，何至竟不能敵。且該督身任人員，輒以懦怯之詞輕宣諸口，惑人听闻，尤屬何心？至天津距通三百余里，每歲南糧皆自楊村剥運，夷船吃水，數倍糧艘，何以轉可直達？以該督久任畿輔，于天津海口情形尤所熟悉，似不应当言之如是。臣復于沿途察訪，風聞該督此次系為千總白含章所誤。緣夷船駛至天津之時，該督因未有準備，意欲募集教火義兵，又皆畏懼不前，乃令營弁白含章前往說合。該弁本系尤賴，便于口給，因欲取悅夷人，以致結交該夷跟丁，互相戲謔。迨至稟復該督，一味恫喝，聲言夷船每層安炮百余門，每炮重數千斤，荒誕不實。而該督不加詳察，信以為真，遂至蠢爾小夷視為勁敵。現聞該督已將白含章帶往粵東，此等無行之徒損威失禮，豈可令其身戎行。臣又聞該督路過山東時，復帶有鮑鵬一名，其人前在广东洋行生理，緣事經地方官查拿，浮海竄逸，虽習夷情，何知大体。其不安本分，作奸犯科，業已敗露于前，何能補救于后。此次帶往粵東，一經信用，或至顧利忘義，別攬事端，思之尤為可慮。該督身膺委任，臣以為必先去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二人,而后耳目不为所蔽,庶可化惶怯而生奋勉,彼逆夷桀骜之情亦必渐可慑伏矣。

六四二、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请沿海 各省将已撤水勇仍旧团练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①(夷务清本)

再,臣籍隶浙江,近接家信,知八月间钦差大臣招募水勇,甫经团练,筹议资粮,旋即中止。该水勇等本系濒海穷民,平时渔捕为业,值此海氛不靖,顿失生涯,闻自撤退之后多在镇海村落乘机抢掠,骚扰居民。现欲令其归业,苦于觅食无从,束以严刑,又虑生心外向。浙省如此,他省情形亦概可知。则就目前安戢至计,莫若仍旧招充水勇。臣思沿海各省额设水师,当此海防吃紧时之时,彼此势难兼顾。倘或竟须攻剿,本省防兵必形单薄。若征调邻省陆路兵勇,究恐未能熟习水性,难期衝突风涛。惟有仰求皇上敕下各督抚将军,先事筹议,招集团练,俾濒海游民皆归行伍,不至流而为匪,以资寇兵。一俟海宇廓清,仍令各安故业,实为海疆无穷之福。

六四三、吏科给事中周春祺奏请令琦善仍回 直隶原任起用林则徐独当一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原折)

吏科给事中臣周春祺跪奏,为圣恩宽大,再敢竭诚密奏事。

窃臣前奏浙江提臣祝廷彪不足为将士表率,仰荷圣明,以袁庸罢黜,凡在臣下莫不感悚。臣查倭夷滋事,鲜先粤东,该省前后督臣虽经褫职,皇上仍令赴省听候查询差遣,盖亦因其办事认真,才具

① 此系收文日期。

尚有可用，未忍以一眚遽弃也。然臣谓令外臣差遣，或存形迹之嫌，不加驱策，转得置身事外。

现在夷情叵测，明年春融后不能保其不四出游奕，畿辅重地尤宜妥为预备。督臣琦善熟悉畿辅情形，前次办理已有成效，可否出自天恩，令琦善仍回直隶总督之任，必能益臻妥善。

至林则徐等蒙皇上特予严谴，本因其办理夷务时逾两年，致令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非因粤、闽等省堵御不力也。臣窃闻自南来者，全谓林则徐在粤防堵极为周密，古人云，使功不如使过，林则徐现已蒙逾格鸿慈，仍得差遣听用，若再荷蒙矜宥，假以尺寸之柄独当一面，令其带罪图功，俾得专精思虑。臣虽至愚，知林则徐必当捐糜图报于万一，我皇上知人善任，进退自有权衡，小臣何敢妄参未议，惟欣逢圣主教过用人之际，既有刍蕘之见，不敢不冒昧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六四四、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运 津之炮位酌量安设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刷植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昨有旨派裕诚等查验八旗炮位，并派祁俊、盛坝运往天津安设。本日据裕诚等奏，选出合式炮三十二尊，计年内总可运至天津。著讷尔经额妥为安设，各海口有应行分拨之处，酌量要隘，分别布置。现已带去炮甲二十名，并著拣派兵弁随同学习演放，如已精熟，即将炮甲交祁等带同回京。倘一时尚未演试得力，即著于炮甲内酌留数名，俾资练习。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四五、著将不胜本任之给事中周春祺 回原衙门行走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科道有风闻言事之责，内外官吏贪庸不职，原许列款纠参。至赏罚大权，操之自上，岂容疏逸小臣妄行干预。前据给事中周春祺奏参，浙江提督祝廷彪应行治罪等语。已属非是。至祝廷彪年逾七旬，精力就衰，恐其调遣不能得力，是以降旨休致，并不因该给事中奏参，始有此谕。本日又据周春祺具折言事，辄谓休致祝廷彪之旨系伊参奏所致，竟似朝廷用舍赏罚大权，言官可以意为操纵，若相率效尤，成何正体？此风断不可长。周春祺不胜给事中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

钦此。

六四六、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遵旨由省赴津筹备防务安设炮位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①(军录)

再，本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琦善驰奏，喫夷要求过甚，现在筹办情形一折。逆夷求请不遂，难保不分投窜扰，著该署督迅即亲赴天津筹办，于总兵副将内酌派一员前往协防。惟添铸炮位尚须春暖开工，已有旨于京师运往三十余尊，以备堵御。倘该逆夷复敢驶至天津等处，逼近口岸，即开放枪炮轰击。如投递夷书，一概不准接收。所有应调兵弁，著即酌量调拨，妥为布

① 此系未批日期。

置等因。钦此。”

窃臣正以添铸大炮开工须时，诚恐缓不济急，熟筹赶紧铸办。今蒙赏发炮位三十余尊，俾资堵御，仰见圣虑周详，曷胜钦感。当即派员迎往前途，并传知经由州县，速备车辆接运。一俟天津新炮造成，仍送京归局，一面飞飭该镇陈金绶，带领本标兵三百名先赴海口侦探驻守。查新任宣化镇总兵石生玉，秋间经前督臣委办海防事宜，情形熟习，昨因升任入都陛见，臣已行文飭调。如尚未出京，应请敕下该总兵迅速前来协同防堵。臣即于十六日由省起程驰往天津，遵旨妥为筹备。所需防兵，现调省标五百名，正定镇三百名，河间协、关路各二百名，俱在枪炮队中拣选结壮骁健之人，派弁管带，连各口原留兵丁并募补新兵，以及该镇带往之兵，共有二千余名，足敷拨用。将来如尚须厚集兵力，容臣随时察看，再行添调。总期布置周密，相机妥办，断不敢稍涉冒昧。

其永平府属一带口岸，先经咨会提臣周悦胜亲往详查，并飭调开州协副将向荣赴彼随同办理。该处各口，临榆最为要隘，此外小口，并港汊纷歧，凡有可以登岸路径，亦均须严防。日前已于山水、三屯二协就近拨兵五百名，现复飞咨提臣查照七月内所调兵数，即在提标再调八百名前往择要分别安置。至所调各兵仍援照成案，每兵每日折给银一钱五分，以资食用，飭司筹款动拨，统俟核实报销。

再，臣公出后，署中日行公事，札委藩司陆费线代拆代行，臬司招解案件亦由藩司代勘，俟臣复核题奏。如有紧要事件，仍包封行次核办，藩司具详。例应考验之件，委臬司代为考验，以免稽延。

所有接奉廷寄，公出日期，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四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相机收复定海 并团练乡勇严拿汉奸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伊里布驰奏，探明夷目并未旋浙，并定海情形一折。此次夷目懿律虽无回浙之事，而定海城中于伪知县加音之外，设有伪巡检典史等官，桀骜情形，灼然可见。该大臣将攻守事宜暗为部署，期于有备无患，所办甚合机宜。

又另片奏，酌撤客兵乡勇水勇，及筹备防守事宜。览奏均悉。前因琦善驰奏，逆夷要求过甚。降旨由六百里谕令该大臣，确探情形，相机剿办，计此时当已接奉。现在定海城中备防疏懈，著伊里布遵照前旨确切侦探，遇有可乘之隙，即行剿办。其遣散之乡勇水勇，此时筹议攻剿，著该大臣体察情形，如有应行团练之处，仍行团练。现在镇海一带存兵九千八百余名，自己足敷调遣。所奏多备小船，购买柴草，乘其不备纵火焚烧一节，亦著该大臣随时酌办，并严禁沿海居民接济食物，访有通夷汉奸，即著严密搜拿。该大臣务须计出万全，一鼓作气，以褫夷魄而伸国威。勉之，望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四八、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先调 防兵一半迅赴天津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遵旨驰往天津，妥为筹备等语。天津海口本有镇标兵丁，前恐不敷防御，令该署督酌量调拨。兹据奏称，现在筹备所需防兵，著照所拟兵数，先调一半，派弁管带，迅速前往。其余一半，著各该处预为筹备，该署督随时体察情形，酌量调拨。总期有备无患，毋致临事周章。余依议。

再，宣化镇总兵石生玉，现已飭令迅即前往，协同防堵。其宣化镇总兵，著讷尔经额遴委妥员署理，以便李廷扬来京请训。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四九、著武备院等即行预备毡片以备包裹运往天津之炮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删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旨：

此次运往天津炮位，著武备院毡库即日预备毡片一百六十条，以备包裹。并著顺天府派委妥员，随带夫役绳杠抬炮上车。各该衙门迅即遵旨备办，毋稍迟延。余依议。

钦此。

六五〇、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战守机宜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折）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敬陈战守机宜，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据御史石景芬奏，请合江、浙两省兵力，乘其骄惰，出其不意，机会可乘，时不可失等语。逆夷包藏祸心，占据定海，江、浙沿海隘口，必应慎密防备。著伊里

布、裕谦按照折内所指各海口，悉心筹画，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惟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等因。钦此。”

臣查西洋诸国惟利是视，但知贸易，无他技能。嗟咭喇本系西洋微贱之国，为各国所役使。迨至国初，始渐强富，恃其诈力，将各国贸易马头逐渐占据，抽收各国货税，以养兵卒。然其为治，仍以资本之多寡，营运之善否，技艺之巧拙，以为进身之阶升迁之途，并无礼乐刑政，亦不争城略地。自在广东通商以来，因见欧罗巴等国在澳门马头，凡有货物皆运贮澳门，俟内地行商前往交易，其往来关税皆行商完纳，与欧罗巴等国无涉。若该国货船则停泊黄埔，自行纳税，既羨欧罗巴等国之得免关税，又耻出欧罗巴等国之下，垂涎澳门、定海、厦门等处，欲图效尤，已非一日。请在内地设立马头，亦非一日。今则借口于断其贸易，乘我不备，占据定海，以遂其初志。倘不早为收复，则该夷贪诈性成，得步进步，又将顾而之他。是以臣前有乘此天时地利人和，浙江必应速战。收复定海之议。

今该御史所请合力攻剿，洵为破的之论。而所称修造战船、买雇民船、与之水战，臣窃以为尚非万全之策。盖彼之船，宽有三四五丈不等，长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较我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此不可恃者一也。彼之船布篷铁锚，机关便利，在大洋之中行止甚速，随处可以寄泊。我之船箬篷木碇，在大洋必须择地而泊，此不可恃者二也。若欲另造船只，不特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且无此等木料，此等机巧。即使船能造成，而乏驾驶此等大船之人，此不可恃者三也。该夷终年在船，与海相习，其占据定海又逾半年，附近之形势沙礁皆已熟悉。我之兵船向皆画地而巡，即商民船只亦俱各有一定贸易口岸，迁地弗良，此不可恃者四也。彼之炮安于船内，兵亦藏于船内，我施枪炮，彼有遮护。我之炮设于船

头，兵皆立于船上，彼施枪炮，我无遮护，此不恃者五也。有此五不可恃，不得不筹舍水就陆之策，以我之可恃，攻彼之不可恃。如臣前奏所云，四无可虑，六不可缓者是也。迨定海既复，沿海各省再用御史蔡家珩所陈克制之法以制之，该夷进退失据，水米无资，未有不穷蹙乞命者。

至该御史所指海口内，如象山、观海、乍浦、海门、蒲门等处，皆系浙江口岸，是否亦可进兵，应由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相机办理。其陈钱山虽为江、浙门户，而孤悬外洋，四无援应，止可为巡哨之所，不可为驻兵之地。崇明为江苏至险所在，苏松镇属水师三千余名，全标驻扎该处，仅能自固其圉。是以前此督臣伊里布奏，派苏松镇总兵田松林带兵前赴浙江，钦奉谕旨饬令田松林回守崇明。即预备赴浙之水师二千亦未调遣，皆因江苏洋面平衍散漫，水师额数不多，只堪自守，不敷会剿，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毋庸赘述。

总之，定海不可不早为收复，而收复之法，非潜师暗渡，守据险要，出奇捣击，别无善策。沿海各省舍坚守口岸，多用小船预备火攻，断其接济，亦无良谋。臣业已飞飭各营，挑选精兵三千余名，又会商将军臣布勒亨，挑选八旗劲兵一千名，勤加操练，以备调遣。一面咨商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一面前赴苏州省城等候伊里布回文至日，即调集官兵，选派将备，由臣亲自带领驰赴上海宝山，会同提臣陈化成相机办理，以仰副圣主又安海寓之至意。

臣谨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于拜折后即起程前赴苏州，所有署中日行事件，循照旧章，檄委江宁藩司成世瑄代拆代行，其紧要事件，包封递寄途次核办。至江宁省城有将军臣布勒亨督率满汉官兵镇守，足资捍卫，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五一、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抚恤逃难之 定海民人并已获姚怀祥尸身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折)

再,奴才前奉谕旨,“以定海被难民人纷纷逃入内地,著酌给抚恤口粮,俾无失所等因。钦此。”奴才当查定海失守之时,城内及近城居民四散逃避。其逃至郡城者,或依亲傍友暂行寄寓,或自出己资赁屋居住,或官为收养,或酌给资斧,遣赴邻郡贸易佣趁,均尚不至失所,业经恭折奏报。嗣据镇海、象山二县具禀:该县等地方亦有难民陆续前往,又经奴才批飭妥为抚恤在案。兹复据宁波府邓廷彩禀称:入冬以来,又有定邑难民,纷纷至郡,皆系先在各岙潜往,今因为日已久,续行内渡之人,细查并无奸细漏迹其中,供应收留赈抚。又前经遣赴邻郡之难民,因天气严寒,逐渐回郡,其在郡寄住者,或因亲友不能久留,或因资财业已用尽,亦皆须接济。统计连前次收养之人,已有八千余名,恐嗣后接踵而至者尚复不少,禀请筹款给抚等情。奴才查该难民等流离转徙,情殊可悯,自应钦遵前旨,酌加抚恤,现已函致抚臣,飭令藩司筹款发给赈恤,并飭该地方官妥为安插,以免人众聚集滋事。

又前任定海县知县姚怀祥,于城陷之时不屈殉难,奴才屡经遣弁访查尸骨,并无下落。兹于十一月十一日据定海县绅士钟勋等五人,将该故令尸棺航海送入镇关。奴才向该绅士等询问姚怀祥殉难情由,并典史全福尸身着落。据称姚怀祥如何不屈自尽,彼时仓猝之际,伊等并未知悉,后见其尸漂浮池内,伊等查认明确,捞起棺殓,浮厝山上,今因海道已通,是以送入内地。至全福如何殉难,及尸在何处,伊等均未稔知等语。奴才现飭宁波府,将姚怀祥尸棺在城内妥为安置,传知家属具领,又厚加赠助,俾令回籍,并因该绅士等好义可嘉,酌量给赏,借示奖励飭令访查全福尸躯送内(朱

批：如能访得更好。），以期不致遗失。

所有续抚难民及姚怀祥尸棺业已送回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五二、署两江总督裕谦奏陈水师 断不能改为陆路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折）

再，奴才仰蒙皇上寄示参赞大臣杨芳片奏，内有请改水师为陆路之议，于堵剿逆夷深合机宜。

奴才前在署两江总督任内及现在浙江军营，亦皆将巡洋官兵酌量撤回防守口岸，盖因逆夷船坚炮大，驰逐于汪洋大海之中，是其所长。我兵承平日久，水务废弛，船只又不甚坚大合用，不值与之海洋接仗，然止可为一时权宜之计。一俟夷务平定，必应简练水师，讲求船械，以为久安长治之图。若竟将水师改为陆路，则海中岛屿巡哨无人，几同弃置，非徒示弱外夷，任其占据。更虑沿海盗匪结聚成帮，肆无忌惮，为患甚于逆夷。盖逆夷专恃船炮，既不长于陆战，内地路径又不熟悉，断不敢深入，亦不能深入循海拒守，断其贸易，杜其接济，尚可制其死命。若洋盗，则胆气壮于逆夷，步履捷于逆夷，膂力技艺胜于逆夷，道路情形熟于逆夷，始则出海劫掠客商，继将登陆滋扰郡县。且逆夷异言异服，一望而知，洋盗则皆内地民人，无从辨识，随处可以登岸，随地可以溯迹，虽有陆路重兵驻守要隘，终不能环海而守之，亦不能执途人而一一盘诘之。水师一废，窃恐逆夷甫平，洋盗复起。逆夷尚不过疥癣之疾，洋盗几可为心腹之患，此等权变，在杨芳亦以为万不得已，奴才则以为断不可行。

奴才受恩深重，既有所见，不感缄默，谨附片密奏，伏乞圣裁。谨奏。

六五三、山海关副都统札拉芬奏为遵旨调兵增炮严防老龙头秦皇岛等处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宗室扎拉芬跪奏，为遵旨分挑防兵，严密布置缘由，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拣派官兵，分布海口防范，并选备官兵，加意操练情形，恭折奏闻后。正在齐备火药，赶造鸟枪之际，又准纳尔经额知会，钦奉谕旨：“琦善奏，英夷兵船日增，驶近虎门，内有打央鬼船二只，访系该夷陆路兵丁名色，此系向来所无，其设心已可概见等语。各省滨海地方，港汊纷歧，著各酌量形势，分拨防兵，严密布置，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有备无患，奴才恭读之下，倍益悚惶。

卷查山海关老龙头海面该懿律前次既来游奕，诡称只见弓箭，并无炮位。是其狡猾野性，情见乎词。乃该夷遵旨南旋，听候查办，不但回粤更形骄傲，复探有陆路兵丁名色，诚如圣谕，非仁义所能感格，其势不得不加征剿。伏思老龙头、秦王岛两海口，虽有派往防堵官兵，海道相距穹远，声势不能相通，若非加派官兵，严密防御，难保下无措置失当之虞。奴才先在于备御炮十五位内，慎选得准红衣无敌铜铁炮五位安设老龙头海口，又红衣炮三位安设秦皇岛海口，以资攻击。复派佐领防校八员，鸟枪炮手等项兵二百三十名，分布两海口要隘，留意侦察，昼夜巡防。奴才虑及秦皇岛距关三十里之遥，夷船猝至，恐有鞭长莫及之势，遵委记名副将左翼协领塔清安督率弹压，操兵守御。其老龙头防堵之官兵，奴才不时亲往严查，闻信相机妥(办)。此次防堵官兵，奴才申明纪律，剴切密谕，设若夷船驶至海面，不得与之接仗，我官兵距海一二里许，偏隅暗营。总之，夷匪拢近海口登岸，伏兵枪炮齐发，攻其不意。奴才酌

量形势，先事调度，万不敢受其欺蒙，自干重遣。

所有分拨防兵严密布置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加意防备毋懈。钦此。

六五四、山海关副都统札拉芬奏请 借款放给官兵口粮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军录）

再，奴才卷查裕瑞前因防堵官兵均在荒僻地方，无从买食，实属力不能自给，奏准拨用监督代征银二千两作为口粮。嗣因撤退官兵，余存银两均即交回山海关监督归款等因。于八月十三日奉上谕：“准其作正开销。钦此。”仰蒙恩施高厚，俾得措置从容，跪诵之下，莫名钦感。

此次遵奉旨严密防范，较前事同一辙。现派防堵协领一员、佐领防校八员、兵二百三十名，奴才衙门虽有每日生息银一百两，先已垫放，留防官兵口粮，尚不敷支用。且官兵平日生计，本属竭蹶口食，焉得自给。奴才再四思维，一筹莫展，而当兹夷情叵测之际，一时不能骤竣，又不敢稍事拘泥，致误事机。不揣冒昧，据实吁恳皇上天恩，可否在于山海关监督代征税务盈余银内借拨银五千两，以为官兵口粮之需，将来余存，仍归本款。所借银两，事竣再行筹款具奏，奴才惟有督率协领核实支用，断不敢稍任冒滥。是否有当，出自鸿施，理合附片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五五、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鑑奏陈 琦善难为粤东主将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①(夷务清本)

太常寺卿革职留任臣唐鑑奏，

窃照逆夷夏间攻陷定海，并于各省海口往来窥伺，借词索偿烟价，求通贸易，亦掩其干犯天朝土地之罪。我皇上如天之仁，虑赤子之伤痍，怜远夷之无识，先与之以思德，命钦差大臣琦善谩往粤东，统揽全局，细察机宜，盖于抚剿之中求其尽美尽善也。而夷情无厌，逆志殊张，烟价可索，并烟价外亦无不可索；贸易可求，并贸易外亦无不可求。肆其枭心，何所底止。凡此情形，悉在圣明洞烛之内。而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缩，欲以调停天津之局，为迁就粤东之方。狙其所见，几谓前此之我兵拒战者，均属可罪。今日之啖夷侮我者，亦皆可原。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由此侮慢不恭，夷书恐难入目；肆行无忌，夷氛亦难骤消。则从事征剿，在所必至。

惟兵贵严明，非素著威名，难为主将。易所谓师贞丈人吉者，取九二之刚中正也。如琦善中心疑怯，把握全无，既已气馁于平时，安能决胜于一日？且方与啖夷讲烟价，议通商，周旋委折，既为所矚，亦必为所轻。使为主将，以兵相临，不独敌心无所慑，即兵气亦不伸。用兵之道，虽有饵之以情，诱之以利者，从未有示以调停，与以酬答，若琦善之全无威略者也。今逆啖倘知醒悟，仰体大圣人复转之深恩，即行退出洋外，则可无事矣。若必上劳天讨，粤东主将关系甚重。窃惟粤省地面，逆啖之所素习，洋商厮役，汉奸之所潜藏。必得素著严明为贼所惮畏而忌者，整饬纪纲，声罪致讨，方足以扫逆夷之焰，方足以收沿海之功。

^① 此系收文日期。

六五六、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鑑奏陈
一切机宜尤当密而又密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①（夷务清本）

再，臣闻暎夷前到天津，遣有两通事上岸，与琦善传话，一系绍兴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为汉奸无疑。如此则本京亦恐有为之探听消息者，是一切机宜尤当密而又密。

六五七、著钦差大臣琦善于各省之兵抵粤后即可
乘机痛剿切勿畏难苟安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筹办暎夷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前两次由六百里谕知一切，谅已钦遵办理。该大臣一面备文，令该夷听候照复；一面酌调各兵，分别密防，甚有识见，与朕意相合。该夷反复鸱张，即令暂时恭顺，亦不可恃，惟有大加惩戒，方可以褫夷魄而绝后患。著琦善仍遵前旨，厚集兵力，用张天讨。现在湖南、四川、贵州各兵想已陆续抵粤，即可分布要隘，乘机痛剿，不留余孽。至淡水食物必应断绝，该夷无可接济，不能久持自己，不战而溃。

该大臣奏称，华夷私相授受，似难骤禁。著设法防范，但有可以禁止之处，即行筹画办理，朕不为遥制，切勿畏难苟安，致失机宜。所需军费，无论地丁关税，准该大臣酌量动用，作正开销。倘有不敷，迅即奏闻请旨。

^① 此系收文日期。

现在定海一带,早已飞谕伊里布等加意防守,即盛京等处,各直省海口亦已妥为防范,该大臣断不必虑及粤省攻剿过甚,窜入他省。朕所望者,惟当计出万全,谋定后动,一劳永逸,以靖海氛。其善体朕意毋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五八、著将福建所获鸦片军流人犯 先行定地发配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吴文煊奏请将鸦片案内军流人犯先行发配一折。福建省各属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等犯人数众多,监狱实形拥挤,所有照例拟遣军流罪人犯,著一面报部,一面先行定地发配,以免拥挤。该部知道。

钦此。

六五九、钦差大臣琦善奏陈英占炮台欲攻 虎门和省垣现拒守两难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暎夷占夺炮台后,势将直击虎门,进攻省垣,拒守实难,不得已量允所请,谨恭折先行由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十八日将暎夷攻占大角、沙角两炮台戕杀官兵等情,恭折驰奏后。随连日详查该夷进兵情形,向共知其仅长于水战,今詎料其并设有陆兵。计该夷水战之具,船只则大小悉备,火器则远近兼施。更有所谓飞炮者,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又

有炮内尽属铁片，系于桅杆颠顶，高出炮台之上，能使射入台中，一经散放，约及数十丈广远，而台内台外同时被焚。他如火枪火箭火罐火毬之类，亦皆远且准，而为我师之所不及。且兵船非货船之比，吃水本浅，其小兵船火轮船更不过数尺之水，即足以资浮送，行捷如飞，路径循熟，随处穿越，甚非艰于转移。前督臣林则徐曾备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备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时，经守备卢大钺开放火船，迎头焚烧，夷船未被烧毁，火船已成灰烬，卢大钺亦人受伤。查该夷进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数只，排列多炮，鱼贯而入，联环施放，力量极猛，击中后墙，即致碎裂飞散。我军势不得不竭力回击，而该夷无论受伤与否，一面暂先却退，一面易船复进，旋击旋退，旋去旋来。循环数次，其船可易，而炮台不能易，其炮则各船皆有，而我军止有台内安设之炮，不但已无可换，其势亦断不及换。且从前所铸之炮甚不精良，现就其断折者观之，其铁质内土且未净，遑问其他。故连放数次后，炮已发热，而该夷待我军兵力疲乏，炮将炸裂之时，其大号兵船蜂拥前进，逞志欲为，此其水战之情形也。

至其陆战之兵，技艺原不甚趑捷，而器械则甚属湮巧。前日接仗之始，本已被我陆路兵丁将其击退。詎意该夷约复来，前以汉奸导引，后则载有四轮小车，上驾铜炮，前挽后推，只须汉奸及挽车之人，少一旁闪，其后即将炮位点放。查此间水师则废弛已久，且兵丁亦本由沿海招募，其中并难保无素与该夷通气之人，而陆路则尚知奋勉。是日副将陈连升管带各兵亦颇竭力，虽刀矛枪箭不敌该夷之锐利，而未尝无可用人。无如自虎门以至省城一带，所在皆属水道，本非陆战之所，并无空闲地面可以安营立棚。该夷亦自知陆路兵丁不知水师之为其所长，是以向不登岸。前日我军设备之处，本止山麓一线之地，原不过患其由后乘虚，是以就此搜防，而该夷亦适如所料，自此而来。其意亦止图帮夺炮台。詎料致我军以人御炮，势必不敌，将备相率阵亡，而该夷遂得缘梯而上，越入炮台，此是日陆战之情形也。

至汉奸人面兽心,平日本与居民无异,而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濶入军中,真伪莫辨。又向传广东沿海乡民有所谓水鬼者,技能伏处水中,足以制夷。今不特访无其人,又准水师提督臣函称:十八日丑刻,前作之第一道排链被该夷于水底暗算,忽然淌去,随潮外流,经看守弁兵驾船追捞,致被夷兵掳去面询,旋据义律声称,此系守排弁兵,留之无益,且俟其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奴才商议。随将排链留住,兵丁放回,现在各台人心恍惚,无法可施,嘱奴才善保省城,无以该提臣为念各等情,函致前来。似此情形,该夷生长海滨,伏水之技更其所长,而为粤人所不及。当此夷情猖獗之时,其前致提督臣文内,已妄言三日为期,今又据声称打平炮台,再赴省城商议等语。且自十五日以后,夷船携带火器,随处游奕,致我军接济兵粮,亦须加意防维,是其包藏祸心,显而易见。奴才亦初不料该夷之凶悍,与我军水师之废弛,至于此极。

伏查外海水师现已各处分防,内河水师亦逐一拨守,已无可增调之兵。且炮台人已充满,即使有兵,亦复无可安插,故实有战守两难之势,在奴才受恩深重,断不敢稍自顾惜,而特患于国事无补。现今夷兵环聚沙角迤西。切近虎门,向之出入必由口门者系指其吃水深重之货船而言。今则该夷兵船大小兼备,随处绕越可通,设被其侵占虎门,直达省会,其势不堪设想,彼时则更形棘手。

查该夷前此所指望者,欲图得外洋寄寓之地,如或不能,则请另开港口二处,往来贸易。奴才原恐其筑台设炮,聚伙屯兵,貽患将来,是以不敢苟图目前之易于结事,遂详驳其乞地寄居之说。仅先准其奏恳另给贸易马头一处,既以杜其得步进步之心,而亦自期其可已则已也。无如由今以观,该夷必不肯受磨难,其患之在将来者,犹得于蕙事后,赶紧整饬水师,添置器械,竭数年之心力,尚可以资备豫。而患之在目前者,缓不济急,实属施措无从,设或再被猖狂,更将备于何有。

昨据该夷致提督文内,妄称占住沙角,此不过要挟之词,其意

必不在沙角也。查粤东外洋孤悬之岛屿甚多，此时即仍不准其给地寄居，其桀骜之情已露，势必内围进攻，外圍侵占。而此间之水师拒守尚不能力敌，若欲其于外洋占得之后，再图克复，实奴才所不敢轻言。与其被该夷用强占夺，似不若示我皇上宽大之恩，俾知钦感。奴才缘不揣冒昧，就该夷致提臣文书发给回文一件，允其代为奏恳于外洋给予寄寓一所，并以前所云，酌添一处马头者，原指不准寄寓而言。今既拟奏请给地寄寓，自不应另开港口，同其余各款一并分别准驳，仍派通晓夷语之八品衔鲍鹏持文去后。兹据取到回文，该夷别无他语，惟于广州一处，仍妄冀即行开港。奴才缘恐上殿宸廑，谨将现在情形，先行驰奏，并录奴才照复底稿暨该夷回文，一并进呈御览。仍于发折后，再将必须俟奏奉谕旨方可开港之处，备文照复该夷，容另录稿奏呈。

至奴才现办缘由，势处于万不得已，其只可暂先羁縻，未能处事攻剿之故，自抚臣而下，凡司道大员无不耳闻目击，众口同声。然奴才办理此事，虽不敢存迁就之心，究不免有冒妄之迹，如或赖圣主鸿福，幸得就此藏事后，即请旨将奴才从重治罪，斯庸臣不足惜而众庶共保生全矣。

理合先行恭折，由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奉朱批：十分愤懑！即有旨。钦此。

六六〇、钦差大臣琦善奏为势难拒守 拟照英方所请于广州开港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正在缮折间，续访得夷欲于攻击虎门后，即将各船驶至向来通商之黄埔，擅自贸易等情，奴才伏查此间水师本多沿海之人，难保无与夷通气，且自十五日接仗后益形涣散。昨提督臣来函，所称各台人心忧惚，嘱奴才善保省城，无以该提臣为念。意在

言外，其情形已可想见。随复与抚臣及司道大员详细熟筹，企谓此时汉奸充斥，若被夷船驶至黄埔，必有人与之交易。而其时人多势众，不特禁之无可禁，且该处相距省垣止数十里，该夷必益肆横行。而附城皆居民房屋，现在城上虽设有炮位，而开放则徒轰我居民，未能伤及逆夷。设欲先将民房拆毁，则众生栖止无方，又恐先滋激变，实有万难拒守之势。查定海一邑偏隅，被其据守半年未能克复，况此间地居省会，城郭仓库尤关郑重，若有不测，转致有伤大体，而办理亦更形棘手，自不若吁恳恩施，示以皇仁浩荡，有加无已各等语。

奴才伏思一身获咎犹小，而国计民生同关休戚者甚大且远。奴才俟发折后，即将所请广州即行开港一节，再行照复，向其竭力妥为论说。使该夷尚有一点人心，渐知苏醒，固奴才万分之幸，倘仍执迷不悟，再事狡逞，奴才只得回避重罪，从权办理。

谨先行附片密奏。仍俟此次照复去后，取到该夷回文，视其如何光景，大局稍定，一面飭令缴还定海，将各款另缮正折，代为奏恳圣恩，听候谕旨，奴才即一面伏地待罪，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以安疆土而保群黎。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一、英水师总兵伯斐照会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呈

大英军师统帅水师总兵佰为照会事。

昨日交战，所有擒获，贵提督标下官兵人等俱经本统帅即行释放，足表爱憎之心，即本统帅之欲减免交战之祸，已可见知矣。惟思英国暨泰西诸国与人打仗时，其战敌之例，自有贵国兵人之所未悉者。即如白旗一节，白旗者，和意之号也。虽正适封阵打仗之际，如有带竖白旗而来者，尚不能相害，依泰西之例，定必准其安来安回。至师船或炮台，若适万难，仍行相敌，欲自投降，致救人

命，即得下旗投服，不再开炮。其得胜者一见旗标已下，即当罢手，将炮台师船以为己有者，人则或行暂留，或即释放，断不敢丝毫相害。惟人既降服之后，万不可转复相敌，恐有再攻敌者，必致各人苦死也。

本统帅以斯情列明，万望幸可稍免交敌之祸。盖此次交战之情，果本统帅及英国大员等所甚忧虑者，而因钦差大臣琦爵相遵奉皇帝谕旨，未能如时宜所须妥行筹办，俾将来久远相好，则本统帅亦有应遵者，已不免相拒矣。但俟贵国再有顺理讲和之议，本国大臣惟求顺理相安，亦将喜为讲和也。今有被擒之人，适将释回，本统帅即便照会，祈贵提督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广东水师督巴图鲁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二、义律照会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呈

谨将奴才照会义律底稿，录呈御览。

照得本月二十六日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惟事关具奏，未便草率议复。除俟本大臣爵阁部堂另行详晰照会外，兹借虎门来差之便，先此照复。

须至照会者。

朱批：是。

六六一、著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泰于临敌时 枪炮必须有准不可虚糜火药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海关副都统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奉上谕：

扎拉芬泰奏派兵分布海口防范一折。据奏拣派官兵于老龙头、秦皇岛海口要隘，侦察巡防，并豫备兵丁炮药等件。览奏均悉。逆夷情形桀骜，沿海各口均须严密防范，山海关、老龙头等处关系紧要，著该副都统督率官兵，随时哨探，加意巡防。如瞭见夷船踪影，应行开放枪炮，必度其地势远近，足以相及，方行轰击，无任混行施放，虚糜火药。如其进口登岸，即可奋力歼除，并著遴选将弁，预备枪炮。总期有备无患，毋致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驰 赴镇海确查现在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驰赴镇海确查现在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十本月初九日自杭州省城东渡，十三日先至宁波府城，密查定海逃避难民，现在尚有男妇六千余名，俱系各依所亲分往四乡，亦有在城内者，并非聚集一处。均经府县暨各委员绅士查明户口，设立门牌，定期五日一次散给抚恤，尚不致遗滥。其陆续后来者，随时查明添给(朱批：好！)该难民等均沾实惠，极为安贴，堪以慰圣虑。

臣随于十四日由陆路驰抵镇海县，会晤钦差大臣伊里布会同商议，以倭夷在粤强横，设在彼受挫，恐又來此滋扰，防堵之法，务求加倍周密，以固藩篱。复同往招宝山周历踏勘，尚有应行添工设防之处，并与提臣余步云、祝廷彪会商，意见相同，当飭府县赶紧修造。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外，臣复密飭定海县岱山巡检赵廷诏，差役潜探定海道头港内停泊夷船十九只，岑港泊夷船一只，长白港泊夷船两只，沈家门泊夷船两只，此外并未加增，夷情尚

未露鸱张形迹等情。臣查该夷狡谲异常，其阳为安静，实阴包险谋，更属可虑，尤应严密防范。现经伊里布与提臣余步云，祝廷彪等严飭守口将弁兵丁，倍加谨慎，昼夜巡防。一俟臣炮赶铸完竣，分设要隘，守剿更属得力。

臣查海宁州、乍浦等处各海口均逼近省垣，最为紧要。臣莅任后虽札飭该管道府，会同营汛亲勤筹备。惟炮位单弱，究虑未能完善。且温、台、绍三府所属海口歧杂不一，皆应随时严飭防堵，而粮船俱已归次，督催漕务、弹压水手，亦关紧要。现在伊里布与提镇臣等皆驻镇海、宁波所属海口，均可就近策应，似无庸臣聚守此地，别滋延误。谨于拜折后，即驰赴海宁、乍浦一带各要口，亲为查看，慎重堵御，再回省督催漕务兑开事宜，以免稽迟。仍严催藩司速飭委员，分头购备铁斤，赶紧解省铸造炮位（朱批：不可迟延，愈早愈好。）以便分解沿海各险要，俾资捍卫。

所有臣确查现在情形，及赶赴海宁乍浦一带亲勘海口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奏均悉。

六六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严密防范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十二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洞察夷奸，思患预防之至意。下怀无任钦服。臣自十月间抵任后，探访定海夷情可疑，当即据实入奏。一面通飭沿海各属小心防守。嗣因杭、嘉、绍、温、台五府海口歧杂，均应添设巨炮，而钦差大臣伊里布筹铸之炮，只敷宁波一府之用，不能分给他府，臣又飭司添买铁斤，以备铸制。嗣因暎夷在粤语渐强横，随节次移行各镇道各土堡团练乡勇，加意防堵各在案。复于十二月十六日准

伊里布恭录谕旨咨会，钦遵严密防范，又经飞飭各处遵办。现蒙圣谕谆切，自应凛遵，拨兵严防，何敢稍存懈怠。惟各处兵丁炮位前已调解镇海，而铁斤尚未购齐，巨炮赶铸不及。臣惟有严飭地方文武，督率在防兵丁，并添备练勇器械，就现存各口炮位，严密布置，昼夜巡防，以免疏虞。

所有遵旨密防缘由，谨附片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奉朱批：严密防守，如有可乘之机，即行剿戮。钦此。

六六四、著盛京将军耆英照所奏预 筹海防一折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删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耆英等奏预筹海防事宜一折。据奏西南两路，责成锦州、熊岳副都统督率稽察，并酌备枪炮，晓谕岛民。又单开事宜十二条，甚合机宜，可嘉之至，均著照所议办理。惟枪炮施放必期有准，著该将军严飭海口弁兵，遇有夷船驶至，度其地势远近，足以相及，方许合力轰击。倘该夷进口登岸，即著堵截痛剿，务使一鼓歼除。其各岛大小不一，或可归并迁移之处，著酌量筹办，总须严断接济夷船，是为至要。

另片奏，借用船规银两摊扣养廉归款等语。此项应需银两，著准其作正开销，毋庸摊扣养廉，仍著该将军撙节估计，核实支放，毋许稍有冒犯。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五、署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奏报 派兵演炮并防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再，臣于十九日在天津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谕“……”(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荷圣明指示，钦感莫名。臣现复飭令前派迎护之委员等，妥为协护，并飭沿途地方官，将炮位经由处所，遇有坑坎，修垫平坦，以利进行。一俟到日，即当酌量要隘，分别安设。并拣派兵弁随同学习演放，如一时未能演试得力，即遵旨于炮甲内酌留数名，俾资练习。

又同日复准廷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纳尔经额奏，遵旨驰往天津妥为筹备等语。天津海口本有镇标兵丁，前恐不敷防御，令该署督酌量调拨，兹据奏称，现在筹备所需防兵，著照所拟兵数先调一半，派弁管□(带)，迅速前往，其余一半，着各该处预为筹备。该署督随时体察情形，酌量调拨，总期有备无患，毋致临事周章，余依议。再宣化镇□(总)兵着纳尔经额遴委妥委员署理，以便李延扬来京请训等因。钦此。”

查暎夷于本年七月间驾船来津，在于直隶、奉天、山东所辖洋面，往返游奕，窥探各处海口出入路径。若此时复敢北来，非如前此之茫昧者可比。其要隘处所固当委派弁兵驻守，即向无舟楫通行之偏僻港汉，亦应派兵防守。兹奉谕旨先调一半，遵即将已到之八百三十名同原留兵丁，分拨各海口及偏僻港汉，妥为布置。其未到一半均飭截留归伍，容再体察情形，酌量调拨，以期有备无患。至永平府一带口岸，袤延宽广，港汉纷歧，而临榆尤为山海关要隘，前已调派提标兵八百名，山永三屯二协五百三十名，分拨驻守防范。

① 此系收文日期。

并经臣奏明，咨会提臣周悦胜亲往布置周备在案。现盛接提臣来函，以古北口地方紧要，未敢擅离。臣思山海关一带密迩盛京，极关紧要，西至丰润三百余里，海口计有七处，而沿海沙滩宽则百余里，近亦数十里，人烟稀少，访问可以登岸之处甚多。该夷既增有打央鬼船，系属陆路兵丁名色，则防堵尤宜周密。因该提臣久历戎行，熟悉军务，是以奏明令其亲诣各处相度形势，妥为布置防范。计往返不过半月，即可回任，似于古北口亦无虞窒碍。可否敕令提臣周悦胜亲往查办之处，伏候圣裁。

再宣化镇总兵石生玉已于二十一日抵津，当即飭赴北塘海口驻防，其宣化镇总兵篆务，臣已委独石口副将吉星保就近署理，以便李廷扬进京请训，合并陈明。谨奏。

六六六、著署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协同山海关副都统分兵豫为布置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删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讷尔经额奏，遵旨调兵防守要隘等语。著该署督即协同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泰，相度地方情形，于山海关各要隘预为布置，随时哨探，加意巡防。如瞭见夷船踪影，应行开放枪炮，必度其地势远近，足以相及，方行袭击。此次所拨八旗炮位，计应陆续运到，著督同总兵石生玉、陈金绶，酌量隘口，安为安设，拣派弁兵随同炮甲学习，演放有准，以期得力。古北口地方亦属紧要，周悦胜著毋庸前赴天津。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七、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奏 为遵旨筹防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折)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宗室扎拉芬奏跪奏，为遵旨相机备御缘由，先行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旨寄信前来。奴才恭读之下，遵查前奉谕旨之日，亲率协领驰赴老龙头、秦皇岛两海口，酌量形势，暗营伏兵，攻其不意情形，业经奏明宸聪。奴才正在操练枪炮，严兵守御之际，兹蒙圣明指示，奴才驰赴两海口，严密布置。面谕协领等官，务须钦遵谕旨，度其地势，足以相及，方可开放枪炮轰击。奴才一面筹酌挑筑土碉，暗藏枪炮，(朱批：好!)逆夷一经登岸，伏兵奋力歼除，仍一面遴选强干有为佐领二员，各率兵数名，在于海口昼夜哨探，加意巡防。一遇汉奸立即获究，(朱批：是。)瞭见夷船，速即飞禀。奴才详切布置后，仍回镇城弹压军民惊动之志。

惟查山海关满营兵八百名，除派出海口防堵官兵二百三十名之外，又挑备官兵二百余员名，仅存官兵三百五十余员名，保固关隘，恐仓猝不能济事。预令所属冷口、喜峰口各防守尉，挑备鸟枪一五七十五名妥为操练，听候调拨。至备御红衣子母炮二十三位，鸟枪二百杆，奴才衙门现有应用铁炮子一万二千有奇，铅子五万四千余粒，只存火药八百余斤。虽有奏添火药一千余斤，迄今尚未由部领到。奴才筹酌至再，飞咨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于备拨火药内赶紧拨运三十斤，以资接济应手之需。奴才溘荷殊恩，畀以重任，惟有殚竭心力，认真讲求，刻刻严防，事事妥备，万不敢稍涉张荒以期仰慰圣怀。

所有遵旨相机备御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朱批：加意防守，以逸待劳。勉之。

六六八、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派总兵祥福带领湖南兵丁赴粤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湖南巡抚臣吴其濬跪奏，为遵旨飭令总兵祥福带领前派湖南兵丁，迅速起程，前赴粤东，听候调遣，恭折由驿覆奏，仰乞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十四日钦奉上谕：“前因暎夷反复无常，预筹堵剿，降旨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挑选兵丁，听候调遣。本日据琦善驰奏，夷情益形桀骜，且所愿甚奢，其势不得不大加征剿。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著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著永福带领，迅速分起前赴广东，听候琦善调遣，毋少迟误。并飭该员等沿途妥为约束，不得稍有滋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

伏查此案，臣裕泰前在湖南巡抚任内接奉谕旨，当即钦遵酌派提标兵丁三百名，镇筵镇标兵丁二百名，永州镇标兵丁二百名，绥靖镇标兵丁一百名，省标兵丁一百名，辰永沅靖道标练勇一百名，共派兵勇一千名，详加挑选，预备调遣，已缮折先行覆奏。臣吴其濬在巴陵途次接奉前次谕旨，亦即附片奏明各在案。兹暎夷益形桀骜，且所愿甚奢，实属情同豕突，迹甚狼贪，变诈猖獗，殊堪发指，必应痛加剿办，以彰天讨而快人心。臣等于奉旨后，已飞咨现署提督镇筵镇总兵祥福，钦遵查照，一面照行镇筵、永州、绥靖各镇总兵及抚标中军参将，辰永沅靖道，一体钦遵，各将前次挑选兵勇，遵派曾经出师干练可靠备弁，刻日分起，管带起程，仍由祥福统带，迅速前

往粤东，听候琦善调遣，不准片刻迟误。其应带之刀矛枪炮以及锣锅帐房等项，现准署提督咨会，已饬一律详练，均皆坚利适用。臣等仍谆饬祥福，督饬各备弁沿途严加约束，务令各兵勇恪遵纪律，安静行走，毋得稍有滋扰闾阎。至官兵应领行装口粮等项银米，已饬藩司核议章程，通饬各属一体妥为预备，照例分别支給应付，事竣核实报销，断不许丝毫浮冒。

所有遵旨饬令总兵祥福带领湖南兵丁起程赴粤，听候调遣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六九、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镇海 等要口添筹防御工事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军录）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浙江巡抚臣刘珂跪奏，为镇海等要口添筹堵御事宜，恭折由驿会奏，仰祈圣鉴事。

窃夷夷在粤强横，设经被挫，必又来浙滋扰，防堵之法不俾精详，浙省自该夷占据定海以后，即经饬令各地方官在海口堆贮沙袋，筑砌土堡，借资堵御。臣伊里布因恐有应行整顿添建之处，又经委员驰往勘办，并于附奏历次查办缘由折内逐细陈明在案。

至镇海县为全浙门户而招宝山，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又为镇海藩篱，险要本属天成，布置尤须严密。查招宝山旧有威远城一座，由来已久，现已屯兵列炮惟城在山巅，高出海面百丈，倘夷船驶近，我兵之炮凭高下击，尚恐不甚得力。臣等会同勘视，拟于山下南首海涂之上排钉木桩，中留空隙，用竹筐盛贮碎石，垒砌为基，上堆沙袋一道，安置炮位。如遇夷船驶近口门，用炮轰击，无难却退。又该山西面山脚与县城东北角外之磨舌嘴山脚相对，其中空起之处名为钩金塘，外临大海，业已设有木城。今拟于木城之外一并照前法堆

积沙袋空隙亦设以炮位，使该处多一重障蔽，较为周密。其金鸡山业已设兵驻守，并经排列炮位，洵足与招宝山互为犄角。惟该山旧未设有城垣，弁兵无以自卫，现亦拟加筑土墙，俾防守者有所依庇，庶不致临敌惊惶。至该二山之内即属内港，前于港口之拦江埠等处购买商船，沉入港中，港面又排列船只，以防该夷之冲突。惟沉船尚少，而排列之船又系浮动之物，诚恐尚难抵御。现拟于港内暗钉木桩，两岸沙涂之上亦将竹篾装贮碎石，作为炮台，庶于守险之法更为完密。臣等将以上各工，与提臣余步云等再四筹商，意见均属相合。现已飭令该府县购料雇夫，赶紧兴办，并令宁绍台道尚开模督同经理。其沙袋土墙均令倍加宽厚，以夷炮不能陷入为度。

至臣伊里布前此委员赴各海口查勘，现亦据勘明禀报，惟镇海所属穿山所最为紧要，该处距定海之道头仅止五十余里，夷船直可抵口。拟添土墙二道。又穿山所迤南之霁霭所为象山必由之路，时有夷船游奕，亦拟添土墙一道，以资屏蔽。此外各处或拟添设炮位，或拟建造营房，庶防范益昭购贖备，臣等亦飭分头赶办，并因穿山所近接定洋，地当要害，飭令护理衢州镇总兵福禧带兵至彼镇守，以示控制。

除将添办各工程飭令造具估册于军需款内支发，候事竣核实报销外。所有臣等添筹防堵事宜，谨合词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六七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浙省筹备 进兵攻剿伺机规复定海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军录)

伊里布跪奏，为浙省业已筹备攻剿，一有可乘之隙，即当设法进兵，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嘆夷在粵要求挟制，情形狂悖，奴才于本月十九、二十一等日叠奉上谕：“飭令相机剿办等因。钦此。”并奉[]将御史石景芬陈奏机宜抄给阅看。仰见我皇上兵以义动，攘除奸凶之至意。伏查该逆夷仰蒙圣主逾格怀柔，无微不至，乃敢乞求无厌，桀骜不驯，实为覆载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愤。必应痛加剿洗，以伸天讨而振国威。奴才自七月间奉命抵浙，即将攻剿机宜逐加筹画，因该夷已在天津禀诉，恩准查办。奴才以该夷果能听受约束，纳还定海，无事劳师，实为上策。遂向该夷叠次开导，至十月间，夷艇分踪赴粤，遵旨将邻省及本省老弱之兵酌量撤回，仍挑选壮健者留营听用。并恐该夷赴粤之后反复涛张，查办或难行结，势不能已于用兵。因思严加守卫，断其接济之路，时向惊扰，使无休息之时，亦皆制敌机宜，曾经上陈圣听。一面即请添铸炮位，并密探定海道途，以为出师之计。迨十一月下旬，接有广东来信，知该夷在粤未能驯顺，即将拟撤未遣各兵仍留防守，及奉到谕旨飭粤省预备攻剿，并令奴才严加防范。奴才以定海为该夷所占，如有隙可乘，亦应相机收复。又经奏请飭调皖、楚等省劲兵来浙遣用在案。是奴才任事以来，无日不作出师之想，特以浙省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战，先宜固守疆圉，方可密图攻击。而攻击之策仍应遵奉训谕，不于深水大洋与之接仗。奴才与提臣余步云再四筹商，惟有从间道潜师袭取，方能济。

查夷艇多在县城南面之道头地方停泊，其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若翁山、双髻山、鼓吹山、沈家门山、碇碇隘、岑港山、螺峰寨，统称舟山，皆系通达县城之陆路。现惟岑港、沈家门二处，有夷艇泊守游巡，此外均属有路可寻。至舟山隔海之山，复杳相裹，各岙皆在层山层海之中，山则极其高大，海则均属港汊，夷艇不能驶入，惟渔艇可以往来。现在密为侦探海面，何处可以潜度间道，何处可以直入。又岙民恨夷切骨，志切同仇，其义勇可用者若干人，粮饷可采者若干家，柴草可购者若干艇，亦皆密为部署。一俟炮位铸全，大兵

齐集，即挑选精兵，统以胆识俱备之将。但用渔舡扮作番民，出其不意，驶入山岙，分为两队，一队由北登陆潜进，一队用小舟装载柴薪，由僻港转至道头，纵火齐发。夷舡之在道头东南者，一经被热，则西南各舡起碇需时，可以联楫烧毁。而道头之火既起，城之内夷必惊。我由北登陆潜进之兵，从山上压下，奋勇截杀，亦可尽歼其众。其县城之南，仍调派大兵于隔海施放枪炮，虚张声势，则道头以外之夷舡势当惊窜，不能复顾县城，定海即可收复。此奴才暗为探访，预拟破敌之谋。虽现在炮尚未齐，兵尚未集，海道犹须确探，番民犹未深信不疑，成算虽已在胸，相机尚难冒险。是以阳示镇静，以期该夷骄惰懈弛，然后乘机下手。

至御史石景芬所奏各情，多系水战之策，以我所短攻彼所长，未为得计。其所指余姚、乍浦各海口，多非出兵之路。至称调江省水师在崇明陈钱遥为声援，令台、温之兵截其奔路等语。或无虚声之益，或昧穷寇之追，应毋庸议。

所有浙省现在筹备攻剿缘由，理合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七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铸造炮位情形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奴才前请添铸八千等斤大炮已蒙俞允在案。查铸造炮位各项铁斤俱可应用，惟紫板铁尤为坚韧，前经饬局委员至江苏采买去后。兹据总理军需局司道禀称，紫板铁苏省亦属稀少，前此浙省制造铁炮，业经陆续买回六百数十担，各牙行均已罄尽，委员无从采办。惟查宝浙局现停鼓铸，局内共存滇铜洋铜一百数十万斤，并未需用，若以之铸炮，既属便宜又能坚利，似较妥善，等情前来。

奴才查铜质之坚，远过于铁，既无炸裂之虞，且询之工匠据云

六千斤之铜炮足以抵八千斤铁炮之用，是铜炮较铁炮更为便利。现在紫板铁既采买惟艰，而省局存铜又甚充足，自应先铸铜炮数十位，以济急需。现在已飭令将铜斤赶紧解镇熔铸，并因闻知闽省炮匠系告养都司顾德明所教，甚为熟练，该省各炮业已竣事，又经飞咨护闽浙督臣吴文熔，将该都司及教出各炮匠一并飭令来浙，协同浙匠铸造，以期迅速完竣。

至浙省各处均应添铸炮位，业经抚臣刘韵珂具折奏请，未能概用铜斤。现又飭局委员至湖北汉口镇另购紫板铁斤，并于苏省购买别项板铁，以铸他处应添炮位，庶备御有资，足以固疆圉而制夷逆。

合并附斤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七二、著钦差大臣伊里布体察裕谦所奏审度 制胜之谋折内各条相机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请调各省官兵一折。已由六百里飞飭安徽、湖北、湖南照数调拨矣。其前已飭回之文武各员，除谢朝恩留浙弹压外，其林明瑞，曾得胜、黄冕、孙逢尧、陆猷、封耀祖等，均著准其调赴镇海差遣委用。

本日又据裕谦奏，审度制胜之谋一折。据奏定海之西境，有岙名岑港，为定海全境第一险要之地。该夷不识地利，不能并据，应以精兵先据岑港，再行分兵守险，声东击西。

又条陈可以无虑者四，不可缓待者六，并言各省皆可议守，浙江必应速战等语。所奏均不为无见，著伊里布体察情形，按照折内

所指各条,相机妥速办理。该大臣系朕特简大员,受恩深重,必能公忠体国,敌汽奏功,断不可稍存彼此之见,致误事机。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三、著湖广总督裕泰等调湖北湖南 兵赴浙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南巡抚吴。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请调各省官兵一折。著裕泰、吴其濬于湖北之提标竹山协调兵一千八百名,湖南之镇筴镇乾州协调兵一千名,选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统领,迅速赴浙,听候伊里布分拨调遣。并严饬带兵各员,沿途妥为约束,毋许稍有滋扰,以靖地方。

本日又据吴其濬等奏,密查镇筴镇兵丁情形一折。览奏已悉。镇筴镇兵现令调赴浙江,其余存营弁兵,所有抚驭各事宜,著裕泰、吴其濬密商妥办,务使控制得宜,宽严并济,抑其骄横之气,化其疑畏之心,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四、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调安徽 兵赴浙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驰奏,请调各省官兵一折。著裕谦、程懋采于安

徽之寿春镇调兵一千二百名，选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迅速统领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调遣。并严飭带兵之员，沿途毋许滋扰，以靖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五、著署两江总督裕谦应严守江苏崇明上海宝山等紧要之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上谕：

昨据裕谦奏，夷情跪诈，现为预备一折。据奏江苏洋面毗连定海，崇明既孤悬海外，上海为通商马头，宝山为出入门户。该署督现将炮位拨解海口，择要安设，并派员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仍确探广东、浙江情形，或往苏州，或赴上海宝山相机妥办。著照议妥为办理。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已明降谕旨，令其驰驿速赴新任矣。逆夷游奕无定，该署督严飭沿岸弁兵，随时侦探，加意延防。隙见夷船踪影，应行开放枪炮，必度其地势远近，足以相及，方可合力轰击。倘竟进口登岸，即四面堵截，痛加剿洗。查有通夷汉奸导引路径，接济水米，严拿务获，尽法惩办。

本日又据裕谦奏审度制胜之谋一折。所奏不为未见，已抄给伊里布阅看，令其酌量情形办理矣。至江浙唇齿相依，该夷经浙省击败，游奕江苏海口。所奏多用小船击擒其杉板船只，并杜绝接济等语。又另片奏修筑土城，加高海塘，并于吴淞海口多安炮位，把守弹压，所办均好。著即妥速筹备。将此附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六、山海关防兵口粮著准借项放给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扎拉芬奏奏请借银放给官兵口粮等语。此次山海关防堵官兵，准其在于山海关监督代征税务，盈余银内，借拨银五千两，以为官兵口粮之需。余依议。该衙门知道。

钦此。

六七七、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人愿还定海并求在香港定居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大学士·署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暎夷遵照缴还浙江省之定海，粤东省之沙角，据情代奏，吁恳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暎夷自前赴天津稟诉，奉旨准其查办后，该夷已心知钦感。迨本月十五日正在查办之际，只缘该夷僻处化外，向无纪律。当此夷兵环聚之时，未能约束，致弁兵情急占夺沙角炮台，并将大角炮台攻破。该夷旋即自知悔惧，现在据称情愿将定海缴还，统撤师船回棹，并将粤东之沙角炮台献出。惟该夷素以懋迁为务，历蒙天朝宽大之恩，准令通商，俾叨豢养。自断其贸易后，举国无以为生，并以该国距此数万里航海而来，动辄经年越岁，抛撇乡井，隔离骨肉，情可矜怜。间观西洋夷人久沐天朝怀柔旷典，得以携眷在澳门寄居。今此事同一律，欲求代为吁恳天恩，自道光二十一年起，准其仍前来粤通商，并请仿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门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即不敢再求往他省贸易各等情，恳请代奏前来。

奴才除给咨该夷，令其作速由海道赍赴浙江将定海刻即缴还，

奴才亦即收回沙角外。可否仰恳圣恩，俟伊里布奏报收回定海后，俯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并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出自逾格鸿慈。

理合据情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七八、钦差大臣琦善奏陈未经奉旨 已允英所请自请治罪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暎夷桀骜难驯，奉旨预备攻剿，乃奴才万不得已，欲安疆土而保苍生，已于未奉廷寄之先，冒昧量允所请，谨恭折再行密奏，请旨将奴才从重治罪事。

窃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据琦善奏夷情日渐迫切，现在筹办一折，该夷反复诘张，难以理喻，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絆，一面妥为预备，倘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等因。钦此。”伏查该夷桀骜性成，诚如圣训，难以理喻，而其船只之多，大小悉备，火器之利，远近兼施，此间水师疲弛已非一日，虽现在提督臣关天培亦颇竭力鼓励兵心，而积重难返，究多畏葸。且该夷动辄火攻，师船碍难贴近，再加以汉奸导引，水陆交窜，省城则又无要隘可扼。奴才昨因目击情形，万不得已，欲以一人之身拯众人之身，不避重罪，量允所请，沥情具奏在案。

兹钦奉谕旨，跪聆之下，惶惧倍深，虽现在业据该夷情愿缴还定海、沙角等处，经奴才另折据情代奏。惟奴才于未奉廷寄之先，辄以势出无何，酌允代恳恩施，冒妄之咎，实所难辞。

理合再行恭折密奏请旨，将奴才从重治罪，以儆庸懦，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七九、署两江总督裕谦奏报筹备战守事宜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因倭夷反复无常,已飭令耆英等加意防范,预备攻剿矣。本日据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骜,不可理喻,著再申谕该将军督抚等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先事预备,毋致临渴掘井。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固当谋定后动,不可稍涉鹵莽,尤不可稍形畏葸,坐失机宜。总期胜算克操,成谋共济,是为至要。钦此。”

臣查江苏沿海地方,臣前已将各属搜获炮位,择要安设。兹又在江宁省城查出三千斤大炮五位,自二千五百斤至一千余斤炮十七位(朱批:甚好!),自九百斤至六百斤炮一百七十六位,委员分解崇明,宝山及沿海各州县分别添设。其前请制造抬炮,已据具报开工,现飭多集匠役,如法赶办,不准稍有偷减草率。一俟造有成数,即先分拨沿海地方,以壮军威而资捍卫。其前飭预备各营兵丁,亦拟先派兼署淮安营参将李渭标右营游击王永祥,署河标右营游击黄永清,管带漕河两标兵各三百名,前赴海口听候调遣。

臣因接准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来文,知该省业已密备进兵,即径赴上海、宝山妥为布置。倘有夷船驶近口岸,不论其是否投递禀词,即当钦遵训谕,会同提臣陈化成,督令防守官兵,地方文武,协力同心,开炮轰击,歼厥丑类。仍多备火攻小船,击擒其杉板小船,杜其驳载登岸,抢掠接济。务期计出万全,用我所长击彼之短,断不敢稍涉鹵莽,致负委任。

臣谨附片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所办俱妥,相机勉力为之。

六八〇、余步云奏谢调任浙江提督及 报明遵旨接印任事日期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调任浙江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奴才余步云跪奏，为恭折叩谢天恩，报明奴才遵旨接印任事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军营承准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伊里布咨，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本日已降旨将祝廷彪休致，余步云调补浙江提督矣。祝廷彪年已七十有五，调遣难期得力，交卸后著即飭令回籍。前有旨令余步云回闽，现已调任，著即接印任事，并飭令认真操练兵弁，准备攻剿事宜，毋稍疏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等因。恭录咨会前来。”奴才闻命自天，感惶无地，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只谢天恩讫。旋于二十四日准前任浙江提臣祝廷彪委员赍送钦颁印信前来，奴才即于是日遵旨接受任事。

伏念浙江提督并辖水陆，职任关重，况值倭夷窃据定海，一切攻守事宜更应妥为筹备。奴才自奉命赴浙以来，随同钦差大臣伊里布，督率在事镇将稽查布置，严密防堵。惟愧才庸识浅，未能图效捐埃。兹复仰蒙圣恩，畀以水陆重任，责无旁贷，报称弥难。奴才惟有殚竭血诚，钦遵谕旨，认真操练兵弁，饬探夷情，以便乘机进取。其一切军情要务，仍随时会商钦差大臣酌定办理，断不敢稍形疏懈，亦不敢冒昧僭事。至浙江兵气素称荏弱，奴才更应极力训练，以期渐就精纯，容俟定海收复后，再将水师巡防等事次第稽查，认真经理，以尽犬马报效之忧，稍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除将遵旨接印任事日期照例恭疏题报外，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奏闻，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八一、著钦差大臣琦善即行相机进剿 并悬赏招募水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暎夷回文及照复等情一折。该夷所求无厌，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貽后患。朕屡次由六百里谕示机宜，谅于接到后钦遵办理。前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飭赴广东，以为声援，计应陆续赶到，著琦善即相机进剿。各处紧要口隘，仍须分兵防守，毋稍疏虞。惟调拨各兵皆系习惯陆路，恐于水战不甚得力，广东为滨海之区，无业游民类多泗水捕鱼，深谙水性。著该大臣悬赏招募，示以恩信，如有能擒获夷目，击破夷船者，即船内资重悉数分给。该水勇等利得重赏，自不为夷所诱而为我所用，庶于哨探攻击均能得力。至于激励士卒，加之劝惩，全在该大臣体察情形，酌量办理。

又恐广东兵力单薄，已降旨飭令裕谦、钱宝琛拣选南赣镇兵二千，以备檄调。如果兵不敷用，即一面飞调应援，一面具奏。该夷欲约琦善前赴澳门面谈，该大臣未允所请，颇有识见。国体不失，庶国威可张，勉建殊勋，用副朕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二、著署两江总督裕谦等选江西南赣镇 精兵备琦善檄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两江总督裕、江西巡抚钱。道光二十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現据琦善叠次驰奏，喷爽情形诡诈，已降旨令乘机痛剿。著裕谦、钱宝琛即于江西南赣镇选调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统领，一俟琦善撤调，迅速管带前赴广东，听候差遣。并严飭带兵之员，沿途毋许滋扰。将此由四百里諭知裕谦，并由六百里諭令钱宝琛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三、著盛京将军耆英可相机

飞调吉林之兵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据惟勤等奏，该处现已挑兵五百名，一俟咨照，即令果升阿管带前来等语。著耆英审度机宜，如可不必添兵，即无庸议。倘必须添调防堵，即行飞调，以备派拨。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四、著署吉林将军惟勤俟接到耆英咨照

即派兵五百前赴盛京事上諭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吉林将军惟。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据惟勤等奏，挑兵前往盛京，请令果升阿带往等语。所有挑出之吉林兵五百名，著妥为预备，一俟耆英咨照到日，即著果升阿管带前往，交耆英调遣。果升阿毋庸在彼防堵，著即仍回本任。将此

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五、钦差大臣琦善奏报沙角大角两炮台 失陷及义律来文等情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奴才琦善跪奏，为暎夷占夺沙角炮台并将大角炮台攻破，旋即于水师提臣处投文请商，暨奴才先已发文诘问缘由、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奏暎夷不候回文直击炮台师船，尚在彼此相持，无分胜负，系据水师提臣关天培函报驰奏。旋又接准该提臣函称，该夷即于本月十五日复驶来大小兵船二十余只，分攻沙角、大角两炮台，炮火较前倍增，直至申时方息。随查得大角炮台前面灰沙炮墙已被打倒数段，山后围墙亦被打塌数处，又打断炮耳六位，火药局被炮打穿，火药轰发，药局被烧，并延烧兵房十四间，打倒兵房三间。该夷又另拨夷兵汉奸约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经陆路官兵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无如众寡不敌，守台千总黎志安身受多伤，因恐炮位被其搬去，当督台兵将好炮十四位推落海内，负伤打出，众夷亦均回船，仅存破烂空台，此大角炮台之大略也。又沙角炮台于被攻之际，该夷另拨黑夷一千余名，汉奸数百名，由穿鼻湾登岸，兵船则攻打台面，黑夷即抄山后攻夺陆路营盘，被飞炮落火延烧各兵草棚。接仗一时之久，我兵两面受敌，遂致不支，副将陈连升，守台千总张清龄，俱已阵亡，守备程步韩受伤亦重，兵丁死伤过半，炮台遂为夷目义律所夺，此沙角炮台之大略也。又守口师船士只，先经该夷开放火轮船四只，于是日已刻进攻，已被我师击退，互有受伤。该火轮船复纠约大小三板船数十只，续来攻击，其三板船中全用鸟枪火箭火罐等械，其火轮船均用空心

飞炮，铁弹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子内藏有火药，炸散焚烧，致我官兵兵丁有被枪炮击毙者，有被火烧死烧伤者，船只亦有被烧毁者。又前雇拖船十二只，现被抢去二只，其余尚未查明，此师船拖船之大概情形也。据该提督臣声请奏参，从重治罪，又请将该夷前次来文仍从权再行照复，借作缓兵之计，庶可量为布置等情函致前来。

奴才伏查此间水师兵械技艺废弛已久。该夷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为今之计，总须先行设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筹办。而该夷前日来文内本有战后再商之说，奴才正以该夷如果续有所请，其来文接收与否颇觉两难。若如该提督所称，将前日夷书仍行从权照复，而今此情形已与前日不同，该夷既不候照复，此间更不值复伊前日之文。惟思该夷前日投具夷书后，总应听候回文，何以辄先滋扰，不若借此作为诘问之词，令其将是何意见再行登复。庶此后该夷续有来文，系其禀复文书，既于国体无伤，或仍得设法羁縻。奴才甫经备文饬发去后，续准提督臣函称：十六日辰刻，该夷将擒我营兵何以魁放回，交其带致该提督夷书一件，经提督臣答复后，该夷随又递一书，列明请求各款，声称听候于三日内照复各等情。奴才随代提督臣拟具复夷文稿，寄交缮发，告以奴才业经行文诘询，俟该夷登复再办，现尚未据回报。所有该夷两致提臣夷书，并提臣寄到复夷文稿暨奴才代拟底稿，谨一并进呈御览。

至提督臣关天培身膺水师统辖，督率无方，据请奏参从重治罪，相应据情具奏，听候谕旨。奴才钦奉简派，来此查办夷务，虽正在筹办之际，该夷不候回文，辄先肆扰，大角、沙角两炮台亦本系孤悬海外，然不能驾驭贴服，致令占夺炮台，戕伤兵弁，实深惶惧，相应请旨将奴才交部议处。

再，此次仍据提臣来函具奏，虽续经准到咨文，以尚在仓猝之间，其阵亡受伤官员兵丁及被枪被焚各船只确数，未据逐一查明。

奴才已飞咨确查，俟其将原调官兵若干，现在阵亡若干，受伤若干，尚存若干，并被伤各项船只数目暨受雇拖船水手，有无受伤，逐细详查，咨覆到日，另折具奏，请旨照例办理，并俟该夷义律如何登复，再行驰报外。

所有现在大概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奉朱批，逆夷实堪发指，即有旨谕。钦此。

附件一：义律照会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大英钦奉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驻中华领事义为照会事。

照得接据贵大臣爵阁部堂来文阅悉，今已另文备复矣。至说广东即行通商一节，本公使大臣再四熟思之，万不能更改迁延。倘贵大臣爵阁部堂终不能依如本公使大臣所请，刻即允准，得于明年道光二十一年正旬以内就行开港通商，则必致诸事未能相安了结。若云沙角、大角等处，本公使大臣仍再约议。俟贵大臣爵阁部堂允照本公使大臣十九日公文开载，将尖沙嘴洋面所滨之尖沙嘴、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等由办理，则本公使大臣等即于接到来文之时，就日将以沙角、大角二处送还。倘若贵大臣爵阁部堂果能依照本公使大臣此次说明一节办理，请于贵大臣爵阁部堂就便之时，给本公使大臣面谈一次，以便了结万全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部堂一等侯琦。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二、琦善为英方来文拟缴还定海等情咨伊里布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署理两广总督·世袭一等侯琦，为飞咨事。

窃照该夷现已具文遵缴定海，除给咨该夷作速由海道驰赴浙江，统撤师船回棹，并据该夷声请，自粤赴定，沿途应须购买食物，当经发给照验一纸，令其执持赴经过地方验明，如无滋扰别故，准其购买食物外。所有本大臣爵阁部堂代为具奏乞恩一折，又覆奏奉到廷寄飭令预备攻剿一折，并另片一件，照验一件，相应备录飞咨。查该夷已在定海居住日久，此时据称遵依缴还，自应搬运什物下船不无少有耽延，而夷情反复无常，我军需为不虞之备。贵大臣一面收回定海，一面即搜弃兵器械，前赴该县城内妥为弹压，看视夷兵搬运什物。其所给照验一纸，文内声明，自正月十五日以后即为废纸，俟该夷到定海之日缴还贵大臣移咨回粤查销。贵大臣务即向该夷官索回原照，迅赐咨回粤省，俾免该夷借此为他窜之用。为此合咨贵大臣，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抄折片及照验底稿一纸^①。

右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伊。

① 琦善致伊里布咨文内所附折片共三件，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琦善奏报英人愿还定海并求在香港定居等情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琦善奏陈未经奉旨已允所请自请治罪折，及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琦善奏为英人来书遵缴定海惟请于尖沙嘴香港寄居并释放英俘等情片。以上折片，本书均已收录，故此处从删。琦善发给英人的照验底稿一件附后。

**附件三、琦善发给英国自粤赴定海沿途
听购食物之人的照验底稿**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照验事，照得啖咭喇国现已具文遵照派员由海道前赴浙江缴还定海，沿途恐有应需购买猪羊等食物，除另由六百里传牌饬知外，合行给照，为此照仰自广东省赴浙江定海县海道，经由各地方文武知照，如遇有啖咭喇国守备喝拉三号兵船一支，上挂白旗，经过并无滋扰别情，仅止上岸购买食物，应听其发价平买平卖。但自粤赴浙由海道行走，约计程期至多不过半月，今于年内由粤启程，计至二十一年正月十五以前，足可抵浙，此照即以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为限。自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以后，此照即为故纸，仍俟抵定海之日，即将此照一并送交钦差大臣伊咨粤查销。毋违。

右给啖咭喇国自粤赴浙缴还定海守备喝啦准此。

**六八六、钦差大臣琦善奏为英人来书
遵缴定海惟请于尖沙嘴香港
寄居并释放英俘等情片**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啖夷遵照缴还定海、沙角，吁恳通商寄居，并以奴才冒昧量允所求，请旨治罪，业经分别具奏在案。查该夷于本月二十三日递到夷书二件，一系遵缴定海、沙角，一系请于尖沙嘴、香港寄居。奴才以尖沙嘴新建炮台，设兵防守，非如香港之孤悬外洋可比。且系两处地方碍难允准，当又备文仍令委员持往辩论。兹于二十五日又据该夷投到回文二件，一系止请于香港一处泊船寄居，一系求释夷人二名。奴才查现在大局将定，前所获之夷人自可无庸拘留，即准其查明释放。至于香港地方，奴才先已派员前往勘丈，俟奉旨准

行，再与该夷酌定限制。广州开港一节，该夷狡执异常，其情实属迫不及待，迨经再四论说，已据该夷于二十三日来文内，声请以明岁正日初旬为期。奴才代奏乞恩折内，声明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似乎明降谕旨尚无窒碍。

合再附片密陈，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六八七、广西巡抚梁章巨奏报遵旨 查闻轧船有益海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录军）

梁章巨奏，为遵旨覆奏事。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有人奏，海防事宜，称为安南轧船最利等语。广西近接安南，有无此项船只，是否足资海防，内地可以仿照制造之处，著梁章巨查明具奏，将此附折便谕令知之。钦此。”臣查安南即越南，与广东、广西两省均属接壤，在广东则钦州一带海面相连，而不通贡道，在广西则一切文报及贡使往返俱由陆路，而海路不能相通。所称轧船自系海面之船，广西无由得睹，当于接奉谕旨后，即飞飭紧接越南之太平府龙州厅确切查明，而中外水陆相距甚遥，恐亦未能悉其規制。惟臣近日亦熟闻广东人言，越南轧船于破敌甚利，并记得阅过近人说部二种，一载嘉庆十三年秋冬之间，暎咭喇欲夺越南东京马头，驾七大船以入，越南得信，飭令渔艇商船先行藏匿，暎船入港数百里无阻，直至东京下碇，不见一人。入夜忽有小艇无数围拢，上装火药千柴，暎船发炮轰击，小艇火益炽，七船之人尽烂。又一载红毛常屡侵越南，越南人创为小舟，名曰轧船，长仅三丈，船旁出水面一尺，两头尖锐，颇似闽、浙端午竞渡之船，每船二十四人，操楫飞行水面，快若游龙，进退惟意。每船首尾各驾红衣大炮，附水施放，攻

其船底，底破即沉，虽有技巧，无所施设，于是大败。至今红毛船过广南海面，见轧船出即胆落而去。合此两说观之，轧船之利，于海防已可概见。近闻林则徐在广督任内，业已仿照其法制船数只，本欲多造，以经费无措而止。是轧船之制，似广东已得其详，伏乞敕下广东督抚及水师提镇查照办理。

窃闻近日啖咕喇在广东洋面袭击兵船，非理要索，人人发指。夫犬羊之性，即使貌为恭顺，已断不可轻信。况现在并不恭顺，逆迹昭彰，自应多方筹防，尽力剿逐，轧船之利，特其一端。惟或疑轧船之制太小，不足于敌外夷高大之船，然果仿照得法，又何难稍扩而大之。且战船不在高大而在轻便，夷船所利在炮，然但能仰击平击且利于击远，近击即不得势，而俯击更不得力。若果得有如轧船者百十只蚁附其旁，专击船底，必可以收火攻围攻之效。正不必如今日议海防者，必待另造高大之船也。

臣见闻所及，是否有当，谨冒昧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八八、著四川及云贵总督等严拿 川滇交界烟匪事上谕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宝、云贵总督桂、云南巡抚张。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奉上谕：

有人奏，云南永昌府有匪徒贩卖烟土，聚党辄数百人，手持枪炮，各带红旗，上书将本求利，舍命取财二语，往来四川顺庆、宁远之间，肆行无忌。该处人民栽种罌粟，煎炼成土，变名为芙蓉膏，成群贩卖，曾经会理州缉获烟犯，供在云南拒捕戕兵，含混了结等语。云南栽种罌粟，前经伊里布奏明铲毁净尽，何以尚有贩卖芙蓉膏名

目。著桂良、张澧中，飭属认真查拿究办。如有栽种罌粟，立即铲除净绝，不准稍留根株。并著宝兴严飭所属，如有烟匪入境，严拿惩办，毋许姑息养奸。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